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8/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蔡文莊公集八卷附錄三卷(二)

〔明〕蔡清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遜敏齋刻本

一

雪洲集十二卷續集二卷

〔明〕黃瓚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黃長壽刻本

七二

松籌堂集十二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金氏文瑞樓鈔本

一八八

都下贈僧詩一卷

〔明〕楊循吉撰
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

三〇七

菊花百詠一卷

〔明〕楊循吉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鈔本

三一

燈窓末藝一卷攢眉集一卷

〔明〕楊循吉撰
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

三二三

東所先生文集十三卷

〔明〕張調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年張希舉刻本

三五

南海雜詠十卷

〔明〕張詡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袁賓刻本

四四六

大厓李先生詩集十二卷文集八卷

〔明〕李承箕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五年吳廷舉刻本

四九五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選要七卷

〔明〕費宏撰 徐階 劉同升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清印費文憲公文通公合集本

六二二

蔡文莊公集八卷附錄三卷

(二)

〔明〕蔡清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遜敏

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蔡文莊集

八卷》提要

蔡文莊公集卷之六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補遺

送鄉人

憶昔喜逢君梅雪飛花滿地白于今送君還楊柳依
稀動行色君不見朱紫榮於朝徒勞車馬雜塵囂又
不見商賈藏於市終日紛紛爭言利何似林下一身
閑萬事從容任君意有時載酒對花衢有時靜讀古
人書有時耕分有時牧有時樵分有時漁此樂人閒
文莊公集 卷之六 一
不易得使我天涯久蕭索家鄉到日會吾親爲道東
風未許送歸客

畫梅

雪骨與冰魂居然自不羣隴頭眞造化都付筆頭春
送鄒汝愚謫官

我輩云爲太後生功勳名節兩未成我願汝愚從今
去細煉心丹祝聖明

送李天瑞謫官

曾勸君看黨錮傳時事雖殊理則眞自知氣弱非君
伍也有心香向北辰

婚書

泰春祠城蔡 端肅書奉 尊親家鳳池李公侍者

清嘗靜言思之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後而造化生生之道付之人與物之自以陰陽相偶而相禪矣第物之相偶也唯其情而已人則知以理而紀綱夫情節文夫情此婚姻之所以必備六禮也此人道之所以立而不與羣物類也此家之盛衰所係也此婚姻之所以不容以無所擇也恭惟 尊親家實吾泉名族而比來家教益嚴內閭之儀伯季匹休鄉邦修之子姪之秀各專師授亦皆駸駸乎其有成就者文莊公集 卷之六 二

尊門之盛自此且益有以新乎人之耳目者矣况今愛方在穉年承嚴君之誨已能勤習女教諸書及諸女工之務他日宜有賴焉清是以忘其寒素特以愚子托婚于尊門今茲吉日敬憑媒某奉納微幣爲定禮云夫定之爲言一成而不易之謂也古所謂納采者也子女之賢與其定於此矣家道之將興與其亦定於此矣且兩家之子尚皆在蒙養之年聖人云蒙以養正聖功也則子女在今日似尤可爲遠大計故所深切願望者公自是其益務爲清教教子婦而清亦當自爲公督教子婿庶幾他日兩無負耳大易以

柔順中正爲女德之盛以剛健中正爲男德之盛此可以知所教矣恐子女年及成童則氣習已向於成或有後時而教之患故於此時言及之衷曲之情一用直敘不效近時駢儷之語禮數之文也伏惟俯垂鑒念至祝時成化丁未秋九月廿二日書

藏春窩記

天地之所以造化萬類者春夏秋冬四時也而究其所以爲夏爲秋爲冬者實一春之氣之貫通特有伸縮之異耳元非可以判然異體觀也譬之水春其發源也夏秋冬則皆此源之流行灌注異坎而同宗者

文莊公集 卷之六 三

也由是言之春之於造化其所職不既大乎然人知夏秋冬之出於春而不知春之所從出者冬也夫冬其春之所藏也嗚呼亦妙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向使天地之氣一於發舒而無冬以斂藏之則元氣將有時而竭雖天地亦不能久其所以爲天地者矣傳不云乎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故論太極之用所以行則先陽動者春之謂也而論太極之體所以立則先陰靜者藏春之謂也藍湖居士吳君時昭名其所居之室曰藏春窩屬予記之予謂君之意未可審知而君之取類大矣

嗟乎三才一貫也予欲爲君悉以人事之符於藏春者言之雖累百千言恐未易究姑舉其統會而切要者論焉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之爲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者其靜感者其動而靜者其主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百行萬善皆由此出是其春之所藏者不既富矣乎是以其發而中節也謂之和和則生意流行旁達於事爲日用之間而有形形色色之妙矣其爲春也何如哉苟使靜有不中則和之根已拔而春無所藏矣夫焉有體不立而用獨行者哉此雖聖學

文莊公集

卷之六

四

之要未可以泛言然心之性情人人同具無古今聖凡貴賤之別能者當益勉而不能者亦當企而修焉者也况君素亦善士耶然則和也者其春乎中也者其春之所藏乎春之所藏者其卽窩之所在乎若君之本意蓋以室爲藏春之窩耳雖然理一也君能湛然靜居以存其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由是行於家也父子篤兄弟睦行於鄉也朋友信長幼順此卽其發而中節之和也而是窩允爲藏春窩矣若以學者言之則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亦此理也君弟時光游匡廬與吾友予故又併及之若夫是窩之規制歲月

關於大義者則皆在所畧也

商山四皓贊

秦鹿方逐漢馬隨興諸公是時鴻飛于冥兌陰納媚震位不寧諸公是時鳳儀帝廷吁殆亦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矣

右贊一首仍唐梁肅贊辭意而約之耳若曰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未敢便道

真西山先生贊

開世真儒高山仰止衍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陞從祀

文莊公集

卷之六

五

甲陳布衣先生

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矣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庵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因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况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乎嗚呼布衣奮身戎伍邁迹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遊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方寸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懸隔矣孟中忝職學式欽仰高致表石道傍以風多士精爽不昧其尚鑒格

聯文

天上奎光回壁水 劍氣幾年□□□

匣中劍氣射鍾山 文光萬丈起賢關

槽檻難淹千里足 清時入網皆鸞鳳

風雲初快十年心 北冀空羣盡騷騷

獻璞幾迴驚別足 鵬翮圖南風力大

抱琴端喜遇知音 葵心倚北日華將

文莊公集卷之六終

文莊公集

卷之六

六

祭文莊公集卷之七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附錄

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左侍郎理學名臣諡文莊虛齋蔡先生行畧

先生諱清字介夫虛齋其別號也先世居惠安之東林里元至正間有處士惠者避紅巾寇徙晉江是為始祖傳高祖潤及曾祖輝中永樂甲午鄉試卒祖懋德不仕父觀慧以先生貴封吏部稽勳司主事母文莊公集卷之七

王氏封安人先生天資穎悟夙出流輩髮就總盡屈其師明有司試其文皆以大器期之及長益肆力於學六經子史及周程張朱性理之書靡不熟讀而精究之謂易五經之首性命之蘊故尤盡心焉毫分縷析不遺餘力而深造獨詣有發前儒所未發者胸中所存要不肯小就直欲窮極底奧折衷羣言而上繼朱子於前人蓋不多數嘗謂吾平生所學惟師文公而已文公折衷衆說以歸聖賢本旨宋末諸儒割裂粧綴盡取伊洛遺言以資科舉元儒許衡吳澄虞集輩皆務張大其學術自謂足繼道統其實名理不精

失之疏畧本朝宋潛溪王華川諸公雖屢自辨其
非文人其實不脫文人氣質習於經傳少有究心國家
以經術取士其意甚美但命題各立主意眾說紛紜
太宗皇帝命諸儒集羣書大全不分異同混取成書
遂使羣言無所折衷故吾爲蒙引合於文公者取之
異者斥之使人觀朱註璣玲透徹以歸聖賢本旨如
此而已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故號虛
齋好學之心至老不倦居官出則治事入必觀書或
與諸生講論雖隆寒盛暑不廢常見其困憊置燈思
惟自得雖夜半必起而筆之與諸生講退卽記其難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二

疑答問之語以入蒙引有就問者卽傾倒與語每自
夜分達雞鳴方辭去教人以看書思索義理爲先其
言曰今人看書皆爲文辭計不知看到道理透徹後
詞氣自昌暢雖欲不文不可得已又曰吾爲蒙引使
新學小生把這正經道理漸漬浸灌在胸中久後都
換了他意趣則其所成就自別先生教人旣不爲言
語文字之學士出其門皆能以理學名于時故教聲
振于遠近宦轍所至如述如嚴如抗以及兩京隨杖
屨者常百餘人其在病告侍養守制家居則設講于
水陸僧寺有志之士不遠數千里從之泉南一時人

物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今天下稱易學者猶推泉南
成化丁酉福建鄉試先生二十五卽發解首有司刻
其文先是清源山鳴如玉磬聲者三日人謂先生之
兆云辛丑試禮部大學士劉公瓚方以編脩主試事
酷賞其文拔置首選將刻之先生以大雪不終試乃
落士論惜焉入甯監祭酒瓊山邱公濬試蔡沈進尚
書傳表批其卷有他真箇是宋人之語深加敬重公
以先生之議欲更定易經四書大全出其本令先生
批點之旣完而事未及行登甲辰進士以病歸戊申
弘治改元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冢宰三原王公恕重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其學奉改吏部稽勳司主事時與談論道理及訪以
時事與當世人物先生感公知遇凡知無不言因上
時事管見三劄公皆嘉納又疏名士東山劉公大夏
等三十餘人以獻王公一時用之殆盡時有庶吉士
鄒智以危言傷時宰朝廷怒下之獄將處以極刑大
司寇何公喬新方以病在告舉朝驚懼計莫知所出
度惟何公爲能解衆以先生何公所知以其事卽之
謀先生廼爲言於何公何公卽出上疏救之得不死
謫嶺南先生作詩送之死又以詩哭之其事尤爲時
論所重辛亥丁母太安人憂服闋王公已去位錄部

有不悅先生者以補祠祭司員外郎先生亦以長子舉人存畏之喪乞雷都屠冢宰以取選不公爲言者所論遂陞先生南京吏部郎中上疏乞終養至家未三月丁父封稽勳司主事公憂服適除弘治甲子山東巡按御史陸公偁請主其省試事先生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丙寅正德改元朝廷卽其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旣至脩白鹿洞重師儒以德行道藝教學者而時課試之激勸有方士欣然爭向上刊學政文移及大學中庸蒙引精選程文於學宮學者有所矜式丁卯小試凡居首選之士悉麗鄉薦人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四

既而皆如所料子舉人存畏聰明夙成先生賞其文疑其不壽學政文移蓋其文之粹者先生謂不類平時之作自意必不久不知何所見也性好山水經史之暇常携諸生山遊裏糧數百里或經月而後返常謂山水秀抱必毓賢俊風氣虧疎斷無佳產於是漸用葵書改遷其高祖以下四世墳塋又欲遷所居於叢山臨流之處未就歸自江西卽絕意世事日與門人觀山翫水尋蕘地以爲樂曰此吾身後百年事也體孱瘠常多病湯藥恆不離一日微恙不復服藥或彊之曰吾數將終豈藥能續耶前數日召門人故友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五

與別俱朝夕待左右及一夕自知將盡沐浴更衣冠端坐謂諸生曰吾官至國子師於願足矣復何憾但吾平生志慕古人古人如賈誼諸葛孔明輩皆年未四十做出許大事業今吾年過五十而功業不建上負天地中負朝廷下負祖宗此吾所以羞也諸君其識之勉之言訖瞑目而逝時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四刻也是夕有星墮于屋之西吻距所生景泰癸酉年五十六先生孝友出于天性急寸草道而進取之念畧筮仕二十五年從官不能十年家居事親讀書之外惟與諸生講學著述及遊觀山水而已

方進士在告爲母王安人寫容安人愀然不樂曰吾
聞母以子貴兒旣登第吾容猶巾幘如故耶先生聞
其言隨促裝赴選比至得封安人始歿在畱都一日
思親心動卽上疏乞終養至家僅三月而主事翁沒
人皆謂孝感所致二親沒後每忌日必痛哭流涕終
不飲酒食肉其純孝率如此宗族有貧乏者每周恤
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者凡八九人叔父年老篤疾
莫爲生一子四女日就寒餓先生子其子嫁其女奉
養之終其身母安人弟翰爲晉安驛丞鄭者子以去
王祀中絕後鄭有子翰莫能歸先生訪求得之蕭山
文莊公集

之則窮天地之妙搜聖賢之蘊達古今之變而無所
不之也故其爲學必定此心於靜密以立之本運此
心於思索以致之用庸能剖析義理入於毫釐析衷
羣言歸于一致又其言曰東海之士得論語讀之可
進於聖人西海之士得大學讀之可進於聖人南海
之士得中庸讀之可進於聖人北海之士得孟子讀
之可進於聖人蓋語孟學庸之書各自以所見示人
途轍少異而其歸則同士囿於東西南北之風氣各
以其性之相近爲學而皆可以入道聖賢垂世立教
微旨各有攸存然非先生之真知允蹈有未能發以
示人也然則先生之學於道其深矣世之博雜支離
者固不敢望其下風自謂簡易高明而中實暗昧者
又不足涉其藩籬也爲文惟尚理致皆溢中肆外之
語不待雕琢而成淳雅平正如良金玉無瑕可指
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之不厭也所著有四書蒙引
易經新續蒙引河洛太極圖說綱目隨筆密箴文集
皆足以發揮經言折衷衆論羽翼四子六經有大功
於子朱子之門以開後之學者仕必欲行其所學一
言一行不合于時則奉身而退雖挽之不能使畱則
守孔子進禮退義之家法而禍幾灼見於十年之前

廬幾大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至其死生之際卓有定見從容而無遽急安定而不紊亂雖曾子易簣之時朱子屬續之際要不是過非達死生之理而深契于性命者又何以至是噫若先生者謂振古之豪杰非與元之學也後每恨不得與諸賢及先生之門親領其教育蓋嘗聞風興起於先生之書潛心熟讀亦既有年竊有以得其緒餘之一二矣癸未春考績北上先生之季子舉人有遠遇予於京邸備述其先人平生事托爲序次以垂不朽夫褒崇先哲予志也亦予責也所愧淺劣無似不能寫先生之萬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八

一况旅次倉皇書籍俱無可考姑據所述與元前後所聞於人者互相參考作行狀若先生之盛德大業元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俟後之君子

嘉靖癸未歲四月幾望前進士南涼大理寺右寺正同部後學林希元撰

先祖行畧諸名公能言之駒日夜讀先人遺文未遑其實每蒙諸公祖父母索理學公事蹟駒不敢僭附簪筆私爲杜撰謹手簡名公疏稿彙成一冊庶曠代中如或見之爾若曰誰是裴箕而兀坐雞窓愴然澤則駒赧汗通身矣

崇禎癸酉仲春裔孫邦駒謹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咫尺亭詹先生疏稿

題爲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諡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臣惟帝王之治莫先乎重道而崇儒夫重道崇儒者帝王所以礪世磨鈍也風化人心世道國脉於焉攸繫臣伏睹我朝治教休明皆由列聖相承以重道崇儒爲首務我皇上紹隆聖統茂明帝學尤孳孳汲汲加意儒碩而表章之是故士之幸而生於我朝其脩身得道妙契聖賢之真傳如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者旣得進而從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九

祀孔庭廟食百世其飭躬砥行確守聖賢之正軌如羅倫羅洪先者亦得諡爲文恭爲文毅以六品之秩而破華衮之褒蓋所以闡揚往哲廣厲來人風化以振人心以淑世道有所維而益盛國脉有所培而益昌矣乃臣之愚以諸臣之外有德足以從祀而無媿而俎豆之議未遑賢足以得諡而不慚而易名之典未及者則臣於其鄉得一人焉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是已按清平生事實臣聞之故老讀其著書考諸皇明政要理學名臣錄通紀吾學編憲章錄八閩通志之所紀載參諸海內縉紳之所議論確然有據

原爲 皇上陳之清以成化甲辰進士爲禮部主事
三年調吏部復除禮部既而乞南旣而請告正德閒
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當其時寧藩在焉寧
藩內蓄異志而外以虛禮與士大夫相結籠以智數
脅以威權蓋無不遊於羿之彀中者清獨守正秉禮
屹然特立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次日乃謁孔子清
請先謁孔子而後朝王至其賀王誕日清又獨去朝
服蔽膝寧庶人啣之於是有乘閒言清與林俊厚者
寧庶人益忌清清遂引疾去嘗語人曰寧藩所謂智
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今雖逆節未萌然竟可慮但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十

願老天祐宋而已蓋是時清已豫見其微矣既家居
杜門掃軌潛心力學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
傳周程張朱爲真派研窮紬繹摩擬闡解有四書蒙
引易經蒙引性理要解諸書蓋朱熹發明聖賢之旨
而清又發明朱氏之言四方學者宗之至于今不廢
乃其勵志好脩省身克已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則又
見於密箴一書今觀其言皆身心性情之實功而不
事口耳皆天下國家之實用而不爲玄虛與瑣之
書錄實足相擬先臣林俊稱其凝重端雅操養力專
而進取之念畧好古篤信真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其晚稱其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而色和外簡而
內辨可謂知清者臣嘗取清生平反覆論之力抗藩
王獨立不懼勁節也方寧庶人無智炫才盛有賢稱
而明炳幾先睹於未形蚤見也超然遠遜不俟終日
亭亭物表皎皎霞外高行也平居非聖人之書不觀
非聖人之道不談正學也躬行實踐不媿屋漏眞脩
也朱熹有功於聖人而清則有功於朱氏羽翼經傳
折衷羣言卽今經筵日講虎觀諸儒臣之所勸誦亦
多采其說推之四方家傳人誦爲人士式佐國家萬
年同文之治於無窮懋功也若其屢辭名位而不居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十

退甘窮約而無愠官至四品家無數金恆借貸於人
以爲生貴而能貧此猶其細者而衡文騰士藻鑑精
明識陳琛於埃塵拔舒芬於困滯賢人魁士多出其
門此亦其緒餘耳臣嘗以爲使當時江右諸司得如
清輩數人則据經守正當有以逆折其奸萌而淮南
之謀必寢使清不去去而不死且復用則弘識許謀
當有以匡持平時事而東山之望必佳使仕者而知
所景行則淡泊寧靜必無干名競進之心學者而知
所向方則篤實潛脩必無好高爲人之病士之明經
應舉者但習清之書守清之說而不倍則其所爲文

然一出於正又安有離經叛道操戈入室而流於
二氏六子之歸者哉 皇上方畱心九經崇尚正學
惟士習文體爲拳拳臣愚謂欲端士習而正文體則
請表章此一臣以風天下而所爲表章之者惟有從
祀及謚典耳義議從祀時在廷諸臣多言清當從祀
者後以其典重而舉不欲輕姑緩之以俟論定臣愚
謂清之賢無愧於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羅倫
羅洪先之儔卽從祀之典未及再議若且予之謚則
確乎其不爲過 皇上試舉清人品詢之在廷有能
實議者乎試舉蒙引一書有一人不誦習者乎試詢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十三

以謚之與從祀當否有稱不當者乎蓋非臣私論實
在廷諸臣之論也亦非臣及在廷諸臣之心而四方
人士所共仰望之心也抑臣又有感焉前代從祀率
不乏人以區區之宋自周張程朱四子外猶有邵雍
司馬光楊時胡瑗歐陽修等乃獨我朝二百餘年而
始進一薛瑄往歲而始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
人則已誇詡以爲盛卽以造詣踐履篤實純粹如蔡
清者猶然靳之俎豆不得儕於楊時胡瑗之列何我
明之不逮宋遠也無亦持議者操疑難之心甘於所
聞淡於所見屈服前代而責備當朝遂使俊偉之流

品湮鬱於評論之苛而昌熾之人文遏佚於慎重之
過乎甚非所以紹續統緒光揚盛美耀旣往而示將
來也臣願 皇上加意一代之規稍弘崇獎之路勅
下該部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先將蔡清比照羅倫羅
洪先二臣事例賜謚易名而從祀之典不難再議而
續舉焉仍將我朝諸理學儒臣博訪精核或當請謚
或當請祀一體表揚令人知聖意之所嚮相與脩實
行崇正學其於風化人心世道國脉所裨非淺鮮矣
臣愚不勝願望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
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十三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核疏稿

題爲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
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左僉都御史詹仰庇題前事奉 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大明會典內
一款文武大臣有請謚者禮部照例上請得 旨行
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爲上中下三等以行業
俱優者爲上行實蹟可者爲中行實蹟無取者爲下開
送翰林院擬謚請 旨又一欵大臣應得謚者禮部

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閒有應論而未經題請及會
題請而未蒙賜諡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
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補給及查得原任翰林院
脩撰羅倫左春坊左庶子羅洪先于嘉靖元年等年
內題請補諡羅倫諡文毅羅洪先諡文恭去訖今該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左僉都御史詹仰庇等
先臣祭酒蔡清造詣踐履篤實純粹乞要卹卹
羅倫等事例賜諡易名或議從祀仍將我朝建學儒
臣博訪精該或當請諡一體表揚各一節爲照已故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心術純正而養之以深醇操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古

履端嚴而本之以篤實窮經闡教則字句皆有發明
而功垂後學守道挺身則言動皆可師法而德遇
修宜加褒崇以示風勸除從祀重典例應會官另議
外所有易名一節既經該司查有前例合候命下行
翰林院撰諡上請施行其餘理學名臣未蒙賜諡
容臣等逐一查訪的實另議題請施行奉 聖旨是
祭清准與他諡

禮部咨稿

題爲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
賜諡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該翰林院通出揭帖賜

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諡文莊通出到部擬合
就行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施行右咨吏部

吏部報疏

題爲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
賜諡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驗封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禮部咨該翰林院通出揭帖賜原任南京國子監
祭酒蔡清諡文莊等因備咨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賜諡官員例該給與誥命合行翰林院撰文中書
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謹題請 旨

諡文莊誥命一軸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五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雅重儒碩生則用其才
而顯其身歿則核其實而定其諡所以標表章軌勵
世作人典至鉅也爾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純篤
之資深潛之學歷仕而据經守正屹砥柱于中流彌
年而引疾乞身遺紛華於世味行有枝葉道無磷緇
克已省心幽獨儼神明之鑒著書垂世經傳資羽翼
之功人雖徂而風猶存時既久而名未易良爲闕典
朕用軫懷茲特諡爾爲文莊錫之誥命於戲窮經致
用尚流百世之芳節惠尊名永錫九原之賁爾靈不
昧式克欽承萬曆十六年閏六月十二日

九我李先生請贈官奏疏

萬曆甲辰年七月廿日禮部侍郎署部事李廷機一本爲理學名臣已蒙贈諡猶未贈官乞輔闕典以崇儒重道事已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仕於弘正之年其德誼則九州四海所共聞知其著書則學經諸生所共習誦其名登於國朝名臣之錄先年議從祀孔子廟廷多謂應從祀者其卓卓彰明不待臣之贅也萬曆十六年台臣以易名請下臣部覆蒙皇上諭文莊華袞之褒天下被其榮又服其當矣是惟祭酒乃其原官秩猶仍於生前贈未加於身後表揚之文莊公集卷之七

七

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我國家儒術甚盛而真儒亦難其人其有淵詣足以羽翼聖真其清標足以興起流俗雖沒世之久而典刑未泯夙望表章其可已乎

爾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學有本淵動遵矩矱窮年著述闡鄒魯之微言篤志進修紹程朱之正脈服休仕路出處優游抗節藩庭風猷峻潔遠脂韋其若浼甘淡薄而如飴爲八閩文獻之宗負一代著英之望至今後學猶凜前徽朕博採輿評緬懷舊德旣已易之嘉名矣茲因禮臣疏請復贈爾爲禮部左侍郎錫之誥命於戲道充爲貴寧知地下之榮至德可師爰作域中之勸用頒明綍載賁幽扁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序齋李先生請特祀奏疏

文莊公集卷之七

七

萬曆乙卯七年工科左給事中臣李熙題爲懇乞聖明表章真儒一體崇祀以溥風化事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所以鼓其遷善而不知爲之者風化是已而風化觀乎好尚尤莫要於右文崇祀之典其舉之也若甚遷而其尤之也默有以係屬民心作新耳目歸之於一道同俗之盛此帝王之治所以至約而至博至微而至神與我皇上躬聖智之資藏緝熙之學親賢問道日有孜孜卽位以來節允禮臣覆言官將已故儒臣章茂祀正學祠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陳真晟各專祀於其鄉一時縉紳章縫之士咸翕

知感 皇上好尚之所存而風教潛敷真有以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鼓舞而不自覺也矧臣淑景先哲得於耳目間見之真者敢不舉之以仰贊 皇上敦崇理學至意臣等先臣國子監祭酒蔡清少而志學壯而聞道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嘗自爲密箴曰周子之說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二實一靜虛動直又曰長注意於遠大而實地則在於日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大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又曰若是真學問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七

蔽膝三司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憾之因公宴故設機械爲刺譴清據理正對其不屈而與爲抗每類此遂大忤引疾致仕藩王竟以不軌敗非烈烈砥柱而勇退自潔者耶家居益以經學自娛講明踐履一本諸考亭濂洛而仰沂夫洙泗告語之緒又慮學者之論說紛紜而折衷靡定也乃於四書易經各著爲蒙引往往往融釋羣疑極探理本雖反覆於字折句議之閒今其書布於四方而治經之士不至涉足而誤途徑則清所以發揮羽翼之功信非渺少矣故縉紳先輩其知清而評之者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九

謂其明經博學行潔心淳外簡而內辨與之論天下治俗污隆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又有評清之著述者曰隨文精研細入繭絲牛毛掩卷潛搜妙造天根月窟雖立言之人亦多而聞道之言自別識者咸以爲確論臣謹按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心術光明操履端正志存用世匪汨溺於詞章學務成身已會通夫性命效元晦之窮理必欲精察以力行契子厚之疾書豈徒苦心而力索一洗俗學之蒙蔽復揭聖經於昭明至於抗強藩而不屈有逆折

新萌之風罷學政以乞歸有明炳幾先之哲卽其氣節之俊偉益信涵養之醇深誠可謂昭代之名儒來學之先覺矣雖曩嘗同祀於泉州鄉賢祠邇者守臣亦以春秋往奠於家廟固足以見公論之不泯然祠宇之錫未蒙夫特恩而俎豆之榮祇混於常典似於褒表往哲風化將來猶有未備者伏望 皇上勅下禮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先臣額祭文扁祀咸如故事俾臣鄉里後生一旦覩天恩之寵被莫不懽忻鼓舞動色相慶謂 聖天子之注意理學崇重儒臣不以海濱遙僻而有遺不以沒世幽潛而或忽也則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所以濯磨砥淬趾美前修以蒙應我 皇上日新不顯之純者其機能自己耶蓋所祀雖在一人而風勸則在一鄉由一鄉而推天下其潛孚默感之妙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臣故願 皇上之加意也再照儒先之列於祀典有二曰專祀曰從祀專祀者謂表其一鄉一國之善士云耳至於從祀則直以其爲天下之善士而又能進諸古人故舉而配食於孔廟典誠隆矣然而今之論者則又拒從祀爲太嚴臣竊惑焉夫所從祀者非吾夫子乎昔夫子教於洙泗之閒其道尊而進人則甚恕其徒雖衆而成材亦難以多得

今之所稱十哲而祀於殿堂之上者固卓然表表矣而當時蓋已分而爲四科四科之中惟德行足稱衆材餘皆僅得其一體者也以僅得一體之士而卽已列於十哲成其爲卓然表表之才雖七十子不得與焉豈非所甚難哉惟其成之難故夫子之進之也惡得而不恕夫享祀之禮侈如生亡如存者也使夫子而在今日其苦於成材之難而恕以進之之心猶夫昔也祀夫子而不體其心臣未見其善祀矣故臣之心竊以爲如蔡清者其於德行言諳政事文學未敢必其能兼與否然嘗考於論世之餘蓋亦有足稱焉而不止爲一鄉一國之善士者雖以稱從祀可也且不特清也如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陳眞晟章懋及今近日所舉王守仁數子雖未能粹然於德行之科而詳稽其所得未必多讓於由夏之徒縱使僅成乎一科猶當不失爲十哲而況其不止於是乎假令數子生於春秋而躬進吾夫子不惟不應諸門牆之外或者雨化永釋尚有越由夏而稱賢焉未可知也夫其賢可肩諸十哲而一目之祀乃不得側乎七十子之末是以夫子爲將麾之乎抑將進之乎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或者謂彼親受業而彼則聞風興起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今之所稱十哲而祀於殿堂之上者固卓然表表矣而當時蓋已分而爲四科四科之中惟德行足稱衆材餘皆僅得其一體者也以僅得一體之士而卽已列於十哲成其爲卓然表表之才雖七十子不得與焉豈非所甚難哉惟其成之難故夫子之進之也惡得而不恕夫享祀之禮侈如生亡如存者也使夫子而在今日其苦於成材之難而恕以進之之心猶夫昔也祀夫子而不體其心臣未見其善祀矣故臣之心竊以爲如蔡清者其於德行言諳政事文學未敢必其能兼與否然嘗考於論世之餘蓋亦有足稱焉而不止爲一鄉一國之善士者雖以稱從祀可也且不特清也如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陳眞晟章懋及今近日所舉王守仁數子雖未能粹然於德行之科而詳稽其所得未必多讓於由夏之徒縱使僅成乎一科猶當不失爲十哲而況其不止於是乎假令數子生於春秋而躬進吾夫子不惟不應諸門牆之外或者雨化永釋尚有越由夏而稱賢焉未可知也夫其賢可肩諸十哲而一目之祀乃不得側乎七十子之末是以夫子爲將麾之乎抑將進之乎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或者謂彼親受業而彼則聞風興起

者也故當有辨果爾則是以吾夫子視後世之儒不
如其及門之士若隔藩牆而分爾我然者豈聖人大
公樂與人善之意也由前而言則非恕由後而言則
非公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然特臣之愚見如此
耳國家莫大典禮豈一人所敢私者尤望 皇上勅
下禮部歷查我朝理學諸儒會集公議擇其最著而
足爲天下之善士者通行從祀惟其公不惟其私惟
其當不拘其數以體夫子樂育英才之心以彰國家
理學大明之盛以鼓來學景行私淑之機一表揚而
曠典具舉所裨補風化者豈其微哉臣曷勝倦切祈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禮部覆本

案查先該河南道監察御史陳文燧題要將先儒吳
與弼陳獻章及元儒吳澄議令從祀或崇祀其鄉該
本部查照尚書章懋事例覆奉欽依立祠鄉郡春秋
祭祀翰林院定擬正學祠額撰造祭文施行外今該
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工科李熙題稱乞要將南京國
子監祭酒蔡清建祠專祀其鄉一節臣等竊惟我國
家既設鄉賢祠以祀其一鄉之賢者此外又有專祠
之舉蓋以其人之賢特出於衆賢之上而祀之者

不以衆賢待之所以旌異名儒風勵後學甚盛典也
切照泉州府晉江縣已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本
以沉潛之資大肆鑽研之力考經書以窮理雖一字
一句必爲之剖析而足稱儒宗蹈規矩以視躬卽一
事一節不失於經畧而蔚爲師表非止閩中之山斗
抑亦海內之著龜也所據崇祀孔廟典禮重大未敢
輕議至於特建鄉祠以示褒異實與尚書章懋等事
理相同既經具題前來相應題請合候命下移咨都
察院轉行福建撫按衙門若落有司將蔡清特爲建
祠崇祀每歲春秋致祭如儀仍行移翰林院定擬祠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三

額撰造祭文以稱表揚至意庶國家之風化有裨而
人心之激勸益深矣奉 聖旨姑依擬祠額罷

司貞陳府主老公祖重脩名賢里坊序

順治己亥年八月泉州府知府山東鹽運使陳
乘直小引

六合之內有異物焉尋常尺寸之間熟視之若無睹
者何况一尋干戈再經鼎革其湮沒於寒烟荒草中
者又何限吊古者往往取一時瑣屑遺跡咨嗟而表
章之其廢興果有所輕重於古人耶僕因之不能無
感焉如溫陵城西名賢里一坊爲先輩虛齋蔡先生

建也先生諱清字介夫別號虛齋居惠安之京林里爲八閩理學開山成化丁酉先生年二十五卽登解首時清源山鳴如玉磬者三日甲辰舉進士弘治改元自容曹擢銓部正德時提督江西學校忤寧庶人歸起南京國子大司成未仕卒贈少宗伯謚文莊特建祠崇祀春秋致祭如儀泉郡城建坊四名賢里其一也其三坊遺址無復存今名賢里坊又復缺頽鄉先達給諫恥古王先生慨然有脩葺之意囑僕首其事然以僕所聞先生遺行如窮理盡性繼往開來致君澤民以及著述之富出處之正備載於理學名

家莊公集

卷之七

五

臣錄通紀吾學編八閩通誌諸書有未可更僕數者則先生又豈以是坊重哉脩是坊又豈足以重先生哉先生之聲聲天壤閒未墜於地者又豈無甚於是坊者哉後之傳先生所不傳與欲傳者又豈無較是坊爲尤亟者哉然先生之可傳者或不盡傳而赫赫里巷者止有一坊今若滅若沒於歲序更遷之後數千百年下聲沉響滅不傳何述咎將誰誣耶茲鳩工伊始願同志者襄厥成他日安知無有心人因是坊而求先生之車服禮器續先生之微言且索異探幽使天下之涸跡塵礫中者一旦揭中天而垂不朽乎

必非此一坊爲嚆矢也已足爲引

恥古王先生重脩名賢里坊序

順治己亥年八月翰林院庶吉士兵科給事中

王命岳後跋

余以是歲季春請給入里門距曩者之燕日可九載觀所以興廢補弊大異疇昔未至城十里登高眺望雉堞煥然一新金湯鞏如也已而登夫子之堂堂廡歸然改觀有宮牆數仞動人瞻仰之思焉於是知郡當道多賢者而諸生爲余言脩文廟事太守陳公執議獨先捐金亦最夥以是告不日成余心甚遭之而

家莊公集

卷之七

五

郡庠中特祀有文莊蔡先生者以理學爲海內宗先是郡城建坊四余所及見者中衢理學名臣坊其一衢之西名賢里坊其一蓋文莊實誕生於西衢云余出門時兩坊固並隆也比假歸則理學名臣坊已湮圯無蹟名賢里坊則頽然欲廢蓋僅有存焉曾日月之幾何而興廢之故愴人心腸有如此坊者余居名賢里之北小巷朝暮出也則見是坊如玉山將崩意惻惻呼人扶起立倍深悲仰有匠石氏爲余言郡大夫會度材焉余因以詢之太守陳公慨然捐俸二十金仍設簿募貲序其事屬余言爲勸相以余生身之

他與先生家祠望衡而峙今敝廬又在先生坊北近先生若此其甚步趨親切余小子業已不敢自廢矧我太守公既遷秩山左益憲旦晚且戒治行尚惓惓表章先賢遺蹟意若曰俾爾郡人士過是坊之下則知先生之名讀先生之書觀感興起將續先生之遺緒以鼓吹先聖之文教於無疆則太守公之脩是坊亦與重脩文廟之意相表裏也是太守公之教我郡士大夫後生小子去後猶有加也其貺我泉也實大且永吾儕其敢不黽勉私淑以承我公之陶治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太守公之謂也高山仰止景行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五

行止吾儕切有志焉

重脩文莊蔡先生祠序

昔明之中葉士大夫講學論道之盛比於宋南渡時雖南北方之倡者莫著於河津而月川涇野之徒前後相望焉南徵學者則康齋發其端其徒餘于白沙相與張而大之然二子者同遊康齋之門而所學迥然絕無毫髮肖似其後遂有姚江王氏標新立異一時靡然宗之其聲華遊從之盛又非從前諸子之所及也吾閩僻在天末然自晦菴朱子以來道學之正爲海內宗至於明興科名與吳越爭雄焉暨成弘間

虛齋蔡先生崛起溫陵首以窮經析理爲事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講其於傳註也句談而字議務得朱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蓋有勉齋北溪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訂故前輩遵嚴王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於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峯陳先生淨峯張先生次崖林先生皆以里閭後進受學而私淑焉泉州經學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此以知吾閩學者守師說踐規矩而非虛聲浮餽之所能奪

文莊公集

卷之七

五

然非虛齋先生其孰開之哉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尚趨向靡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疑淺說通典諸書則行於海內家習而人誦之翕如也故嘗以爲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詁專門授受終身不肯其師言者漢儒之學也師心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孰淳孰薄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自鼎革至今吾閩苦於兵亂學士咤晤僅以應舉先正淵源之學荒焉光地竊不自量方將以山林餘暇與同志之士誦鄉先生之遺書蹈前脩之典型庶幾那與卒章之志同

信莊子素思適以書來厚相敦勗嘿有感於余心三復之餘愾然永歎其後以蔡祠見燬告且曰願與子倡而新之子宜弁數言以質士友余惟斯文之運無往不復吾鄉積亂之後必將復有嗣音者焉紹續正學如宋炎興明成弘時然則表章先烈使來者有所觀瞻其事誠不可已素思邃學好古正直行行其爲教職福州也復文公先生之宇今又拳拳於同郡先賢如此吾道之興其不有賴於素思耶願與諸友勉之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天

首捐俸經理者將軍侯施公聚財鳩工以新厥宇併重建泮宮牌坊且用其餘畀它姓築阡於先生墳上下者皆使改卜原郡庠生謝君瑞後學李光地頓首拜書

重修文莊蔡先生祠小言

適泰華者必資於車濟滄海者必資於舟微二者之爲功茂克至矣雖然能爲車而不能爲轡能爲舟而不能爲楫猶無當也聖人之道譬泰華之與滄海彌高彌廣矣千百年來聞人達士莫能得其梯航家自爲說人自爲意迨乎吾閩朱夫子出因周程之微言繹先聖之遺緒折衷羣說究其指歸車而爲之轡舟

而爲之楫後數百年而文莊蔡先生復起於溫陵作爲蒙引以闡朱子之秘是攬其轡而操其楫者也垂之百有餘年而天下翕然從之家誦戶說莫之能踰豈非此心同此理同而東西南北之士適得其所同由之而不自知其然也乎閒竊怪夫世之學者掇拾緒餘互相詆毀鋪揚糟粕簡棄精微先生獨嘿然無所刺譏湛思畢慮鉤深索遠以成一書使夫吾書行而異學自靖則因先生以知朱子因朱子以知聖道若登泰華涉滄海而無慮遺夫轡楫也功顧不偉歟先生文章氣節迴絕先正李文節詹忠肅亭請謚贈之

文莊公集 卷之七 天

疏言之詳矣愚獨論其守先待後之功如此泉郡學之西南隅有先生祠建於萬曆中距今且百年矣子孫貧困廟貌頽廢祠之房屋稱貸他氏而不能有也門以外悉瓦礫場近者居人失火延及堂東偏距龕而止几筵幸無恙愚始聞其火而懼往觀之而又喜也夫以先生之功如此其大而災延其室卒能反風滅火庇一席之安則閩學之將興而斯文之未墜也清溪李先生志於道者髫年遯跡深山閉戶探索於河洛之奧無所不窺獨心儀於先生其湛深之思勇往之概愚不能望其藩籬也會亦聞蔡祠火因馳

尺一謀所以新其堂宇贖房屋蠲瓦礫而經理之且錫弁言俾得與賢大夫之仕於是邦者偕邦之紳士飭材庀事庶幾不日之成若夫輪奐既飭邊豆斯陳羣登先生之堂而發其遺篋攷其鐘鼓則依然鄒魯之風也是不能無望於同人云後學莊延裕頓首拜書

蔡文莊公集卷之七終

文莊公集

卷之七

手

蔡文莊公集卷之八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附錄

府志列傳

嘉靖乙酉脩

史于光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穎異蚤領鄉薦第一登進士官禮曹邱文莊公溶王端毅公恕推重之歷官兩京一時名賢鉅士多其知雅嘗謂虛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始則虛以入之終則虛以出之扁其齋曰虛學者稱爲虛齋先生督學江西士皆相慶以爲得師久文莊公集卷之八

府志列傳

隆慶戊辰脩

黃光昇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幼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髮就總盡屈其師長益肆力於學六經子史及周程張朱性理之書靡不熟讀而精究之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以格物不外讀書讀書當以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爲要訣因以虛扁其齋而學者亦稱爲虛齋先生其爲學不獨言語文字之閒觀其言

學宜養正性持正行故飭躬約禮動準古人泉門
學自考亭來簿同安之役私淑雖多而得其宗者生
生一人而已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人先是清源山鳴
如玉磬者三日人謂名賢鳴世之兆也辛丑試禮部
大學士劉公戩方以編脩主試事閱四書經義皆深
造獨詣拔置首選先生以質弱大雪不終三試乃落
第一時士論太息入胄監祭酒瓊山邱公濬試蔡沈
進尚書傳表稱之曰真是宋人語又曰介夫學醇而
行潔可以進之古人嘖嘖嘆賞深加敬重邱以先生
議欲更定易經四書大全出其本令先生批點之既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二
完而事未及行登甲辰進士第以病歸同試政者不
忍其行序之曰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閒而內辨始卽
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
于中而優游乎其忘乎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
之汙隆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
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理義折斷之其言
精深剴切聞之者矍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
有所得於是知吾介夫果非衆人所可及也戊申以
治政元授禮部主客主事冢宰三原王公恕重其學
行奏改吏部稽勳主事時時與談論道理及訪以時

事與當世人物先生感公知遇凡知無不言因上疏
事管見三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一
時錄用殆盡時有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朝廷怒
詔獄將處以極刑大司寇何公喬新方以病在告舉
朝驚懼計莫知所出先生卽以其事詣何公強之出
何公以先生言卽上疏救之得不死謫嶺南先生以
詩送之死又以詩哭之其事尤爲時論所重辛亥丁
母太安人王氏憂服闋三原公已去位先生雖貞剛
善晦閒亦取夫名者之忌竟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
郎適有長子存畏之喪存畏幼而雋穎能繼先生志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篤學勵行中鄉試道卒先生痛悼懇乞畱都遂陞南
京吏部郎中尋乞終養抵家三月而父疾先生衣不
解帶謀醫聚藥以求復于平其弗治也含襲陳斂飭
棺禮與哀至充充然矍矍然葬皇皇然如有望而弗
至祭成戚戚然若有見其位而聞其聲音四世之墓未
憊咸改遷爲竟畧慰功總強近盡葬其無歸者甫除
服巡按山東陸公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來聘主
試事先生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起丙寅
正德改元朝廷卽其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既至修白
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

西相沿賀寧庶人壽皆具朝服先生以為不宜全用
觀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庶人怒又三司
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庶人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
先生力語三司勿循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
謁孔子寧庶人益怒庶人素憾都憲林待用公庶人
左右因言先生與待用厚於是庶人怒不可解而力
求先生之短遣其親信者傳謗京師庶人一日於宴
侍閒故設機械直譏先生不能詩文先生以朝廷方
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乃據理對之殊拂其意又
以奏討護衛事為庶人積怒而同事者復有挾術相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四

傾先生不屑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摭尤以一
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引疾致仕寧庶人
亦素聞先生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先生
力辭既歸數月朝廷復以南京國子監祭酒起之甫
命下而先生已病終矣先生好學之心至老不倦居
官出則治事入必親書其在病告侍養守制家居則
設講于水陸僧寺與諸生論議雖隆寒盛暑不廢常
見其卧榻置燈思惟自得雖夜半必起而書之每與
諸生講退即記其難疑答問之語因為四書易經蒙
引若干卷四方有志之士有就問者即傾倒與語每

自夜分達雞鳴方辭去教人以看書思索義理為先

其言曰今人看書皆為文辭計不知看到道理透徹

後而詞氣自昌暢又曰吾為蒙引使新學小生把這

正經道理漸漬浸灌在胸中久後都換了他趣則其

所成就自別泉南一時文物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也

先生歷仕雖未盡儒者之用而有教人數世之澤晦

翁嘗謂河南二夫子雖明道學未百年何幸而得敬

夫泉中晦翁道學過化數百年亦何幸而得先生先

生始終一貧李宗一嘗以為問先生與書曰儒者致

用嘗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五

常不辦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

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

淵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易以見貧之外

又有在所當念者耳先生平生反身自檢之功具在

密箴五十條志傳載茲不復錄先生檢身之功至於如此

斯所謂聖賢實學也

府志列傳萬曆壬子解

黃鳳翔

蔡清字介夫成化丁酉舉福建解元清源山鳴如玉

磬者三日甲辰舉進士清自幼好學切于求道畧於

仕進諸告家居講學水陸寺江南士多從之游久之

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知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日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而民力日詘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疏海內名流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時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株智得謫官嶺南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沒每遇忌來莊公集

卷之八

六

辰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恆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閒物當與天地閒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旣受祿于朝安得以耕莘之夫藉口蓋仕宦之入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初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以飾詐冒賢孝名清預知其有逆節矣濠生辰藩臬官當具朝服賀清獨去蔽膝而入曰以別於至尊也凡朔望詣司皆朝王次日謁文廟清力請其餘同日行禮先謁廟次乃朝王濠積怒因待宴嘲清不能詩文清謂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據理

對濠益銜之罷宴出遂閉門引疾乞致仕歸
專權方拔時賢以厭衆望不數月起清爲國子監酒命方下而清已卒知者謂清若存必不出也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閒內辨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託自鍼之詞嘗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孔孟之道不著所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置燈卧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七

論寢後思惟有得皆亟記疾書闢所妙悟至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閒士大夫談理學惟清尤爲精詣云隆慶三年議從祀孔子廟庭未果行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子存畏存遠曾孫如川見科目志

通志列傳 康熙甲子修 鄭開極

蔡清號虛齋成化甲辰進士請告家居講學水陸寺江南士多從之遊弘治初以王恕薦爲吏部稽勳主事清因上管見二劄又疏海內名流劉大夏等三十

餘人上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
司寇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具疏
抹智謫官嶺南尋除南吏部文選又乞終養至家兩
月而父沒後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有逆志值生
辰藩臬官當具朝服賀清獨去黻而入曰以別於至
尊也凡朔望諸司皆朝王次日始謁文廟清力請以
同日行禮先謁廟次朝王濠積怒清遂引疾乞致仕
歸逆瑾專權方拔時賢以厭衆望不數月起爲國子
祭酒命方下而清已卒清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
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故自號虛齋所著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八

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

虛齋先生小傳

林學會

虛齋先生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
禮部主事歷任江西提學忤寧藩欲傾之遂致仕正
德三年起國子監祭酒未至卒先生明經博學行潔
心淳氣清色和而簡而內辯與之論天下事治俗隆
汗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
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嘗曰儒者
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
常不辦至使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

可自考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
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
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
回者也生平所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
儒爲真派所著有易經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
一時出其門者紫峯陳公琛其最著吾泉學宮之傍
師弟分東西兩祠並春秋特祀云
學會曰讀先生之箴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會後先生百餘載問諸遺老觀通紀所次及吾學
編憲章類編二傳承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九

書林次崖虛齋先生行狀後

林學會

次崖爲虛齋先生作行狀竟不叙入起祭酒一節豈
以闕瑾之薦爲不屑不潔耶此亦一大意見也林見
素序先生文集則明指及之其畧云溫陵蔡介夫虛
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
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
閒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
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蹟象其物宜
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歸宗之曰虛齋說也
守母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

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亦閒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端毅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爲鼂錯龜山非幸耶而李克菴眞儒考其論先生未段亦曰方閣理起家時假令卽未獲死將就之耶如楊中立之所爲抑固卻之不往耶嗟夫溫陵之不爲中立也果幸也耶林李二公皆極知先生者而爲先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十

夫

生幸也如此士君子出處之際其嚴也夫其可畏也

皇明名臣言行錄

徐咸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溫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閒闡發幽秘粹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蹟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宗

之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閒亦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二原王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見素序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邱公公爲海內儒宗不屑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嘖嘖加嘆賞不釋口云云介夫氣清而色和外簡而內辨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二

始卽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游乎其相忘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切聞之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有所得矐於是益服卽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重刊侍郎疏序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子清乃力請

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二
是王素有憾于林推憲待用譏人因言清與待用頗
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
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侍閒故設機械直譏其
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為稍拂其意蓋朝廷方面
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于奏討護衛事清已知
為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
之為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摭誠慮
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
之意而吾一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十三

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之
所素知而始終一貧負債展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
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
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
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
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
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非
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
念者耳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
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
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
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
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
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
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並虛齋集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十三

者絕不多見也

月湖集

皇明樓古奇編

薛應旂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為禮部主
事三年三原王公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京又乞
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服中
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請三司先
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
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故
設機械直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
又有挾術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逆瑾專政時趨

公國子祭酒厭人心公已卒矣公明經博學行潔心
純氣清色和外簡內辨與之論天下事治俗隆汗文
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
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嘗曰儒者致用
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
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自考又
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
數百載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
徒就一已之私而已又曰分陰不惜力學不充當事
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十四

許多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所著有易學蒙引
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
生

薛方山斷曰觀于卧處題語則萬世事業直以身任
之公其聖代之眞民學之先覺者矣 康陵卽位起
司成均而已云逝則聖賢之生天胡厚其德壽其壽
而俾之不完于用也余又爽然自失矣

吾學編

名臣記

鄭曉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
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乞告起

空齋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二
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
子藩王素憾林俊譏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
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故設機
械直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
挾術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逆瑾專政時起國子
祭酒厭人心公已卒矣公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
色和外簡而內辨與之論天下事治俗隆汗文章高
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
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嘗曰儒者致用尚欲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十五

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
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
又嘗題卧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府草德好命不
好顏淵任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
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
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所謂如入
寶山空手回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
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
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

名山藏儒林記

閩書同

何喬遠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幘清聞言大哭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七

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抹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恆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閒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入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

侍郎宸濠方圖不軌八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臣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梔畱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薦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十七

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衿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卧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

有得亟記疾書友善寧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帥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珖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開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為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為請贈贈禮部侍郎

續藏書

李贊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為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大

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又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卧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

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棲霞續稿

楊瞿味

先生諱清字介夫號虛齋閩之晉江人諡曰文莊勝國以後閩中學士大夫久不講性命之學先生自幼悟聞大道潛心理會不由師傳其學主於靜游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以虛而應故必定此心於靜密以立之本而可運此心於思索以致之用先生何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九

嘗不言虛當時後世無得以禪教詆者則其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有以孚信於天下也今人讀經四蒙引二書親炙私淑尊崇之不異程朱傳註道南一脉至先生如綫復續蓋大有功於斯邇矣竊謂先生窮年鑽研誘迪後進其所啓發遺就不在朱紫陽下後世稱崇正學者明興一人也易名之舉未足崇報配享之典責在後人

學統

熊賜履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嘗

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元以
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
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劉
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
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
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
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
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
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
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
文莊公集 卷之八 干

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
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
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
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
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韍而入
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
詩清對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
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
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
宸濠僞陽善悅畱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

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
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
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
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
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
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箴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慚負
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
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
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
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主

帷燈卧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承記疾
書友善寧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
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珙傳其易者則同邑陳
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開士大夫理學中輟
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
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
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道南源委

張伯行

蔡公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境
內之山作玉磬鳴者三日登二十年進士卽謝青歸

講正學江南之士多從之。一日爲其母寫容母曰然曰吾聞母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仍故巾幘也公聞命大哭起選得禮部主事冢宰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時與談論咨訪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又引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公急白于大司寇何喬新得疏救謫官丁內艱服除補禮部祠祭司員外乞養親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歿衆稱孝感正德改元起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往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公至力請其僚同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朝服公曰此臣子見君之禮也非所以見王去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衆官侍宴宸濠嘲公不能作詩公對曰臣生平於人無私蓋詩與私音相似宸濠銜之其後奏求議衛讒言者謂有後言宸濠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公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公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欲引名士以掩人心未數月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朝命未下而公先

色清氣和外簡內辨凡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釋其學初主于靜後主于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砥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負慚天地君親得罪師友以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爲要訣嘗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諸書皆惟原朱子之意引治問理學中較至是公與楊廉作乃復振興性好施自宗族以至門徒貧者賴以衣食死者與之殯葬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酒肉贈禮部侍郎諡文莊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儒林錄

張恒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建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裏糧數百里從三山林垞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先生初友寧永貞孫九峯拜何椒邱願爲弟子既又友儲殖菴楊月

精專凝重端永見之使人躁妄俱消後起江
提學副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衣中蔽膝三司官舊
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先生請三司先謁孔子王
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先生與俊厚遂使人傳謗京師
欲併逐之一日宴王所譏先生不能詩文先生據理
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去迨逆
瑾亂政倣蔡京召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未任正德
戊辰臘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有六所著易經蒙引
三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私見一卷通鑑隨
筆一卷虛齋藁若干卷太極圖解文集若干卷行於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先儒像蹟

呂維祺

先儒蔡子名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十三年鄉
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先生自幼淡於仕進江南之
上多從之遊弘治初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丁內
憂起爲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先生致其
怒欲誣以非議乃力乞致仕劉瑾擅權欲藉引名士

起先生命未至已卒先生清和簡辨一以禮義爲斷
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兢兢然恐負天
地君親得罪師友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
皆推原朱子之意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萬曆諡文
莊贈禮部侍郎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

奏刊易經蒙引勘合

建寧府建陽縣爲民瘼事奉府帖抄蒙欽差提督學
校福建按察司副使高案驗本司關禮房准勘合科
付本年正月十四日奉都察院卯字一千八百十九
號勘合劄付內一件進呈遺書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三

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直隸松江
府推官蔡存遠奏臣謹以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全
部上進者臣聞君道必先乎立教立教莫重乎經術
漢求遺書而置五經博士唐開弘文而集五經註疏
雖未還於粹古要爲知所先務也矧五經之首實惟
周易始自伏羲畫卦而周文繫以彖爻孔子贊以十
傳四聖之精具乎是焉其後王弼談玄京房演數去
古益遠學失真傳爰至宋儒得其宗旨惟程之易傳
與朱之本義然讀者多枝蔓于辭而卒莫究於理明
而復晦弊也久矣仰惟我祖宗之制科摘取題目以

試士文皇之尊經纂脩大全而垂世易道大明視古
有光肆我陛下聰明稽古神聖格物明倫正位乎家
人箴敬惕若乎乾九君臣庶協以交天地之泰耳目
明闕而繼日月之離是於易道雖不言而善用之可
謂度越乎千古者矣然猶曰御經筵日潛經史質疑
則飛剗顧問乎近弼求治則灑翰親策乎諸生所以
望道如恐弗及有君如此天下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賀太平况有片言而可幾乎道者敢忘食芹而不以
獻之乎臣竊念臣父蔡清少習易經頗能心契自鄉
解而登甲科繇督學而擢祭酒仕宦所至專意講易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五

門徒相授無慮千數舉世謬稱以爲專門焉者悼世
俗之見執泥象辭而支離於形下宗朱程之言研究
陰陽而特達於虛中觀先天後天而漸悟洞太極無
極以深造手不停披迄裁衆說積有成編僭名蒙引
向惟藏之篋笥若有待於明時臣竊念臣父清平生
精力盡於此書不幸謝世未及獻呈而臣忝舉鄉闈
叨登甲第所以蒙陛下之恩澤而進身者皆臣父教
以一經而致然也昔蔡沉著尚書集傳真德秀述大
學衍義皆嘗表獻於宋朝至今傳以爲著龜臣迺獨
抱遺藹不忍湮沒於無聞冒昧來獻將使徵信於後

代卽不自揣敬用膳寫上塵陛下乙夜之覽儻或有
取其一得庶幾足發乎經學伏望陛下渙發德音俯
賜收納貯之內閣以備昭代專經之說頒之禮部以
開天下諸生之學則億兆臣民仰見陛下右文之治
皆顯顯然以興起而通經學古之士將輩出以效用
矣雖先臣沒在九泉感荷 皇恩錄用其言死且不
朽而小臣奉遺書以周旋自當誓捐軀以圖報也爲
此將臣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每部二十六冊正副
二部共五十二冊隨本親賫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
書籍正本朕覽覽副本發禮部看詳回奏欽此欽遵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五

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詳看得直隸松江府推官
蔡存遠進呈已故伊父所著易經蒙引乞要頒示天
下一節爲照已故祭酒蔡清潛心易學專意註疏平
生精力所得盡在蒙引一書真足羽翼聖經開示後
學臣等訪得天下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
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
傳播遠邇就便刊刻亦不至虛廢國財矣緣係進呈
遺書及節該奉欽依禮部看詳回奏事理未敢擅便
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本部尚書李等具題十月

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爲轉行福建提學副使照依本部題奉欽依
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移咨到院擬合就行爲此合
行仰仰本司照依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轉行提學
副使各欽遵查照施行等因依奉備關前來煩照勘
合備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畢日仍希繇關司完
報施行准此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
官吏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即便選委易經教
官一員生員四名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委建陽
縣書坊作速刊刻完備具繇回報以憑施行毋得違
文莊公集 卷之八 无

重刻易經蒙引叙

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
有舊刻顧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警
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較予屬祿仕分心未之及
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
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
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何詩
書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爲意句自爲義易則不
然稽實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
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之所
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
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
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
其猶病諸況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
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閒爾蔡子之說何以
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
分句解遂目之爲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
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爲支離吾取其近
文莊公集 卷之八 无

跋易經蒙引

易經蒙引虛齋先生之所著也板行於世舊矣嘉靖
己丑厥于存遠君宦松江乃以其書上請 皇上右
文崇教特賜頒行命下省部部下之督學一所高公
公下之邑邑吏宗鎧授之學諭潘君倫庠生吳東周
黃應魁黃夢槐袁鶴齡輩考訂而校是之付書林葉
茂氏鉅之梓以嘉惠天下之士嗚呼易豈易言哉傳

言其理本義言其占備矣秦漢以來匪離則交君子無取焉竊惟先生刻志闡經仁之紀也朝廷敷錫臣民義之觀也一所公迎遵成命忠之軌也節推君克承先志孝之則也紀以明道觀以神教軌以範物則以立基吾思天下之志謂今日之爲是舉徒以資其聲利者之筌蹄也則表章之命虛而諸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庚寅夏之長至後學揭陽薛宗鑑謹跋

重刊四書蒙引叙

虛齋蔡子四書說十五卷坊間有舊刻其徒李子亦刻之蜀林子病其荒亂弗理也取而更訂之病其缺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選弗備也取而補完之書成將刻之葉氏或曰是書之繁若非聖人易簡之旨也或曰是書之繁若非學者業舉之便也林子曰是何言與聖人之道有舍博而趨約者與舉子之學有舍道而攻文者與夫聖人之道載諸經備諸考亭蔡子之書則攻堅發微而考亭是翼也開其蔓詞蹟義若近於繁瑣然皆非有馳於外固反約者之所不廢也夫苟由此以入道則自博而之約是書固吾之筌蹄也何軋於聖人夫苟由此以業舉則據理而成章是書固吾之根本也何妨於舉業曰博約之教似矣然世有病傳註之支離歟

從簡易以至道者而此書不尤支離也與曰聖人作經以明道賢人因經以作傳學者以傳而求經傳註聖人所不廢也支離之說起於陸氏而非聖人之所予也夫陸氏自處太高觀其六經註我之言則正經猶在所忽況傳註乎然非學者之所可及也且如性善之說有漢唐宋諸儒之不了今三尺童子能言之豈三尺童子賢於楊韓蘇胡諸公與毋亦傳註之功爾如必以傳註爲支離則聖人贊易數言足矣乃有十翼而文言之旨至於疊見而不已毋亦支離之甚與或曰此書之不爲支離則吾既得聞命矣謂無妨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於舉業其詳可得聞與曰若知業舉之所起乎士生天地學與仕而已學所以求其仕也仕所以行其學也科舉之學古無有也選舉法廢始由此以入仕爾而非其本也故古人務學而已爾舉非所先也學至而舉隨之矣今舍學不務而苟且時文以謀仕憚繁不學而剽竊陳言以攻舉不旣失其本乎本失則內之不足以語學外之不足以語仕體用胥失而皆由於學術之差乃不自省而反屑屑吾言之惑不其舛與或者聞林子之言欣然而起再拜曰昔者惑聞吾子之教今知方矣然天下之不若予者或寡矣不可

使吾一人者獨聞之也林子悟乃書其言於編端以
遍告學者嘉靖丁亥中秋日次崖林希元譔

重刻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序

國制監于前代罷博學宏詞詩賦諸科而純用經術
又黜百家異說使治經者一以朱儒傳註爲宗上之
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師之所教弟子所以傳于師
其說皆出于是故士惟沉浸經旨敦行彛教其爲文
渾厚爾雅如太羹玄酒疏越朱絃味若音有不盡者
存焉漸涵百餘年迄于成弘之際質文並茂益彬彬
盛哉于時晉江蔡虛齋先生力行好古其於宋儒傳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註往往洞晰關竅而日引其所自得于心者注記之
名曰四書蒙引其書凡十五卷累千萬言章分而句
釋之以爲可以明旣晦而接不傳前乎未言者至于
此而無所隱後乎有作者考之此而不能易誠聖學
之樞鑰古經之羽翼也余童時習于塾旣長業于庠
序與師弟子講論據守不得一日廢卽未敢稱引理
學高自標幟亦謂決賢科取世資非是無繇耳比年
以來業文者鄙夷宋人上睨秦漢乃稍稍馳騁浸淫
于諸子出入老莊申韓攻奇炫異率能唾手取科名
又各梓其所爲文若講義以資世之所須篇帙難涇

塊然塞乎域中學者以其術之易售也相率奉誦之

不啻傳註然舉其聰明才智并力于揣摩步趨之間

其于制科日益便而去宋儒之學日益遠甚且薦于

有司從宦得位而猶未識虛齋蒙引爲何書者奚怪

其學術寡陋無裨國家之實用也頃 皇上修舉初

制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而重其責于督學使者

侍御漸水李公以卓行宿德冠中臺膺簡命視學南

畿公志操懔懔正已肅下其品騰文義惟據理摘詞

典雅純正不詭于宋儒傳註者則取之諸騁逐于浮

豔澗綴于異說者雖工弗錄課藝之暇輒集諸生令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

各以書義相問難公爲闡發理奧其說大抵宗蒙引
于是屬吳郡守蕭田朱侯重校而鈐之梓用頒示學
官人授一編使皆知敦本尚實研窮書義不敢復事
剽竊趨簡便以求伸其僥倖之心語有之得十良馬
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今公力還
大雅作士模楷士由是翕然向風丕變聿追成弘之
盛措之文詞則美文詞隨所任使則稱任使豈不仰
副 皇上作新至意如此而謂經術取士勝於博學
宏詞詩賦諸科亦旣信矣是舉也其所關於治道豈
淺鮮哉梓成朱侯抵余書謂余序之頃侯奉公約束

嚴考校杜請托其所以洗刷陋習敦崇教化與公
悉合余豈敢以不佞辭謹爲申說其意如此賜進士
出身翰林院侍讀承德郎纂脩兩朝實錄大明會典
分直起居館兼理誥勅經筵官長洲徐顯卿謹序

四書蒙引錄序

學庸論孟四書之作孔曾思孟爲萬世明斯道以覺
斯民而作也蓋天生斯民則有斯道然其稟或不齊
故其覺有先後後覺者不得先覺者爲斯道之宗主
明斯道以覺之則將資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粵自上古以來天民之先覺者若堯舜禹湯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五

文武達而在上則行其政教以覺乎天下若孔曾思
孟窮而在下則作爲是書以覺乎萬世覺乎天下者
固一時生民之幸覺乎萬世者尤萬世生民之大幸
也故大子秦老子漢佛于唐壞亂極于五季之衰而
天理民彝不至泯滅者賴有是書之功也河南程子
獨得于神會之餘而爲之表章紫陽朱子折衷乎諸
儒之說而爲之註釋蓋亦以接乎孔曾思孟之傳而
以覺民之責自任焉者也吾師虛齋蔡先生自幼講
學有志於是虛心玩味切已體察老而不倦爰取程
朱之意深明四書之蘊析極其精合盡其大名曰四

書蒙引大要以引童蒙一趨於正求之身心性情之

閒不求之言語文字之末亦竊寓憂世覺民之盛心
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未及於刪定而私得之者又
誤於傳寫遂致刊行以傳諸天下間或數說之繁亂
或字句之差訛又或先後淺深之無序與夫遺失闕
畧之未備其於先生所以引蒙之意不能無憾也同
自蚤歲嘗遊先生之門竊窺其心而與聞其說沉潛
涵泳蓋亦有年懼夫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是以
忘其固陋復謹書而備錄之并以平日所得講論之
意亦附錄于後庶幾童蒙之士傳之者得其全而不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五

失其真則於萬世斯道之明亦未必無少補云時嘉
靖己丑冬十二月晉江後學龍峯林同序

密箴序跋

虛齋先生學問蓋已造於精微矣其反身自檢之功又嚴切如此密箴凡五十條岳最愛勸君莫用半點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加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合浦嘗大書於後堂屏風出入觀省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爲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爲禍尤烈自古挾私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

密箴序跋

械翕張居之不疑久則沿習風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察而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嘉靖丁未夏四月吉後學惠安張岳識

曾自年十四五時卽深愧質不如人竊杜撰箴語或粘於牖或書於笥其詞率乳臭甚私心常畏人知以爲行之不逮言之反作惟嘿取性理中濂溪明道晦庵南軒諸先生贊仰屋思之庶幾見其人顧若德高語遠第尚口吻閒與耳食無異反躬謂何則又取方正學雜箴雜銘如坐立行寢之類及所著冠帶衣履

筆墨硯紙等規也者而遇事做焉久具忘之矣與之

背而馳矣獨吾鄉虛齋先生密箴僅數條繕寫一紙常帶袖中期出入不悖今叨宦逾二年所猶自省行事與箴言無當也况孔孟四書之言能庶幾乎友人聞而笑曰吾與子生同虛齋之里學步虛齋則虛齋矣何子每苦心如是也會曰質不相同心固異致子不見夫荔與梅乎荔之性甘俟日至之時未有不甘者也梅性酸必奪其酸而許多甜劑之始能可口與荔同甘會今猶然酸者友人曾言而勸傳之梓使同志者或諒會好規之其而口以過規曾也萬曆乙

密箴序跋

二

未夏四月吉後學晉江林輝曾識

歸里期月掩扉獨坐家君既授先儒遺書數種讀之一一將身子對照方覺針砭入骨及繆先生又示蔡文莊公密箴藏本觸目瞿然益知君子慎獨工夫如是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心爲嚴師此文莊作箴意也夫人心喜溺晏安則引之檢攝而不樂就好言夸大則鄰于浮僞而不自知文莊當塊然一室時乃豫爲之防嚴爲之責危其惡警其闕兢兢奉聖賢爲歸又恐流于丹下顧名思義不惟銘之于心而直筆之于書嗚呼何其慎也蓋慎于獨而猶有出入于外者

永有獨之不慎而外。者暗室屋漏不見不聞。思憧憧潛滋暗長。浸而為鷄鳴之起。旦晝之。昏夜之求夫誠防之不豫也。責之不嚴也。通書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信哉。以文莊之理學名節。爭先史冊。抑知其不以昭昭而忽冥冥者哉。是箴也。雖其取義也近。稱名也顯。然密者靜幾也。靜中觀未發氣象。非致虛守寂之謂。正在于體認天理。無有間斷耳。莊真洗心退藏于密者哉。定也。志學不早。悔且日深。願以有牛之可得。從繆先生後。質諸先民。自勵愚柔。請奉是箴以作之。

密箴序跋

三

鑑云康熙辛酉孟秋後學彭定求謹識于思過居。昔有問程先生云。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先生答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此先生慎獨之功也。今讀蔡文莊公密箴五十條。何一非先生戒慎恐懼之遺意乎。當其靜處一室。外人足跡所不至。每自呼其名。又自責曰。某不肖。又曰。爾誰欺。負爾名。忽曰。爾今年幾何矣。提撕警覺。皆於人所不見之地。反躬自責。刻刻有不自安之心。刻

刻有不自滿之意。如在上。如在下。如左右。上帝臨汝。鬼神瞰汝。十手十目。惴然在心。嗚呼。亦可畏哉。文莊公學問精微。其著述見于經解圖說。為後學津梁。而其用功嚴切。又在此五十條中。所以秘不示人者也。先王父大叅西垣公。筮仕閩中。得此書。于公之曾孫如川。君雖經鐫刻流傳。甚少。久為吾家秘本。一日與予同門雲客彭翁讀之。擊節稱服。謂予曰。子既刻劉念臺先生證人約。以勗同志。當刻此書。以自勗也。後學繆彤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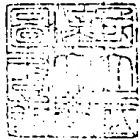
管子曰。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商之子恆為工商。是故肯苗肯播。則有先人之耒耜。在鳩工庀材。則有先人之尋尺。在變化羸縮。則有先人積蓄之法。在至于脩行誼。諳世故。則有先人之箴規。在此良有所傳。非苟而已也。先大父虛齋公。明經潔行為世莊重。而密箴五十條。尤其喫緊。此吾家之耒耜。尋尺積蓄也。名卿張淨峯公。甚愛其書。付之梓。而序其首。今舊本就見矣。如川不肖。既不克闡揚世業。又懼不克守先人之遺書。以至泯泯也。因重新之以識。不忘萬曆丙子春孟孫如川謹跋。

密箴序跋

四

於天地為完人。便於親為肖子。先文莊公箴中所

也箴行百四十餘年海內諸名公多爲序無慮數
十家矣神廟丙子春先光祿祖伯重新之還數語爲
跋伯雖登仕踵武宦跡多奇行猶未敢任完人肖子
云況邦駒顛頓庠中祖先遺書多不能讀唯謹箴而
守敢曰是吾祖父語我以作全志者完人肖子方法
乎箴之末條有云有數大恩不可忘謹書于後聊誌
祖德崇禎庚辰中秋孫邦駒謹書



艾庵密箴

宗裔廷魁經五枝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密箴五十條予年二十四至三十二三時所作者
當時類用片紙書置于臥處外人足跡不到之地
今年四十八矣朋遊閒尚無一人得見其一二者
故謂之密也密之者踐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於
已徒証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敝箴病
中見之不欲棄滅也因令子弟輩錄之未及次第
亦以貽吾子弟爾蓋予自三十三以後亦自厭

艾庵密箴

作箴矣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此固箴中語也光祿
楊方震先生辱與進我甚厚然當悉予所病且相
別在邇故特出此以道予愧尚望爲不肖密之也
弘治庚申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虛齋蔡清書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爲一編清心正容一
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汝清以汝
輕薄資今日正須學子與與子騫

曾子與魯中之敏也閔子騫無爲之有爲也吁君子

胡不慥慥爾

勸君莫著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乎後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三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

艾庵密箴

二

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蓄者厄矣噫

毋譏譏多言毋譏譏多言呈天子曰德盛者言自傳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竊以爲未然是又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

使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也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母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母徒嚶嚶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存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

艾庵密箴

三

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元城於不安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

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良在是也

爾其亦知之乎既知之又自言之而不能踐之然則爾其誰欺乎

宇宙之閒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而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憾惜不幸蹉跎死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真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即西銘之見也欲

艾庵密箴

四

為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為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一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噫爾尚

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於明者之一照而為遠近之所咄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避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清不清負爾名介不介義安在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

艾庵密箴

五

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茲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今而蓄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垂天聲垂之後世而為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鍾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

善處事者不勞而自辦善守身者不澄而自清此有

真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俗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人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常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允顏不當厄

艾庵密箴

六

蹠跡小當矣曰天道之定亦既昭昭於子之言表矣願猶禾之實耶

澄其心於淵堂之天本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古之人也

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機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絕胸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使得人閒事

俗云一刻直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君子是見得真實切已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於乎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汝清壽決不能百年甫及壯而氣體已若耄矣不早爲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

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豈爾危哉

艾庵密箴

七

欲爲一世經綸手止此編纂要書校其繁複榦餒空勞皓首作卑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今始不迂

格天之功與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聖哲之卧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殊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以楊勉仁之動而論文敏以李原德之望而論文達吁敏乎達乎其公論之不可沒乎誤矣二公今莫可爲也已矣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卷密箴終
唐密箴

八

太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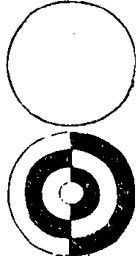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陰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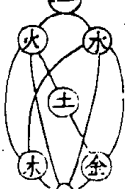
坤道成女

太極



陽動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今強讀曰虛圈子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太極圖說

一

曰無極言初無箇極也曰而太極言實則為莫大之極也

極字所從來本是指屋極故極字從木今以理之至極而借此以名之猶退本是道路之義今亦以此理為人之所當行而借名之可

太字是大字加一點蓋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極矣而又加以太蓋以此理至廣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一極字猶未足以盡之故加太字於極之上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易贊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亦此意彼則其詞備此則其詞約也

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
之入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矣吾鄉虛齋蔡先
生沈浸理學諸所著述實迥宋儒而上之如密箴數
語足追訂頑蒙引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掌故
之士得由委六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趨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
憚之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捐義
呈於夢寐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考亭之間而
未易爲口耳糟粕者道也未學早早雕縷爲工考索

太極圖說

爲拙此固無足齒者乃號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
象數且舉宋儒而迂之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
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疇不必九卽天
苞地符安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
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也卽數
明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議
是長禪定之標而樹歇聞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
洛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因表是編而出之以
示多士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哉清源蘇濬謹

又按易曰至哉坤元至卽極之義曰大哉乾元大亦
太之意但陽雖得兼陰然對陰靜而言猶只是陽動
之一偏而非其全體之妙故乾只言大而不兼言至
亦未至於太也

自孔子以後只言太極未嘗言無極世之昧者蓋有
以陰陽五行之例而求太極於有形象者故周子復
添立無極二字明其只貫乎陰陽五行之中而實起
乎陰陽五行之表也未子釋此句之義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無極之義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太極之義
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圖說


太極云者只是理之尊號也蓋貫萬理而一之也所
謂道之大原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二而字輕無次序也
或曰因此而字故生陸氏議論
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
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朱子說
本體實全體也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者愚
嘗以爲所以動而陽者靜之陰也所以靜而陰者動
之陽也蓋陰根乎陽陽根乎陰此所謂全體也卽所
謂本體也卽所謂理也以愚管見論之盡六合皆氣

此只是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其曰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正易本義所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非道陰陽所以迭運之理則道也非他也

朱子曰今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今強讀曰實圈子

太極圖說

此

 太極
 讀日

本體也

陰靜陽動之中有太極焉此卽所謂陰陽一太極也所謂非有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者也其實○與○一也對而觀之○其不雜乎陰陽者歟○其不離乎陰陽者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非不知其不雜亦不離不離亦不雜而爲是分岐之說以取譏於人者以必如是觀之乃得二者之辨而其一致之意亦自可識也

動生於靜靜生於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

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朱子說
左半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右半者陰


以此觀之則本體之爲全體亦可見矣謂兼有體用也蓋泥於器而不雜於器乃所謂道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各適其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者實妙其

之陽者  動之根也  之陰者  靜之根也 朱子說

太極圖說

四

陰根陽陽根陰者如此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
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向非其一本之
故則何以異形異勢而相求相合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哉又五行亦共宗也故能相生而相尅以相成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與周子陰根陽陽根
陰之說若合符節張子未必見太極圖與通書也而
其超然獨見有如此以此益信周子之太極圖不必
自种穆而來也种穆豈足以與於此哉



讀曰自陰
陽而五行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也
自左而下者陽之變也
自右而下者陰
交於右
交於左

之合也朱子說

陽變而之陰生水及金陰合而之陽生火及木土則於一變一合之中故兩得之而居中焉下文曰土冲氣也以此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所以言變合

朱子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

愚謂陽變而生陰之水陰合而生陽之火然水太陰太極圖說

五

也則又交於陽而生少陽之木火太陽也則又交於陰而穿乎土以生少陰之金此皆以質而語其生之序然也其水金在右火木在左則以陰陽方位而定也詳在下文

水陰盛故居右朱子說

右陰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火陽盛故居左朱子說

左陽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何謂天地人物皆然帝出乎震說言乎兌生氣在東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為

女子六脉以右為主是人物亦左陽而右陰也

太陽稱故次火朱子說

少陽次于太陽之下也

金陰稱故次水朱子說

少陰次于太陰之下也

此皆特以陰陽方位而分固非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亦非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然自左陽而右水陽生陰也自右水而左木陰生陽也自右陰而左火陰生陽也自左火而右金陽生陰也方位雖若局定而其相交之勢則固與相生之序及推行之序不相悖也

太極圖說

六

土冲氣故居中朱子說

冲氣即所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以其無定位也故獨位之於中以見其於四行無所不在無所不該也以流行者言前乎為木為火者於此而成其終後乎為金為水者於此而成其始

太極圖本旨言陰陽生五行正當主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而是五者之氣上行於天則自木而火而土土而金而水故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於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下而水火之一變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朱子說

右水陰也却自左陽動而來左火陽也却自右陰靜
而來蓋陰陰也其根則陽陽陽也其根則陰二者互
藏其宅也誠以太極之全體無閒可破特自其體之
全而別其分之殊豈可謂是二者判然不相關者哉
今以水火二物觀之火能照物外明也而內體則實
暗非以明於陰乎水外暗不能照物也而中却虛明
能照升以根於陽乎又朱子曰水質陰而性陽火質
陽而性陰

愚謂水內也陰中有陽也分明是圖之陰靜一邊火
內暗陽中有陰也分明是圖之陽動一邊所以然者

太極圖說

七

非以陰根陽陽根陰而何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

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朱子

自水陰盛故居右以下至陽根陰也皆據圖中五行
定位言所謂以中而語其生之序也自水而木木而
火以下至四時行也乃兼圖中五行數條牽系而言
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

木氣布為春萬物以生火氣布為夏萬物以長金氣
布為秋萬物以斂水氣布為冬萬物以藏土氣則寄
旺於四序之間萬物之生長收藏者以成此所以接

之以下二圖

朱子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
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
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
故能生秋金也

又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
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
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

太極圖說

八

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
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
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

哉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
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朱子曰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
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
陰曰此以時序而言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愚謂土之一字當折作四分看水火木金各有土也故象止有四而四時有土氣

勉齋黃氏曰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流行是一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義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木火金土爲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之數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一

太極圖說

九

極爲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爲三也地得耦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爲四故二爲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一盛則當曰水木火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爲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爲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木火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爲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無兩樣

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之極少之極也

初非以次序而言猶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

蓋五行本渾融無閒而立言之序自有別耳勉齋之說獨精明是補朱子之所不足也

勉齋又曰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

太極圖說

十

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爲陰以其在內爲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勉齋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偶多寡則曰水木火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勉齋又曰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未流無往而

此五行各一其性也但書洪範之五行主質具於其
者言太極圖之五行主氣行於天者言此為小異今
據先儒亦引此為說蓋以影出各一其性之意云耳
氣殊質異五行各有氣有質也或謂水火為氣木金
為質者恐非也

各一其性○者譬如日月之光輝一也或在水或存庭
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也以水得之而為水之光庭
戶得之而為庭戶之光屋得之而為屋之光要
之則初無二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也
各無欠缺故各無假借也

太極圖說

主

朱子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存又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質雖異各一其極○言行雖
有五其性則一氣殊質異其極則同蓋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也○人極者言性也曰五行者言
仁義禮智信也其實仁義禮智信五者一性也一性
之分則五常之德也

○水火金木之有四此無極二五之所以妙合而無
餘下屬於上極者

開也說朱子
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於是遂有

易坤成女之功矣

子曰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

也

○第四太極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說朱子

此男女是天地間關之初氣化融結而成無種者也
種在天地也如身上初生之虱子是也亦無種也
各一其性者男健女順也其實隨健順之所在皆太
極之所在也故曰男女一太極也

男女一太極言男與女各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主

萬物一太極亦言物物各一太極也非謂萬物統一
太極也

○第五太極萬物化生以形化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說朱子

非以男女為人萬物為物也男女兼人與物言萬物
亦兼人與物言乾坤者男女之父母男女者萬物二

父母凡男女所生先皆謂之萬物其實萬物不外一

男一女也在獸之牝牡亦男女也在鳥之雌雄亦男
女也朱子曰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

雄之類

曰竹與麻之外安得一一辨其男女曰若如此例求其盡則不特植物雖鳥獸之屬亦有盡爲男者亦有盡爲女者不能一一男女具所以爲物也如兎全無牡蜂全無雄螺贏亦不能生育蓋亦無雄也或曰偏雄偏雌則何以能生育曰偏雄偏雌則其一物之身自具夫陰陽之氣其氣當其時候則自相交感故亦能生育故生生之理全也兩化雖不分一神自不缺此又可見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也韓墨全書所載外國有男不婦女不夫而生育者則不但物爲然人亦有然者大抵皆是得氣之支末者也

太極圖說

五

人物之初是氣化者既成人物則以形相禪是爲形化而氣化載於其中矣易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也然至今亦尚有氣化之物氣化可以兼形化形化不能外氣化如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但人不及察耳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朱子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

朱子說曰惟人也則知上文所謂男女萬物者兼人與物而言也

得其秀者氣質之秀也最靈者心也心之靈者太極之所在也故曰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邵子曰心爲太極爲其全也物則偏矣

大學或問曰得其正而且通者爲人得其偏而且塞者爲物正即秀也通即靈也

朱子曰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閒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

太極圖說

六

與物異者此耳

又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愚不肖

然形○陰靜之爲也神○陽動之發也朱子說

形曰爲者坤作成物重濁也神曰發者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輕清也

愚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謂雖上知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

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亦據理而論之要亦有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理所謂危者愈危微者愈微也似不可遽指爲實惡者言若下文小人恃之凶乃是指實惡者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五性常完矣純粹至善而無少有邪惡之雜矣萬化自我而行人極自我而立天地自我而參矣下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正是說聖人與天地參處此又是一條五箇圖子也

上文惟人也至萬事出矣是一條五圖子又上文無

太極圖說

七

極之真至而變化無窮焉亦是一條五圖子

五性^①_②③^④⑤^⑥之德也^{朱子}

木之德爲仁火之德爲禮金之德爲義水之德爲智

土之德爲信一無極之真也此依朱子五常之說但

終是可疑蓋五性既是仁義禮智信則是純粹至善

者也自此而感動則是自性之發而爲情之正終始

本末一無極之真矣果何以兼善惡惡意焉子本旨

或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耶其未發則

性也

善惡男女之分也^{朱子}

男與女相對善與惡亦兩相對此以陰陽類分

而言也非謂凡男皆善凡女皆惡也類分之辭耳

朱子曰天地之閒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

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

大傳繼善成性及太極圖說似皆謂在天者無不善

及在人乃有不善看來只是立教之意其實在天便

亦有不純乎善者故陰濁之氣必有所泄泄於人則

爲愚不肖泄之於物則爲豺狼蛇蝎之類亦天所賦

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朱子}

太極圖說

六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矣猶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者也

善惡分萬事出者蓋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人心雖非不善之心然降自上智而下則

不能主之於靜未免一善一惡交戰相勝於是紛紜

雜揉人事始多端矣所謂天下之至賾者也則善惡

爲男女之分萬事爲萬物之象爲可見矣故繼之曰

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

也^{朱子}

吉凶悔吝各有相循之理

吉凶

此以上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

用者也朱子說

精則不雜而理欲之界限明所以生而知之不思而得也一則不貳而天理之宰制定所以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精一二字實取尚書之惟精惟一義類有同者但書本以工夫言此借言入資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

太極圖說

九

然不動之中朱子說

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者蓋靜亦靜動亦靜也無極之真常完也極者至善之謂也

如此則天下之動常貞于一矣可以成位乎其中矣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神幾曰聖人也

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

正也義也陰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極於是

乎立而○太極○陰陽○五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所不能違矣朱子說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程子論乾坤動靜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又曰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一止尤觀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又曰中則無非禮之禮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所謂貞固足以幹事

既曰太極陰陽五行而又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天

太極圖說

十

地日月四時鬼神豈有出於太極陰陽五行之外哉愚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太極陰陽之所出者也本易文言成語耳

圖說中正仁義而註脚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右行序言

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收斂於秋冬發是用收斂是體自十

純坤陽氣既盡似乎生氣已息不知收斂者乃所以
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彫落蟲蛇伏藏微
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須冬閉
欽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
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
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
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
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
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
愚謂無欲故靜動而無欲則雖動而不失其靜矣

太極圖說

主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朱子

獨言戒謹恐懼不兼謹獨者蓋主靜之意多體立而
後用行也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吉者自與吉會也敬勝怠者吉

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朱子

君子修之以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放僻邪侈更無靜時

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動陽

也物之始也朱子

蓋元亨者誠之通萬物之出機也人之仁一理也

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靜陰也物之終也朱子
蓋利貞者誠之復萬物之入機也人之義亦然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朱子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成象一極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成質一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仁義成德一極也

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朱子

夫易有太極乃不出乎之謂此可見太極之本無
極而只在乎陰靜陽動之閒也此可見周子之為太
極圖直所以明易蓋易卦具有三極之道其義至隱

太極圖說

主

至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然後其義始彰然
又不若此圖之統體分明條貫詳備一圖立而三極
之旨著此吾儒周子之學所以為至中至正至精至
妙盡善盡美為吾道重開一古初大有功於伏羲大
有功于孔子大有功於來學也

愚謂太極圖與中庸同貫蓋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焉有聖人修道之教焉有君子由教入道之功焉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能事焉又有小人反中庸之戒焉
而太極之無所不在又以見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萬
古一理千聖一心其妙豈容以言說盡哉

周子於篇末云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釋之云云此天地之間網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旨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霍州學正曹端因太極圖說中有氣化形化死生之說乃述其意而作詩以自喻

氣化

太乙分兮作兩儀陰陽變化施工生八主物都無

太極圖說

三

種此是乾坤氣化時

形化

乾坤氣化已成形男女雌雄化化名自是生生有形化其中氣化自流行

死生

陰陽二氣聚時生到底陰陽散時死生之陰陽聚散爲古今造化只如此

輪回

釋家不解死生由妄說輪回亂大猷不有大民先覺老孰開我後繼前修

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

太極圖說

三

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又曰太極圖說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又曰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出得他如此精密

太極圖說終

河洛私見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看河圖洛書私見

看河圖須按據太極圖而指畫之則自然理路分明不然但見支離而不圓活渾成有若涉牽強焉者蓋通河圖是一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動而生陽者言之陽起於太極之子位是爲天一天一生水生於天者成於地一得五而爲六於是地六居其外矣陽進於太極之卯位是爲天三天三生木三得五而爲八於河洛私見

一

是地八居其外矣自其靜而生陰者言之陰起於太極之午位是爲地二生於地者成於天二得五而爲七於是天七居其外矣陰進於太極之酉位是爲地四生金四得五而爲九於是天九居其外矣陽極於午而陰生陰極於子而陽生此又陰陽之相根而循環者也是河圖渾然一太極也噫子周子實再闡吾道之太極者也然周子胷中所得之趣無窮而其畫圖於指下者則技亦窮矣何者謂不足以盡其胷中所得之趣也今學者但知○之爲太極耳而不知此箇圈子周子意本欲其團圓旋轉百千萬周而不已

乃是以形容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也但畫之筆下則無可奈何僅得如此而已况太極雖一氣循環而實界分陰陽今此箇圈子終是不見得陰陽動靜之別至是則周子之技又窮矣於是再爲陰靜陽動圖而以左白者爲陽右黑者爲陰白中之有黑爲陽之根於陰黑中之有白爲陰之根於陽而中復結之以小圈子以爲太極蓋此箇圈子元非小也與上而大圈子只是一箇而陰靜陽動實皆其中所元有之物事也但筆畫之際外此再無餘法耳豈三才之理真能使其活潑潑於此也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河洛私見

二

或能徒誦之數四而已耳豈能盡知其所以不盡之故哉蓋學必洞其微妙而後能從容自在做箇人庶不汨於聲利盡於近小也

河圖配八卦說

清謂欲知河圖之配八卦先須定却水火木金方位然後將數與卦分貼則庶幾明白如水太陰居北火太陽居南木少陰居東金少陽居西於是以數配之蓋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一六皆在北爲太陰也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二七皆在南爲太陽也三八木則在東爲少陰四九金則在西爲少陽明明白白似

無可疑但四九以老陽之數而居少陽之位二七以少陽之數而居老陽之位為不盡合然此就可以明陽之道主動而通變與陰之守靜者不同是亦造化自然之理矣是於河圖之中又自有陰靜陽動之妙豈人為哉亦豈人為所能到哉

按啓蒙圖式艮震俱可說在北巽離俱可說在南今却只以艮連坤為北而以震連離為東只以兌連乾為南而以巽連坎為西者此天道左旋之運也而又以見天下無有無根之物焉何者坎西金也金則生水水雖旺在北而根已發於西北之艮矣坤北水也

河洛私見

三

水則生木木雖旺在東而根已發於東北之震矣離東木也木則生火火雖旺在南而根已發於東南之兌矣乾南火也火則生中央之土而從中土以生金金雖旺在西而根已發於西南之巽矣是亦非人力所為要皆天然之妙也管見如此尚恐牽強穿鑿而無俾於正義姑且私記於此
先天八卦之合於洛書則又全不假一毫安排天道之妙甚不可測其所以然也
易分明是天地所造也
天之生物借地以形天之作易借聖人以呈

洛書之數其四連九為老陽二連七為少陽者以左旋也陽之從其方也其三連八為少陰一連六為太陰者以右旋也陰之從其方也蓋亦未嘗無說焉
洛書之為九疇象不得如河圖之為八卦者之詳密矣蓋以是恰好當得箇九字耳其取象本意只如此固簡徑而坦易不事求太深密也故邵子又曰方者地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且畫州井地只是取九數而已又豈必拘拘於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云云哉故先儒嘗病人讀書有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河洛私見

四

卦氣之運
天道左旋

右啓蒙圖式載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準橫圖乾兌當為太陽巽坎當為少陽今却反之者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方知是圖又有陰靜陽動之象焉

此所謂橫圖者卦畫之成也其太陰之一六少陽之二七少陰之三八太陽之四九者本河圖之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之數也橫圖圓圖之所以合者卽在此若泥於數目次第則似一六當爲太陽二七當爲少陰三八當爲少陽四九當爲太陰而非本圖自然之造化矣故惟以五行生出之次觀之則自明白二七爲少陽四九爲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四	九	三	八	二	七	一	六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河洛私見

五

太陽者蓋陽主進二七少而四九老也三八爲少陰一六爲太陰者蓋陰主退三八少而一六老也大抵不出此理分而言之十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今併論之者蓋有是位則有是數數與位元自相依也何以謂陽數九爲老七爲少陰數六爲老八爲少蓋陽之純則三三爲九而進之極矣若兩二一三則爲七是陽方進而未純斯少者也陰之純則三偶爲六而退之極矣若兩三一二則爲八是陰方退而未純斯亦少者也此陰陽老少之所以名也

七九皆奇故爲陽數六八皆偶故爲陰數陽進至六而極陰退至六而極蓋四象之數只是河圖外面之六七八九而已易數雖百萬億無不起於此其內面之一二三四又自爲四象之位也

啓蒙圖式元註云橫圖者卦畫之成

此謂伏羲畫易一每生二至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也

圓圖者卦氣之運

此謂自艮坤水而震離木而兌乾火而中央土而巽坎金五氣順布也土於四行無不在

河洛私見

六

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橫圖離震爲少陰之三八艮坤爲太陽之一六圓圖亦然同也橫圖乾兌居太陽之四九巽坎爲少陽之二七及圓圖乾兌乃居於少陽之二七巽坎乃居太陽之四九異也同者象陰之靜而守常也異者象陽之動而通變也陽不異無以見其動陽不動無以顯陰之靜陽無動陰無靜無以盡造化之妙用此是圖陰陽同異之閒所以爲不可缺之義也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之圖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曰水火木金土

二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三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四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

五皇極

河洛私見

六三德曰正直剛克柔克

七稽疑曰雨霽蒙驛克曰貞悔

八庶徵曰雨暘燠寒風時

九福極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證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又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又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又曰本之以五行散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河洛私見

二七四九以左旋

先天八卦

合洛書數之圖

一六三八以右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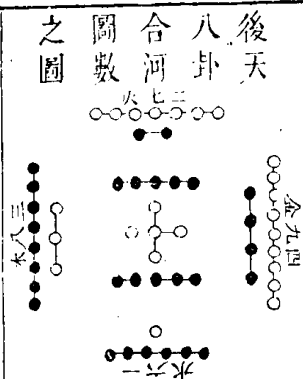
河圖艮坤為太陰水洛書亦艮坤為水河圖震離為少陰木洛書亦震離為木但河圖艮居一而坤居六此則艮居六而坤居一河圖震居三而離居八此則

震居八而離居三雖然其共為水為木則一也此所謂二而一也至於乾兌之為火巽坎之為金則又二七四九之各易其位固足以見陽之主動而通其變抑又為老少之各當其位也

原註云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未下同謂以下諸圖亦詳見原卦畫篇也

河洛私見

九



原註云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天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嗟乎蔡氏之言曰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圖書往往有合也

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通釋原註云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

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為六十四卦也 詳見原卦畫篇

二十四氣分屬十二月十二支

十一月大雪冬至子 十二月小寒大寒丑

正月立春雨水寅 二月驚蟄春分卯

三月清明穀雨辰 四月立夏小滿巳

五月芒種夏至午 六月小暑大暑未

七月立秋處暑申 八月白露秋分酉

九月寒露霜降戌 十月立冬小雪亥

河洛私見

十

氣有節有中節云者蓋其初過月限也中云者月已及半也每月之節氣猶四時之立也每月之中氣猶二分二至也

圖中有每一卦各生八卦其四立并二分二至則在彼此八卦之交界處其餘十六氣皆在諸卦腹裏也腹裏六卦分作二氣其交界處首尾各一卦此卦之首交上卦之尾此卦之尾交下卦之首各二卦為一氣勢亦自著不得三卦也亦似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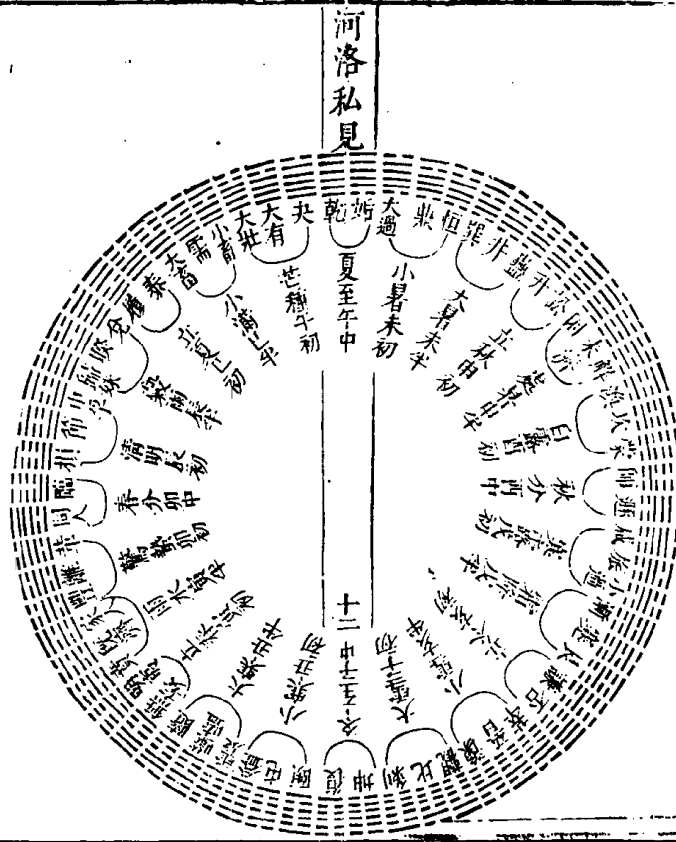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每氣皆三卦而惟四立及二分二至各二卦却似不恰好而涉牽強者然以其

勢觀之其十六氣各三卦皆在八卦所生諸卦之腹裏每氣三卦爲一氣之始中終也其二至二分四立止二卦而皆在上下八卦之交界處彼此之交有中焉則亦前一卦爲氣之始後一卦爲終其交界之中卽中也此義似隱而顯豈不亦自恰好哉此所謂交界之中亦猶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閒者也

河洛私見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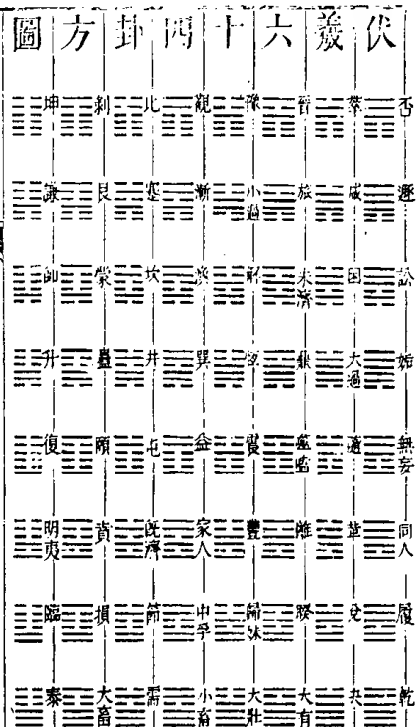
居蒙通釋曰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



河洛私見

愚謂圓圖既可虛中以象太極則亦自兩儀分四象又分而爲八卦以至重爲六十四卦必矣但圓圖是將已畫之卦改規而圓耳故當初不復從加

一倍法爲圖非蔽其妙也



河洛私見

三

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此八卦乾起於西北以次而兌而離而震皆斜向上東南坤盡於東南其次爲坎爲艮爲巽皆斜接下之西北泰否咸損既濟未濟恆益印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交不交也

泰者乾坤之交否者乾坤之不交交者謂乾下坤上之交通不交者謂乾上坤下之各居其所也咸者艮兌之交男下女也損者艮兌之不交山在上澤在下亦各居其所也既濟者坎離之交水火相爲用也未濟者坎離之不交水火二物各居其所

也坎上離下所以爲交者火本炎上之物今居下以上熱乎水水本就下之物今居上而受火之熱烹飪之象也

恆者震巽之不交剛上而柔下所以爲理之常也益者震巽之交柔上而剛下爲交相益也

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

本註云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此恐未然蓋緣圓圖乾居南之乾只是一箇乾既只是一箇乾則亦只是一箇乾轉今却分爲西與北則與轉字爲非本旨且轉字下亦當添字矣若圓圖之有

河洛私見

十四

八乾則七乾乃一乾之子卦也在方圖亦常以此例觀之不當分西與北爲二也況如此說又與下文所謂乾起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者自背戾矣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

本註云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此亦未然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

圓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今則兌居西北艮居東南圓圖離東坎西今則坎東上離西下圓圖震東北巽西南今則巽東而近南震西而近北是此六

卦又皆易位也

于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
有一定之位謂不似圓圖卦氣之運也有變動交
易之義謂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之類其變
動也既變動則彼往此來而為交易矣此交易承
變動而言與一定之位義相反對不必謂是對待
之定體也

辟蒙通釋本義曰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
離盡卯中坎盡酉中

此舉四正之位就該得四隅而統十二支矣乾盡
河洛私見

十五

午中者起自泰之巳也過乾則一陰之巽生而為
姤矣坤盡子中者起自謙之亥也過坤則一陽之
震生而為復矣離盡卯中者起自明夷之寅而盡
於同人之卯也坎盡酉中者起自訟之申而盡於
師之酉也蓋四正之卦四時之正位也謂之此圖
圓布者對方圖而言蓋方圖圖元是以圓含方而
其為一圖今則折而改之也

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

此文以二儀之分運而言而印以見一氣流行之
妙動靜相生之機也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一氣之運其實陽達於南陰歸於北以十二律管
驗之可見氣運之生於子盡於亥也

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

於乾曰始於坤曰盡此亦有義蓋地氣之行實自
西北來以古今王氣觀之可見地形亦然故曰天
下如常山蛇勢西北為首中原為腹東南為尾也
蓋方圖象地

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其陽在北故北方風氣剛勁其陰在南故南方風

河洛私見

十六

氣柔弱

據圓圖則陽在南陰在北據方圖則陽在北陰在
南何如此之相背耶曰南方體陰而用則陽北方
體陽而用則陰體者其靜用者其動也天圓而動
地方而靜也故今南方雖風本柔弱然受陽氣之
流注故山川之生物窮冬不絕也北方雖風本剛
勁然陰氣盡歸於此陽氣方散於此故偏寒而少
產後榮而先枯也

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
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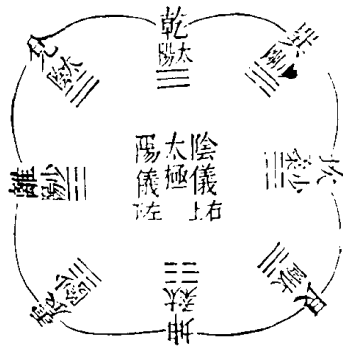
二者謂方圓二圖也不謂陰陽二氣也陰陽二字則當以活套看隨在而取配也如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則以方圓相對取陰陽也其實所謂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則圓圖元自有陰陽也又如所謂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則方圖亦自有陰陽也

動而為天者未嘗無靜靜而為地者未嘗無動此亦就二圖相對而云以見其各以陰陽相耦所謂無無對之物也此處實以方圓二圖為對耦

河洛私見

七

邵子天地四象之圖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為離少陰為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為天四象少剛為巽少柔為坎太剛為艮太柔為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為地四象詳見原卦畫篇

愚謂先天後天圖不分天地者渾天儀也舉天而該地也意亦謂地對天不過也蓋造化之柄亦歸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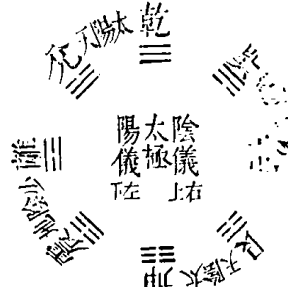
乾無所不統也邵子分天地各有四象者陰陽配之義其實陰陽無定名分合無常勢苟於義有礙則變其所見皆非鑒也抑足以相發明也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四象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少陽為剛少陰為柔不復就八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意不同自為說也

河洛私見

七

朱子天地四象之圖



上文元註云云似不可曉蓋以二太為天四象二少為地四象則太陰亦當為天少陽亦當為地而又謂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何也實未可曉當記以問若夫與邵子本意不同愚意則謂朱子一時記憶或偶有誤不然則記錄者之謬耳不深求其義不錄亦可

河洛私見終

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參差不齊無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因爲圖以明之

河洛私見

主

從祀題本

上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學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人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詞愉之觀聽也惟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祠享廟廷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可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之役孰當增置凡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欽此臣等謹查得古聖王制祀凡有道有德施教於學者沒則祀於瞽宗漢文翁立學宮於成都首祀孔子又畫七十二子之像於壁此諸賢崇祀之始也厥後七十二子之外凡有功于世傳者皆得從祀謂之經師自唐至明歷代進退不一而當代賢儒得與於祀典蓋自宋始我朝

聖祖相繼重熙累洽

祖仁皇帝表章夫子躋附十哲

臣上德廣廟虞道隆洙泗追封

孔子五代並加王爵親詣 文廟行釋奠禮 御筆

倫堂闡明精一執中之旨講究正心誠意之要特降 諭旨令臣等詳議先儒之從祀世襲惟心源之契合無間斯尊崇之典禮有加誠三代以來不世之職舉也 臣等伏讀聖諭云附享廟廷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或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查明嘉靖九年張璪釐定孔廟祀典改祀先賢先儒於鄉者七人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又查明洪武廿九年黜楊雄從祀弘治八年黜吳澄從祀嘉靖九年黜公

從祀題本

二

伯寮秦冉顏何申黨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 臣等謹會同議得明之改祀於鄉者皆宜及祀於學也按論語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左氏傳稱蘧瑗汲汲於心以善自終自唐至宋二賢皆從祀廟庭張璪以家語史記林放不在弟子之列而蘧瑗爲孔子之所嚴事亦不應弟子列故改祀於鄉夫林放蘧瑗之從祀見於文翁石室圖當日必非無據且卽非弟子二賢與孔子生同時親炙聖人之休光以孔子大聖食於堂上二賢大賢坐於兩廡亦理之所

安而乃舉二千餘載之祀典一朝改易之乎至

康成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及七政六藝論魯禮禘祫儀詩譜周禮難百餘言囊括大典網羅百家漢史以爲仲尼之門不過是其進退出處一遵於道朱子有可爲大儒之稱鄭衆作春秋難記條例周禮註立身清正不事梁氏盧植口古今學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名著海內學爲儒宗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爲左丘明功臣范甯著春秋穀梁集解詞意精密史稱晉代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是皆羽翼經傳有功聖道

從祀題本

三

身行可師史冊表著者也而張璪等以理學昭明之後無取漢魏章句之學移其祀於鄉亦誣斷甚矣 臣等竊謂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之從祀宜復也其罷祀而宜復祀者四人公伯寮以愬子路而罷申黨據漢包咸論語註謂史記之申黨家語之申續論語之申根爲一人故祀根而罷黨荀况以言性惡而罷楊雄以爲王莽大夫而罷劉向以進神仙術書且懷冀進之心而罷賈逵以不脩小節取議當世而罷馬融以依附梁冀嗜樂恣性而罷王肅以司馬氏姻婭而罷王

弼以註易宗旨老莊而罷其說近似至秦冉
戴聖之罷祀何哉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秦
字開顏何字冉既著其姓名復標其字是必實
其人矣乃以秦冉顏何家語不載疑史記字書之
誤豈通論乎且北齊顏之推家訓云孔門升堂
氏居八宋人顏高贊亦稱八賢今去顏何止七人
矣漢儒言禮者十家而戴聖集其大成至今稱禮
記爲小戴記聖之有功於禮經不在后蒼高堂生
下乃以其爲賍吏罷祀按漢史書何武傳云九江
太守戴聖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爲刺史行

今宜增者臣等會同詳考先代賢儒行實事蹟其
註書立說誠可羽翼聖經闡揚道統者請增入兩
廡從祀以仰副

聖天子重道尊賢之至意謹議得孔門弟子宜增入
從祀者四人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又曰其
爲人也好善方之聖門當在子羔之列他若公都
子精研性善之旨力闢義外之說又史記稱孟子
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詩書述仲尼之言
趙岐必云孟子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
所言及二子者有功於不孟之道不少此四子者

當列於孔門弟子之後垂人從祀之班者也三國
曆增入從祀者一人晉漢諸葛亮也亮之功業昭
著耳目而其心仁恕開誠布忠於出處大節君
臣大義無不盡之正夫聖人之道不外綱常五
以君臣爲首亮者真能事君盡禮者矣朱子
謂利大分可忘之非他人所及張栻謂其扶
正人心誠意之風與日月同光允宜俎
豆陳奏昔本心義典以此賈誼朱子謂賈子
陸陸明

故於君臣之際懇到深切

忠之臣

人所當列於祀典者也宋代宜增入從祀者

曰韓琦琦之相業載在史冊誠爲有宋第一流

物其識量英偉臨事有斷非平日涵養聖功不

此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身正笏不動聲

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琦告人曰

臣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與

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語同出至誠當時韓范並

稱今范仲淹已列兩廡之祀韓琦亦宜增入也二

曰尹焞焞程伊川弟子學窮根本德備中和所著

通本

本

自論語解當時謂程門固多君子而質直弘毅實

體力行若焞者蓋鮮三曰黃幹濂洛關閩而後任

斯道之統者斷推黃勉齋朱子授以所著書曰吾

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厥後金華四子通衍其傳

正學賴以不絕四曰陳淳淳著論孟大學中庸口

義等書其言太極言仁諸篇發明天理全體示學

者標的朱子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五曰

何基基黃幹弟子得淵源之懿所著解經大學中

庸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皆以發揮爲名其

學本于純實心地刻苦工夫所謂謹之又謹者

六曰王栢栢何基弟子標註點校四書通鑑綱目

最爲精密推明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之旨及訂正

詩經春秋大學中庸等書所著有讀易記涵大象

衍義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說論語衍義太極衍義

伊洛精義論語孟子通旨等數十種百餘萬言皆

闡發濂洛精義淵源道德此六人者皆宜增入者

也元代宜增入從祀者三人一曰金履祥祥何基

弟子所著書有大學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

証書表註多先儒未發之義學者稱仁山先生二

曰許謙謙金履祥弟子讀書窮探深微雖殘文美

通本

七

諸皆不敢忽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傳叢

說自省編其爲詩文非扶翼經義不輕筆之於書

世稱白雲先生何基王栢金履祥之學至謙而益

顯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世嫡云三曰陳

澥澥生於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潛心禮經著

禮記集註學者稱雲柱先生明洪武時列其書於

學宮至今三百餘年士子俱遵奉之夫用其書垂

於國胄則宜其享韓宗之祀胡安國以春秋傳而

祀蔡沈以尚書集註而祀何獨於澥遺之也故金

許爲金華四子之二陳澥爲五經傳註之一皆宜

增入祀典者也明代宜增入從祀者二人一曰欽順順爲司業以實力教士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闢之往復再三著困知記周程微言至今不墜者欽順之力也二曰蔡清清之學以靜虛爲主生平飭躬礪行不愧余影以善易名所著易經四書蒙引盛行於世此二人言行相顧學問醇正著述皆足講明性心辨晰疑似洵有功於名教所宜增入者也本朝應入從祀者一人國家右文興教凡務本力行之士沐聖人之化洋溢於天人性命之學者實繁有徒其彰彰在人耳目者當以平胡陸隴其爲最隴自幼以斯道爲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官西臺章奏必抒誠惻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如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絲毫不少於正足稱昭代醇儒允宜陪享俎豆者也臣等伏讀聖諭云從祀崇聖祠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者臣等謹議得先儒之當從祀崇聖祠者一人張子橫渠之父迪也張氏家傳載迪當神宗時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善政卒後貧不能歸因葬於郿其制行立身如是

其端潔也况道學之傳有開必先五子並稱而崇未及於張氏非缺典歟所應遵奉聖諭以張迪附入崇聖祠依五氏之世次迪位應居周氏之下程氏之上者也臣等伏讀聖諭云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臣等謹議得孔門弟子伯牛仲弓與顏閔同科政事則求先於由言語則予先於賜子張補十哲有若似聖人此六子者後人未沾世秩今幸遇皇上敬賢尊道之時均宜確訪嫡裔賜以世襲五經博士以昭崇報者也以上四條臣等仰承明旨詳考古今公同斟酌敬擬兩廡復祀者十一人增祀者十八人崇聖祠增祀者一人先賢應增置博士者六人臣等學識淺鄙所見未必有當伏祈睿鑒裁定恭候命下之日將增復賢儒牌位交工部製造字樣交翰林院書寫送入牌位告期交欽天監選擇其增復位次悉照先賢先儒代世前後安列送入牌位之日各遣國子監堂官分祀應增設博士禮部行文該省巡撫令其確查嫡裔取支派宗圖及地方結狀可也

雍正三年三月初一日題

蔡文莊集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集凡有二本
一爲石崖葛氏所刊卽明史藝文志所載五卷之
本一卽此本乾隆壬戌其族孫廷魁所重刊也自
一卷至五卷仍其舊文而重訂其目又搜輯墨迹
遺稿爲補遺一卷附以其孫邦駒所集事蹟及志
書傳序爲附錄二卷集中有與孫九峰書述寧王
宸濠譏其不能詩文廷魁序中因反覆辨論歷詆
古來文士而以清之詩文爲著作之極軌夫文以
載道不易之論也然自戰國以下卽已岐爲二途
或以義理傳或以詞藻見如珍錯之於菽粟錦繡
之於布帛勢不能偏廢其一故謂清之著作主於
講學明道不必以聲偶爲詩以彫繪爲文此公論
也謂文章必以清爲正軌而漢以來作者皆不足
以爲詩文則主持太過矣廷魁序又稱以家藏密
箴善本太極圖說河洛私見三種附焉而此本無
之蓋本各自爲書故或附載或別行也

雪洲集十二卷續集二卷

〔明〕黃瓚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黃長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洲文集

十四卷》提要

雪洲文集序

有其言矣而行不掩焉吾嘗聞之未有有其行而無其言者也非無言也言之不文與無言等爾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欲以實其言也愚則謂知其人必傳其言欲以驗其行也二者寔相表裏云古直雪洲黃公起于甲科歷郎署登藩臬陟京兆進中丞位少司馬致仕而卒其剛直之氣嚴毅之色質素之風清苦之操終始一日也鵬

嘗爲公屬吏茲應

召而出適公子襄官戶部乃集
公遺文求序而傳之鵬惟文者
言之粹也言者行之表也公之
自立蓋幾於獨行者矣故言非
徒言也表其行也傳非徒傳其
言也傳其行也是故讀其詩知
其養之定矣讀其聯句知其取
友之端矣讀其序記知其擇術
之正矣讀其誌知其實矣讀其
與當道諸書知其忠矣讀其告
神之詞知其愛矣故不必登公

之堂接公之論而其用心於內
之學坐鎮雅俗之望可以槩見
矣始也本行以信其言終也因
言以驗其行而公寔賴是以不
朽則夫戶部君傳之之意豈非
顯揚之一道哉公諱璣字公獻
雪洲其號也用以名其文集云
嘉靖戊子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兼翰林院
國史修撰 經筵講官階中順
大夫崑山方鵬書

雪洲集序

雪洲先生沒且久嘉靖戊子冬
予弭節真州訪先生之廬而平
之吳子襄捧先生所遺雪洲集
征而請曰幸惠一言孤之顛也
予也不識先生之面而慕先生
之名不慕先生之名而高先生
之德傳曰天下舉廉而廉不與
者先生之謂歟夫廉以檢身水
正政德之大者也故大而不
驕勿顧焉微而不介不取焉直
相其君已建格天之業者古之

之行之者伊尹是已先生審衡
義立介辭慎辨訓飯糗啖蔬樊
衣而羸馬在公即廩餼不苟凡
交際一緝一措必慎而况吳
徙學居高庠不與寒士車及於
處若初服然故吳至也樹清白
之風揚終永之譽凡此是爾盛
云先生近苦節者孔子曰奢寧
儉不遜寧固惟恐士人之不苦
節吳而至於今尤惟恐士人之
不苦節吳是故先生之節君學
之貞也惟苦斯至焉爾予特著

于篇弘廣風厲之化詩與文姑
未遑焉雖然文已宣辭辭以達
意意弘昭德集纍纍數百篇異
大旨夫夫杜斯示

嘉靖己丑孟嘗既望洞溪漁石
唐龍序



雪洲集序

嗟乎詩之難言也久矣安得起少
司馬雪洲先生聽其緒論哉粵自
世降詩刪人憫樂亡韋孟得其志
不得於言司馬相如得於言不得
於志若乃志既不失言亦爾雅蘇
子卿爲近之晉魏以來難道也是
故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
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
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吾以
是而觀雪洲之詩將無似之乎嘗
聞胡稽勲矣言雪洲事事不啻如

八行又聞孟中丞矣言雪洲廉
無比巡撫時孟氏爲屬縣吏當
出巡雖二司茶饌不一受獨受孟
氏饌曰重其賢以勸他官耳於戲
雪洲柵未之能晉謁即今所聞當
其志從可知而況其言之取取若
是我先生之子戶部襄將刻其詩
於梓謂予嘗學詩問序焉於戲予
方有見於志而未能又安能以序
雪洲詩然而先生之志則固不可
泯矣因推著之以告夫爲詩者不
止於音韻格體也奏疏及雜文

十首意亦類詩皆附刻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春二月戊辰

關西呂柵謹書

雪洲集序

予生歲過儀真大理毛東塘
介予以謁致政少司馬雪洲
黃公年且七十進退矍鑠語
時事侃侃不休鄉邦子弟考
德問業者朝夕至不倦間遊
家塾躬馬泚孫正句讀予
私嘆公之健也善其有以
養也越五月公之子襄至
京師則公既捐館矣手一編
泣示予曰先君文不存稿茲
其十二將裒采成集願子

雪洲集序

十

為之序予受而讀之恍然

有再見公終卷有餘味於是
手知公之文既乃得觀古史
陳名亭所撰公傳及露子
言大抵稱公質直好台其心
如其貌其制行如其心居官
奉公恤民去常見思平生
無佞言佞色於人以此不得
久居位予於是乎知公之德
接卷而嘆曰公之何養也至
此乎哉其德也善其本也
其文也英華其於其健

雪洲集序

二

也。蓋其驗也。嗚呼。予之索
居也久。先生長者罕以游。況
公垂老。乃得一見。又不及叩其
底衷。擇其可師比及知
公。不待矣。其位之固。蘊
以謂不可傳者。則既與公俱
逝。其精神心術之微。寄於
文辭者。幸有是編在耳。
可多誦而傳。然古今文人士
士咸有述作。非以純駁異也。
乃至體裁氣局言人之殊。第
其以養者。然也。多公之而養。

庶幾乎古之。曰毅木訥者
有。其為文充蔚動發光燭
勅。逼人者。輒雋。形皆由衷
之言。非外飾而旁剽者也。
後之君子。觀公之文。亦可以
知公之德矣。公諱瓚。字公彰。
起進士。歷官郎署。出牧大
澤。入尹京府。陟副御史。以
尚都少司馬致仕。子襄行
誼有父風。將世其業云。
嘉靖丙戌夏六月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

承務郎

經筵官同修

國史南海

倫以訓謹書

雪洲集序

十四

雪洲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律詩

署中栢碑廳事不剪

次前韻答邵民愛

坐雨次韻

除日立春二首

宿金城寺

登治父寺

乘月泛江將至漢陽作

鴨欄驛阻風

雪洲集目錄

壽王鴻臚父七十

濟寧書事二首

播州書事二首

次韻二首

人日對雪

元宵

次韻除日立春答清溪

余賤號雪洲承南川張侍御贈以佳什

遂依韻奉答二首

卷之二

五言古詩

送少司徒鄭先生歸掃

壽李封君七十

爲卑嘉會贈馮憲副還潮

送大司寇戴先生歸掃

馮侍御執之於廣陵察院西偏新構軒

三楹環植花竹於外扁曰憲度餘思

索余詩

次韻即事二首

題恩貢佳城圖輓蕭侍御父母

爲陳貞外孔章賦夢石得必字

望雲祝壽爲黃廷祉題

二

趙淮安

贈大司徒王公兼都憲赴貴州

正月二十七日張秋舟中遇雪

陳諒之守廣平宗之報政過郡晤語浹

旬喜懌不極爲一詩貽之詩內用二

蘇彭城事因題其堂曰仰蘇卷曰仰

蘇堂倡和索余次韻

送朱舜徵守馬湖府分韻得千字

德州觀俘喜而有感

荆山詩爲王司馬維綱作

齋居對竹有懷白巖

送縣大夫李侯內英述職

題湖南五景五首

題畫蘭一首

卷之三

七言絕句

臨湘舟中枕上口占

舟中對雨口占二首

次韻三章贈秉哲

舟中喜晴口占二首

岳陽道中

題畫扇

三

奉和段僉憲惟勤懷同年白太參輔之

韻

卷之四

七言律詩

次韻荅儲靜夫二首

次韻遊靈谷寺

次韻遊牛首山

次韻遊觀音巖弘濟寺

元夕次韻酬邵民愛

次韻元日雪

送林少叅赴廣西省次惟辰韻

對雨次民愛韻

次韻立春

人日齋宿次鄧子榮韻

次韻竹泉書屋

次韻贈秉哲

登巢縣紫微觀絕頂次馬內翰韻

次韻答沈憲副仲律二首

登岳陽樓望洞庭作

胡太守希宋邀余洪山寺飲已而不果

漫得四句翌日足成之因以寓謝

余家有柳塘春意圖元人羅稚川筆也

雲州集目錄

四

承沈憲副長歌冠其端遂詩以謝之

次韻答沈仲律二首

次沈憲副倡和韻十四首贈少司徒李

先生

沈憲副爲余題孤山人物圖遂依韻奉

謝

次韻畬林見素二首

東華道上畬羅頁外文徵

送京口蕭彥明赴春闈

送京口許補之赴春闈

送京口孫思行赴春闈

青山磯阻風三首次韻酬沈華甫

龍州道中

松潘道中二首

登松潘大悲寺閣

寓通江觀書事戲呈錢僉憲文祥

通江書事

濟寧寓舍書事

奉和杭東鄉濟寧避寇韻

席上奉和大院長張敬亭年兄韻

和汪內翰抑之兄弟詠別卷二首

徐信之生日置酒用喬白巖韻

雲州集目錄

五

登報恩寺塔用喬白巖韻二首

贈鄧司徒宗周

九月十日飲憑虛閣次韻呈白巖

清涼山賦別和喬司馬韻贈石邦彥二

首

次韻答侯從堅新居自述

卷之五

七言古詩

解州舟中

壽方封君六十

贈守令公還京

卷之六

聯句

元夜偕儲靜夫劉與之任仲脩飲于謝

茂才宅二首

正月十六日順成門外與儲靜夫馬上

聯句四首

夜會聯句

十月菊與儲考功飲于孫戶部宅上一

首

月夕與儲考功靜夫董戶部汝淳王戶

部懋學小集時癸丑十二月十四日也

○雲洲集目錄

六

邵民愛席上聯句二首贈秉哲

弘治己未七夕秉哲留予官舍餘二十

日欲去而雨大作因聯句以志

庚申歲七月十三日偕王秉哲鄧子廉

飲于邵戶部竹坡軒中聯句以贈

順成門外郊遊與陳明之李惟誠邵國

賢儲靜夫喬希大劉東之張進之聯

句二首

夜酌李惟誠駕部聯句二首

白泥道中與陳侍御民望聯句二首

辛未歲八月望濟寧舟中與杭東卿段

惟勤聯句二首

與杭東卿段惟勤泊舟夾溝驛喜少參

冒廷和至聯句

春日與喬希大司馬聯句二首

卷之七

序

贈丁侯汝器之任額上序

贈雲南太守葉公序

贈韓公邦奇七十壽序

壽王母太孺人九十序

歸田別意圖詩後序

○雲洲集目錄

七

記

儀真縣復通濟牒記

官河義冢記

卷之八

墓誌銘

故盛孺人潘氏墓誌銘

黃母丘氏墓誌銘

故處士朱公墓誌銘

處士王君墓誌銘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劉公墓誌銘

處士孟公墓誌銘

澹軒陳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蔣君鳴遠墓誌銘

封宜人周氏墓誌銘

東涯柳君墓誌銘

明故迪功佐郎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照磨所照磨景君墓誌銘

孺人姊氏墓誌銘

孺人韓氏墓誌銘

明故居士張君墓誌銘

先母太宜人許氏墓誌銘

王母費氏墓誌銘

卷之九

八

約菴張君墓誌銘

封太淑人楊氏墓誌銘

樂耕朱君墓誌銘

明故姚君大經墓誌銘

陳氏合葬墓誌銘

養詹柳公墓誌銘

明故香山侯公墓誌銘

亡妻宜人張氏墓誌銘

姚母朱氏墓誌銘

卷之九

跋

書蘇氏一德卷

書少參史公鑑詩卷後

贊

魯景清小像贊

清溪居士小像贊

卷之十

書

與大尹歐陽養性

復太守沈彥實同年

與葉同府本貞

與儲太僕靜夫

卷之十

九

與徐縣尹必東

與張汝節上舍

與靜夫

再與徐必東

復曹主事本忠

復陸方伯珩

復唐文載都運同年

與鄒憲林兄索

復少宗伯馬公廷用

復郡守馬汝礪同年

與唐堯佐戶部二

與江陵尹朱存仁

與王秉哲四

與郭于漢少叅

與白騰霄

復王承德副郎

復王克承憲副

與鄧太守汝中二

與葉太守本貞

與何副郎垕

與李都憲善

與貴州馬大叅汝礪

重刊集目錄

十

與胡惟辰亞叅

與錢僉憲文祥

與林見素

復昌總兵佐

與范憲長鳴遠

與南山潘憲副孔修

再與范憲長

與章主事士瞻

與李憲副宗善

復潁州兵備曾世榮憲副

與陳方伯克謹

與王京兆具瞻

與趙府丞時憲

與秦國瞻判府

復廬州守龍孔錫三

與都臺彭濟物

與都臺王東皐

與遂翁二

與邵二泉宗伯同年

與邢介甫憲長同年

與王維綱司馬

與楊實夫通政

重刊集目錄

二

與沈都憲

與東岡李都憲

與龔都憲

與朱侍御公垂

與徐侍御冠

與高光祿穎之

與俞大叅國昌

與蔡僉憲時馨

與方伯沈良臣同年

復陳都憲文鳴

與復溪曾教諭章夫

與趙叔鳴憲副

復太守易廷用

與吳子升太守

從家宰喬希大同年

與陶侍御時莊

與方伯王載卿

卷之十一

祭文

祭南京總督糧儲副察院右副都御史

陳公

祭孫子事母李氏

上列集前錄

重修南京戶部上祭告后土

祭會憲李君

祭封孺人張氏

祭亡姊

祭表姊韓氏

正德乙亥六月十七日應天府祈雨

二十二日謝雨

正德乙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山東祈雪

二十二日再祈

二十七日謝雪

丙子歲三月二十八日山東祈雨

三月二十九日再祈

四月初一日謝雨

祭德府殿下

祭亞祭徐克心

戊寅歲三月朔泰山祈雨

四月二十三日前雨

新建祠堂落成告文

癸未歲五月望儀真祈雨代毛守備作

祭內翰景伯時

祭內翰景伯時

名宦鄉賢祠落成告文

上列集前錄

祭丞相信國文公揚州都統安公知真

州事苗公宋宗室刺史趙公

卷之十二

題

謝恩疏

黃河水患改遷縣治疏

公務疏

薦揚賢能方面官負疏

薦揚庶職賢能疏

乞存留兵備官員以安地方疏

保留方面正官疏

辭免

欽賞疏

謝恩疏

乞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飛報緊急賊情疏

薦劾方面庶官賢否以昭勸懲疏

續集卷之十三

殿試策

府尹自陳疏

革冗濫以重儲蓄疏

侍郎自陳疏

雪洲續集目錄

十四

續集卷之十四

詩

新城道中

遊通真觀

送張守備瑾還京

祭文

祭封孺人丁母張氏

祭內兄張希元

赴蜀告墓

赴山東告墓

泰山祈雨

跋

跋谷音後

書畫荅

書

與都憲王汝溫

與侍御王天宇

與方伯陳文鳴

與憲長江巨源

雪洲續集目錄

十五

雪洲續集目錄終

雪洲集卷一

微郡望雲黃長壽對祥

男裏編次

五言律詩

署中柘碍廳事不剪次韻荅胡惟辰副郎

稍稍侵脩猶冀結故知貞心霄漢遠老幹歲華移簿領慚清蔭般便謝令姿但愁東道去嗔愛不同時

次前韻荅邵民愛

幸免斧斤累况遭賓主知煙霄應自保燕雀恐

雪洲集卷一

須移白雨朝分沐青山晚亂姿官曹千尺底今日想他時

坐雨次韻呈胡邵二長官

簷吹不煩迎雲山但意行涼疑林壑氣喧恐海濤聲往復憑三益憂歌阻一鳴誰當輟霖潦親挹座隅清

除日立春二首

臘盡無冰雪人皆賸得春何須青帝信始報土牛辰迎餞雨風景暄寒誰主賓唯應江外樹幽尊對吾真

西風江海立如妬萬家春是日大懶著椒花頌

偏占舊當辰祭詩朝對卷牛歲夜觴賓誰謂物華別鄉關意更真

宿金城寺

寺屬樂縣在無為縣江之間相傳昔操戰守處也

傳道金城寺佳名叔季聞江淮餘劫燼漢魏幾寂寂諸天月融融半榻雲誰能醒宿夢隔

雲山如識

面歷歷眼中來飛登宜妨馬清泉不

論杯寺應歐冶著詩與暮春催却訝塵途裏登攀日幾迴

乘月泛江將至漢陽作

雪洲集卷一

黃鶴風難馭滄江日易曛樹猶瞻漢口櫓已散鷗群地險中流覺人歌隔岸分月明傳楚語自憶靈氛

鴨欄驛阻風

渾洲淹客思那更有臨湘白浪還揚子黃少頓朔方祗添鵬翼健誰尼石尤狂微雨似解祟霏沾夕陽

壽王鴻臚父七十

南極占遺老東溟接巨觴風攢珠履客日近綵衣邇宜壽杭千畝傳家墨幾莊子喬華裔在風吹與年長

濟寧書事

陰淡陰霾合倉皇城市喧義兵團俠客猶想
桃源河朔鴻無信青齊燒有痕前途多節鉞獨
自擁轅門

湖水涵城郭遮防勝甲兵萬家獨恃險群盜敢
肝衡羽檄張秋急訛言惡少輕誰當戮梟梟與
世薄科征

播州書事

樹影窮巴楚江聲壓市廛陰晴關塞別夷夏語
音偏草檄防豺虎愁時憶杜鵑薇花對開謝莫
問穆家川

雪洲集卷一

三

百節藩籬外諸蠻控帶中妖狐乘嶺侵碩與遂
秋迷孟獲險難恃隨何術未窮戈矛與唇舌民
命倚皇穹

次韻二首為 楚府作

至性從羈中深宮見典常倚廬閑鶴駕執紼動
龍光道契河間雅名高楚國坊睿謨湘漢遠應
不愧天潢

網常懸日月風俗倒江河獨行君王最洪恩家
魏多靈泉隨淚迸陰雨奈誠何想見平生學詩
書幾切磋

人日對雪

騰天猶旭日散地忽狂雲點鬢添皤皤飛蓬動
翅生江淮農信遠林壑郢歌輕狂欲償冬年悠
悠造化情

元宵

老眼臨元夜歡情任後生萬膏星斗勢群復海
潮聲風謎頻聞虎雲旗不斷鯨虛堂殘月色滿
意照書檠

次韻除日立春答清溪

歲功調宿昔斗柄亟紫回掃舍思槐苑探春伏
蓐梅婆娑黃髮社潦倒白沙杯剩欲追前事東
風意不灰

雪洲集卷一

四

余賤號雪洲承南川張侍御贈以佳什
遂依韻奉答二首

生平航白雪雪勢午潮前慣見冬連夏翻鴈海
濱川魚龍窺別業颺籟護清眠自有囊中伎悠
悠落照邊

一枕滄江曲窮年雪浪前底須尋白帝真自滾
晴川海若傳消息漁樵歎醉眠忽然柱下史泛
愛及吟邊

雪洲集卷一終

集卷二

五言古詩

送少司徒鄭先生歸掃

清泉渫不食來者漱芳潤落落貞於盜流脂忽
千仞九京詎可作經濟託賢胤龍光燭鄭林跡
與屏山近東園席莫溫宣室行將問

壽李封君七十

肅肅弧矢旦冷冷海嶽圖風吹落丹崖不博絲
服趨親庭無近遠養志即爲娛緬懷安素翁善
保山林漚道氣酌沆瀣醅顏燭桑榆方將錫難
老詠與臺萊俱君看赤城路自古多壽夫

雲洲集卷一

爲畢嘉會贈馮憲副還制

廣陵淹畢誠越山老馮唐兩賢師友問力障波
瀾狂翩翩游于衣獨與翔鴈翔汲古尚薈井銷
魂更雷塘慘淡迷樓賦眩贅瓊花章胡然歌式
微綵服應故鄉驚心濟南叟桃李空門牆江離
不堪折遠意憑誰將

送大司寇戴先生歸掃

南山不改色今吾非故吾起家卿相問經濟弘
兩都精誠結

皇眷霜林淨寒蕪緬彼泉下人盼蠻如有孚
綸言遞幽谷恩波滲黃壚向來山井路堪憶

盤紆川雲散復戀宰樹老更敷羣觀屹堵牆賓
俎傾粉榆所期名教重風動寰與區彼哉成都
客弩矢誇先驅

馮侍御執之於廣陵察院西偏新構軒
三楹環植花竹於外扁曰憲度餘思索
余詩

謀野不謀邑裨謔千載人高風流小國况乃耳
目臣西臺有妙契窅默萬象春抗懷日月上屬
念江海垠問之何爲爾逝將埋吾輪問之何所
急逝將嬰逆鱗獨披二三策宛與賢要親法言
炳如日一一疑精神豈伊託軒楹奇葩間叢筠

雲洲集卷二

次韻卽事二首奉答儲靜夫

詩書充舊知日伴羈寓閒探卷若絕淚不見津
與灣念此增悵望悠悠要妙關襲取紙上語聊
足怡心顏誰謂奔逸駕而欲徒手攀繫余苟祿
者逐逐風埃間涉獵何所得一粒藏瀟灑置身
正牆面立障千萬山幸聞長者論領略開余慳
願言長提擲保此惺惺還
歸夢不余欺云得曹局閒春江正活流衙吏迎
前灣茗試建業水歌聞莫愁關未嫌遺簪領且
復躡屣顏無多素心人來往續舊攀問余何淹
留旅食幽燕間余謝自不佞隨牒試

帝宸但可鳥擇木勿墮蚊負山胡不觀古人勲
名亦時慳夢破天地白聊用紀南還

題恩貢佳城圖輓蕭侍御父母

佳城渺何許迺在棠邑間云是居易翁鶴馭難
追禁示家有孝子夙抱霜露顏自顧牙衣繡胡
宜無衣斑德音從天降膏澤捧與管劍茲耳目
臣恩波瀉潺湲龍光絢宿草叶氣排寒山川原
覺崇深靈爽儼來還平生義方訓食報誰云慳
願言篤忠貞永矢酬天關

為陳員外孔章賦夢石得必字

悠悠黃初平白石聽撫叱穀城亦何翁至壽等

三

三

奇質春枕燕華胥他山悅蘭室居然不磷安煩
此如椽筆借問室中人高年始踰七煙霞養恬
愉六二協貞吉雖無季主卜眉壽已潛必彼哉
奇章公珍藏題甲乙勞勞鬱林守遠取詫清秋
作歌助稱觴雄風結瑤瑟

望雲祝壽為黃廷祉題

尋常見雲物飄飄空蒼旻雲豈移吾情在雲不
在親孝哉黃氏子登山愴形神白首正倚閭况
茲懸旄辰羈旅妨戲絲嘯歌思躍鱗焉得身為
雲朝揚暮潭濱上堂稱壽年愉愉百年人遙歌
將母章吾意託洪鈞不見并州客孤雲表精純

至今太行間猶稱唐碩臣

趙淮妾

世道屬縉紳縉紳化巾幗北面胡虜聞邊計孤
六尺誰知箕帚妾默任綱常責翠蓮誠婉孌綠
雲復貞白傷哉葉砧禍天地諒肝膈寧華德祐
水羞隸蒙古籍波濤視坦途魚腹當安宅怒為
子胥漲冤作精衛石東將齧海若南欲矢河伯
妾軀苟丈夫為國殄夷貊奚止陸君實厓山事
功赫

贈大司徒王公兼都憲赴貴州

梟獍吞屠後氛霾瀕洞中王官污賊刀嶺岩隔

三

四

華風兔狡仍三窟懸渡自五窮累朝休澤冷萬
里逆圖雄上將并臺省行營雜豹熊謀應號周
兩勢訝走豐隆直擬招懷策非邀掃蕩功輕裘
憐叔子鳴劍恥臧宮種落飛新樹山川入舊驄
華街酋首伏蠻譯漢音通公嘗巡撫貴州

聖意紆南顧岷江日夜東

正月二十七日張秋舟中遇雪

春陽奮羣蟄暖氣來如熏仰見川上柳柔條媚
晴暉忽此半日雪頃洞無邊垠玄冥萬旗旄從
以凌波裙未覺百川漲彌增千里氛齊魯多道
塗流離况如雲餓者飽糠覈勢若溺與焚父子

生訣別俯愧禽犢羣誰當幹玄造舒慘自平分
坐使發生地肯翹復氤氲空言諒何補野人徒
美芹

陳諒之守廣平宗之報政過郡晤語浹
旬喜惻不極爲一詩貽之詩內用二蘇
彭城事因題其堂曰仰蘇卷曰仰蘇堂
倡和索余次韻

兩蘇文章在生氣凜九京逍遙風雨心揀蕓餘
芳榮陳子起江左連翩霄漢程油油廣平誼磊
磊勲部情郡人紛旄纛如助五馬迎綢繆夜強
半甲乙題品更大節矢靡它白口懸畫明季方

雲集卷二

五

况秀發膏澤千里城元方稍淹留薦牘馳鴻名
旁人語形跡軼轍如復生所以仰蘇堂駸駸觀
厥成直使汗青上古今偕弟兄

送朱舜徵守馬湖府分韻得千字

蠶叢開蜀國馬湖際南天居民輒恃險瘴俗真
難痊理郡用文儒昉自弘治年聖意靡要荒王
官有旬宣近聞賢序間科第爭聯翩而况賦役
省桑麻亘西川舜徵學道者風義聞蕭田拔跡
郎署中自謂得靜便漫隱簿書吏細逃文字禪
約束徇夷悃教化驅蠻煙但買龔遂續肯試劉
寬鞭吾聞古之人柔遠各稱賢南粵化錫光九

真服任延士固不擇地獨使志業傳行哉邁往
烈不愧石二千

德州觀俘喜而有感

颶塵暗江湖歲月積已父王官徇姑息平地姿
稂莠始也乖撫馭徵徭徃盡產畝豐視饑饉年壯
例班白叟雖蒙寬大詔倚閣如不有閭閻積
愁歎恨不脫黔首往往燕趙間鈴馬奮原藪非
無擒禦策習俗嗟已狃近者彌縱橫千百里羣
耦劒戟與旄纛光怪徃先後王畿屠寨強闕里
燬曲阜米粟沉官艘蒸淫雜閭右所過傾里巷
爭欲犒牛酒大哉承平世法令正綱紐彼哉招

雲集卷二

六

撫謀疲茶舍恥詭我適經德州俘誠魚貫柳葦
街懸其顱京觀築其髑羽林師如雲犄角散雄
赴譬如虎在穴搜探連乳殺又如獵兔免韓盧
隨指喉聞之齊民言統軍經國手號令嚴秋毫
籌略入玄筈賞功輕萬金釋虜動百口安得功
成餘休養遼牧守下俾民命紆上俾國脉壽

荆山詩爲王司馬維綱作

靈氛接三齊秀色尾東魯誰當齊魯際依山卜
林塢遙遙蒙陰翁累葉振芳矩譬如勤垣墉積
日待環堵澗壑諸慶澤林壑關遐武遂今臺省
丘夢寐歌陟岵置身雲霄上散作天下雨彼哉

終南人捷徑空啓傷亦有草堂零移又請紉士

齋居對竹有懷白巖

積陰自元旦雪勢來無方崩騰沒脩遠瑟縮排
清霜臨暉對叢竹屹此千琳琅勁氣違玄冥空
心倚東皇誰能使之語濯我塵中腸軒軒白巖
翁意氣傾筠簟暫蹶理英喻勿藥神所將會當
動宸聰溫詔灑幾行一掃陰曠氣五兵肅

朝陽

送縣大人李侯內英述職

迷職有令甲殿最昭權衡雷封萃萬里叔兮多
見旌矧茲李大夫晉產冠羣英筮仕揚

雪川集卷二

勉不近名如泰庖丁刀鋒錐斂元

楊蒲鞭罷答榜湛湛江上水可以昭厥貞前年
數萬師劬劬勞時血紛紛橫流底每夾獨手斂

今年海若災桑田變倉廩天心亟以聞加惠

幸與嫫至今一見報仲仲復何忤圖誌久湮燕

謂我盍一鳴採訪津碑板庶使細大并而代顧

稽命報言及春生淮山鬱蒼蒼朔水漸日行

矣願借冠作歌詎私情

題湖南五景

民隴觀禾

陌更東阡莫惜瘦筇力本是同井民關心在

艱食田父遺好音豐年眼中得歲晚幸相從社
鼓樂神稷

豐陂綠水

抱甕徒灌畦焚厓不濟旱灩澦豐陂水平野注
江漢終然一溉功天地合幽贊恐此卽靈淵潛
虬睡方晏

官橋散騎

聞雲作先驅欲墮戀征轡吾廬不在遠馬首挹
深翠惟應橋水清照見山林志乘肥何足道逐
逐風颺駛

丫嶺青松

雪川集卷二

徂徠復在眼鬱鬱龍姿白口奔蜿蜒雲濤渺
無涯豈無挾仙者啖取石上脂寄言撫柯翁千
載緬吾師

茅屋書聲

深山掩衡茅賴與經籍伴風簷遞幽響似逐磬
水渙永懷文貞公牛馬至今汗豈伊兔園冊千
載有遺惋

題畫蘭二首

幽姿結春陰遠意謝塵海脉脉不自吐育窅如
見免亦有同心人空山日采采所以楚中叟流
芬緬千載

媚媚空谷秋落落華歲晚豈不畏霜霰益自憐
清婉嗟哉治容子芳意不見付誰當起昌黎遺
操歌九畹

雪洲集卷三

七言絕句

臨湘舟中枕上口占

萬馬奔馳萬樂張江濤枕上勢應狂羈懷贏得
清如掃不遣蘧蘧到夢鄉

舟中對雨口占二首

江雨淅淅壓岸沙鳬鷺無數散輕槎天將清景
奪羈思不論城陵去路賒

船扉窈窕勝茅齋硯滴湘流與意諧客裏煙波
休問訝簿書回首總氛霾

次韻三章贈秉哲

尋常欲躡清虛府雲路巉巉待子修直瞰人寰
香滿袖同袍誰更有真秋
飄香老樹堪迎刃三尺鋒銛不假修愁絕陰陰
蟾與蠹放君萬里領高秋
排雲遠結清都夢一點芳心日日修金粟幾何
堪芥拾夜深擎得掌中秋

舟中喜晴口占二首

晴雲冉冉漏朝曦萬疊湘山太古姿昨日波濤
自風雨錯將恩怨屬馮夷
百丈危磯曲曲臨孱顏遙鎖幾家深禹功想日
駢胝處半化湘厓赭更黔

岳陽道中

萬柳平堤轉洞庭君山眼裏送遙青楚歌何處
雜田鼓秧插初分湖外垌楚俗擊鼓耨秧

題畫扇

卷帙輟鋤力不妨悠悠傭賃漢賢良若教耕道
遺章句儒術休誇吏事長

奉和段僉憲惟勤懷同年白大參輔之

韻

蟋蟀依船助嘯歌扣舷聲罷夢魂多毗陵應戀
板輿好秋日叢萱醉幾何

雪洲集卷二

二

雪洲集卷二終

雪洲集卷四

七言律詩

次韻荅儲靜夫二首

古道猶稱一字師每逢詞伯愜深期鵬搏霄漢
君方健翮飲江河我自知書罷定騰天祿杖律
豪不美鄆城棋檀園舊事今雲散試問歸鴻亦
惻思

懶把行藏訊客師此心端合與雲期紅塵不礙
關山色青眼翻慙國士知旅夢騰騰蕉底鹿天
機活活橘中棋昨宵蟾魄看無恙幽桂叢生寄
漫思

雪洲集卷四

次韻遊靈谷寺

寶几雲軒歛往來高人蹤跡萬峯回誰令此地
籃輿勝尚憶當年法駕陪海氣繞空迷近甸龍
光經雨闕層臺羣蘿欲識移文處醉眼江天不
放開

次韻遊牛首山

問訊山靈閱幾雄煙花疑訴舊離宮洞天不與
赤烏盡赤烏號輦路長隨諸法空大明之南峯來
增其故鳥帶片雲平几席碑含宿雨半蒿蓬
禪心亦落人間世解說偷閒退自公

次韻遊觀音巖弘濟寺

夙心一謝馬蹄間漠漠仙蹤入曉攀巖樹倚晴
長滅雨江流無地欲浮關親題遠託山川勝縱
躡平輪簿領閒誰謂郊原春淡薄尋常雕鏤筆
端還

元夕次韻酬邵民愛

簾幙深鈎縱月長清寒天借海中央芳塵不斷
五陵俠麗藻頻分東壁光春與爐煙圍淡淡心
將庭樹結蒼蒼何時共子城南陌載酒尋幽熟
建康

次韻元日雪答民愛

恠底通宵曙色懸雪華盈尺點新年凍含冰柱

雲州集卷四

二

俄塵外風惱詩翁誤鬢邊舊雨不來泥逕香濁
醪無意栢尊鮮慰情賴有西家在筆陣陽和轉
目前

送林少叅赴廣西省次惟辰韻

九疑天遠故風存

皇澤平敷海嶠恩顏駟可須嗟老態林檎却許
佐雄藩嶺誼處處爭披霧閭產多多喜聚鵝若
愛河東詩意如羅池祠下認微言

對雨次民愛韻

何處流鶯誤轉晴却疑飛潤是煙橫卷舒雷雨
已多意俯仰桔槔空復情獨使重陰蠲道暘誰

教一雲爭邊聲眼前絲颺兼盆瀉幾與詩家秋
晴清

次韻立春

消息潛通萬壑堆曉風翻雪忌春來徒令絲勝
寰中合未放蒼精臘裏開江海心期慚北鴈柴
荆詩句想官梅猶聞都下占豐歉處處泉流不
滿杯

人日齋宿次鄧子榮韻

郊祠不隔五雲長宛宛星河接未央南國衣冠
周郊鄒中天禮樂漢元光迷煙夜誤鍾山紫撫
景朝新佩王蒼惟有越人齋後舊空簷落月臥

雲州集卷四

三

枕康

次韻竹泉書屋

竹擁寒泉石作房十年舊隱耿難忘塵埃有夢
猶精舍丘壑無因愧省郎望眼直穿揚子渡飛
幽驚報故人章畦蔬禁臠知難較世味須君取
意嘗

次韻贈秉哲

秋來何處絆離情萬柳深深尚沒鶯鋒穎獨從
囊裏脫笑談誰使座中傾江花有約陪春賞極
馬如知悵曉征憑語故園三二輩愧將蹤跡附
鯢鵬

登巢縣紫微觀絕頂次馬內翰韻

羽化神遊但舊宮
崖飛磴萬山中
瓊甍欲俯仙家草
醉墨虛懷學士風
北望淮淝須箭激
南瞻斗斗信梯通
登臨不是耽春暮
馬首明朝意已東

次韻答沈憲副仲律二首

天柱峯頭著沈郎
斯文到老訝方將
誰教吳會停熏染
翻使湘流借寵光
鸞鶴夜深風雨急
圖書春暖嘯歌長
幾時還坐休齋月
鄙吝蠲消快欲翔

雲夢宵中有底嫌
龍門今已在茅簷
才高楚些

雲夢集卷四

四

仍無怨跡似君平
却廢占卜子願輸
張季機先生猶織沈
麟簾湖山處處飛
遺潤不限尋常萬

象活

登岳陽樓望洞庭作

岳陽樓亦尋常見
萬古君山妙洞庭
驟覺煙霏森固雨
熟疑幢蓋擁娉婷
鯨波宛轉鈞天奏
雲樹微茫尺牘靈
幾欲挾風風不貸
巖花澗草故青青

胡太守希宋遂余洪山寺飲已而不果
漫得四句翌日足成之因以寓謝

遠約洪山作主人
薰風十里暗銷塵
未遠城闕

心先醉咲許賡酬意
獨春巖壑也應嫌俗眼
薄書如亦忌芳辰
翻憐齋閣榴花暮
坐得郊原物外身

余家有杯塘春意圖元人羅稚川筆也
承沈憲副長歌冠其端遂詩以謝之

尺幅流傳却斐餘
每疑神物借呵噓
春迴九夏詩成後
水滿方塘夢醒初
花氣入冥如解笑
旅懷矜寵似逃虛
他年亭上高歌處
添寫絲桐計未踈

次韻答沈仲律二首

從公江漢美樓遲
未許榴花認別期
老大風雲

雲夢集卷四

五

皆自得尋常車馬
莫深窺田廬尚軫
秦淮念流冰誰憐
沈約奇墨汁滿牆
銀滿梓向來吾已結
心知

何處高歌淡復濃
楚方佳氣結鬢鬆
秋醒更亮樓頭月
騷逐湘纍江上峯
招鶴有情雲共杳
采蘭無地佩俱慵
唯應思古詩千首
暫許攀依薦在松
思古公齊名

次沈憲副倡和韻十四首贈少司徒李
先生

江漢宣風遠

聖顏夢魂長是

日邊還 廟堂密付須黃髮原隰重過稔碧山
老氣獨教諧詠嘆餘膏猶得正疎頑相從客裏
榴花晚座滿南薰使事閒

回首鵷班亦暫閒詩魔展轉任渠頑聯輝想像
張嘉祐接派分明李義山黃鶴屢牽清氣到滄
江一先正音還欲知漢上題衿客東老頻過獨
吟頑

漢水方城接萬山禹功鑿處尚留頑英雄割據
氛霧舊境土謳歌士馬閒何物三苗滋野蔓獨
煩九法動

天顏老臣擬袖湖南草可使旌麾漫往還

香洲集卷四

六

古人不見一來還俯仰空餘紙上顏月滿胡床
談詠勝風迴赤壁戰爭閒誰教鸚鵡才難得但
恐湘纍魄未頑成敗幾何賢俊別歛將遺跡到
詩山

苔石鮮鮮滿意頑青袍凌亂雨中顏伯勞聲訝
故園樹飯顆詩憐何處山了事癡兒星北拱多
情游子水東還亦知賓館行將別迴首旌旄正
無閒

鷓鴣茅幕故閒閒不似江程滯去還圓魄幾迴
看楚月好峯隨意當淮山子期絃在風號軫莊
舄吟殘渴滿顏顏得兩賢賡詠妙十年塵抱滌

堅頑

江風一送暮雲還物態人情異昨聞城郭喧喧
衝宿潦蓬蒿冉冉新顏纖結帶潤翫嫌薄老
硯增波未覺頑卻憶台衡晴坐處捲簾清晝靜
如山

喜無屋宇礙雲山杜老高情一醒頑安得客居
遠城郭不放魂夢歷歷顏麤蕪洲渚香風香鷄
鵲園林巧弄閒撫景入懷知幾首也從卿月座
隅還

纔罷征輸舍館閒江東猶及凱風還堯湯水旱
自天數郡邑脂膏非俗頑去鳥切雲窮望眼好

香洲集卷四

七

花酣雨照愁顏司徒更有憂民蘊經濟淵源少
室山

聞道腥羶逼漢山羽書接踵動

宸顏軒虞上國金湯險沙漠殘生種類頑貔虎
千群應妙算凱歌一曲想奇還百年聲教兼威
武萬事憂勤兆靖閒

胡騎輕仇散復還捷如風雨睨河山六韜事業
驟姚黃三窟機謀老上頑樓櫓煙塵頻入望膏
梁門第莫偷閒

君王一解顏陝西朝邑縣地震

雨氣蕭蕭秋滿顏江城五月祝融閒田家復恐

歲欲苦去歲湖客舍不禁陰太頑滿耳颺聲挾

遠樹當堦蟻陣排如山會須淨掃碧天出號令

與時俄頃還

地隣八座寵踰山鸞鵲亭亭局度閒自有珠璣

流綵筆絕無醜醜換蒼顏夔龍勝跡雲邊迥博

望仙槎海上還一點使星光北轉每於幽部發

蒙頑

河嶽精華直氣還汁流為浣俗紛頑兩朝寵數

兼中外三楚馳驅半劇閒倒屣高風餘握髮拾

遺爭草舊藏山幾迴客裏軒車過款款襟期登

盜頑

言淵集卷四

沈憲副為余題孤山人物圖遂依韻奉

謝

柳塘歌徹復西湖似辨吾家累世逋興到堪迴

和靖首才高不撚俗塵鬚山林雅調今還曩齒

頰餘輝鶴共奴最是多情橋梓在杭州譜牒竟

虛無

次韻畚林見素二首

夢見梅

梅花夢裏趁高人故國他鄉共結春風節肯容

朝野限肌魂應德詠歌頻邯鄲枕穴初炊黍湖

海鳴夷屢乞身稍待垂垂殷鼎熟調羹往問傳

家鄰

雪禁體

銀床凍合轆轤堅洛下先生擁鐵眠祗遣詩魂

馳瀾水誰分天巧壓狼煙尋常吠噪非關越瞬

息既宴便有年浪說寒威無敵處歌鐘甲第鴻

舳船

東華道上會羅負外文徽

故國風情尚物華馬蹄遙戒九衢斜凡過東華必下馬

擷天低象魏平飛隼雨蝕罽毼半委花井里

謳歌占

帝力江山點染媿詩家高懷獨有羅昭諫徑寸

言淵集卷四

明珠聚碧沙

送京口蕭彥明赴春闈

一第寧堪溷碩才藍車累累困龍媒名收榜後

紛輿論望鬱江南揭斗魁鵬為影聯門下士波

濤聲颺筆端雷欲知上苑春深淺遲日千尋郭

隄臺

送京口許補之赴春闈

曾於桂籍閱南徐許邵雲仍正憶渠玉樹衣冠

驚促膝淵源師友美連茹窮義孔釜蹄外路

入雲霄步武初采采芳藁訊春色桃花浪暖意

何如

送京口孫思行赴春闈

自致煙霄屬壯齡江花猶擅幾分馨南山風義
還居白屋詩書憶過庭龍虎榜潛他日選驚
震光動舊軒銘泰淮送子催秋色看取春來戰
一經

青山磯阻風次韻酬沈華甫

江水渾驚兩日聰西來浪浪奔虹雲低鄂浦
炊煙雜天入陽邏鷁首空邇近交游堪氣合尋
常流滯似詩窮莫將遠意嘲河伯萬里行須邁
父風

何處漁歌徹晚聰苔磯百尺隱長虹樹分島嶼

言別集卷四

十

一依客鳥挾煙霏雙沒空遠道尚憐司馬壯高
懷肯坐孟郊窮鈎輈聲裏雨銷歇化筆輕迴五
兩風

江樹團團生晝陰孤舟何處豁歸心蘼蕪香軟
逢人少風雨歌殘望子深赤壁前期經夢寐黃
州赤壁蒼崖一面對幽沉即青山磯泊舟處也知莊舄
當年思盡在平分楚越吟

龍州道中

閣道高寒俯碧湍人言嵐氣似松潘朝陽隔嶺
午初三野水逢時江欲漫虎寨尚拋堯曆象龍
州獨喜漢衣冠山坳恐有靈棲處一曲樵歌天

地寬

松潘道中

雪花翻浪松林堡嵐氣如熏風洞關意外玄冥
叨號令夢中蜀道自江山客程冷暖來兼葛若
語侏離漢雜蠻聞說靖夷曾不靖可能無計夕

峰間

蚤聞風洞真龍洞誤認松州是雪州嶺合華夷
天一頃路分秦蜀樹千頭青苗經雷纖纖褪白
日穿雲慘慘浮却恐繁陰在人事荒城疲卒勝
繹因

登松潘大悲寺閣

言別集卷四

十一

閣上煙雲平咫尺閣前營壘隘泥丸縱分一水
番陵漢却傍諸天夏轉寒西北輿圖惟絕塞古
今人物幾憑欄不毛最是潘州地猶向松州脊
後看

寓通江觀書事戲呈錢僉憲文祥

磴路層層馬力遲樓欄臺檻當分司雲開鶴去
應嫌客日落僧來欲聽詩豺虎滿山吾戴罪風
雷捲地子行師連翩俘馘尋常事負羊糞乞
聖基錢與陸都閩契故云

四月二十六日管千戶廷鳳報云適經
鸚歌嶺見一星狀類斗大青翠光芒未

長丈餘瑣星附積橫墮甘山之阿不知
是何祥也時流賊聽撫化者頗潛聚其
間意者冠平之應乎

西南封豕連秦壤咫尺妖氛墮蜀江
訊史謾流千里血投戈應乞萬夫降
誰能渤海師龔遂共道巴渝雜冉駹
霸客欲歌鴻鴈句倚簷東望不成腔

辛未歲八月二十四日與杭憲副東卿
段公憲惟勤白都閫宗大欽濟寧寓舍
賦此

高堂斜日轉檀欒滿院輕陰入座寒
城闕鼓鞀

霜信條關河鴻鴈帛書難身為逆旅
間豺虎老得交游接羽翰不信畏途防
去馬黃花采采見長安

奉和杭東卿濟寧避寇韻

賢豪用世不辭難赤手江河欲障灘
誰使間閭生意慘未教齊魯賊心寒
張綱撫諭終牢落虞詡擒謀墮渺漫
獨倚任城湖水濶閉門邀月強追歡

席上奉和本院長張敬亭年兄韻

座對黃花錯認春酒酣生面煖疑眞
管絃迤響司空宅羈旅潛驚少皞辰
科第偶同仍意氣迥

逢雖別競光新漢家貢禹情何鄙彈
得儒冠幾許塵

和汪內翰抑之兄弟詠別卷二首

群籍育中飽木天漳州家學共超然
南驂喜握英雄轂北面知懷諷諭篇
翼軫煌煌占友悌衣冠衮衮起才賢
石潭風雨桂花曉驚落溪仙第幾筵

高秋水鏡洞江天不待朱衣已較然
幾旬風雷非故武陵藩逆就擒金臺
萊賓客幾新篇使槎共識斗牛節宦
海皆難昆季賢顧我獨違翔鴈路微
心千里接華筵表此

雪洲集卷四

上

徐信之生日置酒用喬白巖韻

弧矢高懸叢桂風滄江深隱芰荷翁
手談自慕謝康樂井轄人傳陳孟公
但使向平全嫁娶不煩魏子論參同
壽筵共說春期遠斗柄年年望眼東

登報恩寺塔用喬白巖韻二首

騰身洞口挹茫茫洞外飛雲欲透裳
百級闌干親碧落萬重丹牖稱朱方
鵲栖絕頂煙含嬌人語中天風助狂
經始先朝崇象魏來遊祗作詠歌場

巨靈擁塊落蒼茫咫尺煙霄一振裳
塵夢因風

通上界醉時無地覽群方洞中石色欺春住簷
角鈴聲雜梵狂爲語遊人戴恩澤亂離曾是鹿
麋場

贈鄧司徒宗周

三年獻續觀

楓宸耆舊無多祗數人甲第簪花經歲月官階
曳屨上星辰畢公縱有東郊任司馬宜當元祐
鈞後日奉懷何處是詩筒分付與鳴麟

九月十日飲憑虛閣次韻呈白巖

草樹連山意有餘肯因佳節歎無英湖臨鐘磬
潛鼉奮閣繞臺城列雉紆遠客情深鑊鑿落斜

玉淵堂卷四

四

陽茫罷幾浮圖分明司馬飛霜信不使詩盟大
向孤

清涼山賦別和喬司馬韻贈石邦彥二

首

座上風傳塵尾清離歌誰爲鐘愁城麋蕪香散
交游氣江海潮迴觀關情醉倚石頭驚虎跡卧
聞西顥換林聲早秋亟赴移官詔幽蘭才華雅
擅名

相悵紛然空省臺好風也似稱心來高巖嘉石
檀藥節平世悠悠金馬才科斗幾函携史藁芸
花滿眼散書堆南宮後日遙相念猶記工歌數

勸學

次韻答侯從堅新居自述

達士恢恢自萬問肯將蹤跡問江山門連驛樹
索詩債屋帶河流醒醉顏杖屨拂雲頻客過其
來傳夢屬心閒淵明委運吾堪慕漢曲勞歌稚
子班

玉淵堂卷四

十五

玉淵堂卷四 終

雪洲集卷五

七言古詩

薛州舟中

今夕何夕薛州磯，磯流噴沫成十圍。挽舟上土與願違，旁觀卻云相是非。再鼓再進奔如飛，須臾風雨迷前磯。掀掀濤駭浪無停威，陽侯叱咤投陰機。鱗鬣姿騁魚龍肥，主人滅燭凭船扉。新蒲叢葦深依依，搔首不寐東方暉。吁嗟世路胡不歸。

壽方封君六十

先生懸弧辛酉歲，五紀于今世復世。建康酒熟

雪洲集卷五

愁鳳毛，白雲渺渺東南際。雲深天遠莫致之，憑仗墨卿為點綴。想當初度盛賓筵，野服醜春正修模。鈍覺軒開弦玉徽，惇敘歌殘儼常棣。不朝不市素封家，金紫餘波諉華裔。秀眉黃髮來逵迤，諸僞羣休森拱衛。君不見長安銅狄自何年，老手摩挲新若礪。

贈守備儀真都閫蔣公還京

盈虛消息天之道，況乃功名迫華皓。隔年貌得柴桑翁，掛向公堂滌塵抱。朝披暮憶宛見之，密寫肝腸動天造。翩然拂袖與世違，手激清風回熱惱。桓桓門閥五雲邊，百畝可畬擊可考。眼看

冢曹象岳賢，幼子娟娟亦儒童。揮金為壽醉復醒，客至那令門卻掃。有時躍馬訪雲莊，猿鶴驚猜非舊老。有時肅肅紫宸朝，熊虎班行對義昊。因思年少逐兀戎，威懾荆襄嶺南繇。俘馘如麻獻凱歸，超拜殊階恩浩浩。生鎮迎鑾復幾秋，時清不踏終軍草。日汲滄江浣我心，苔沒軒墀馬騰阜。而今迴首已浮雲，獨得民謠充篋槁。吾行吾志逝不疑，晚節筠簞轉西顙。

雪洲集卷五

二

雪洲集卷五終

雲州集卷六

聯句

元夜偕儲靜夫劉與之任仲修飲于謝

茂才宅聯句二首

坐淹蕭鼓遞風牕璚穿市情悰老漸降璚照席

無燈慙客過璚盟詩有昂藉誰扛璚病襟披豁

逢新賞德春事豪華見舊邦璚安得杏村移火

樹璚將軍成約已如江璚

月傍華燈滿謝庭璚高軒慙許夜深停璚杯香

玉粒春同醉璚座倚瓊枝晚借馨德委巷喧闐

綠禁弛璚芳塵掩井喚愁醒璚放衙明日公宜

雲州集卷六

早璚老鳳遺臺路正經璚

正月十六日順成門外與儲靜夫馬上

聯句四首

春郊風物媚晴暉璚草樹猶童著眼稀響合冰

池初見璚氣浮京闕盡成顰華韞穩稱城南

句璚芳塋重緇白下衣去住賴君長慰藉璚官

曹誰遣莫相違璚

燈火難獸俠少心璚傾城裘馬競宵深時平許

輟金吾仗璚地禁虛飄法部音上苑驚蟄猶待

暖璚中天蟾蜍似含陰十年穿市秦淮客璚却

傍燕沙續舊吟璚

印看雪溜俯天紳璚宮瓦粼粼不駐塵攬轡受

寒猶料峭璚臨流驚張已滄津爭春遠樹微茫

見璚釋凍層峰洗滌新曾有誰盟期獻歲璚向

來心事復誰真璚

薄遊詩乞隔年餘璚笑領風情謝起予殘雪妬

蟾專暮色璚流澌跋馬漬春於戴星路轉宮牆

曲璚弔古魂銷叔季初知有誅歸幽夢繞璚振

衣無地一躊躇璚

夜會聯句

別來江表劇思君璚尺牘南馳鴈幾羣舊雨且

符塵土夢璚緒風偏阻蕙蘭薰花浮病眼妨燈

雲州集卷六

坐璚輪繞羈腸聽酒醺但置心期聯合外璚

臺層絕共誰分璚

十月菊與儲考功飲于孫戶部宅聯句

一首

良夜瓊瑤菊未殘璚正綠花晚要人看璚每嗟

韶艷非同調璚自許遲迴卻受寒璚隱約西山

仙骨在璚依稀東閣王顏單璚清魂暗締玄冥

好璚異種初從白下蟠璚豈是天孫擗化軸虛

疑漢女裂宮統璚離離妙奪中央質璚采采香

疑下若團璚聳壑何曾憐宿草璚近軒真可伴

幽蘭璚試經朔雪應無恙璚獨殿秋芳肯自漫

叵訶護似留雲物遠滋培復仗主人權嶠苞深
漸待微陽復嶠色正休容俗眼嘆嶠不謂客醒
空爛熳也知心遠故盤桓嶠背燈形影疑相顧
墮入畫風神修獨觀嶠帽插一枝增野態嶠屨
隨三徑稱閒官嶠多情彭澤常盈把太瘦相疊
不負介嶠衰露幾回重數朶嶠臨風何處欲凭
欄嶠焚灰頗訝周書恠嶠敘譜誰嫌范史寬嶠
供肯還宜三昧酒嶠制齡不必九華丹嶠他年
勝種愁無地嶠今夕分擎詫滿壑嶠想得花神
能絕倒垂衰贏得到詩壇嶠

月夕與儲考功靜夫董戶部汝淳王戶

部懋學小集時癸丑十二月十四日也

坐淹華月轉牆垣嶠竟夕風光未卻轉嶠落
客衣冠來舊雨嶠纔纔談笑動鄰蛟嶠霜威逼
坐青裘薄嶠風節當軒綠竹苞嶠對客秋杆收
晚局隔牕燈火藝寒庖嶠一時旅燕三生誼嶠
四海人龍十載交嶠杯酒黃秦淮供百罰嶠詩衝
梁苑慮前茅嶠肝腸猶擢慙東野嶠身世支
離寄兩巢嶠遮莫玄埃紛滿眼嶠尚於黔首念
同胞嶠陽生已漏春消息嶠朋合爭傳道漆
膠嶠溫詔昨馳聞閣喜嶠古占今協震離爻歲
寒晚晚將看蜡嶠賞與崢嶸屢試匏不為官貧

以首荷嶠也知世網恐蠟蟻嶠自得稽生蠟
漫浪從呼結叟聲嶠故國高奇停遠夢嶠爲小
堂虛白俯深郊何當再續城南什嶠鵲蜃幽懷
一任嘲嶠

邵民愛席上聯句贈秉哲二首

病來多減故人情嶠伐木相求聽晚鶯未契幸
聯文字雅嶠深論頓覺老懷傾家鄉百里尤難
別嶠邵園苑他年卻易征記取竹坡尊酒意圖南
何地着飛鵬嶠

地僻宵深何限情嶠聯詩相贈喜遷鶯莫嫌出
谷逢春晚嶠暫與移尊爲子傾星斗逼人燭熱

庭黃

四

幽黃庭軒凝目送雲征輕舸明發江心路嶠誰
談塵樊九萬鵬嶠

弘治己未七夕秉哲留子官舍餘二十

日欲去而雨大作因聯句以志

欲別還成信宿留嶠王江風吹雨不勝秋天於客
袂眞牽挽嶠道自詩懷更唱酬午寂不妨蛩助
響嶠徑深常共菊爲謀佳期易失情難竭嶠吳
楚煙花送遠眸嶠

庚申歲七月十三日偕王秉哲鄧子廉

飲于邵戶部竹坡軒中聯句以贈

歲月頻銷向此中嶠去年今夕憶爲東鄧郎入

座尤佳集邵江夏裁詩僅落楓回首陰晴驚昨
異黃揚眉消息待誰通北軒顯旦縣孤榻邵燕
鴈分飛各曉風黃

順成門外郊遊與陳明之李惟誠邵國
賢儲靜夫喬希大劉東之張進之聯句

二首

何處山莊可洗心陳閒吟西郭有知音高林深

有路通華屋李雲淨無塵到碧尋儲清興生憐

詩律細黃孤懷浮拍酒船深劉須知此會乾坤

少張千載風流始自今邵

秋光無跡撥詩尋劉社裏親知喜盍簪陳大地

雲集卷六

五

儘容觀物眼喬好山深引乞閒心李雲曉晚步

蘭隄馬邵風碎寒聲竹塢琴張欲去未能還徒

倚儲只將清思託豪吟黃

夜酌李惟誠駕部聯句二首

晴夜寒輕月滿庭李主人心跡自滄溟風塵愧

我淹京國黃江海於人嘆梗萍小酌一燈辭畫

冗李雄談千古羨鴻冥為君懷吐須拚醉黃明

日黃忽又獨醒李

尚談覺起余黃鄙情知竭更無餘兩闌同

先後李萬里分幃路疾徐鵬鷃逍遙聊自

適黃鶴鳬容與竟何居紛華刊落曾深疑李碌

碌還漸歲月虛黃

白泥道中與陳侍御民望聯句

白泥峯頂見朝陽黃聯轡西行道路長入箐鳥

交弄味陳循崖露氣浸凝光祝融隱隱銷金

火陳盤盤深潭羅大羊黃昭代夷人沾聖化不聞

烽火報還方

茅屋人家午炊餘陳鵲鳴聲斷意何如田分楚

蜀風煙雜嶺接華夷洞寒迂黃回首驅馳經兩

月陳多情夢寐有雙儒誰能縮地江城裏萬種

憂煎一絨書黃

辛未歲八月望濟寧舟中與杭東卿段

雲集卷六

六

惟勤聯句二首

野澗商飈酒力輕黃坐談世事氣崢嶸草生要

路秋還碧段雲薄青霄月自明湍急小罾魚發

刺杭岸高幽谷鳥鳴清魯橋只尺紅塵迥黃目

極長安萬里程段

潺潺蘭水惱羈懷段野旭蒼茫樹隱窺兩日行

舟一日坐杭百年傾蓋幾年諧潢池赤子輕河

朔黃祀國微臣望泰階南北諸陵佳氣在段梧

岡千仞鳳鳴杭

與杭東卿段惟勤泊舟夾溝驛喜少叅

冒廷和至聯句

河津一笑遇同袍後幾几先開白下醪影亂夕
陽沙際柳聲翻滄海地中濤聯舟驚喜慚衰
鈍剪燭賡酬悵鬱陶客路又新鄉曲會後襟
懷颯爽朔風高抗

春日與喬希大司馬聯句二首

江城春色喜晴看喬隨地游絲碧落端何處燕
巢沙戍已誰家龍鍾陰琅玕茸茸萬葉香先
到香淡淡諸坊突正寒同是感時豪俊異黃錦
茵華說半長干喬

詔華強半逐人來黃正駕尋詩亦快哉南國山
川成吏隱喬中天日月俯春臺綠堦蔓草挾微

雪洲集卷六

七

雨黃逆石老松穿古苔料得舞雪同此意喬莫
教轉盼是恢台黃

雪洲集卷六

雪洲集卷七

贈丁侯汝器之任穎上序

東昌丁侯汝器為儀真凡三年當路者以其材
堪任穎上奏可於是政任之命將行者
老悒悒不忍其去而圖所以贈之者於余余不
能辭也蓋侯蚤侍其父光祿署丞公在太學丁從
今大理亞卿嶺南張公為儒業遂領成化乙酉
山東鄉薦卒業太學久之為汝寧之確山以秩
滿課最聞聞璽書褒異復為保定之慶都者
幾三年為河南之宜陽者踰半年皆以憂去而
其後廼為儀真侯為儀真質任簡樸不飾厨傳
以邀賓譽不慘鞭箠以樹己威民有訟召而聽
之案傍任其謹囂自以其意判決使去即不如
教不怒不答不獄曰吾民也夫父母之於子者
亦若此也蓋侯之心三年如一日宜其耆老悒
悒不忍其去哉夫不忍其去於此必有悅其至
於彼者矣昔漢有兩人換縣視事數月而縣皆
治者故在平陵薛恭不為嫌在鉅鹿尹賞不為
矜在栗邑不為虧而在穎陽不為厲所謂或以
德顯或以功舉誠哉識治體者之論也然今之
穎上儀真豈必如栗邑頻陽哉不必如栗邑頻
陽則亦其跡之偶同者而已矣均之為南畿近

地其戶口多寡風俗澆醇大抵不甚相遠以不甚相遠之治而固徇其偏可不可也傳不云乎水儒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夫酌寬猛之宜施操縱弛張之道彼粟邑乎吾其薛恭可也彼頻陽乎吾其尹賞可也審若是則民之悅其至於彼者必非私悅者矣於是耆老皆以余言爲然請書之耆老者許晟文輝臧恕希仁張綸大法及其他名氏著之左方

贈雲南太守葉公序

鄧陽鄧公守揚郡之數月廣信葉公本貞以同

雲南集卷七

二

知揚郡事遷守雲南郡揚之人方以牧長之惠我白慶而又惜華公之去我也於是有言於余者曰公爲揚於儀真建牐緒潮有補漕運於寶應築堤捍水銷患於未形於瓜渚設保甲之法事雖中寢然識者以爲得古遺意焉於海陵興化泰興力拯荒旱凡所咨白於監司 奏 待報而行者皆權宜通變經畫方略馳驅雷動動有成算甚者犯不測之險糴糧江南脫萬命於垂斃雖以羣猜衆阻矛盾枳幾於掣肘而任怨分謗不謐不疑使當時盡采其策其功當如荷也茲揚之人所以惜公之去我乎余謂公蚤

以志行文翰稱於時其好古自信以施之政而利乎人者乃其素學然而忌之者以其徐言矩步輒談性命則謂之道學以其嫉惡奉公衣敝食澹於利無滓則詆爲矯激以其建白廢置不狗故常則謂之馳騫生事者蓋有矣是豈知道學非不韙之名矯激類狷者之跡而顧以是訾公曾足以累公哉惟陰被其賜者惜其去我焉爾雖然雲南距 京師萬里其訟簡其賦稅無揚之什二其俗衆荒焚不純華風其治之難與易余不能遙度然 當宁不忘遠之盛心無揚無雲南一也經謂柔遠能邇柔之一言義味雋

雲南集卷七

三

米況 列聖百四十年之久藩省之下政治纖悉具有常式酌寬猛緩急弛張之宜納之無事在我而已公其以雲南治雲南不以吾治雲南可也夫以吾治雲南者公之治揚者也公將行鄧公馳書徵文於余余揚人重違其意遂僭爲序

贈韓公邦奇七十壽序

余友太學生陳君克載者以易授諸生里中而韓公邦奇與其子希魯實館之希魯請於克載曰吾父明年壽且七十宜得敘如黃君其可克載曰然迺與俱來致前意焉余曰公之壽則然

矣若余之文奚足爲公壽軒輊哉且獨不聞松栢金石皆壽也指松栢而譽之曰壽於松栢奚加焉指金石而譽之曰壽於金石奚加焉蓋其體則然也若余之文雖闕如可也克載曰吁非是之謂也夫人之交際必以辭辭者所以引賓主之情而況吉慶者邪當懸弧之旦內則昆季子姓娣姒戚族執爵而觴公者相環也外則葭莩肺腑傾蓋盍簪之儔效筐篚列羔鴈於公者非閭之左右則坊之南北相踵也甚而誅臺萊頌箕翼冠裳而縫掖者又相望也顧獨無文焉是猶無筵之鐘無枹之鼓雖終日在懸瓊瓊爾

壽王母太孺人九十序

四

余謹克載言因廣之曰古之人不有婦嬖以娛其親者乎躬滌廁踰不令親知者乎夫婦嬖細故也廁踰鄙事也然而傳記皆書之非以二子者之情僅於細故鄙事而已也計其平日之間所以殫力乎色養畢智乎孝謹蓋無所不用其誠敬故舉其細以例其大發其鄙以爆其精希魯者焉余文以壽其父是亦編嬖廁踰之類也能志乎其大者精者以躋公於耄耋期頤也余愛不腆之辭哉故書

壽王母太孺人九十序

王君秉哲筮仕長來陽奉其母太孺人就養解

舍三年迷職京師留母家養既還任三年又將迷職迺慨然與其縣大夫士家食者并其僚吏別曰若知吾所以鬱鬱不樂此乎吾有母氏且老而弗能躬事也吾寤寐焉與馳江漢焉靡晝夜與東恨不旦夕覩耳所不以私上聞復躡楚者有如曠日於是衆皆知秉哲去此欲留而無如之何矣至是果如其志秉哲歸樂其母之壽太孺人亦樂其子之能我壽也曰而棄官乎棄官凡以爲我也嘗餐加七焉行不煩杖諦視前後堂寢翔葦一新喜津津然曰凡以爲我也適誕辰縫掖駢賀謂余盍序諸簡余方慨世之論

壽王母太孺人九十序

五

者率謂士庶人家懼與武胃端以其習尚純綺動輒議財與女範盤故士與士類武與武類氓與氓類不相及焉以涉譏嫌然非天下通論也如太孺人者毓於武胃嬖於栢亭居士蓋幾三紀曷嘗局世類哉特以嚴濟慈耳以嚴濟慈故教行諸婦嗃嗃之風甚於東濕不言而威與蒙罰者等雖栢亭亦賴以家焉自栢亭棄諸孤至於今亦踰三紀獨以身當其責拮据之殷且翼之俾其子若孫皆奮焉迭以材力經學自見於世且耄境優游百物在皮莫之顛噓調畫維時巋然於冰霜荼蓼之後不獨耳目聰明強健而

已收號於梓里曰壽母錄於天子之廷曰重慶
闔境無二豈偶然者意者天以栢亭翁善足以
壽未及食厥報敷遺室家取羣福以默償其
所未勉者乎不觀天道平晝不足者夜有餘如
其然也壽方將自九十始猶及高唐顯也余雅
弟視東哲則亦母視太孺人者矧裏也上稱外
太姑氏哉故書

歸田別意圖詩後序

眞天下之衝也於江淮號重鎮在永樂初都督
譚公清翊贊 文皇因命守茲土公招復逋
人撫摩疲卒化荒爲沃旋復舊觀迄今父老傳

重刊集卷七

六

焉然志逸其事蹟不能悉也在成化間則又有
若都公不挈家累澹若寒士布袍菜羹對客脩
然而官屬憚之練武之隙他無所好蓋折節讀
書以爲常尋簡在 上心總督譚事蹟親挹其
偉度者也在弘治初又有若今富峪蔣公一以
簡靖寬大爲治不沽激不察慧不侵越以聘民
安焉無桴鼓之警者八年于今其勲名巋秩璫
意其當與前二公者埒迺今遽以疾辭固邦人
惘惘若有所失焉者也然今之俗波流風靡久
矣有能超然埃壚之中急流勇退如宋錢若水
諸賢者殆什百之一二焉况夫人情老則衰衰

則戀戀則何所不至有能年及耆艾而退如唐
孔戣者殆千之一二焉有之而又出於擢甲冑
擁節據重鎮者其尤鮮且難也則公之疾辭
非有裨乎士俗之大者邪嗚呼知於公且厚水
部郭千漢先生重爲之請輒書諸卷末蓋上以
爲天下 國家風俗幸而又以慰吾邦人之私
且以見夫公之盛德雅操眞無所累於前二公
者之勲名爵秩也

儀眞縣復通濟牒記

儀眞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
君昇疏言於 朝置牒曰臨江曰通濟曰響水

重刊集卷七

七

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牒也閭閻組
僦之家徂於壩利往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
壩之患若無事於置牒然者及牒成僅於兩紀
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旣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
墮其計雖有許謀遠識知其不可廢者亦漫無
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廢
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羣次於
牒也銜牒接軸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
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苟無通濟紆匯諸蓄有
以逗其勢遏其衝將使跬步隔於千里頃刻淹
於旦暮前響水而弗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

淺涸損壞之患也者幾希癸亥之厄可鑒也故
臨江諸牐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尤不可無
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
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
司署員外郎何君白於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公題其議檄通判楊州府
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
侯選義官許晟夏麟耆民柳璿夏儋盛清臧恕
張綸共蒞厥事肇事於弘治乙丑正月朏未四
閏月訖工凡用物以株計松杉榆木三百七十
觔計黃白藤麻八百五十生熟鐵八百軟篾油
灰各二百炭千二百以石計秫米七十灰千二
百二十五總費白金二百四十二兩有奇牐高
一丈五尺南北堤燕尾共長三十一丈燈石五
百八十三丈五尺觀石千七百四十九丈雖牐
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君至
涓吉啓牐飛艘舞艦與潮下上丞徒稱便無復
淺涸損壞之涸其慮馬侯以余縣人也請書前
賢置牐之難後人廢牐之易而復之者之有光
於置之者焉且俾嗣今脩飭毋驚私効尤貽惠
於無窮余謂柳子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
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

雲淵集卷七

八

官河義冢記

不足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今之所
以復通濟之意乎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
其父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
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
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
利斯今之所以鑿石昭後之意乎張公名縉字
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總臺憲式惠淮
土尋入爲戶部右侍郎何君名庠建昌人張君
名瑋吳人韓侯名琚河南人馬侯名論遼陽人
夫官守之所不與吏議之所不及而吾力足以
爲之則盡吾心焉耳矣吾力足以爲之者何也
凡人常鯁鯁焉於其文法之督責非文法則或
置之而况掩骼埋胔又其所甚置者乎吾誠不
忍於是也顧非吾責耳夫非吾責而爲之不幾
乎越俎代庖之嫌哉雖然彼置而弗爲吾以嫌
自諉而弗爲使 上之德澤不下究則嫌者與
置者等也况夫彼亦俛首承睫以俟吾之力爲
哉虞部主事呂君分署於直當弘治癸亥夏江
淮旱饑流離捐瘠斃踣茲土者毋慮千計君廼
約已省事悉意以甦民令貧民各得轉移執事
勿繩以類擔負傭保惟力之食官不籍記公毋

雲淵集卷七

九

勾稽隱若賑貸故其民欣若更生焉已而相地城東五里漕河南隄得若干畝縱二十有八丈衡三之一綠垣樹門題曰官河義冢分勅坊衢各日以聲告里廛之尋又推之瓜州鎮於是耆叟訖嘆謂早歲之義與君此舉皆前此所未覩也嗟呼使君於是時局於所署則堰牐簿書之政耳夫堰牐簿書之政孰與濟荒况並舉之乎然則費約而功驟報泯而施遠酌事之權幽明咸宜君可謂智哉昔漢曹褒陳寵為射聲廣漢也皆以守臣收瘞骸骨當是時使營舍無積歲之停櫬維南銷陰雨之悲聲范史述焉今君之

因事力義則加於褒寵羣溝壑流殍而窀穸之則倍於射聲廣漢而其所以為心者則謂冢以義稱天下始有無冢者矣蓋自井田之制壞雖以治世不能無不得其養之民以不得其養之民猝遇饑歲公私枵然於是時方圖所以濟其不流離轉徙為溝中瘠哉要之家有常業邦國有常廩然後民有常土義冢可無作也冢之義義之醜也此君之所以為心而鄉人請記之意或未之亮乎故告之君名夔字祖邦廣信求豐人壬戌進士授今官絜修而文其為詩如其為政

雪洲集卷七

雪洲集卷八

故盛孺人潘氏墓誌銘

潘氏諱妙全處士盛君諱釗字尚勉之妻故處士諱璽字公信之冢婦儀真衛故昭信校尉諱聚之孫女初公信為子擇賢儷曰無踰潘氏女者或云潘武甯與盛門地不相埒公信應曰擇配以德耳惡計其他議迄定潘氏以正統丙寅歲歸尚勉君纔及笄尚勉君好款洽客歲時伏臘門內之履叢沓鏗訇而盛族最鉅且衆元季義兵萬戶諱堅繇江都徙儀真逮今驚孺孫曾幾百指潘氏謹謹供肴饋率先諸介婦不敢讐

雪洲集卷八

於豐儉外內賓戚建之潘氏歸踰一年尚勉君從叔始生潘氏不敢以彼幼忽曰吾姪婦禮固宜崇其敬舅姑率類此天性儉樸有恩意一裳衣數寒暑猶澣濯服御不苟擲故胡姬者以澣濯儲役歲久貧病且亟潘氏召醫問現比死出錢較給槨以歛已而其夫挾所遺女願為婢報恩弗之納曰吾誠不忍老嫗困死吾顧利弱息邪居常訓勵諸子援類旁證曰若等幸父母存宜各自愛不見鄉之子某某為善受成福某某為惡賈竒禍慎為彼勿為此季子瀾秀且穎童卯歷受業於通經術士既冠隨侍貢士尚用君

遊南雍益延師講學久之歸補邑庠生潘氏心
憐之思其驕而墮業與尚勉君勸督縷縷初潘
氏長女適陳忽忽不樂死諸親舊攘臂齟齬冀
雪女憤潘氏獨解曰命也且吾憐陳父老子悁
矧有甥在襁褓邪尚勉君是之陳父子迄以爲
德成化乙巳歲三月十七日潘氏以沉病卒距
其生宣德己酉五月五日年五十七子男四清
薄淵瀾娶陳氏張氏陳氏王氏女二俱夭孫男
八桂桓懋椿權朴檜樽女四葬之地新卜西郭
門外胥浦橋西原葬之期以今年十二月七日
清瀾繕寫行狀一通謁銘於瓚泣拜曰南昌進

雲湖集卷八

二

士余宗範述也敢以請於庫瓚聞潘氏賢舊矣
蓋不待閱狀而後知獨惜潘氏壽不侔德未及
見其季之成其季曩從瓚學故銘銘曰
婉婉淑姿式懿且慈嫻於德門是似是宜禮
尊章迺飭壺彝廼相廼成子孫曰禧宜壽且康
匪耄伊期天也不然胡盈胡虧卜歲孔臧於郊
於陂奕世之澤奕世之恩

黃母丘氏墓誌銘

有明成化二十年十月十日瓚祖母卒距其生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享年九十祖母諱
妙真姓丘氏處士諱傳之女諱存善之孫女方

年十九歸吾祖諱士賢而生吾父吾姑吾叔越
九年吾祖病卒永樂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也于
時祖母年二十七初吾祖之姑聘於趙處子子
華納贅焉合兩姓爲一族室廬田疇之富饔餐
之需與之俱後其族人蔑吾孀婦孤孀給以再
適祖母啜泣且誓與酒酌地曰所不能入先君
廟而更圖者有如此酒趙氣遂沮後祖母見吾
父耽購書詣涉子史醫相律令名物度數隱隱
有聞於時喜曰吾恃此報先君於地下幸矣後
又見孫琮琬琬能領額自樹而不肖瓚入鄉校
領薦無幾幸登第曰何莫非吾先君遺澤也蓋

雲湖集卷八

三

自吾祖不祿而吾祖母孀孀以居屏脂鈿惡筭
服養姑鞠幼攻紡績裁紉以沒齒而無憾者六
十餘年雖暑榻雪牖猶篝燈紡紉不輟至於耄
不衰閭左右婦聞之憮然曰不見黃氏母勤乎
奈何如是愴然性嚴且方吾先母湛母許事之
惴惴惟謹諸孫婦暨趙婦翕聚笑語聞聲聲輒
相戒無譁稍忤意輒不樂者累日獨憐愛瓚與
吾姊適王氏者語人曰匪私也於理固宜瓚之
兩試禮部瀕行祖母流涕如霰哽咽失聲者久
之曰吾不能見矣吾不能見矣於庫言猶在耳
而果不見也初吾黃氏在元爲蘇之常熟人

國初徙揚之儀真爲儀真人處士諱貴配張者
吾祖母之大舅姑也諱華配李者舅姑也李先
吾祖一年卒張後二年卒祖母事張至孝不驕
不怨諱儀諱泰安者子也配湛氏許氏婦也泰
安六歲而殤琮玠璣瑜孫也娶陳娶楊娶張娶
余孫婦也女一婿韓濟孫女一婿國學生王臣
曾孫男女各四皆稱葬以卒之次年十二月十
三日柩於先祖之兆在北城外蜀岡之原銘曰
惟德之臧惟壽之穰維兆孔賸附而斯藏尚克
儲休彌浚且決介孫紀實通昭幽光

故處士朱公墓誌銘

卷八

四

初璣叨第被命南旋以里中子拜處士朱公
於其家見公之顏狀若昔且子姓滿膝下而善
之無幾公卧疾竟卒成化乙巳歲七月二十三
日也越明歲丙午七月十七日其配王氏又卒
璣蓋兩吊焉已而其子瑤瑠謂璣知公最稔宜
得墓誌鑲而掩諸幽璣辭弗暇則又勤造請曰
葬期迫矣幸速銘廼爲撫其行實大畧繫銘於
誌之後公諱昱字崇昭姓朱氏祖富祿洪武初
繇常熟遷儀真考仕眞妣劉氏公生而簡質無
他嗜好篤厚惻怛耻議人愆遭值門祚艱薄之
餘頷頷能樹立偕二子闢室廬置田疇桑麻衣

食其中不數歲貲業贏拓稱閭右凡十大夫禮
於其門者館穀之凡族姻孤寡洎其貧且寡者
室家之雖欺給弗之校曰彼惑爾吾顧不能容
乎晚而鍾愛孫慶遣補縣學生誨給之需談諸
二子暇輒徜徉別墅締覽新原語子曰樂哉斯
土吾生田於是吾死其妥於是也卒如其言云
公生於永樂癸巳正月望享壽七十有三王氏
生於永樂乙未九月朔壽少公一歲德媛賢
閨門則之子二瑤瑠女一善能適洪通孫男四
慶庠瑤生廉序瑠生曾孫男一尚稱葬以王氏
卒之歲十二月十九日實同其兆銘曰

雲洲集卷八

五

有伏必興天道之常譬彼源澄其流洋洋展也
朱公善溉善浚匪外之飾維身之潤曷其相之
曰有壺羹載相載成子孫其禧歸歸斯丘雙壁
同穴斲茲堅珉永世則斯

處士王君墓誌銘

君諱沂字本道姓王氏少侍父孟昭客福建適
賊負險猖獗道梗歸不能迺學琴幾精之凡羈
思旅况憂悲愉快詠諧喜愕喧寂醉醒無聊不
平之狀一寓於琴遂別號琴軒表其志也初孟
昭生君昆弟五人演淮臣潛而君於次爲中淮
字本桐善文墨議論臣字本忠被貢有聲國學

君亦丰神秀發讀書了大義稠人廣坐語語鋒起片瑕寸愆輒面斥不忌凡文之合理道切箴規者輒筆之曰吾豈剽竊蓋師之爾正統間君伯父以人誣訟編籍軍伍至天順初朝廷降德音大赦天下伯猶在籍君嘆曰開平之役伯之不幸也吾猶子顧不能雪之邪即戎裝百舍重趼不色愠竟上疏得釋云君嘗遨遊江以南足跡幾遍沅相沔漢之域倦而歸與其昆弟料理家政暇則以琴書相娛穆自適也無何得心腹疾羸形憊神者蓋一年疾且革召其弟本忠語曰吾年已五十七知不起矣其爲我乞銘于

雪洲集卷六

六

爾內弟幸不死我也於戲悲夫君以宣德庚戌七月三十日生以成化丙午八月十日卒以卒之次年十月七日葬考塋初娶孫早卒繼娶宋子二渠采女善端許適盛鉞銘曰

孰尸其生質良而藝精孰尸其死颯逝而漚止於戲處士其後有矣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劉公墓誌銘

明威將軍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劉公諱順字效坤以弘治壬子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儀真距生永樂甲辰八月五日得年七十其孤謀以公卒之明年十一月某日奉窆蜀岡乞銘於戶部負

外郎黃某其謹閱狀志其墓曰公之先充之武人也祖江國初代曾祖世川戍燕山中護衛屢以軍功陞授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考謙吹調羽林前衛公襲僉衛事自度吾無尺寸績徒以憑藉床樾得之不自力不名爲劉子孫用是奮迅思以勲庸自見正統間邊燧告警虜情且叵測公從大軍至鵝兒嶺身被流矢不爲怯疾驅向敵曰吾死死國不恨卒得完軀而歸天順中廷議有掘河隍之役公督健丁以往不煩咎箠事用就緒後統京營千夫控取撫綏率中規護官旗以下誤陷于蓋者亟疏以聞乃得免其

雪洲集卷八

七

勇而恤下多類此公事繼母徐如事其母弟通求分財別煬公不能禁室廬器用聽其以意擇已而弟產覆輒以祿俸分給弟尋卒遺孤纍纍倚於公曰猶吾子也初劉自燕山金吾羽林遷調後城武宗族無乂者公獨迓本源詢故老日往來于懷久乃得其似焉往探之昭穆昭叶系也維公爲人樸勇勤慎於風誼宗族猶厚至應賓客處僚寮夷曠謙退若韋布然配周氏子男一英嗣公職成化乙巳用大司馬薦欽選儀真衛武而喜儒女一婿錦衣衛百戶徐海孫男二銳鑿尚幼女三皆幼介以乞銘者吾友白騰

維充維燕維系嬋媽武績用宣揭揭將軍氛夢
胡氛焯其休聞勤事于京有綱有程惠威是并
友睦渠渠城武之墟復我里閭旣壽而康佚老
江陽錫胤維良墓之有珉刻辭匪湮以詔後人

處士孟公墓誌銘

余自京師還便道信宿于真朱君克紀謁告曰
吾先考妣葬辱子銘墓茲吾姑之夫孟公洎吾
姑相繼棄背顧墓銘未有刻也諸子孫意屬于
子其勿讓翌日其子尚美率其孫昌介克紀固
請余家距公所居不百武曩家食時嘗登公之

雪洲集卷八

堂拜覲顏采舊矣茲方以簡書有嚴不得吊筵
几爲憾於其請銘尚忍靳之邪按公諱源字思
遠其先蘇人國初徙家于真祖子貴祖妣吳
氏考文富妣周氏公生當門祚如綫之餘力以
恢業振宗爲任旦夕盥頤焚香禮于上帝督子
若孫幹蠱而操其奇贏其在鄉黨與物無忤以
是無大小賢愚率多公長者晚年佚老于家蒔
卉木灌園藪以自娛布衣蔬食泊如也朱氏逮
事舅姑矻矻孝謹鞠子女以時室家之孫甥滿
前字之若一至是公以弘治壬子仲冬七日卒
壽七十六朱氏後公三十八日亦卒壽七十

人謂媿德有徵焉子男長英尚美次華尚文女
妙壽嬌楊昱孫男昊昂昌冕杲昌縣舉第子貞
晟鼎孫女善定善聰嬌蕭剛呂純曾孫男女二
皆釋葬以卒之次年某月某日墓在蜀岡之邊
合窆禮也銘曰

既踣而振維家之床拓也匪公如被泉流闕其
源源孰沂之游公寔肇之先于前籌迺及厥配
壺彝優優亦旣籌考嗒焉若休偶殞于堂載附
于丘尚其後人善聃松楸

澹軒陳公墓誌銘

有明澹軒陳公諱淮字思遠以疾終於家其子

望溪集卷八

克載手狀一通踏詣余曰此輓先人事畧也顧輓不天先祖毋棄捐於徃歲幸克襄奉甫閱四月苻罹毒凶圖所以少釋不天之然者惟銘諸壙石其可而銘又莫吾子宜也言已泣拜余辭焉力請如初乃爲詮次其狀而銘之公世爲儀其人曾大父諱實字子實大父諱厚字士道有監名于時父諱璉字宗潤繇國子生授館陶縣丞九載陞知章丘縣事公侍章丘府居多所贊畫敷延學識之士以迪其子輒輒購得文字雪纂露抄授之曰吾爲吾父成茲孫也父之章丘府君致政公竭菽水之養議以祖宗遺業讓兩

叔父別置宅一區環堵蕭然粗禦凌震無難色
蓋雖析產別煬親睦不侔于昔遣子輓軌充縣
學諸生以周易角雉數歲輒輟場屋輒戒曰汝
業不精爾汝業不精爾居官夙興盥頰冠襟拊
汛祠寢暇輒命子續修譜牒正譌補殘風厲族
鄰雖顯關閭勢利之衝然弢縮閒雅揭澹軒名
軒於物無競稍見侵犯付諸絜以是終公之身
無忍悔者至是卒吊客盡傷焉弘治甲寅四月
二十一日也距生宣德癸丑五月十一日享年
六十有二以其年十一月七日附葬縣治北
七里井朱墓之次配顏氏某府推官廷瓚女子

男三輓輓輓女一適黃芳孫男二勳烈孫女六
一許適俞棣予觀陳之先自元至國朝蓋
有仕爲萬戶及副臬司者自後領鄉薦游國學
簪紱繹繹不絕而克載伯仲茲又將昌其家則
公之澤所以昉於先單於後其未艾也銘之用
告來者銘曰

訢煒其宗維桑梓之恭孰綿其蹤維箕裘之庸
德潛軒翁

鄉貢進士蔣君鳴遠墓誌銘

於乎是爲亡友鄉貢進士蔣君鳴遠之墓鳴遠
以詩登成化丙午鄉試榜明年春試禮部黜

焉越二年春試禮部黜焉遂丁外艱服除上京
師待試國學以疾卒于成賢街寓館弘治甲寅
六月壬戌也其妻張具棺槨以歛歛之五十日
旋柩殯于家是年十二月甲子附于縣治東八
里蜀岡先墓之次弟銳遠先事白其母顧諒其
友王東哲姚懋德朱天錫王器之張雲漢奉承
務郎同知鈞州事致仕張公狀乞銘于璿璣不
敢不諾也鳴遠少從學江東儒士井德裕敏悟
夙成博記諸史百氏言注之筆下豐蔚條覓歲
大比縣大夫松試第其文爲諸士甲已而得雋
名右於井論者戲謂青於藍焉鳴遠性疏豁爽
朗無城府群居不面訐人過犯之輒贖若充耳
人以是多其量曰吾不能涯涘也雅好客倒屣
躡筵傾囊市沽抵掌轟飲不知日之夕燭之見
蹶若樂而不厭者軀類不踰中人飲可數十盞
醉益檢飭啜茗解醒而已在國學六館士願通
刺納交曰可人可人比其卒也有賈涕者鄉舊
姻戚及在官士大夫聞訃驚怛遲其柩於平悲
矣哉始某與鳴遠同爲諸生已而違濶十五六
稔雖暫聚而輒判方幸其薦於明有司以不乏
吾鄉里衣冠之躅迺今也天闕及之非獨鳴遠
之不幸也蓋昔者儒先嘗論之矣曰賦生之類

間值之難難則其數或不能長於乎其然乎哉
鳴遠諱鏞鳴遠字也生以天順己卯四月二十
八月年三十六其先蘇之常熟縣人洪武中徙
家儀真曾大父興大父士全父璟女一許適鄭
岱銳遠悼其兄無主祀者集族人告廟以其子
山卿後之銘曰

材豐于天行諧于人薄起而翔唾取國賓迺鐵
其翮曰遊成均我師我友居之說說爰取其益
匪同其塵命也何其千古不晨極車遲遲魂兮
來臻不殄爾世維弟之仁何以信之盡徵墓珉

封宜人周氏墓誌銘

寧州集卷八

七

封宜人周氏者海陵人也諱元字善清是為郡
處士景源之女今太僕寺少卿前吏部考功郎
中儲靜夫君之配 封奉政大夫修正縣尹吏
部考功郎中公之冢婦初景源與其妻徐崇釋
氏法甚謹釋氏言子為父母劬勞報者宜蔬食
三年宜人年甫十五六即如其法誓三年不御
葷肉女族孝之既并適儲每以不逮事其姑王
宜人為憾而移其敬董宜人順讓執婦道然太
僕君歲時奉祀悲咽慨慕宜人輒垂泣以相如
有追戀者性慈惠無疾言忿色服食取足不靳
豐異門以內謂其酷自工宜人吏部公亦自多

寧州集卷八

七

其得賢冢婦也于時太僕君以文學聞延譽海
內上如不及士以是願納交戶外屢常滿宜人
洒若肴饌率精辦抵夜不少輟曰以成吾君子
之休勞于何有有餽者輒戒門者嚴拒之曰大
人方在公須歸度義辭受吾不敢與其識度類
此宜人初以太僕君貴 封安人進封宜人凡
歸逾二十年以弘治己未四月六日病卒距生
天順丁丑十一月六日得年四十有三女一許
嫁寶應仲天祐一許千戶周沐太僕君將以宜
人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祔葬祖塋永吉鄉之
原馳書其曰某罪逆遭董宜人喪矣尋復乃爾
哀哉哀哉願吾子銘之以慰存沒銘曰
維家之難維宜人之成維壽之靡貞噫君子之
平乎

東涯柳君墓誌銘

弘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東涯柳君卒卒踰
月諸孤儀偉遵治命介王生槃抵金陵以其門
壻工君瘞狀授璫乞銘墓道之石璫憶君初為
肯堂其從弟故中順大夫嘉興君實扁其顏君
不以璫不佞欲俾記之璫心諾焉弗果噫孰知
夫以銘易記至於斯乎維柳氏譜系無所於攷
斷自仲德君曾大父也裡大父謙父也母徐氏

君幼警拔壯益倜儻尚風義婚嫁其從兄之子
暨女兄弟之子孤且貧者若干人而於僕始終
字育等於已子侶之勤儉化約爲豐遂以貴雄
里閭然積而賑貧周乏不計也嘉興君起戶部
主事以直道忤中貴外補晚始給郡符君給之
先後夷險猶一日曰吾雖吾弟清貧耳嘉興君
每語諸舅季曰如吾東涯兄可謂鮮得其倖吉
郡都憲永新劉公敷府丞泰和張公達侍郎曾
公輩運使康公驥賦肯堂寄贈焉人且以肯堂
居士目之矣君年甫六十救諸士勿撓以家政
約金君錡至和張君勇文獻正君儼克莊楊君

臺州集卷八

七

進思忠許君晟文輝數人者結真率會醺而飲
飲而醉醉而醒醒而以箴以誡卒澤於正曰茲
所以佚吾老樂吾真也居頃之以末疾不良于
行竟不起得年六十有五元配羊氏繼許氏側
室邵氏男女各四人儀偉价佳壻韓沂蕭洪巫
纓一女在室孫男五金貴贏賞貴女二慧貞慧
繫葬以卒年十二月十七日山曰焦家原曰響
塘初君以弘治壬子應例賑荒授冠帶義官矣
顧繫之東涯別號者以其人不以其官示非君
志也銘曰

匪涯而深兮匪堂而崇維義斯宅兮流之風

道殣載目兮寧榮我躬沒有餘社兮百世幽蹤
明故迪功佐郎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照磨所照磨景君墓誌銘

臺州集卷八

七

弘治辛酉八月二十八日鄉貢進士景賜葬其
父迪功佐郎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磨諱
宣字廷用府君于金陵鳳東鄉之原前葬告于
其鄉人戶部郎中黃瓚門始吾曾大父福一元
季避亂繇勾曲徙真州生大父成而吾府君則
繇真州徙上元遂爲上元人不幸棄諸孤久之
始得兆域于茲九槲內外用灰隔之法及所以
穿壙而藏事者唯古禮焉據乞誌而銘之瓚於
是嘆賜之能子知府君教行於其家也始府君
以才掾授廣東市舶提舉司幕屬市舶提舉者
海外諸蕃夷百貨鱗萃而致之官者也諸蕃夷
往往恃桀驁攫物于市甚者手刃其人府君白
于所司按罰之迄以無擾九載課最擢前職尋
以當路薦攝清遠縣事清遠介峽山之間地險
而民健訟號難治府君興廢補弊獎善戢醜境
內肅然居久之乞謝事歸藩省自大方伯以下
共惜之天性儉約惇厚雖歷官二十餘年日不
再肉衣不統綺然所以周卹其親疎則若不及
者曩時族人以家日殷阜欲拆產居之府君力

諍不能得遂聽其四割隨所界而已逮謝歸皆
產爲族人所貴者過半率置不問且召其三姪
爲畢婚娶以當其產配陸氏側室鄧氏四男長
賜次暉次曜次曙賜陸出弱冠老成將以文顯
二女適侯爵丁滄府君生宣德辛亥三月初四
日卒弘治庚申八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狀其
行者金陵易君慕賜同年鄉貢進士銘曰

維懷維桶兮厦屋之資匪局而專兮位置則宜
來者之拓兮前休之遺有新斯阡兮銘末厥垂

孺人姊氏墓誌銘

孺人諱妙政姓黃氏 封承德郎南京工部廣

西清吏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貢外郎諱儀女

也嫁爲故國子生王君諱臣妻有男五人曰槃

縣學生員曰槃蚤夭曰樂曰東曰業孫男女四
人曰幼登曰如蘭如珍如金生於正統庚申十

二月十六日卒於今弘治庚申五月四日享年
六十有一其弟璿於時爲戶部郎中聞而哀之

圖琢石以志諸幽而其子東亟來告曰吾母之
懿諒悉於吾舅氏然不敢不申以告吾母相吾

父治儒業終吾父之世未嘗以勞言事吾父之
父母與昆季如事其父母昆季然者吾家故貧

吾母敝衣菲食無不足於意晚年志益勤行益

緩雖子歟於前孫啼於側靜若不聞故其生也

諸內外無小大皆敬之其沒也哭之者皆哀

曰吁吾語汝凡吾之知吾姊矣翅汝之知汝母

乎吾姊於父母家無凌忤之氣無悻傲之色紛

華玩好之物無所入於其心與人言若不能出

諸口信柔淑而靜專者也維吾之不佞叨祿於

茲力不足以振其貧方將誓歸於壘水之上奉

吾母若姊而樂焉固夙心也今吾姊已矣則吾

之戚戚焉者又奚翅汝之惶惶焉者乎每竊念

吾祖母丘以九十一終吾先大夫以八十一終

意者吾姊匪耄則耄也適倖若是於庠其可哀

已夫其可哀已夫是歲八月八日附於銅山莊

君兆次銘曰

淵乎其行之良也綽乎其嗣之昌也歎乎其生

之傷也完歸於幽雖潛以光也維弟告哀不愧

於章也

孺人韓氏墓誌銘

孺人韓氏者故茂才許君諱鼎字文用配也以

年二十歸許君歸十有九年而娶娶十有三年

爲弘治庚申六月二十八日卒年九十有六日

爲立冬前二日甲申葬之地曰響塘村許君

兆禮也初許君無恙時置側室孺人處之安如

也居常假與顏色曰夫子之所愛吾亦愛之
已寧彼之予侮母予之彼校故終許君世無異
議許君沒遂專理家政而所以撫其庶子者無
異已出猝矐之莫辨誰何人是以益賢孺人孺
人初不之覺也自喜曰審若人言不忝我夫子
矣於乎昔者先王之世小星江沔往往有作蓋
風化然爾迨於叔世則終風焉碩人焉於邨於
邨於衛者不少也然其間婦人女子皆能執其
常以當其變完於其終而蓋於其始是孰振之
耶若孺人難已孺人子男曰綉庶曰繼孫男一
女三余姑孺人母也實先君贈貢外郎諱儀女

卷八

十一

弟故余習知孺人凡其所以孝父母禮族屬撫
賤恤貧之行皆畧而不書而特書其尤難者於
右以諗後之人銘曰

士有弗得匪怨則尤孰謂女子絕伎而求嗟維
孺人履坎優優尚類女士光乎其丘

明故居士張君墓誌銘

成化間璫與張鉉汝節延鄉先生讀書其墅尋
移館李家園鉉父居士右借璫先君文好也先
君每言居士君偶儻有雅度俾人敬而附焉璫
任童壯竊識之越二十余年先君謝世又六年
居士君亦且不可起矣悲夫居士君諱杰字思

卷八

十一

勝其先海陵人也蓋太尉後今占籍儀真曾祖
英有功高廟為廣西柳州衛鎮撫曾伯祖傑
為海南衛指揮祖宏父琬母陳氏居士君狀貌
頗頎美鬚髯音吐鴻亮甫年十三從其父遊荆
吳間嶷然如老成人足跡幾遍天下一日白其
祖曰吾叔吾兄萍梗滇南是吾子弟之責盡往
迎之祖曰彼天萬里汝且子身能不憚行乎應
曰諾遂完以歸自是益脩身理家輕貨仗義為
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然好面折人之過主於
教誨使悔悟迺已人亦知其無他腸故鮮對者
縣大夫歲再舉鄉飲鈔致之賓席謝不赴曰吾
不能僕僕俛首整折俎豆間暮年益歛縮鋒鏑
得塵外之趣每與客圍碁博陸對局儻然遇會
心處輒抵掌轟笑聞戶外如是者終日而不厭
人莫窺其際也生於宣德辛亥三月二十六日
卒於弘治庚申七月八日享年七十娶戈氏先
十年卒繼柳氏三男長鐸次鉉國子生次鉞皆
戈出也二孫男曰秀曰材三孫女曰淑曰慧曰
靜以其年十月甲午附葬縣之西北鄉舊義城
里祖考之兆前葬鉉請於其兄鐸來乞銘曰子
夙知吾先子者其宜銘銘曰
少也不羈萬里如夷老縮其奇滄江之湄是謂

國時吾樂音宜永藏在此維後之思

先母太宜人許氏墓誌

弘治十六年我先太宜人許氏生七十有三年矣而歸于我先府君 加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諱儀字廷鳳姓黃氏號栢軒甫者蓋王十有三年距先府君卒之年蓋後十年卒是年二月四日辛丑也始弘治四年吏部以贊主事戶部三年經有勞績類覈尋以 聞於是例得封太宜人爲安人久之 天子覃恩天下凡京秩率得豫封贈其父母於是璣又以署郎中事員外郎眞拜郎中而太宜人則視負外郎秩加

○家訓卷八

二

至今 封是時太宜人居金陵之官舍其慈柔險約儻然不渝于素獨常切勵其子璣曰吾懼汝直而寡合嚴而又爲假貸遺訓在耳嗚呼痛哉太宜人諱妙秀生男三人長曰玠次曰璣賜成化二十年進士歷任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李曰瑜女一適故國子生王臣雖出元妣湛氏其實子之如已出者先四年卒孫男四交襄豐孫女七考諱鎮字文威卒于秀才妣卞氏也初璣之蜀也太宜人所以涕泣教敎之者無異居金陵時是時太宜人春秋高猶以齒髮無人寢膳如舊自記故

然不遠蜀道以冒祿仕詎知其爲計爲末訣邪將以今年十一月七日庚午奉葬儀真縣西北鄉先府君墓次竊謂屬筆文人撰次失實類訛與誣故泣爲之志攀慕荼毒言不能文紀事而止故不敢銘嗚呼痛哉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孤子璣志

王母費氏墓誌銘

王故揚之儀真著姓家城南其先曾祖曰公乙配倪氏公乙之子曰仲和仲原始奉倪氏繇潤州丹徒遷儀真而卒葬城西北蜀岡仲和配花氏其子曰昱曰鎮曰銘鎮字孟安以質直稱鄉

○家訓卷八

三

里元配張氏而孺人費氏繼室也孟安府君卒大順間當是時遺孤孺然與危無幾孺人廼能拮据經理朝田夜績以撫其孤於艱危隕替之中久之寢拓其業與宗族有力者等蓋孺居四十年老而彌厲淮南之俗凡婚娶燕會率自夕達旦孺人危坐訖事不懈雖壯者有弗逮也每旦輒焚香誦經默示禁戒威於鞭笞家人伏其嚴而化其德生末樂十年四月四日卒弘治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壽九十三以卒之六十二日葬北山男曰洪女曰善壽適吳謙善年適戚佐孫男曰松曰校孫女曰淑秀淑鳳淑淑英淑端

縣學生貢鄧澄一適陳政一適黃昌道一

碑銘曰

女祿于內柔順靜專義有弗然遭時連遭故內不遺外而柔不弛乾外以振如綫之宗乾以濟既死之權以篤於孤以求於年嗟哉北山茲惟其吁

約菴張君墓誌銘

初余聞弘治乙卯間君奉詔輸粟賑饑授從仕郎獨不冠帶被褐如故人謂君得無矯乎既而余往來里中跡君之心廼嘆曰義而榮愈於簪綬而榮者也君亦以余言爲然後數年余遭

雲州集卷八

七

母喪自蜀歸而君亦已不可作矣悲夫君諱清字士奇姓張氏號約菴自少警敏能通書史大義與顯者交游稠人廣坐議論鋒發皆據簡牘成言聽者拊髀而尤喜賈人之急脫人於阨有湖海俠客之風焉常伐石江南以繕冢垣衆惜其費君曰壽莫石如也事固有暫費而永寧者且吾祖宗所宅何費之拘又於隙舍開二孔道以濟往來曰便於已孰與便於人乎蓋君之向義皆此類然而自奉則約也每言身處富貴當與天地惜物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故其子樂風韻是肖之初樂以君曾祖廷璧祖彥中

父封武畧將軍汝正皆葬郭東昭穆恭置封

樹寢隘不可以族謀於葬師至是始克葬君青山又謀銘於余余辭不可則退而稽其世繫之志而銘焉其先曰崑山人洪武初遷成威武衛朝儀其衛成化二年君兄澄始積官副千戶其配曰董氏李氏其子曰樂曰權曰楠權蚤死婿曰朱某余淞胡桓孫男曰勳孫女婿曰萬溥而二猶處子其卒弘治癸亥三月二日年七十其葬後二年十月二十日其姻曰董儒王槃陳叙皆縣學生狀君行者銘曰

雲州集卷八

重

榮以義勝兮約以泰懲武莫之渾兮圖史與朋後如有攷兮吾文其徵

封太淑人楊氏墓誌銘

封太淑人楊氏諱玉真故府右前衛指揮同知張公諱庸之配年七十六以弘治十八年七月丙申卒其子今儀真衛指揮同知將以其年十月辛未奉柩葬焦家庄先期徒跣經率其弟與子婿介其所與交游士問銘于余余曰君之姻今大學士西涯李公文爲世師宜得銘太淑人也然君顧不彼之圖何哉雖然得非事嚴而姑以余承其乏乎太淑人者薊州人故廣東左布政使諱鐸之女方六歲而布政公患癰爲之

號泣不食累日密禱求代布政公異之歎之講
讀論孟列女傳旁及書算大要皆通既嫁力事
舅姑舅病與府軍公嘗糞甜苦知不可藥則泣
以自後事府軍公不祿而其姑且老病矣為之
設湯藥廬日夕不違其側當是時家故窶也然
治其舅姑與夫凡三喪皆斥賣廬具以克如未
嘗違者食惟蔬筍衣惟布練非歲節不冠帔自
其居京師與遷儀真皆然曰我固未亡人爾儀
真君以孤童子世官文濟其武直 禁闕縮衛
章四十餘年能顯中外人以為太淑人嚴所致
而君亦自以為教云太淑人子二長即儀真

卷八

七

君名旺次時孫男二恂恒恂儀真縣學生員
家婦即西涯公女弟蚤卒繼鳳陽府推官曹鑑
女介婦湯陰縣學訓導高舉女孫婦建陽衛指
揮郝淵生員盛瀾女瀾為太淑人事狀者也婿
寬河衛千戶易讓武驤右衛百戶李榮孫婿羽
林右衛指揮丘英儀真衛千戶阮堂衛鎮撫鄧
璫從子浦初張氏淮安府宿遷縣人當洪武初
積功陞副千戶諱惟順者於府軍公為曾祖考
惟順生王玉生福玉孫副千戶沒於陣始陞府
軍蓋實任府軍者三世矣逮成化間御史以儀
真要地軍政不舉 聞出旺為儀真因卜葬太

淑人於是銘曰

楊以儒奮有稱于藩是生孝女壹則斯敦迺笄
迺家諧于其尊迺贊夫子以晨以昏豈無寵具
象服魚軒多難之遭榮匪思存約已自誓以嚴
易溫我嚴維孤允予之門鬱鬱南土來遷來壻
銘以爆之尚遠弗諼

樂耕朱君墓誌銘

余為進士家食時朱君遣其子慶從余學慶治
書而余治詩有訝其授受不相能者君笑曰詩
書果二理哉理苟明吾不知書之為詩詩之為
書聞者歎其有識既老退耕江上悉以家政委

卷八

七

之弟扁其墅曰樂耕余宦遊往來里閭過而詰
之曰君樂耕乎將耕而自有其樂也君曰吾樂
於是耕於是又鳥知耕與樂之孰為先後哉其
言近理類此君於歷代史鑑繙閱不釋手旁及
律令陰陽醫技稗官虞初之類皆善論其大意
從弟璫者求析居君曰彼孤弱而吾昆季二人
也遂以所析產業讓之適有江右商謝甲者謬
與白金十兩君耻焉後數月餘喜其至而還之
金瀕江有川冬則涸春夏則江水盛注渡者求
手君售牛花材為橋其上居人謹呼德君之為
名曰朱家橋云蓋君於為德此其大者君諱瑤

字克寬其先海虞人也曾相付六祖士真父昱
母王氏而白海虞遷儀真寔自付六公始至今
子孫六世矣君初配吳繼紀側室王年逾三十
無子奉父命以弟之仲子為後慶也孫男曰求
圖孫女曰淑真許適姜泮生於正統二年五月
九日卒於弘治十八年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
九以其年十二月四日權厝樂耕隙舍而以正
德元年正月五日窆初君無恙時數杖屨過余
雄談彌日已而字余曰吾豈自街者冀公獻哀
輯銘料耳於戲孰知余之果銘君乎而慶又力
學有稱章縫執喪據禮蓋得所以為人後之道

雲漢集卷八

三

宜與銘銘曰

農其身樂吾真弗耄其仁士其子席前祉有行
其祀

明故姚君大經墓誌銘

距儀真縣西北五里有岡焉世稱蜀岡縣人姚
君大經卒卜葬其間而元人江東宣慰使珊竹
介墓峙其西余黃氏祖父墓據其南以真州誌
攷之揚子縣甘露鄉二里其一三城里其一義
城里參諸珊竹墓碑茲當為甘露鄉義城里無
疑也君先長洲人世掌稅於鄉 明洪武初坐
累遷儀真故今為儀真人祖父忠父剛祖母母

皆王姓妻朱氏側室樂氏子男替貴娶妻娶陳
女適時棠次張堂次縣學生員柳佳次王睦次
許適陳英生以正統壬戌三月六日卒正德元
年二月六日春秋六十又五而以其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葬嗟乎余先世貫常熟與君之先實
同蘇郡其俱遷儀真家城南實同坊陌君之葬
也兩家阡隴相望實同郊墅則余之銘君墓蓋
有不勝祖櫛之感悽然於中者矣始君祖父來
遷時拮据家業無以別於閭左至君之身與其
弟綸弟綬勑力幹蠱操其畸贏于江淮間遂以
貲勝然君質直終不以贏廢約布衣澹澹澹如

雲漢集卷八

三

也獨濬河造牖化沮如為石衢以便行老力而
成之故郡大夫多能君而鄉人義之不置將葬
余友太學生陳君輓狀之余女兄子王生槃誦
之余迷之君猶子賢命工饒之君諱經大經蓋
字也銘曰

恭蜀岡之故跡嗟世遠而名湮披圖牒之彷彿
恍甘露芳荆榛繫逝者之弗留俄一日而千春
協吉兆於靈阿曰義城之與鄰尚來世之有攸
灼遺行於堅珉

陳氏合葬墓誌銘

鄉貢進士陳濟將葬其母奉虞部主事海虞鄒

性之狀論余曰初先君之卒也屬荐罹家難故
其銘未之及二十有二年矣今也不幸母氏奄
其意而誌之曰子胡近捨虞部遠取於不俟乎
濟未有以對若咽而泣下者遂為叙之叙曰君
諱璉字廷玉儀真人曾大父八三公家臘山大
父九二公始徙家城東南父忠字公恕母徐氏
樂東莊之勝而家焉至於君四世皆業農君於
世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獨與其兄耕樂友愛甚
至耕樂無子君始生子抱與鞠之再歲而殤繼
喪之復數歲而殤如是者三耕樂執不可曰吾

遺集卷八

五

弟之子猶子也已而廼勸卜妾卒無子日夕令
子女連膝以悅其心耕樂晚年為江臯六老會
絕意家政君喜曰兄之樂吾之志也君亦雅好
客種秫為酒酒熟輒與客共之然出於惓惓
城府削脂韋類古淳朴者稱其居之幽也配孺
人田氏諱善能君同縣人父誠母陳氏及笄歸
君若家有宿逋議將鬻產孺人謂君服飾與祖
業孰重悉匿具償之議遂寢聞者歎伏孺人處
事如逾於昆季嫁孤字幼皆有恩禮且老矣
子將顯雖米鹽細故浣濯凡役親之如當時
小樂壬寅十二月十四日卒成化己亥五

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八孺人後君一年生後三
十二年卒子女各二人一澥一濟一適鄉貢進
士處州郡博姜普一適韓深孫男女各三人一
政一教一敏一適生員姜芳一許適盛權一幼
墓在縣東北蜀岡之原曰破山者諡耳銘曰
邈矣陳宗維耕維讀三徙于郊如玉在璞培之
自君厥有賢淑鍾毓萃祉以莫不穀蓋觀來者
禮耕藝蓄銘補其藏有昭斯麓

養濟杯公墓誌銘

遺集卷八

五

公之先家儀真者縣曾大父六一大父仲德父
彥祥以迄公蓋四世彥祥諱楨末樂辛卯入太
學命理浙江糧儲然不果仕至公兄始檢
校嚴州郡事兄子琰始舉進士主事戶部歷倅
南陽廣平吉安終嘉興守而公往來父兄姪間
隱然有詩書簪紱之風故自少至耄以孝友禮
義稱鄉里與人言多不逾寒暄與人揖拜顧若
卑少者於家雖不事事然吉凶慶吊以及賓客
往來未嘗不親至其揜護人過甚於在已口無
詬詈衣不紃綺泊如也縣大夫有事膳焉每鄉
飲輒虛賓席以峙弘治辛酉夏余使楚還經里
中問公安否於太學生楊君思忠思忠謂公尚
無恙且言公平生不欺于知之乎余詰其故則

曰咎歲 詔天下高年者冠帶或勸公益甲子

以應 詔公終不聽余謂利在應舉則隱年以

圖全利在援例則詭壽以苟得蓋今之爲士者

通患而公獨不忍欺賢已越數月思忠以狀來

金陵曰公八月五日無疾卒未疾誠諸子云是

年十二月十日宜葬我蓋公於陰陽一指力能

探其奧故臨死生不亂子之先公於公雅契厚

銘當屬于於乎余敢不諾按公諱謹字大信姓

柳氏別號養澹母朱氏配侯氏繼曾氏周氏子

曰璽曰璵曰璆曰瑛曰傳曰佺曰依曰什婿

曰張源葉蕃張錦姚質孫婿曰李鳳楊錫曾孫

男三女二生於宋樂乙未九月二十六日春秋

八十有七墓在東山之陽距縣城東北隅二里

銘曰

孰爲寵利弗躡以觀孰爲死生弗休以驚有養

斯澹有衍斯蔓淮山東臨屹公之心

明故香山侯公墓誌銘

公姓侯氏諱新字允銘世爲揚郡儀真人曾祖

士聰祖大成父觀敵母臧氏母吳氏當正統間

觀以高貴輸粟賑荒 詔旌爲義民至今載諸

郡誌公生也晚甫冠與其姪邦學游雲貴湖湘

間少邦學數歲邦學推誠戮力不以外侮家難

累公公亦不姪邦學昆季視之及邦學卒始以

身任家政老少婚葬待以畢事者不啻五六百

指而撫愛其從孫磐甚於已嗣曰吾愧不能報

厥考也公平生不失色於人不一絀議於官府

獨好賓客禮縉紳博涉史鑑了其大旨爲法誠

地一絲衣閱數十年猶御不忍擲晚年廼以香

山自號人亦以自號稱之或訝其弗類者知已

輒爲解之曰公地不香山公心獨不香山乎故

其卒也題其丹旌曰香山處士侯公之柩公卒

以正德初元七月十一日距主正統癸亥十二

月十九日年六十四配汪氏子男四人曰用曰

國曰得曰同娶婦曰陳曰況曰張曰馬曰夏女

一人適張穀孫男二人一稚女五人三許適張

瀾陶經張繼登初公無恙時潛語其友云吾身

後當卜地以昭穆吾子孫懼其族大而失次也

至是諸子奉治命得地儀直縣胥浦橋棗林岡

之陽堪輿家謂爲吉壤云磐與同又以公葬乞

銘余方以母憂免喪赴 闕不果作南旋又以

赴蜀不遑作磐泣謂余如不銘豈唯無以慰公

於地下將磐之德公而欲報之者與有罪焉追

余金陵三山磯始克銘蓋余於是又知公之德

孚於其家久矣磐同俱縣學諸生而磐從余游

銘曰

叔報其姪兮維成其孫孫報厥祖兮圖銘墓門
嗟香山之既往兮風烈則存苟充此道兮末俗
斯敦詔于世世兮維義暨恩

亡妻宜人張氏墓誌銘

宜人姓張氏諱淑吉世爲真州人曾祖中字子
和以行誼稱鄉里至今談者不敢名惟曰子和
先生子和生寬寬生昂號漁隱配經氏宜人父
母也初漁隱與余先府君契甚而漁隱兄景倅
釣州有兩家詩書之學言成姻叔官八嫁黃
氏爲余妻嫁十五年封安人又八年進人封又

雲州集卷八

三

七年年四十九卒於家蓋自余爲諸生以至釋
褐登宦宜人無無月二歲病歿經旬與死
無幾獨居京師與蜀無恙人謂涼師地高燥能
養人蜀道雖險然宜人年且強壯矣故得享勿
藥之慶意者其然乎而不幸竟以病死嗚乎可
哀也余所尤哀者宜人及事其祖姑丘氏祖姑
嚴甚獨能得其驩心事其舅與姑封太宜人許
氏皆能不違其志而事余甚恭謹每當饋未嘗
面坐每事無纖鉅率咨而後行其貶損服食蓋
莫布被目不睨珠玉之玩篋不私銖兩之財語
不屑閭閻駟儉之習飭躬厲行動有繩墨隱然

士大夫風致間嘗謂余君不事家人生業然
嗜書豈書者皆君良田美莊邪嗚乎是尤可哀
者也宜人卒以正德元年二月二十九日遂以
其年四月二十一日葬城西十五里棗林岡東
南允山震向余先府君諱儀封承德郎南京戶
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
郎余繇戶部郎中出爲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叅議遭太宜人喪歸服除而宜人棄余子襄
娶王女原嘉許適生負蔣山卿銘曰

姚母朱氏墓誌銘

雲州集卷八

三

余里中故姚翁大經妻朱氏大經人翁翁蓋
五十年後翁十有一子
八日又後六年村翁葬是爲嘉靖壬午十一月
十日未村之先其子貴縑而詣余以必得銘是
懼且謂堪輿家言葬壬午吉貴是以權厝墓左
待今茲也余謂而母自笄迨耄迄于屬纊履歷
事狀何似貴持其猶子仁狀耶余余讀之孺人
幼得父以和母袁氏鍾愛非獨以其善女紅也
歸事舅姑慎而有禮夙興頽櫛憂以視事夜分
乃熄舅姑稱之相翁翁與其弟大綸大經同堂
合煬一隘巷中諸子姪蓋數百指矣久之下地

通衢倏忽輪奐賓於斯習子姓於斯而擇其奇
贏於斯慶斯吊斯百爾於斯繫孺人是賴非獨
以其身先臧獲咄嗟辦具於倉猝也伏臘之節
早幼擁後先鱗次稱觴若可以娛孺人獨慨然
謂今與曩異後能與今侔邪吾是以爲若等懼
若等戒諸自翁卒孺人益力家政無纖弗躬無
弛弗振疾革召諸子姪諸婦諸孫數言而訣享
年七十有五子男一貴娶陳時棠張堂柳佳王
睦陳英婿也孫女一蓋仁之狀云爾仁秀士也
願肯爲其作一狀

者証其先也據以志焉銘

墓志銘

葬弗擇日古莫不然俗敝而

巡孫情辭

拱木亘阡爰志諸幽壹葬載

雪洲集卷八終

雪洲集卷九

書蘇氏一德齋志

燕人蘇以仁能極周孝子賣身之急距今蓋一
紀矣而其意若無所德者聖門觀人之法曰察
其所安以仁非安於是者邪昔者郭元振爲太
學生能以家送資錢四十萬濟人於一叩門之
頃竟不質名氏柳仲塗在大名能罄所有白金
百餘兩益錢數萬濟一辭貌稍異之士人於瀟
湘中故史稱之振曰少有大志稱仲塗曰性調
儉重義今以仁仁之仁之仁之仁之仁之仁之
然元振宰相器也仲塗士君子器也此而不能
難當能者而或以此蓋二公終身之大節亦亦
難乎其知二公哉仁之仁之仁之仁之仁之仁之
若難能爾而當時叩門者辭貌稍異者又不知
於吾周孝子何如也

書少參史公鑑詩卷後

溧陽史君公鑒以才行稱京師其擢任于蜀也
實奉 聖書以從事人謂史君之優爲也然吾
蜀建昌雖古西南夷絕徼而其地僻其政簡有
叩湖廬山之勝焉君坐鎮之餘境與神遇詩名
始將什伯于昔矣所謂得江山助者非邪

魯景清小像贊并序

以爲統緒之胃歟然而敦詩閱禮之靡懈也以爲湖海之俠歟然而收視返聽於未艾也噫是殆武弁之逸民士林之貴介者邪

魯君景清蚤遊淮揚間與余相識舊矣其兄錦衣景章亦然自余叨第進士二十餘載每赴京師未嘗不見訪也至是乃得登其書樓觀其所藏古書新畫既而出其小像示余求贊曰俾後子孫知吾與先生游不亦可乎遂據實爲之贊正德丁卯六月望後書

清溪居士

謂龍士邪而務存乎博古謂真農邪而弗絕乎開居則則則之自道步則則則之而無所不備如能折衝而不有亢亮能處窮而不以自泰觀者曰是殆能像其像而獨未能神者歟

書

與大尹歐陽養性

某伏讀古良吏傳而欣慕其人竊歎今之爲郡邑者非襲則競何往躅之難嗣也迺不自意於吾淮以南躬親賢大夫之仁之明之端潔吏民父母之士夫木鏡之監司前席之安得百歐陽者布峙天下使萬物吐氣乎某承乏子部不得與吾士民日飽善政於比屋之下然風聲所及殆神馳而心醉矣因小効迴謹此附上凡百謝忱書不能盡伏惟若時珍愛迓寵不宣

雲洲集卷十

復太守沈彥實同年

自公守淞淞人方良二十石之譽某亦以爲誠然方馳邇間手翰見諭恍然如接面談而詞源滔滔雜以嘲謔雖當劇郡從容整暇無一毫煩鬱叢脞以撓其衷信乎其良材也歎伏歎伏某不佞承乏舊政但蚤暮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公忍不嗣音來教乎書茗俱拜嘉誦味之餘慙荷多矣使還謹此附謝覆瓿郁離子者青田誠意伯先生文也能爲我購寄否進士圖詩乞展限納上餘惟若時自愛

與華同府本貞

春間過廣陵擬得瞻謁蔡叔弼風心適舟次
驛亭日已下春矣羈思如飛願莫之遂懊惱可
勝言邪乃蒙貺之佳書益重情思比審力行古
道講求民瘼蓋深有意於障狂瀾而採時弊者
其雖遠竊為吾郡吾民幸而猶惜其道之專而
不能成也設當大任又將若何哉因舍親王秀
才迴附此漸涼伏冀為道自愛不宣

與儲太僕靜夫

久不遭海陵人以故無從悉動定之詳昨專价
垂諭所謂翫然之首也弘農家事細故爾乃以
煩公邪傳舊有孟貞懼抄本在先生處乞遞中

書集卷一

付抄舊抄本當奉納不敢負也蓋近日徧覓士
大家皆不獲故敢奉幽非故見索也海陵志亦
欲得抄閱不知可得否愛暑萬惟珍齋

與徐縣尹必東

自聞來物敝鄉某欲作書奉起居者屢矣輒嫌
於輕躁不果作比家書來云蒙有賜舍下某始
媿起居之晚也伏惟亮察竊以執事視篆甫旬
片而令行禁止吏職民懷其才其志誠有踰人
者然弛張寬猛之宜則在執事斟酌劑量而出
之俾彊悍者醉心機詐者橋古又某之所深冀
也因便謹附此以代面謝伏惟若時自愛益培

遠業不宣

與張汝節上舍

聞將上春官擢用有日傳忝交游之末宜何如
其為情也但踈拙寡諧於世雖翰林一二公曾
被容接而數年以來濶畧甚矣傳視之不啻雲
泥之隔其何以感其心為吾友助乎是以越趨
蓄縮屢欲作書而未敢也况近日士風澆薄動
以餽遺輕重為軒輊有書無物與無書同吾友
到京師應自知之且士之窮通得失有天者在
成敗利鈍非人所能逆觀也所恃者吾友之文
足以自成事耳狂瞽之言冒干聽覽惟吾友貸

書集卷一

三

察少人事聊將薄餞餘惟保愛以需天寵不宣

與靜夫

久不奉狀然戀戀滋甚自公外索居塊處不勝
獨學寡陋之嘆但歸興濃爾昨承寄貞曜集
已拜領埃錄過奉納也服除在何時不知得晤
語否遞中批示幸幸封上薄禮聊為先太宜人
洎令壹宜人几筵之奠後時殊增媿報紗絹各
一端附上前此已白左右矣併乞檢納亮區區
意也不宣

再與徐縣尹必東

曩已有書上問不知達左右否小弟踰過江賀

節備知執事禮顧寒門盛意感與愧并自國初迄于今蒞真州者閱幾何人矣而未有磊磊落落以名節自將如執事者豈天固鍾美于執事以惠吾民以一洗宿蠹而新之邪蓋自視篆以來庭無留訟民不見吏奢僭熄而禮教興凡所以抑強遏惡者無非以為綏輯善良之地也故邑之人始而羣然以謗終而翕然以服在古之治已有然者矣又何惟于今乎其雖遠在江表然飽聞政音與有幸焉因小弟迴謹附此以道其慶謝之意非苟為諛悅而已也書二帙將悃漸暄唯益崇遠業自愛不宣

書謝卷下

四

復曹主事本忠

承手翰欲僕通于馬公僕下筆躊躇者移時自顧平生未嘗干人今乃以意外之託干人乎況馬公雖同年而情則踈濶僕不當要津恐言之不見聽而適足以內增請託之愧外涉苞苴之嫌也令親既名在斯文但躬謁之以情奉懇彼未必不軫念僕書徒為贅爾原簡奉納違命之罪明當面控伏惟情貸

復陸方伯珩

昨辱枉過見邀謂循舊例生竊以為舊例雖不循可也况所費未免出於江夏民生在此何補

於事而日食廩稍五升慙負多矣顧欲重勞費邪乞寔前議免煩經心但俾生得安於其志的惠也謹此奉白不勝冒瀆悚汗之至萬惟亮察

復唐文載都運同年

自公蒞揚實切馳邇坐兀愧未及脩問適辱手翰知公與侍御公高義彌覺愧浮于感爾然竊計之得無所及于其者為左右盛德累邪乞裁之乞裁之如其不可亟寔前議侍御處不敢致書便中能為道區區不靜夫想數聚首久亦不得渠札矣漸寒伏惟必重不具

與都憲林見素

書謝卷下

五

違遠在際條踰歲時瞻戀之誠有如此水伏惟執事先生躬吐握之風不惜齒頰餘論以獎拔士類而其猥以荒唐謬悠之學亦荷採治靖言循省愈與懼并惟有矢心自力以仰報知遇而已茲以六月二十六日次江驛末繇詣拜謹此以代面告伏乞鈞炤不宣

復少宗伯馬公廷用

辱辱手翰珍誦之餘悚感無已其也不肖誤叨藩末循省愧懼而乃辱先生長者驟加獎借齒錄豈得之傳聽之誤邪母亦誘之欲其至於是也惟有此心銘刻而已初以是月十九日發舟

不果今始得次江驛無繇謝專人馳告辱暑
中乞免任顧倘得繼此不時賜教某之幸也餘
乞若時調燮為國葆愛不宣

復郡守馬汝礪同年

高承差至辱手翰見及展讀知感翌日王繕部
道公之意諸貺載庭皆出遠邇不敢不拜嘉而
媿則甚矣公守廬政修人和聞於鄰郡而王繕
部者分曹甫旬百蠹蠲剔所守矚然尤某之所
目擊竊以為皆蜀產之秀也伏深慶慰如某不
佞謬佐蜀藩則恐有媿於二公爾承尊甫少宗
伯老先生節賜手札感媿尤深忽忽忘缺拜覆
書帕肩一封僭易馳上表酬臆也某以是月望
後戒行適因鴻便附此餘惟鈞察不宣

與唐堯佐戶部二

達公踰半年矣瞻戀宜如何比日伏計動定百
福蒞政之外緡閱經史以自娛可知也某以不
肖將之蜀公蜀人獨無以其所夙講而於門者
見導邪末由面晤聊馳此代情海暑乞免顧也
它不及

十月十三日得王汝礪附先生書一通月令爐
熏二事拜嘉之餘因憶疇昔枉愛新河寵訪為
之感媿不已顧某不佞不知何以得此於左右

哉非之馳險所謂天幸或者遠庇所及迺辱
褒非所敢當然自巴渝渚壘至于夷陵凡有川
以桐檣來白者力斥之則其之鄙見亦先生之
意也非先生不敢以聞也古今注荷校正聊此
不盡

與江陵尹朱存仁

某以九月十二日到蜀省越四日上官追感執
事春愛之厚甚愧于裏視事後碌碌竟日無足
道者尋奉都臺檄公幹潼川一路至新春始行
邊爾蜀鄉風土不古民貧而俗儉糧餉事頗費
心況拙於催科者邪非知已不敢告也小兒迴
經江陵乞覓便舟令其仔細江行乃某之至祝
也忽忽不盡

與王秉哲四

奉違不覺改歲情何可言遠惟涵養成均動定
百福而老夫人暮景怡愉為樂無量也僕以八
月十一日入峽二十四日繇夔之萬縣上陸路
水陸險惡之狀皆足以悸心而駭目獨幸安爾
九月十二日始抵省越四日上官碌碌過日而
已寧足道邪蜀鄉昔稱樂國今故甚物價什百
淮土閭閻貧悴邊境騷非昔所謂蜀也以眷
愛敢告惟亮之

前令嗣來實欲作書附上偶以家事在悶不果
附而此心則與海沙俱南也近世人情淺薄一
有不荅則猜怒而效尤曾不亮其事有相妨而
情非得已雖吾居憂者不免見猜而不見恕甚
可嘆也因便喋喋惟情炤幸甚秋聞僚忽之際
爾磨泮利器以收功於三捷則姻朋之願也
自枉顧敝舍後不被奉殆且半載頃審避寇南
徐尋復梓里動定康吉慶溢慈闈聊以爲慰但
豺虎縱橫流毒淮甸赭人之宮墟人之市蒸淫
屠戮甚於黃巾雖吾輩亦未知稅駕之所奈何
奈何薄物馳見區區惟鑒照冗中不它及

書牘卷十

八

雞鳴寺別後三閱寒暑矣向過山東承惠手翰
不及追迓悵然側聞耒陽之政操守與翰濟並
稱鄉邦之光但邑小民貧當榔桂用兵轉餉力
役之餘恐勞經理也僅以今年六月叨遷兵部
八月十七日上官事簡身閒碌碌無足齒者令
萱堂老孺人暨令嗣解元皆安吉附知因辦事
官場未泰還草草唯順時珍愛不宣

與郭于漢少參

某以去歲仲冬始克襄大事適遭江淮旱饑殍
老無慮十計而所在盜賊羣起甚不聊生雖稍
裕之家皆啜粥噉蔬而已聞之鄉里父老言前

此所未覩也某憂傷之餘加之以旅惡其情可
知緬惟執事政譽勃起與川俱流蜀人誠幸邪
茲因鄉友衛昇赴夔州建始縣任乘便附此以
道區區筆不能盡伏惟情炤

與白騰霄

荇辱存慰足以激頽薄矣顧憂傷之中仇視筆
墨贅視人事以故闕焉奉荅非有意踈外也計
亦亮吾情邪辟雍豪雋之林得父游其中而需
巧其膏馥宜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吾將改觀易
聽於吾子也

復王承德副郎

書牘卷十

九

承以陽德愆候欲禱于神執事軫念敝土之意
甚切也管見初以執事乃京秩似難下侵有司
已而思之今川溢岸崩漸及壩堰何者非執事
事邪恐莫若齋祓外廳精意露禱一如禮家所
謂不飲酒茹葷問刑之類而又嚴禁民間屠宰
命有司詣告城隍期于銷患則庶也若必求應
禱之地與神敝土諸廟恐皆浮祀東嶽又能興
雲雨者惟城隍載在祀典有司乃與之氣相統
攝爾伏惟高見裁之鄙言恐不足憑也

復王克承憲副

側聞遷秩西川當一道保障之重任此在執

誠易耳然蜀人之幸准人之惜也顧生憂服中不敢馳書左右而廼辱眷記賜之書幣能不足感媿感使者還謹此附謝粗忱二方將意伏惟涵亮不備

與鄧太守汝中三

六月十二日伏蒙使者下臨有羊酒諸果之貺敢不拜嘉而某憂制之中顧得叨賜則愧浮於感多矣然側聞自滌篆以來羣胥巨猾束手受成又與下縣牌約嚴明諸廢具起蓋初政若此而其後胡可涯也則某雖在憂制得與閣閣共由於政化中顧非幸哉使還促輒此上謝粗帕

書與卷十

十

二方附見下悃伏惟鈞亮不宣

六月間行縣辱寵顧感甚茲者又辱不鄙猥以贈文見託荒落之學豈足以敘雲南公者而嚴命下臨固辭無地強勉塞責彌增慙悚又賤體違平稽留貴使罪大莫追伏乞涵貸封幣一端奉納蓋贈文固出執事盛意而亦揚之人所同然者某揚之人之一也更乞檢納幸甚

春經廣陵辱發遣之迅饗遺之腆皆厚德所在昨還自京寔欲謁謝而驛有權貴焉不敢以區區之謝私厯五馬之出郭以故乘風揚颿若不能慰者自謂抵家當得作書馳謝此真意也正

仰戀間而執事又行縣過訪矣此意慙悚內訟寔多唯恃執事之必見亮也輒有香帕借易馳浼伏巧台照

與葉太守本貞

自執事去揚揚人思之若有所失然者所謂之遺愛者非邪耆老臧恕輩初已表軸微而太守鄧公使者猝至坐是不果初意感尊也然至今尚惘惘不自得是亦足以見之在民矣揀荒錄一帙奉納滇南之行想仲間遠道惟珍攝以副士望不宣

與何副郎厚

書與卷十

十

僕憂居時誤蒙不以白眼例視蓋一歲間就賜教者無慮百迴可謂厚德比者不幸遇及內人又蒙不札下唁惟是荒迷惰慢奉報闕然久為所容且感且忤茲因便奉問小學一部見意非敢以為贄也惟原亮不宣

與李都憲善

六月二十六日忽報云老先生入拜憲臺主聞之不覺解頤蓋聞望夙著於中外而遷拜益愜於輿情則生之喜非區區之私情也第竊寓遠陲不得奉賀左右及郊餞為恨追惟厚德何以報之惟有銘刻于衷耳茲因礦事粗就奉報鎮

巡謹附此上賀嘉邊之人狃於宴安故習一日
驅而之... 蓋有不釋然者生唯激以公義
... 從事而已然亦督責久之迄今始得就
... 以此意爲生固於鎮巡幸甚奉謁未涯伏
乞若時珍幸膺台諒不備

與貴州馬大參汝礪

久不披奉寶深欽企某以歲杪上官茲蒞永寧
會盤邊餉而奉勅者皆未至聞執事分守與
某敵守接壤自度會盤必幸同事奉覲顏永兼
聆教言想不日矣又聞督府以遠方歲歉有免
盤之奏虛實不可知果爾則某雖與執事建

雲南泰十

十三

而獲免於邊服塵囂之苦放舟西泝又幸也因
遣吏移文貴省還以一字示慰幸幸蓋某進止
惟所命爾大方伯先生不敢馳書恐涉輕瀆亞
參李重器胡惟辰二先生皆某舊僚會聞希道
鄙臆不悉

與胡惟辰亞參

本遣百戶李節齋文至乃知執事之亟於勘合
獨某也而某之亟殆甚焉以全蜀勘合俱屬某
也倥偬間未暇別敘亮惟貸察世道若此...
亦有遺憾感興之傑作如夙昔者乎幸不...
... 人奉邀文旂臨播乞卽兼程蓋茲事至甚且

未易了也失今弗了某又將之他所矣李重器
先生乞道下悃迫不及書

與錢僉憲文祥

聞執事次閬中督造攻具甚愜鄙懷僕初錄廣
安次渠縣適保寧府申流賊復寇通巴聞之懷
然又恐執事如會城猝難馳來則敗乃公事以
故棄渠赴巴聲息間然乃知保寧虛聲實報之
弊川東賊勢殆如騎虎進退維谷若東北兩道
會兵夾攻彼將就斃但議者扭於困守言人人
殊耳然困守之議豈誠然哉借使誠然吾不知
守之何時而已也希酌示幸幸僕十二月初五

雲南泰十

十三

日水道之渠已先檄知州楊潤泝渠料理軍事
悉如會呈所擬中間有未諧於人情便於土俗
者俟再斟酌請教也巴雖產虎然亦甚難得聞
巴人頗以徵虎皮飾軍器爲憾執事幸酌而寬
之夫一虎皮直價若干彼愚民不知吾輩之奉
公而先已議吾輩之利其皮矣雖家置一豕又
安得人人而解之邪必不得已易以他物可也
執事貞亮博達故僕敢以此言進想爲茹察聞
鎮守初三日離城僅至川東僕又將與執事晤
於通江之陸或者厭渠漫遊通巴未可知也冗
中觀縷不次

與林見素

其無似不能督捕羣寇幾挂吏議老先生顧遇如宿昔不惟脫之盜窟之中而獎借過當惻恤加等足以見大君子之道之高等古人而上之自揣凡劣何以得此於左右哉豈姑與其進以爲接引後學者地也無任媿感茲以八月十七日抵制十九日上官適科場事竣輒得小錄二冊奉納奉謝未涯伏乞鈞炤不備

復昌總兵佐

自蒞蜀以來寓建昌者一年寓川北道者又一年在司之日曾不一兩月而已寸心懸懸欲

嘉靖集卷十

七

致誠於左右苦乏鴻便兼以塵累鞅掌莫諧夙願方切內訟而舍人楊倅齋書主宛然如觀眉宇聆聲咳乃知大度不我遐棄何感如之愧與之并恭審威懾犬戎邊塵不飛寢鍊清吉福履茂熾而困於川北雖陞制省羈旅不前頃因都憲林公撫蜀力秉公道許以前去赴任敢此布聞粗茗二封扇二柄薄酬雅貺甚愧不腆惟乞鑒貸

與范憲長鳴遠

七月二十九日發淞江徑繇西興陸抵長山海口巡省潮患但見民無所於廬田遭斥鹵稻

皆空膚嶺傍多冤哭之新冢赴訴者攀擁肩輿至莫能前亟麾始退夕宿錢清翌日循山陰抵郡山陰十五三十六等都田禾尚無恙而三山頻海潮患大槩與蕭山同秋穫絕無望矣會稽餘姚殆亡餘姚死者傳聞至二萬以上雖貴如謝木齊先生亦幾不免魚鼈謝之庄客死十七人則計餘可知也灾民嗷嗷日訴分司但一出門則謾譟號哭爲之鼻酸心悸不得已省令該府揭曉賑救姑以憫江海之民之心有司懼於鎮巡衙門不見許不敢奉令亦不敢擅發遲遲以幸檄至迄今延佇缺望奈何奈何竊以

重刊集卷十

七

爲鄰里死喪匍匐相救况吾民出力以給公上之需其義殆有倍蓰什伯於鄰里者何者民猶手也公上其父母也子遭水火父母獨能憫然不一軫念援手况事勢又有出於意外之虞而難顯言者恐不宜驟謂私恩小惠而遂輟也雖然傳顧不知鎮巡衙門鈞意哉蓋以謂民雖罹灾而無灾有秋之家力能賙救猶可以支持歲月稍始今冬來春賑之未爲晚也此意最得古之聖賢大政大法之精蘊然僞竊又以爲今之水灾乃天地非常之大變自成化八年潮患到今僅見爾彼之賑濟簿案尚存可覆視也况

制以東雖素號名邦風俗薄惡弟或不能急兄之難子或不能紓父之危夫婦反目往往逃棄朋友面而不心惟以勢利相傾軋高門鉅族攬鮮錢糧動輒千數不啻如己私物苟遇水旱乘時射利賄賈閭閻而錙銖不以施與寥寥眼底孰是義士孰肯捐所有以濟所無之貧民哉大凡勢鈞力敵者則相救被視海上貧民如奴隸如蟻蟻不擠而凌轢之則幸矣而望其賙助窮匱哉故大政雖聖賢之能事小惠亦牧宰之權宜執事倘聞於鎮巡監司實制以東疆域之幸倉盡區區情不覺顛縷冒昧待罪惟乞台照

重刊集卷六

六

與南山潘憲別孔修

某也不佞叨被先生知遇之恩夙夜感激而會魁坊亭之會東山江游之會曹娥驛向夕之會皆邂逅間若或使之然者意者天以先生督教某邪靖言思之惟有悚汗方圖巡歷得侍教左右聆古太極餘說條又有江西之命乃使不肖望缺扼腕悵惆何訓導史秀才來又蒙寵贈敘文惓惓於人才顯晦世道隆污之旨懸誦之餘益知先生身在五夫而心在天下不但華衮我微躬藥石我疾疾而已也雖然敢不醉心明教以斷力辱茲以十月十五日發舟徑歸廣信

玉山抵省所囑孔子通紀孝經訂誤等書王官後述人語經大理處求之附寄也禮書并小學衍義覽書汪陳二公為先生謄刻粗幣二端奉充令器它日婚用千萬麾留餘惟著述衛道珍重期願不備

再與范憲長鏞鳴遠

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矧同世之士乎同世之士夥矣然莫難於知己同世而知己者惟執事之於僕也殆庶焉僕是以感之深愧悚之至而恨酬報之無地也僕以十月望發荆江驛晦抵豫章十一月肅同鄭方伯汝華上官追憶風

重刊集卷七

七

範迴首悵惆顧視事之初匆匆未能效酬盛德亮惟涵炤承差還聊此聞復續當別布不宣

與章主事士瞻

張檢校至辱手翰并脫開誠敬誦溫然之詞廓然之度不意若面覲宇範而聆聲咳然者顧貶損太甚而疑借過當殆非僕所安耳豈得之旁聞者之誤邪愧感愧感生靈遽屯妖寇繼熾蔓及徽衢上厓天討于時士馬雲集供億浩穰日費不貲帑藏竭竭巡撫先生以聞借大司農給費於江州之鈔稅而執事者又能據誠體國不日齎發以惠我師藩省之幸地方之幸也繼

此有請更乞終惠旦夕延竚感謝無涯惟執事
炤督

與李憲副示善

四月初二日奉手翰兼詢動定清裕欣慰無任
承薦田獻必有學行之士但前此二月初旬兩
司諸公各舉所知已經呈詳巡院行移聘請訖
執事所薦太晚方命莫訐劇賊王浩八等訴乞
招撫是豈可以招撫者哉為亂數年之間討以
狼兵而兇焰流毒如故所謂王法必誅而無赦
者也方且猥為聽撫之說以緩我師可不可邪
此諒憲司諸先生任其責者斷不之從聊因風

雲洲集卷十

大

便僭言之耳餘情不盡

復穎州兵備曾世榮憲副

淮陰邂逅為別惘然方以忽遽開舟不得聞教
為憾迺辱遣使貺之幣禮而詞翰獎借謙冲有
加焉顧僕不佞叨領方隅左轄之命責重事殷
不知其何以副之執事倘因風見教開悟蒙蒞
之願也切望切望薄禮漫附上惟乞炤納不
宣

與陳方伯克謹

蒞荊州至得手翰奉讀欣慰每憶京都聚首日
夕披奉顏範良晤誠不易得邇風馳仰無時而

忘顧以不得亟問為恨緬惟老成弘大之度通
時濟用之才行將柄用而江右特其奮跡地兩
輒白僕預領過正德九年春奉崇薪等價為此
觀費日久簡牘逸落忘記的數以故償補後時
煩指麾該吏明白查報即當馳納還官千萬留
意感甚感甚

與王京兆具瞻

不肖承乏尹正僅及三月而執事代之蓋暫勞
以民事為台輔地也顧豈久淹京兆者哉昨承
寵餞鄭氏之園林靈應觀之風雨足感雅德愧
悚不已比來伏計任履佳勝金陵之民想多估

雲洲集卷十

尤

冒茲以八月二十一日謝恩視事齊公者猶
未到盛沐還聊此附謝忽忽不盡惟亮貸不宣

與趙府承時憲

僕與執事別纔浹旬爾而惘惘若隔萬歲者追
惟京兆府僚案之風情靈應觀縉紳之雨錢愧
感之私可勝言哉茲以八月二十日抵東省翌
日謝恩視事凡百碌碌無足齒及吏還輒此
附謝伏惟炤亮不宣

與秦國瞻判府

僕與國瞻相聚僅三月而相善莫踰焉蓋同南
畿而志又同者也故坐不正席行不先步而臨

贈又有百川學海之佳書洙泗源頭舊有泉之佳句以至雨錢江潄雅情繼繼何感如之但有銘刻焉爾茲以八月二十日抵行臺翌日謝恩視事凡百碌碌無足齒及吏還輒此附謝忽忽言意莫既惟不以遐見遺鴻便賜教不忘箴規乃幸

復廬州守龍孔錫三

正馳憶間忽辱教音飛墜盥讀之餘忠厚撫謙謫如也側聞剛正清白掃宿蠹而空之吾道之光邦家之光譬如青天白日羣邪無所留其形惟有宵遁野立而已幸甚幸甚僕承乏于茲適

雲集卷十

十

爾禱應鄉人遂欲傳為故事像而祠之抑惟矣哉聞畿甸早甚汁管關輔亦然天時人事甚可畏公想亦嘆及此也不盡

張節推來詢及冊葉詩緣僕家居忽忽稽命姑少待也頃又屢使者百舍重繭問候敝廬見貺古經珍感珍感祇益媿爾廬郡政通人和輿誦載道甚慰士望而僕屏跡如昨垂老適於田里恐無世念矣臨紙悵仰

相見瞥然歲月真如赴壑水也而德厚如閣下者雖歷葦蕪無異夙昔難與流俗論也感刻感刻願貞居士詩久未有作近始檢出逸傳而又

以汨汨人事之中不即成篇踈懶可知展限續納耳北覲伊邇想促裝忽忽邪

與都臺彭濟物

頃聞節鉞還朝縉紳欽衽生叨撫東土遙忝末僚慶忭可勝言哉伏惟碩德閎才重海內矜冠捍虜之功可以載諸竹帛至其學識論議文藻又皆卓然迺生之所鈇聞而風傾慕者也顧以跡遠交疎未敢僭易修問塵瀆左右因遣干戶林堂齎疏謝恩并到任日期咨院不敢不以告謹此附問忽忽不盡伏惟鈞炤涵貸不宣

與都臺王東臯

雲集卷十

主

伏惟執事碩德雅望為海內所傾慕者舊矣生於迷職之年固嘗面覲風裁親聆教命而勢分所拘不敢破例造謁亮惟鈞炤自茲以來下忱無時不在大君子之左右每以宦跡踈遠無路通問鄙性孤僻於世寡諧以故雖有欽疎大君子之心然不敢僭易塵瀆也比者誤思巡撫東土夙夜揣念竊愧承乏又得遙附末僚豈非中朝諸元老先生推轂薦剡之力邪悚感悚感茲遣干戶林堂齎疏謝恩并將任期咨院謹此附謝忽忽不盡伏惟炤貸不宣

與遂翁二

自老先生握銓衡當軸密勿相天下者數年于茲生未嘗有介紹爲之先客有片言尺牘微光範雖夙仰道德文章謀謨勲業之盛如山斗然而卒不敢以私謁也然述職旌異之興楚藩京尹之授及今承乏海岱皆出薦揚可謂不世之知遇矣顧生鄙黷多忤與世齟齬獨荷雅瞻豈非古大臣元老休休之度發於天然者乎自分此生無以報德惟有鐫刻衷腸默祈遐壽焉爾頃聞得請南歸生適有海上之行不能以時通諸境上彌切慚悚怒然如擣亮之貴之幸甚因遣承差問候起居逆風馳系悵惘之至惟乞順

臺洲集卷十

五

時珍調寢餽爲斯文壽不備

生坐冗久不上狀然針黹水東馳邈不置頃審優游別墅駛道樂天常是之時龍藏鳳遠邈哉世網無得而嬰焉雖晉公之綠野涑水之獨樂園恐不是過不勝傾羨竦服之至謹遣承差問候起居伏惟鈞慈鑒譽不備

與邵二泉宗伯同年

錢塘別後恍如夢寐承手翰駢及教愛獨至而某也問謝缺然類簡於左右者然神馳二泉之間蓋憊憊焉執事文學風義擅美江南固某之所欽竦而願北面者也惟亮之而已卽辰伏計

蘇楚春融板輿神相寢鍊保練樂其如何計承差問諸不覲縷

與邢介甫憲長同年

別後靜憶風度老成練習足膺大任而退然撫謙若無與於世者歎伏歎伏承條示數事皆明白正大切中當世之膏肓舉而措之民陰被其澤者多矣謹已刊章懸布戒飭郡司不敢虛辱也但所草復設武定兵備一疏某自別後挈往南山齋宿禱雨不覺三晷無存并某畧節原稿失之懊惱至今未能上聞茲專人齋簡奉瀆希煩大筆如前再草一通密封見惠幸甚引領馳神伏惟鑒貸不備

臺洲集卷十

五

與王維綱司馬

某於首夏撫歷濱州側聞執事寵經梓里尋又聞遷秩司馬之亞丞欲修賀而坐冗未遑因循迄今遂底稽誤罪可勝言某竊憶執事殿撫鄖陽某忝官屬之末初無左右之先容介紹之贊謁顧辱不鄙首荷刺薦可謂有知己之外遇推轂之高風矣雖誼無私謝而鄙悰憊倦中心藏之曷維其已茲者奔賀後時參謁未及不謂之罪不可也惟乞洪度雅量曲賜原貸以畢終始之誼幸甚又某撫治無狀恐孤重託教之督之

不以姑息見處是又執事之惠也披奉未涯邇風懷息壤總之至

與楊實夫通政

某不肖夙辱執事以鄉郡故吹噓汲引掩其所不及而拔之知感知感然某也實非其人也媿負多矣蒞東以來又辱手誨見及顧某冗瑣倥傯之際缺然問謝迄今再葦益覺悚作惟恃盛德雅度實過紀尤不見謫也卽辰伏惟養道從容待時奮庸士望攸屬非某之私言也真切真切承差去便輒附上惟炤啓不宣

與沈都憲

雲龍集

書

僑憂居蒙枉顧敝舍迄今感刻昨聞起之服闕之餘遷之齊魯海岱之際蓋朝廷柄用耆舊輯寧兵民藩翰畿甸至重至要之付託也非如僕之淺薄猥承乏備負祇自塵焉而已無任欣賀之至方僕遷官後部院咨文關係地方未行未結者無慮數十茲廼煩累高明接理蓋恃交承不敢不以白也因百戶尹伯寧東還謹此附上起居唯乞若時調燮爲國自愛不宣

與東岡李都憲

首夏歷城人趙達至辱書惠悅然若披風度聆聲歎蓋吾生於所思而思發於所與緬惟駐遠

若邇卽險若夷器識加人一等矣意者文思詩情隨之而益佳乎欽伏欽伏高密兵燹逃亡已疏聞乞蠲租但大司農未卽勘准畢竟事如何也附上鄉試錄二帙并帕將誠惟亮察餘惟順時自願以須寵召不宣

與龔都憲

自節鉞蒞河防僑坐冗未及馳賀悚作之至昨奉手教又承謙抑太甚矢詞過當俾僑益重慚慙夫以耆年宿德如老先生者僑當爲之役而敢以細忿小嫌芥蒂於胷中乎是自取踈外於鄉人之丈者也數月間纂輯省志寔有次第河防古今事宜及曹濮等處故實凡可以備採擇者幸下及臨指馳系來晤何時

與朱侍御裳公垂

昨陸教諭還辱教墨謙撫雅重之度溫如也竦感竦感審聞駐節長山旋旆鄒平以國恤往復驅馳旅况恐不樂爾然須安之則無往而不自得海島火亮事但據總督備倭及巡察海道官呈文直疏上聞可也不須拘於會同頃錄得山東圖志首冊蓋敘古今地理建置沿革之故奉備檢覽以嘗索及此也埃成書全錄上爾外令行稿併附請教違別未久不悉瀆伏祈炤亮

與徐侍御冠

遠遠旌節十八旬于茲寤寐風裁恍若邂逅蓋相與之深且久者其相遠也則思思則惘焉若失睽焉若有求而弗得者矣昨辱惠曆兼拜手教遠意溫然因憶初秋棘園并樂源之餞情禮稠疊未之荅謝老懶罪過知見容於弘度也齊曆者直至十二月除日始到迹其途次盜販京裏賈補罪跡難詰蓋以司帑之財而辦京曆之費迺為此輩侵尅延緩俾人得之不帝若殘祭之芻狗附項之贅疣不亦惜哉乞令該司痛罪之以儆其後喋喋不罪

與高光祿穎之

自廣陵河許之別忽忽如許每惟不佞叨枉教愛引其不及匡護寔多顧無以報盛德而自東臨以來簿書密於為藩之日堂無虛晷夜無帖席百責叢萃以是報謝之私彌久缺然計必獲譴左右又恃雅度想見原答令弟進士聞觀省江都計亦胥會金陵棟蓁填篋聯輝迭奏樂其如何因便謹此附問唯冀過亮衷毋悵教及幸甚

與俞大參國昌

夙聞清材偉器恨未之覲迺辱手翰荐加優獎

踰等非夫內無畦畛而外撤邊幅者其將能乎鳳山先生書中盛稱公文學行義迥絕流輩信矣然僕竊以為清廟琴瑟之材不以施諸登歌之際而顧與折楊黃華驟入里耳者伍則誠可惜也今之所以抑先生者迺所以伸之乎其後也先生所職者督餉然餉未易督也民困久矣而督府匱乏尤急以僕計之苟不為之作急書建憲啓他日叵測之怨議僕時昔蓋嘗有意親蒞其地而綜理焉惜未之及也唯冀留意尹伯寧還不覺觀縷及此無亦欲聞之乎輕篋二柄附謝

與蔡僉憲芝時馨

二月十九日尹百戶伯寧至承遣齋翰簡忠厚樞謙之風不渝雅故前此齋曆者至又承有顏魯公石刻見貺可以觀德矣悚感悚感第恨簡擢後時不戢公論然仕之遲速恐亦有造物者默尸其間而人力不與焉要之盡吾心稱吾職而已外此非吾所計也幸安之無躁人還奉後草草自愛

與方伯沈良臣同年

辱手翰惠問惓惓獎借記憶之意無任衷感而偉冗懶因循裁謝缺然計當譴謫猶恃同鄉

同榜餘光未照想見原察迭辱貴錫賢郎過訪
皆溫厚雅飭器度不愆宛然如披光霽聆聲款
也仍審湖山之趣觴詠之悵足以延暮景於期
願竊深欣憫貴錫還託便附問諸不一惟冀
亮昭不宣

復陳都憲文鳴

往歲意謂執事資望恐卽簡命巡撫別省迺
今卽此鄙情欣懌之至執事文章家也觀所惠
汲臺等錄可以知鼎中一鑾之味矣僕自春夏
以來家務繁情寢室不免有風日震凌濕燥諸
患經營初甚勞勞百旬以故山東志業東之高

雲州集卷一

元

閣輟穎廢泓未之整理成帙奈僕林下廢於世
者顧又何爲哉執事蓋亮此矣所賴筆之削之
正訛糾繆蒐隱補遺爲之序引論贊俾義例明
而綱目著則執事也於僕何有今將舊整數
本并目錄納上倘錄畢仍乞還葉幸承惠錄
帕謹附謝

與復溪曾教諭章夫

今春吳道南昆季至因詢及足下動定始知掌
教旌德而未暇扣其詳也頃張秀才斯珖至又
知教法勤甚操修嚴甚著述富甚爲之喜懌者
久之惜當路者未有知而形諸薦剡者而吾力

又不能振之雖然是奚足計末儒不云平勤於
職事乃所以求知也實大則聲宏又奚不知之
患屹立此志不斂不懈吾所望也承惠土絹聞
於甚感遠意但窮措大何能辦此謹用附還檢
至幸甚理學緒論等書刻祇領斯珖秀才爲足
下不遠千里水陸百舍見訪志良苦矣可謂事
師服勤者也

與趙叔鳴憲副

承不以老拙見目齒及賤辰豔之詩而加之幣
焉情文至矣愧謝愧謝雜著九篇論議宏博妙
有古思充其至王逢原秦太虛之流不足多也

雲州集卷一

元

能不歛衽爲吾揚幸柴墟可作應共茲嘆篇中
所謂聽雨紀談者惜未之見乞見借以觀其手
述之槩可乎拜晤未卜小絹奉代殷醞神馳形
留亮之

復太守易廷用

伏蒙自領專城之命甫經眞州卽辱下訪不勝
失迓愧罪欲具劄謝過因視篆未幾不敢輕費
自訟而已茲乃頒賜月令益深悚戴僕屏跡林
壑惟聞輿人之誦閱荒省事最訟便民眞若怙
恃者之於赤子乃天暫輟瑣闥而以庇吾涯海
者也士民何其幸哉因使迴草草寓謝併及之

不能一一惟貸亮

與吳子升太守

備於東土辱誨音者一蓋以海虞鄉里末裔見待而誤與進曾莫之鄙忠厚弘雅之德溢於辭氣思蒼先正遺風宛在目睫不勝欽伏節欲裁謝冗懶杞之罪莫貸矣茲聞遠適無絲面餞益深悵惘先生謠言直道播在朝野批鱗雖見譴誦而賜環匪朝伊夕之間而已矣顧此滇楚曾足以滯留吾賢者哉願安心焉珍重自將以慰海內士望

復冢宰喬希大同年

全謝奉

十

恭聞進位端揆百僚具瞻凡士望之鬱於海內者一旦若薙蒙翳而廓之快哉快哉豈獨僕之私也承手翰綺物諸惠不殫林泉不遺故舊拜嘉不勝愧悚但謬託題名記僕自抵家倥偬未親筆硯以是猶稽嚴命再乞展限十月間可以錄呈矣雖公北赴該司當轉遞呈定奪遠信誤事咎孰此大諒之貴之始終容護之請不能盡

復陶侍御時莊

別後瞻邇不置江陰南樂之迭除皆莫之聞非選使下訪敝廬則亦莫之聞而已矣吾友忠厚正直老成堪堪風紀非如其他以喜怒為毀譽

者亮臺憲得人賀乞自信不渝也廣陵先生文集訪四十年矣廼承吾友錄寄於歛然之頃何如之使其人九原有知當亦自慶其不亮世也嘉靖曆拜領使還謹此敘謝瞻晤未涯亮昭亮

與方伯王裁卿

自維亮拜別忽數年不審風裁動定何似昨承差彌亮至恭聞藩轄維新雅標彌勵蓋又將進而亮于騰坐席恐不煖也舍親王高唐相在教亮下初陽方寒伏惟履此保蓄不宣

雲集奉

三

雪洲集卷十一

祭文

祭南京總督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陳公

維靈關輔之秀兮河朔之英拔跡郎署兮以相
我明于中于外兮聲流旬旬當宁南顧兮維食
維兵孰堪鉅任兮宜莫如卿繇藩躋臺兮經國
有程謂茲冗食兮弊繇積生疏允于朝兮群譟
沸驚嗟今之人兮直道難行匪行之難兮各替
其情已乎先生兮奈此血誠高臺倏傾兮曲池
欸平甲子雖周兮雅望靡盈嗷嗷白日兮冥冥

雪洲集卷十一

九京天豈乘風兮翛然上征不然胡遽兮不憖
于成吾黨敬酌兮心焉忼忼於乎哀哉尚饗

祭孫主事母李氏

往歲之冬假道歸省人曰令子孝與忠併上堂
拜慶母氏于于爰及嚴君菽水是娛簡書方殷
信宿于里庶幾夏杪再展桑梓曾是不淑母計
來聞俛仰幾何遂判悲欣婉婉靖專婦黨之秀
壽不倖賢命則誰咎維其有子義釣所生錫命
他年以耀泉扃凡我有官寄誠于奠南望峴首
秋霜春露尚饗

重修南京戶部上梁告后土

粵維部署初自國初日遠日頽上曝下淖爰圖
繕理役鉅費殷蒙允于朝公帑是籍購材庀役
績用告興洎吉舉梁益閱舊式繫神之相完我
併懽莊薦有虔尚祈昭鑒尚饗

祭僉憲李君

於乎昔者之別去天萬里握手酣歌臨風笑語
今者之來萬古一丘於身若遺於世若仇憲臺
言言獨當一面嶺侵江氛待君掃蕩曾不席煖
悲動炎荒駟騶離債于康莊歸於一死君死
其遽旅魄曷魂如水斯注夙忝僚采誼與情深
薄酌江干式寫我心尚饗

雪洲集卷十一

祭封孺人路母殷氏

維靈毓秀長垣嬪河內兮靜專肅雍諧厥配兮
驩于姑嫜敬以愛兮奄其孀居絕瑕額兮攻苦
食貧靡怨懟兮課子于成奮昭代兮錫之璽書
寵渥濊兮榮與節偕壽復逮兮下報先君意不
肯兮遙遙斯文馳哀酌兮伏惟尚饗

祭云姊

維靈柔淑之資式是內閭孝友之性根于夙成
澹兮無營婉兮有度鴈鳩之操蘋藻之虔蚤隕
厥天不偕于貴尚克壽考以需子榮甲子初周
侵尋衰病今歲何歲條以計聞限于濤江職守

羈絆臨風霄涕與水東馳昔我先君鍾愛姊氏
緒言如在俱爾幽高蒼蒼者天痛楚誰極撫膺
迴首恍恍中勒辭墓門以昭淑懿庶無溢美
謫于靈輿與弗與極之弗臨墳永號長慟寄於
斯文嗚呼哀哉尚饗

祭姊氏

於乎夏五初旬喪我姊氏靈也繼之寔維夏李
曾不兩月計吾沓至何辜于天咄咄降異維靈
之生鍾和乘粹安於險阻不怨以伎力保許宗
撫孤育穉年雖廢藏德則維懿我忝中表欽聳
高義書銘在幽敢告不愧遙遙奠觴限隔鄰置
三

臺湖集卷十一

三

邇風長嗟託于便使願我終窶靡貽靡獲靈兮
鑒誠俯以茲誅於乎哀哉尚饗

正德乙亥六月十七日應天府祈雨

往者靈雨二麥告傷民至于今乏食所賴有秋
供稅贍口以免刑誅以延喘息比復不雨輒經
旬時田疇有龜拆之虞穀價有翔踊之歎坊廂
動志於逃竄官吏悚息於稽逋而某等忝牧邦
畿亦復何顏踞然民上乎昨謁告廟下蒙神不
以某等爲不佞賜之一霎之甘霖可謂幸矣而
非其至也千里之旱熯猶如故也三農之顛望
猶鬱而未紓也終歲之國計猶未決也則神於

此何以冥然不加之意神其指攝雲雷呼吸江
海再瀉膏澤以甦垂成之穗豈不休哉維神其
鑒之謹告

二十二日謝雨

比緣夏旱闔境憂傷忝牧神都益切彷徨走控
祠宇以靳休祥未離于壇已灑于鄉陰雲奄合
甘澍遂滂喝者寢甦妾者脩張都人相卜歲其
豐穰維神聰明顯跡建康憫念下土縱陰抑陽
適禱而雨如期復賜某等薄劣戴德莫償偶諧
神心掠美茫茫有果雖菲微誠其將風馬雲車
來范來鏘尚饗

臺湖集卷十一

四

正德乙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山東祈雪

頃以雪不時降民用憂惶諸司蓋嘗禱焉而神
莫之應也維神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有赫其靈
寔庇東土禱焉而莫之應得無有吏于土者咈
神之道貽神之譴歟雖然吏于土者則罪矣民
寔何罪神降之罰某也不敏承乏巡撫吏之綱
也如弗公于政弗惠于民弗體于國神則降殃
毋殃東人沛同雲之潤澤兆宜麥之休祥豈惟
民之幸吏之寵而亦神之闡靈耀於無窮以血
食茲土也維神其鑒之謹告

二十二日再祈

維神呼吸陰陽柄于灾祥翻雲覆雨陰忽茫洋
靡寧弗通靡榮弗彰握機關化莫我東方顧維
隆冬因此恒暘歲律云杪民其彷徨忍使玄冥
攸于勾茫失今不雪穡事其荒矧是齊魯劇盜
殘傷遺民瘡痍比屋逋亡煩徭錯賦溢出故常
神其或者資之豐穰以備軍國以峙倉箱荷神
之靈弗隕丞嘗某也薄劣謬跡顏行再控于祠
怙德敢忘神之幸之雨雪其霽謹告

二十七日謝雪

嗚呼天人之道幽明之故蓋一而已矣夫官吏
之病民也強或凌弱而衆或暴寡也某等得而

卷三

五

司之乃若雨雪之違時也宜寒而燠宜祥而災
也神得而司之故曠厥司神與某等皆為不得
其職頃者齊魯亢旱寒燠交爭土燥而蕤麥無
期農憂而公私俱困是用齋戒控于祠壇初不
蒙休繼乃偶應符三日辦香之候匝千里膏澤
之麻神既得其職矣若夫糾正貪吏蠲鋤強暴
以廣上澤以寧東人則某等之職不敢不勉雖
然尚有望焉凡殃民者惟神陰奪其魄亟正憲
章凡字民者惟神陰誘其衷亟臻慶祚某等之
職又於神平憑藉而維持幽能御明職不遺物
固不專於一雨雪之感通也敢併以謝尚饗

丙子歲三月二十八日山東祈雨

國之所依以立者民氏之所恃以生者麥麥之
所資以秀且實者雨今自往歲之季秋迄于殘
冬僅得微雪自今歲之正月迄于立夏潦遭暴
風而雨莫之降苗日以槁民且告灾國且有東
顧之憂矣夫風一也風得其時則為惠風為和
風為凱風否則獐飈足以敗物者也雨一也雨
匪其時則為霖雨為厲雨為惟雨否則天之膏
澤足以濟物者也今也膏澤靡施而獐飈屢作
天之意乎神之意乎官於土者能宴然坐食乎
能使神運鬼輸賦稅不煩於民以足經國之費

卷二

六

乎是則可憂也可懼也可為太息於悒也談者
曰今倘得雨下隰之苗尚有生意嗚呼夫所以
尸陰陽舒條之柄者神耳神其清歛陰邪之風
俾雲雨不阻而滂沱下土良苗其甦則神德顧
不靈耀矣哉某等之罪之責庶其追也維神其
鑒之謹告

三月二十九日再祈

凡事涉於幽人無所庸其力者則望諸神焉神
也素齋兩間之化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故廟而像之尸而祝之巍然南面以極瞻仰今
苗槁矣民將轉徙溝壑矣臺省郡國小大諸執

事捐簿書輟飲茹絕慶吊靜獄訟以乞靈於爾
明神以待甘霖之至昨已酉之晨雲欲合而條
開霞雖東而弗應意者某等德之涼誠之未至
而神不見格也然山以東赤子之命懸於神神
獨不能寬其等之罰思爲吾民地乎惟神其致
力於人之所不能致鞭淵龍噴滄海以灌溉齊
魯化凶爲穰其可也則神真無愧巍然南面者
也謹告

四月初一日謝雨

於乎東藩之民久矣其訴旱也迺今始賜之雨
焉濯良苗於垂枯挽游魂於幾草神之恩所謂

雲州集卷七

七

生死而肉骨也雖然雨則恩矣疇昔之弗雨而
徒風吾不知其何故郡國貪歟長吏酷歟科罰
煩歟里甲弊歟豪要熾歟冤抑匝歟有一于茲
足以貽咎敢冀明神歛以示我庶幾銷之汰之
懲之抑之聞而斥之以保我民尸祝我神於無
疆尚饗

祭德府殿下

維王岐嶷夙成鍾繇抱粹昨之封鎮曰齊重地
存歷三朝寵數沓至萬石千束曾不自異淵默
退冲闕若無事上洞其直下洽其義五十年來
國以靜治衆方拊躍謂未有庇云胡上征電翕

飈駛顧某不敏叨此承匱未熟睿容飲德心醉
自東聞訃痛焉若悸旋對几筵恍挹顏睟揆漢
宗室東平之懿曷以附誠維醴及載於乎痛哉
尚饗

祭亞參徐克心

於戲昔在 敬皇簡儲吉士公奮甲科應 帝
之制翔于禁林殫力文字質優年韶卿相階第
迺拔于廷迺預近侍迺司封駁繩糾彈刺舊學
有聞偕典省試得人之稱波湧颶駛覈田南畿
不畏彊禦甦甦枯噓羸豪右奪氣尋遭權璫中道
顛躓逮繫詔獄卒以直廢林泉無何逆黨棄市

雲州集卷八

八

累荷薦剡擢叅藩議分省東甌力於政事譬如
驍駒朝秦暮冀長途方馳俄病于駟未艾驟痿
僅顯條閔位不盈德壽豈配志高明鬼瞰名譽
天忌盜跖喬齡顏冉短世公胡憾哉洞然於是
樞返河間僚案增喟薄奠告哀靈其歆未尚饗

戊寅歲三月朔泰山祈雨

民爲邦之本食爲民之天然粒食之豐惟時雨
是賴嗟茲東土三月不雨群黎百姓深懷亢旱
之憂諸司庶府極切雲霓之望予膺巡撫之責
上而百官具瞻下而兆民仰賴旱魃爲災尤宜
軫念既曾告戒多方普行藩臬諸郡敦崇節儉

以檢民之財恤理冤抑以聚民之和施行賑濟
以存民之命更曉諭遐邇所屬齋明虔敬禱于
各境神所以祈甘雨以穀我士女行之經旬未
有應徵丁衷憂惶他無控懇仰惟泰山實天下
明司之神職司后土寄一方元元之命令者野
廬遙漫苗物枯槁豈能越然而絕不加之意哉
神必炳靈預速有拯予為此懼此念冒險捫蘿
穿雲路蹙不憚疲勞躬詣致告伏乞名神鑒茲
衷悃同憫蒼生之憔悴大顯陰功速寬庶正之
憂駕九霄之鶴上奏天庭鞭諸洞之龍薄施雨
澤四野有回蘇之期萬民遂豐亨之望百神無

重刊集卷一

九

廢祀之時司府之憂惶以紆州縣之慘切以副
而予一念愛民之真敬天之實禮神之誠亦可
以少遂矣神其昭昭威靈速加感應罔有或昧
卽賜甘霖大克有濟伏惟來格來歆於予之祭
告

四月二十三日祈雨

嗚呼自春之初逮於深夏恒暘作沴燬山涸川
屏翳譟狂豐霰噤怯靈妖障野霜孽仇桑至於
麥穗垂秀枯槁究沂沮如微有生成渤海沙磧
幾為頽頽猷夫號泣類不能生捐瘠溝壑恐如
噤莫稅僅芻菽經費難償橫溢征輸叢見胥至

匪膏匪火前逼逃亡神如有聞且當惻愴矧在
其等能勿隱憂無望麥秋延頸後穫以賴以耕
益伏祈霖維神主宰六工監觀下土毋遷於怒
以戾生鞭笞卧龍呼吸滄海約束風伯欽暴
戾發滂沱誕敷齊會轉萎為茂庶觀有秋
釋等
其鑒
謹告

新建祠堂落成告文

某等伏惟先世以來隱德弗耀以敷麻我後人
獲從而佑大夫之後忝冒歷年報追無所俯瞻
卿井
焉在心頃購鄰宅一區相茲隙地聲建

重刊集卷一

十

祠堂是正寢之東抱離面允雖通闔閭塵跡
靡通諸靈慈庶幾幽安而不自某等亦庶得
以專心歲事傳世無數尚恨地局於一隅事闕
於百未得以拓寢廟前後之制崇桑梓瞻依
之風其缺然者也茲當落成神既遷止是用
牲醴
仲祭告以云室淑人張氏祔食伏惟鑒
饗

癸未歲五月望儀真祈雨代毛守備作

凡某職守之所急者奉勅練兵保境固圉而已
矣以戢盜賊以祛奸弊外護江海於無虞而已
矣雖獄訟亦弗之理也而況於雨暘之節乎

乎崇乎然自某滌篆至今忽經弦朔天時猶若是乎亢也漕川猶若是乎涸也船商齟客猶若是乎鬱而弗行也穀價猶若是乎倍徙於曩也屢肆猶若是乎束手而莫售也錢法猶若是乎賈也則軍民困悴久矣彼令長雖授而未任簿佐雖任而難攝而某以戎將倨然臺閭之上坐撫人事默傷天時於心忍手蓋竊懷不虞之戒而不敢諉諸不急之務是用齋被控告于神以轉達于蒼旻庶幾江海之闊普洽霖雨之望俾槁者甦涸者溢鬱者通則某之所厚願也况大雨時行適當月令乘月令之權布龍德之化神哉神哉措此而已董告

雲淵集卷二

十一

癸未歲六月初十日擬作禱雨

維此邦之田潁江者富產所私糴糴弗通依山者屢市所仰公私畢給故均之旱也江田則潮沒可以補其潤山田雖枯槁無所施其功如是則農益困豈惟農益困而百爾俱困矣是故江田之入也易而偏山田之入也難而普維神有靈胡不成全其普者而力助其難乎雖然吾聞之邦人苗且槁死猶恃晚穫繼是而雨厥功半焉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故某不佞敢望憫農之勤悼食之艱而此邦千萬人之命懸

於一雨殍邪殍邪轉徙溝壑邪蒸而腐邪積爲盜爲偷與亂邪雨則庶幾其免也某不勝皇悚戀望之至謹告

祭內翰景伯時

嗚呼白沙君桑梓之邦也君胡捐桑梓而秦淮焉依得非君之櫛風有慕於金陵之形勝而託寓於上元之籍系哉然君嘗與鄉人言吾當終家於白沙矣嗚呼言猶在耳而墮空談哉俾吾鄉人困者不得以依閭右賤者不得以瞻圭組後學者不得以側聞太史公東觀之編摩及門者不得以卒守司成氏南籬之矩矱而親且友

雲淵集卷二

十二

者不得以挹下風而靳餘輝惜也惜也雖然天弗勲遺於賢哲高明之家固有瞰其室者君其如命何而又惡知君不魂遊於白沙手慘六月之飛霜泚澄江之悲風陳醪羞兮旅幄恍幽漠兮泉宮嗚呼哀哉尚饗

名宦鄉賢祠落成告文

自有郡縣宦轍隨之某循其良去後見思文材武烈照耀鼎彝失今弗祠咎在有司矧茲山川毓秀產奇奮繇桑梓千載一時秉儒之廉掌帝誥辭伯仲待制父子表閭樞密封侯少宰持危下逮隱逸林壑之師皆世表表尸祝其宜廼有

史行縣意嗟曰茲闕典匪予之私亟撤其藩
鷺逐鷗固俾諸賢敘於他岐伐木置位丹艸
誰如睹羹藿如聞履泰如魂斯遊翼以雲輜
珉有蔽芾士有蒼龜養有俎豆以餒以禡遺波
勝馥百世在斯女告伊始神其有知尚饗

祭丞相信國文公揚州都統姜公知真
州事苗公宋宗室刺史趙公

於戲自祠之初於成化末載也觀者徒知有信
國公而已耳都統公而已耳真州公而已耳士
蓋有遺憾焉何也刺史公以天潢之系
郡之旌旄存則城存斃則城陷是不謂
真州者乎而使神魂飄飄俎豆索莫致禮於其
謂何迺有教子載稽其遠載繪其像然
躋於諸公之末盼蠻形於尸祝之餘忠
士靡缺望矣謹告

雪洲集卷十二

題

謝恩疏

正德拾年六月三十日節該欽奉

勅諭山東地方各該州縣近年以來多被盜賊
殘破人民窮困已極今特命爾前去彼處
巡撫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人民及提
督壹應稅糧邊糧屯種并預備倉糧關防
安插達子務在宣布德意扶植善良摧抑
強暴使軍民依時耕歛各安生業欽此臣
除欽遵

勅諭內事理於本年柒月貳拾肆日自應天府
起程趨任已於本年捌月貳拾壹日前到
山東濟南地方望

關叩頭謝

恩任事外臣惟齊魯瘡痍之地撫綏特軫於
聖衷犬馬耆艾之年拔擢謬充於剡薦材微任
重

恩厚報難維昔東方號稱樂國壹壞於寇賊之
煽亂再傷於雨暘之愆期故閭里雖若粗
安而科徭弗減官吏雖云稍戢而習染尚
存武備因循而未揚河患緊切而難熄

藩封匱於祿米驛置疲於需求顧此時艱死

難縷數如臣者以書生泥古違時之學遭

聖上憂民願治之期奉

命若驚處禁益懼惟當力求陸郡諸司之利病

從宜罷行博訪庶官群秩之廉貪請

命舉黜庶幾下以肅風紀於萬壹而上以荅

聖恩於涓埃臣不勝感

恩激切愧懼之至緣係謝

恩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林鏗親齎謹具奏

聞

黃河水患改遷縣治疏

臣據山東布按貳司各呈准本司守巡東

充道左參政能桂僉事魏彥昭蔡芝咨開

據兗州府申准本府同知張紹祖關抄蒙

各職會案備仰本職即便督同該縣掌印

官會集邑中長者并賢明士夫及通都排

年里老從公議處應否改遷必求事理至

當輿論允協毋惑於巨室之浮言毋徒遂

群小之私計如果當遷就便相度是何地

方形勝可以建邑高爽可以避患素墊隘

而就平康務為經久之謀毋事目前之計

作急勘明具由畫圖及取具通都排年里

老該縣官吏并柔官不扶結狀一樣六本

各另繳報以憑轉達等因依蒙督同該縣

知縣雷澤會集縣縣二十三坊杜排年里

老翟明鄧厚等并年高士夫閭廷張天衢

劉安祝大賓等結勘得本縣城池外高內

低近因河決盡行滄沒平地水深約計丈

餘間間為魚鱉之鄉官民無駐足之地習

儀致祭各失其所即今民皆就堤稠處蓆

棚草菴風雨莫蔽災害易生計必經年累

歲尚無退乾之期改圖遷城誠不可緩及

照本縣城東西南逼近黃河卑濕沮洳俱

三

不可遷惟相度得地名党家集白毛杜地

勢高爽平坦廣濶土壤沃潤修築堅實及

適地里之均不係一偏之處委的相應遷

建縣治衆論允協並無異詞今將議處過

前項緣由并本職及該縣官吏同排年里

老應勘人等不扶結狀一樣六本合關本

府煩為轉達等因到府備申到道據此案

照先准本司咨關節蒙鎮守撫按衙門批

據本司呈據兗州府城武縣申稱正德十

二年八月十二日夜不料黃河泛漲將曹

縣地名霍家等口衝決水勢奔騰因本縣

古低窪人力保防不及將西北并東堤三面一時突決勢瀉懸河肆門城墻縣衙并布按分司儒學等衙門官民房舍俱皆陷溺及將本縣預備倉糧米穀麥俱各漂流城內渰死老幼男婦李讓等二十三名口頭畜不計數目迨今城市鄉村平地水深一丈五尺見在人民各奔城南舊堤搭菴居住哀泣動地大不堪生等因到司呈乞照詳俱蒙批行該道守巡官親詣被災地方相勘明白議處停當及動支無碍官錢量加賑濟開報施行備行前來依文會同

雲州集卷三

四

請會勘相同緣係改遷城池以避水患以安生民事理擬合就行為此除將建造城池公廨等項地價并合用工料候命下之日另行計處外今將該府申來委官勘議過前項緣由合行移咨本司煩為轉達奏

請定奪施行等因備咨准此案照先為前事已行勘議去後今准前因擬合通行呈請為此今將咨來前項緣由理合備由具呈照詳施行等因具呈到臣看得改遷縣治城池事體重大必須勘數停當詢謀僉同保

雲州集卷三

五

無異議然後施行又經行據布政司呈依蒙行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姚鎮會同按察司掌印按察使王泰覆議得黃河為患自古有之但昔人審利害之幾者率多徙城以避而今欲為經久之計固不得不擇地而居緣城武地土本號卑濕且當黃河下流一遇衝決遂爾不支城市有同溪壑村落漫為平波壞及室廬官民一無所寄淪盡禾黍田野不復有收况死於此者不下數十餘人其災寔已重大而聚水以來迄今數十餘日其勢尚未消縮若不亟圖

將重後悔撥之事勢必遷無疑及訪得縣邑生員父老已於謀議僉同據人情既不嫌於改作併查覈家集白毛社處所寔亦形勢高爽即地利亦復利於經營各官所議良爲有見如蒙上請于朝得准前議將城武縣別爲改建用新邑治以圖寧居其合用工料候

命下之日另爲計處則土木之費固不能不少借公帑之儲版築之功亦不能不暫勞小民之力然棄墊溺而就平康轉溝壑而納衽席爲民之利亦自不少緣係會議更遷

○重刊卷三

六

縣治事理擬合呈請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合行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具呈到臣卷查先爲前事節行會議勘覈去後今據前因會同鎮守山東地方兼管臨清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朱裳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冠議得凡久之情安土重遷自非蕩析離居進退維谷出於大小不得已誰肯捨前人桑梓之田里捐見在憐憫之廬舍去而之它哉今查得該縣官吏士民父老議欲改遷萬口稱便以爲勞之者所以逸之費之者所以富之固無淨言齷齪之

猜嫌及又勘得覈家集白毛社地方高爽坦濶地里適均形勢隱然足以奠處若有待於今日矧據布按守巡等官躬親相度畫圖結狀覆報相同別無異議夫揆之人情而便驗之地里而臧叅之官司經畫勘報而通相應改建城邑以圖經久蓋不一勞者不求逸不暫費者不求寧自然之理勢也臣等竊嘗稽考古史志曹濮等處州縣瀕於黃河皆以屢決屢改捨危即安迄今莫枕樂業無覆衝陷沒溺之禍而宋神宗亦以河決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臣嘗誦而信之如蒙伏望皇上遠軫東民俯從輿論乞勅該部再議果如臣等所奏曲賜俞允施行則自今以往該縣之民得以相安於新土士得以相肄業於新校官蒞吏得以相從事於新治所而不煩朝廷東顧宵旰之宸慮者皆

○重刊卷三

七

天壤地載

乾斷離明之厚德也地方生靈不勝幸甚緣係

黃河水患改遷縣治事理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定奪除將建造城池廨舍等項合用工料

候

欽准

命下之日另行計處外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宋

良親齋謹題

旨

公務疏

正德十一年六月初一日節准工部咨該

奉

本部題看得太監黎鑑乞

降勅旨自行提督收受香錢雇賃夫匠置買物

料修理廟宇一節但該司查有前項題奉

欽依已經咨行都御史黃璫會同委官修理再

難別議其稱三月之久不行會同修理切

恐都御史黃璫到彼未久况巡撫一方政

務繁冗或文移未到宜再查催仍照前奉

欽依事理欽遵不許自分彼此致誤政務及稱

前項香錢折支各官俸給估價太輕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仍咨都御史黃璫行令布政司

今後所支俸務要估計時直兩平折算

不許任情輕重虧損官錢致招物議未便
等因該本部題奉

聖旨泰山香錢既所委官不能體悉公議還着

鎮巡等官或親臨或差人不時點視毋得乘

機浪費會案官日久不報着回將話來其神

所有廢以時修理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照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及轉行

欽差鎮守山東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鑑并

布按二司守巡等官一體欽遵施行等因

備咨到臣卷查正德十一年三月二十一

奉

口先准工部咨為乞

恩存留香錢修理嶽廟山路以崇香火事該本

部題看得鎮守山東地方太監黎鑑奏稱

嶽廟道路年久傾頽要將本廟歲收香錢

頗勾修理不須動擾地方買辦物料及要

降勅提督修理一節為照

東嶽泰山為

國家應祀正神廟宇損壞固當修理但本山

香錢遞年俱係山東布按二司巡守官員

督同府州委官人等收受畢日量留供應

香火外其餘錢糧俱送本布政司貯庫以

備軍衛有司并

王府官吏准折俸價支用緣今山東連歲兵荒官民困敝倉庫空虛全賴香錢較之往年十無二三所據前議相應區處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備行巡撫山東副都御史黃璜公同鎮守太監黎鑑會委彼處布按二司巡守官員督同府州委官將正德十一年本山香錢照舊收掌查本山廟宇道路等處損壞若干合用工料若干從公估計明白就委巡守官督屬量支香錢收買物料雇倩夫匠依式修理刻期完報其餘香錢仍送布政司作正支銷不許別項花費如此庶工程不誤事體歸一實為兩便及據乞要

降勅提督本部查無事例臣等未敢輕議等因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這廟宇道路遞年有損壞的着鎮守巡撫等官督同該委官員支給香錢修理務要堅完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轉行

鎮守山東地方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鑑并山東布按二司該道守巡等官一體欽

遵施行等因備咨到臣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備仰布按二司轉行鎮守巡按衙門并該道守巡官員一體欽遵知會施行去後隨於本月二十九日取據布按二司轉呈

欽差鎮守山東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羽知會緣由依准在卷待候該道守巡官員親詣查勘前項廟宇道路等處有無損壞若干合用工料若干估計明白呈報臣方行公同鎮守太監黎鑑委官會案督併修理查得該道帶管分守右布政使鄭陽已經呈行新任右

叅政徐蕃見今接管分巡僉事潘珍呈改前去分巡遼海東寧道該道見今行令奉例裁革武定兵備僉事許遠管理各官委因前後交代不常或接管未久及兼為營建

宮室事各將原派物料人匠并帶徵均徭銀兩定限追徵完足接濟大工節行各官親詣催徵解部又准兵部咨為軍務事備料正德九年不到在逃并正德十年秋班未到官軍仍督各官親詣濟南肥城等衛所嚴併挨拏撥補起解陸續呈報到臣造冊

具本

奏繳訖又准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管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璜欽奉

敕諭備咨到臣又經備行各官親詣府州縣督同掌印官將搜運大木人夫并合用口糧廩給纜索等項作何分派起倩從長議處停當呈報續又為地方旱傷各官親詣所屬州縣量其豐歉輕重親審極貧下戶驗口賑濟及督同沿坵履畝踏勘分數造冊具

奏凡此之類皆地方事之大且急者其他瑣

屑不敢塵瀆

聖聽緣此事務繁冗以致各將前項廟宇估計修理緣由遲誤呈報臣除將布按二司違慢首領官并司道承行該吏提問究治仍催督該道守巡官欽遵查勘應否修理廟宇道路等處損壞若干合用工料若干估計明白至日公同鎮守太監參鑑會委修理及行令布政司今後折支俸價務要估計時直兩平折算不許任情輕重虧損官錢查訪得出參究外為照臣猥以庸劣誤蒙

聖恩擢任巡撫任事以來有地方重大之責二應禁約時弊節縮民財凡臣職業所當為者固敢因循姑息以負

朝廷任使顧以稟賦愚顛動輒齟齬雖臣之心每嘗自訟未之能改且自以為頂廟修理係于動支錢糧必須估計停當然後會行庶幾論定見審不致臨時無據緣此少淹旬日非謂不與之會也况轉行知會此亦文移常體非謂必須親自移文然後迺為知會其不然也審矣但臣失於未曾先達其情專候勘報以致遲慢誠為有罪如

蒙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特

勅將臣罷黜投竄或容令臣會同修理臣不勝待罪殞越之至緣係該部查催及奉

欽依泰山香錢既所委官不能體悉公議還著鎮巡等官或親臨或差人不時點視毋得乘機浪費會案官日久不報著回將話來其神所有廢以時修理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武昂親齎謹具奏

伏候

勅旨

薦揚賢能方面官員疏

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獎
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欽此

欽此

欽依申明考察舊例事理各於賢否揭帖明白

聞報吏部以俟朝

觀考察定奪不敢違例劾

奏煩瀆

聖聽外訪得原任右布政使今陞山西左布政
使鄭陽右布政使盛應期右叅政徐蕃左

重刊卷二

五

叅議閔楷按察使王良臣副使原軒林琦
僉事許達蔡芝各以才猷器識風節勤能
暴白於藩臬之間而流騰於士民之口例
該旌舉以風勵僚屬臣輒不自揆疏名指
實以

聞內鄭陽雖經轉任而臣復舉之者取其已任
之幹局不以遷秩別省而驟遺也王良臣
雖經保留而臣仍舉之者幸其尚任於按
察不以重複奏牘而輒削也如蒙

聖明甄錄人才乞

勅吏部再加訪察如臣之舉匪出於私資望深

旨

薦揚庶職賢能疏

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官吏有能奉公守法脩舉政務者量加獎

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欽此

欽遵臣自待罪巡撫以來博訪齊魯海岱

重刊卷三

五

之間官吏廉貪勤惰剛怯老壯粗得其槩
於其六品以下貪酷無狀蹤跡敗露者遵
奉

勅諭五品以上文職有犯具奏區處其餘就便

拏送所司究問事理節行按察掌印分巡等

官勘覈議擬罷黜於其懶惰玩愒鹵莽因

循徇於其故而其材力尚堪策勵任使者

節經懲戒俾得振拔自新於其罷輒無為

材力拘限及或懲戒而不悛或甘心於暴

棄稔惡積愆以自便其營私肥己之計者

風聞所及法當糾刺頃又遵奉

欽依申明考察舊例事理各於賢否揭帖明白

開報吏部以備朝

觀考察定奪今訪得東昌府知府侯宜正青州

府知府朱鑑青州府同知楊諫丁憂臨清

州知州李紀汶上縣知縣孟洋陽信縣知

縣陶儼高唐州學正孫芝滋陽縣訓導余

信或以操履材藝稱或以器識政事顯或

以學行沉抑下僚而無以自見例該旌舉

臣不敢不疏名指實以

聞蓋賢且能者舉則不肖者愧懼而知所改矣

官卑者舉則無遺材而其大者不憂不見

舉矣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訪察前項大小賢能官員果若而

人合無計其資望深淺取次而擢用之其

憂制者仍於起復銓選之日簿查而遷敘

之庶幾於政治教化有補焉臣不勝倦倦

之至緣係薦揚庶職賢能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今將定擬各官賢能考語開坐具本

順差承差單文舉親齎謹題請

旨

乞存留兵備官員以安地方疏

臣據山東布按二司呈各據濟南府武定

州申照得本州地方坐落省城東北一區

東接濱州霑化南連蒲臺青城俱係青登

萊三府大路西臨商河濟陽又乃谷入省

城通衢北接直隸河間府寧津慶雲鹽山

滄州并瀋陽等衛屯田處所軍民錯處賊

盜多端且本州地土鹹鹵沙漠寸草尺木

不能生長者幾七十餘里正德六七年間

霸州文安賊首劉六齊彥名等倡領賊徒

深入壽光萊陽等處攻城殺人略無顧忌

皆由本州地方倏往倏來如蹈無人之境

幸蒙上司奏

准添設兵備官一員自是以後方略嚴謹捍禦

周密響馬強賊必不肯輕縱寬容竊盜拘

摸捕獲亦必治之以法三年之間操練人

馬繕修城池其有益於地方甚大為利於

生民甚博原其所自何者不由兵備官以

控制之即今地方稍安尚有餘孽窺伺又

蒙將兵備官員裁革聞之者良善憾額辜

小抵掌但恐盜賊一時聚嘯縱再添設兵

備官員似亦緩不及事矣此門鎖誠不

可缺如蒙准稟伏乞轉達存留兵備官員

以安地方庶為便益等因轉呈到臣案查

先為修武以安地方事准兵部咨該
本部題該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趙璜奏行據山東布政司呈六蒙會
同都按二司掌印等官議得近年添設兵
備官員正為防禦盜賊今盜息民安似宜
裁革但各地方俱係要害武定迤北壹帶
路接直隸鹽山慶雲滄州等處素多響馬
大盜青州諸城壽光等縣一帶地多曠野
自昔亦多盜賊其濟寧兗州南北之衝責
運所經其地皆不可輕今雖稍寧冰馬之
徒反側未定要將兵備僉事許達等存留

卷之二

六

防禦一節本官又會同鎮守太監畢具巡
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璣議得前項兵備俱
有地方之責所以議裁革者恐官多民擾
不裁革不足以息民所以議存留者欲盜
息民安不存留不足以弭盜要將守備官
員裁革兵備官員存留等因具奏又該兵
部覆奏奉

欽依前項兵備官員存留照舊管事已經通行
遵依外近准兵部咨為議處兵備官員通
給關防以別真偽事該本部題稱直隸九
江徐州山東曹州武定州直隸大名廣平

等五處兵備副使僉事五員俱係正德六
年為因流賊生發暫設原擬事寧具奏裁
革之數合無將徐州兵備暫且存留其餘
通行裁革奉

聖旨是九江兵備官也暫留用其餘依擬裁革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欽遵去後
近又准兵部咨為河患緊急暫留兵備官
員修治事該兵部等衙門題該總理河道
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璜
會同臣等議得大名府有黃陵岡劉皮口
兗州府有陳得口蔡家河等處俱係緊急

卷之二

九

河患幫堤塞口又係重大工程人夫物料
俱經副使吳漳職掌本官調度方有次第
乃以兵備一例裁革河防大計何所責成
曹州又在山東河南直隸三省之界軍民
雜處屯營參錯素多響馬妖言合無仍將
曹州兵備副使存留照舊兼管山東兗州
直隸大名二處河防等因又該本部覆題
奉

聖旨是這兵備官既地方河道俱不可缺准照
舊存留管事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
遵依外今據前因會同鎮守山東兼管臨

清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羽議
得事固有例雖當革而實不可革者跡若
擾民而實利於民者查得武定一帶地方
空曠寥落居民星散實海岱河朔綿亘聯
絡唇齒之地騎射便於馳驟無論歲之豐
凶皆有盜賊竊發比之廣平大名甚為緊
要其民習俗驕悍樂禍輕生往往逞弧矢
之技以報睚眦之讎怨又與滄州等處賊
黨互為引誘窩藏根株窟穴盤據牽蔓有
司無由蹤跡逮捕苟無兵備官控制其間
幾何其不為大盜其或不幸而有如疇昔

○雷澤集卷十二

二十

流賊乘時糾合馳騖而東又將何以禦之
該道雖有分巡等官往來督察然不能專
而父也專且父者惟兵備官為然然則武
定兵備官事無之不可不增有之不可輒
廢無事或厭其多有故迺病其少臣等所
謂例雖當革而實不可革者此也此蒙
朝廷議革冗員武定兵備遂在其例仰見
聖明嘉惠元元不忍擾之之意然所謂擾之者
恐如守備官之類耳若兵備官一員所費
無幾合用廩給薪炭等項洛例具在如其
科擾貪黷聽撫按官糾治決亦不至愼事

累民乃又查得先為處置民兵事該先撫
按節將兵備部下人馬汰其冗繁存其精
銳俱係快手民壯舍餘三項人役又令分
作數班講武芻粟官供下班務農芻粟自
辦官供者督同各兵備官設法措置自辦
者量於本等均徃貼丁供幫其餘一切革
去兵既有供民亦無擾所以仰仗

朝廷威德軍民按堵袍鼓不驚於千里之外
脫有盜賊督併擒捕視夫先年流賊橫行
攻劫殺戮使民肝腦塗地白骨如丘上煩
命將出師久而迺克有定者追惟其時真可謂

一雷澤集卷十二

三

痛定思痛矣臣等所謂跡若擾民而實利
於民者此也夫以先今事體地方利害論
之皆不可缺兵備參諸衆論揆諸民情又
莫不然者伏望

聖明軫念東土與畿甸密邇超然遠覽深惟至
計不拘於暫時添設事宜裁革之成例與
夫官多民擾之恒言乞

勅兵部從長議處如果應該仍復前項兵備官
員照舊住劄鈐轄濱州利津霑化蒲臺陽
信海豐樂陵商河禹城臨邑青城齊東濟
陽等處操練人馬防禦盜賊斷理詞訟禁

革茲弊遠而又與天津等處兵備警急一體應援庶幾平時控制有人臨變倉卒無患地方幸甚緣係存留兵備官員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專差承差單文舉親齎謹題請

旨

保留方面正官疏

臣據山東按察司呈准本司按察使王良臣關為患病事照得本職係河南開封府陳州人由進士任知縣陞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

雲州集卷十二

三十一

欽差江西清理軍務正德元年十二月為乞

天恩以宥言官事蒙發原籍為民正德五年九月蒙

赦宥給還冠帶正德六年正月蒙

聖旨准復原職本月二十七日

欽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巡察海道依限赴任管

事因在沿海地方追剿流賊感冒海氣得

患病證具奏乞

恩休致蒙吏部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衙門

行令在任調理管事至正德九年六月初

五日

欽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依限赴任至十年六

月十七日

欽陞前職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管事今本

職自六月以來偶感瀉痢病證轉加痰嗽

調理不痊恐妨政務具本已令家人齎

奏外所有原掌管印信合關本司通行呈請

定奪空閒官員署管施行等因備關准此

擬合呈請為此今將關來前項緣由呈乞

照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議得山東地方

累年盜賊水旱之餘加以錢糧浩穰而逋

負日多徭役頻仍而流亡踵接風俗薄惡

雲州集卷十二

三十一

矯而直之不見其稍移訟牒紛拏汰而抑

之不見其稍熄所恃者各該掌印官得其

人則事庶無不理而民斯賴以寧矧按察

司又諸郡國之表率夙稱外臺職典憲度

所以糾正貪穢刺決獄訟昭雪幽枉皆於

是乎在誠宜得其人以掌領其事而不可

苟焉者訪得按察使王良臣存心正大制

行剛明風義夙彰於有言責之時勤勞益

布於督海道之日頃自視篆以來鞠讞刑

名細大無慮數百餘起平反枉抑先後不

啻數十餘端猛而不苛恕而不縱不為威

勢休不為形跡避而所以持已處人者皆足以信於僚友諧於上下大小之心亦可謂才且賢矣茲者顧以懷歸之故倏萌謝事之情封章驟於

上聞符篆謬而請署然以臣訪之本官素非帶下之疾又無病肺之狀行年雖耆而精神不替於疇昔掌憲雖勤而飲啗益加於平生特以丐閒故茲稱病臣等誠慮

陛下

聖慈重違其情而

宸斷遽允其請則為彼計固得矣如公家何如

卷三

三

人才惜何夫人才之生於世譬如木之產於山林繇萌蘖而拱把而合抱飽風霜於窮陰沍寒之際然後小者足以為棟為桷大者足以為棟為梁而各適於用蓋寸寸而積之匪一朝夕之故才難之嘆古今所同使王良臣而非其才也則聽之可也斥之亦可也今也既才且賢輒欲謝病去職不亦惜哉故勇退急流士大夫之高致若夫

庶幾退愛護人才俾其用不置而其效益以暴白於世則

聖君賢相撫世馭民之要道如蒙乙

勅吏部特寢其奏不使遂其請則豈惟地方之幸實亦人才之幸臣不勝仰望激切冒昧之至緣係保留方面正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承差孟克恭親齋謹題請旨

辭免

欽賞

臣據山東布政司呈為公務事節抄蒙

欽差鎮守山東地方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鑑案驗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該

卷三

三

欽差太監潘恒周雲齋捧

欽賞本鎮大紅織金坐蟒羅段并巡撫織金羅段衣服前來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

即呈巡撫衙門知會領

賞施行毋得違錯有誤不便抄行官吏具依

准繳來蒙此擬合通行為此今將前項緣

由理合具呈伏乞照驗施行等因到臣續

據布政司呈為公務事正德十一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抄蒙

欽差司設監太監劉允鈞牌切照常職欽承

上命前往烏思藏地方公幹除外順齋

欽賞巡撫山東地方都御史大紅麒麟紵絲紗

羅三件當職船至臨清州守凍欲行差人

齋送惟恐路途不便為此合行牌仰山東

布政司當該官吏照依牌內事理即便轉

申巡撫都御史知會作急親詣臨清州領

受

欽賞前項服色毋得視常延緩仍具不違依准

繳牌蒙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前項緣由

理合具呈伏乞照驗施行等因節呈到臣

行間續於本月十八日該

欽差太監潘恒周雲親自齋送

雲洲集卷三

弄

欽賞大紅閃黃獅子膝欄紗羅紵絲各一件藍

絹一件到臣除已望

闕謝

恩外伏念臣樗櫟微材章句下士誤蒙

聖恩叨任巡撫自拜

命以來遵奉

勅諭內事理行事不過憲綱職業之常非有奇

特之功勞可以當

殊渥之

賜典而臣於前月初七日已蒙

欽差御馬監太監孫和齋到

欽賞金帶一條望

闕叩頭謝

恩訖詎意賞至于再至于三雖

天地之於卉木初無責報之心而臣子之於

君父實切無功之愧捫心拊已寢不遑寧溢量

逾涯義難自己伏望

皇上垂

日月之明重雨露之澤乞將前項金帶服色取

還

內帑則臣受

陛下乾斷無私之義過於非分之

雲洲集卷三

正

賞萬萬矣臣不勝惶悚踴躍昧死待罪之至

緣係辭免

欽賞事理除將齋送到大紅閃黃膝欄紗羅紵

絲等件封收聽候外為此具本專差承差

唐玠親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謝

恩疏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欽蒙

欽差御馬監太監孫和奉宣

聖旨賜臣渾金花帶一條除望

闕叩頭謝

恩外臣竊惟三品身章久負不衷之誚

九重珍秘忽叨非望之

恩拜

賜駢蕃俯躬踟躕伏念臣性惟樸忠才非練

達分臺總察愧百度之未真督屬旬宣憂

羣生之未遂方切曠瘼之慮謬承冒昧之

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堯德兼容

集賢堂

天

舜仁廣覆

禮遇不遺於遠外

記存無間於疎庸大沛

洪休式頒

異數煌煌

寵命比唐人寶細之榮燦燦橫金陋宋代御仙

之製微躬有耀侈黎庶之觀瞻

懋賞無私動臣工之激勸束以拜

賜徒馳驅於

闕庭繫之終身敢忘規於約束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謹具題

知

乞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正據山東布政司呈據東昌府申據臨清

州申據本州會通等四鄉里長蘇昂等連

名訴稱先年本處止有住坐

欽差鎮守太監并臨清兵備副使各一員管倉

太監二員戶工二部主事四員共八處坐

支合用調和紙劄柴炭等物本州里甲出

銀買辦答應尚且負累不前後因添設管

倉太監等官并前原住衙門共十六處坐

金州集賢堂

天

文使銀數多告蒙上司明文坐派濟南等

五府所屬長清等十四州縣將聽差銀兩

發州幫助答應通無解到近來陸續添設

管倉太監共十五員并原住衙門共二十

一處內主事四處每處半月一次餘十七

處五日一次坐支各使銀不等一箇月使

銀二百三十餘兩并雇人擔送柴炭腳錢

及修理各衙門合用木料輓瓦人匠工食

公差人役支食等項俱係里甲出辦答應

昂等見年里甲照依戶丁銀數派出銀兩

每一次納銀五百五十八兩六錢三分自

去年六月着役至今未及一年納過里甲銀五次共銀二千七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負累典田鬻產支持不前逃移數多况今管倉太監陸續添設費用無窮告乞可憐小民累苦分派協濟庶不獨累人難據此爲照本州地方委的要衝往來

欽差等項官員絡繹不絕有管倉太監一十五處委的支銀數多并一應修理衙門買辦物料人匠工食公差人役支食等項費用浩繁累及里甲答應不前及照管倉太監內掌

○宣州集卷三

三

勅楊太監一處跟用門子二名皂隸二十二名餘十四處每處門子一名皂隸二十名共占門子十六名皂隸三百零二名俱在本州拘要應役即今管倉太監陸續添增費用日夥愈難支持申乞俯念將前項州縣督催等因到司候呈聞隨蒙撫按衙門各批據該州申前事通行到司查先該本司左布政使秦金會同按察司副使陳鼎分守東兗道左叅政孫禎帶管分巡副使林琦議呈前事行濟兗青登萊五府所屬長清樂陵濟陽臨邑嶧縣莒州沂水即墨

昌邑濰縣平度掖縣高密招遠十四州縣各將均徭聽差銀量撥該州協助答應外今蒙前因又該本司左布政使姚鏌右布政使盛應期會同按察使王泰分守東兗道左叅政能桂帶管分巡副使盛儀復議得該州申乞協助答應一節委出無柰前項未到州縣應與督催協助但數內平度高密掖縣皆十分瘡痍自救不暇豈能協助合將濟南等府萊蕪長山齊東新泰青城齊河定陶寧陽平陰嘉祥壽張費縣郯城城武諸城臨淄博興益都棲霞萊陽福山二十一縣聽差銀兩內量行撥補并前次未到州縣各將銀兩照數查取解司轉發該州協助答應通行具呈詳允查發姑以濟急外職等竊以爲重斂最足以困民冗官最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存之不可也查得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添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九月以後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五月以後奉

欽依存留三員近復添至一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收糧收鈔管閘按察司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少至於該倉既設有監督太監一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監收內外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此則可省而未省者夫官多則承稟亦多有非一人之所能專其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

雲州集卷二

二十二

事體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億寔繁有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猶缺於應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而守巡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每相望於途而驛遞等衙門日不暇於應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八九十兩或一百餘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六七十兩或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本

天下之要區地拱

京師南通江淮西亘韓魏宜俟其人民日益庶富商賈日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逃五六而富商大賈苦於和買亦皆棄素業而他求貿遷之所日見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宜省七也且朝廷之設藩臬州府本以為民之利病不能救之亦當言之職等竊祿茲土目繫斯民之愁困流離而一不能救又不能言是負吾

雲州集卷二

三

國也是負吾民也亦安以設官為哉況山東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復求於他州縣他州縣皆狼狽不支無可為謀者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夫民之困也正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為盜不可得也為盜不已欲其不相延而為亂亦不可得也是豈不深可念哉此職等所以日夜憂嘆而不能自已者也如蒙乞為轉聞

於

朝閱小民之艱難思冗員之可去查照先年裁革故事將見在監督等官擇其老成謹厚者量留一二員或三四員聽於本倉管事餘皆取回別用如此庶既不失

朝廷設官之舊亦可少解斯民之困非特職等之幸寔亦地方之幸也今將會議過緣由理合具呈伏乞具

奏施行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冠議照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

臣等

奏

殆將幾萬老穉流移動至千百近日以來礦賊既竊發於淄青等地方哀馬之徒復馳騁於濱蒲等處所臣等濫受地方之責寔懷不職之憂雖節經督同布按二司官員日夜籌畫借公帑以助轉輸而

國賦猶未能盡如期也布

恩詔以事招徠而流民猶未見復業也遣官發卒多方撫捕礦賊雖已暫定響馬強賊雖間有擒斬而未能必保其後來也原等以爲欲爲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爲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欲節財力則去

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書之

困止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時

一日者可言也臨清廣積二倉舊設有監

督內臣其員未至甚多其費未至其廣臨

清之民亦已病之而當時已有建議於

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

過二倉乃增至於十五員之多而羣聚於

一州之內前日一州之困今且遍遺於一

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於數千而其

他征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其於可

減可省誠有如各官所議者况聽差銀兩

臣等

奏

本已盡丁門而取亦祇爲料價而設今各

官建議欲行借給臣等雖暫徇其請寔亦

一時補救之術即非後來可繼之道前項

監督等官若不及今裁省將來供給愈重

欲取之於民而民無可取欲借之於官而

官無可借即欲更爲無已之歛寔恐別生

不測之憂臣等誠有所未安也且撫民之

方不必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矣御民

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

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惟地方之至計大發

乾斷特

勅廷臣會議將見在該倉監督內臣擇其謹厚

老成者令無查照先年建置舊例量存留

一二員惟復仍照正德六年

聖斷僅留三員與該部妥官協同管事餘悉取

回

京師別用則姦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

民亦可以漸蘇矣冒干

天威不勝悚息激切仰望待罪之至緣係乞省

冗濫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高遠親賁謹題請

宣宗集卷十二

三

旨

飛報緊急賊情疏

臣據山東按察司呈准本司巡察海道副

使潘珍關照得前項礦徒為害地方今為

首倡率之人幸已伏獄為從黨與幸俱解

散本道將解散之徒籍名在官與舊時槍

手各照地方村落新舊參雜編成總小甲

管束使之互相覺察彼此不敢為非此實

一時權宜之處雖云目前人心已安地方

已靖保無他虞但長治久安之策誠所當

講查得先為地方事該本道議得益都縣

孝婦鄉地方相隔縣治二百餘里山多地

僻有煤礦之產有窑冶之利道路險遠各

處亡命逋逃之徒多於此處隱匿所以礦

徒盜賊易於嘯聚要於地名顏神鎮另立

一縣以管束之將添設縣治以靖地方事

情通呈撫按衙門批行三司會議不必立

縣輪委青州府佐貳官一員常川在彼住

劄凡遇礦徒盜賊竊發即便督調本鎮官

兵地方人等就便擒拏追問等因備行該

府遵依去後何正月議處再行而二月礦

徒即起未聞該府有住劄之官地方有擒

宣宗集卷十二

三

拏之計詳其所以蓋由該府佐貳官員各

有差占不無彼此推託誤事況本道住劄

地方相去彼處甚遠雖云不時巡歷終非

久居倉卒盜情豈能遙制為今之計縣治

既不可添合無添設該府捕盜通判一員

常川在於顏神鎮府館居住往來該府舊

有礦洞地方不時巡視遇有礦徒盜賊即

便嚴督所在地方并帶領新編槍手人等

擒捕務使盡絕如此庶督捕有專職而無

藉山野之人不敢放肆於朝發夕至之餘

管束有定員而新編排甲之衆亦可驅遣

於耳提面命之下礦徒可以永息地方可以久安及准本司分巡海右道僉事魯鐸關會同分守海右道左叅政許淳看得礦徒竊發爲患地方蓋緣頻年以來百姓爲因流賊殘傷兼以災旱相仍或爲饑寒所困或因差徭負累已懷無聊之心及至礦發意在得財遂相鼓舞聚衆爲盜是固有迫而然亦恐未諳於法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盜掘銀礦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不分初

一雲南集卷二

一

犯再犯問發邊衛克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三箇月發落再犯免其枷號亦發邊衛克軍其所以防處礦徒之法至密至嚴但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山野愚民不知此法者十有八九又查有巡撫山更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瓚明文爲地方事奏奉

欽依今後有礦徒拒捕等項例應克軍的都發貴州廣西沿邊衛所永遠克軍家小隨住此除欽遵外所處礦徒之法較之前例似爲又嚴及看得兵備副使潘珍處置礦徒

前法編立總甲小甲使之管轄互相覺察處置得宜合無併將前例申明布政司刊刻告示給發各該府州縣於各鎮店集場人煙湊集之處常川張掛曉諭前項礦徒除既往不究外自今以後各要洗心滌慮改過從新各安本等生理以保身家敢有仍前聚衆打礦劫財傷人故違律例者即許該管里老甲鄰并前項槍手總小甲互相首報擒拏到官照例問發其里甲人等有能擒捕首從者所在官司就爲重加賞勞其有知而隱匿不首者連坐以罪如此

一雲南集卷三

三九

度使人心知懼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備關准此該本司按察使王泰會同都布二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姚鏌右布政使盛應期署都指揮僉事馬愷議看得副使潘珍叅政許淳僉事魯鐸處置礦徒及添設官員編派總甲專以防禦擒捕及申明事例等項揆之事體固已相應但頗神鎮述古泰安新城萊蕪迤西淄川長山鄒平迤北新城青城蒲臺迤東益都臨朐直抵安丘諸城一帶各州縣俱係礦徒生發根黨連繫處所若非兼之以統馭之權則亦未盡

控制之術况本鎮人民庶繁商賈湊集建
之官者固將有以鎮定之也其於建立衙
門亦宜稍大其規模而特示之觀望略效
州縣城郭之制壘石爲堡以壯其外中設
官署聽事之所以嚴其中其前項附近州
縣雖非盡屬本府俱從本官節制除見編
新舊總甲外仍許於各該地方量調精壯
民快通融計算每三百名准爲一班計三
箇月准爲一輪就於本境空閒處所開立
教場與同本鎮巡司弓兵日逐相兼操練
用以張拓聲勢銷伏奸萌倘遇賊徒竊發

卷之二十一

平

即聽於見在總甲兵快人等內隨宜調遣
急爲撲捕如或賊勢重大共傍近相連州
縣並聽一體督發彼此策應以收成功如
有故違約束及後期不發者該管官員就
行叅拏治罪蓋圖事於早則其患易消盡
力而防則其衆自解若此者固所以治殲
賊之要也然探本而論大抵盜賊之生皆
迫於饑寒而徵歛不息欲民力之不窮亦
不可得也查得布政司節承准戶工二部
坐到一應年例物料厨料皮張修理成造
燒造柁木等項料價銀兩俱自正德六年

以前除已完起解并掣有批迴關單外其
餘拖欠物料共該銀四萬六千二百五十
三兩八錢一分九釐一毫四絲節於正德
五年年以後月日不等欽奉

詔書黃榜并廣

德意以覃實惠等事例備行本司將用兵被患
地方年例坐派各項物料係正德五年分
已徵在官者作急起解其未徵者并正德
六年分年例坐派物料通行蠲免務使民
受實惠等因已經遵依外後正德八年六
月初一日備奉都察院巡按山東一百五

卷之二十一

聖

十七號勘合割付爲查催未完錢糧事開
催弘治十八年起至正德六年止坐派皮
張等料嚴限解補等因亦經遵依催解去
後爲照山東先年既被大盜殘害近歲又
兼水旱災傷小民流離富室告罄前項料
價先蒙

國恩既皆許以蠲免續奉部劄乃復急以追
徵積年之逋負非一旦之所能遽完逃民
之貽累非見戶之所能盡償况舊負未除
新料踵至徵科動以千萬計此亦豈瘡痍
疲瘵之民之所能畢力而供哉夫上困於

官府之誅求下迫於私計之不足欲其不竊礦而爲盜亦已難矣昔龔遂治渤海首開倉廩以假貧民張綱治廣陵爲卜居宅而相田疇亦謂治盜之法固以追捕爲功尤以教養爲德也山東之盜顧可獨以防制爲哉近蒙兵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亦特以百姓差徭繁重爲言

廟堂爲民造福之念固亦計及於此矣合無上請於

朝查照節降

恩旨事例將先年逋負悉與停免後來買馬等

一 宣宗集卷三

里

項量爲寬減使東方之民少就蘇息并將副使潘珍等議處事宜參酌而行則民既知有威之可懼又知有恩之可感亦將自愛其身自保其家而礦賊之生自此可息地方亦日就於安寧矣緣係會議事理擬合通行呈請爲此今將前項會議過緣由理合具呈照詳明示施行等因具呈到臣卷查節准兵部咨前事俱經備行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守巡巡察海道副使等官會同從長計議禁治撫處務使前賊屏息再不生發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太監

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按山東監察御史徐冠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以防之今以禁之嚴逐捕以消之尺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勢難煩衆訪其初寔倡於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識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郭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者土多煤礦利兼密冶四方商販每羣聚於此而其中亦時有不逞之徒近日福山縣礦砂偶發遂聞利競逐鼓衆爲盜寔皆此地不逞者爲魁倡之此副使潘

一 宣宗集卷三

聖

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於此而遽遺於彼也今雖暫息宜有永圖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都布按三司掌印等官左布政使姚鏌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馬愷分守左叅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爲堡建立府館一所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視新編總甲嚴爲約束及聽

於附近州縣量調民快增置馬匹與見在本鎮巡司弓兵人等日常操練振揚威武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績大則移文糾衆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毋令復相屯聚有不稱任重議議查其一應詞訟除本鎮不分軍民客商告訴俱聽本官管理外其鄰近州縣非干賊情不得輒理致泛濫而無節其係干賊情應有拘理調遣者各州縣亦不得抗拒致掣肘而無成則建官之體大略已盡布政司仍將欽奉先為地方事題奉到

雲洲集卷三

密

欽依事理刊為板榜所在張掛使知法令之嚴難於輕犯示已往於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復有故犯必連戶長并里鄰坐之則賊黨自此可消矣但禮義廉恥皆有此心若非饑寒所困謂其甘於為盜則亦未敢厚誣吾民也臣等復照得山東地方連年災盜戶籍日削而徭役幾倍於舊杼軸已空而催科愈急於前草雖告完妻孥已鬻於他人之手門差未畢役產物半入於有力之家流移愁苦之狀臣等每欲圖以上而猶未能夙夜憂惶自知有召於

國亦多矣然考之自古聖帝明王欲施仁政以固邦本必首蠲逋負以收人心

陛下明聖比德唐虞謂山東為

京師輔省要地嘗被大盜之禍先年宿逋累

下

恩詔以蠲之矣但該部督責如前而有司徵求不已夫昔既免之今復徵之百姓固已不能無疑於

國家之大信況用其一而并用其三民如之

何而不困且窮以陷於為盜哉臣等伏望

陛下深惟地方之重計軫念小民之艱難俯從

雲洲集卷三

四

臣等所請特

勅該部將先年逋負悉與蠲除後有徵派量行

寬減則賦省徭輕衣食易辦民皆知安其

業知愛其身家知恥於為盜之非而地方

自此可以無事矣彼雖至愚亦安肯以其

父母妻子所賴之身無故相弄於法令之

外以干

陛下之誅哉臣等反覆籌思撫處盜賊計無出

此伏惟

陛下矜察而採行之則人民幸甚地方幸甚緣

係議處蠲減盜案已具蠲減徭賦事

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順差承差宋良親
齎謹題請

日

薦効方面庶官賢否以昭勸懲疏

臣節該欽奉

勸諭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職務者量加獎
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欽此
欽遵照得舉賢非以為舉之盡於此也而
衆賢因之以勸則彈冠結綬之類也其斥
不賢亦猶是則是懲一戒百之法也臣誠
不佞不足以知人然待罪巡撫三年於茲

○勸懲疏

聖

固嘗涇渭平貪廉而黔皙平所謂才與不
才者矣除前此已經薦舉左叅政徐蕃副
使今轉按察使林琦等不敢重瀆

宸聽外訪得布政司左布政使姚鏌論事精通

根據經史敷政詳慎羣延軍民勤於夙夜
而僚宋協一時之恭志於生靈而建白傾
當世之務豈惟文辭炳蔚抑亦器局優弘
按察司副使盛儀性資雅飭識慮優深據
法論刑能參酌乎土俗順理作事自脗合
於官箴學既足以濟其所施操亦足以副
其所蘊巡察海道帶管青州兵備副使丁

憂濟珍以任東方習知體勢力操憲度陰
孽奮袂建言徙城名存曲阜設法禦賊跡
載海隅提督學校副使江朝敦古之資提
身謹飭隨省之學據理詳通校徒則酌濟
寬嚴執憲則異銷請謁東昌府臨清州知
州吳嘉聰材略長於短軀事體老於壯齒
理以處勢雅志不撓約於馭民寬政輒舉
之數官者庶幾

勸百所謂奉公守法脩舉政務者也官之良也

司部之表率也又訪得沂州知州

身為守臣而心侔市井口談道義而志切

○勸懲疏

聖

貨財述職往來橫索車價賑荒前後陰剋
倉糧善楚妄施民命輕於草芥觸違妄舉
彩幣等於錙銖嶧縣知縣 無他材能
叨令偏僻善柔不忤奸豪出入於廨衙貪
黷多方囊橐倍徙於商賈耽酒稀親政之
日縱盜絕憂民之情魚臺縣知縣 駸
尋養景一意管家迷惑利場忘心撫下墮
馬受奸豪手挺之辱哄堂忍黷吏籠絡之
欺自擬富商無復廉耻共稱尸位豈堪全
保東平州判官 剛愎自用驕亢無
則檄以部糧則諉諸添註傲視藩司則曰

吾舊風憲也命以攝縣則擅用關防後視
州長則曰吾匪屬官也蓋稱病避難之日
多而接人視事之日鮮絕跡公座偷閑私
衙同僚不敢聲言其非民庶不敢輕觸其
酷之數官者真如

勅旨所謂貪酷不材害人誤事者也官之尤無

良者也及又訪得布政司右叅議 氣

質和柔材猷謏薄責當分守臨民惠而籌

託以督糧狃俗情而優游不斷雖無失已

之咎甚有徇人之嫌按察司僉事 性

本粗率政亦尋常分巡海隅士庶多曖昧

雪州集卷五

罪

不明之議委按賊吏簿書有牽制不斷之

私雖能捕賊以叨功實則因人而成事曹

州知州 僅通章句之業殊乏政事

之材坐臨僻地以歛枕支願為土務玩廢

民事置聽訟捕盜於無心曹縣知縣

籍貫開封境臨曹邑相距止一水之限

相識半疇昔之朋未仕之先以往來販馬

為營務筮仕之後以上下通情為風緣假

訟牒以快恩讐飭傳以胥故舊久而不

調則恐事多掣肘議犯苞苴之數官者類

皆才力不及而 又以私嫌相應遠

調

勅旨之所不該載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詳臣之言再加訪覈無異合無將姚鏌

等量行次第顯擢以盡其材仍於潘珍埃

其服闋到部擬而用之及將 等點

之勿疑 等調之

勿邇則庶幾淑慝以彰勸懲斯得賢且能

者有所趨向而益奮不才者有所畏忌而

弗為其於東方官吏士民之治化不為小

補臣不勝冒昧惓惓緣係遵照

勅諭薦勅方面庶官賢否以昭勸懲事理未敢

雪州集卷五

罪

擅便為此具本順差承差武昂親齎謹題

請

宣正德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雪州集卷十一終

臣對臣聞帝王致治之道同一心帝王行道之心同一敬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而心所以主乎敬也善致治者未有不求諸道善行道者未有不反諸心然不本之於敬則一身無主而萬事無綱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是故本諸敬以立志而天理無不明本諸敬以責任而職務無不舉本諸敬以求賢而賢才無不得大哉敬乎體斯道而致盛治其在茲乎堯舜所以帝天下而

雪洲續集卷十三

躋世唐虞者此心此敬此道也禹湯文武所以王天下而躋世三代者亦此心此敬此道也自漢祖唐自唐祖宋所以治不古若者庸非致治而不得其要或得其要而不敬以直內故歟有天下者誠能居敬以爲行道之本行道以期致治之盛則事功治化可以唐虞三代而陋漢唐宋諸君於下風不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德有孝友溫恭之資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臨政願治二十有一年于茲矣閱歷久而世故

熟道德一而風俗同固無異於唐虞三代事功治化之盛也然猶體道謙冲不自滿倂乃者特進臣等于廷降賜明詔始之以唐虞三代立志責任求賢之要繼之以漢唐宋治不逮古之由而終之以夙夜祗勤之一言且責臣等參酌內外本末以對臣有以見

陛下真欲聽而行之非以布衣常帶不足以與天下之事而姑以試之也易有之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天之經故雖聖君必求言於臣因地之義故雖愚臣必

雪洲續集卷十三

獻言於君臣敢不拜手稽首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乎臣聞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立志所以固其體而責任求賢所以達諸用宋儒程子之確論也粵稽諸古堯以是道而傳諸舜則曰允執厥中舜以是道而傳諸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一則生於形氣之私一則原於性命之正者也成湯聞而知之則曰建中于民文武聞而知之則曰皇建其有極建中建極無非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者也古帝王之立志

何以尚焉有三德而日宣者爲大夫有六德而日嚴者爲諸侯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俊乂在官而九德咸事顯俊尊帝而丕釐厥命濟濟多士著於文王之時藹藹吉人播於卷阿之詠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古帝王責任求賢何以加焉觀其當時君臣之間交相敬畏不曰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則曰無若丹朱傲唯慢遊是好也不曰勅天之命唯時惟幾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也觀其當時事功之詳治化之盛則制禮作樂秩秩乎禮

雲洲續集卷十三

三

備而樂和修政明刑穆穆乎刑清而政舉百姓昭明而黎民於變也四方風動而庶績咸熙也兆民允殖而四海永清也唐虞三代所以立志責任求賢者巍巍蕩蕩不可尚已所以然者孰非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日躋文武之緝熙敬止底至齊信之明驗歟奈何唐虞蓬蒿三代丘墟一廢於春秋再廢於戰國而大壞於嬴秦姑置勿論而以漢唐宋以下言之如宣帝之石渠講經憲宗之連屏書事真宗之崇儒有論孝宗之鑒古有記其立

志非不篤也惟文帝天資恭儉而躬修玄默仁宗天資仁厚而質任自然宜其有海內之富庶慶曆之治平也漢之公卿省寺兼攝有宜宋之兩府臺諫總察有方其責任非不當也惟高帝豁達大度而日不暇給太宗竊世安民而役已利物宜其開文祚之四百貞觀之治化焉成帝之郡國公府皆得薦士魏文之四科九品隨材甄擢其舉賢非不博也惟光武延攬英雄而杖策相從昭烈志圖恢復而躬駕征討顧宜其得元勳之鄧禹耿寵之孔明焉之數君者

雲洲續集卷十三

四

其所建立施爲莫非隨其才力所就而然者也迹其當時事功治化雖或海內騷擾幾致刑措而求如古者黎民於變四方風動則未也雖或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而求如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未也雖或君子滿朝道學可稱而求如古者王道平平王道蕩蕩則未也嗚呼聖人之學不明於唐虞三代之後聖人之敬不見於漢魏唐宋之君一敬不敬之間而事功治化之隆替盛衰係焉寥寥千載治道之本於敬者其惟我 國朝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創業垂統以是敬而立志責任求

賢於先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以是敬而立志責任求賢於後

陛下嗣大歷服春秋鼎盛建官位事惟

祖宗成憲之是遵取賢欽才惟

祖宗良法之是守茲欲制治保邦之盡其道期

於小大庶官咸稱厥任窮原委屋固有遺

逸如古帝王熙皞之世臣以為無他道也

雪洲續集卷十三

五

顧立志之何如耳蓋立志者本也內也責

任求賢者外也末也臣願

陛下遠宗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近法乎

祖宗列聖之心繼今以往一念之萌為天理邪

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廣之而不使

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

少有凝滯以之責任以之求賢知其為是

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虞其

力之甚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

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

而進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尊聚之惟恐其

不眾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

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速返之惟恐其不

遠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是則

聖心湛然中外融徹而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

聲日聞治效日著天下之事將唯

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者矣故宋儒朱熹謂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蓋謂

是也雖然成湯聖人也每致謹於盤銘之

詞武王聖人也恒究心於丹書之戒學問

之功其可以少緩乎況乎帝王之學與常

布不同帝王之文與經生有異臣願

雪洲續集卷十三

六

陛下日御經筵切劘治道延訪真儒以備

顧問則將有以得乎千聖心傳之妙而何庸

虞三代之盛治案可及哉

陛下策臣等而於篇終有曰諸生博通古今之

學明習濟時之務其參酌內外本末悉心

以對毋徒膠於聞見而為故常之論朕將

資以裨治焉臣等伏草茅潛心敬學食芹

而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嘆頃領

春官之薦叨奉太廷之對敢不以習之

於師得之於已者輒以聞於

陛下之聰聰乎伏惟萬幾之暇爾神省

覽非獨臣等幸甚實天下萬世之幸臣干

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應天府府尹自陳疏

臣原任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正德十年四月初十日奉吏部急字五

百六十號劄付 欽蒙

聖恩陞今職已于本年閏四月十三日到任外

適當

朝廷舉考察之典沙汰非材以徹有位而臣
素以庸虛久玷任使外之則莫能旬宣於

雪州續集卷十三

七

藩國內之將何以裨補于邦畿矧頻年水
旱之餘閭閻甚于征科官吏艱于承調是
以在下者多呻吟愁嘆之聲在職者有掣
肘痛心之憾當是時宜得長材遠識置之
京兆庶濟生靈顧臣材力駑駘器識猥劣
何以堪任以無負

陛下

恩命於萬一乎如蒙乞

勅吏部將臣罷歸田里老填溝壑別選賢能

而任之臣不勝仰荷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吏張升謹具奏 聞

革冗濫以重儲蓄疏

臣竊惟天下之事勢有若輕而實重言有

似微而實大者圖重於其輕則重務有備

慮大於其微則大患不成故臣自受

命以來每詢山東之事其勢甚重而其患甚

大者莫有過於臨清廣積二倉者矣請為

皇上陳之 國家餽餉仰給於南臨清為會道

河之經漕渠要害之地也 祖宗深謀造

慮特於其地建庾儲積與淮徐德州之設

為木次肆倉豈但專為運軍行糧計哉以

其便於轉輸可備漕河意外之變誠古者

雪州續集卷十三

八

郊關委積之遺法燕趙青齊之大命所謂
事勢若輕而關係甚重者也况各倉每年
所收糧米十萬餘石俱派河南山東兩省
兩省為 畿甸近藩民貧土瘠加以近年
災盜之餘死徙殆半而二倉之儲勢不容
緩有司督責見在包納往往破家蕩產於
今已不堪命而況上納之難又有甚於邇
倉者乎內困於追併之急而外厄於上納
之難進退狼狽其不去為盜賊者幾希此
臣日夜之所深憂而寢食靡寧者也蓋嘗
思之水旱盜賊之變氣數也固非人力所

能為也若夫上納之難是特人為之害耳
顧獨不可去哉由臣等未言而

皇上或末之思耳然所謂上納之難者往時臨
清兩倉監收內臣不過數員而近歲增至
十有五人館舍不足至僑寓於僧房傳廩
不繼每仰給於藩帑戶位冗食五七成群
每遇一州縣部解一攬納入倉則朋謀為
虐無異群虎見羊磨牙吮血飽而後已兼
以隨從之人數多科索之名不一分例總
歛於十五雜用支分於千百是以宜糧一
石其費數倍一時稱貸不敷累歲關單未

雪洲續集卷十三

九

獲正身拘繫於各倉而生養之業就荒家
屬縲囚於杆檣而門戶之禍未已以故逃
亡日多通負日積臣恐各倉之儲漸虧而
兩省之民重困萬一河朔告災青齊有警
漕輓不給轉運無資臣愚不識其時何以
處之所謂害有似微而患莫大焉者此也
伏望

皇上念 國家之至計憫生民之困苦乞

敕該部備查臨清各倉節年差到內臣量留
老成廉慎者一二員監督收放永為定例
其 盡數取回今後凡有奏

明添差者許言官糾劾重罪黜遣務使各倉
料費少減常賦易供則民困少甦 國計
永賴矣緣係革冗監以重儲蓄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備將節年添差各倉內臣共一
十五員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武昂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南京兵部侍郎自陳疏

節奉

詔書內壹款南京六部等衙門見任文職四
品以上官俱聽自陳欽此伏惟

雪洲續集卷十三

一

聖人御極政化維新舉綱振紀政絃易轍剗剔
姦毒簡任忠良百司震懼萬民鼓舞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竊念臣以進士歷任主
事員外郎郎中陞任叅議叅政左右布政
使陞府尹右副都御史再轉至今官臣本
一莽草茅謬膺祿位沐 恩三十年餘矣
雖嘗刻苦操心黽勉努力以圖報稱顧臣
才綿技薄謀拙術疎既無所建白以濟時
又不能論列以匡 國重曠官職久妨賢
路罪雖萬死無以塞責況臣犬馬之齒六
十有七精力衰隕智識昏耗即今用賢圖

治方當革故鼎新有臣百輩無補萬一幸逢

聖朝曠蕩之恩不即誅滅誠乞

俯矜下悃將臣放歸田里黜臣之位以待
廊廟瓌奇山林宿德之士臣不勝大願干乞
天恩無任惶懼懇迫激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
辦事官劉振銳親齎謹具奏

聞

雪洲續集卷十四

詩

新城道中

舊俗傳揚子遺黎列萬家古今隨逝水城邑轉
桑麻廢墟潮涵月沉坳劍浸沙江邊問農事社
鼓不停過

遊通真觀

閉門春色有無中作意招尋仗寓公花近寒江
憐倍蕾人於丹觀覓崆峒郊原久渴鋤犁雨樵
牧新瞻旌旆風我亦舊遊迴白首十年修竹蔓
西東

送張守備理還京

仗鉞臨江得虎臣分憂聖主見忠純月明細
柳甍貅肅風靜迎鑾雉隼天上神機思舊帥
十南榆社戀遺民金臺有剡憑誰薦愧我曾依
座畔春

祭文

祭封孺人丁母張氏

百里之良維君子兮婉婉壺範替厥理兮歷典
雷封績用累兮

帝褒淑德錫殊祉兮載遷于南仍舊軌兮胡不
借書麟芳芷兮朝露海漚弗淹晷兮來吊來酌

傾都鄙兮旅魄迢迢河彌彌兮我奠之非敬則
修兮尚饗

祭內兄張希元

生歲之春君哭妹於余舍甫越暮年而君且長
夜閨月之吉君別余於河干適茲南返而君已
蓋棺君壽匪天獨乏承家孀妻寡弟死生堪嗟
楮短悲長奠非意腆君儻有聞鑒余哀款於戲
哀哉尚饗

弘治壬戌秋八月赴蜀告墓

瓚仰荷先澤竊祿歸都已餘十年茲奉

朝命遷佐蜀藩專董糧儲以給邊鄙惟是夙夜

雲洲續集卷一四

耿耿弗勝其任之為懼所賴靈祐陰牖鄙衷庶

俾職業相脩毋墜門戶而我禰廟蒙

恩加贈秩躋大夫祇奉

制書未遑騰燎以俟他日追償前失今當遠違

鄉井之任視事謹以牲醴恭伸真告

正德乙亥秋七月赴山東告墓

粵自筮仕以至於今蓋三十年荐歷藩省入戶

留都曾忝席煖謨忝刺薦進貳憲臺巡撫東土

爾書臨諭責任重大且懼且慙追惟祖考德慶

之深長教育之勤篤以有今日而瓚自顧庸薄

恐無以堪朝命之付託為先人羞敢與陰靈

默垂相佑俾我後人力于職業以延休世也
謹告

正德戊寅三月十六日泰山祈雨

維神嶽瀆之尊民物之主廟食百世以錫以雨
壁之守臣肅于風紀吏苟不職其顏有顧茲
春殷民勤穡事有苗盈野將萎而腓其何以稅
足國之計蒸民嗷嗷守臣飲耻神仁則弘知其
憫矣昔我宣聖頌神之智季孫非禮不歆其祀
虛陳其功以昏前義濯濯嘉生榮盛之備如其
早曠夷於蕪蕪豈惟守臣神將匪利守臣無似
咎實攸歸獨降之罰奚以民為觸石其雲下土
雲洲續集卷十四

跋

跋谷音後

谷音凡百首余得抄本於臨淮顧德光氏五年
矣近見江西刻本與余所得帝虎陶陰之感抑
又甚焉間托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舊
部主事吳時冕覽而愛之遂刻諸真州分署以
傳嗟乎宋運極於咸淳德祐其間節士幽人往
往攜悲憤驚風烈逃山林江海以沒齒如王繪
程自脩丹琇諸人可覆視也顧稽之史傳其人
其事無述焉然則是卷亦可以備史氏之逸矣

豈亦庶幾所謂詩史者耶三復之餘游青卷不

書畫菊

菊得天地之正色者也至于冬不萎又得氣之
正且完者也而見於盛觀瀾氏余聞觀瀾愛竹
蒲石乃今又若愛菊焉豈愛之酷故感召異
無亦偶然者邪古之人之愛之者類多幽貞
絕俗之士託興於東籬荒徑間爾觀瀾諸生也
余恐有奪其所愛符其所異者矣余性拙無所
愛幾於疣贅萬物然籬落之趣亦時時發於文
字嘯詠而獨以鹿峽南北挽吾之私他日挹坤
棠之色嗅霜露之英寄意於柴桑羽放迹於天
隨子以萬一其所謂偶然者焉不知觀瀾能與
吾值乎弘治丁巳三月晦書

書

與都憲王汝溫

恭承遣使齋書劄下問且承取東方志索甚盛
意也但志藎發自不佞方在垂成之隆四歲皆
以上游蒙逆六師紛擾空憊日不暇給人而未
克訖編愧罪愆愆欲於嘉靖之春之夏之秋
力加整理稍存義例冬末當得奉納仰布校正
以卒夙志不敢誑也夫志大事也志余自又大
事也志齊魯全省又大事也不佞妄不自憊業

已爲之欲棄之則不可欲以殘編亂帙肉齊塵
覽又不可故敢告唯賜貸察焉

與侍御王天宇

側聞盛名請矣愧未之面頃辱馳問過被褒飾
唯惓惓東志在念甚盛意也僕於東志極知僭
踰之罪徒以史傳所載風土人物故實關繫齊
魯者甚多偶謂可以登載故不敢以非其人自
沮率意爲之不圖事未訖而有承乏夏官部佐
之命又不圖兩半間皆以事妨無從校理是以
雖在番成不諧夙志每深悵惓誓欲於嘉靖春
夏秋間畢力竣事至冬告納不敢誑也因承差
還輟爾謝咎惟乞貸察

與方伯陳文鳴

專使齋捧登綺到璫頓首稽首祇領訖且辱手
翰書幣忽寤已卯之歲艤舟水滸夜參半而叩
訪者非執事也邪感刻感刻承諭取海岱總志
蓋撫按先生洎藩臬諸公盛意但此書謬忝居
東之日不自揆業已爲之雖據史傳郡乘叅
互粹類然亦草率未免訛舛抵牾掛漏之憾是
以久未克就誓欲於嘉靖春夏秋三時亟加校
理至冬結上所賴執事大手筆潤色之爾執事
望隆第恐不日峻轉不與茲事令人悵惓惟貸

察

與憲長江巨源

承諭取通志僕於是書雖嘗極力考定寢食靡
遑然已卯庚辰之歲兩以事妨未克如意陳作
悍作警欲於嘉靖春夏秋間專意檢覈庶鮮瑕
自度必於冬末納上更須諸公詳校之爾夫
僕林下人也而猶云然者蓋過不自量業已為
之可以久而輟乎貸察貸察

雪洲續集卷十四

六

雪洲續集卷十四終

雪洲集後序

少司馬雪洲先生黃公遺稿若
千卷魯得讀于其子戶部君襄
見其豐約不倫咸當槩矧彬彬
逼古作者晚讀榮哀錄見公遵
道得路足以震捷徑而化窘步
知與不知皆想見公之為人然
後知公之文章已為大雅稱重
矣昔人謂文章必根於道德言
語必稽之行事其公之謂乎假
令公不耿介以立修名恒年伸
紙與古諸家爭衡縱相伯仲亦

雪洲集後序

不過筆墨之巧耳于公大槩果
何益哉故讀離騷者當知屈原
之內美讀出師表者當知孔明
之忠武讀歸去來辭者當知淵
明之高節則今之聞公聲響與
後之讀公文章者有弗知公已
乎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得而
泯焉者魯庸謫無文其生也晚
雖未及登公門幸于公嗣有同
寅好因竊評公之文章而槩見
其為人謹贅數語于卷末斗山
在望培塿何見然終不容自己

雲州集後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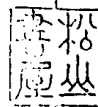
六

者秉彝好德之誠也

嘉靖八年己丑秋七月朔日

賜進士主戶部湖廣司事後學

鎮池孫繼魯書



雲州集後序

二

雪洲集後叙

此系雪洲公存稿也其子
日思君以公履為地
輯公平生手筆彙為十
二卷注疏謂曰先子撰
著未嘗留篋今掇拾僅
得此耳而追者莫得而
求也素之何益蓋公貞介
端慤性節儉解以嗜好
官至卿佐家無產贏故
歿而為文峭勁清潔有
如昔之評孟郊詩之者惟

不暇存迹故多散失然亦
亦人肯未嘗不煇然而存
然公渾意則滿夫時似達
矣正德癸酉開試豫章時
公以方伯為提調伯由是
年一選故于公有丁座之
誼嘉靖改元伯拜公於
里第听教終日亶亶不
倦是日因群付而未敢
以請也距今則十年矣始
得讀公之遺編思微人
曷睹於色何不能學文

不能為之編梓以得則
負公也多矣受以拜而叙于
末曾嘉靖庚寅八月
己門人廣信丘九旬謹識

出日

古諫議
亦亦

須野
懷學

雪洲集卷十四

三

雪洲文集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黃瓚撰瓚字公獻儀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侍郎是集乃其子襄所刊自一卷至六
卷為詩自七卷至十二卷為文十三十四兩卷題
曰續集詩文並列蓋補遺也詩多伉儷之響文亦
意境未深集中載為山東巡撫時薦劾方面各官
疏於所糾之人俱闕其名殆不欲暴人之短耶

松籌堂集十二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金氏文瑞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松籌堂集

十二卷》提要

朱竹垞云君謙論詩曰詩不當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直吐胸懷實叙景象婦人小子皆曉所謂然後定為好詩其他餽飮攢簇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綫索以舉動者吾無取焉故其詩多俚近然如陽山大石一篇賦情傲兀用韻妥帖非讀破萬卷書不能作也君謙好蓄異書孜孜不及是時吳中藏書家多以秘冊相尚若朱性甫吳原博閻秀卿都元敬輩皆手自鈔錄今尚有流傳者實君謙倡之也

序

松籌堂集過南峯楊先生所撰著者學士大夫無遠近咸
所珍秘使何人斯敢替一辭耶德惟來髮時得讀先生小
金山志願執鞭焉嘉靖丙午北試道經吳門始獲拜先生
於濠上時先生壽已望九而獎進後學時甚論文說劍猶
終日無情容手示纂修皇明通志文寶二書且囑曰此中
關係國體先須進呈以傳慎勿洩德感先生之知而益恨
相見之晚是冬北歸忽聞先生化去雖反袂過吳門然此
情終不能已：閱四載鈔其集于董子元家子元雅尚博
綜乃與廣搜遺文合併為一函將登梓以傳會友人以已
刻告遂中止然此心終不能忽也一日獨卧山庄夢侍
先生于危樓中款叙甚洽適有合抱之材橫其傍德叩之
而向先生曰此梁棟器也胡不為明堂大廈之需顧乃虛
置于此先生竟嘻呼不答握手而起間以唐憲副龍江公
所論先生纂叙金小史為請先生却曰此書別自有說更
告以刻集事先生亦不荅久之其意若有所托者德隨索
集稿先生曰此屬之華某當用他物易歸即自袖中探出
一把若瑣珠字玉相貫者然方遺易稿者去而忽夢回枕
上矣嗚呼袖中珠玉豈即先生之文章耶先生九京不可
作矣而其汲引後生之心尤耿：若是：德之受知於先
生不但生存已也然友人言集已刻終非實事今卒登梓
一以酬德挂劍之心一以慰先生神交之托若山處行誼

松籌堂集序

一

文瑞樓

具在先生自撰生壙碑中故不復論
萬曆改元上海後學顧從德序

松籌堂集序

二

文瑞樓

吳郡楊

循古

著

上海顧從德

校

賦

竹溝泉賦



時雨晝零至夜不休集我屋上仰瓦承流乃所積之既多
遂衝奔於竹溝爰有筠管立於其下中即既去洞乎空者
溝唇承接其水倒瀉鐘：奇響相擊而鳴應空谷韻如谷
中之聲觀其滴瀝傾注九止一作響銅盆之在地而墮淙
之投落揚子讀書既固安就床著目合神定泉聲時得若
雅樂之作自有奏節忽寤而知又寐而失以為彈絲品竹
敲金擊石千呂萬律皆出人力然又非貴介公子莫得而
常接也而此泉聲特借於雨其音自然若虛堂紫竹乍歇
乍有鈔乎答語人復助以嘈雜之細韻集塔除而戰簷廡
蓋資居之士可以寄聽於厭厭焉不必解衣輟食呼工召
伶而為一日歡樂之舉也揚子於是心納耳受怡然自適
起而賦之書之於策

山水園賦 巡撫朱公命作

石田老僊擅妙思於詞林含丘壑之遠致抱泉石以冲襟
於是盤礴解衣凝神馳想援彩毫以揮灑落奇觀於指掌
若夫練鰭臆密軒窓畫晴縱觀：之筆力 天機之自成
則乃止設平坡欲臨溪而開曠次為絕壁使豁空而空明

美矣哉意匠經營有丹青既作之基條一幅之神形矣

于是出纖華植長松拂通波列遙峰一：位置咸折于秉

儼匡廬之在目忽萬少之呈容則又極物巧而窮人工矣

然猶未也以為佳境領畧匪人弗勝思昔古賢琴釣寄興

乃作二丈夫為裝其衣高其冠意韻高尚其漢晉之間其

一人手執漁竿垂彼清端橋首遐矚若有所觀其一人則

停琴不彈置此石邊望亦隨之而俱無言無言伊何在彼

雲泉雲兮霏：遠青嶂而盤旋泉兮冷：從空洞而高懸

相映一色雲霞泉寒厥意攸長太古之先故愈曠而愈靜

與琴釣而皆閑也噫樹不枯山不改雲長飛水長在畫術

之大也如此然而琴士之絃含音而不宣釣徒之綸設餌

松籌堂集卷一

二

文瑞樓

而空陳則二物之用其遂不可見耶孰能為吾作伯牙之
操起志和之魚相與一醉于湖山之上顧不甚樂而又何
以雲泉者之為拘：

遊虎丘賦

泛清溪之浩蕩依茂樹之陰森鴈銜環而縱轉句搜索而
長吟山籟：以在目風蕭：而滿襟數人生之難偶嗟白
日之易沉知江湖之無味思丘壑之可尋藤垂樹以蛇挂
草沒岸而腰深應空品于響屐峇幽澗于鳴琴願逍遙而
至暮勿輕動歸心

中州二難賦 以中城胎秀生此野哲為韵

瞻茲區宇維洛處中在五方而正宅道九州以時通即居

都會交率流慶汝山積重長之氣有岳名萬是如沃野
膏腴茂碩盤鬱太行為垣界黃河而定域生中及甫
神昔降于成周魁卽與卽星復朗于今日蓋以授龍謬舊
流域功培故致廣寒之桂雙出明月之珠並胎這少之後
有獻殿一門何盛老泉相繼惟執轍兩世多才親夫伯氏
在前仲今居後俱為廊廟之珍同東山川之秀討論謀習
步不越于家庭切磋琢磨隨自推于師友是乃斯文篤聚
間氣叢生塔宮峨：而攜手共涉虎榜赫：而舉足齊升
凡于親聞而傳報孰不嘆羨而嗟驚片玉當頭茅固難為
之羊珠珊瑚耀側兄不易稱其兄雖然匪人伊邇天亦勞只
陶林總于千萬得清醇于一二豈徒為人物之美觀實欲

松籌堂集卷十

三

文瑞樓

資時世之化理吾不知費大約造就之力凡用幾何得陰
陽鼓鑄之功以克有此今乃儒珍售聘禮羅得賢一則茂
洽琴堂之治一則榮揚駉馬之鞭牛刀初試而終成大用
山岳皆動而肅振威權沛百里之春風萊陽幸甚飛一道
之霜令江南晏然噫古語有云地靈人傑中州為天地之
心今乃獨鍾于兩哲然則為柱為石以答公輔之望吾固
已知之矣夫又何待于發著而再決

駉馬行春賦

偉丈夫之煌：被光榮于道周威遠達之不易信得志于
斯將擁飛霜之大轟曳繡牙之華表問何人而則然昔吾
郡之樊侯惟閩山之多秀特鍾氣于人物侯車來以非恒

洵嘉藩而雄傑既經術之醇正復吏牘之精審郡卿闡以
鶚升遠而宮之先拔茲畿甸之名府常屈致以寵臨敷六
載之佳績勵冰蘖而為心刑得情以惟恤靡抱枉而寃吟
崇美化之清簡每綬帶而鳴琴建蘭臺之微賢選萬一而
山中果首掄于薦章取物論之攸共器瑚璉而必登材概
捕而並用縱百寮之皆貴覺茲杖之彌重荷廣西之大省
控鉅海而為雄惟使者之歲按侯乃跨于青驄節觀：以
搖岳端翮：而揚風邁水陸以南邁遂便道于吳中嗟茲
聰之孔勁載霜威而行歷凜百數之皆避何豺狼之散出
蒙纖翠之文鸞銜鏤金之華勒御蹕蹕以除征將遂事乎
揭激彼桂林之奇勝在海內而實多川瀕嶽而長注山端

松籌堂集卷一

四

文瑞樓

嶠以高我強數千以為城森即邑之星羅騰落奸而震懼
諒未判而先逃叶想春日之載陽亦惠風之滂蕩乘我駉
以周流覽芳藉之條暢沛甘雨以隨鞭慰田疇之早望何
埋輪之擅美美擊鵬之多讓考西臺之清要在前代而則
然院列五以任重察條六而權專非夫人之剛正未易殺
于登延雖一駉之在廐又孰得而乘焉今賢侯之甄融遠
手持於斧鉞又銜命以四出振風聲于百粵實人生之慶
遇况畫錦而鄉涉勉功名以遠大期寧時于臣節

摺扇賦

當海暑之蒸鬱或浹背而汗流雖四海之通爾在江南而
為先汛城郭之逼側復塵土之飛浮思清風以如渴畏重

端而著仇于斯時也吾無廣堂大廈高臺曲榭故謀尚阻
散髮未暇與維水鏡之懸心繫水壺之掛荷陰照：而遙
隔重湖竹影蕭：而遠違傳舍使吾局未半放逸之懷惟
塞乎全濁之狀恨八溟而猶隘嗟六令其非曠于時則有
往矣雅製却暑芳姿昔日之班姬所詠佳年之逸少曾持
飲之不盈于把酒也有中乎現出袂而輕飛自動拂膚而
涼颼允宜觀其皓爾裁容素藤張面洒金星以作飾削牙
行而為健紫檀櫟：而板胸無痕玄珠圓：而膏垂如旂
爾乃寒韻來摧熾威七酷偏宜掌握之携豈用儻奴之撲
魚鄰座而認：及旁窺而竅：快哉何真甚矣其樂然而
先生方且撫髀三嘆仰屋長吁吾適於此有熟者乎茲三
邊多重鎧之甲士而四野足赤背之農夫也

松籌堂集卷一

上

文瑞樓

辭

送府同知林公辭

公之來今民樂以收惠在東土今我則先聞惟介直今非
奉摧首乃贊吾邦今時相使然公材既美今厥操彌堅澤
三吳今頌聲流傳市民通眉兮式繫之哀其報兮不以捷
而廟文襄兮黜姦利五旬而成兮不以亟設施固兮今寧
獨足煥巍：今臨水次嗟公能兮百試一二役夫無怨兮
若神致昔歲賦兮輸京師嘗苦貧兮費不貲公部督兮綽
有條用已率下兮固私纖毫往則遲：今歸則早事適集
兮歌傳父老今公之去兮可奈何適難留兮道路遐吳有

水今公之清亦有山今同自我命我不佞今述其誠願
公重來今翼茲蒼生

壽華庵王隱君辭

有序

隱君衣洲之故家用儒修身而以自立者有年矣予嘗
以耳目微之得其人焉昔者未見隱君時得之于聞：
者聞其屏處湖濱力經史高潔孤介以為其德今之
隱君子也及既交于隱君則得之于見：者見其談條
如雲已羅治寶既通練達以為其才古之偉丈夫也然
則隱君舍之可漁可樵用之可公可卿舉變其類一而
已矣隱君之道選乎哉充乎哉不試所以完也不折所
以貴也不勞所以壽也既重其風胡寧無言以彰之

松籌堂集卷一

六

文瑞樓

繫惟先生今處彼荻川隱君樂道兮不遊市廛窮討群籍
兮若述滿前世就有如今若人之賢古酒恒蓄兮賓來啟
筵高談應河今日暮留連林有佳賓兮湖則有鮮先生偃
仰兮自樂其天嗟我登堂兮亦既忘年側聞緒論兮斯實
不然清風觸人兮鄙吝俱捐願播嘉聲兮刊于茲篇

無錫郭君哀辭

有序

即君諱愚字智卿家錫邑之泰伯厥考靜修翁素以誠
懇聞于遠近自夫名族大家莫不推之及既即世而君
為之子素風依然昔歲弘治中予寓南峰書館君以文
事與共姻家華育德有與過予凡終日留時方汲寒涉
冰遠來憶曾幾何時而遂隔存沒可不悲耶予是孤子

尚書乞文以播達本時昔之情作哀辭

粵鄒宗之在錫兮世載德以有聞居讓卿而貽禮兮稱薄
俗之浮紛靜修一諾若季兮羗鎮重以守慤逮夫君之嗣
承兮又淳信而再作務施與之為心兮諒或待之以謀歎
歲荒歟而輸粟兮膺章服之陸離予固知斯人之義舉兮
不敢謝予未交歲弘治之隆冬兮遂枉顧而乘輶山巘
而積冰雪兮居胡為以獨宿慨空谷之鮮備兮孰肯訪予
乎巖之下惟閒居之淡泊兮雖文詞以何味舍其猶梁綺
純兮乃收衆人之所棄以此知君之賢分靡與俗同感知
己之見親兮恒耿：之在東閣君方擇野航兮泛江湖而
遠遊又纂讀書之堂兮板橋先與講求忽朝露之湛止兮
予聞訃而驚嘆詢其年甫下壽兮罹二豎之苗患彼詐欺
而胡考兮俾淑人乃早零忘者之駢列兮有一愛予而不
使之生已矣乎山房閒寂不逢佳賓兮有以筆代來寧不
呻兮粗褐溫：誓將終身兮有懷長誼朋友無人兮

松善堂集卷一

文瑞樓

松善堂集卷之一終

松善堂集卷之二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古詩 四言 五言 七言

宗人終事昇緯輿詩

瀾：南瀾清流如玉連覺載繁成是里曲依城附堞闌

相屬孰峨其間華招乃嘉

吾宗信碩有升天朝茲為宅家維蘇之翹第以貴開門宜

等超爰作緯輿赫隆昂霄

涓日芥水經彼水溪刻綫丹青翠飛具美懷楮羣拱簷牙

四起設酒庸慶邦侯來止

松善堂集卷二

文瑞樓

濠流既廣人廬對居麟次萬家咸瞰甘梁高閣忽創俯川

舒：往揖來帆莫不躊躇

躊躇伊何濠實增顯永念昔日徒爾庶衍修興嘉坊突兀

冠冕凡此鄉閭噴：稱鮮

厥惟諫臣輔翊聖皇柱石具瞻屹立孔強樹里表德獻納

以彰盛哉陸著閭里之光

泮流閭不克養九君子既顯而其親已歿雖有祿位

而無所致其孝故為之作是詩以哀之

賤彼泮流其波泮：昔焉有人授謀於堂抱德雖博厥澤

未滂正襟裁弁數闌虞唐

泮流春宮伊人孔哲云何遽厄遽與時談遺琴既橫書冊

徒列童子方幼擗踊泣血

惟此幼子克光前修今也顛連侍於冕旒繡斧之禁將誰與倚思被九原洋：洋流

有職近侍有祿天庾慨親不存羞與孰舉資是群芳以寫中樓洋流洋：慨慕終古

山行圖

巘：翠 羣峰是羣薄言來游副我欣曠松韻韶叶憂以鳴泉維時暮春大桃亦妍登攀既勞亭乃于息涉梁徘徊草徑繼蹟物表味澹契茲朋良豈不獨雲山日長

金陵篇

長江挾天險鍾山盤王氣我祖應運生於茲守神器百司

松籌堂集卷二

二

文編

秩烏聞崇墉一何麗中有黃屋尊巍：拂雲際日照金色光清都儼然異憶昔世否極逐鹿元氏季朱旗獨揮霍四海奉真帝真帝興淮揚神武東亮謀渡江得五郡金陵居上游從者伊何人材畧皆王侯王業從是基仗劍平九州蒙古既遐窺荆楚亦全收巨敵一朝決璫：皆俘囚匡復唐宋城遠大古來倖北疆竟朔漠南邑窮炎洲西琛通酒泉東箭貢吳取斯旦臨大朝秉圭岳冕旒冕旒何穆：文武咸具列承平息喪亂霖雨潤焦熬恭已軒義上鐘鼓備崇設乃延綏掖徒禮樂脩廢缺園立行郊祀明堂會胡越予：款彤庭稽首盡推結宗王盛封樹姬劉以同轍剖茅爵功重分官授羣哲玄黃獲再莫何能贊鴻烈： 巍以

宏豐鑄定在茲河山互襟帶鬱：烟雲安環衛的萬億有衆積如城歌吹喧列肆車馬流通遠城關陌前代門關多舊遺渾：國初風根本重南畿仰思受命主功德天地垂吳公園中食棗

名園何鬱：珍棗四五株掛實繁柯上纍垂脩且朱秋來煩愛葺童稚皆遠驅正用飾林館豈為蓬豆需昨忝登堂客得侍樹間趨擊技特見咬深愧禮意殊美脫不用嚼滿口甘露珠三錢換一升此豈市所無但貴賢人宅新米鮮英踰至今懷故味非止稱須臾

和荅王侍講濟之

松籌堂集卷二

三

文編

契心人屢脫門外屢雖然有擊鮮邀我亦懶去汪：雅量深落：高懷素相尋但診 茲來信非誤陋巷有賢人止我歸夢驚遠意且便留焉須問何處

奉酬

少也嗜周書安欲遺世情中年志益滯不辭如婦嬰臨編再三嘆甘守墨與絕人生既多苦累我寧非形山澤凍餒逼官位憂勞并鬱塞抱餘懷誰其堪與盟玄言絨巨帙本意遠清貞所聞世間書徒添非譽繁廓朗祛煩慮誰有如莊生披覬畏卷盡放予惟郭卿藩垣周柱篇鼓吹秦壁經斯人舍天秘妙論縱口成誰知千載下求之難貌名高堅

貴鑽儻可玩不可稱溪澤浩迷海苔森疑城壁余獨不
量舉筆茲申評雖乏入室學且獲胸臆平藏來自箱篋不
敢踰戶庭搜惟莫子避向我眼倍青知賞自古難他人須
走驚

和陳明之賞菊

陳家九日客滿筵故事已向交遊傳醉來起舞不肯去共
扶上馬如乘船嗟予獨不蒙此數白坐破樓看暮雨雖逢
佳節亦徒然空望東家酒旗舞吳中九日必登山翠壁丹
崖歲一攀可憐為客無歡味江上雲山何日還

有客

有客下其馬入門向我言聞子意將歸衆皆不謂然年深

利筆堂集卷二

四

文淵

官自高金可腰望間云何遂欲去況子方少年少年不肯
仕惜哉歲月捐揚子持歸志勇若天在弦一聆客之語足
縮不得世有此奇論胡不早誨誨元來讀古書不若親
耳傳揚子誠不肖此客乃大賢

都下將歸述懷

鄙人自從三月來腹心久已病癡癡晨興至午尚不食夜
枕呻吟睡尤寡蕭然一榻但高卧雖有心曲誰與寫有人
謂我病如此何不抽身向林野一聞此言即再拜誰有愛
人如此者又知山水潯有味漸覺功名輕可捨況今一病
已到骨與世多乖病病人自合卧活命安能奔走還
騎馬水凡決事在己心謀之朋友惡乎可乘今秋至天漸

涼定買扁舟向南下諸君請自各努力余非引高毋謂罵
予既得請將歸吳王秋官弼亦以奉使西行以詩見
祝兼詢歸意遂依韵奉酬

王君憫我將南歸贈我以詩兼以酒忽言我實無所病托
以圖歸始知朋友謂君知我不易遂乃此相疑一何否君以
我樂山林耶我非忘世愛醜衙門晨入酉始出力不能
支瘠而點上章得請誠幸甚向天再拜頭屢小臣蒙擢
布衣內第以進士恩太厚儀曹四月百無補空食廩祿顏
可醜不因抱病無奈何豈敢飄然去守官君言我意在著
書安欲求閒營不朽人生奇偉在事業自局儒酸亦何有
我今且去君亦行淒風枯林月當九君有高懷盛僕馬我
有空車載鷄狗出城分路而不同一就官塗一林藪恐君
謂我非病歸不惜叨：為君剖

初食楊梅

楊梅本是我家果歸來相對嘆先作往來南北將十年父
不食汝將忘却憶從年少在吳中食以成傷難療藥年
端干即有之街頭賣新先附郭初間生酸帶青色次見熟
從枝上落吳儂好奇不論錢一味纏連酒倒索生時薰蒸
喜烈日所怕狂風陰雨虐有紅有白紫者佳大如彈丸圓
可握生芒刺口易破碎到牙甘露先流斷黃船奉貢晝夜
走數枝出賜惟聖閣其餘官小那得預說著江南懷頗惡
吳人饕餮百計收不知本味終枯涸肉存液去但有名奪

以酸醢無可嚼我今到家又遇夏正是高林而市濯滿盤
新摘恣狂啖十指染丹如茜著細思口實亦小事其來乃
以微官博使余不有故山歸安得卿鮮列惟錯人生百年
在適意息口勞：何所樂

金山寺避暑望雨作 戲效王川子體

山中日：望雨至立向山頭看雲氣今朝且喜雨果來陰
雲成片當天墜雲之來今奇且特有如推山而至遮盡半
天黑：雲上有白雲行白：黑：今重複輕不知黑雲是
風白是雨白雲多處先沾注雲中雨脚甚可觀數條當天
大如柱此雲先自北方起汗漫只謂太湖中來返頭看思
然風自東向來却把西方之雲盡吹散衆人觀者卻言苦

松蘿堂集卷二

文選

日：望雨又不雨幸得一片雲推來自天北須臾變作大
雲有黑亦有白令人觀之恐怖生若要作雨不如此不得
雨未至今雷先鳴驚人不須用多只一聲炮肝鬼胆在何
處世 亦有奸人立不住樹頭蕭：風開作如今却是雨
真到吾見開門高坐看汝落：到三日五日也不惡

示友

作官亦有味豈必居山林山林不足不如守俸金驅馳固
末事所貴在安心慨思一歸難仰嘆空沉吟豈不畏貧賤
自愛良亦深厚養藏憂未寵乖野禽綠蔭公座上常懷

溪樹陰

文宗嚴將令慶雲其同年閏侍御作竹為贈

吾子平日心皎：我所知吾子他日節斷：人不疑況有
同年友清風相夾持無煩苦規益玉立本天質

挽浙士沈一之室人錢氏

柔嘉由夙秉桃夭方有歸云何枝上英俄遂涼颺飛伏匣
悲明鏡凋香嗟故衣書史紛在目百歲永相遠弦絕不復
彈嘆息損容輝傷哉微雪詠空存五色機

觀梅花

王家園裏梅花開早觀晚觀日：來東園垣毀得逕入西
園隔水空徘徊回雖無斗酒醉其下多翫一周如一杯仰頭
但見雪滿樹兩園映發何奇哉促思風雨已七日花有幾
時天不惜寧天賜而英陽風留花且發兩園中但教花在

松蘿堂集卷二

文選

能來看泥滓無妨自有節

小言

莫風蒸熾客稱羞寸帛製食餘作裘駕車隙中相追游累
塵築基起重樓

秋夜雨中

一陣復一陣蕭：忽然至空堂燈火昏卧聽惟獨自何哉
人世間有此惡滋味能令伏枕人百計不能寐一眠聽雨
愁天下無可譬：沉：然探懷却無事

奉陪石田先生登覽虎丘

中平棄組綬立堅固夙心窮探雖未暇通勝或可尋勝茲
西郭東平陸起孤岑水石多秀麗委曲抱幽深丹砂炳雙

峽翠巒暗千林何但游人樂翔詠踏魚禽攝瞻靈淵瞰流
目高閣臨况奉鹿門屨玄言永滿襟撫已良自足終老復
何歎

小景

白雲如吹氣滄然群峯差：翠成蓮高居者誰其列僊客
至不起但聽泉

松江道中紀事

余生信多厄浩歎命可憐二年不出門日白夜有塔云何
此舉棹風雨隨相淹嗟人孰無友錢子吾所忻遙：松江
道勞苦亦已厭始自登松陵赫：晨曉嚴橋門水西吸：
舟向堤粘舫人紛運藹藹者幾欲噤心驚不得坐起視衣

松華堂集卷二

八

文瑞

皆需幸矣免亡失弘慶自理髯顧此皆官夫一死事豈纖
人間列法網更乃議口念無端負重責何苦傷吾恬自從
入舟來夢怪神不厭况乃四多風窗破紙若得薪爐向榻
置即以充帷幄於征既七日雲間謀方瞻言歸一何速墨
突信未黔曉邁三十里仰視日已崦風顛浪如馬護斷猶
揮鋤中流去飛疾水楫人爭拈北幸近南驚似板蛟尾潛
役此盡逃散蔽使村宇覘支吾不可使遺棄空牌籤因之
發長喟倪然理有占此固難捷齊乃費口語語但我既嗜
逸早識茶蕈甜所獲良已多貴勢寧得兼此心甘無尤終
不憾冷走田湫水鳴咽助我鳴漸：朱涇暮雪下連風刮
剛銀咽吸集饒鳥蕭瑟敲枯葉冬温乃從候霰雹真良旋

晨興肆遠望竊野皆堪鹽三泖凍無波九峯高岌失清冷
乏瀨氣貯此天地匿相來與人喫亦可瘳久病窮游不終
否果見日色遲經墟復歷鎮時或盡酒甯船將鼓笛具丑
有鷺鴨醺尚可供一醉：倒酒可添貧賤固多役未得安
閑間近游亦不易平溪藏險險蘇松路何有棘若行陸點
賦造合爾薄辭祿誠非廉園居近修築草屋新始苦殘冬
積蒼翠松竹麓滿簷歸歟誠將歷請卜君平廉

唐昭陵驪山避暑圖

貞觀天子朝明堂獻琛執圭來萬方總制機務掣記細心
思焦勞體非康紫宮九成驪山陽六月避暑因清涼玉殿
金樓跨澗周周連柱撐燁煌：千乘萬騎汗且疆不能教

松華堂集卷二

九

文瑞

計堪容量山顛築臺入青蒼咫尺層：近相望芝蓋侍衛
容穆莊下視塵寰何渺茫雲風颯然拂旗常龍顏為笑樂
綉綉林花澗草盛舒芳異色之禽亦鳴翔天子微髯小八
荒顧命侍臣汝掄揚即枚前趨鳴珮銜東翰作賦極鋪張
此功周漢德義聖被之雲和在中房賜宴大饗流恩滂執
符御極貴安強游豫小事庸何傷何人作圖筆孔良往事
如昨千載長美哉流風歌洋：

新安李氏園亭

夫君雅好奇卜居富林豐遠績乃祖賢聞園遂成趣池塘
擬山澗樊垣護芳樹簾：朱實垂嚶：野禽蒼荷鋤豈不
高蕙得理生緒正界方礪隅育蔬先去蠹尊身存至術于

茲道歲具鳴琴白日永垂釣蒼波驚庵館足藏用墳典惟
業素懷思黃綺流園公亦名著肥遯今式符優游擢塵務
閑風想起曠懷勝莫改時卷言嘉令德獲毫賦長句

酷吏行

酷吏面上無慈色手中長提法三尺怒肉橫生鼻奮高張
呼拍案氣揚：鞭苔在前視如戲人血縱橫流滿地水浸
生荆尚怪輕銅包大杖猶嫌細貧窮百姓真可憐每：見
官多被鞭忍饑忍痛哭向天公人更覓杖頭錢

和計大尹廬山雅集

鼓擢琴川未駕言為近游賢令化方洽豈俟即予謀張燕
山之顛有酒滑如油雲開見百里南望古蘇州尚湖當其

松蘿堂集卷二

十一

步瀛

前接時維妙秋仁政召嘉瑞岐禾鬱盈時我醉屬公飲勿
遺此遐歌言子本邑產古今契良投有月照松杉賓客起
立酬揮勝重移席撫遠還登樓聚：新篇詠迴若風馬牛
良會誠亦難餘歡渺滄洲

詠陽山大石和李少卿作

此陽山有石

形將大塊截勢與蓮花共仰觀

一何高登陟不可輕鳥飛必仰翔雲出自騰淪孤圓外成
嶠空朗中含洞瘦如辟穀良清若食矧仲深思殆天設乍
至令人恐濃蘿垂作陰寒泉滴為凍戴庵亦顛危携觴更
交際耳脅或駢攢擎拳時獨送觀：上步並森：下多從
荒厓始誰開倒樹諒非種在茲三吳間當以九鼎重崇巖

借冠冕卑懸曉提控勞呼猿因匿被壓松堪訟曲躬始得

門側身運入街拂苔芳容暇收乳兼資用志猶記秦餘村

蜀遺禹貢立久氣濕袍嘯高聲答覽論年越殷周言時晦

唐宋一為佛者居永作游人奉病宜謠著書寐稱搏養示

四方傳不誣諸公評切中臨谷足還酸乘賴目偏縱支順

詎厭看極口難竭諷鬼鑒手須胼胝負背應痛東岱徒小

魯西華謬推雅懸磬風發鳴香爐烟結供曝沙伏靈蠶食

罔停遠鳳是知隆板聲所貴秀合衆偷餘殿容懷就陳亭

閣棟枯藤蔓穿窻長蛇古橡縫輕清受指彈璣瓊脫泥壘

蒂拜本無黍羽撼爭得動裁培稀尺間構架靡寸空炎伏

涼白生清秋月堪弄茲深必賴燭嵐酷能作艷星化猶立

松蘿堂集卷十

十一

松蘿

茫龍吟如叶瑄嶺獅馴已賓卓虎將與園父嗟隔勝賞頻
勞落清夢即欲營終栖其奈懷微俸

同史隨州適西郊真止婦之墓還停舟中兼叙別懷

作

春渚方法：沿泗弄蘭漿既遵前壠泛遂事玄臺饗威使
泉下魂揮淚予懷惆登陟循新岡青松修云長收襟慰遠
別芳甸聊涉霄周覽群物熙當年記來往蔬麥爛成繪川
原一何廣遙遙疑村家池亭亦虛設黃禽吟在柳庖鮮看
麗細飯罷相携行華舸共還上重濠肆晚興清飈薦初爽
欣成諒難代持觴仍悵快况乃老俱至流光疾翻掌聚首
永為歡睽違時致想念此能遽姑俟雲月朗

題陳卿雲山圖

峨：茲山高冉：白雲出春來為甘雨可以甦萬物豈比窮谷寒終然守荒寂不能與膚寸含烟翠空鬱

與育德同遊鴻山作贈

登陟信苦止奈抱幽賞僻冠品飛亭創緣岡新路片良友况暮 睽違思深積相携當抄秋次皆送遙翻南見泰餘抗撫景楓葉赤予生諒多暇茲游云偶得無成感休謝終老向林澤

送贈浦文王還錫城

初月麗秋夕照此庭前樹繁柯影縱橫溥：濕零露累日相携游茲焉復良晤論文荷知賞斯人慨難遇解維俟酒

松篁堂集卷十

三

下

散言投錫山去鳴榔菰蒲間到家應遠曙締交其自今毋忘舊情素

廬陽思歸因次蔚少參梅花圖詩見意

我家江南山水窟十年未省為旅人客居忽：秋寒新覽鏡自唾心俱塵忽憶梅花在山路笑人不歸竟何故生當豁志那少思來書便擬投東去

述體詩 五言七古

弘治甲子歲六月恭曉遺詔志哀二首

聖智由天縱垂衣帝德彰民饑憂大禹刑措美成王撫衆惟恭儉臨朝罔怠荒傷心聞詔日率土淚淋漓九葉開鴻業龍飛亦戊申武功成薄伐燕禮接群臣南面惟恭已深

山共感仁誰言弓劍遠史冊萬年新

將赴都別鄉友

草：溪筵別不堪分手情誤與官職想仍作暑天行世界自難匿乾坤眼暫明野僧休笑我歸計有時成

陳明寺席上分得紅棠子

一秋吹飽咲曾記脫無查爛不隨霖滴乾因透日華內堅枚縮小膏斲理交加赤喜如忠膽甜愁觸病牙葢藏仍歲用鉅釘滿人家重嘆來時路高林正放花

使浙日承親友送至吳江

送：不覺遠因留江上眠天寒人共放夜靜水衝船候旦窺雅發離家記月圓未知從此去何處過殘年

松篁堂集卷十

三

下

次韵陳大理

寓居卿爾御垣東一榻蕭然秋色中到任幾時先卧病深慚俸粟印文紅

慶壽寺作

自入都城已四遠梵寮今擬度寒天窺窺眼風何入獨諷簷光日又偏任有簿書心不仕歸無衣食條難捐看來正是沉吟處誰與商量但喟然

早春遊南山

游思經營兩日前過曉深畏雨遮天啟明下地親張具隔宿拋絲撥買船霽景望來欣已動佳朋接到冗俱捐豐拙疾瘳清波裂四柱明 碧漢填負北入橋村已僻投南遵

渚路傑偏成行梅柳將春妬吐氣禽蟲得暖翻浪刺篙
蓬瀛水濕新炊黍挹紫烟摩空寶塔起雲立漏地螺峯走
馬連茶磨高存土堆大石湖晴動鏡光圓先朝錫翰亭猶
護古相營居宅已遷竹橋候人謹守岸農黎觀客靜依竹
僧房臨港舟堪抵佛閣依崑石共肩豆實不離墻下笋杯
漿泉取澗中泉梵書在手因拋讀道榻連軀即借眠却顧
城園須近棹欲辭賓客獨參禪林巒自初閑心事身世從
來是業緣又逐濁風歸市郭各扶殘醉別溪筵還家東燭
吟詩句境吻捫胸尚歷然

陪郡守林公游山二首

綠瘦南山正抄秋嘉招欣奉旆旌游煙閣湖水臨風觀樹

松籌堂集卷二

南

文

簇松陵見遠洲近瀟風光堪醉杜環滁林壑已名歐使君
仁政何從見老穉欣：擁道周
絡緯嘔：鳴草間漸看冰鏡起東山寒罽下露沾衣濕野
燎然松委地丹蕙帳空今方自突岷臺登後更誰攀穆生
未必堪優禮又踏仙舟醉醴還

送都憲戴公入朝

喬嶽觀：德望崇烏臺新陟漢三公聖皇思治求元老草
澤虛心仰素風表率共看師百辟倚毘深喜副重瞳趨庭
再拜非私慶直為朝廷賀履忠

瓊上人還吳

京國幾時留勿：兩月周禪從逆境打衲列暑天收作禮

辭僧伴挑包上客舟將何惜此役速揀好山遊。

悼周院判原已

簇：紙花羅几蓮人生到此亦徒然身終渴病如司馬命
值孤星是樂天多少庸夫偏不死古來才子本難全吟喉
一閉詩壇重昨日搜囊有數篇

游後出山作

百數青蓮慈兼辰得縱看盤空度石壁就地飲雲端有口
贅不盡無緣到也難又歸城郭去塵土事漫：

賀九嶺作

兩山分一嶺左右望皆宜路作蛇形曲峯為粉本奇對風
吟口相懼客巧亭危不陪晴嵐重翻將雨兆疑

松籌堂集卷二

五

殘雪

殘雪經時又常聞簷溜聲謂晴塔更濕疑雨日還明地背
融偏後宵寒凍復成不妨留莫洋借爾照書楹

谿上納涼

秋暑餘威苦難避趁人頗有晚涼生脫衣綰向樹頭掛携
酒獨來溪上傾冷水澄懷風忽到濃霜滿地月方明來朝
幸不拘時起何怕坐交三四更

遊陽城湖上晚步

一宿江柳俗事稀小春天熱換綿衣偶然來到水邊立驚
起田間雅龍飛

新春雨雪中和友

四壁爐炎小室漫雪花兼雨曉紛：新春未立寒猶在舊臘雖留歲已分坐對瓶梅消白晝手持經卷詠清文當其候冷韓雙凍革因披衣正半醺

野行

晚來寒凜冽原上更風多殘雪消猶剩瘦削行始和每到賞心處低頭還自哦

送同年馮使君

在京口作

江上過：野艇牽山林未散綴同年坐看砥柱中流裡來詠飛花北固前魚舫晚湖勞費康詩催暑雨漫成篇平生知己應難得從此相望各遠天

苦雨和仲吳

於等三集卷二

去

暑雨連綿雁蕩村遙山迷漫盡籠雲僧來白足閑蓮講衣濕黃梅枝木薰滴點松稍增葉重崩騰田口放泉分清齋不但簞瓢客聞說邦侯亦戒葷

荻路訪王隱君因和荅

叢：野樹暗湖村晚到幽莊滿榻雲積月雨聲長斷續低柳水氣日蒸薰人將世隔今垂老柳與田連已不分信宿隱居勞若設自何胤早除葷

贈王戶曹軺

元后初臨御周爰遣使臣皇華江驛遠天寵詔綸新大禮須供億仙郎正策山川甘跼涉通欠發稽湮萬里持麾去孤舟與僕親登瀛唐顯客難蜀漢文人鄙郡嗟重蒞高

寔感敬陳秋堂正叢菊祖席又城闌鴈起寒沙慘風迴落葉頻歸遠還到此瞻望獨馭神

送呂府丞之任南都

諫垣忠亮久京兆喜新遷聖主舒隆寄疲民望有年黑頭階已重赤白理宜先臨別彈琴贈當知緩急弦

送吳給事使廣東

煌：持使節銜命向炎方天語臨軒授王程過嶺長兩班推宿望百粵仰清光為想還朝日數陳別有章

利濟寺燕後出見白牡丹

一日清歡坐後寮推知此有玉顏嬌春風觸目生留戀纔倚朱欄面已消

贈吳江全明甫五十韵

去

昭代聞文運羣才總是掄樞輔收巨木珊瑚錄奇珍所重尤黃甲多聞得俊人驥難千里遇璞自一朝仲明府生東越華門甲古鄣踏槐膺額薦鼓瑟位嘉賓素壁韓樂葉丹坪董策陳縱橫敷禮樂慶會際君臣金榜題名濕瓊林賜酒醇修欄載翠服軟角製烏巾垂拱瞻天表傳宣聽玉綸五橋龍飲地雙扇堆開晨苑樹芳含華濤波暖動鱗常春朱閣近塵試粉曹新聖主思圖治臨朝議牧民班行非不切荒遠更加勤由此連科出多為宰邑巡黎元無苦嘆進士獨良循有縣居京向依江住水濱銅符戾乃握竹馬境同欣繁簡誠宜別賢愚自合甄內批俄得旨右僕實達辰

雖是杜陵地誠居吳會津千圻開畝萬井聚城闔賦重
微難集風澆俗尚囂自來容暴橫誰肯念孤貧吾郡茲偏
病前官素苦瘡亂絲非易理惡馬未堪馴濟巨馮良揖刺
堅屬利鎗一聞臺奏下共逐使車驛積弊初如蠅頑氓亦
類膚掃除無一點安集在餘旬似把頽垣案猶將碎褐紉
調弦知緩急任味適甘辛訟減蒞生獄庭閒鳥立楮差科
無向背強役最平均案牘勞兼夜衣冠起侍時墨鍾鉤詐
偽破柱去殘惟務農夫樂寧憂執要嘆六房成案士百
姓得慈親衙要多賓客逢迎足縉紳挽船下最苦稅服事
難論到岸咸載散聞風類解輪如斯施實惠豈但鼓空唇
况值慈霖續偏遭歲頻雨涯曾莫辨三板欲平湮賢息

聊求米拙振用作薪私家俱還糧公廩亦空困善策頗多
設逃民即稍蒸桑樞拋更葺蛙窠冷重所陰陽通蒼昊宣
營答紫宸旌能方劑奏獻績又膏輪驛柳條初發淡桃葉
正蒸計程趨闕下拂袖別湖漣為諧離筵曲遙看去騎塵
勉旃圖報稱企古紹姬莘

悼賀解元

病中誰得見僮僕侍呻吟臨死思家淚終身下第心友還
魂暫托人裡面尋難惟有殘書在仍歸舊路陰

倪公拜吏部尚書詩以申賀

台司位重百寮推聖主虛懷獨見知正氣自來關世道龍
光今日被朝儀詔傳中外咸齊慶功踵羣賢定不疑指日

御前應賜坐笑談惟懼靖違隆

沈石田寓結草僧院次韵

門前即人世活板作飛梁古殿崇三寶寒流遠四央松枯
老成怪蜂出晚知房更擬分禪榻來聽夜雨浪

常熟邑中赴計明府道院宴集

七檉墮前雲水堂使君招飲興何長虞山最好是此處名
教清談得幾場鼓瑟時：驚鳥下開扉隱：見湖光夜深
松竹皆含露重舉金杯吸晚涼

題上方望湖亭壁

湖山開妙境當暑更多風萬頃涵亭下幾帆馳鏡中讓年
少遇我極目鳥張空獨酌無人伴酒頻聊自紅

赴南峯舟中作

杉迺我極目鳥橫空獨酌無人伴酒頻聊自紅

四月園林梅子肥遙：蘭漿弄清暉抱愁自適尋山興避
俗聊穿高士衣野水鏡空雲倒入晴嵐翠重鳥遶歸崑房
去地將千仞到此應知不用機

虎丘萬松堂避暑

雲巖不一勝窮歷到幽房鳩入深林暗風來高閣涼鳴蟬
消永晝懸澗落寒螢擾：塵涂者空知隱策長

初春山居還城却寄支硎僧院

好山不著詩人句辜負浮嵐翠滿空梅子蛺蝶春事半雨
聲追吟昨宵中來尋茗碗梯幽閣却上籃輿別遠公白髮

漸添身老大何緣佳興逐東風

湖上

湖上魚吹細沫行湖邊花草足風情田分日影陰晴別水
今天光上下清頗怪病身逢酒健久留眼待山明農家
識是游人過競擁籬頭送鶯鳴

冢宰毘陵王公與郡士太平寺打魚燕集作詩因和
給園澄霽屈芳辰樹影離水鏡真在沼文鮒因鮒得從
公賢士以游親撥絲味帶三秋雨細沫珠懸萬顆銀却顧
人間還獨笑魚羹何處便長貧

自胥口泛太湖至東洞庭

西望茫接錢州群山無數障中流飛帆半日才驚到曙

命今番始得遊城裡見天無許大中覓飯有何愁橋商
渡慣心猶怯怪殺衝波一小舟

清明後一日獨遊西山

靜搭雙眼洗心腸領納山光與水光到面春風未全暖離
城野路一何長青黃不接麥苗短紅白間開花蕊香隨處
有茶堪接納禪林三四遠相望

遊虎丘和姚侍御

闌闌城外虎丘山半日工夫往可還粉牘放船橫水次布
袍便體混人間石池對闢泉長定寶樹爭開蕊欲殷邂逅
禪僧見趺坐世途逾覺倦躋攀

尹山寺夜詠

離城至此二十里翻作遲：半日行古寺夜投僧盡出空
廊獨步月方明學披梵笑言生滋借浴芳泉體潔清童僕
不語禪默相翻憐無侶話羈情

和余錦衣遊湖作

園：柳絮起因風緯竹攪垂簾子紅弄水珍珠生掌上
看山圖盡落胸中禽魚已滅驚猜念花草仍資品第功緩棹
不教搖鏡破湖西游衍到湖東

晚入穹窿山

曲：修途入塢深已嗟天晚暗生陰誰知興上忽回首眾
谷日光方閃金

將遊西山道中作

竹輪展登數里迂群山膏沐逐吾徒樹枝拂帽忽低首水
影照人堪數鬚牛犢維門角如栗梅花塞路雪成珠白龍
廟中一觀想祀罷野人方會舖

支硎山中題僧院

初春妙風日命侶共來游泉噴雪花冷鳥含蟬語柔怪峯
藏僻院平野入高樓總為尋山主何妨此獨留

除夜雜咏

歲除當此夜洒掃事忽：井上皆封草門當盡畫弓祠堂
神影掛客座佛蓮崇撤豆禱兒疾存炊忌釜空辟瘟燒木
煖承俗燎柴紅啓篋新衣振除塵舊室攻買錫迎竈帝酌
水祀床公春帖題卿究年書誦學童揮簷皆柏葉戲火有

黎筒殘曆收年盡深江洗臘終市閭驕物貴鄰里饋羹通
未識化州節於斯異與同

永定精舍

古刹吳城裡相傳始自唐殿高鷹摩頂門改捨成行布地
將千載分燈有數房涵空雲沼淨當閣野梅長塵動無餘
法經完室蘊香暫遊非久住靈境獨倘佯

野堂植秋卉數種乾麗可觀

滿庭丹紫爛雲粧點村居三二分秋色自然多富貴遊人
不請故紛紅化工手到皆成畫時雨思公獨秉釣終日坐
來看不厭東風擅美定虛云

重題虎立生公講亭

秋籌堂集卷二

池光如鏡影山臺怪石喬林美矣哉昨日曾遊今又到恐
遺佳境重徘徊

南都儲考功爭拭軒寄題

卽官別有野人意軒子新從池上聞天貸荷錢買風景時
低面孔洗塵埃功名不泥仕亦可漁菜能供客易來爭似
馬曹偏廢政長將水鏡鑒人才

送王進士源潔旋都

煌煌使節非孤旅滿塢梅揚首夏天畫錦一游山水重不
離塵世有神仙

解纜愁看卽遠行田溝處水流聲人生一別非容易極
目雲帆徒愴情

除夕偶成

筋盡爐灰白微吟首自垂不辭終夜坐要了一年詩春臘
方中判寒暄已背馳來年在何處離合又難知

贈錢山人

紫萼先旁正有疑公來指點眼何遲隴穿橫脉書難盡水
取回流法最奇障面案山今不得標雲文筆雅相宜吳中
岩谷雖層疊未卜尋求席更移

鄭尚書挽詩

顯融當代列公卿一旦遊仙隔杳冥閔輔賑荒遺德在留
都勤政滯寬清江頭自結歸廬小身後還沾贈杖榮疎草
幾多珍筵筍野卽早陶家聲

秋籌堂集卷二

送李通府致仕歸河陽

地控全吳佐理優芳聲數載播民謳甘棠花燦車曾貳彭
澤風清故早投出處飄然完晚節山林樂矣慕前修蹇余
悵別西園外空望雲帆去莫留

送金陵陸仁甫赴合州判官

錦袍辭帝闕南邁爲寧親故里江楓老長亭別釀春佐州
選領職觀國盛逢辰正恐需材房難容竟憶淪

虎立聞泛與伯虎同賦

名岩佳麗冠吳州永日逍遙榜綵舟蒹葭金嬌星水面萬
蘿垂蔭覆人頭寂谷玄蟬藏影唱長阿蒼狄領群遊翠幌
金尊何限樂收逢絕咏愧難酬

題畫

野禽欲啄自得意傲倪秋空萬里天不羨隴西鸚鵡貴長
竊金索畫堂前

題赤壁圖

東坡先生信豪逸政事文章兩無敵立朝議論忤權臣一
官忽向黃州謫黃州僻處西南境地接瀟湘路幽迥平生
報國盡忠良紫厚寧知在俄頃時當七月秋氣涼扁舟載
客同倘伴黃泥之坂連赤壁赤壁磯頭浮月光影落遙空
浮沉壁玻璃萬頃涵秋碧清風徐來波不興身世飄然凌
八極扣舷擊棹酣且歌人生不樂將如何洞簫吹月斷復
續淒淒：切：鳴聲如先生整襟方嘆息俯仰乾坤感晴日

松壽堂集卷之二

禹分慶厓總英雄回首江山已陳迹寓形天地真蜉蝣放
懷江漢從遊遊夜深舉盞更酬酢何用屑：悲窮愁心事
愁：見高秋風月無邊愜深意興來詞賦追楚騷吐出胸
中浩然氣從此聲名播寰宇笑彼奸回不須數丹青未必
無小補貌得丰標留萬古

松壽堂集卷之二

松壽堂集卷三

吳郡楊 備言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記

故食事陳公惜墓記

皇上龍飛弘治之元年覃恩海內凡古今名臣歿而有聞
者詔悉脩治其墓於是吾鄉故福建僉事致仕陳公卒塋
於吳山之下且三十年其孫太學生悅以其平生履歷白
諸有司請應詔如例衆書僉同且稱之大明一統志而公
忠義事具在列事遂施行其二年三月墓成孤賢既迎塋
寢再光明天子之賜及於幽淪若是其大也公永樂中以
進士拜河南參議流謫十載復起為御史有直聲累以言
事被罪瀕死卒不變逮事四朝皆得譽：匪躬之道孔子
之所謂剛者公為得之夫旌賢表忠王者所以率天下之
大政也公持官清苦塋之日掩穴而已道孤奉家法守寒
澹業無所增歲時上塚酒飯杯土取不闕為孝安服致力
於幽堂之飾耶故有狐狸荆棘穿鞠而不免使人過而涕
之曰廉忠吏身後所得若此則孰肯相率而為善也仰惟
皇上始登大寶即下明詔及茲事公得首先蒙被賁於衆
壤豈惟其子孫之榮將服官之士莫不踴躍思報之惟恐
不及焉悅感上恩德不能忘因請刻石墓道誇示來世敢
拜手而為之書云

水心亭記

考君子之道有張有弛張於其方為而弛於其既為皆可
觀以則也往年河南李公以法從事今上有遜躬之節嘗
奉命出按閩石用法誅姦惡殆盡天下想聞其風來卒以
是得罪瀕死者數矣賴上聖明得不死賜歸其家逮於今
十有五年矣然公身退而名愈進外沮而中益昌盤桓鄉
邦怙澹忘物得易之肥遯詩之考槃之美求厥攸宜於
優游爰即家之隙地鑿池而構亭焉環之以流波植之以
荷芰名曰水心志實也厥所有事匪觴匪絲經史式陳覽
古之訓安命之義暇則俯游鱗迎清風興雲月相徘徊淥
水所謂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此者其得之夫

文瑞樓

昔之賢人出以為國故有捐軀就難之事處以為身故有
則哲自順之道是身所繫在國則輕在野則重非夫委質
受任與迫於貧乏其可寬之降因而重其爵乎公所以
逸於斯亭者蓋有謂也方其有為之時則激烈奮振身且
不計何逸之敢謀惟其宜弛而弛乃公之道無時而不通
也於是足以觀公笑嗟乎在公不可無斯亭無斯亭則世
無直道在天下不可有斯亭有斯亭則賢者不復用然則
必也還公於朝而後可公其終得以書史連波為一生事
業耶敢志於亭以告執政

崑山縣重脩察院記

弘治癸亥歲春監察院御史柳揚為公祇奉上命巡按於

蘇松常鎮四府所至振舉憲度綱紀一新吏民奉法無敢

犯乃七月行部至崑山是邑也直隸東境七十里巡必首
先公入居竹臺觀敝漏狀召邑令吳君議修之曰吾聞
昔之賢雖一日必算其垣宇况茲出令地乎於時吳君諾
惟謹公為下文書斥節餘為經費蓋始於其秋而成於明
春作七閱月訖功厥有廳以蒞政門以啓閉堂寢以燕食
顧無庖福各事其事凡為楹間三十五大仍小更置約有
道寸材塊甃成隸於工帥蓋終事而民不知勞焉公既以
吳君為能且謂茲役之作所以嚴等威備制度謹防閑而
非得已也於是乎有書石之命惟我國家採用漢制嚴造
憲臣按行天下刺舉不法因違民隱而布之聽惠實天子

文瑞樓

所倚以圖治者而於畿內加詳政分四郡特設以蒞之然
則威之所加在郡重在必在邑重豈其居府而容其完畧
焉此公興作之盛心也雖然脩室者於此有腐焉必去之
有良焉必植之作而有法在政斯類公其然乎且公至之
冬歲適歉荒飢民嗷嗷具疏請於皇上免稅六十八萬有
奇又自裁葺均徭二千餘役凡省鉅幾二萬緡其明年又
奏蒙恩准輸折色銀三十三萬省米三十萬石留為賑濟
公之功大矣哉公名允中字執之成化甲辰進士建白屢
上克恢大猷蓋其心存經濟若此吳君名祺豐城人弘治
壬戌進士慎以有為觀其績可知也用敢併書於是庶他
日得有考云

宜興縣新建察院記

常鎮蘇松四郡輔京所居東境上天子歲命憲臣臨治行事所至激揚屬吏蔚家稱問民疾苦故無常居之所在大政輟集故非高顯殊特則不足以容衆而威下蓋勢然也宜興察院創自國初洪武中棟宇簡質固稱嚴重歲久益敝腐敗缺疎有可以其然也或外塗飾以煖責然非制奸之道弘治癸亥巡按監察御史柳陽馮公允中奉命至既入是邑顧而咨嗟以為敝予改為古之訓也作其容已乃屬邑令晉江王君敏議之君度材計費官帑不足濟以相勸而後克從事於是盡撤故構作廳事增崇之凡四尺深廣加一大有奇仰其幕又三大有奇中堂燕寢皆次第

松書堂集卷三

四

文瑞

層列周垣既築重門以峨仰無危漏莫不成秩後為虛軒用待逸暇其西室則更止焉其牆陰則池亭設焉蓋及是而居之道為大備是役也經始於歲之七月逮十月告成公至自金壇居其中臨蒞有儀防遏克固清嚴邃麗為諸邑冠為弭節久之而去他日命予書其勞於石用示旌勸或曰宜興山邑也凡從而已矣是太不然民惟遠也而不能無怠心怠則難收也是故儻之以憲府之親使其民望之而知畏因以守法無煩於檢約此君所以祇承公命而致力者歟雖然君則能矣非公其孰敢之蓋惟不疑而後能任人惟不私而後能為人任上下相齊是皆適乎道耳於其間何容心焉公登成化甲辰進士居內臺風

以剛鯁聞至是持法務存大體而君亦以中第任今官宇牧之美不一而足用敢附書以俟後有考云

無錫縣重建西倉記

邑無錫秋糧十八萬有奇以其三之一食縣秋餘悉以為上供凡起運者故車無倉錫倉之設有二分列於邑之東而蓋自周文襄始傳歲既遠利博而弊亦甚牧民者憂之而未有任其改作者查爾缺典弘治十年八月進賢姜侯以進士膺選來為令顧念廢墜慨然思營之時聖上方以江南賦簡命都憲彭公巡撫經畧而巡按侍御王公亦同奉命蒞於境侯請而咸宜乃謀於下曰吾欲不費公私而俾役成如之何其賦長之在官者五十有二入進而願輸

松書堂集卷三

五

文瑞

其皆曰斯民事也孰敢辭於是鳩材聚工兩倉並作而西倉之區凡十有四視東抑有加焉西之董役之士為義官濮淳凡百受度於侯號稱勤謹以作之明年九月與東同成有大廳小署門無洞達其壯傑為郡之諸邑冠既而楚場平良廣于掃除粒米不失吏得校量姦不克作來輸來納絕歌載蓋獨用錢且百萬有司之役於茲為大而君子不侈焉何哉國家仰給東南而小民艱難於稼穡之事司之不宜非也適所以示敬慎而已矣然糧貢不倉自祖宗以來則然倉非不善也制未遑也有能作而恢之斯豈非朝廷之至意哉故文襄草創至今六七十年而後始備則法制與舉遠矣侯務施惠愛若濟飢渴而於賦歛尤平

故予受託當書而不復援古以著誠者所謂以人為鑑侯
實有焉

浙藩重修解字記

浙省包山帶海有郡十有一屬吏履行趨庭下卷刻不絕
其衙署則凡大政令皆出焉非有高明偉煥不足以稱是
故構創之規視他處為大且備惟其然也易敝而難算而
長是者或玩惕懼謗非之顧往：日就頹壞民靡所瞻斯
固非可非也今左布政使燕湖李公贊始到之三月顧視
而嗟之曰是不葺且腐漏不復堪處吾敢已乎時伍公符
為左參政楊公奇馬公路為右參政高公衡為右參議詢
謀僉同咸以為宜於是內自正堂若西廊中室紫微樓以
達於外之重門榜廊皆翻蓋前自廳事之軒若井亭東廊
以及於後之左使衙宅皆建造其間易棟之桷者七甃石
之踐者五大小繪飾為閭者一百有八然後積歲之陋一
旦華新居之孔嚴臨下有儀于昔日所謂大且備者果無
負焉從始正德紀元丙申八月訖明年三月功成費用最
餘不煩官工用僕廝不勞民既落之日右布政使無錫邵
公寶如上謂宜書乃以書來屬記諸石屹浙固東南會府
財帛民物之盛攝之藩司有解焉容敬也乎哉蓋國家所
務在得賢臣為收伯則政理而民樂不在以苟簡自飾而
曰我不與作以為尚也且政必貴通舉而又有不可已
者公之用意其在是歟公初舉成化甲辰進士以吏曹郎

歷職武選總陝參進今官素博洽有文其為政尚嚴毅
敢任事蒞官以來搜剔隱便發匿通弊餘事乃及茲役蓋
其一云

治水義官題名記

江之南北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飢殺翔公私告竭有獻謀
於朝者曰三吳之饑其惟外府而以巨海為壑水不克下
乃災於農請決之使諸閘皇帝以為然於是工部侍郎
徐公兼都御史來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
巨區之流注諸東具糧校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役法以伍
什百千長其人備吏少不足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
願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
濟乎從之郡以下邑徵用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
人以徃長者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卿侯乃法聚升壯序
愚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常得熟之芝塘用能協
力諸志無懈晨夕督促提調咸中程度以弘治八年二月
功成侯乃建絲柳列金鼓躬運於郭外宴饗有序百疾咸
釋初役之興憚往者既眾而多以疾祈中報候一折以大
誼不聽且約列名於石以為旌至是惟言之圖踐請于都
臺許焉而余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疹名豐光迹再功利
博大實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頌為生人慶賴得預力
其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遺也而侯
於此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士得

以垂聲邑中永、無極蓋一舉而三美成其其樹立宏遠
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癸丑進士任立人至之半載
威惠大行誠賢牧也

長洲義官疏渠題名記

巨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是
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為災是以當治最
急然由是抵海越都尚百里不流不導無所於壑則不獨
治以自利亦明矣弘治之二年天子以進士邢侯來撫茲
人先是三吳水歷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總侯汲
汲輸賑補救援 設民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為非速固每
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侍郎

松壽堂集卷三

八

文瑞

徐公以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去水害而以白茅塘為
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於海茲所謂下流之當
治者治則均利而通其上者尤甚於是邢侯任其事加力
妙選義官之有材濟者得某等三十七人畀之人二萬使
分作焉明年二月工成自芝塘至於廟灣積沙盡決迅流
飛疾由蔽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苦艱氓以他救而不知白
茅通而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侯於是役慨焉
為諸邑先竟能假郡以自濟因眾而有功然則其於理水
與人成哲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
焉爾苟不以一名永其傳則掃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
不可使也於是以其石請憶是真循良古意不可辭乃文

其畧而人：列焉

圭晉二運通水建橋記

蘇之郭惟尚為盛而吳寶司之有水焉引大豪而別注者
南曰圭運北流三里至達而止北曰普安運南流三里至
田而止中隔小溪莫之能貫焉弘治辛酉胥門浮橋興邑
令任丘卿侯相水而得之嘆曰噫是固別津而人不知
也決遂鑿田其免有濟乎乃請於巡按御史長沙袁公繼
太守汝寧曹公夙宵慨然許可侯乃諭田者俾售之果獻
其地不一月功告成凡用役一千開土四十丈而南壘之
決之日者不與焉沿流而行又隨在疏剔其過地之侵官
而屋其上者必斥無貸伐樹焚蘊洞為流波一望洋：靡
有阻遏由是鼓枻而過者無虛咎臨流而守者定版居素
有未復而一旦獲之也方役之始作侯啟廣渠客巨艦慮
匪卑渠可納乃作十橋跨其上通行旅三以石甃三以材
建當二運之新鑿者二則莫不由侯數崇相開成章鼎創
焉朱級以備兩徒者稱便既畢事卿人伐石請書碑以
為舟之行是有二美焉胥不能阻閘不能險是民志也予
惟物薄則思通然必遭而後濟功成則不朽然必協而後
克觀之斯渠昔否今亨脉於大川其不有遺乎上下一心
以建厥勳其不謂協乎雖然不可以不志於是敢筆其詳
以示後世與茲川永久

鴻山盡中序記

松壽堂集卷三

九

文瑞

將為游觀之樂者則必先求於心志有不獲焉雖曰環之以景物而不為我有故山泉禽魚之勝惟遂而逸者然後能專之鴻山在錫之東南七十里錫之山至是而獨收環奇峰旁之美茲為之最且梁鴻氏之故居也故嗣創高獨實難其人想收是聚輪蹄不至歲弘治甲子西野君既得山之中麓為別業乃滿崖荒翳獲勝於其半曰美哉乎吾將於是肆其覽以與列仙者游遂亭為吐納萬象撫摩浮雲目及百里下見纖毫其大凡則滄溟匯其東震澤浮其西蘇之郡山致奇呈秀咸會於几下却登而望崑崙顯列華是美也統之於亭蓋前人莫之能知也既成而賀賓以名請君曰吾觀善繪之士吮和丹墨刻刀於尺簡之

松壽堂集卷三

十一

文編

中非不類也然而採釣之具無所施彼直偽焉而已耳孰若是亭以煙嵐為點染環翠布岬集馬夏閨荆之巧以足吾賞哉彼盡人也此盡天也宜命之曰畫中亭噫斯者太初繪斯者化工中斯者亭以君始君以暇獲考君之暇非荒非惰少則勤壯則勞老則逸至於今稼穡詩書之責率有人焉故能盤桓徜徉而樂於斯由其遂也不然一日而游且不免尚取亭以覽物乎且是山宜果植之觀茂甘苦之實其不可勝計君則以暇日督種樹者而視其灌溉刪摘之事因以登亭洋其中既無棄陰而亦不廢於吟嘯斯其足法也或曰華之富山之為也君好讀書鼓琴工詩畫得於清淑尤甚宜其有之而仗夫斯亭者之有聞

也遂書以記諸石俾嗜畫者寓目而求其人焉。

燕思堂記

國家立鈔關一在蘇浙暨弘治歲丙辰戶部主事劉君慎實奉命董其事先是公衙之宇不足無退食之室宿至若於廳事非便慨將畫之顧視厥後有無相直惟闕右是宜則室其北脯其南垣其外中設揖讓之位而且以為息焉不費而亟成易規而大備既成題曰燕思之堂於是延涼納溫冬夏咸宜圖史在座花石盈庭客之登焉者莫不樂之他日以其急屬予以記曰官政之備惟思乃克然非儻仰優柔之有地則思亦無寄焉自吾之來茲夙夜匪懈將惟勉其職是圖然南牆北抱日勾核不暇雖欲覽古今以

松壽堂集卷三

十二

求通於務其無能矣故吾之為斯堂蓋以思而不以豫也敢弗志乎且是塗居津之要會鉅公魁士由四方而來者無不得晉接是吾堂日有人焉彼皆天下之賢俊吾宜思而與之齊庶其及也夫燕居燕也會亦燕也一名二義而皆用吾心故謂之燕思也子其思之君字克章真定藁城人癸丑進士溫雅博洽識者期以遠大其為是堂廣已之道而遺後之益抑非無謂以為也遂浚而記焉若其崇君所云皆具書事貴核故不復列吾言云

重建渡水橋記

東洞庭峙太湖中心版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畊田樹果殆無寸地隙人力作而勤苦以

儉朴為事歷陌經絡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邑曰幢一然
在途摩接無棄陰而晏處者是故通路之宜備急于通都
帛可以荒遠視也其區港界二峯之間西五里曰莫釐峯
東二里曰武峯其南北貫於太湖太湖本具區也以其水
恒出是故以為號焉其流廣而且急隔越行旅為必由之
要津故有石梁曰渡水歷四十年矣里人慮其工鉅弗敢
圖駕木以濟高危墮、每風雨晨夕人之提携負荷過者
多悲怖兢業或仆而溺有之居武峰之下者有曰前賦長
吳天禱謹慙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令御侯美其
志白之郡守史公：大善之遣吏獎勞曰汝必亟成乃績
無終懈惟汝名侯亦曰汝成予其義汝天禱感勵益勉厥
事舊石材惡弗可用盡棄之別構硬材之良者甃焉遂以
弘治九年之月告成凡長一十六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為
石堤迤邐又各四十餘丈其費金將百提而不吝工部姚
公方督水利事亦憇而旌之然後山之大悅弗憂於西
弗惕於夜化艱虞為坦途下視風濤不我能即驩焉咨嗟
以為盛舉而今賦長吳恪實具石以永頌有書也余聞立
政以澤人為大澤而不費抑又善焉若夫利害非其獨有
欲使之碩財以濟眾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役之
舉雖營於下而實出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成斯人之
義皆永：不可刊已然天禱之為是不遺其力而務廣其
惠故又有餘績者三若遷旁淫之梁出之堤上而道不迂

若作屋三楹其旁以遷來往而容有息若浚橋之東故井
且序之而賜者弗病臂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余故弗
敢畧焉

奉詔視學之堂記

由開闢以來人極為大素王人師也改陳其道而布之方
冊俾萬世法而行之歷漢迄今餘禩二千而天下大同去
封建除井田變肉刑然未嘗不治者何也恃其道存焉耳
道之攸存民用永賴故言治者必本諸孔氏其盛至於天
子親釋尊禮公卿大夫咸出門下環海之內稱其言而
以儒稱者又不可勝數夫豈徒然哉由夫子之道則治而
已矣雖然道之害厥今惟浮圖為甚不攘不除民眩且惑
茲分宜之所以有堂於學也蓋邑儒學之側有佛氏居曰
真果院者實據左方傲而弗經今歲必治矣亥生徒言於
郡太守西蜀朱公華請去之遂屬邑令吳君環經畫其事
吳君吾蕪崑山人也以進士宰是邦敦尚儒雅祇命惟力
事既就緒遂以其地為學屬適提學按察副使節公寶巡
歷至邑見故殿屋材頗良不毀廢又屬君改而為堂題之
曰奉詔視學之堂既成吳君使來請記仰惟聖朝以孔子
之道理天下郡縣建廟設學無間遐邇士之起而升用者
率此焉出而兩京十三省必設臺憲總督之則學校者出
治之地而提學使又士之本也任亦重矣肆我皇上法古
圖治尤以教化為先務選耆學政率用哲人故即公特奉

簡命蒞於大江之西所至較藝考行以身率士務造真材
用稱上德意可謂盛矣表統邑四分宜治郡治七十里山
水前俯俗朴尚簡公每出適必由且嘉吳君之能官而以
不擾治也至輒留連乃去於是風聲所及表獨先受賢大
夫不謀而同皆欲為公所為而是邑遂有片浮園廣學宮
之事遺廬歸然莫定後處公則又扁之名而為之堂焉其
曰奉詔者何凡提學使出巡必奉勅書行事有尊也曰
視學者何斯堂之設非游非息惟學政是視示有尊也惟
夫子之道賴聖聖而行：而有詔然非得良使者則不能
有成功今是堂也撤土偶居制使然夷狄談唐虞非朝廷
所以詔公意耶然則善奉詔者莫如公無他正其邪而已

新萬堂集卷三

十四

文瑞撰

堂之所由始

鮑氏清逸亭記

客有新安鮑汝高者請予請曰吾宗居欽棠樾之里由宋
以采世有聞人迄今環數百輩非則則讀或出而留還四
方在：有之有族如此亦可謂大矣夫大族之宗老非賢
不宜以為則今叔祖父時瑩翁可無忝也翁早扶背游中
州盡交其鉅公魁士服仁行義惟恐不逮晚而返乎柳益
提其身以惠物為道吾欽地寸視金僑翁得隙壤稍寬因

園林養恬其中於是有亭而居焉食曰翁少經營厥家不
敢違字今雖老矣尚克自勵以公其族人族有事必決之
翁：無私焉若是則不惟長吾一宗且實為之師而宰之
矣是可泛：而無所尊異乎夫亭翁所樂也今欲假之以
頌取問何名可予曰清逸可乎哉蓋吾聞是亭也有濯纓
之治植以芙蓉可不謂清乎又聞翁也高視物表不以世
務嬰心可不謂逸乎合清與逸宜歸於翁宜名於亭且俾
觀德用是知翁之以無逸為逸而考其自成之道焉亦廢
乎激人之一軌也子其庸之無或疑汝高乃以予言歸論
於族：曰然質諸翁：笑不答因來請記遂書而系之以
詩

松書堂集卷三

十五

文瑞撰

鮑族如雲孰為其尊惟清逸君既亭既沼作是青酒為清
逸君壽田廬完矣子姓繁矣名譽延矣能弗散矣酌之酌
之清逸君勿辭有水漣漪以游我危兮

溪亭晚眺記

吳閶門之毛以昭氏家後臨市河之流當日暮務息啟窓
而眺焉則清漪滿目紅霞在波煙景橫空以淡蕩鵝柳蔽
天而黍差恒以為萬境之萃於晚者咸得而頌之因署其
所居曰溪亭晚眺他日謁予言其故予曰眺必以晚有說
乎誠耶寓耶曰斯二者固兼焉吾愛居處人之中無田以
耕以為役粟不取諸而有衣食之累則賈者職也是故無
暇早眺若夫鷄鳴而起出坐于肆以盡吾一日之力及其

晚也而宜休則雖晚而非惰以敗生也故晚恒在晚也
當晚之時吾勞舒而困釋乃自謂足以相忘於斯世吾實
樂之是誠也然有感焉不徒以境觀也昔者吾家遠役于
宛平流離徙易不遑寢處用是生人之具缺焉蓋無聊而
嗟嘆者有年矣今也粗成其家號為飽暖無求于人而僅
能自足非類此所晚之晚乎吾故感焉是寓也溪亭之境
吾偏得其晚人生之樂吾聊獲其暮是故若是云也其誠
寓之魚耶余曰君子哉有三德焉勤以不遺得治生之道
勞而能弛得達生之理足而能知得尊生之法君子哉宜
乎記也

進齋記

松蘿堂集卷三

十一

文編

自力而前曰進登坂之車上水之舟皆譬也有不難者乎
然而其為益也則多苟求益焉而不務其難有遂者乎然
則士易觀也志在植道在勉吾友新安鮑世基有見乎是
遂自號曰進齋他日謁予以記請憶世莫不知進之為美
然而鮮能者何也怠也夫怠者樂逸故不進非樂于不進
也樂其易焉耳夫業焉可以易成哉君子是以擇其難而
務之非樂于難也樂其進焉耳世基故大家清雅謙和好
讀書今冒遷吳楚間尤究治生之術乃所謂以進為道者
名齋夫何忝耶別業江湖而攻文墨其進不已將兼其
事乎即是則世基之志可知也夫人患無志有志而又力
其何不前之有世基勉之充是心可也於是乎書以為記

且以激夫世之怠者云

報恩佛殿重修記

凡吳中古刹無不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至今三百
載矣而歸存如故然後乃知佛之道大而尊持一字蓋久
若是也然佛有恒言曰凡物之成必歸於壞而况其久者
歟夫值其久遺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夫
其人焉始殿之敝再修再報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
以佛市者遂迎之至則果以勤役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
易腐而堅入其中觀深弘麗不啻若所謂神通湧化焉者
儼乎菩提道常之弘開而天人之憧也於是其徒嘉之
相與言曰吾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崇欽而一土木之
興綿紀弗就何哉誠駕其說者道不是也今若人乃能成
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因偕諸余述其事願書以勵其
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錄

雲漢新建石橋記

湖州地卑下多水之縱橫而出其間者皆是也故橋多
夫構橋以利吏職也然以官為之則民雖知其利而有
不欲為者誠憚於財與力也夫若是而有好義之士出焉
以濟吏之不及雲漢在府治東南二十里其水自茗礬而
而東流入于海其上遶當南北往來之路橋不可少也舊
有構數毀不便行溪人承事即王文璧而易之以石費
鉅功大八年始就而所謂財與力者皆取諸其心之所願

而人皆享其成而莫惜其勞與費也茲非濟其史之不及者耶夫天下不可驅以法而可使以義有如此吾聞人才無所不有非必皆在乎士大夫之間也蓋雖里邑之中固有幹濟之才而不得其用者焉若文璧者非其人耶蓋橋成又四年而為安知縣前進士張君始屬予為記以勸天下之好義者請及時為之

王氏槐憲記

王氏在家者有以種槐自能得宰相官者槐固為王者之祥木也汝周承事以王氏居吳中仰慕前哲志有為槐槐憲下題之曰槐憲者取法古人而自其宋之長者始也槐嘗一茂於王氏曾為王氏榮則為王氏者皆必培之

李善堂集卷三

十一

文瑞樓

非必在王氏之子孫也承事去丞相雖遠而其賢特為王氏保惜一槐安知非其後與天下之同姓本出一祖雖其多至於千百萬人無非骨肉也由今日言之承事遂為丞相之子孫不可知即非是與丞相自唐而分亦不可知即又非是與丞相自漢而分則亦不可知此豈可與淺者道哉然則槐固宜承事值之無忝也已而吾觀承事之植斯槐於庭猶植于丞相之家也猶戴宋之三百年而露者也猶子瞻之所銘者也吾不敢不敬焉嗟夫斯槐在丞相時天下人皆受其蔭多矣傳幾葉至今有曾視之加一握土者乎承事遂為槐重遷王氏舊親於丞相也有先矣然推承事之志非曰欲得其後為丞相官也積德施報則其心

有焉表以槐者恐忘之也吾以承事能以陰德與槐俱種槐焉德深則陰大報厚無憂其無如丞相官者出也將必有子瞻之銘之焉當是時也承事其避乎記以待之

侍御王公三使園記

監察御史吉水王公特憲有聲已三春使巡按大鎮矣一廣東二浙江三今吳中也公壁江山為多謂予曰吾所得於游觀者蓋皆勝處也子其記之余曰公之德不亦尊乎公以才見掄三春使督天下要地其為勤勞憂瘁以求釋乎其下者豈少也哉有功如此不以為德而獨曰吾得覽於江山之勝而已矣若忘其涉歷之苦而喜得游賞之樂者則公之德也予生而足迹所至少矣公之所得乎園歷

李善堂集卷三

十一

文瑞樓

者豈能道其一二也哉雖然請論其大者可乎士大夫所為觀於江山者與眾異出人逸士得一峯以為奇酌一泉以為冽其自奉者固甚不也故不必遠探過搜以窮登涉之力也若夫有公輔之貴而將游以大其觀者則不然必觀於天下之大勢究其險要阨塞而辯乎民俗風土之不同者也蓋山必觀於高原廣陸水必觀于長江大河一覽一眺無不以為治寶之用是為他日儲也蓋不特供一時之娛賞而已矣此其與眾異者固如此然在貧時雖有志亦何以得遊夫高山大川動亘數千里而後能盡其勢非累粮策杖者之所能至也蓋得遊者恒在乎顯貴之後也而非公今日之所以游者乎吾聞公治廣則治浙則治

治吳則又大治矣此三處者其山水皆清相等而公臨之
公才有餘而遇事無難故能安閒舒緩從僕焉公上下登
達以縱觀於人之所不能至則公之胸次所儲亦已大矣
而豈得按圖而記其粗者哉觀公之所歷已半東南天下
其大勢所得蓋將蓄以為他日用焉夫豈曰非壯也然公
三操大槳以臨三方所至受福其功多矣然則游覽固其
餘事而非公之所專也今公掩其大而設其細曰吾將游
以盡於江山之勝際而已矣則謙也而公之德豈不尊哉
夫以公之才而練之以大事助之以勝觀如此則所係乎
他日者可知也已或曰公屬予之記其所游而無一言及
之何也予曰地志有焉抑公能談之

松壽堂集卷三

廿

文編樓

葉氏南隱記

洞庭葉君以南隱自號托吾友張弘載來乞記夫隱則隱
矣南何指也豈謂大江之南乎則曠然而無定居矣隱者
之迹在棲乎一而不蕩也其南豪乎蓋吳城之外清麗之
佳地有南濠焉帶郭連村而君居之以不仕故稱隱也是
地也深無山林遠無江湖日擾：乎與人迹相逐也况君
之家肆臨通衢有客及門則必以衣冠見雖欲隱也無由
矣噫嘻山林江湖能生躁心古不有種放乎如其隱者門
如市心如水耳人在善藏：則其生也完矣妻子室家人
之有也烏能逃之世之仕者既不能藏矣然不仕者又豈
能皆藏哉何所無事逐之則生何所無入上之則爭事不

能皆却人不能皆謝在乎共觀獨懷心山林身賦郭而已
矣然則君之於南濠也孰謂其不可隱哉今之不能隱者
則東西南北之人也君則不然老乎南矣非隱者何予非
非隱者然私慕隱者之為故記君之居而愧其迹之四方
而不能一也

朱氏野航記

朱君性父作小舟既成與客泛之客曰君之有斯舟也其
何以名之君曰吾野人也造舟而乘之是野人之舟也請
題曰野航、固舟之別名也客皆鵬君而賀之矣他日朱
君以所謂野航者泛于出游于東而忘歸歎曰嗟大異哉
舟之所乘同而人之所得異也吾往者以求什斗祿出為

松壽堂集卷三

二

文編樓

千里游必假居舟中月餘始還盡不得伸脰夜不得展足
今見舟喀：然思以矣乃今登于是航也神和意暢不知
其樂之至是也吾蓋深思而得之較然知富貴之多虞而
貧賤之易悅也而使吾忽將忘世而逝乎山林之中焉夫
與其千里困其身孰若片時自適其願乎願執楫以時從
朱君子雲明水濶之地嘯歌以樂吾生使其掛帆試川幾
清搖浪危矣可側視不可親履也謝之哉

華氏怡老園記

江南大家皆有園林之勝自古蓋已然矣乎至鰲湖入華
氏陂菊翁之園則以為其勝當為三吳有園者之冠他難
有之不能及也翁讀書善談古史作事操幹有和自其少

而至老未嘗一日不樂亦未嘗一日忘其立家之心與樂為而不廢故其情達其務立而是園則經營於壯歲游若于老年者也蓋一歲之前手嘗游焉于時春候伊始草木初榮東風扇和時觸袂予與二三客行乎園間心適意暢若世間別有境者蓋是園之地性其大故舉目有山林之趣園中之亭館惟其四散布置故游不盡興而非若他家壘石鑿池築亭建榭皆在一處而亦號曰園林者也翁之與予游是園也先登觀稼之樓青禾滿野四望皆得次至四時之亭以觀刈卉又次至環翠之閣有壘山登焉又次至汲清之軒酌乎洲升又次至東西旁皆有次舍以為客息然後翁導予觀于園中之所植則有蔬果桑

松簪堂集卷三

三

文編

柘竹樹各有區別不亂其處而或適于用蓋一園之規模大畧如此而絕名之曰怡老園云而予是問然得一日之樂而漢謂翁有過畫之才而見于此也及歸而靜臥以思則復時意游焉而猶能悉識其處不怠蓋既游之後嘗許翁作記別之年餘不能即成至勞翁之使數至予愧焉因謂人之所不能免者事也苟非逃深山匿大谷則生之所誰能去之而人之所不可輕棄者日也仗其憂勤終身而不適於懷則亦何益也哉故專樂不勞其樂不久專勞不樂人必笑之二者均非而已矣而翁不然其少也勤以立家其老也創斯園而樂焉夫世人之老則見孫之念愈重名利之心愈急雖有園林亭館幾人能樂之哉觀翁

之達誠不易得也而翁拳拳不忘乎稼穡之事乃知游賞出乎勤勞散嘯伏于憂悴不特可以為老而不休者之招而又為少而不勤者之勸也于是次吾言而歸諸翁請刻之石以為游者告焉

白雲窩記

吳中周君廷憲作一室于第宅之西字之曰白雲窩白雲在天者也飛揚東西望室中舊哉正謂茲室內壁外戶咸飾以白虛明瑩潔若混沌一色天地之氣故入之者盡為猶在白雲中行也雖然譬以白雲假白雲也於此有說焉能使白雲之真為是窩也人曰白雲在山中在川上在太虛未嘗聞城郭間有白雲噫是烏知白雲之無所不在

松簪堂集卷三

三

文編

者哉雲之起也總起於地山固地也川亦地也則城郭亦地也何處非地何地非雲則是窩也豈真假其色哉

周氏池亭記

有名園而無水是塵土猶未澄也有水而無臨觀之亭亦棄水耳所謂園者林木一勝水二勝也有是二勝又必亭館照飾而後可游樹亦易植水亦易濬亭館亦易構但使蒼鬱成林迴遠成流照映成境難耳周君亭憲治園在吳中開曠清遠植雜樹百餘本開沼為迴抱之勢周匝相通水亘館下乃作一亭跨於綠流之上群憲洞開可以鑒游鱗閱吐藻微浪之因風隨雲之在漢波皆可得而鑒也余欲名之莫得其似絕名之曰池亭周君之園可謂足乎林

不鏡乎水侈乎亭館者矣大凡胸次不高雖頓賞一樹一石必不得其地若茲園之水木亭館皆以匠心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此全勝也好游者可不至哉

梅石齋記

平湖賈君與梅先生石丈二人友善楊子過而問其故君曰梅先生以清德挺拔孤寒之中居者與之俱化而石丈之為人鏗：狀不可移動者也楊子曰梅先生豈漢之梅尉等者耶君曰梅尉位卑言高其人雖賢不識時非梅先生也楊子曰秦末有黃石公視子之有丈何如君曰黃石公隱而多事能匿名不能匿智安能擬吾石丈梅子曰狀則梅克臣乎石曼卿乎君曰克臣曼卿俱以文有名官

松蘿堂集卷三

苗

文編

不得高貴其宰相之責欣仕而不遂不若隱避吾梅先生石丈無此患矣吾故賢之楊子曰此二公者何居君曰梅先生非遠子其間諸西湖之濱石丈在：山中有其迹也楊子曰君何以致之君曰梅先生高矣吾往見焉石丈則輦致之矣楊子曰此二公者亦何用哉君曰用梅先生則能調和四海用石丈則能鎮壓天下皆非常材也楊子曰君之自處其梅石之間乎請遂稱君為梅石君而遂以名其齋焉

東阜記

陳君開韶之乞假還即歸也與余實同里相比而居朝覲暮見里曰南濠蓋古雅蕩之村也其為地前附城郭却為

原野深林茂木清溪流泉在：呈景而聞韶與余時性觀之遣一介折半蘭提壺挈酒可以得醉：無舟與僕馬之勞而一眺一覽與所得於探幽而搜奇者未嘗不同也當游之時以為目力未盡則擇高原大阜而登之以盡瞻望之樂時則有重山複嶺走其前稠人密屋布其下幽村野落列其旁而姑蘇之富麗清絕無不在吟嘯之中焉開韶以為羣山在西則登阜而望者我恒據其東也於是謂子曰吾其稱東阜生乎當為我記其樂也余聞韶同游者也則復之曰君方起轍仕途將有明堂大厦之用東阜之樂豈終能留君哉記一時可也君曰不狀吾豈能忘東阜之游哉即老將不歸而與子游乎余遂嘆曰君聞矣肯不敢

松蘿堂集卷三

十五

文編

忘暇交不敢忘用出不敢忘歸宵盛德事也何可以不記於是記之曰是東阜者陳君開韶未仕時與其友所游者也約而復游於此不可以忘也

梅隱記

窮智竭力以求富貴得之者無不欣狀也狀憂多而樂少勞大而逸微豈不為梅花笑哉焉以為進俯焉以為高隱君之於天下其愚不可及也趙君德美清逸士也與梅花有世外交其夢寐恒在孤山之下雪天月夜未嘗不杖屨遠香而幽尋也或一枝斜矗或萬株交映莫不有意味可向焉千古之抱君獨得之笑豈肯折腰向貴人屈膝對上官哉所有事者惟是飲三杯酒賦一首詩焉梅花茲

點太平氣象費工夫耳宜乎不為名利二物役也隱哉梅
花之人哉世間不足留意其專君之志於水邊月下勝於
建高幢策大馬終日感眉而莫得盡其百歲之懷也

南濠金山下院記

地之淨垢起乎人心由一人發一淨心故能使垢境涌為
淨坊是故居者沾其福游者資其勝則茲院是也始吾境
幾有佛家魚肉食貨利言莫聞慈悲之梵音與瞻妙嚴之
瑞相也傳老本以力備能依大覺一念之淨遂啓十方以
就丁卯創有茲院始則荒墟數方上作圓通大士之室而
前隘後迫莫克寢處乃盡收其地而作之寮舍素無留金
以其力之財為佛事是謂善乎奉佛者也院既成無所干

南濠金山下院記

文徵明

屬於時金山萬壽禪師道場玄風特茂燭馥吳中四眾載
趨日無曠迹蓋前賢所止繫敬乎後若是也佛擇蔭乎祇
樹求花乎法幢計莫逾之乃持院蹟詣知寺昂公而獻時
其弟子今典院德雲峯方以數歲侍側器度偉秀因謂之
曰彼院在人境四事無憂吾觀爾免宜可居之他日當以
付汝并為老僧建歸寧焉自是昂公下山營募則必以院
為家饑則齋勝則休也而所引必雲峰與俱既而雲峯漸
長遂留頌院事創廣堂三間嗣傳之蹟雲峯居久緣熟旁
近齋造多來扣請分餐供佛亦環於數村利養之資將與
古刹侔焉昂公下世茶毘之餘乃修初命返不壞之骨
於院後作石塔以鎮之示永不動威時諷享以報禮也傳

年益老不視院務雲峯有弟子三人曰文傑文龍文傑
法門之良器傑字仲吳嘗從杜東原陳大和游善書能詩
亦閒禪觀為雲岩書記儼嘗參學江湖性沉默思靜無競
况亦知文義非庸流也而先寂焉傑之徒侃侃之徒佑儼
未有傳也傳既謝錄而遊復塔於昂公之側併為雙峙一
曰寺之良稱一曰院之首人並在廣堂後不忘先不棄始
主院者謀亦周哉及成化癸巳之歲眾舉雲峯知金山寺
事亦克立無忝於其師越三年眾名惡紛復旋於院先
事治院之右屋兩層以為老地乃入居焉值微疾示若念
且老由是召其法徒悲界以院期人治一年而輪頌之會
比年來卿村貧數佛事亦薄僅：營 猶抱不果腹之憂

南濠金山下院記

文徵明

故接賓客待祀侶視別利倍儉人無苛焉而仲吳專頌而
或或或之未嘗獲因藏羨溢憂感於眉所謂故約儼不肯
事：祐非欲也是以一院之給葺其身無脫焉亦勞乎哉
余居過院比二百步可至方外之交惟仲吳一人飯後之
游惟院一處自初至今每家居之日必以此院為外齋及
養病在告游尤數至是院也左通市巷前而水田右帶溪
流其遠秀則有望市之墩羅萬僧奴之墓獨嶺類壑高松
挺特茂樹掩映野徑交錯雜乎田間若城郭外如此境宜
在艱值之數不知惟吾之獨得歟不知人盡以為狀狀若
夫耐人事陳身倦體困則使童子挾一書以隨吾後倘得
緩步見 解愠釋歡發中懷使路

人遇之者肩摩不課漸喜混同於野夫此吾之因院以有
游者也及門啓履入繡袍出迎談空論有供止一茗或解
衣高卧憩息于匡牀主不肯禮客不肯敬殆於兩忘此吾
之至院而為樂者也若值食時則取其於家不煩院設故
吾之游無早暮院中不能拒焉至於納風於溪觀月於庭
看霞於郊視雲於野把臂連袂無不與仲吳俱盡其游興
既倦而歸則仲吳必披衣相送東徑乎巷首西底乎王氏
之園率用為例余之與仲吳可謂法侶之骨肉者歟不然
則何狂蕩有客若是而院僧不倦者哉蓋余之遊是院也
其無有三說一樂其居之靜勝一愛其人之談說一慕
其境之清華是以屢至而無 於未然就論其輕重則人

和集卷之三

文

上卷

尤急焉來而不見仲吳則吾有飄然去耳靜莫吾留境莫
吾止也豈非來以其人歟予桑葉文章多致力於他人至
於院無一字紀錄獨不失其尊薄也况知願末無如余又
奚讓焉夫首之以傳之運著始也記其二塔誌奉殿非私
創也詳堂宇之續見作之難也叙院之尊卑善德也胎院
食之艱勤有力防侵蠹也述環院之境明其幽勝能助道
芽也道吾之所以游彰愛其人也吾之記院蓋如此雖然
抑有說焉夫佛老造院之意蓋將默證淵以崇幽靜宜知
嗣居者之艱于衣食與齊人等乎俗薄而世淺人且自謀
之不暇奚暇戰其餘以奉佛也獨悲夫闕衣乏食恒人之
憂今以毀容染服之士而猶不免焉豈非反其恤歟而余

以世人身處朝市宜其奔喘利榮窮習俗業而仍畏怯不
進好野僧之遁豈非亦反其恒者歟僧抱俗憂僕之猶以
身累也俗効僧好余之有畏於世也豈皆無故乎哉且吾
與仲吳並懷高曠之志臨溪所談何嘗一席不曰吾二人
幾時則迹紛途息足窮品嗜茹蕈芋實而食之酌清泉而
飲之作一世無憂人耶青天白日實聞斯言又何敢妄非
時言之心實有之非心有之實將行之天乎日乎知吾心
其不贊吾志哉仲吳雖離於俗則必思脫其憂吾既慕其
靜則必思游其遠若勞自役迫自遠雖終其身猶二人之
故我也又何足以稱交焉人畏無志有其志不成於今必
成於後遂附于院記誌其言也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十月

和集卷之三

文

文編

十五日立石

重刻不染塵觀音殿記

予既記赤之大佛殿後有請曰東廊不染塵觀音菩
薩殿近成子亦能憐其願末乎吾輩不他門謁矣按殿寺
故有也舊傳菩薩像以七寶末和泥而成端嚴妙麗飛塵
不集其上故稱不染塵觀音四方之客至者必求觀焉十
數年前殿燬於火像存一首而已久無葺者成化癸卯郡
人張君廷玉與其室人沈氏為採良材於千里之外將圖
構之而瑛師適以修大佛殿在寺阻於荒歲功未得成張
君乃請師毀其鉅功而先為是殿越二年告成雖兼衆力
然多張氏夫婦之施也其後為菩薩塑像者別有陸道明

馬張氏列殿陸氏塑像合二家之力而東郭之觀遂復於舊所謂舊像之故首則裝于後壁而以雲璫薦焉不染塵之名稱則不易也其事大抵如此嗚呼佛菩薩多矣然閻浮之人皆獨稱觀世音名號無間於老少男女者則以觀音慈悲深重能應一切之所求故也然菩薩雖曰遍舍衆生而於其中惟求之者斯往應焉故曰觀音衆生之音不至菩薩之定不起故大求則人應小求則小應無求則無應也故有求於菩薩者患其不專不忠其不應也今張氏夫婦為敬於菩薩者如此豈謂無求乎慧眼所觀必有獲其願者矣而瑛師固無所求為惠利衆生之故也此菩薩之心也尤可嘉也於是乎書之于石

三
峯
書
院
記

夫園池亭榭將以游樂而已乎養其耳目而廢其心志習者憂焉是故館之書名者此也蓋天下之事莫不備乎書習是則足以成賢人而為善士此固人家一日所不可無者也然書不易積亦不易讀此非貧賤者之事也而豐室鉅家有資乎書尤大而力又能優為之故作之先者苟不以書訓斯不智矣蓋門閭既大則必有賓客游從之所其間必飾之樹石必立之亭堂以為容觀勢必有之雖欲儉焉不可得已無若作而因以書名之則較奢止靡寓戒乎弗娛而忘修處在是矣此非趙氏諸先世所以大畏其後之深意耶初趙氏家鴻山已數世矣書院之創蓋自誠軒

翁始實園居也其時有梧二植于庭因稱雙梧書院由此
塋乎聽鶴怡菊二君世並葺之名不易也及今海航君廣
洋始大其規作知不足堂壘為三峯以標斯館之勝並皆魁
傑堂秀聚玲瓏而集瘦古也峯一在堂後隆而大是惟館
之雄觀在茲其一峯在東南壯而還其一峯在西北雅而
寂昏隅以林坦各呈其勝並有宇以頌之而園峭峭壁深
崑危磴無不有焉裁以峯名提之耳其他觸咏之地有萬
竹而園一亭有泗水而浮一軒茲其館之特奇麗者欽噫
有園池亭館若是而專以游樂而已乎蓋趙氏數世以來
成有急于儒者之事以為此館而君則別開學宇延師教
人澤及乎鄉族然則其志豈啻直游樂而已也園林池館

松雪堂集卷三

豐室鉅家之所不免為因其所不免者而歸之於學斯既足以樂賓客悅朋從而希賢樂善之道亦在其中矣非智矣乎君之成斯館也以豐裕雖舊而不若三峯之著於是為題曰三峯書館而介太學陳君來属余為記予雖不及周游其間以觀所謂三峯者然而聞其說彷彿則固知其清快宏麗是為藏修之地無疑也而君之子梁伯樸使又與予交于是書其創田俾刊之館以告于嗣居者吾將厚望之或世有賢者出焉則資乎是館者大矣

徐氏先像記

里姻徐君孟和在成化之丁酉既喪其父丈姜翁又九年丙子則喪其母陳氏音容既遠痛慕殊甚乃肖二像而事

為嚴治一室設龕其中衣服必備衣止儀狀元魁天下授
官自翰林修撰陞春坊左諭德立侍諸學士累預經筵纂
修及為同考官官以高文碩學敬恭朝夕大憚中外之望
逮事孝皇於弘治中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日講如故加
命主考諸卷皆人委任尤多寅亮莫不稱以台鼎進禮部
尚書專掌內閣誥勅首矣而不驕于人務以溫良下士無
遠近咸尊慕之爰立將拜會夢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文
定葬恤典皆踰常格一等可謂生榮死哀而恩極始終者
矣公子與叔中書舍人選主祠曹事後十年卒而公專祠
未建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仁公之嫡孫也先以東朝請
勞授南京太常寺典簿辦今官由是思承父志即東城之

和寧堂身年三

三

文忠

庄作祠堂祀公今年嘉靖壬寅考取上京師具事狀來請
曰東庄者自元季來為吾家世業適歲例下里胥疑舊名
天師庄近于老氏教有司持人之章榜值請佃得不廢今
祠所以建也祠後有田廩望可供祭盛却後百步則亭池
竹林時為幽勝此即先公藏修發身之地有十三題名人
賦咏甚多西涯李少師記之詳矣此圖向分族人為業既
而子孫將售富室亦贖得之今擬于其前之正大為祠繪
公像其中歲晚奉燕嘗于茲以仲孝思之萬一然孟和曰
父兮生我母兮育我今皆不可得見矣惟茲像也彷彿椿
顏依稀萱室雖遙言笑之通而面目家貌無異矣墜地湧
再以吾親思我者我不為依而安所求乎于是以日則朝

夕謁以時則春秋祭人以為像而孟和不以為像以為其
真視軀也既曰又曰冥道幽晦非明莫破明之所寄其惟
燈乎爰長夜為朗晝掃陰迹為炳衡厥功惟大敢不圖乎
於是指旁先墓置腴良之田十畝以供燃膏俾繼之無絕
而家祀墓享之而慈資焉曰吾不以費子孫立為恒產使
守焉以學孝可也規畫既成將舍內外之親族身焉而告
以故則磐石來乞余之記曰信今傳後惟子言是賴嗚呼
古有木主而已矣像其體數雖然以木主為不足盡其孝
而今世有圖影焉以圖影為不足盡其孝而孟和有列像
焉然則斯像也禮不足而孝有餘也古雖無之又何非哉
遂為之記而系以此說

和寧堂身年三

三

明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贈

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祠堂記

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言也今有微焉當成化壬辰之
科憲宗純皇帝臨軒策士吾蘇鄉家吳公以狀元魁天下
授官自翰林修撰陞春坊左諭德至侍讀學士累預經筵
纂修及為同考官官以高文碩學敬恭朝夕大憚中外之
望逮事孝皇於弘治中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日講如故
加命主考諸卷皆大委任尤多寅亮莫不稱以台鼎進禮
部尚書專掌內閣誥勅首矣而不驕於人務以溫良下士
無遠近咸尊慕之爰立將拜會夢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
文定葬恤典皆踰常格一等可謂生榮死哀而恩極始終

者美公子與授中舍書人遷主祠曹事後十年卒而公專祠未建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仁公之嫡孫也先以東朝請勞授南京太常寺典簿轉今官由是思承父志即東城之庄作祠堂祀公今年嘉靖壬寅考取上京師具事狀來請曰東庄者自元季來為吾家世業適歲例下里胥疑舊名天師庄迫于老氏報有司將人之幸憐值請佃得不廢今祠所以建也祠後有田稱望可供祭盛却後百步則亭池竹林特為幽勝此即先公藏修發身之地有十三題名人賦咏甚多西涯李少師記之詳矣此園向分族人為業既而子孫將售富室亦購得之今擬于其前之庄大為祠繪公像其中歲晚奉燕嘗于燕以仲孝思之萬一收以記

松籌堂集卷三

三

文淵閣

請按禮古卿大夫皆有廟三祀三世之先則沒後祧升宜自得廟可知自後世無田故不立廟然自唐及宋皆有其制今之禮官雖未遑議及而古典存焉公位為上卿又以經術啓沃三朝有勲勞於國家于立廟久宜今祠即廟也則有使田附殿後與未地同其孰不樂聞而相慶然斯祠之建實開天道蓋德盛者流光如公長享顯俗必有報施及其後人是故特生時振作之若夫庄復歸彼養之惠有在是豈可誣也哉不日行見門觀輩飛走大宗者從容獻奠于一堂之上吾知靈旗飄搖降清都而庚故宇必將茂錫景福俾純于無窮也尚祈之哉遂書為此請祠之是歲八月既望

天方池記

玉峯張先生性流而不壅通而不泛有類于水乃鑿池一區延天一隅遂謂之天方予謂天圓者池方者使以地表天則曰方可也而方也以池若天則無預使以天命池則曰圓亦可也而圓也以天若池則何關故天、也池、也圓者自圓方者乃方以方激圓非圓就方非合二者而一之、謂也何疑哉然水聚則止溢則行亦足以為仕道況焉何者時未通則隱隱即水聚而為坎為池塘隱隱起則仕、即水溢而為川為江漢于斯而朝宗于海汨、滴、一瀉千里非彼止而聚者比矣當夫仕而隱則反厥本原又止而聚矣故東坡曰鑿池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乎

松籌堂集卷三

三

文淵閣

我正惟此也故池一水也水一通也道外無水、外無道也所以聚而為坎流而為江漢者此也道見而仕晦而隱亦此也仕而通藉全園身為國有而國之君貴臣之夫致身捐軀臣之分也致而捐則致方且不可得今春身而退留餘而樂非自能方也天方之也夫亦先生燭斯理明而寓之于池耶知之餘無贅語矣雖然源、活水波及後人顧不在斯池哉斯池又非斯道之所擬哉先生名安甫字汝勉由弘治庚戌進士為祁州太守乞休致進階二秩得四品服色寶異數云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進士廣平郭侯以弘治八年奉命來宰吳江一政令之

建苟利于民必亟為之盡其力于是興作煥列而濟農倉之復厥功懋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廟時故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者也其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用利賴而興水次諸倉遠隔三里別而弗汎所以分正義示專獨而清出納先正為人之甚遠而不可忽也嘗笑先景泰中民大饑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存荒相仍莫有以輸倉由是虛發有司因撤而哇之倉之弗復蓋四十年于茲矣候至首閱原便考盈縮而豐年遠登陳之相製所謂羨餘之粟或塞正殿而不得發乃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為天子仁聖惻憫黎民以屬之邑吏今倉名濟農而漫不加者將非職且伴儲無別而校無徒斯治粟之所以散也盡取而復之乎詢謀既同請諸執政並許得以給度支勸從事使乃鳩材召工惟良若從而以屬吏沈經與義民之謹者龐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焉凡為廩八十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非直如大凡官程之苟簡者蓋一皆使心思目力之所致也其經始在十一年春二月工已垂就而侯以守制去任先期其倉事支費聯為大贖移縣一慶錄皆明白有歸且督勵主者以速成為慷慨之律已嚴潔而公爾忘家如此至是儒學教諭高君來屬予記首文襄之為是倉也蓋遍於六縣而吏部尚書王公曾記之于讀其文而知當時建立之不易以為後世良法之資以加也然昔之墜之者必

松籌堂集卷三

十一

文瑞

曰一水次足矣吳濟農為遂使君子澤人之道不旋踵而沮是豈知益國而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而復之可謂得為政之大體矣其邑之人荷澤而歌永永而思乎侯名抑字于著肥鄉人高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以記於石

吳縣康履橋記

蘇環水而城其西曰閭門徑會者五奔流感東端益急舟過輒恐由是前人鑿新河以避之而其上固有橋焉以航以塗水陸咸賴利艱在人邑政是規先是壞且有年固率靡興石幾脫墜為行者憂發如也卿侯任立人也以名進士來令吳力官勤民百廢咸作至是得其宜修狀乃召里之謹慈有力者十人俾任其事咸以為當民心開永利欣然共命則使良工伐美石易故以新實其中而飾其外非過之圖實久之謨而侯朝夕臨視其授以法增隆之凡二尺車馬孔宜大舟得通以其昔危今安克良于行固名之康履皆侯意也其經始以弘治八年十月僅百日工成父老成曰自侯之來也強華弱卒四境豐晏吾人之受康多矣今也又康吾橋其能無書乎蓋眾謀方合而經生朱臣以其石告夫橋仁舉也百冗克度而能及於是則指心是事宜無遺焉抑以知賢牧之在上才大而餘功建義感而民力隨其澤人殆如是也是誠宜碑政述焉而以附十人之名侯名瑞字廷瑞有志康世者也茲邑其小試乎

松籌堂集卷三

十二

文瑞

吳氏墓亭記

卿貢進士吳君雲程既葬其母於天平左麓遂當墓道築一亭焉以為其徘徊瞻望之地而使猶吉記之欲令後世知其所以始也於是畧書其意於亭曰嗟乎山谷有限而人生無窮焉自有葬以來蘇人之力能得穴者豈有數哉使皆至今而存也則後世之葬者無地矣顧其當時墓垣樹室非有深防遠慮之計也而飄忽陵夷今復何在也哉此豈其所恃以為久者非是乎而前世歟名之士雖孤寒隱逸其勢在當時不足以役乎一夫而其墓之存于今者雖不必呵護于官府守視于子孫而人自畏之而不敢犯也則可知氣勢習烈不可恃以章得于後世也今之人曰吾其倘得又豈有此理也哉今是墓自吳君之母以始亭又君所創也君圖其始可不謀其後歟夫古之君子其名垂于終古而不朽者其非必加乎數人而特多為其事業也蓋固有一日而其名遂立于天下者焉名存而其後世尊之必及于其墓君知崇墓而創亭矣胡可以不圖其久焉者也夫使子孫守之則或有時徙宦而他去吾不敢以為然也惟使鄉人之守之則其墓可長也所謂鄉人之守之者前所謂歟名之士是也君篤學有遠志將仕以振美故記亭始而致其後顧君圖其久者以為斯亭不朽可也故雖有佳山水弗敢詳焉

松壽堂集卷之三終

松壽堂集卷之四

吳即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序

金小史序

昔平王迫於犬戎而東遷孔子懼作春秋甚矣夷夏之不可不辨也蓋中國之御夷狄惟不與共事則不被其害不然鮮有不因之敗亡者觀諸司馬晉后晉事可鑒也嗟乎宋徽宗聰明主不誠前轍乃引女真攻遼至為腹心大患而不能去卒之竟失中原父子身為之虜與懷慙同歸此與夷狄共事者其驗蓋昭然若是然當是時宋非累戰之餘其力尚強文武足用高宗乃不於是轉禍為福以收諸將之功顧以患遺于孫至與元兵合攻以為一日快而不和又生一秦亦獨何哉予聞有國家者不患外賊而患內賊外賊者夷狄是也內賊者奸臣是也故童貫不用金不帝秦檜不用宋不臣鳴呼孰有外侮而不由於召致者哉然金棄機獲竊神器至以君父伯叔臨中國宋雖強為之臣而天冠地屨終不可倒置史官瞻然不知所裁予於是纂為八卷而命之曰金小史蓋予奪去取竊用魯史之法所以辨華夷之大分著後世之鑒戒非為金作也

又

女真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不隔一耳遂

有違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
於是犬羊之徒腥汚中國偽楚假齊繼為皇帝趙氏百年
故疆盡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然矣天下之大變
生民之至痛孰有甚于此也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有宋
社復還之望而奸檣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
天下退居臨安僅為一附庸或曰非特檣意也道君歸淵
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哉
自時既復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而於吳乞買輩君
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
焉當時士大夫號為橫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
數十萬以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倪胄雖殘猶有志焉特

松篁堂集卷四

二

文淵樓

其為人庸耳以實求之不昏其罪人耶君子以為有一管
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
可謂非談經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 景亮三
首以次受命於下裨將小夫如殺狗豕然無足惜者而蔡
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為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
冠為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
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厲階自胄不然夷狄惟
弱則適耳是雖無貫亦不至也矣獨罪其家人哉檣和則罪
胄與倪胄戰則罪惟拱手而談經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
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日
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為宋家居臣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

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
惜言伏覽佳述而輒悲之以為金取關中國事至大竊曰
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廢之大故傍采他錄屬而
書之綿歷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書
序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弗棄史固為中國作乎
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
之則禽獸也夷狄也大盜賊也故猶言之為此書也所以
甚金之惡而發宋之憤也非為金作也

送吳獻臣之廣東兵介序

廣東地多難連微控制之道必密而後克寧清遠為嶺南
四郡要衝夷獍負戈鉅時為害前此莫之設備故求寧未

松篁堂集卷四

三

文淵樓

克今天子勵精圖治用二三大臣綏遠靖國務究厥道于
時廣之仕於朝者以置憲是邑諸東山公方居兵部請行
其議詔可之協於冢宰惟人之謀以為必得南人知邊事
者然後宜授以其職蓋百選而得一人焉曰前進士吳君
獻臣若蒼梧人去清遠程無五百里又嘗尹於廣之順德
凡四郡泥塞賊出沒情狀無不知其為人博學攻文詞有
治才由其素推其道知其優於是也乃由松江府同知奏
擢兵備會事俾鎮于其地或曰東山公知人乎公職大司
馬為國擇人畀之兵柄俾綏寧境土而用屏然一儒吏哉
噫是誠非世俗所能知也夫儒者讀書通古今知方畧用
則必效有然決者且君天性忠亮有成衆之清任事之毅

今奉璽書標憲度往踐乃職必能用已率下督勵將士明紀律新號令嚴但候以與賊從事于朝夕彼雖頑狡好攻劫若生人然亦人耳進不得利而走死地吾知其不復來矣嘗聞明天子在上守在四裔今日南服之靖非吾人食肉者執任其事東山公之薦果不虛也勉建功業以匡朝廷俾遠人安輯茲先適遊聲名流聞而無窮君獨無意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其道如此東山公昔嘗與諸子廣君為邑屬吏故知之特詳是舉也人不榮其官榮其知不貴其陞貴其有為命下之日愈以為允於是乎序以贈之

太守曹侯事十詠詩序

松籌堂集卷四

四

文瑞樓

今之郡比古諸侯國極嚴治要則必以移風為大然而民不易令：之必以司率故從政者鮮克由于是焉其惟正己者為能出令而移民之風：移俗美政化以成宜頌之不能已歟有行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公初以監察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日聞郡肅清得緣景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為嘉惠茲土者不寧惟是蓋蘇為江南郡甲民物蕃庶歲賦踰三百萬聚承流風尚鬼好奢昧喪葬之正理習博戲之邪事其他蠹壞雅俗者又非一而足公深惡之以為為國治郡當澄源培根不宜使百姓重困乃先斥其二大者而以興淫祠即表貴絕賭博禁燒香為首號令一出民相戒弗敢纖毫犯既而又謂蘇人有焚屍之慘則營大

塚六區環域而列俾葬其中又畫髮女尼而廬之逐娼優而去之由是人知向方養生送死靡不遵道易澆為淳邪鄙悉去噫斯所謂正人君子而能移民之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躬行之德者也於是少宰吳公首倡一詩以詠數祠之事而殿撰狀元毛君編修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君僉憲張公胥謂公美政尚多不可遺則皆次第述作節表禁博遊與建塚屏尼逐娼者詳矣或曰公嘗作興學校獨非績乎廡正率下獨非美乎累致豐年獨非德乎繼而作者郎中黃君卿進士浦君解元唐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十篇而後公之事始備洋洋：乎何其盛也傳曰君子之德風又曰其自正不令而行公實有焉茲柄也者風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為能用之以美吳風弗惟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已而果臻實效古道用復此今之稱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盛則歌頌興公之於蘇誠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導俗有師範之誼納飢於飽食約蕩於真素維薄於敦厚仁隆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於無窮亦茲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首簡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之

送袁主事歸四明序

廼撫都憲朱公視事之暇召諸吉謂之曰士大夫之仕也將歟以取利乎其誠以甘咎乎進而對曰是固不待辨說而君子小人之分從可知也公曰然：則吾袁謂部之歸

為無愧矣公所稱者表君名煥四明人尚寶柳先生後也初第進士時或勸之隱其年者君不應卒以實報既而官於禮部有不悅其守法者會今年考察例行竟以年六十罷之故公云然已而表君歸自南都泊于蘇城之下因以公命往見則啟：然其貌澤其詞暢其氣舒固無幾微不樂見顏色如其達於命也乃解之曰昔漢公孫弘唐張柬之皆年六十餘始仕卒為名臣夫誠材耶雖以老去不為辱苟非耶雖以壯留不為榮惟視其人而已耳君始仕不欺忠也去而不怨智也是可以歸矣於是筆公之意與予言以為贈

白康敏公垂光錄序

松籌堂集卷四

六

文瑞樓

大司寇晉陵白公既終於家計開朝廷舉行恤典進其官特進太保賜諡曰康敏一時元老大臣為秉筆著文章道發功業繼以祭輓發揚國遺從而作者又皆海內名卿大夫士凡數百家於是公子都指揮同知峻刑部郎中卿貢士坊園惟上恩之難遭與輿論之不易致議刻之梓用永公于不朽屬予加詮次焉白公平生歷官所受誥勅而下逮于碑誌等作諸文若詩凡得二十卷冠以天語備以群言身後之華近代鮮有名之曰垂光錄者著其盛也既成峻等又屬題以為識惟公以甲第發身歷事四朝位極台輔奇勲懿德先于簡書宜忠練事為後輩式其過士能忘勢無貴賤率與成禮裕博謹享天下望風而慕稱為長者

故能位業並高躬受聖知以功名始終而頌者無間言豈其薨也其獲於上下如此：豈強而能哉誠由其德之感乎者然也夫居世非功業不傳然不翼之以文詞則不能傳故君子立其可傳者其後之人則纂其可傳者然後名聲流揚而無窮若三子者嗣公而能述其不為賢乎予固即中同年且辱公知是書之作凡館穀其家者旬有二日而後就自惟淺陋不敢自是多資商確屬以公家襄事多故又迫于佳輯錄匆遽不能無繆妄之失惟是國體所在則必敬必慎弗敢不致詳焉大方家尚有以訂之

送侍御王君過鄉之上杭詩序

侍御君昔官臺端雅著風節事君者以為忠及受命巡遼

松籌堂集卷四

七

文瑞樓

陽執法不阿守道者以為正既而以他罪左遷閣之上杭上杭內地也道由於蘇：又父母邦也故倚舟而信宿焉于時我郡牧桐岡公方為之守于君戾止賓禮加厚甲柘府之故情修康人之繼既以為散鬱莫大於登覽故資之以山水宣滯莫效于談笑故廣之以饌享而以詩終焉君處遷謫之中無詭窮之色古所謂夷險一致者君其有焉我公是以嗟而贈之予也嗟 涉降日警雅度既 群篇并宜有序大凡人之居患難不戚：以憂則弛：以故若是者皆未累乎道者也君則不然浩其中堅其初用是二道以濟而莫之廢焉是昔聞而今又聞也其去適以就用也不遠矣君之志非病於晦也而予云然者是詩我公為

廢賢而作賢者不宜久在下故視君以遠起而無他辭

蘇臺餞別詩序

夫御使而奉天子之命有所事而操一方之大寄在今
惟繡衣使為然丈夫至是不已赫：即是故持節所歷則
有迎候攀送之華稍厚而體敬則加之以宴餞所以隆君
寵而修禮施不為過而受不為泰也歲弘治庚申夏侍御
甫田周君以巡按江西過蘇斯之謂矣夫江西藩方之大
者也非有經濟通才不以巡水部吾三吳之詔使也非大
賓客重則不加禮而黃門察院二君皆以朝士家居亦不
苟同于人今一旦盡簪相與艤舟于二十里外非以公之
賢而會之重欽戾止之地橋曰寶帶視君也薰風扇和荷
芙蓉：樂景物也由是曠彼澄波而激揚之道類達我賓
侶而靖綏之理推夫豈直一觴咏而已哉感類興 我見
君之懋其政化而還朝也祖筵既設諸公爰有珠玉之作
道皇華之美至矣走也無能為役獨以同年晚末竊附卜
氏而序之

故贈監察御史林府君挽詩序

得祿而親不逮人皆戚之而顯者尤甚吾郡守林公有焉
謹按公故考府君諱相世居四會之社山曾祖伯榮廣西
潯州府照磨祖煥贈金吾左衛經歷父泰故城縣丞為
人天性慈和與物無忤修孝友信義之道于家于鄉莫不
得其歡心粵成化乙酉省父于宦所明年還至潮口以疾

松籌堂集卷四

八

文瑞樓

沒於舟中甫年三十有三當是時弟榛侍行既歿于江西

已而遇盜力不克以柩歸竟返骨焉今段且三十九年矣
公由孤子起家擢進士拜官法從以至於典大郡府君皆
未得見歲弘治戊午始蒙恩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
至是而輓詩作焉題曰義聞采制詞也凡公之意將以是
辭其不得養之戚而已而說者則謂人無不死：而無聞
即生百歲不得謂之壽今府君雖早世而以其子貴天語
特褒嘉之一旦播諸詠歌儒先緒紳莫不知其姓字非聞
也耶而尚以生之修短論耶然則公之孝於是為至而府
君之義益聞嗚呼休哉雖然未止是也他日公柱石廟堂
當以功業大聞於時府君與俱聞有日矣今是詩匪序則
者之意無所引故敢勉承公命即恭誦而書之

松籌堂集卷四

九

文瑞樓

故贈孺人歐陽氏挽詩序

昔我公之孤也年甫十齡而太夫人歐陽氏方二十七當
此時罹難抱困靡苦不茹其厄可謂極矣設在尋常輩當
不能一日自立夫人乃能勵不更之誼堅從一之節撫育
遺孤卒底于成何其烈也蓋有司上其自行詔許旌閭而
夫人蓋棺矣弘治戊午公官內臺有績始蒙恩贈孺人而
有褒揚之制於是題之挽詩之首而曰貞則為夫棄道所
急莫大於貞故共姜詠於詩閨門之中以禮為則故公叔
文母載於春秋今夫人以來止人自持克全節守朝廷旌
聚著於今典其不謂貞乎始孀居家克治而理地城公曰

上高君公學遠而不新及就養於官朝夕訓皆理道而贊
公持喪車中禮其不謂則乎是宜致天恩之旌贈為列女
之法式而來頌歌之盛信乎非偶然也公嘗手筆事狀累
千言抵于大率謂宦學之成繫夫人功多事能具載：其
關係彝倫風教之大者而已詩凡若干篇皆今名公卿所
為其列如左

送戴守和侯考績詩序

郡別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晉晉大保實陟斯任以
基三公君子樂之吾蘇在江南號稱雄邦：君而下屬於
武侯或以贊治莫難於今蓋由我府主東廣林公之賢也
惟山西和侯以名進士兩宰劇邑用績擢陞是官始至而

松籌堂集卷四

十

文編

際然西不余然及今不時然也進則則則以應介不為
馳聲於時其平居布袍蔬食誦古人書自娛而已聲利之
說不惟不留于耳且不萌于心及其蒞事輒如山不移於
時我公方以治行為南諸侯冠襟侯之道允合不戾故議
則協謀則同事則濟用以是靖我邦人則其誠於公也無
難矣歲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於天官我公於是率
諸大夫暨郡宦為詩以播之大凡政之報也上官長僚輒
以其績書于冊將用是為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陟其官
以侯言之其最宜甚然公以為公贈之褒未足以盡意故
又著詩歌為益古者列國陳詩以格采錄觀民風則今詩
之作其果之出於是歟侯居官不懈持操甚高愛是政成

而往其將去是而即夫顯融也亦不遠矣詩不徒作也昔
賦模之詩得以人為周室頌於斯有為因公之命故書以
為序

壽養恬泰隱君七十序

壽考之道稱於詩書其來尚矣蓋天子有親饋而禮七十
杖於國夫國而杖焉所以示顯異尊高年雖微德猶爾況
有德乎故壽由德而尊由養而寧由繼而彰是三者缺一
焉則不得謂之壽必其兼全而後其為壽也貴夫然後修
之以文詞申之以晏饗俾夫觀者趨其舉而莫嘗其非則
人生之道不既備歟隱君錫山名族父曰脩敬處士以儒
顯兄曰方伯公以宦著至於隱居承世家之業樂易篤誠

松籌堂集卷四

十一

文編

以洽心為要務克踐而後言利物而乃動陶情文吏不造
公室嘗以孝行被旌受章服鄉人尊而慕之生于今七十
年矣稽諸古禮則杖國之時也然而以德則曾問是師是
冠百行也以養則仲長統樂志之流是無所不足也以繼
則燕山寶氏以為比是有人也世之壽者或虧遺欠缺而
不足責隱君之壽：之貴者歟用是其子卿貢進士鍾謀
以是歲八月十七日奉觴為賀將會邑之君子觀隱君之
備先期乞言于余以獻夫貢士信知尊親矣然其欣慶而
無已者亦距止于是哉壽有莖莖期願焉爵有公卿大夫
焉以躋以封且將階而致之隱君抑其志則然乎于是序
而歸之俾無忘於善頌善禱之義則將有遂焉者矣

遙漢吟稿序

古者太師掌樂按詩而絃歌之故詩用之邦國神人而實所以譜乎八音者也自聖筆輟刪風雅道歌一變而騷再變而賦又變而五七言若蒙繇之為真草愈趨簡便而後世之詩極矣若然宜其易為而迄時工者益少何哉經術興詩賦華利不在焉故也有能奮拔流俗之中不以為利而獨修其業豈非詞林豪傑士而其志詎不足尚乎若長洲戴叔熊先生以謫斯其人欤以謫世家蜀之鄭陵早負遠大以葩經領鄉薦成化甲辰中一榜掌武陵教補任房山以乏績左遷於吳又換今邑性嗜詩自束髮即攻吟事平生憂喜愛憎率寓之歌詠發囊探草凡得數百首有味

松篁堂集卷四

上

文瑞樓

有法題曰遙漢吟稿一日袖以示予：以士既取科第即斥去舉業若釋重負視經史何物胡又能以心思為詩也為之者必蒙無益之誦以為仕有祿可自養循階冀運將有日正不必此而以謫獨從事于古道寥寂之後顧眾人所不事而吾為之卒之駸：上簿或一家言顧非豪傑士哉昔杜少陵讀書萬卷以資詩料故能超越古今為騷人宗祖而浣花草堂實在蜀中以謫蜀人也流冰相沿其來既有自矣加以清修力學博洽多聞詩所取用若汲井泉誠不患一日衰竭而工夫固熟復百倍自強然則古人諒不難到尚益勉之以謫初仕湖藩：泉知其賢特屬以修纂史事既而江浙江右聘典文衡尤號得人今觀其言可

知其中有材如此當路者果可遺耶於是乎序以為之引且不散藏其賢云

彭文思公文集後序

自古以文章觀時化蓋一代之興必有人為之輔聖主典制作秉筆鋪張則昭宣皇猷裨翼史牒而以風示天下此此非宗工碩儒不能為而其攸繫於國家者亦豈小哉故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初在景泰中登進士第官詞垣三十年簡命先帝位居元僚其道未究而薨今傳者有文集九卷第却御史公禮之所編也既成以愚為公所取士命志其後愚惟我聖朝有天下所與經綸治平而謀謨于館閣者二三大臣而已然未始不以文學進者

松篁堂集卷四

十三

文瑞樓

其重如此而前代立國率有文章家傳世其不可忽如此唐興至貞元韓始出宋興至慶曆歐始出其所侯又如此夫出而未必用：而未必顯則其傳不傳又不能決知也惟公自幼篤學深於六經之言其家居時與達官書牘雪家難已毅然播忠孝風及策策登朝方慎廉直士大夫多屬大用一時鴻碑傑製多歸其門其述作深厚嚴密非仁義道德之懿不陳諸口益粹如也由我聖明言之則文人之盛宜在今日有任其責而無愧者其非公乎公晚以遭際典政論閹尤負天下重望恩禮始終時罕倫比則有其言兼其實又值其時雖欲不傳不可得已公所謂宗工碩儒而繫乎斯文者哉愚也不敏敢書末簡用贊之覽者

云

華氏慎終集序

古者歿而有誄自縣賁父始挽而代哭自田橫始降及後世文益繁送死之禮彌盛故有哀誌等作紛：出為大家世族或哀以為集錄稽前考後固不於是求之然後園棺事定聲光莫掩昭前猷也其哀不墜克求堂構影後懿也二美廢一則賢士大夫之筆將沮不施而謂之文墨不足為軒輊豈不繆乎故承事即東洋華君文吉以族望錫山先世儒雅相繼代有聞人厥考愛菊翁尤著聲一時君惟慷慨博學習才氣不肯下人累禦強侮為家門計甚至晚更折節好義若濟宗寬貸之事稱於人喙者匪一而足章

松籌堂集卷四

十四

文臨權

縫士率與之游賴其濟頗眾其既歿也惠垂於鄉善播於人子雖又能力任所托惟表章是急由是書於墓者誌表板碣先於冊者古律詞騷莫不燁然發揮盡褒揚之道焉編既成快鯨來請書惟堪與問不可以力致惟沒而後論始公雖公不文又難乎其傳也亦明矣是故事之先者隆之若今承事君之沒能言者悉不吝其紀述詠歌則眾言之同群才之偉又豈不惠萃矣哉雖然歿而無可書則孝誠過嗣不能力則先德泯余所謂前後資者蓋如此故知是編也者一宗之考侯在焉不可以不序遂為之書以歸之

朱性父詩序

世以位為詩輕重小人哉里巷之見也人嗜榮利至於朝市而止矣乃詩亦然雅道蒙厄評賞不公與世態俱作可嘆哉然隱士晦處立獎之中跡不及天下無豐饌大勢以招啖賓客使稱己則其詩何惟不振悲夫惜哉彼市人者斯亦已矣同為騷友心知其詩不肯出一語褒賞至又為指摘排棄者皆然此則又可太息者也嗚呼惟女子則如惟小人則忌掩能蔽才獨何人歟性父居吳新門之外早歲力學左圖右書殆於忘寒暑一吟一咏用以自適率皆簡淡高古有味有法不落穠麗枯澀二境非深入妙悟烏能然耶然性父詩未嘗自匿每亦流布在人家而知其詩者蓋鮮性父作詩豈徒仰屋自賞而已哉推敲指點務盡

松籌堂集卷四

十五

文臨權

幸甚

震澤編序

於吾蘇有巨浸焉周迴百伯餘里定於西南之境漾淼蕩滴噴薄霄漢其名曰震澤者九州之名藪尚書禹貢之所列也厥既東漸太初上通咸池而混淪氏昔聞是戰不欲曠無攸攝由是其中復立二神山以鎮之浮丹疊翠上下雲濤間出變奇絕則一人境所產多靈芝上藥歷代相傳亦多神仙說異不常之事其居之者率：而壽考風氣完

園獨滿於斯欽卿家侍郎王公以桑梓之故操觚作之志
會覽舊錄病其無法乃以其暇撰為十六卷中間有似爾
雅者有似山海經者有似柳子厚諸山水記者其所登載
凡造化之位置我則給之山勢之雅奇我則區之畛漁桑
聚與此談倅迹咸錄而不棄則公之蘊存何其廣大無崖
而得兼濟之道者即公博及群書平生著作海湧雲出是
編則欽鉅為約橫驚古今文場之上而館閣大筆力亦於
是乎見譬猶八珍之鼎一嚮在斯惟世之伯牙能知其味
耳又奚以多為貴哉

又

尚書禹貢列震澤於揚州之境在今蘇城西南四十里環

松籌堂集卷四

七

文瑞樓

第三即尚通咸池海內稱菽者九此其一也蓋宣歙苦雲
之水下奔海而不及則停于是：故浩淼汪濊伴於雲夢
而群山以百數浮其中東西洞庭為之長焉則所以控洪
波而砥中流者也二山之人因地開園用種藝自業風俗
尚美治與世隔其來非一日矣然秦太虛以為靈氣之聚
而為寶必先人而後物今於少宰守漢先生王公倣之信
然公吾鄉大君子也實生東山鍾其秀異至乃起巍科列
廟堂德業昭顯為時宗工夷考其制策非流峙之微之發
而公亦睠焉惟桑梓是念不忘思欲標其所居之者之勝
乃用舊志芟其繁蕪稍括以文章家法釐定之為八卷凡
所登載若水陸事物皆澤所有故據經語總名之曰震澤

編云觀夫操觚之妙天機獨運中間有似爾雅者有似山
海經者有似柳子厚諸山水記者用能繪畫造物陳諸簡
牘使人不必自造可一覽具而致本柳末每寓言表由是
是澤之大由融以來秘而未宣者率露於公之書而亦非
徒作矣然始也生賢本以資世至是而山水若自託焉其
攸繫不既廣乎公博洽窮山水書金匱石室之史屢預載
纂高文碑板照耀四方是編直其三餘之一事耳而館閣
大手筆亦自可見至於神仙幽怪之事舊錄所載仍存罔
遺尤非預含物之道者不能孰是以往斯亦竹頭木屑之
推也他日居端揆地屹立沛施以籠群材將於是乎在然
後樹功庸垂聲光且與宇宙之速同其永：顧不俾殿公

松籌堂集卷四

七

文瑞樓

書既成適會郡守南林公方興文教雅意修述乃捐俸
請而繡諸梓以序屬予遂不獲辭而敬書卷端

石峯詩序

石峯者侍御蒲陽陳公所自號也公名琳字玉峙以為玉
之成也必以石將欲朝夕乎琢磨之功不忘自勵以求底
於成故號之以取焉公以進士用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既
而拜官內臺有日矣會南畿求督學御史余謂德學兼茂
有風采無踰公者遂詔公任之騶車周歷鑑衡惟允士風
為之丕變公之玉也售矣然而其容粹其氣和其文蔚其
守確信乎王之美也又競：焉不驕不惰親賢以自廣力
學以日新勤於政事以廣其職業信乎王之龍璫磨也大

凡有其美則恃：而非攻雖美無成公則不然有美如玉而不恃以茲修乃如此其不成為瑋璋璵璠以登明堂而用宗廟者豈有之乎此公之所以自攻者也雖然石峯之義其取非一面也堅峯也高君子之道堅以為質則不奪所守高以為基則拔乎庸衆所謂中立不倚而介如石者非公吾誰與歸是用書以為序

送吳楷勳仁甫之官南豐序

員外朝翔天府式馳嘉聲由此至公卿之地若歷階登堂耳何以遐心忽作堅不可留一疏上則人已疑二疏上則人益駭逮于聖聽回而帝俞降然後帖：然賢言發于群口無不曰賢哉斯誠世人所不能為也時方清明人樂仕

松籌堂集卷四

十八

文瑞樓

進故獨懷之士絕少以辭榮避要求諸今日但見員外一人而已噫是其人胸腹間所貯殆盡冰雪乎員外曰不然斯評妄矣獨不知老母懷南切幾饑延之客皆曰員外操甚高志甚決詞甚雅量甚弘今一旦四方知其賢矣秋而初霽車塵不揚孰有肯如員外騎馬而出都門者乎人物定位論久定矣

送賈若選治餘姚序

縣令者近民之職也苟有愛人之心者足以使其惠朝市而慕及故夫士欲仕而急於用則若是官為然：其事冗碎雖一盞一茶之課皆必令而命而口論之然後得集事茲卸下者：下郡：下縣至於縣無所下矣故其職特勞

而難為夫民急則怨緩則廢而在上者恒以事是成德為全之賢否而喜怒隨之而今不敢不強幹而趨事得於上則不得於下得於下則不得於上故為之令者莫難焉自述年以來以進士補令於是令始重夫令豈果輕於天下哉善職治體者必以是為先矣餘姚天下之劇縣也人繁而好訟號為難治得之者必難焉吾鄉賈君原善以進士補令於此三年矣而其績特在今之優等為之卿人者榮之夫為令之難賈君豈非以自嘗之者耶三年任其難而又任之賈君得毋勞乎夫令有至重於天下者而非進士之謂也有至難者而非求合於上者之謂也重在親民難在得下賈君既任其重知其難矣今是任也成則易急可不茲進其志而加其令名乎

松籌堂集卷四

十九

文瑞樓

送日照訓導賀君序

公卿大夫皆取諸學：必有師：也者學者之所學此者也今日學之而他日為公卿大夫則非有公卿大夫之才者不可以使之為師也故士有其才而不得志不能盡用於世者則莫若為學師為學師則其道雖不得行乎己將得以行乎人焉古之為師者非官立之也故教於其地者有從有不從焉今之所謂學師者其職則官也聚其人而聽之教焉以官臨之無亦從者焉苟使其人道德充而文行足又何志乎無受其教者耶故曰士之有志于天下而不得其用者則莫若為學師以其猶足以使人行之也嘉

與賀君顯道屢試不售而受日照縣訓導夫賀君亦有售於其志者乎是則然矣然吾謂其苟有公卿大夫之才者而用之不通自其身而止耳不幸不用而以之教人：之得之而用之則將不止行乎其一身而止焉然則賀君亦何必自行之耶以其所不得行乎已而教人使行之吾將以他日之賢公卿大夫望諸賀君之弟子也

徐君始豐稿序

自予來居鴈蕩村上日發故所藏書讀之因得窺徐先生之文焉其言闊肆博大信其為卓然偉丈夫也然徐先生不過為杭州教授而已矣嗚呼何抑也以徐先生之文觀之苟拔之末僚中與一貴大之職何所不能成其功也而

於籌堂集卷四

廿

文瑞樓

使止此以沒則士之有才者豈必皆用乎夫士未用則其才莫見恃其有言論而已舍此將何觀焉故諸葛公南陽一布衣也先主一接見問以國事付之豈其嘗有尺寸之功哉亦聽其言而從之如此也後世之人即其言觀之者以文視之而已矣苟其人未嘗試而有功則雖有王霸大略顯著於言論不以信也則徐先生何恠其止于一教授也故士學雖成未必其誠得大用於世直如浮泛於天地之間以俟其神遇者而已矣其得用者功業顯著而名不朽非其才之必至是也亦其所遇得地有不吝不然者耳非真有人識之也故古之士恒為知己者死之誠足死矣夫匿其名于山林無言論見於世則人之不知也今有

人日與人接而言者亦未見人之知之者也則豈有不自信而恥歟當徐先生時無論薦者則已矣於今世則有大不然者也苟有名士必忌且擠焉尚望論薦乎必其幸會得地以文辭之則人亦無校者焉如欲以文自振也斯已矣然士豈可以空言賤之也哉士而不用非特徐先生也讀其文而悲之故論焉

賀國子汪先生序

所吉向為吳縣學生今國子助教汪先生實為之師先生之師於吳：之士無不愛先生者及去吳來官於國子國子之士愛先生有加焉吳一邑而已國子則天下士皆在焉今天下士一口以稱先生則於一邑也何有哉夫天下

於籌堂集卷四

廿

文瑞樓

之難服莫過於士：論所在無權與位而操進退人才之勢蓋其於賢不肖辨之無難而其言未嘗輕有取與而誠亦足以信於天下之士矣天下之士與之則求才者焉得而不先之官三年而辟士謀所以賀焉者非茲歟循吉願執是說以拜於群士之後

南海故梁君挽歌序

哀者發乎心者也不可強：而言之不情不情之言君子恥之何也其人死與吾有故吾哀之情也不然其賢矣乎非賢而無故而哀之雖謂之不偽得哉今有人一處乎東海一處乎南海生不相交而哀其死可乎曰不可哉惟其賢也是悼而已梁君南海之彥士也吾吳之鄙人也俱生

海濱而東南其隔者數千里梁君沒其兄梁先世伊于蘇
學使予相其哀以文予始辭焉繼而諾焉聞其賢也賢而
弗祿是以能使東海之人哀夫南海之人也或曰哀固也
賢何微曰微諸其兄其兄也哀必夫其人賢者也賢者宜
耆老宜顯貴宜有後梁君咸無焉非可大哀者歟奚在乎
有故歟莫別乎東海南海歟豈非梁君使有賢者又遠之
處乎東海之東南海之南其人苟遭擯斥流俗不遇而死
吾日哭之不為偽則吾奚為偽梁君梁君諱應元字景仁
南海縣學士學而有聞十九中鄉試召上而以兄弟同舉
罷美行孔多在乎梁先生之云也嗚呼傷哉詩以哀焉余
序其畧焉

松籌堂集卷四

文瑞樓

為人序宋論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天
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有為其間起滅代謝
不時多故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因起而知
其成而不難見也蓋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大有狹而
其為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蓋天
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蓋常就其勢之
所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君在上則民俗於變倭人
為相則主權下移蓋其勢之所必至也故讀史必深識天
下之大勢而後可與論興衰治亂之問者也宋有天下三
百年其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故興而趙治其中

也賢不肖雖用故治而趙衰其末也純任不肖最衰而趙
亡而其大勢之在下而不可奪者則以成於王蔡秦費之
流而分於夷狄之國也考宋所以至此者蓋其立國也本
用仁厚而其刑罰亦率由之固勢也然而其當時進退廢
舉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可嘆可悲可痛者焉

為人序文稿

士有未試之才必以其文自見於世蓋雖居卑處隱而其
所以自許者不敢讓也文者士之識在焉故天下之求士
者亦必據而信之以為其識至是則其用而設施者必亦
至是也故雖不用而無尺寸之功於世而其成名也乃可
與用而得志於天下者等夫何故則以其文流布於天下

松籌堂集卷四

文瑞樓

天下之人不必其曾識與否皆可得而讀之而其間必有
深信其然而亟稱之者也然此亦何足以盡其才也哉求
士者執此以為士之才盡於是則其待士也淺矣蓋文
者士之意也然意之所及恒不能以言盡故以其意通之
于口不過得其六七而止矣蓋四方之遠百世之久苟欲
求士則非其文無所於考然苟專以此盡士之才用者則
非也

蘇公百壽圖序

餘于蘇使居初以成化甲午進士拜官武選恪恭清賢以
蒞厥位名聞都下才者忌器直者諱賢使居乃由小誤往
謫於滇南身屈道奮嶧：莫掩於是乎移其名：於天下

為弘治始改群賢登庸而使君得松江之貳即其鴻之漸
乎使君有九十之親在堂康寧強健為卿表節乃繪百壽
圖將以為獻命文于予：佳為士時已厚知於使君敢不
恭命愚詞庸也惟天育人不易畀人以壽亦擇其寵厚敦
篤者而與之君子之壽也以長德不散珍物以壞元氣天
之所欲故壽恒集焉餘則皆是天乃吝之不以濟也天豈
不欲降永於人：違順道異數乃分焉福祿壽考天之大
賞不以妄施能倖得乎承其厚也得斯彰矣有是功食是
報是其宜也夫何以不恒親之為異泯人之功而置天於
無辨謂之曰偶然哉若今兵部封公有是壽也殆其功豐
而賞厚者歟天之課人非一而仁為大忠主於義：主于

松籌堂集卷四

萬

文瑞樓

仁：人之忠也植良莠邪以惠天下功莫大焉天之欲也
若使居者非其人歟求根虎源厥來由於封公是訓是藥
以克有茲天之論報一予其蓄一予其流福以基焉而界
之壽使裕食之故若是隆也謂為偶得斯不亦誣天之政
而棄人之功乎噫使君之位方享始達將究于天顯抑封
公其亦越九踰百無難焉天設大賞以待功也斯封公其
當之矣敬敬以祀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已事而旋也道於吳下覽其山
川風土而嘉焉郡大夫相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於吳：
加重矣然公所好者山水所問者士是興高於今世而量

同於古人者也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表吾之偉非愧吳
耶乃請石田沈處士國之而屬余文之夫吳東海之僻即
也無高巖巨清以供偉人之遊者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
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艷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述
世以來山不以萃水不易流而過吳之客日亦有之然而
題品遺賞曾不聞於往古之恒及也蓋高亭茂樹積空澗
而占奇秀者幾乎無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者鮮也況於
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知抑又尤焉若夫士恒
在埋沒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苟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
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尤難哉山水不因入無以
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

松籌堂集卷四

五

文瑞樓

士是問非有高興雅量超乎今世而遂同古人豈能然哉
此公所以為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偏僻固陋不足以供
公之遊觀登公之采擇而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
山水與士多有晦沒棄置借公以為重者公如不以一郡
之不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蘇氏滇游吟集序

作詩用古人法說自己意命所見事如此而後詩道備矣
然是三能無地後次第得則皆得之如華嚴接閣一政尚
倫斯重：悉見也此在學者着力讀書聚材積料如恒人
務衣食日：不怠而又能不以振助成功聽其自化則其
至境界不難也至則縱橫變化皆得三昧無一事非詩所

謂我欲詩斯詩至矣於吳乎或自成一家或幻為諸家出口觸筆豈欲不隨我者哉蘇使君騷壇之雄將滇南一游所在則必有詩至解鞍息肩有寓宿經過山水寺舍驛廨逆旅無不題者予挑燈並讀則若佳遊一番真古人法自己意所見事也然其間體格不一高古濃麗沉鬱清婉在在有之此非其學問力到點化功成乎然其大題目則是忠諫得罪其言雖率爾所作皆合靈均之徘徊抱少陵之憤歎者也噫矣荒萬里雖使：君遠行而有此集磊落大節非有此見不見行益遠人益名詩益奇是集也豈可朽物哉予自幼學詩今茲無所得觀使君詩使欽手耳予雖不敏自謂能識其一二佳句故借評之亦將使：君知天下之知己予亦其一也

松籌堂集卷四

六

文瑞樓

贈運副王君序

鹽賦國之鉅需三邊賴焉繫亦重矣然今積弊百出不可別洗於是典選大臣惠之以為坐於任官流離無名器以鎮之：效然乃間用進士求以大華宿滯為朝廷緩急而侯官王君允吉得兩浙之副焉進士不選除是官久矣除進士自今一二年始故人多不以為便予以百官所領莫非國家之事象田委吏皆足以效力焉有便不便也由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海無事故士大夫多欲擇清選要不喜親錢穀近簿書然此何異富家子但思輕肥以遊而不問耕織者乎誤亦甚矣流俗之風君無雙為夫寧紹君之分

司稽通三十年當與新賦並徵此誠仁人之所矚顧也今欲以進士振鹽之弊前吏壞之而使後吏為之雖進士亦如之何吾竊為大司農計莫若盡捐去舊通與民更始然後進士為之理盡其後斯可也不然恐無終益耳然是事必在朝廷獨斷與大臣力贊成之惜無以發其端也君言至官微即建白良與吾志合此正所謂進士所為者君決之矣吾將候聽焉

送施以德序

施君之來吳中也予與之談數席吾之說無以動施君之聽而施君猶俯納焉而不以為狂也吾固嘗言之聽人之言而莫知其人則不如無聽無聽其言與不知其人則不

松籌堂集卷四

六

文瑞樓

如無交：其人則必聽其言聽其言則必知其人也如是之謂善交人善交人者人必樂與之交焉夫交人也易使人交之也難今施君之交人也徒聽其言而不知其人則其人必曰施君不知我其暫雖交其終必引而去施君矣施君知交人也豈欲人之去已哉則其未交也不可不審其既交也不可不重矣蓋士之在乎衆人之中寧不為人所知以自賤而已矣人苟知之則豈肯自輕也哉今吾之以困病自賤亦後矣驟而得施君吾之無用困焉敢不自重也吾之無用困不足以當君之知然而具言之為君傾倒者多矣抑吾自數日以未識笑游衍於君無所不盡吾恐施君始求之而繼之以易也則吾言必不為君聽亦遂將

引而去施君故以告為欲君之終其交而已矣

送潘君知長樂序

上虞潘君孔修以成化丁未進士擢知長樂縣過吳始會於貞父之第貞父為循古談君之為人明日過訪鴈蕩村上循古方寢拭目起延君論及長樂始知此縣近年經水旱疾疫之厄百事廢墜三年無正官矣官不肯入居於廨小吏皆就市肆上作文牒草倉庫傾壞無所貯財賦皆於私家徵收其名而已茲五十餘縣之第一疲困者乎勞哉君之得此縣也雖然即使事皆備以完縣待君縣總治亦不過守前吏所為非已所立事功也名為丈夫者羞之惟是縣大弊則凡事必造始於君得而修治之使後令皆循吾所立法則君雖勞于一縣亦百世之圖也何辭焉然今為令者未及三年則求襲望取矣其視縣若傳舍然完與弊何暇謀也此為固無恥焉耳取則為御史不取則為令視御史固有間矣獨不貴於為士時乎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望治而不望取則長樂治矣

送儀賓別居還秦中序

秦與吳東西相望在今之時秦極天下之雄傑吳極天下之繁華言形勝者必曰秦言物產者必曰吳故遊觀之士苟以南而之北則秦誠不可以不至不至秦則無以知山川之隆固有如此者也苟以北而之南則吳誠不可以不至不至吳則無以知財賦之充豐又有如此者也人能西

松籌堂集卷四

文瑞樓

文瑞樓

觀乎秦東觀乎吳若是雖不他觀亦足以盡其遊矣余吳人也嘗慕乎秦而未得遊是獨見其東南之美耳於秦之

勝莫觀也今儀賓別居生秦中而來遊于吳是既盡其勝于秦而又兼其美乎吳者也豈不偉哉雖然有可論者君顯聞之乎昔秦在列國以一閼自限不通於諸侯雖以漢定為建社亦莫不憑其險以東臨天下非王者示人以公之道也吳則春秋時僻在海濱而漁鹽穀帛亦不過為一國之利耳其後薄騶權借而鏐據亦時列為偏土而不能恒入于貢者也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盡撤閑河之偈使秦為西外屏而吳之財賦盡入于度支非太極治其能然哉而予與君得以二地之人會是遊焉則何如其為幸也

松籌堂集卷四

文瑞樓

文瑞樓

噫西有秦國東有吳國此誠今天下之所負也而人知之然非德以勝險何能有此財賦今天下之治實出焉而人豈知之哉君之行也無以為道則設其幸際乎盛世者以相與樂焉君知易恭謹好學而嗜文國賓之賢者也

西山遊別詩後序

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遊者特其至近人迹者耳至於幽僻奇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可到之山亦鮮能及遊者焉山水之遇人亦難哉淮南王用卿至吳之主人王維顯具酒奉用卿至西山中觴之賦詩成卷予聞讀之喜維顯之善樂客而以吳中之山水奇觀為客獻也然用卿所遊蓋吾所謂吳人

之常至者雖未能盡到西山奇遠之虞然方謂求於遠方之家如是足矣遂書其後以附吾名焉

朱先生詩序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淑果象讀之可以喻婦人小子昏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他鉅釘撐簇拘拘拾古人洋味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百米粉飾備至亦未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可置語清篇秀句日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列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仕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錢崖遊其詩至多余近為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雅

松籌堂集卷四

三十

文瑞樓

刪去十之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蓋吾生平觀詩率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於大雅然自謂好詩列手亦自見性有失取固無失不取也君今詩所存者皆可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瞻可歌可咏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為而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恕也汝能自恕人誰恕汝人亦何嘗於可學之詩故吾不敢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者然後知予之為先生者厚通君之外孫都穆實圖行先生詩序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焉

謝夢山沈君序

弘治戊申之冬姻家劉君汝大疾倚神得愈今春已酉正

月僕病請不再驗乃謀於醫遂得君汝大之疾為中滿為發熱為不食為脇痛診君之脉曰痰也渴決用苓連之寒散藥用薑茹之利始則放胃納穀繼乃祛蒸寧寢不數投安然起行於是指揮阮君文選以內兄韓君某燕君汝明以子女之姻姬劉君原大原定以昆弟交相歡慶咸曰神哉醫乎遂以吉日合禮敬謝於君門下文則昇余為之也雪觀今之醫家籠中不過蓄參芪單數十味以侍一切之病語人曰我東垣也愈則於功敗則歸命人不悟也則亦曰東垣東垣不知東垣之能殺人也噫嘻今醫家之大病尚忌言哉人病有醫：病又誰治也若君者單攻經治獨不為東垣壞耶其固醫之醫乎嗚呼神不足恃然舍君

松籌堂集卷四

中

文瑞樓

言之則今醫家之不足恃又豈下於神哉

贈南潯人丁叟序

士所以學者將以為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弗信故以其所有著之為文蓋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是此乃士之所以為文者而非虛言也及後世求士不以文好士之文者甚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於售公卿之視之者以為潤色粉米之具不以此重於士之文可以無作者幸而有雅藝之人不得志之友間復好之而士耶亦以此自慰藉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其讀之以為樂然豈士之願也哉予少為士切有志於學：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也南潯人子叟未嘗

讀書而勤：來乞予之文，此固得於誰乎？而亦倚用哉！然予以為士之文，苟不為天下所好，則苟有來欲之者，雖不知皆可與也，而士至於使吏好其文而無所用於士，則亦可歎息矣，而豈余之願也哉！

遊虎丘寺詩序

虎丘寺者，吳人之所恆遊者也。有峻石絕澗之勝於郡中之山為最名者也。吳人承前代風流之餘，故嘗知來遊於此，具酒飯，截管絃，各自以其輩至，呼呼歡笑，曠達而豪放者，則有之矣。鮮有以文字為樂者也。故今日遊而明日遂忘之，夫何故？無傳之者如此也。惟縣人墨士所至，則必有語言之留，而其遊也得與其文字，又近之勢，相為不朽，即使不能流布百世，以成故事，而經歲歷紀，就其人生之間，亦可以考離合而驗悲樂焉。則與眾人之遊者異矣。夫何故？有傳之者如此也。蓋天下之事，所以假為以久者，文字而已矣。雖古豪傑之士，其所就功業奇偉，驚世未有不借焉者也。蓋有之，則所謂奇且偉者，不忘矣。而山林之間，相與遊從以為樂者，其意真其言肆，無獻諛避諱之咎，而有輸寫傾倒之樂，故其言尤為易傳。而遊者不敢不圖也。今吾輩既得適意於山水，而又能托興於文字，則是日也，亦有事焉，雖固與他人之遊者同於無傳而已矣。亦庶乎非飲餽之徒也。

松籌堂集卷四

世二

文編

王氏思親詩序

人子之愛其親也，無盡然而痛泣之節，哀麻之數，有禮存焉，而非敢過也。惟思庶可以久，雖無踴躍號呼之感，而其鬱：焉而莫解於懷者，可以終身持之，而非泯湮而哀其親者，不可以忘。繼其淚也，故善哀者，不若善思其親者之能不忘其親也。哀者，心難繼之事，而思者，無可已之情也。王君喪其親久矣，及今而思焉，無所寄其思，於是乞詩士大夫，以道其難言者，而朝夕誦之，其情也。沉綿糾結，鬱：焉而不可解於懷者，也。非一號一呼，可以洩其旦暮之哀，而明日莫之能繼其淚者，王君之思也。本出於哀，易其哀而為思：可以久而哀不可以久，取其可以久而不忘其親者，而王君為之善乎？在王之知禮，而能繼其無盡之哀於可繼之事者也。

松籌堂集卷四

世三

文編

贈蔣惟深第後謁父序

蔣惟深既取進士，將歸謁其父，客有在坐者，備言曰：登進士樂乎？客曰：天下皆以為樂也。備言曰：身登進士，與其子登進士，又孰樂也？客曰：皆樂也。備言曰：不然，見其子登進士者，樂矣，何也？其自登進士者，去士就官，其憂更深，未見其樂也。父之于子也，望之切矣，恒恐其子之不得進士也。一旦而得之，為進士者，貴矣，又使為進士者，為之子，其尤貴矣，而朝暮之勞，皆不與也。惟是飽食嬉遊，以坐觀其子之為高官而已矣。故備言以為身為進士之樂，不若見其子之登進士者，為尤樂也。客曰：然則登進士者，無樂乎？備

吉曰今所愛不得進士者非為其一身之故也乃為其望之者眾也不得則失眾人之望得之則非特其一身榮之也乃望之者皆榮之也故登進士者之樂在乎樂於使父母見之也然則吾所謂得進士而憂者憂其公如彼得進士而樂者樂其私如此也豈謂恒憂而無樂哉

感樓集序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氏之世詩莫盛焉然自教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編或局於一體簡有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為不必多與備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于千載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實藝

松籌堂集卷四

草

文編

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不可為也妙在觸則情感故其句美雖善詩者莫能自知之是以求好詩必有所俟：于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以舉筆就題而浪為然則雖欲其多且備又烏能多且備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剛明人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遂隱於時其正則不惑鬼神其達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產千金然持鄉人風俗之正者數十年其為人豈特詩而已哉既沒之明歲其子慈息抱葉見命定其次初漫錄殆千篇三選三減止於十首或以答我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者有累箱而亡者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非以迫成非必盡其胸中語也余用是逆推先生之

意以為此編所有謂觸妙作其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之矣先生姓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思中戊子解元有學行不第而沒孫故今亦未冠遊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之隱行以及其詩乎

考終集序

知人之賢有道焉以其生與死而求之也其生也觀其所友其死也觀其所哀若是則其人賢不賢莫能隱焉然此特觀乎隱君子而已矣若夫通顯之士生有功業死有號謚豈待是哉惟其抱才懷器而無所於見然後不得不借視于當世之人以知其賢也今有人為生有所交皆名公卿死有所哀皆名公卿不但友與哀也交且厚哀且切孝

松籌堂集卷四

草

文編

切之情又非茫乎無徵也皆且有文字以為徵焉能致乎此則其人之賢又何論哉然自漢宋禮尤重死稱其賢者或曰喪車數百輛或曰會客數千人蓋生有所移而死方有定故將以此觀士大夫之一生其去取乎當世者至此何如也抑又有親喪而觀其子者焉斯其不輕也矣無錫鴻山趙君廣洋之沒也其子揮使楠以君之碑碣哀誄及其存時交游之文集為一編命之曰考終集徵余序余披而覽之則生於君友死而為君哀者海內之名公卿畧皆在焉交不特厚哀不特切也皆有文字以為之徵焉若武功伯徐公為記走馬塘之功大家宰王公為記海航之號大宗伯立公為之表學士汪公為之傳廢子吳公為之銘

方伯陳公為之立行狀大司成費公洗馬傅公為之叙哀
親以至誄痛悼什窮竭山林片才不遺搜羅將盡此其生
友之或死哀之其文皆有微焉矣許與稱道豈私乎一口
一筆者或以此求君而不知其賢者斯亦陋矣若君者豈
非抱才蓄器無所於見而有待定于當世之交游者乎然
而沒也若是不減古者喪車會客之盛則君之行至此而
重乎人者可知也君之子能唐君之客以為君榮其賢抑
可知也余竊觀而並得其人故為之序

舊唐書重鑄紀勛序

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功
德固在首列厥後子孫迭興雖中更喪亂猶不失為盛朝

松籌堂集卷四

宋

文瑞樓

而玄憲二宗至配廟與漢七廟同稱何也其典章法度
貽謀之善不可及已蓋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吳兢韋述令
狐垣此皆全閨上彥操筆石渠而未竟一代至右晉朝始
勅中書劉昫等因垣舊文增為百九十卷然後有唐事述
悉載無遺而撰述詳瞻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
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於是矣奈何宗之慶曆又出新
編大有增損至使讀者不復得觀唐朝一詔令歷年五百
舊書湮沒君心不能無病諸皇上右文弘道被化四遠由
是縉紳大夫咸以修輯典墳為已任此書故有刻本在吳
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學侍御北江聞人公閱之慨然歎焉
諸梓與著我共擇可托者得蘇學司訓沈君有閩學幹局

良儒師也因授之俾董厥事且命廣搜殘逸完其卷數及
募士出資佐經費君鳩工堂西大舍中無啻三十手朱墨
磨校不舍晝夜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憂去以資不給白
之巡撫大中右江歐陽公：命掌印事別駕鍾侯助其
役未幾府主王侯至任許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陳公尤
加贊襄樂書之成而其事則總於今任提學侍御平山馮
公焉茲學政之臺書之所由起也工將畢士子袁貞輩相
率扣予請先序諸後予惟三古聖人作為經書人極立矣
十九朝史官述為史書往事鑒矣去聖既遠後儒囊經：
不可盡猶雲翳白日：行空自如也史又可以新掩舊哉
且文章之作率視其區宇之全缺鉅唐疆域幅員萬里其

松籌堂集卷四

宋

文瑞樓

廣大與軒后等是以詞華蔚茂有左光譏萬文者即舍相
踵既出靖均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其難如
此思有改圖殆不其然今日群公雲萃留神盛舉蓋匪創
則無以始非繼將莫能終至於中間經畫尤艱其任此殆
至寶將出之幸會其數天也偉矣哉惜予耄矣而不能卒
業抑不知青雲士能觀以否所謂前朝國勢先賢行事故
黎命脈班：具存推之於政古今一也有能舍其新而舊
是固將來揆以為國家用吾知事業發揮必當嶧：崢嶸
勝常而不凡也詎止以資見聞談說而已哉沈君名桐字
大村號春波嘉禾望族學通壁累試場屋知名以超貢入
胄監屈就今官其於斯績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

墜係其承理之功多也因併及云

一陽王氏寶文齋編序

夫文章之作似乎一技而實難其人蓋若有天賦獨稟而不可以人力造者焉然世之嗜者固鮮而知者尤鮮求夫寶愛而珍藏者益加鮮矣一陽子仁夫王君四明豪傑士也初自其鄉來遊于吳下館包山蔡林屋氏林屋有文而拜官詞垣一陽資其指授一留數年不他適而林屋為著書說以贈且贈之號曰苦讀先生其稱美矣既而入吳城見文衡山氏衡山官為翰林吳人及門而宗師者戶屢相踵一陽尤尊信崇重不啻北面弟子衡山與為序為傳贊銘等其文不一而一時作者若趙宏馬騷陳道復輩皆都

松籌堂集卷四

文

文

邑名流無不揮毫有暇晚乃誤訪予于鴈蕩村上予潦倒久矣又何為者哉然愛其昂藏不群為之一著傳贊以嗣衡山之後亦既有日矣乙巳冬一陽復抵予請曰僕之來吳蒙諸君子不鄙惠以珠玉朝夕誦吟弗敢褻茲將于所需關一室以寶藏之敢謁一言弁諸首何如予曰此固子之厚也子既嗜而知矣亦知而重矣然予所筆亦在此中安敢自寶乎哉寶林屋衡山諸君可也且昔米南宮船載書畫有虹燭之子之是齋寶氣將發見上有不類是者狀一陽既謝去他日予復自念由僂雅操觚學言迨今白首尚未有纖毫得處一旦置諸瓊瑤磊塊之間能不自愧且自幸而一陽能拾人所不好以為寶至用專齋襲其書

茲其軼乎流俗者欤是可尚已若夫糊魁勉達則二傳已悉宜不贅惟即其名齋一事以復云

慕椿詩後序

慕椿詩者府博崑山王君惻父之詩也詩君志群公言也君少而孤哀父之不及養是以惻又憂無以假而達其情乃賴諸群公君自能詩廣其惻可海覲天楮當亦不竭必群公賴者哀極無言資之旁人言之也椿云者襲世之稱父寓詞也何寓爾椿最壽俗以壽父故托也君之父則不幸各于壽矣是椿然若摧矣毀矣風折之矣霜凋之矣復何依哉是故甚惻且生慕為葉蘊能返枝乎根朽能生葉乎魂離贊化能復合乎理斯一也嗚呼哀之聲所以集也

松籌堂集卷四

文

文

君之哀極乎心矣不能言矣人各有心：各有聲君以哀叩咸嚮答焉是故有是編也嗟夫悲哉君之志乎可以觀孝焉豈獨曰詩哉

府博王君歸省詩補序

君崑山之名族故大父任為按察使詩書既踵蓋有源焉葉文莊公當世第一人物山立岳聳未嘗輕易受人古龍岡不足登也君少時而即已為入幕客賢不可顯然知乎世者貴亦能抑無戚里驕氣禮君臣師友之間非能下賢者乎布韋而出冠綬而歸怡：親顏用是忘老卿人曰斯王應使家復出官矣為丈夫者不當如是乎噫斯為足耶區：場屋躓君屢矣天既厄之則不敢以爭智故小試

焉可也豈初心哉位雖不足道則有餘韋道踰位道君子
也出君之能可守可令可公可卿誰其薦者余日望之夫
恨塗泥格以求士則人才必遺焉知君者可遠格求耶今
就文好士渴以求亦不以常法君乎無恙遺矣

引

錢氏豐挽詩引

弘治辛酉詔下以粟輸邊者得拜官姜江錢君允美應例
授太倉衛指揮僉事大抵謂其父子生長聖化中幸得治
豫播足伏臘宜有以報上故相與勗為之明年父鶴亭處
士卒先是其母聞氏卒一年矣錢君于是營葬具徵誌表
治賓位用將卜吉合葬二柩于花浦之原凡為奠哭含祔

松籌堂集卷四

中

文瑞樓

無缺者既而又以為是不足以盡情作輓歌詩焉所以昭
潛休於既沒孝子之事畢矣簡矣既具行將謁儒先縉紳
之門而微之因請予曰先生幸知我宜為先嗟乎子之事
親送死為大然三年之喪常制也棺槨衣衾恒物也如是
而有作為非儀文其奚託乎夫挽詩歌者儀文之極礼至
於是而後謂之備錢君之事親其備者歟非孝其孰能之
按狀處士諱者字仲舉以萬石長拜官承事即為人負氣
尚氣不吐即為系鄉黨服其公嘗上奏請移廵司于海口
用禦寇盜且捐田為之基及立義塚助風化皆彰：在人
功有賴焉碩人出卿舊族歸處士克順於姑克勤于家錢
之昌大繫其致為多焉由是觀之儒先紳宜無靳於錢

君也舒其悲播其先亦以替孝而獎義褒賢而其禮吾知
金石之聲將頌：乎溢於方冊矣又何患其親之不昭顯
乎遂書以為引而先之

虛齋詩

新安有士程君名宏字時克或曰宏大也大而克之不能
泰矣乎宜受之以虛可也因遂自稱曰虛齋善鳴者廣其
義咸為之詩焉而屬予序引予觀天地萬物莫不出於太
極一團之內彼大者必有所納而彼可以大故不可不虛
也君子亦然凡欲自大必先虛：則心廣道有君人有容
道大人亦眾而大虛其德之域乎夫不虛且窒將拘：然
泥而不化其孰與同哉今程君以世家子好學能古文詞
是其腹充乎以書史為寶者也然而虛雲露於及游江
湖間又深藏若虛其為人謙抑不驕泊焉與虛室虛舟類
非能自大而有受者歟名齋警之至詩其齋樂之至程君
用易之虛非老莊清虛之虛彼虛而無：則無物又安用
虛而有為哉然則程君善大而能資于人以廣其德矣于
是乎書其快端而勉之

徐天霖得子詩引

朋友相見門問有子與否重之至也然吾見世間得意
之士多以子脫為恨持官而無可蔭積金而莫能授世皆
是也豈天不吝富貴與人而反吝人以子乎富貴人之所
是愛子又富貴人之所不能得然則子加：富貴一等矣

松籌堂集卷四

中

文瑞樓

吾嘗笑人之憂無子者以為不達由此見之難責人以盡
達也天下事不可測者恒在後壯者壯矣長者長矣老者
老矣惟少者不可知其為後來何等人也今日孩抱安知
非公卿器公卿亦易事耳安知不為賢士此人情所以欲
有子也天霖始生子未逾月諸名公賀篇相繼而作天霖
名之曰繼文今五齡矣吾未得一聞兒然吾謂後來者絕
不可輕也則安敢輕兒哉吾固未見吾安敢謬語曰兒若
何兒若何但得兒者不敢薄耳大凡人論品鑑最難許之
道不失為厚評之不及他日不為兒大笑乎吾是以不敢
而獨天霖賀有子喜不踐富貴人之所愛者耳

天霖江湖贈詩引

松籌堂集卷四

聖

文瑞樓

洞庭徐君天霖平生踪迹多在江湖間南北大都會皆曾
到矣若荆湘之地則尤數：遊也君好學能詩交必名公
卿覽必佳山水奇哉胸次壯哉氣也故一時騷壇之家皆
有贈作南濠草堂有君之友居為君小舟枉訪出示諷讀
節不能已：宇宙大矣天地蟠結融流有許勝處君得
而遊焉人物不易生亦不易值乃蟠結融流之在乎人者
也君得而友焉得其詩為君何哉幸嘻大丈夫遊則一身
兼萬里亦當元為門外地不遊則端坐一室有萬里游也
南濠客愛遊病不能遊但視君游仰睇青漢送君以斯文

送倪君還長樂詩引

閩與吳相去四千里君長樂人也來遊不三：之士遂得

與君交處為君之近也則有詩贈以地言之其相隔也如
此卒然來何其遽然合乎夫氣味同者疎而必親遠而必
近也士莫幸乎相求則集茲倪君之來吳也文章士集焉
非見君之求乎夫不相求者士之不幸也而士豈求於
世哉世既不求士：又不求於世則士有錯落散置于四
方者焉如倪君也苟不好文章士則是詩固不得集于倪
君之歸囊也吾讀之切有感焉故書以為引

松籌堂集卷之四終

松籌堂集卷四

聖

文瑞樓

松籌堂集卷之五

吳郡楊 稽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早

三吳治水碑

大明啟運光造區夏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皇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其人故水土用乂而歲功成焉蓋國家兼包四海適唐虞以為域厥今江南數郡雖號列版圖然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為三輔則當時溝洫之法亦詳也已逮至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總理茲土克用浚防以增太

松籌堂集卷五

二

文編

平之業非無所由然也皇上統御元：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聖衷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葉紳病水之弗利目列以聞即用其議申命工部侍郎今尚書徐公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詔今刑部侍郎前巡撫何公同其事而得領屬官一人治文書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為大今三江雖目輸瀉無所則壩田漫漶民餒生息公用是：上德意詎郡縣疏鑿之士十二萬人俾行即功則判目區為三道而以常蕩北流蘇蕩中流松蕩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危揮鉞二日並作爬搔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白茅塘牙為之尤力大聚

取推蕩令涵：而已越明年二月功成：有粒食生民之勞整御大衆之略勒而不諱既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惠和彰平遠邁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司：奏以分：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領其職後三年傳君以即中至于是始謀刻石播盛美乃作斯頌以明之其辭曰

松籌堂集卷五

二

文編

若稽古初未報永興人攬鳥獸以食居罔攸寧延及陶唐洪水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既攘稷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立民命莫大於農水土非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耕鑄在後疎鑿在先明：無逸實著于篇故以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惟艱哉惟我皇上龍飛御宇大縱元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歡忻鼓舞惟帝心乾：圖茲萬邦爰閱於南之水式思渠江誕發大命冊用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業必有賢臣翼其成以我公肅奉明詔來南經營駟壯是承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深孰流式通或塞乃起徒衆大致力厥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月為期毋或病爾爾田爾利聖皇載於懷庶民聞公勸相盈涯積土成山拔沙如壘：：脈理無乖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並執聲色不施皆民苦耕之匪易咸於漂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畝三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衍：婦子不復聚憂架廢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故：達于司：極車引襟觀

公出遊健我徐公胡德之優胡作之勞匪我伊周獲：甫
田犬不夜嗥嗥呼休哉益勞固不逸而勤固不報公進六
卿寵光有耀明良運今世難照江南捨今歲無災聖躬今
萬幸黎民今二饑饉八埏今咸樂莫可美今惟茲顧一代
之美績亦觀乎卓矣是故敢陳于頌詩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
於蘇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記者先朝賜第與其墓在
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寶承上命卜以
是年秋吉有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爲先生遭遇明天子
德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

松籌堂集卷五

三

文編

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莘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卽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
其曰鶴先生者著書曰鶴峯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
忠信篤敬爲工夫踐履既茂用發而弘故能正色立朝則
不附韓吏立言垂範而群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于是
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
負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
寧不微矣至六先生而又爲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
焉不然抑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初爲大而況有懿
德忠節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給音得太常慨焉以列於
禮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才止且三百載漸

融爐寒寂家無聞而思今優渥始自今丁知非直以爲君
子私頌而已國家崇賢禮德之大乎此爲觀而亦世道之
所係也數侯茲卽以正寫尚名教至是尤以風勵爲急加
勅人焉故不敢以淺陋辭願未既其又爲樂歌係其後將
請後用之獻爵云其辭曰

奕：今新堂壯醴分花芳靈風穆今絳帷揚皇有命今神
來肅將褒衣今峨冠有懷今明德潔正直今元氣懷靜玄
今容色擊彼畫鼓今吹參差蘭煙焚今桂漿淋清神其樂
今匪土之思徘徊國恩今按雲節而不以修馳以祐治化
今萬年爲期

崇明平勒海寇紀事碑

松籌堂集卷五

四

文編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于茲豐亨豫大冠易蕪芽我
孝宗皇帝既遠北虜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干紀者皆以次
削平矣惟是東南嘯聚尚逋天刑則茲不能無申焉茲蘇
內地也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實居海中法制不及
恒縣爲患往時金瑤別通輩是已以其渠魁既殲餘或寬
而不誅故至于今茲尚弗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
天珮紐東山焚殺警家拒官兵據半沙洋爲寇龍未幾天
珮亦降庚辰明年奉天泰來潮到太倉西門燒船劫兵既
而亦懼與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
遐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與紐西山煽集寇海上時有
名字附和者其魁以十數曰沈岳秦緯等皆尹克文皆用

父子兄弟相羽翼劫奪四出甚至掠運使官糧肆無忌憚
事聞朝廷降璽書切責賊吏迹捕甚急不能得正德元年
正月紐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器號衣出入與馬張蓋
為公故為令以舟縱橫其徒至千人恣意殺掠汚良人子
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遂不敢
報即守林候世遠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俟亟馳白于巡
撫都御史艾公璞廵按御史曹公大有巡江御史張公吳
備言宜決討狀會議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
纂先志討不恭命奏上詔曰可艾曾張三公乃駐吳中調
四府五衛軍壯得二萬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火器械為
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浙江屯田僉事高公江
備倭都指揮王君憲使督之曰 以要害其各分布以守
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姑
諭之再往皆不報賊猖獗作聲自庇大肆焚掠自嘉
定常熟靖江陰諸縣無不繹騷久之施天常始來歸顧
縛群盜首領自贖而西山天傑果以兵需等來獻皆羈之
民舍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黨被留不遣且邀我歸其
人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為艾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還
以天常等為從決議進討會上勅亦至于是三公皆詣
太倉橋師且申安設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
出海分三路薄其沙翌日登岸擣其巢穴賊眾奔潰賊遁
大縱兵追勒過南北大洋至于三引四十五時十日賊設

間阻我師：遂西旋艾公及二公議以賊心隨至益犒士
卒督其復進乃獲施安肇城東山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
名口俘獲四百二十七名顯燒獲船四十九隻獲兇械四
千一百四十二件金銀錢珠銅錫綺衣布服米麥等物五
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勦兩錢文件名越七月十日全師凱
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賓有差捷奏上悅賜勅褒
獎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黨于閩門伏誅徒其妻
子遠地是役也經畧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紀綱其
成其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宣勞為多常守揚侯二和次
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漁泰軍事同知丁君哲指揮使張
君欽以計誘賊皆有功茲始事至賊平甫百日詔改半洋
沙為半洋沙添設巡檢司一及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為
令余曰昔高皇帝龍飛時吾蘇實先中原歸附民柔脫奉
法今輸稅受事惟恐後不幸濱海襲為狂惡境土因是汚
蟻其君子羞之非我群公侯君相與主張協贊底是大功
則天子必將大加兵于我邦民且震恐死無地由是言之
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國家利賴生民受福焉可誣也乃請
刻石為詩歌垂無窮且示其無良者永為鑒戒毋再罹憲
所以有功官屬列之碑陰其詞曰
聖明建國威制中域豈惟版民要荒咸賓孝考臨朝征伐
四中憐：海人顧狂而信匪無咎鉞閱其來馴卒赦不誅
輕典是因帝德廣大彼冥何知負險怙：同島夷海波

滔天操艦若馳謂英子迫暴掠以糖條與下霜刀差：有忤必剗不遺貨資村落遊避命流離列邑咸震訖言日疑父公曰嗟惟是當伐聞于天子我師乃發魚：我師來三威下旗鳴鈴鳴有舟悉駕指授方畧先塞港汊飛檄往來靡息晝夜賊懼自撲執黨獻功先聲既致陽許斯從截招其餘載獲其攻尚念黎元勦下敬容如何變生以動父公：曰爾師文武將吏皇有明詔冠在必刈凡予同事咸協無異爾其慎殺毋及非戾六月既禡甲寅師行臨送于游考鼓揚鈴難以掉謳悠：旆旌賊則有虞或浮海居既馳水陸並趨遠范大洋鬼膠其舟去不可得卒為我魚紛紜自沉十死一倖始誰為謀俾賊相縛賊有故新

松籌堂集卷五

文瑞樓

賊有首屈其群既獲厥魁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執作公及曾公在洋昏樂衍：燕飲海濱清廟始時議征眾皆謂難彼狙海逐我不習船浪簸舟敗戰於何安悉主撫致式養其奸逆乃奏功人寂無言凡茲設也後事先謀裕以寵之迭用剛柔含容奮發遺乎靡留執司始終二公林侯：公林侯詔以狀上賞不遺細悉預旌獎赫：元公父公是長刻石播文永播遺馨

廬城重修關王廟碑銘 有序

有侯于昔而王于後者爵由壽亭進號義勇武安其姓關氏蜀漢故將軍也以其忠烈之故沒後受命上帝列為明神：之得記者有矣或以恒典制于司土之吏惟王則自

國都達天下莫不有廟而大江以北尤蓋出江之北王之降靈惟廬州府城廟為之最意者是邦寬平舒遠沃野千里王時乘風雲而來下不若是不足以容則固其所樂遊即今太守西充馬公金初未第時感神于汴途既至廬若岳所夢緒章之年得奉朝命主司神人顧視廟宇門卑廡闕禮亭濕下洞窻不施歌傾晦翳非恭敬道既而步自庭除得致碑知王有輔國殄寇之功還詢眾庶知民有朝夕必禱之急興作甫議會境遭大荒乃罷其七年為弘治乙丑即始獲稔爰理初志盡取前所謂不足者作之公首以俸倡民皆樂輸于是侵壤來復新垣大門戶瞻設而闔闢其朽腐去而丹青煥旁宇加翼隆污中宜始事之明年聖

松籌堂集卷五

文瑞樓

天子紀元正德夏四月功成公率僚屬以牲醴告祠下父老具石請書以志或曰書神之忠則有廟在解禦災捍患則廬未嘗及然則宜何居有縉紳先生曰鬼神惟能錫報民從之不然其無解記乎故是役也公以之報民以之祈祈報不失然後福祿交至而上下同慶請以是書可公曰然僕時方寓廬奉命執筆乃以其事碑之廟中而別詳夢感於其陰系以銘曰

繫昔帝曾欲振災細桓：亭侯王室是襄威懾華夏萬眾判良辭曹馬孫激烈慷慨雖有古將亦莫敢方元精不渝烟焉若在帝以為英俾職懷害撤弊風馳雷漢周閑由玄達明王封顯戴馬侯在昔舍乎汴圻夕夢神遺金甲而威

先告不與果亞群魁既守廬江廟實在竟無德弗報投役
井：新廟孔嚴作自馬炭：之貴微神政道周匪驗今茲
守遠而慈何以知然維政之由炭則有政神相其幽永庇
廬民垂記千秋

德清王令去思碑

弘治庚申天子臨御之十三載以風憲起縣令王君於德
清其百姓言曰吾邑之德王君也甚去而不書於後何勸
乃相與詣子謀刻石以志夫循良之吏在史必書然自卓
魯以來寂寥無聞今有之人焉而其民又請敢弗徇之乎
謹按君名良臣字汝隣河南陳州人也以癸丑進士第明
年來官是邑：為里二百三十民尚實訟號稱難治既至

松篁堂集卷五

九

文編

克殫厥心弗懈於位謂職之在乎撫字也故見惡必擊既
後弗逆而民易以遷善謂授牧者之不欲於擾也故里胥
不以日候於庭而人用輯逸斯皆政之大者也若夫臨事
之際尤尚惻隱固因致空虛之美徭役無不均之嘆毒非
大辟按法而已始終在官未嘗殺一人以立威曰恃三尺
以肆虐吾敢為也故益其廩不矯其通不阿美績屢建聲
實茂著至是應召而去而邑人思之然驗政者不予其來
于兵去斷可知也厥有培剋侮欺而弗下之恤一旦遷解
則民方且怨懟譏訕之不服尚違思乎哉君在邑修飾黌
宮壇壝皆一新建預備倉御賢祠及公廨橋梁與纂志書
功尤卓：以其各有紀載故不詳書：其俗俗者而系之

詩其詞曰

矯：今君奮起科甲羽儀天朝茂揚英華帝命宰邑于浙
之厘民社以授俾其靖嘉彰綬綢章厥榮寶多令君蒞止
敝服明德敬恭弗懈惟受是宅又土訓農布告條格修爾
恒業毋徂以惠邑氓使：載趨：皇界我賢淑：敢弗圖
里閭胥誠修賦輸：弦誦接響德風舒徐有美興作神墀
泮居庶府咸秩丹碧並塗飾是完邑以嗣後明詔既錫
言駕其斯高廟斯升邑士顯仰凡民孔疚惟仁攸託豈第
不苛遺惠沃若永念撫綏高陟何邈垂光來葉令聞於嶽
刻石紀詞敢示無斁

鶴川華氏治靖碑銘

有序

松篁堂集卷五

十

文編

無錫之東郵處士聽竹華翁既老而倦于事以為人之恒
道克終為大乃作玄立子卿之陰歲用弘治丙寅月用戊
戌召工集徒積土為山凡高三十尺其袤十倍垣而樹者
不與焉內之宅良面坤義於靜安定厥位也外之環四匝
墟氣于不與美厥勢也憑登四望山澤獻奇則有巨湖前
橫隱見樹抄東望鶴脫之：浸西盡梁鴻之山峙其北偏
亦多崇嶺支流來馳交東重把蓋天閭佳壤以候有德信
乎非翁不能有也于是松檜茂植其多千章禽鳥嘯呼疑
在深谷由窪致隆倏若神致俾鉅之觀立昭謀之道遠翁
之智力斯焉足徵既成之八年翁捐館舍諸子煥等嗣作
亭榭修治有加追惟父德攀號痛慕卜以卒之明年十二

月初四日啟墳葬翁于是願請刻石永告桑葉惟翁以顯
舊之裔造家提身孝友貞信之道筆于大史其為是墓也
附依祖廬不去里閭非若事占相者窮岩壑而徵福不域
不究昭示儉約非若昧死生者侈幽玄而殄物且鄰塚孤
迤遷壙以避勢可憂屏幃而非為其真仁人哉故得身逝
澤存卿邦懷思體魄之莫宜與茲稱蒸嘗百世繼絕無窮
將俾慕其風者是就其下考行微誼斯于斯文其辭曰

峨：斯墳孰作而崇經營建葉實惟華公以華孝類百行
是宗由元宅茲世力於農有偉貽德式副其蒙載拓以大
修身及宗相彼中流龜從至協作之如山成績何捷有流
前環後疊爰樹佳木表著封域土因遠迤有適用幣

松籌堂集卷上

土

文瑞樓

亦就祭構棟宇秩：齋為成儀惟堂及室周垣式工神迹
孔直梁予石池來用是後潞銅淪杯于共乃役駕惟靈立
秀淑靜深遐敞通密繞以墟林司者斯昇公賜之天玄覽
庭美注抱盤襟惟物有始兆自公理德則適委其歸在此
既固且安永奠厥居以祐後人福祿爾懷哲帛舊太恩咨
吁執筆作銘刻彼貞珉令闡不忘興嗟道隅

水仙大王廟碑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于水火病疾之厄吏無能為神斯
專之神之治人比于吏而其可憑道之何也吏不能答公
神則無不公者焉故人之憑神甚于憑吏寧欺吏不寧欺
神也吾鄉世事水仙大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卿者

之視他神尤貴卿人有事則告惟大王之神在上觀：而
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分別
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于神則喜不得賜于神不怨
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人焉以若此嗚呼
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人其敢不虔矣乎夫
牲醴饌幣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
公焉故碑

惠山十賢堂碑銘 有序

賢者將以孰物必祀以觀禮也矧乎名山懿舉何代無人
先祥後略居于病諸此惠祠所以益三為十而弗容已者
有以也夫蓋常之邑五錫為大錫之山惠為秀：而通郭

松籌堂集卷上

土

文瑞樓

賢多考槃是故祖豆之設厥有舊典曰宋司徒長史湛唐
尚書左僕射李及桑芋翁陸北三君者咸以高踪貴于山
眾其南面列食有年矣自是以降獲為無聞豈哲人之生
獨番于後乎哉無亦缺而弗修也于是今戶部侍郎即公
國賢佳歲築室山中既率同志疏導溪澗廟忠定乃以餘力
相與撤故屋之契迺按佳璞而稽考又得表：宜記者七
人為在宋曰無錫令焦國史編修秦禮部尚書諡文簡尤
御史裏行錢在元曰雲林子倪在國朝曰義士張中書舍
人王合前後為十賢廡廡堂構肖像在中議以歲之二仲
合群縉紳行記事而推其乙人為獻凡所躋升皆昔之名
鉅游處是山與其葬焉者也不然雖賢弗列禮固有相沿

者欽工始于正德庚午春越明年落成凡風俗之厚必以
化：有然行視政為速則惟賢是賴表章崇祀其機也緊
此諸賢或奮庸帝載既公既卿或盤桓澗河亦隱亦文以
至惠牧義勇互舉間出莫不同萃一堂師我錫士是雅邦
邑之志非公其孰能興之倚巖盛哉敢刻茲銘其詞曰
坎：擊鼓新堂之下我祀我歌思古賢者粗豆既崇金石
是寓陟彼有儀以齊大雅厥賢維何伊錫衣冠異代同流
隱顯具完道不一足式肅林樂廟貌爰陳樂此眾觀昔也
攸祀三鳥孔數今也亦祀十像斯觀有泉如冰下遠庭城
言釀音酒載酌啓羅靈風洋：神降春秋執司獻登御板
其尤即公作之龜災協謀懋哉邦人無忽前修

松籌堂集卷五

三

文瑞樓

定海縣儒學教諭致仕真愚王先生壽藏碑銘

弘治甲子之歲真愚王先生解官歸自定海于崑山之里
第益為園亭延賓賓友用吟咏過從為樂明年予謁先生
款留彌日酒間指其二子樵髯謂予曰向來事未足今
願畢矣又何求又曰吾家有田數頃足供伏臘費度書可
讀不暇朋知山水堪往來釣遊以是自老宜無望于世也
惟一事掛吾抱迄今十餘年子嘗語我而言未終踐盡為
我成之予起請卒教先生乃舉壽藏為囑且曰我先塋在
本邑馬鞍山之原成化間室氏沒葬于穆兆竊以為無
不死者乃即其右預營窆焉他日吾將藏諸是毋累後人
歲月倏忽顏毛種：以銘侯子父矣尚可緩乎予曰唯先

生之平生惟予知為最深銘非予莫宜然古不預事死生
者天以道守之惟莊周輩出始放情形體之表以生為贊
死為休而後世襲之以曠達者由是司空圖實作生墳而
陶杜有生挽生誌三子者皆賢人其所為若是殆必有特
然之見欽然予觀乎世之人莫不決性命以饜富貴至視
死期若罔聞知彼固不可責以道有稍道以非經之說如
前云者亦宜少揀奈何先生不為賢哉謹按先生姓王氏
名廷綱字成憲後以字行真愚耳其號也先世宋左朝請
大夫序光之裔曾祖子敬贈監察御史祖英歷官至陝西
按察使公定不仕早世先生年十九而孤性穎悟誦習輒
不忘間從師授書治進士業暇：有名起業行中視科第

松籌堂集卷五

十四

文瑞樓

直唾手可取而已四歷棘園率然額弗售乃取筆札畫楮
之曰命矣夫吾弗事此矣乃掛衣棄場屋遊京師為人素
恭謹識大體公卿多折節與之交故太保劉公遣子從之
游甚加敬禮久之以明經應詔試于吏部中格選教駙馬
拱都尉塾授訓導居府中敏而達事慎而有禮主賓相得
歡甚語詢延按踰他士百倍而一時館閣大臣亦多引置
門下為家日駕僮騎從有文者游賦事故輒舉先生先生
官雖不達人尊禮之如顯人嘗一歸展墓撫臣三原王公
臨其里者二邑以為榮客樊九載考最相知者爭欲薦留
仕于京懇以母老辭遂拜秀水縣儒學教諭秀水去家才
三百里先生始至諸生以鄉近肆嫚易既而布約束持廉

隅事必臨禮法士乃大服稱賢終任無散諱蓋僅五稔而
以丁內艱歸起復除定海設視前加憲蓋愛士嚴學規
雖大寒暑不懈士始不樂久亦大服至于教人諄：惠其
貧而弗取脯脩則兩邑皆然于是先生官定海又幾四載
資且滿當赴銓有陞除矣遷移文上官乞致其事士人相
與阻留不可乃得請歸先生詩清和有格善楷行書：扎
流洒下筆皆文章得人詞翰珍襲尤甚性不飲而雅好客
所設精餼美醞無寒暑風為人多材諸國轉不膠故人：
樂與之合然其中實能謹辨黑白趨避較然切至初時方
徘徊托迹廩有所中貴人走赫用事求師述及先生先生
卻之時又傳奉方行或欲引與俱竟弗往先生本良吏材

松籌堂集卷本

十五

文瑞樓

假令他人客游無聊其置身未有能擇者卒之甘就儒官
以素業終身紹樂佔畢固其所志而乃勤於修職則見夫
義命之不可強而姑安焉其推移變化顧非負起人之智
者時克爾耶故當還而未罷未老而營穴皆與此類吾知
知先生者獨我而已矣先世自按察使後故廬日漸傾圮
至先生且大加構焉而名其堂曰繼志其道義之自立與
其才之有為皆可概見也前娶張氏生男二人長端生次
蛇兒女二人長贅許襄次許嫁文微明或天或卒皆無存
者繼娶劉氏生男一人于石太醫院御醫娶刑部主事周
以發女：一過太學生顧文微會庶出聘定海知縣張養
民女以正德四年十月十六日立石墓左刻予銘其上時

年六十八矣銘曰

是引如雲棲泊不一或群鳳與翔或橫經是屈楚：佳來
天地放室近而田廬宜若可以休乎而亦非其繫也惟是
樂立千崑之岡青山四抱乃真我太漠之鄉是故歌于斯
逝于斯後千百年藏于斯影鴈咸盡理不宜歸乎歸會有
期聊上山兮摘吾紫芝

禮曹郎楊君生壙碑

堪輿上下元：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海
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八十五年
行將奄歸玄宅近乎太初相使履石有丘焉我之永歸庶
幾在是思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琢石而镌之

松籌堂集卷五

十六

文瑞樓

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謚于堂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
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紹清德著聞家學士億文
辭蓋世至于國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
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棲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
勇家名 府職死姚陶守節娶居洪武中內選為庭嫗：
供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配葬衣冠者是已陶生子
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仲氏商園
先富廬屋跡里叔亦眉壽從居同稱淑士最幼二季由母
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非顯榮亦不下賦考
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于正統間
官至三品楊業儒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憲

祖御大成化甲辰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懷
簡音袍入泰廟望荷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孝廟時五
王冊封協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觀龍顏事竣賜
宴直房并賞羅綺福簿命塞痞癖內攻日食米止三合恐
贖職致无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晚
封典下即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冀報劬勞之萬一矣自
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清寧宮災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上
疏請復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帝震
欲允大宗伯以為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收入
太史氏未知然否既而謾厚大臣遠昭如瓶之戒一向守
嘿性偶好書結廬天寧院折松枝為籌謀麟苑經稍通句
松籌堂集卷五
文瑞樓

哉山農共觀非敢安道是年冬自西山還歸故村理頭隱
伏終日惟與古聖賢相對輪蹄斷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
老耳暗目昏龍腰強步起拜必俛扶自知去元不遠昔李
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慈
僕邀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宿所庶生二胤尚
幼頗賴應門不得肄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溪後城亦
足順卧文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
長不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爾
誄曰
上古人淳奇常百許今茲耄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
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列子無一克舉彼炫文繡
彼富倉箱我之朝黍靜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自日
卑無財可悅親益離古之萬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
寒饑原憲長食李廣數奇命也奈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
非時所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常虞早暮豈意
還存雪翼霜髭一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
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悲付於天畔犁
表樹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
不化還寧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一分
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饒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
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未度從容
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錫無非糟粕不希流傳

且夫生也憂死則否遠耻辱平仇讐萬苦千辛一筆都勾
以還造物與鴻蒙遊錫汝長眠草綠仍秋所以供我惟此
樂立自古有死聖謨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
叨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來
委順至元彌壯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靡酬
亦負國極自同蜉蝣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
志遭謫履危人百迴棄夫亦何慙生不富貴終當舉手永
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厭辭費

松壽堂集卷之五 終

松壽堂集卷之五

九

文瑞樓

松壽堂集卷之六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於家以為
温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任至
之日首釋繫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強咸遷於令
施設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丕厚明年夏六月已
未卒于官年五十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奏議三卷
卿珩漫抄一卷嗚呼惜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
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
廣管軍都元帥假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
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戶曾祖定璵散
騎舍人始徙浙西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深水教
諭贈太僕寺丞公舉成化壬辰進士試令永嘉即有擊強
名調博平以其邑小更用簡治蒙恩召為南京太僕寺丞
七歲父馳振而綱之屬吏尊奉如法官又撰馬策二篇以
獻將嘉其職尋移疾歸家而溫人思之不忘朝廷遂以為
守公乘宿望往牧故民聲震東土為之立族 以教化為
先設法止訟禁民毋得溺女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在任
前後凡上七疏皆賦役章成不可已之事猶以為道有所

松壽堂集卷之六

一

文瑞樓

沮趾唯諾徇故常將國潛逸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
役家人扣榻請遣命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
謂正直精爽臨終不撓稱其平生云公配和氏繼吳氏皆
安人子男三大奎璧室奎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梅
灣之原以予既親而知遂來請銘曰

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監包絡洙泗和權
守經忠懇自許允惟邦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
咸肅風紀司民之牧銜東絕履庸靖乃人納於仁軌帝寵
休嘉式遷之朝俾職鹿園國武光昭司馬日賢拜疏以薦
舍爾來歸處睢用晏在易之邈其道元吉楨人誦思僉冀
公出天子有命往恢胡績德風裁揚爰徵治寶赫馬方隆

松籌堂集卷六

二

文瑞樓

故殯之亞有墓于梅來旋嗣：畊既有田斯菲其旋何以
世之垂光永延刻銘茲石用贊幽玄

明故漕運叅將兼守淮安昭勇將軍錦衣衛都指揮

俞事周君墓誌銘

國家建北北京控制天下而以東南備供億是故開府於
淮以董漕師而迄之副戎而理者稱周君焉公諱璣字朝
獻先世江都人也高祖籍以元平章鎮撫歸於我聖朝授
百戶曾祖玉始拜大河衛指揮僉事祖鑾伯父景皆世襲
並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君以復伯父得襲官初掌造
軍器有能名舉總本衛運糧時船少軍困負運累萬特以
廉修橋其帶宿貨一清成化間山陝河南三省饑都府使

部粟十萬往賑之既竣巡撫 敏總王信以君薦詔可

以為把總管領淮安等八衛運糧隨進署都指揮僉事弘
治五年又遇詔思實授自是所統士益眾惠澤加廣名日
以張會淮閩閩或會以君可任八年春正月勅充漕運叅
將兼守淮安明年秋授例轉錦衣衛帶俸公清望素著既
登大府雅為元戎所重事有當言從容贊翼然而外示恂
恂謙冲而已故事叅將常督運居外歲往還輒萬里又徐
呂三洪水涸君躬導心源以運用是得疾乃上疏乞休致
不允明年又力疾至江南督運五月還淮疏再上不得報
竟以十四年四月九日卒距其生正統乙丑八月二十一
日享年五十有七嗣子正將卜以是年七月 日葬石橋

松籌堂集卷六

三

文瑞樓

之原使來請銘君配金氏封淑人把總金啟來女子男二
人長即正淮安府學武生次中孫男二人夢鶴夢龍君天
性謙恭好學愛人而能交事伯母太淑人既沒哭甚哀負
土封墓視親子無別異遇士卒有恩嘗市善藥療其病或
死則為飲而歸之而尤務掩人過使知自改一時莫不以
為長厚而稱之余初舉進士過淮即與君游雅知君廉忠
其後君官漸顯而素操不改如一日是可以無愧乎副戎
之貴者矣歟固宜銘曰

聖明建國德際四域來貢來輸有粟載塗 者萬艘由彼
漕渠源：淮府乃握其樞既立之師必有副貳俱簡帝心
孰曰其易周侯洵美宿聞于運執德崇儉士以慰困匪直

積勞實著憂國恭戎爰陟雄畧彌振子饋閔陟刺梓河漣
繼灌呂梁泉源是求勤瘁固憫念國恩訓往迺道路萬里
歲周堂：師闡克宣嘉謀侯病不起士庶悲悼仁人永淪
奔走相弔有功不刊有墓永存嗟爾翁仲謹護其垣刊銘
昭德與石同堅

明政行取推官華公墓誌銘

弘治歲庚申進士同年華武承以杭州府推官奉詔取至
京師是歲冬十月二日未擢官卒後三年孤男遊卜以正
月八日奉柩葬錫邑琅之新塋以銘請於余：與君初
釋褐即同試政工部又同有事于外相與聯舟涉江知顧
於其後別去聞君銳志宦業名聲日新既得召且謂願同

松籌堂集卷六

四

文瑞樓

而計聞矣吾尚思銘之即君諱烈別號東窗南齋孝子寶
之後世居邑之瑛陽父曰原諒善詩通醫娶於李寶生君
君夙以成化甲午領鄉薦甲辰登進士第使於河南三造
王墳皆有績還朝授廣州府推官未上以父憂歸服除改
建昌方考滿又以母憂改杭州自補外至行取連迴不振
越十有五年矣其任而父：而起皆未有如君者君兩歷
為刑官率號廉明而於抗尤著風力一時巡按御史皆以
其賢數奏旌異用風示四方以為勸而其政召集部下咸
謂君必居憲府已而遽卒知君者不能無惜焉君春秋四
十有七先配司馬氏先卒生男三人游浴潤潤亦先卒女
三人許嫁於鄒某楊某張某繼配吳生男一人朝思君

簡訥不華其居官敢任事志所從無須惜必達而後已嘗
以起復時銓於吏部會大比試天下士一為收掌試卷官
其在江西又受委造王府在浙江以憲院差清隱稅數十
萬皆不在贖內而悉以勞著要其所存若此則理有不可
知者是以銘以慰之於幽焉銘曰

嗟：華君吾榜良吏斯階方陟有詔恭被胡喪於成遽爾
長逝孰成孰奪莫質玄昧嗟：華君皋夔亦賢願冉亦賢
君也其間此取彼捐一官三易憂酷仍纏嗟：華君歸其
山河傾枕高眠返於大化松風淒淒：白雲寶多莊生有言
至樂靡他嗟：華君其如命何銘以昭令名不磨

明政丹丘先生姚公墓誌銘

松籌堂集卷六

五

文瑞樓

公姓姚氏諱綬字公綬浙西嘉善人也天順末第進士拜
監察御史成化初元尋出知永寧縣解官歸所居在大雲
里東遠水竹作室曰丹丘嘯咏其中自稱丹丘先生大抵
多取老莊神仙之說以自況又作滄江虹月之舟遊泛吳
越間甚適弘治八年四月十日卒於家年七十三公少有
才名攻古文辭弱冠始業舉子遂取科第以至為御史政
能多出人右嘗奉勅巡鹽兩淮鈎別積弊幾盡勢人喘：
弗敢漁利布令張體務以激揚為事淮饑曰吾御史宜無
所不可行畫策賑濟多民復巡撫三山林熙敬公奇之具
以聞朝廷特降璽書俾終厥事未幾被言而有永寧之命
遂亦復思仕矣公善書法鍾王勁婉：妙詩賦暢茂皆有

法畫初水墨後遂進學唐品得古意或所謂滄江虹月者
出遊粉窗翠幕擁僮奴自奉脩極珍養設香茗皆世所鮮
有或命彈絲吹竹燕笑彌日人望之飄然有霞外心家
設亭館稱是客多就之初號穀庵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
天田老農上清仙史懶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聞人間
而丹丘先生稱尤顯所著有天易天人合旨十卷詩文集
三十卷姚氏在宋本汴人南渡徙餘姚再徙今邑在前元
元祐時有仕為大使者蓋舊族曾大父瞻雲大父隱庵父
松雲皆不仕公配弘氏生句前鴻臚寺序班一女菊芳適
張訓繼滿氏生旦嘉興府學生孫男藩亦府學生次芹次
葵次芷孫女寄奴雪英西英淑中淑西曾孫男昌齡昌陽
余辱公引為忘年交旬以是來請曰先人有言願得子之
銘今卜日矣在弘治十一年正月之朔胥山之陽墓也先
世皆葬是故以請或言公好道家言公臨終猶賦詠懷之
詩此豈恒化者直亦寓耳其東南之威鳳歌銘曰
明興運昌文士交鳴懿茲 隆有公特生蘊臆維富宣詞
乃鍾鳳皇喈：儀于治平才難自古莫不願有孰知有之
適成忌蔽當塞乃通弗履其咎其通伊何賡以援靜放乎
山林者得所便屏處非遺皇仁齊全作為歌詩列於管絃
禪化成風公乃為賢才生有係匪嫉能棄玉濁珠流式彰
麗別恬以高亦庶於吏佳城峨：爰春以瘞：弗名俱
永耀其裔

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揚雄以其長
擅名一時至為他文章皆未是凡為集 卷既而力探群
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文數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
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月以柳州府通判卒於故邑常熟
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許君柳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歎
曰懿哉斯可謂博大之儒矣為具飲加厚其將葬也從弟
卿貢進士勉以遺言請銘於我嗚呼先生之道裕而能容
介而不群克其辨可美於將使極其用宜大於匡國胡獨
以一技名耶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舉齊公者仕元為
都水庸田使司副使六世至廷貢塔穿山周氏生先生年
十九領鄉薦薦累試吏部不第負才游京師無所屈下竟以
乙榜生例授泰和訓導三為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
冢宰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
又以催科無績調柳州府柳邊民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
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
抑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
聞於會府因得召致幕下用事有賓師之隆謀畫之柄道
方行會父喪歸遂不起以至於歿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
若是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車
蓋旌幢擁入玄冥云與屈子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
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不大於事業以有善焉一旦

而死其不遂：為常鬼亦明矣。夢所已殆將然乎？先生配
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之女子男一人，卒先卒女二人，長
適吳樟文恪，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州衛校例指揮會事
應祥男孫男二人，內曰接外曰溥，皆嗣卓為後。幼未克立
夫人寶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
日葬涇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禮也。在太倉州北四十里
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
曰：

有才不售，澤不大施，真奇以昌厥詞休：三原非不
已知，疏直以交始，半中遺黃髮，殆耄世所為壽賢者不
然。道德之富，鬚髮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不謬，歸終
於寓邑，今是主，逆葬涇原，爰附父母遺書，滿家瑣珠琳琅，
聲光若新，不腐以止，百世有考，尚于銘章。

明故大理寺副東橋先生李君墓誌銘

往年余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友。
君清介絕俗，不屑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別君
歸之三年，君果遽以病謝官去。時其弟卿首進士，世卿方
築釣臺於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葬，未有銘，
世卿求君之遺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為之銘。公在疚，
以屬予，故書其一二大者以為叙，而後銘。君諱承芳，字茂
卿，五世祖遠，無繹史曾祖與仕洪武中，為四川鹽課大使。
祖善，縣教諭，皆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阜，贈大理寺評

松籌堂集卷六

文瑞樓

松籌堂集卷六

九

文瑞樓

事君自幼穎敏，強於學，出言論即侃侃。驚人其俊，通經史
及百家，為文章典瞻，有法，遂知名。荆楚間年三十有七，
領鄉薦，四十十一登進士第，既授官，素貧，無鮮衣良馬，儉約
如儒生，時性高，傭不喜，羈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退據
案執筆，署尾還，却破屋寒冽，煮蔬飯，或出逐人，事無
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
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三年，陞副於右，寺志乃老，就下
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支，牽合不稟
於道：由是益翳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往：見於述作間。
聞者群訶，眾詆至大罵，君不為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
以為然：君以是取譏，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
年，屢空兄弟相對，心為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
年五十三。前配孀人石氏，生男二人，長曰肇，次曰蔡，女三
人，壻曾思進，周夔，袁復，配嚴氏一男曰璣，世卿以卒之
年臘月葬君於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啟
其前而納焉。葬速不得，俗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
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立論高古，非拘拘者
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是實以其二子求其名曰李整，李
教慈，淳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曰：
可尚也已。繫斯人之賢，今既顯，今雖特治平有立，而掩兮
吁嗟先生。

明故村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嚴公墓誌銘

正德元年六月吉守嚴君道卿以既之命歸自南曹省厥
考即中公於邑山之第比行而公俄以是秋卒明年卜地
得興福山之原先事奉郡士王秉之狀來請銘秉之於嚴
為通家其言信且予誼斯文弗敢辭按狀公諱文璘字廷
別稱陶然翁其先世為是山右族嘗以園林資產維一
時大父肅在永樂中以善書推澤為邑掾居卿專務行義
排難多陰德有神告之辭以為顯在孫生處士世傑娶于
賀氏生公實應之公性質樸有長者風平生未嘗盛怒以
少孤每祭必流涕與諸弟分財輒取人笑其痴公曰顧
吾所得孰多耶嘗出索通值其家方食恐其不樂不下咽
及門而返道卿惟有所受故為法官而以 識著名茲仁
恕相授其來非一世矣公初蒙恩封奉政大夫浙江司郎
中以九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七配金氏初封安人進宜
人子男三人長經即道卿弟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
部主事員外郎：中陞吉安府知府未上守制娶黃總陸
贈封俱宜人次綸娶朱次紳娶鈕女二人長通韓庚次通
紫耀孫男七人滂濟淳瀟瀟澈冲公平生有飲量好賓客
醉輒忘懷故以為號殆有托焉者晚亦覆壘弗復進善乎
東之云公行已類讀書不仕而能澤物名不藉俗聲豈非
深知公者哉吾無以有云矣茲葬用冬十二月十六日而
予為之銘：曰
業以世傳惟仁是先惟耕而年沃我室四嗟：封君厥德

孔淵德之同沛爰發之子式昭耿光凡謂其死有立望從
法葬故止百十斯年永藏於此
故義授散官通許韓公墓誌銘
弘治十七年歲在甲子十月通許韓公諱倬字時真卒於
家孤還方任蘇州府通判計至為位哭他日踵予廬乞銘
其言曰先子為人誠信質朴無他長幼侍大父於官以淳
謹見器愛其後家居治生業應答嫻賓率有條紀其交財
未嘗負人一錢見宗黨遺乏者必思調之奈何處田廬無
所表見惟是孝友不欺以盡其分而已矣吾家先塋在邑
東鄉冢位既隘不可葬是歸也將重卜焉願為之銘庶慰
存歿予惟韓君始以已酉鄉薦起家武邑教諭秩滿超擢
今官茲永乎公者有素矣及是之請歸禮以文致孝於終
其得無銘乎按狀公考諱毅永樂中以楷書供奉內閣有
勞官至奉議公既不仕嘗囑君曰吾輩兄弟八人皆不克
繼先志爾不讀書將與我同于世何輕重耶用是竟以科
名顯在武邑也就養十年倬蘇之日患老不便同至會奉
詔恩得輸粟服冠帶君捐俸金為公輸納得部劄一道致
之公：辭曰吾以幅巾預卿飲拜上賜足矣敢重叨乎遂
輒不服然其名猶散官云公享年六十有八娶李氏子男
一人即道女五人通即文淵張越張千木孫男四人如芝
如蘭如松如栢不書葬地與日者先銘而後圖葬也銘
曰

有顯其考有振其子中處不仕遵門於執故：祿養亦既有年秩：御飲尚訪尊德隱無著功惟里之範考終瘞正在人美嘆逝而有歸我銘是撰淑行不磨幽光永燦

故盛朝臣墓誌銘

盛氏蘇望族也朝臣諱瓚宋泰和政事度十七世孫高祖建國初徵士曾祖故東御醫祖從父所御醫有寵文皇朝有子十一人化居行三與其群從家金閨一再傳無帝十指率負門第白豪朝臣獨謀讓折節讀場屋書書皆瀾翻成誦又善講解舉一題輒引數說無非通稍長進遊郡膠意科第可立取未幾值忽者終之提學掾

松華堂集卷六

主

文瑞撰

而歸時其子今武昌府同知斯微方數歲顧謂之曰是不足代我耶遂力教之弘治癸丑斯微果登進士第拜官水曹父以坐公事謫丞滇南累遷今官朝臣處其間不驕不戚始則布衣徒步如平時既而與親賓集必極歡夷險一致人莫測其量可謂有德君子矣正德元年斯微將請恩封朝臣朝臣俄以是歲九月八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明年斯微卜冬十一月日奉柩葬薦福山之原來請銘按盛之先本汴人文肅恭政生集賢校理申甫申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再世生司諫瑄：生平江通判岫則居吳之始也朝臣遇父母疾能憂持喪能禮人有急難有過失能赴能訢皆人所難且輕財

重義有結五十金去不惜分毫憐其介竟折奉免之其事抑有足書者配胡氏安定之後先年繼配蘇氏子男四人長應期即斯微次應望府學生次應龍應島女四人其三有歸長適湯伊次適沈岳：吳江縣學生次許顯綸孫男三人皆模校女一人許長洲縣學生陸聚予幼與朝臣同里塾故知其材至是又得之皇甫員外狀為詳合而叙之系以銘曰

故華庵王隱君墓誌銘

隱君姓王氏諱錡字元禹家于長洲菰溪之鄉世以力田

松華堂集卷六

主

文瑞撰

為業隱君生六歲而孤頓悟絕人劉草窗一見妻以女既而稍長從儒先遊通尚書春秋而經以為遠遊不可以寧親之故誓隱以絕仕從隱不可以超俗也故博覽以有作濟俗不可以無養也故勤生以自殖於是出則束耒鋤而歸讀其書人生之大務咸集焉隱君天性孝友事母膝下以善養聞凡嫁孤姊妹二人婚弟之遺孤三人其仁藉如也為人軒豁爽朗善謀慮策事必中禦侮必克三蟠其居而三履之雅善堂構備於禮位康有餘粟魚鳧充盈賓至相與持觴談笑不醉不已家居率以是為歡樂而無求乎人深尚止足為於退藏而當世之務益練茲擇地而履不陷于危事當任：之當涵：之執養生之機低昂權衡以

就世故務適於全而後已厥道不施弘治己未十月之晦竟終湖濱年六十八悲夫易名康孝者表實行之所著書曰寓園雜記十卷諸史補遺夢餘錄樂府歌律雜著又通十卷文詞清瞻有理致子男二人沫汶沫娶劉金事廷美女汶蘇州府學生娶郭氏女六人適某：孫男二人典聘無錫華主事濟女園聘吏部侍郎吳公姪爽之女沫等卜以卒之又明年葬麓澤原新塋遂求微銘且曰治命則然余誠辱知隱君不敢辭銘曰

松篁堂集卷六

西

文瑞樓

怡：眉壽倘得昔徐在沛人尊其孝若今之孝兄踐寶蹈甘旨奉慈先哲是肖玄堂既治太史碑之煌：元老筆能輝之我銘於石以志歲月厥無愧永載幽穴

明故奉直大夫莒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昔成化中南畿士集誠於京府擢百三十五人予與故知州楊君實同榜後十年改元弘治弘治癸丑楊君拜莒州知州莒在山東之南鄙余嘗道焉水土深厚多長固大坂其民好力而健訟號稱難治君既往收其邦求師於古得莒軍卜氏法其所為政尚寬大民用大悅當是時州罹飢荒且多黑青散驚恐招徠撫摩流亡盡復妖亦尋滅佗日又遭旱蝗隣而得風雨撲陸之免於父父之年穀順登州

以無事於是內新卜詞建賢：堂作志書以致其文外修城垣孰劇賊李花以申其武二道兼濟神人以和在州六年會不合者以媒蔡求君：不辨遂棄官歸歲乙丑夏五月二十七日君卒年五十六又明年正德紀元之二年歲在丁卯三月三日其孤似等以君葬虞山湖村之原先期持卿進士桑民起狀來請銘君諱斯字弘載常熟人也父某進士安州知州母李氏為人詳雅重熙好學著文詞自居太學即上疏言水利益有志者又嘗袖其所著書示余

松篁堂集卷六

十五

文瑞樓

父未有子君取弟某之季子以為家嗣名之曰似娶錢既而徐生今邑庠生儀娶徐梁生仲聘章湯生女二人適周聲沈亮臣孫女一幼銘曰

維莒古國寶書魯史一命大夫爵是君子蘭委何傷道存則光有固者藏虞山之陽宜爾子孫奕世其昌

故常州府學生陸君墓誌銘

君諱含章字以貞常之武進人也少修進士業居郡膠為經生通尚書撰為程文精雋有法遂以其名聞乎人故考尊公用經緯舊臣居朝托之家克靜而理得嗣承之道大抵個儻負奇氣嘗欲蹈古名偉士所為而試場屋不第志益勵弘治乙卯公以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

於京師詔贈禮部右侍郎以推恩當官一子公子七人君
居嫡長讀其弟朝廷義而從之及公喪歸三年不御酒肉
哀毀骨立而猶力於禮平者憫嘆莫不曰孝哉斯人茲葬
畢而卒焉春秋三十有四公卒之又明年丁巳二月四日
也沂其先世由尊公而上為戶部郎中諱惟其大父又上
為南樂教諭諱淵其曾大父而尊公諱簡夫人贈宜人池
氏初君娶於秦為福建右布政使秦公愛之女子男一人
曰弘道歲在己未十二月十有七日季父卿貢進士節將
率其孤葬君於先塋乃自為狀來請銘稱其孝義之大宜
列不朽又叙君在時風儀玉立與家談多玄遠聞世有介
鄙說隨之行輒吐罵不欲見而余因慕而賢其人不可不
銘曰

故明劉文學墓誌銘

劉君諱嘉績字協中吳知名士也考諱昌為世大儒著書
甚富位廣東左叅政祖考諱敬封處衛主事祖妣許氏封
安人皆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善隆德厚茂異
生為舅氏始苦無子在河南請而得君母李氏居靈寶天
東風如王年數歲據小几習書儼然成文又選古詩模其
格律皆有妙悟舅平生積書充棟後時君才十五學彌篤
為文滾：千百言不竭詩亦思致清遠雋味有餘嘗著平

苑墓文意甚高古而用字堅奇讀者或棘吸不能通及和
予遊山詩平安豐潤又深極玄暢玄之致佳歲余北上操
舟百里送余抵無錫酌惠山泉始別不惟親：之厚而名
言清勝猶昨日如也予之歸田思得朝夕之士與游于君
指實先屈既而竟臨長暇違我素心春秋止於二十有四
嗟乎痛哉君善書結體妍美最得古人法余獲君未嘗不
誦觀寶愛嘗書詩二篇寄余不及全為促至後檢得之
尤為驚嗜一旦遂去不覺蹀足起覓竟亡之念至必慨嘆
不樂君為人溫厚靜默對長老無一刺語居家庭孝慈肫
為而性氣超邁高寄物表不屑羈繫雖士服庠序甯澹然
有山林情焉配顯氏即守顯公德明之女少恭公崇善之
妹家亦三世進士子男一人貢方六歲女一人嚙乳下以
弘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原所與遊者祝希哲都
玄敬文微明唐子畏皆奇士子畏又編其集為之唱文云
銘曰

吳山孔秀斯東則茂嗟明之驟惟不平而壽

故承事郎鶴皋錢君暨配周氏合葬墓誌銘

由太倉州治東四十里其卿曰新安濱海而沃錢氏自國
初居其地其先世居龜山元季有曰貴者為海運千戶子
孫始徙于茲錢公其六世孫也諱耆字仲舉少孤與弟力
耕起家既而盡讓其產弗居邑舉萬石長保治卿賦勤上
公下聲稱蓋茂會有詔授民輸粟者官遂拜七品秩益承

事即云先是海口無邏兵盜為患其巡司初治唐菡去海三十里若無所為乃拜疏請移其鄉朝廷行之迄今鎮設得宜民以無苦者君之功也初君捐貲田作司署而不去賦額已歲輸如故撫公彭公之幕民為義塚也又先捐焉未幾輸還詔下 顏先世素以武顯且其子璞方壯堪報上而君又中輸遂俾璞應例拜太倉衛指揮僉事君秉性鯁直不吐剛茹柔鄉人來賓平率悅服去以弘治壬戌九月卒壽七十配閔氏其諱永潔同里族望出也以勤佐君為家：用克大他凡給賓祭皆中禮慈均覆有鴈鳩之德焉先君一歲之辛酉秋卒壽六十八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其子男茲四人長瑞娶沈俱先卒次璞即揮使娶沈次琅亦卒娶王次璩娶王女二人長歸顏宣次歸顏啟明孫男五人天爵天祿天與天監天秩而天爵為州庠生初公以璞為弟後及二子相繼沒而仲宣亦生子乃命之歸：而徵均報則中作室而並養焉故為兩家子而其子天與至是亦為瑞後君卒之又明年三月日乃奉二柩合葬花浦西先塋之原狀求乞銘予雅知揮使富而好文且公夫婦皆克若彛訓以淑考終在法宜銘故序而銘之錢氏故相傳為武肅王裔也銘曰

布衣謬：不必在位伊誰之孫傲顯宋世有寵自天若世而繼振非獨能功半厥配：原田既連海濱二人之勤遺業具陳亦有諸孫種學績文理通屈伸其伏百年孰曰

故淑人韓氏墓誌銘

茫昧尚食其先維忠與孝雖遭而報或克蕃昌歸同白首有峨者丘花浦是保銘以壽之與石同久

蘇州府有指揮使三人而故謝公瑛秉政最久其娶淑人韓氏則故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雍之女也韓公在先朝以功名顯方柄用時淑人來歸貴盛赫：而揮使亦疏通多才獲力於外氏遂以能官顯聞淑人之為婦也自持嚴重平居不苟越戶閭不輕言笑一時號稱有家法其後韓公歸自廣卒未幾揮使亦卒無子今揮使表由河間訓導襲襲官淑人孀居不愆於禮宗黨莫不稱以為法焉于是今揮使方以文學歸吏事謝之先烈茲振其歲時謁見淑人必恭必敬用是其時之異而優游以居者又十餘年而卒時弘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一以今揮使之次子時獻為嗣三年之喪屬為女四人長適劉恢次替馬文貞次替徐楷次許揚惠皆名族時獻今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柩安厝於大茅山之祖塋以銘其請予嘉其孝而知禮為之銘俾刻諸壙銘曰

惟毅則貞婦德之成厥家有憑不懦以傾二姓並隆英儷其間歸終令考式踐中壽官襲仍闔閭不絕弔嘉原藹如附於使君列山後先渝：其雲嗣者有彥葉盛載芬何以昭之視茲銘文

浙士沈益之妻錢氏墓誌銘

浙西之邑嘉善其士曰東陽沈聚益之獨子於吳下出其室錢氏事狀再拜請銘曰止妻卒今年夏葬且得卜故國銘之於是予聞狀者再則錢氏信賢法宜銘叙曰錢氏碑素貞字子良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本家蘭溪由父嵩而上三葉皆居南潯甫第歸益之事舅姑克自抑畏屬之事必治退而事其夫事無大小無敢專制善楷書算法解音切涉獵書史書有害道者屏不視暇必執卷就益之質疑每指名士事謂曰子能然乎家庭相資不啻良友以正德丙寅六月六日卒時年二十有七女三人長月應許秀水陶陞次月清又次月昭月昭後兩月亦殤死益之卜以是年十二月甲子葬所居里西北新塋而以月昭附殤

松籌堂集卷六

十一

文瑞樓

故來請銘予惟求婦甚於士：累百可得一焉婦累千萬未必得一焉假得矣慈與德不兼有宜益之：悲也益之固良士嘗自稱曰由內子致然其信也夫銘曰孝以無畔在夫則弼執禮恂：有德而文執畀之秀又振其年玄化茲物理不可詢掩玉琢詞以慰幽宅

故姚碩人周氏墓誌銘

金陵鉅室稱模庵姚三翁氏翁富而好義名於京師碩人之夫曰用恒甫者實翁從孫故贈後軍都督府經歷宗政子也宗政早卒用恒娶於周得碩人焉碩人之先本蘇人兄士英仕為平湖縣：丞故幼而知書其既而歸姚也模翁實主家政凡群從皆合贊而用恒尤以材被愛姚故以

儉起家：既大賓厄日不絕治具碩人在中饋無廢事茲姚之良內佐止以正德丙寅五月二十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二子一人曰桂嬰吳氏孫男一人某孫女三人長許羅大恭從孫某餘並幼用恒卜是年十二月癸丑以柩附葬江寧安德鄉祖塋之次謝子象子友也書來請銘予謂植家未有不以人者不然不足以大若碩人者其佐理足稱哉遂叙而銘之銘曰

姚有模翁名聞江東翁有孝婦與夫偕譽姚：柔儀不驕其富既父而明子孫攸師同德中携光掩於茲石不可爛有如銘詩

松籌堂集卷六

十二

文瑞樓

松籌堂集卷之六終

松壽堂集卷之七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誌銘

從嫂朱氏墓誌銘

吾家元季四世祖府君自崑山來避兵吳城之中居西市坊是用基立我家於吳天下平定遷雁蕩村上有子五人先曾祖考府君為嫡今居南濠者則循吉房也第三曾叔考府君之後贅樊氏為我從叔父今居樂營坊內是生我從兄德勞娶於朱氏是為我從嫂是生我從姪泰成化癸卯七月一日嫂歿將葬兄來命銘之惟往時不寧我四世

松壽堂集卷之七

二

文瑞樓

祖用自崑山來遷於吳當是時獨一人耳百年之間遂用繁衍其後以至於今：我伯叔兄弟子姪不下四十人則亦我四世祖一已之垂休也然人家之隆替實惟婦人是係而我從嫂之事我從兄以賢聞嗚呼我從兄失助惟我家族宜一憂之四體百骸皆體之可使其一之無扶持乎我從兄用將以成化丁未十一月六日葬陽山之原循吉敢述世次以為之銘：曰

兄之悲矣孰持厥家兄之失助矣宗族其嗟治斯立矣掩而藏之耶

故從兄墓誌銘

從兄既歿其子泰來乞銘余嘆曰幸哉吾宗族之有佳子

弟也乃知為此乎茲往歲予嘗為兄銘嫂薄述先世之事

今泰之幼而有請也則吾安敢不申其說焉蓋吾先世自

提幹府君以來世濟厚德今里巷實人：知之豈敢誣也

而不肖以餘蔭忝進士方將自助以無負先德而惟諸賢

伯仲之賴也孰謂吾仲兄之年止於此而遂歿哉若吾伯

祖年九十一從兄之祖亦八十餘歲皆康強無疾而化人

謂壽亦有所受嗟夫從兄何為其獨不然也嗚呼交友百

不如一同姓之兄弟能獲百不如一朴儉之人若夫從兄

之歿豈其時哉上有我伯父伯母倚焉下有我泰仰焉遠

有我祖宗望焉次有我諸羣從昆弟賴焉人孰不沒兄非

時矣夫前之以其德遺其後：之人思振其家豈其一子

松壽堂集卷之七

二

文瑞樓

一孫能為之也惟支庶衆多各勉其事則光其先者不在乎彼必在乎此焉非必曰富多財貴為官也守門墻葺墳墓給衣食出而列人之坐而得容其口若是焉足矣今從兄於吾昆仲中獨為老成勤苦思以大其家者也然不幸終此而歿嗚呼吾之諸昆弟何賴哉而能不悲歟兄諱昌字德榮春秋四十有二以弘治二年十月十三日葬靈巖鄉練灣村之原蓋其姓楊氏銘曰

嗟諸昆弟兄也老成並立吾家有賴於兄今茲奄忽未及中齡綿：先德誰其共承法然悲嘆嗟此佳城遊者靡及猶共後生門墻之托各係其情有一成立一宗俱榮

故曹先生墓誌銘

傷哉吾曹先生乎垂絕為詩使其子召我將托以銘未及
達而既一年乃得詩悲觸吾心氣欲咽吾口噫人間一
死豪傑之所不免先生已七十餘歷閱享用粗盡世事死
則歸焉而已當復何憾然而其歿也實不及家惟銘之丁
寧噫謂先生其無意於世者耶死而猶以不傳焉為恥若
是則其生可知也生而不用故人不知人不知故自負自
負於生至死而不自知則曰斯

不書於其墓以其志

與骸骨皆埋是生晦而死益幽也焉得謂之曰人書亦無
益亦曰吾之為人若是吾亦遇乎世吾亦挾而往耳噫豪
傑士耻無名亦有遺有不遺者彰不遺者匿也者
有乎已而無乎人者也若是必自抱而生自挾而死耳又

松壽堂集卷七

三

文端權

焉得默而空生死於天地之間哉斯先生之志也先生
之歿也自傳甚悲曰自吾為士至取第歷官以及老死若
是其英邁偉岸之氣雖死不哀噫先生以生不用死莫聞
惟其恥故不免自白是其終不肯已心於死也傷哉毛遂
東方朔伊何人斯唯諾一生以為謹厚亦胡有一點丈夫
氣孰使先生抱才負用而至死不吐一語乎吾是以壯
之先生諱諱字鳴吉以卿貢進士初授金華府學訓導改
南康又改南京武學陞永新教諭博學善談論所著有平
軒集六卷學為名士仕為良師其歿也蓋致仕十年矣死
生之際人以為難先生怡然若無憂也惟銘則又若是不
能忘者故及我何以塞先生之志使不憾嗚呼是人惟

其氣志不足道偶過其地胡曰高胡曰卑今騷先生之氣
有五發乎文安乎冷靜乎休故乎死歿乎不傳是其為人
非曰其官能盡之者也先生已矣瞑目掩體據其有而休
矣奈何哉奈何哉子一人墓在吳縣西陽山以弘治辛亥
月日銘

封監察御史咸寧孟公墓誌銘

蘇郡鉅而難為守實艱授惟陝右孟侯來蒞深振頽風期
以稍父可使郡大治無侵漁而有安堵民之不幸憂計遽
聞惜哉寧惟侯之痛其蘇實失恃矣蓋侯之先公諱璵字
良玉號竹齋世為西安咸寧縣人父仕廬井仕父敬大
名元城主簿母徐氏以永樂乙未十二月八日公生元城

松壽堂集卷七

四

文端權

公之在任也值正統末列城有警郡中盡錄羣官子弟備
賊以公才勇署為長使領之其時竟以能稱侯初令桐鄉
迎公致養故蘇亦公游地也侯擢監察御史公在陝成化
壬寅侯巡按於蘇松常鎮四府惠政大流實公是源甲辰
公配太孺人歿不獲封侯痛悼甚次年四月勅始下封
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鄉人榮之侯起復巡閱公在
陝弘治庚戌侯乃歸蘇印公以高年辭迎養是以在陝侯
朝夕西念靡寧於懷惟恐一旦不見公也然侯治蘇惠政
復大流亦惟公是源蘇兩被侯澤於侯之任獨擅其功故
蘇德侯視他所歷加甚焉至任之明年辛亥正月八日公
歿於陝三月八日訃至蘇人悼駭歸治喪有日矣循吉

受命當為銘公享年七十有七平生以幣直重於鄉力田以成歲之為君子生則承蔭元城為青介晚更享豐養受大封貴益甚今復以壽考還化是足以無憾矣配寇氏贈太孺人子男五人長即侯俊蘇州府知府次儒西安府儒學學員次佐偉倫女三人長適士人郝殿餘幼在室墓在東陵鄉之原嗚呼以歲之崇於位弘於德廣於交公歿宜得名筆於銘庶乎塞哀願以淺陋繆當斯任無乃僭欺雖然以報知也不敢以是故遜避關其私懷遂勉於銘其詞曰

歲：閩隸人多偉傑孟寶著姓家惟閩元城作 赫建弘烈惟公嗣之少提奇節村官在統英光炳燁有源有流

文瑞樓

五

文瑞樓

寫生居侯推封勸勞多錦以遊居侯在蘇郡政方修胡公遽然遂與世捐痛種君侯涕泗有漣人瞻孝德去而化延維彼東陵高原茂鬱歸治公塋將葬其言貴有名後壽有高秋順常而終魂寧體識我作銘詩永傳無極

故李太安人墓誌銘

太安人姓蔣氏故贈兵部主事宜興李公恪之室也家世相傳以為故宋名臣蔣公之奇之裔父惟一履道立園修身田里積善蓄德是生太安人少標秀慧之質長挺貞靜之風年十七歸於贈兵部佾僊方偕死生中奪食廢孟光之案編絕齊姜之什於時二皓在堂聯袂附抱乃躬調鼎膳宜慰仲由之悲口授詩書大就子與之業以是子震學

造隆材器成大受成化壬寅登進士第初擢兵部主事義方之休播於政官三年廷恩下錫王綸俯逮乃拜崇封登於命婦六品得與良人並承嘉惠歡流渚壤樂動高堂翰林吳公以少兵部同年親為 憂著甘御之記豈謂榮養未久悲傷遽集少兵部隨以疾卒於官白首銜哀衰年流涕於是收撫諸遺再敷良訓男嚴謙誦之課女紡績之功悉出綱維咸成條緒李氏之家用復振焉以弘治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子男二人一即兵部君震其次曰震亦早卒孫男三人旦果昌果宜興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女各二人旦將以卒之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柩葬芳莊之原合贈兵部兆果偕吾友李宗淵挾狀命

文瑞樓

六

文瑞樓

棹遠跡吳門見命以為幽誌嗚呼太安人早邁夫亡晚遭子殁雖稱壽考多獲艱憂未究之志將不屬在諸孫焉吾觀果沉靜恭謹兼之好學其必大李氏慰太安人矣乃叙始末銘乎茲石其詞曰

貞靜含德兮開閨門桃夭於歸兮禮度存君子奄忽兮心鬱煩教其幼孤兮養其親崇封攸逮兮朱帔翻忽而喪子兮哀莫言壽考既隆兮福亦敦人孰不終兮得令難松楸蔽翳兮覆高原哀哭攀戀兮有諸孫刻銘堅礎兮期不刊哀哉傷哉太安人

練母陳碩人墓誌銘

碩人姓陳氏長洲尹山陳思恭之女其大父子惠教授里

中本儒家也。碩人自少諳書教以女德。聞初監察御史練公從道與同里居布衣時知其賢娶以為貳室。歸公遂有持家能舉公拜御史。庶薄如水。碩人實從在都下為公早暮候朝。參調適衣服飲食勞而不懈。公用無不足於心。以一意事功。卒成大名者。深有賴之。及公致仕歸。諸子各自開第而碩人與其子華戮力治生。多置田宅。勤耕作。練氏遂以益大。公雖歿其門閭猶凜凜如生焉。華固能子其為公。故有華者。誰乎大哉。碩人之功於公多矣。惟公昔在正統多事之際。以太學生首建八策。已驚動天下。及為御史。剛直執法。無所阿屈。茲卓然一時之偉人也。而碩人生得歸之以相終始。豈可謂非遇欤。而又得華以為子。則又非

松書堂集卷七

七

文臨樓

以相終始。豈可謂非遇欤。而又得華以為子。則又非全福之人。欽華有才略。雖不從仕而能振大其家。世其為人可敬也。而與衡吉交者已數年。碩人歿將葬。來乞銘。後生竊慕於公。已父所願。執筆也。碩人享年六十。歿在成化甲辰二月二十四日。子男一人。即華孫男三人。元弼。元獻。元良。孫女一人。葬以弘治改元戊申八月十一日。其兆在吳縣鳳凰山之原。所新塋也。銘曰

事公於官。公官以名佐公。於家。公家以興。公沒。賴焉。豈獨其生公在天下。人聞震驚。與公終始。幸矣。其榮鳳凰之山。墓也。吾銘

故怡山處士鍾君墓誌銘

吳廣川西十五里至鍾橋水西有鄉負山面流中為沃野稍寬衍宜稻稌而鍾氏自先代居此距今已四百年厥有振作而起者曰處士怡山君諱鑾字元節傑然一時者也始祖秉在宋由太學生兩魁堂試作倅岳州終提舉臨安學事其後多仕州邑代不乏人茲六傳至世章入國朝以通經秀才辟授莆田令又五傳至相璠父昶皆隱德不耀父號葵軒由父以上三世皆以力田起家既有成矣至君尤勤稼穡且好讀子史古詩詞及堪輿醫卜之書多所涉獵由是識明氣雄以治生無難致產日益豐茂僉謂能用儒云君天性良孝事父母虔恪凡所得為靡不竭力尤不為勢陂屈家法脩整則無妄貴崇先範後咸有其道里中

松書堂集卷七

八

文臨樓

子嚴憚之或就質平皆感服去後推掌鄉賦又累年翰忠國家無情事當道褒優出傳輩上若其施予不吝樂周人之急則固仁人流也然性不飲酒而好賓至終坐不起嘗輯宗譜及建祠以申素志又為長兄欽立後俾無絕享君子有稱焉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年五十一配葉氏子男三人家娶徐憲娶潘守娶楊皆有立憲即為兄後者兄亦以伯父子承繼也女一人適長洲沈李孫男六人鳴遠鳴漢鳴道鳴時鳴曉鳴朝女五人皆幼寡念困極無以報日與山人走擇佳壤得地於博士塢卜以卒之又明年閏十二月九日葬於斯原謀銘於盛立齋州家以屬予於是奉徐庠生士朝狀來請噫士而為人若此以

之書宜無讓矧其崢嶸有聞而克脩其功要者耶乃為之銘其詞曰

鍾商來遠林巒是依先朝綰綬綽有餘輝煌：大明徵賢近幾銅章列宿苗邑秉駢其傳五葉怡山紹業親以孝寧天倫和協亦勤東作擅陰視饒倉箱日盈鄉曲馳聲遂聞當路萬石斯膺如何不祿遂近冥漠孤子哀號足跡止壑相彼佳城宜穴乃鑿載寔其棺又盛以柳三男六孫同送墓落笑含故如安此玄幕國士之英非子誰托蒸嘗萬殷淵藻可淪以徵銘詩千秋永爍

盛子健墓誌銘

盛氏以賢聞吳下且百年近時之良生齋居一為生齋諱

松壽堂集卷七

九

文瑞樓

乾字子健太醫院御醫退菴起東之曾孫醫士思菴儼之孫間舟艘之子也少而穎悟讀岐黃諸書上口即解開舟以為能嗣因盡授以法又嘗從在京師故見開蓋廣間舟歿遂稱工為生齋性豪負氣然能折節學為醫：輒驗其投藥善用奇或沉痾瀕絕一再劑遂起行至不可治則與刻死日無與由是譽留他邑咸以羔鴈致之門未嘗寂也正德辛未年五十諸賓客爭謀往賀生齋徐之曰吾未暇為姑俟明年明年壬申方將治具為會既而病至數日不出思自診其臂曰吾殆死乎不起矣金 於木是其期也覆藥不飲八月二十八日果卒謂其子曰吾死銘必屬之楊氏其人吾舊也必不辭得則吾目瞑矣於是果以遺言

來請噫方生齋病時延予堂中言笑如平生詎意遂死李白云處世若大夢其誠然耶生齋為人素好客：至必飲

敬核羅列無所計見人傾竭肝膽不為留辭人皆樂其坦率故親之者眾客有忤亦必面折不遜或有事雖歡集輒棄去以其無他腸多不之校然其持身大凡自父歿事其二母於家曲盡孝敬怡：甚適比其卒哭聲徹於堂聞者頌洋至視人疾恒自貧賤者始寒暑一致不騎不輿可謂難能也已其生天順壬午六月二十日配張氏德輝之女子男一人應龍都府待補教讀女一人適沈注太學生孫女三人一字施氏餘幼應龍今卜以卒之又明年甲戌正月二十一日奉榇葬於胥臺鄉黃山之原附於先兆其仲

松壽堂集卷七

十

文瑞樓

父坤寔同襄事求促銘也銘曰

嗚呼子健負其絕藝而寄情於酒尚不見於二豪彼碌碌者奚有青山作穴爾之守殉以丹經左右肘將與正咸分游於鴻濛之園

故承事即毛君暨室吳碩人合葬墓誌銘

蘇之西閭毛氏今為甲族其盛蓋自故中丞公始君諱璣字良甫別號心逸其母弟也曾祖顯卿祖以義皆不仕父叔行贈工科給事中前母俞氏母何氏贈孺人君生而韶秀美姿容天性溫粹與中丞皆早失怙恃雅相友愛中丞自遊邑庠專心學業家事無鉅細悉君主持由是得肆志佔傳蜚英郎中君亦深沉多許智生殖日滋及中丞擢第

拜官黃門又歲時馳給不少置其後中丞散歷兩郡勢燁
燁居里居出從羸童一二徒步布衣未嘗以輕肥相逐稍
見責態歛藏靜默意泊如也衆尤以為難能而賢之他若
公門請托一無所預雖啖以重賄不少視惟於窮寒時賑
貸不吝鄰有遺火倉卒寄篋忘其中有金明持還之其務
德不苟如此益年躋不惑始與中丞殊愛自恃據閣閣要
地又通理生街可自致無難故先產惡讓不取既而竟弗
售亦無愠焉正德中：丞為君翰栗升承事郎中丞謝事
歸昆仲怡愉同老章服恭為儀以高年有行事用者儒薦
於都聘饗官別服巾褐位賓列者十有二年嘉靖癸巳中
丞卒年八十二是年君壽八十亦卒九月二十八日也配

松壽堂集卷七

十一

文疏樓

吳碩人長洲人元杭州路總管伯壽之後五世祖彥正國
朝廣西參議祖滄臨川簿碩人歸君有賢德和於妯娌室
無私藏尤不妬忌以君卒之明年正月二十三自卒年七
十九初君寡嗣息碩人勸置側室沈氏生子男二人錫祉
錫爵而自生女二人長適今河南右參議查應兆外孫懋
光前刑曹主事皆進士甲科次適庠生劉桂沈亦生女一
人適醫學侍闈正科盛應龍孫男四人順賢順浩順正順
志皆錫祉出錫祉娶陳氏弟未聘嘉靖丙申春中丞既葬
天池之原錫祉以君無別卜又嘗奉中丞手書許厝先塋
其地在吳山下實君聞之於是錫祉以君治命來徵銘將
咨伯兄卿魁請撰諸堂而襄事焉或曰間如之何有應者

曰卜相巫也家位禮也巫不勝禮固矣且焉有父墳而子
不得葬者乎錫祉以為然故來請也予與君少同學於里
塾其為人外和內剛自持尤謹無玷闕故能面折人過人
亦敬憚之今觀其子所狀皆信不誣乃叙而為之銘俟克
葬俾納壙中且書曰以年月日葬銘曰

恂：君子矯然於流波之中不以貴移雅襲儒風亦官有
章安素修躬白首無虧老耄令終厥藏伊何吳山是封配
尤多賢比德詩翁粵生二壁芝蘭成蕞矧良維情金緋顯
融內外甲科何慶之鍾銘辭在石今尚中夜而騰虹

長洲劉節婦楊氏墓誌銘

節婦楊姓諱慧娟世居吳之南濠父君謙氏成化中嘗進

松壽堂集卷七

十二

文疏樓

士第為禮官其先在國初嘗以大戶取實京師舅 園公
亦中解元官參政其源流益如此而父初弱冠即舉於鄉
明年成成節婦生少而聰慧婉婉率教既七歲父馳驛使
浙上過家故徵仕郎長洲劉公汝大居同里有季子森未
婚來請許之自是節婦就傳學書誦女誡諸篇及習女紅
組繡無不精妙歲弘治壬子歸於劉氏劉元權茶稅聚
雷搓公代有聞人仕中朝者顯融相望而女大娶於林世
官錦衣季子出也其源流又如此節婦自歸劉事二大人
謹飭孝順無違禮又以良人天性淳樸愛護彌至日視服
食務極溫飲恒自菲以肥甘讓正德己卯秋良人卒有子
方髫鬢女亦未笄節婦喪葬其夫皆如禮子學外熟夜歸

讀孝經論語周易正文必口授同誦皆終篇畧能記憶及

嫁女治裝稱能備又婚子亦然自舅姑卒獨家事養食指

百幾三十年無廢業一以儉約為本故不匱乏暇日戒跡

不出閨門飾無華絲亦鮮赴內會惟覽書史自鑒而已若

醫方叢書皆涉獵惟不惑巫覡諸異說考其行默與古烈

女符由是賢名聞於姻黨人無間言而亦弗敢侮焉可謂

耀于揚宗者矣節婦自中年後多上氣疾然能自攝亦無

恙今年嘉靖乙未秋父入郭抵其家聞病冒寒隔牖問之

應如故越二旬來報危矣八月七日卒天子喪此令淑老

懷悲哽奈何哉其享年五十有八母趙氏子男一人光娶

陳氏良醫世澤女：王蘭適太學生王子東都御史公子

松籌堂集卷七

十三

文瑞撰

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丁酉舉樞葬虎立之先塋合其夫

先先期來拜請銘父以節婦首髮未白而寡而能守禮法

終其身又能撫孤幼俾至成人不失其家故假美名：之

夫有德者必當獲報于天今光秀敏有志將取科名為其

母榮庶幾在是乎銘曰

宦爾出兮富汝歸勗婦道兮無愆達中嬖居兮深掩閨克

樹立兮名潛輝胡濫遊兮若露晞慨松塋兮高崔巍尚微

來葉兮振其遺徽

松籌堂集卷之七

松籌堂集卷之八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表

諡封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王公墓表

弘治癸亥正月故封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王公卒於蘇天子以其子吏部侍郎公貴為特

賜葬祭恤其喪事明年甲子某月日某蔣塢先塋之原於

是公年八十有五先以前先化令致仕家居者三十年於

茲矣純德茂行有銘有碑而侍郎公又請別書墓門以為

松籌堂集卷八

二

文瑞撰

表術吉大懼不稱以忝孝德然不敢辭也則謹書其福祿

壽考之所以自致者敢刻於石始公游於庠序篤學靡間

晝夜至穴室通飲食其教侍郎公也亦然故侍郎公於書

無所不讀而公卒應貢入太學拜官知襄陽之光化時劇

賊劉千斤甫誅瘡痍未復流民遁竄山谷者以萬計或議

盡誅逐之公為招徠安輯而復之版圖率賴以免蓋其仁

之施於物者如此教侍郎公即期以公輔既而果執大政

驗於今日以道德高天下人莫不榮之公之道不極於用

用於侍郎公而大於是其祖其壽皆不與常人齒而卒以

名德迄於考終此豈無故而然哉方其令先化也流人狼

狽無所歸一緩手則是輩填溝壑且無算而公實活之夫

活人之視活鳥雀蟻蟻異矣然彼猶得獲顯報取富貴況若是者哉蓋自是而侍郎公官日顯公壽日隆而諸福畢至則天人之際有較然者惟公得之嗚呼公素以勤立以教聞非直一成於莊者也以為生人之德莫大於仁故著而明焉公諱琬字朝用世居吳邑包山隱德不仕至公始以儒奮以大其家其謝官歸躬履清約為鄉邦率先人多從其化晚得養生之要皆自悟可却疾而人用之輒不驗別自號曰靜樂居士蓋其道在於恬澹知足而平生以誠為本凡其所成就皆由是而推云

明故承事郎直齋劉君墓表

嘉定劉氏諸孤璞等將葬其父直齋君於本邑秋涇之西

原相與園所以昭示久遠者惟刻石著懿行為可於是其子二人曰璋曰玘實持狀來求書其事因頓首曰惟先生既之表則吾父且不死予惟古者碑以引紳後世因襲以為石而銘其上規制尺寸率視其爵而為之崇殺自唐以來其尤賢者然後有表故貴者得碑不必得表賢者不必得碑而得表之視碑亦重矣然近世於葬皆有表若通用然而其間惟時人逸士為尤多則以分有所拘欲為彰顯之計則不得不然也由是言之今之表云者其乃無位者之碑歟而行誼大小亦得隨其人而考見為以慰其子孫之心君子所不靳也君諱椿字尚猷世居練川里家世力田攻治生自其先以已資振於鄉故咸自樂而不顧仕

至君尤克樹立家聚指不啻千數雖鳴而起援事程功率有恒或用是業日益盛劉之在邑也素常鄉稅君仍其役務寬厚得眾心民有通賦輒代輸不責息至義事必先為不遐避若儒宮橋梁道途之屬多所營助一時收長莫不材之而任以事當是時鄉有市主貿易百貨輻輳旦夕哄哄不得休君俾家一人持衡司其平三尺童子無敢欺者或曰君所操豈無道乎哉曰孝以為賢也敬以為用也睦以為教也義以為推也端以為守也詩書以為飾也者算子孫田廬爵秩園池而以為享也若是為而已矣蓋其晚歲用例拜承事郎邑請卿飲累數十次不一二赴持誼益高而以弘治甲子四月十七日終於寢其年六十有七云

松壽堂集卷八

三

文編

君祖父曰文富父曰天澤母曰盛氏而配曰顧氏子男四人長即璞出自季弟天漸次即璋出自仲弟尚忠皆先立以為後生玘：生玘：出後君之季弟尚英女一人適王世英早卒玘疏皆邑庠生孫男六人坤璧址璋載瑛孫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君諸子皆文而競爽於中璋尤博雅好古足世其家於是乎樹君之平生於墓而表焉其亦可以無愧矣

故歿西鄭君墓表

大凡人之墓非賢則不得表：之不以泛施亦審矣而賢也者曾不必超庸遠奇而後有以克有士於此歟其分厚其倫篤其業而退以為道則固今世之良而宜旌者其非

賢也乎哉若欽西鄭君者其人也君故邑儒家早歲與仲
次時祥曾連三吳間業弗利移商湖陰皆積累千同輩高
其志乃益然若虛焉者是能勤生而以退為道也嘗病
旅卽時祥來視竟先卒已而季弟又卒於是獨任商業增
田廬授其孤無私焉是於倫孝也勤而致盈為智富而能
虛為歟光先為孝友弟為悌分財而公為廉若是非賢者
乎茲年五十九而以弘治癸亥秋卒既葬其所居貞白里
東之立矣有男三人曰景崑景崙景嶠景崧先卒諸姪曰
景嶸景嶸孫男曰守訓守說皆執勤尚質未暇修詞之事
女婿曰鮑松新安衛指揮僉事君尤鍾愛臨終嘗引與訣
至是介其族兄汝高來曰吾岳父之行無愧君子故請表

松壽堂集卷八

四

文瑞樓

諸墓以補幽玄之遺遂出君故人蕪湖王處士孜狀示予
則於法固宜表叙曰君諱元鸞字時禎高祖子初曾祖希
用伯祖迪簡說皆通經不仕祖行簡永樂乙未進士歷永
清上虞二縣令而父曰綬母曰陳氏配曰吳氏狀稱君慎
靖敬畏遇強侮則退讓為性嗜酒醉輒不語卿有計利
之爭必推已財以釋之不較其償皆世所謂難能者嗚呼
百爾子孫尚鑒之哉

故杜公墓表

海內治平久公卿大夫各修其業莫不蔚然可紀而醫家
者流亦往以其技鳴恒菴先生杜公諱祥字元吉蘇之
長洲人也學通黃帝內經諸篇誦皆上口蓋其家受之外

曾伯父林子方氏子方以舊可久傳仕國初為太醫正有
名恒菴父祖皆用其業隸醫垣而恒菴尤克紹要鉤深以
神明其道每投藥必探脈胃從灼知病因本迺一舉主操
方皆奇妙與古應奏功立驗而以反閔治病在脫後半寸
列閔分問他人莫識也茲其獨得如此恒庵有官自成化
初用薦卜吏部授崇明訓科居數年非其志謝歸吳城年
益高請益眾無貴賤富貴皆往視口不言利心不沽權衡
所交聘使接踵於道視泊如也平生所起若吏部姚尚書
麓及其夫人若大理王卿概之子世弼若都總兵勝賀解
元其榮皆瀕危欲絕率用奇法奪而致之生衡山文璧為
叙錄甚詳其醫有類大將嚴毅可畏然而性乃安和素負

松壽堂集卷八

五

文瑞樓

孝友聲稱與人言煦煦惟恐傷之殆孫思邈所謂醫必以
慈濟者於是是有德推於即序位為三賓人無間言其可
貴重又不特以醫云恒菴卒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年八
十二季子璫卜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魏珠山之原既
事請書墓石於時長子璧次子琮已先物故璫以是主大
事夫恒菴既良於醫又良於行欲無表得乎然由是二者
觀之或謂君子高德而下業斯不然昔史遷叙萬君略而
扁鵲詳然則墓為難也宜書曰嗚呼是為標仁履厚得古
脈法先醫杜先生之墓

盛室胡公人墓表

盛君朝臣以文肅公度之裔御醫公起東之曾孫承歲治

經術有文行為序所推期以遠大既而弗偶遂歸家居
絕意利祿一以教子為事時則其配胡令人實同心為令
人亦吳名族安定先生其始祖也弘治癸丑子應期方弱
冠果登進士第請於朝獲歸成婚凡在鄉閭莫不嘖嘖嘆
羨以為夫婦之善教而共賢之先是令人病且五年應期
歸觀僅兩月餘而令人卒朝臣傷甚哭於市者曰方吾困
時惟室人與共為家今子且得祿而遽有此吾痛何極於
是祭酒李公太僕文公咸悲之為之撰狀若誌卜以明年
甲寅九月丁酉葬薦福山之原一時送者四百人儀文修
備鄉人道觀者又莫不咨嗟以為令人雖死亦且榮足以
瞑目而稱其明智以有此也於時應期哀毀骨立顛無以

松書堂集卷八

文瑞撰

自解謀於父請具石表得以昭示不朽朝臣以為然曰君
謙吾同憲友其屬之予固不敢讓也按狀令人父宗德母
時氏歸朝臣奉且恭處約不怨以聖賢之道業其子牧
無急卒以有成與古稱三遷者亦何以異宜其他時顯服
寵命以眉壽終而年止三十有六有其功未食其報何天
之不假乎然其能知天卒以振起宗族可法於為婦若
母者信不可泯也乃為書以彰之以釋其夫子之悲而
勵夫世之欺人於不達愛之而弗勞者為其他衆行則有
誌在可昭也蓋令人生二子長即應期次應望亦敏秀嗜
學可繼兄武者女三人一通湯伊一許沈其一向幼云

武陵顧氏劉董二介婦墓表

松書堂集卷八

文瑞撰

古之士欲成其德莫不以樂求良偶為先務夷考國風若
鵲巢采繁鷄鳴諸篇弦歌里巷形諸警誠有相成之道豈
可見矣然求偶得賢為難繼而賢尤難今有先後相紹於
一閨之內與古烈女不殊則烏容泯其淑行而不使之彰
聞於世乎哉太學生武陵顧汝修其名從德素為松之上
海著姓曾大父芳位終廣南府知府大父澄贈光祿署丞
父定芳太醫院御醫兄從禮以詞翰任中書舍人皆居朝
供職今歲嘉靖丙午夏生束裝上京師將赴秋舉泊舟吳
門介吳處士劉竹溪商謁予於濠南挾一冊進曰聞先生
收拾古今人物當公筆無掩善不佞敢以情事為請因
再拜急欲狀讀文字寬舒有法方喜得士又嘉生得賢配
許其書俾職舟而俟按狀生前室劉氏諱應秀居同邑里
大父家汀州府通判父兆元鄉進士劉氏生而媚麗四歲
知孝年十六歸於生為介婦柔恭順曉習書史事大人
孝謹舉動必中禮法尤謹於言笑嘗綴針燈下佐生夜讀
時具茗餌不休去生用是益勤生初婚請與奕曰否生雅
嗜古奕易圖書終日玩曰子誤矣觀其連局若遵其道至
待妯娌甚諳履婢不求偕大抵一以仁恕而施設嚴整亦
敢起居四年育一女名瑞姬既而又育一男名遷豐既婉
適疾前是庚子歲七月九日疾革執生手訣別以資裝金
一斤奉姑孀人終養志遂卒年二十一其臨終囑生語
率有道理雖章綬士不如衡山為作傳而孤兒後五閱月

亦夭亡遺言不從以孤甥李汝孝易姓若有見云又按狀後室董氏無諱居亦同邑里曾大父綸憲廟朝由進士拜監察御史大父憚綿州守父繼英娶尚書張公俊之曾孫女寔生董生而有淑賢綿州公愛器之嘗口授孝經列女傳小學諸書視劉益通博亦年十六歸生為介婦入門視尊嫜曲盡孝敬如劉之為且曰則治內事率有程度不以煩生慮夜伴生讀書一與劉等尤重劉歲時忌奠必親執饗且時以音撫其孤女寒暖饑渴視如已出一婢名潮秀任能左右及其娠慰撫之更周而由是賢聲大譁宗黨聞生嘗示劉傳文古與讀不誤一字又覽舊榻小楷晒曰吾於八法點畫皆能知然不宜效也董以歸之二載為劉卒後六年歲在乙巳秋遘疾不瘳將屬纊見生悲極即以

松書堂集卷八

八

文瑞樓

大教止生曰終當相從於同穴復何憾遂絕年十有八內外上下相與哭盡哀未有傳已上二偶相繼卒歲月不等皆淺葬縣西六里聲溪之原矣至是生進曰是墓也願先生表之或曰凡墓書刻碑碣皆有制雖公卿大夫無殊異不得表別二女子于表未稱予曰固也然二氏者命短而德長矣其年副笄六珈而儒言儒行美其女至於不孤有隣賢明踵武同歸一丘譬如雙璧異色而均為希世難得之寶古之彤管貴重其人今何間於彼此哉然此乃國家教化之所及顧氏特鍾其祥爾生明詩者也此行當以六義大端獻諸有司而達於天子之庭可居墓閣恭謀秩宗

必能以範經從事而大雅宣尼閣雅本始之化決於天下則此事尤不可遺也是以雖乏董狐之筆而實慕黃絹之詞揮毫直書用作來範吾無多讓矣於是乎表

墓碣

故危安柳翁墓碣銘

正統間吾蘇有以監察御史仕於一朝者柳公既卒坐討賊不靖逮其家盡室械詣京師既而謫戍遼陽咸以為不復振矣翁諱謙字仲益公家子也其時少而有識懷慨秉節不謀苟免居數年竟遇赦而歸復已頽之業修不闕之行而鄉人弗敢議其弘治十年冬翁年七十三卒明年葬天平之陽仲子勒以墓石請書翁為人謹厚忠實自幼以

松書堂集卷八

七

文瑞樓

能家閑京微之興或謂事巨則宜他坐義子翁不可並奮而行途之人咸嗟異之厥後太安人與婦屬歸自浣衣局翁與兄弟歸自成所天道益彰焉公之還閭里憊難而弗敢忘於酒史謝慶早獎衣食以自力作曰不如是無以成也及其既羸而尤多義舉之事於是勉有散官而勤為名士諸孫爭奮起成立俾監察之德晦而復光則知翁之孝信如也故邑令鄭侯旌之曰善人而即卿飲以為賓而無愧旌石之詞其可已諸翁配顧氏塔曰思南推官王泰范文正公孫丹儒府學生盛坤勒每試塲屋人必期以慰解今以貢上禮部而孫禽業邑庠亦有聞發翁之幽光者非無人也銘曰

柳始展禽遂望河東孰派於吳御史甫通臨官遂難抑教之達塞：伊人臨危以義投身闕廷甘死如蘇島銘既逃卒徙東甯皇有肆赦未復終濟有家再造植是永國匪道周率或於州間秩：卿飲嘉賓是娛德以為根吐詞義腴昭先淑采非捐詩書憂忠因辱昔苦顛路彫琢美玉通為福祿嗟人懷：始不必終維茲善成歸全從容百一所難美在誠忠刻銘措懿視茲堂封

故承事郎愛菊翁墓碣銘

大江之南華最著華之族近代愛菊翁最著翁諱正字守正卒弘治甲寅年七十有九既以明年冬葬鵲湖先塋後九年仲子德始克以墓碣請銘示重也翁之先生宋時累

松寄堂集卷八

十一

文瑞樓

世以力田居無錫子孫散處諸鄉以千數其後或仕或農富為邑冠高祖貞固始家鵲湖傳樂勤樂勤傳山桂葉耕作崇退讓之道故以世增而淳德未先伏極而發遂振於公：山桂之仲子也少負氣個懷深沉善謀思敏以奇自援始束髮即出遊賢豪間皆傾財與結好既壯受田又折節經畫親執籌視出納夜則口授群下使旦日各治厥事勾校檢計率漏下十刻乃罷益得資用給交游四方知其賢咸願與交當是時翁名藉：顯公卿間然性剛鯁不可犯：輒報必勝乃止喜讀書又嗜春秋胡傳論益嚴好惡必折於正無假借人益憚之由華以來善樹門戶不自撓推翁為首景泰中歲荒賑穀千石拜承事郎既而

忠召其通負者曰若輸吾息幾年矣曰十年矣曰十年而猶取可乎亟取幣約焚於庭盡免之凡捐粟本數千斛則又召佃民之將耕者量其田貸之粟冬無加取焉小民感惠而樂輸由是倉庾重盈於昔其造家類此皆有法可觀既老則園居自奉養甚厚不復屑：禮法事嗚呼非負才不効而以隱約浮沉者耶惟昔華在前元時其富至有庄三十六會世季散去貞固始來湖濱創家傳樂勤山桂代有其人然皆執業田里不與世交翁獨起而振之蓋弱則濟之以強在道宜然至今華仕不仕皆務風節思立於時詎非翁之功耶其得名固有自哉翁娶呂氏子男二人長祐亦卒次即德皆承事郎女四人適鄒翔郭軒吳觀蔡贖

松寄堂集卷八

十一

文瑞樓

孫男二人智鯨女六人適鄒翔郭軒吳觀蔡贖訥完監察御史銅指揮使曹孫男三人金常州府學生次竹次木子念翁每至蘇輒邀予同遊今不可作矣見其子孫皆歸然老成人而孫金乃學而有名則翁之慰其不在此乎銘曰

世有齷齪禮病于束亦有曠疎益與事迂此得彼捐在道罕全惟翁也不然勤以務生不棄其恒卒致裕盈英以好客有名若翼馳是吳越在古俠人寄必眾殊高步濶視潭潭園居抱則有遺尺度周踰家匪易恢矧嗣世又匪力不負有封者墓華之具瞻宜識其處

故徵仕郎澧州判官吉公墓碣

公姓吉氏諱寧字志道長洲人也初家荊門考諱繼來遷南漳是時井廬尚凋敝閭門一道人居落：無百家公年十九遷補縣學生以尚書六試鄉闈始應例入貢：而又三試於京師皆不第距貢十八年成化壬寅始授澧州判官澧隸岳州府在洞庭之西地鄰邊徼軍民雜處田畝被侵公至始為之立四至冊其患遂除公素負經術學才善剖決荆南道民詞多下公推治其巡倉於邊皆行險峻山中所謂九溪十八洞者率在是慈利有茅花嶺尤險峻以役者弗堪勞輒出廩餼擊火炊糧以食之一時長吏以前輩待公甚厚同知蔡敬者老而狡獪方掌州事撫臣奪以命公故事長官三年一入覲敬當行公又適出不及送敬

故封文林郎上高縣知縣王公墓碣銘

卿有先達篤行君子曰太原王公其先世與余家皆居閬中城西子為童時與其季子令監察御史俸學同師每見

公至塾中未嘗不冠是時雖蒙雅心知其長者既而御史以進士拜今上高公得貤封如其官而家君亦蒙恩受封家居出必與公聯行若歲鄉飲及報謝無不偕相得甚歡弘治癸亥御史奉勅視賑淮揚是冬十一月庚辰公終於家明年始克復命歸守制卜正德元年正月丙午葬薦福山之原既竣事復以公懿行當表見諸外則墓石書不可闕謂予實通家稔知公遂屬之序曰公諱紀字叔紀蘇之吳邑人也自高曾以上皆郊居大父在元末始徙閬門附郭居南漳里入國朝遂定籍其卿不去公早贅同里顧氏已而顧翁卒其皆尚千金悉弗取而歸竟以買遷造家由委巷徙閬聞視昔尤據勝要既而御史登第獲封益得意歲乙丑八月詔恩當改薦服不及而卒其生宣德戊申七月四日年七十六配顧氏封儒人先卒子男四人長鵬先卒次鵬次倬即御史次鴻早夭女一人適張珍公平生為守誠信與物無忤自中年後即屏處道室所樂惟古書史古畫慶弔未嘗不施答可謂有德人矣暮晚多福卒獲於天然則福可獲也不可速也在修德而已矣其銘曰畏慎自持既歿其思又古以師曷用不禧福則有器匪彼靈受廣乃克承望錫孔阜有華於躬有乘於途有祿于七有煥于居在道宜然非享之徒盤：林谷岡迴隴覆軌園佳城繫公手營述者象賢載理載聞覽垣級階成是玄宅近虞終慕鐫文紀德播聲無窮庶視茲石

明故汝南袁君墓碣銘

嘉靖乙酉歲秋孟汝南袁君卒於南濠里之正寢嗣子楷等卜以又明年冬十二月十八日附葬於白蓮涇呂村先塋之原先期奉事狀來請書碣以志余因同里間有一日之長茲知君為詳者不得辭按狀君諱績字漢成別號成省子蘇之吳邑人也其先由國初來世居濠上為其里之長曾大父永昌大父景昭父文富三府君皆以仁厚相承著稱於鄉閭有年矣君生甫九歲而孤持器哀毀過情見者奇之目為孝童既長好學於書史多所博聞時嫡母張氏暨母顏氏俱在堂君承歡若一而事張尤謹性篤友愛父歿遺貲萬金法當與兄平受迨析產十不盈一他若屋廬什物一切讓而不校人尤以是多之然是時君方弱冠始授室即從其先業性貿易湖浙間結摺百為弗之恤卒之錙累銖積以潤厥家亦起而室氏尉儀卒無子繼室俞氏生四男子且以勸助君與其脩人間事凡公稅力役饗食婚嫁莫不備舉有條理君益持分謹恪白首市門不一踐公庭以是自高居於時踰五十矣太守金華徐公方奉國制行卿飲或以君薦由是禮書及門與飲者七焉既而君撫其叔子曰是可教也遂授之經吾鄉多易師王履吉最知名尤不肯授徒君往候而託焉王君納之咸為君賀於是君以伯氏主家事餘悉畀以業肆治生取足伏臘而叔子專務學有儒先長者過其家輒請題試文采輝

松壽堂集卷八

十四

文編

然君益喜舉醵而諸子孫男女不啻十餘人既大始志益交里中豪雋相與遊或周方藥赴人疾而不責報謝時花載竹丹翠交庭遇良時日必置酒筵所厚善與飲輒留連終日茶梅蓮菊之賞春秋茲無虛月焉君卒之先一日為七夕節夜燕徹甚明日起服所製檀冠葛帔逍遙於家俄中風疾眩暈不語諸子奔走迎醫不及藥遂卒享年五十有九距其生成化丁亥二月二十八日也配即尉氏俞氏子男四人婚娶趙模娶馮楠娶柳楠娶陳楨學生即所謂叔子者有學行將顯矣皆俞出孫男五人崇壽崇仁崇義崇禮崇孝孫女三人二字羅熙韓拱壽其一尚幼崇壽聘楊氏噫若君者其得無書銘曰

松壽堂集卷八

十五

文編

嗟：袁君今健素厚胡不永年今僅下壽身無玷瑕今玉琢就期願非昔今在克懋白蓮之原今因水湊涓彼良日今屠乃極歲時來享今胤孔茂中有一人今敏且秀榮昌可期今視其後嗟：袁君今喬木舊人道有終今作新車高眠千古今一長晝歸此寔窈今永無咎慶性清越今中擊扣我銘其上今文匪繡岳聲固極今示來世

友松沈公墓碣

清浦在嘉定縣治東七十里別名江東其地世家曰沈氏裔出宋知揚州都遠都遠五傳為完璧翁布衣而材為周文襄禮任是生和仲和仲生孝子輔良弱翁處士諱梁字時用號友松孝子府君之冢子前刑科給事中昭之父而

行人灼從父也始嘗學問思取功名自振拔會膺公役棄
 去意殊不屑乃聘名士師其子若姪督使疾學未幾二君
 皆相繼登科為顯官沈之大雖累世然由經術以起則其
 功盡出處士處士儀觀修偉居家務孝友勇於行義而好
 賓客自處清約無聲色之奉其在官府為上下稱愛正德
 戊辰冬十一月十九日卒於正寢遺言無他惟念母懼不
 報口宗黨歸稱焉距其生為景泰壬申八月二十四日享
 年五十有七配龔氏賢明有淑行子男六人長即給事中
 紹次儒學生耀次熄次國子生煦次煥次燭女三人適徐
 倬及國子生諸華秦文解孫男三人女十二人給事始以
 奉使不阿被巧誣自屈而名益高於是不負所教處士愈
 有光也既卜以卒之又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附葬於宗孝
 阡乃以狀來乞銘予既散給事之節又嘗識處士於蘇城
 館弗得辭銘曰
 清浦瀟瀟有赫旌門萬生象賢紹述是敦既穡亦書以獲
 為昆惟此東邑良多鉅閥豐鳳翩然沈獨奮翼匪教之力
 寔繁其識貽榮未逮幽堂共 銘以昭之永示無極

松籌堂集卷之九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雜著
 子胥論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屍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
 子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
 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罰于君也
 有恨而無怨有命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儻
 也而不知平王之不可以為儻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
 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是則報也以君殺之非君則
 與命焉是不幸也非儻也故于其父兄也有痛而已矣于
 其君也有恨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
 君疑及之則逃之逃之者謂逃于山野之間也非逃于楚
 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者是為臣之義也吳與
 楚世讎也子胥逃之吳是其心專欲報讎也然吳勝則亡
 楚一勝則亡吳而子胥無與焉是子胥非一人之利而不
 顧兩國之害也子吳也似忠而詐于楚也似孝而逆吳無
 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夫子胥之父兄以陳死非有
 他也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
 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
 父兄之志也况均于嘗為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志雖而

思于志君臣之義然吾謂不至于鞭平王之屍也雖然擇
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過之至于却則子胥之心
見矣則雖曰鞭平王之屍者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
之賢子西者何哉豈非以其能怨吳國耶豈非以其能以
疎死耶若是者非賢者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不為吳
臣也雖然子胥之于伍奢則孝矣于夫差則忠矣豈可謂
非賢也哉

吾子衍論

吾衍年四十未娶其友為買酒家女事之女有夫者也夫
死事遠衍遂逃去投水死余不悲衍而卻之衍抗人也
世稱其博洽善古學余觀其所論著信然其乃若是則

松蘿堂集卷九

二

文瑞樓

與其學若出二人者亦獨何哉夫士所以為異于常入者
以其處死生禍福之間能不動而已矣管仲因龍且縛卻
陽獄皆不以為羞其所為者大也故區區里巷之尋世之
人所謂大恥者視之若飄蟲飛塵之不足為輕重也故有
舍垢惡汚以成終身之功名而無振臂掉首以快一時之
忿怒誠知夫死生之大故有不可以輕判也古之人皆至
于君子則皆能無愛其死矣而有不然而非特商確于死
生之間以為不當死而死也蓋以其小辱小忿自不能動
吾心而已矣故有小辱小忿而死者則是免訕于世人而
取笑于豪傑乃君子之所謂大恥也士苟蒙之一死不足
惜也斯耻終不可雪矣故謹之亦教愛夫小辱以去乎大

耻者而已矣及其臨大難遇大事一語間激昂披首而不
辭至其以身許人也若舉破履置之道耳以其小者言之
若曹沫刺刺羣政之流是也豈謂管仲龍且卻陽不能行
者乎若夫匹匹婦其中固無分寸之見苟一辱之則閉戶
深匿以為耻不死不足以見人于是有自經于溝瀆者彼
小人宜知有小耻豈知天下有大耻也噫嘻衍為士人
匹夫匹婦耶何其識之似乎方衍買酒家女被逮時身既
受桎則豈不能具一牒自理閣下耶即不能自理豈不能
逃長山大谷間候赦出耶即不能逃豈不能殺誣人自滅
繫獄就死耶即不能殺豈不能無辭而受之以長者自處
耶即不能受豈不能求解于時之勢人耶凡此數事衍皆

松蘿堂集卷九

三

文瑞樓

不能而投水以死則死耳何望乎衍哉然則衍之志氣
尚未堅定以一小辱小忿而能動之何貴乎學也由是觀
之衍無結人之能無脫己之智無含物之量無應世之權
無報怨之節無奉身之仁矣匹夫匹婦目不識詩書心不
惟道德彼其有死固然耳若夫衍其學不為不善不博古
乃其所成就者若是吾乃所以責衍也士之不幸而不得
其死者多矣天下或壯之或悲之或笑之慷慨激烈而死
世所壯也頹然卿輩是也幽囚抑鬱而死世所悲也屈平
是也無聊妄庸以死士所笑也古莫傳其人却之甚也若
衍之死不足壯不足悲乃足笑也嗚呼衍之死何不幸而
為天下之所笑也哉或傳衍屍不獲豈固飄然自適而世

遂以沉淵目之耶若是則可也

吳中水利議

三吳之田大抵多旱濕自京口至錢塘皆東面海而西環山島中間南北徑七百里盡肥饒之土寔以水利故也水利者太湖通西來奔壑之水儲而為澆者也百年以來法廢不講所謂水利者今為水害矣何謂水利太湖之水善用之則為害也不善用之害則今年大潦禾盡沒民至餓死賣子女拆廬舍而不得食者是也害至是弗可再寄郡中所目見有去害之道而容不講乎所謂致害者可一言而盡也不開白茅塘害也害何在害田害人害人之好兒女為奴婢害無罪之人束腹而死害平日之良民為賊盜害廬舍為燬薪今年害官糧不得入廩將數十萬是致害者雖百年而不可盡之然則人甘於害者何故曰有利：又要利在白茅工人嗚呼為潦也而捐數十萬糧即又潦將又捐之乎此非長策明矣蘇松嘉湖皆仰命于一太湖之水今患毒其害而已利獨歸一方之人有議開白茅者必畏害其一方之人而止嗟乎一方與四郡之人孰為多乎哉然則若何而可任怨禁強移一潦免放之報償賦死移流十萬之役大作而徐為之引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不使盤結于七百里之內為人大害則大禹疏導之初心得矣

五湖煙景記

松籌堂集卷九

四

文瑞樓

昔先王既奠高山大川以夫人之不能往來也乃作舟楫以濟不通後世因之為任載之利視其乘率有業焉未有晏然徒操而無為者也今予也為舟楫命之曰五湖煙景而無所事、豈有說乎噫今之舟惟利乎生者其用為急舉百額吾舟無一焉而欲浮游江湖煙水之表以自寄是果何益哉其能免乎君子之凱也亦難矣雖然予自蒙恩而歸十年于茲日遑、焉介而居岸而游其無益滋甚且今老至而德不加修徒恃寵錫之恩自放于恬嬉而不知人之不我容也凡遭此訕謫思為傾擠之辱亦已極矣若是而猶棲、焉何哉斯固智人之所大懼也是故吾舟作焉夫五湖連壤也力可至景煙桑餘也人弗爭予不通者也舟宜作故既作之而遂以號焉迺將校書以游息乎名山退以遠害胸以養德其不在茲乎且昔之圖隱者則必携家卜山而後克故其成鮮遂今予之為是舟也不必盡出乎是而凡予之所病喧囂龐雜煩勞之事力足以去之而得其肥遯之樂則是舟之于予也不為益之尤者乎假而曰世之道也而猶不免焉身去而踴隨家捐而飢來則吾無亦甘其貧賤以求無愧乎古之士而已矣他暇計乎予慮夫不知者重以予之以舟為逸也故說以明之

宿田翁後說

吳中韓氏以醫耕百年家甚其良農師也自是世有豐壤以厚培于克亮先生為韓之嘉谷既類既寔以惠濟吳人

松籌堂集卷九

五

文瑞樓

無解人曰茂哉植乎然先生捐功不居自抑稱曰宿田翁
翁者禾之問于田者也禾成宜登以給民康食宿于田是
人棄之也非禾之罪人之成而不用者類焉先生乃其托
名于是哉厥初天開地闢是生萬人、有腸胃胸臆資食
以立捕鳥羅獸腥血竭靡以供乃后稷氏教民農禾其立
植人命于今萬載日三食焉及民肖壽觸皮有疾神農氏
乃膏百藥以佐禾力藥與禾厥功等藥家宜得譽稱于禾
禾之登也厥大用為粟盛享上帝以及國家之用而散
載百姓之腹禾乃究功厥宿田焉禾功稟矣祝子曰先生
陳哉余曰不然先生犁鋤耨耨文版所治育國道要獨專鋤
病耳乃恒農較、使倖于先生以禾登先生域而遺及不

松籌堂集卷九

六

文編

愚說贈王君

駙馬都尉訓導崑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子為之說曰
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抑
亦不肯受矣然而愚能勝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
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于我者而後吾之智竭矣而天下
之愚者惟無所用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其
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今天終日辨而必歸于然終
日翻而必歸于息夫與人辨與聞者則人亦必有辨與聞

者起而乘之而不闕不辨者未嘗有求勝乎天下之心而
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
豈不寔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耶故愚者以其不勝
勝天下訥而不敢辯怯而不敢闕而寔非怯與訥也乃所
以常待其必勝之道者也故天下之辯者恒遇訥者而止
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
愚之勝智不已多耶

望雲祝并辭壽新安黃公

壽為諸福冠而孝居百行先蓋有相須之道禮云六十曰
耆、壽之始也孝總之本也得乎此微乎彼天不可殫理
有必至由是為之姻者請文辭以鋪張之且其然哉集是

松籌堂集卷九

七

文編

美也厥惟望雲望雲者新安黃公廷祉號雲何以望為親
也其為親奈何黃公之親文懿翁也黃公為人天性少其
少也嘗標奇羸之術客于維揚又客乎任城文懿翁在堂
而不顧朝夕焉于是踵唐狄梁公之事而行之其事狀其
心黃也若是則可謂孝也已孝則局為而能致壽也孝也
者天之所好福之所歸不期壽而壽者也黃公之壽幾何
矣曰甲一周矣人上壽百二十甲一周焉為謂之壽、始
乎此也人皆壽矣獨黃公以孝致何由德而致也由德而
致則其壽與他人靡同天道難知者于是昭顯顯著而無
疑焉雲之望也何其致數數黃公唐孝子後為其郡潭渡湯
族少治經學弗求仕致貲埒封止工詩有度量揮金好施

以高義馳聲有集且載之矣至是齋齋耳順仲冬四日其誕辰也姻家汪惟翰王本善氏謀賀以為衆先乃為推原望隆云將之道極于感通大義者為說如此既又期公以上算將伴黃髮台背與福俱來重為拜以申之

彼白雲秀遂長空而悠揚昔微人之在遠恒極目而西望歎慕維何嚴考是存上師明哲靡間朝會一德既懋百福斯也歲龍集于辛卯客春觴者閭門惟德在孝惟孝格天天高聽卑錫此長年無求弗獲有酒如川或從旁以嘆息不知有感而致然蓬萊海東儼：慈、群仙可招來于我從以食蟠桃去麟玉容將馴致于上壽合曾聞而喬松飄飄乎彼白雲芳福所基自天祐之壽于期頤令名世所難至行不可邁聊濡毫以有述本孝德以陳辭

松籌堂集卷九

八

文臨樓

倪汝堅說字

蘇郡通守建安侯公有令子曰均好學而多文其子曰汝堅鴻臚李君則公之姻也朱儒子曰汝堅有字而無說類于蟬焉庶其義之弗昧也按說文均堅土也為汝堅製其字者義固出于斯歟夫育萬物者莫堅于土然土不皆良也沙礫汚潦農無施功焉雖有美產弗得成矣故堅土之良者也地氣固人力深萬物之生也勗焉故善耕者求乎堅土而治之亦猶善學者求乎堅德而執之也噫人惟不堅故始終不能為完人利害也窮達也榮辱也皆足以奪人之成守惟天下之至堅者能不動也在書曰忠在易

曰貞固在論語曰毅在中庸曰勇其皆堅之別名乎是堅也懦者得之而強毅者得之而作道遠者得之而至功大者得之而成舉發獲契得之而為賢相于龍燭燦得之而為忠臣由卷皓光得之而為孤介遷雄擅秉得之而為文章不出一堅而已矣故堅也者其君子之良德歟今汝堅也屹、朝暮學而不倦而以求造乎道者固多方矣然吾聞之博而寡要儒者之通患也汝堅固必將求一德而執焉然則無若堅之良矣汝堅而能執之吾見其遠到大就為天下之完人也可吾說為不然請觀諸耕

於向崇字說

松籌堂集卷九

九

文臨樓

郡通守河間于公有萬學好脩之子曰宗德偉器也余見之嘆曰子之達非遠矣他日公請字且微說也子曰世之人品地位懸絕或相千萬而不可同者所向之分而所歸之遠也今人望見大君子則巍、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嚮趨夫大君子豈亦異于人哉能崇其德而已矣崇者非一日崇之也蓋有漸焉譬如願欲作幾許百尋建吾性也有定向矣所向既定規模指畫皆在胸中先自期曰吾他日決為何等人物然後率志而往苟堅其力固無有不至者噫卓哉志乎為隆為污在其始一念所念所向一分終身之人品定矣公以宗德名子崇者所以為之主云也然則公之示子以所向而欲子之崇其德也切矣今子乎此可不並勉以第一流人品自期待哉請字曰向崇向之者志

崇之者力志不變力不却德可宗矣是則在子公曰然遂書以為說

楊氏兄弟字說

豫東楊氏兄弟有二人焉備吉字其兄昂曰趙父字其弟昂曰及父而為之說曰聖人以天下輕重之物不能平也故制權衡焉或低之或昂之皆所以趨于平也故以趙父字其兄欲其善趨于事也日之昇也則為旦為晝為事之所成也群務之所就也有不措則時斯失矣故時不可以不及也故以及父字其弟者欲其及時而為之也趙父治生者也及父習仕者也善趨事則治生家必興能及時則習仕者功名必大且遠焉勉哉趙父子其振子之楊氏勉哉及父子其振天下之楊氏吾之危望于二君者蓋如此

松籌堂集卷九

十一

文瑞謹

劉梅字說

梅之寔其味與鹽相入鹽之味雖相入然調之無法則不得其味故在調之者多之少之輕之重之二物相稱然後為正味其味乃和即此可以喻治天下而調梅之器惟鼎非鼎無所措其力譬之有治天下之才者非假之宰輔之推其何以能盡其志耶然則天下大鼎也政事弛張其強梅之調也宰輔者其調之者也治之而治其味和也故曰天下和平言調之而然也是以四夷來賓歲稔年登禮樂樂作祥瑞畢出蓋和平之由至也士之學也必學為宰輔則必學為調和天下之道位雖不及不可以少暇有用之

者則北而出焉是士之學者也故字梅以世鼎也

順自然說

原夫法世周流本常存而靡間真心顯現匪假為而後成然而背覺合塵多迷無記厭九求聖亦墮有為是以執境不融觸途成滯踟躕于廣大之苑煩燥于清涼之林求出世間為希並甚思游物外係跡編深推其所由有自來矣豈知以子作孝不若忘孝而子自得趨日慈影不若避日而影自消蓋以種色無邊非徒彫刻虛空不盡擲出開通不可于牛角作有觀不可于龜毛作無想若復違背物情鮮有能圓通道跡者也余幼馳立堅長習典文慕節尉之清奇懷玄墓之曉遠遂以秋日觀夫祇園有上人法名真順朝暮相從歷潤經尚既已藉其指引穿岑過磴亦復伏殿維持顏色探懷似乎有請詢其本意欲得字焉于是考彼玄聖參之梵英接名采音宜曰自然夫王無倒生之本江無逆流之水按斯物理悟厥禪心向者無所該已畧備矣工人神清曉朗机思圓明必能浮航習海隨慧風而排帆東駛覺途邁坦道而頓悟者

松籌堂集卷九

十一

文瑞謹

字約

古者男子之生名而已矣夏殷之時雖王公大人亦以名稱于天下殆周文葛始制字與謚字以尊其生諡以尊其死也當時朋友相謂則以字君則名父母則名師則名其長者則名不名者則必稱字凡名之者則以臣僕子弟

子待之也下之非臣僕子弟、子上之非君父母師長者
生于其間適等齒肩而卑儕然後有字行焉然則字之稱
也亦不卑矣天下之卑者莫若臣僕子弟、子然也臣僕
子弟、子之呼子其上者名也與我等者不待我以臣僕
子弟、子之禮則與足矣而更何求焉為人兄則人呼以
兄矣為人師則人呼以師矣為人長則人呼以長矣不為
人兄與師長者而又責人無待以臣僕子弟、子之禮則
將奚呼然則舍字無呼焉字者蓋同輩之所為相尊者也
非泛汎焉直加名一等而已也自漢以來士大夫皆稱字
尤近古至近代始不敢稱字不敢稱于前輩尊者尤有說
也加之四五百年不敢呼其字少之四五百年亦不敢呼其字

松籌堂集卷九

十二

文瑞樓

與之同年者亦兩皆不呼字、遂廢矣少者呼其長者曰
尊兄長者答之亦曰尊兄或相呼曰先生不知先生尊兄
之不可以漫呼也夫非所呼而呼之豈非有意于尊之歟
夫尊之是則受者安尊之非則受者不安舉不安之稱以
加諸非可受之人此謂尊之者如此耶是之謂以無禮待
人以無禮待人者君子不受也故君子之欲尊其人則莫
若揆諸禮而已矣禮有可尊有可卑有可以相敬者惟視
禮而行之其人尊待以卑則怒其人卑待以尊則怒其人
相敬雖待以尊卑之禮不為論則為敬故君子不敢取怒
冒襲而為論與傲也吾今為此約願吾之受自相稱字留
尊兄先生以稱長者勿以稱吾輩有不然者請勿應庶凡

乎其近禮也哉

擇交誠

交之于人其不可無也亦信矣規道德極難通有無交
固不可無也如欲無交避山焉爾適澤焉爾而夫人也者
聯絡于禮法之中制掣于衣食之內莫其往若若則不能
不與人即、人而與之日夕則有往還酬酢之事其能獨
立而無交乎然而禮義或不規成其過而咄之者有人焉
患難或不恤旁觀而幸快者有人焉有無或不通挾財以
驕吝者有人焉由此言之交何益之有非直無益也害且
及之故有接杯酒而興戈矛連襟裾而設陷穽君子所以
畏也今天虎豹蛟龍皆龍噬人然而人鮮蹈其害者為其

松籌堂集卷九

十五

文瑞樓

不與人類遠而遠之也彼人者治容巧辭可悅而親至其
為害不在爪牙麟鬣而善攫者下然而人恒中之者為其
在人類狎而忘之也處世之士不能獨立而無交則將何
如亦曰慎取之而已矣逐、而游惶、而若流斯豈明哲
之道哉惟其難也故惕然以為誠

上王家宰辭職書

竊聞之士莫不欲進以行志凡今趨掖之徒所為汲、焉
執經而窮年者直望此而已矣夫科第者進身之美途也
即署者仕版之要選也苟得乎是而兼之則循資歷級公
卿或出其中又何人生之不足哉今有不是之樂而號于
衆曰吾且歸而即其田廬舍祿而躬耕擇位而窮居則固

人之所為恆且疑也以為獨非人情不可信也然而天下之人衆美勢固不能盡齊則人亦難以盡同處乎人間而欲為不同人之事非病狂喪心必有不得已者當是之時衆之所咻苟非大賢君子察其心而成之志抑亦難矣愚自結髮而知讀書幸今竊進士為京官雖不敢自謂達道以濟世然而知勅一官亦由是可勉而比者上疏報有丐歸之請非樂貧且賤也非不知國報也羸疾在躬與仕弗宜則有去而已矣此所謂不得已之事情、鄙陋之所為而莫有賢人之知則必不能遂其心是何哉可怪可疑惟君子為信之也夫明公今之君子也且在位所設旌率不拘故常而崇廉獎退抑其本心而愚生非其人也而與

松籌堂集卷九

十四

文瑞

所予者適類則于茲能無望乎抑將以驚世駭俗之難行而處之以常格也如其常則愚生有抱病旅寓而後死耳夫死固非男子之所畏苟貴存為難死可也今也道不具貴不存留之無益于國家而去則妻子恃以為九鼎然而諉之以徒死則豈典司人才者之所忌哉今事下明公去留惟所裁故敢以告若愚之志則決矣不可以回矣不為之通則且束裝宵遁而去而罪隨之將使明公有過士之議又不肖之過也惟有以亟贊其成寔大拜賜無所終悔

答東郭生書

生作書來稱道僕好述作必以能文詞名于時謂生知僕不然也僕吳中一庸夫耳自少來從舉業師治倪首場屋

操筆撰墨義色難之而人恒取以為輕重苟工矣必詳傳朋友間騰歌聲美曰斯人且不類此則我不貴而人貴者也及竊窺經書用古法以讀味其詞玩其義又倣效前人作文字一二篇宣述已意慨甚快而人則譽之曰是不急務何庸為此則我貴而人不貴者也向也當年少時不閱世故每不信時俗之所去取直非病世人謂為失軀之分及乎果用是登科而向者舉業之貴遂一驗即仕以後則有人間簿書聲援之事所謂筆剗絕無用而向者何庸為之訕又一驗僕既罷官家居久益知人情曲折人視操觚秉翰直如巫祝輩將謂為世之不能生存而假是以鼻息者也既索之忽悔之得其意不過一點首肯之則謂魁橫

松籌堂集卷九

十五

文瑞

生踴躍而無忌然後知所謂效古以為文詞信乎不急之務其貴不貴又益大驗也然僕之好尊榮而惡侮慢固與人同頗早退而不疑者羸疾之交侵勢不能耳夫閑居之法以恬澹為要若欲以鉛槧宣志就快于號令以筆硯釣名孰于事功夫在彼既不為矣又何假是瑣瑣者以重困其精神哉且仕則為仕業簿書聲援是也今僕之歸既已無勢力可動人矣如是而木訥質愚塊然以與人接熙然以終其天年人視之尚不失為一前進士而欲以文字名視之者不惟其官惟其技：又不苦高則呼笑而謂其前每問近日之有何著作寒暄之不叙今古之不談而專及乎是以若僕之深不知世事而遂真誣視輩以為假

食者然則欲貴而反賤豈不誠可羞耶且九流百家其所
執莫不有名著古文者何名耶非舉業非簿書吾誠感之
殆翔游手無歸而取憎于世之尤者生乃以望于吾乎夫
所貴乎士者以其讀書通理道能達乎政也故用之則先
于功業不用則寄之官論以是視士則士不恨用不用而
其人恒貴而今也不然不過如僕向所云者則無惟乎僕
之不樂有是名也生為人個悅好奇乃醒醒若是豈知已
乎哉故具以其意往白于生其亮之無責僕以世所不
貴之事

擬上魏巡撫書

竊惟海上之不靖于今二年矣昨歲明公駐臨是邦赫然

松籌堂集卷九

十六

文瑞樓

發鉤成運奇謀集舟具糧任用將吏耀武于委江之嘴將
刻日致討正厥有罪伊人窮威果致首降于時論者莫不
仰知明公有綏綏之功不費一矢而致也既而以爲古不
後降且不欲失信于天下爲削贖數奏請貸其死伏蒙朝
命特允所陳竟以求滅竄之出退聖德至大惟在涵育明
公之高義亦聲動境內矣然今者奉遵詔旨方務施行而
愚此固知多至畏懼至煩使車停駐至于累旬而事猶無
緒者則所謂闔室盡行之事似不可行耶夫好生而畏死
趨利而避害人情皆然矧于海島負固之人負不生之罪
一旦空其室而戍之且靡以適逃之謀彼雖至愚孰有不
疑者乎疑而致之理必不至今急之則奔逸四出或放戎

心緩之則事不克終且有後虞故曰不可行者此也吉竊
以謂廟堂高遠莫知此情便宜處置在于明公方今聖天
子新即位瞻蕩之恩加于四海詔書條格有哺聚者明令
所在存恤之今此之徒得後此例然則何不以其情早言
于上請以羈戍之罪止坐元餘者悉從赦宥聽其復業
萬一朝廷以綏靖地方爲意則必降賜別命有脅從罔治
之典然後擇府官安流移設兵備鎮太倉本沙田地借單
屯守俟師空閒付以所急又令所至布要害時巡邏各嚴
科禁務遏探掠彼出無所之退則有制雖欲不使首爲良
民不可得已視之置于都雲又何異乎而明公享成功之
名無東顧之憂未必不出于此也若其人至是而猶不知
思信尚阻聲教則求其良也無日矣當是之時則有以司
馬法按之耳復何招致之有哉夫事尊身靜而解之策之
上也解之不克推而析之抑其次也此外無策焉耳矣今
不是之計而欲以不可行之事呼難致之人彼疑益深黨
益固日引月長將爲大患吉邦人也所不敢言今輒以其
書獻惟明公圖之

松籌堂集卷九

十七

文瑞樓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以意答于前卿貢
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闕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
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兼雜文若干篇而
去後丞相事亦畢命出所上書張而更而讀之其言汪

洋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嘆韓君今天
下罕迹之士多至覽他文目先玉潔其稱謂亦然、謂韓
君通乎道而不通乎時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
豈為慢韓君哉韓君自謂強學力行敏而克勤之道于是
蓋四舉禮部以其無成忽將棄去為老農老圃之事既而
悔其然且謂今之為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
士苟或許諾則及乎聞耳又韓君自負其高似不欲從羣
衆中出以為廢迂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
之道也遂引蓼莪之詩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違
其言于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
今欲有所論幸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施設推行率有
典式丞相雖貴不逆奉天子命令而已如使出于常度之
外而毫釐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貧矣然而以舉子增
隆在京師其隸名春官非丞相之所樂育也此既一矣
又凡荐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荐者然不在山林則不
得荐焉荐之用處士禮也處士有迹以進而又不自求仕
兼夫賢故荐之又節度使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似荐人
荐其可為判官依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
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四舉矣豈處士與節度使防禦
營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且僚屬其不俟他求其可為計
與是書或皆不合也丞相焉得而荐韓君哉雖然即使丞
相荐韓君以其書聞遂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

松籌堂集卷九

文編

文編

書而來而其求不已積而為十數人焉又積而千百人焉
日子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設無窮賞得幸冒
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治且將大沮而不能為治矣則
韓君莫取焉然丞相每覽韓君之書文嗟嘆累日而謂韓
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時蓋謂此也是以
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無可至光範門矣後十九日
又至為閣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
相亟上奏至營之謀于水火之中甚而盜賊窺屏自比丞
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
餅當能自活如韓君耳又日與逢章士游孰不欲得韓君
而饋遺之何至如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
能周于身也其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持必責其堪
任國家之事非謂最賤餓而予之也語云卿不及吾韓君
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盜賊窺屏尤
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窺屏卑賤耳無傷也若夫盜
賊之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
以是益不悅而如韓君氣亮不宜折下故又下報使自悟
責無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又為書至門盛陳周
公之說以感丞相書詞博雅奇麗蓋稱古先林明治平之
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于韓
君此則韓君九遷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
王初周公負康而朝諸侯其推尊其地尊其事便非今丞

松籌堂集卷九

文編

文編

相凡也故吐哺之礼施為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則用之無左右之譏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論無百執事衆交焉之謗其一切推行誰易沮也今丞相則不然且把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衛尊官不得見輒庭茶單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史檢故牘按牘例應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東之恨尚敢出常違同而行班髮之事哉此非薄于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世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其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姦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宥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于詩書之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時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姦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四夷未盡宥服也夫屏斥而有餘姦邪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鳩鴉之作金縢之發天風樞木之異固班方策焉可考已韓君論何其也韓君言志期以丞相為周公且責之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漢古制以承丞相其官而已今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一一如所云太

松籌堂集卷九

廿

文瑞樓

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為得士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禮士史未嘗書莫如其何如人吾意必無飢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于周公周公必且問之而後謝之吐握之礼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矣文祥雄深蓋春秋戰國諸賢碩碩而並馳何況瑞聲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業耳如能歸就即舍益自砥礪俟試而進焉人非及矣無為自苦屢迹于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應接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所迹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裁亮焉

松籌堂集卷九

廿

文瑞樓

松籌堂集卷之九終

松壽堂集卷之十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附著

故儀制范郎中行狀

君姓范氏諱翰字希載世為蘇之常熟人前翰林學士金公素為撰家陳蓋故家也自大父以上皆不顯而君先以錦衣尺籍生京師父宗正嫌慨尚氣節能周旋公卿間故余謂方卷陳公以君顯顯豈願後必貴遂以女贅焉陳公歿後十餘年果取京闈卿舉成化甲辰登進士第初援南京禮部精膳主事由承直郎進承德郎以績蒙恩贈父如

松壽堂集卷十

文瑞樓

其官母樊氏封太安人妻陳氏封安人未幾陞本部儀制郎中階進奉訓大夫君疏通有幹才在署獨以雋爽受知大臣遇事詢、白請必以道理故鮮有忤者及其御下多嚴肅郡吏旁執筆唯諾弗敢諱一語用是能彰彰于上下弘治己未朝廷大修會典遣使取故實于南都本部以君為有文伴賦其事四司業牘山積自國初來札制鈎校無有遺綜為一編納使者上之修纂之盛君有助焉于時同僚皆出為方面名郡金緋相望咸謂君且及矣會齊太安人喪歸吳未幾遇疾方居苦塊重不怡其子某已壯忍暴卒夫婦相對嗟惻明年庚申春正陳安人卒三月二日君亦卒、之日鄉人咸訐曰某哉范君官垂達而不及待身

龍三喪而繼之以死考其所致無由為豈非理之愆其恒者歟或曰秩終京朝官且齒下齋則君雖顯焉亦宜矣遂以是慰其家而君弟敬先有子二人即用遺言立其仲惠為君後而卜以是年月日葬吳縣南陽山祖塋安人及其從焉距其生景泰癸酉五月十五日享年四十有八安人卒正月五年四十六其卒已未正月二十八日年二十七謹具如上謹狀

故封戶部員外郎前永年縣丞郭公行狀

公姓郭氏諱謙字致恭永年肥鄉人也父歲南京龍江衛經歷公少業進士且成儀業去年十七志氣卓犖喜供事官府知名邑中後與儒生捐途中不禮吏大感發去讀書

松壽堂集卷十

文瑞樓

入郡庠為經生誓必致用會唐審見餘黨十餘人自彰德至伏公家傍民舍將作亂人弗敢言公患之走入府白其狀府公懼不出別駕獨慷慨奇公就命捕之公曰是非計取眾且違乃以暮夜先取雜衣物亂真賊所居垣外得大隙有盜入室起逐遂至賊處賊不得備遂盡獲焉既而搜其裝得文書一帙皆即署他州即餘眾不啻千人具有姓名公曰此愚氓被惑耳可盡殺乎或曰俘多且大賞公不肯卒焚之乃悉得免府因以公親部諸賊赴關以獻朝廷下都察院勅鞠獄具奏上英宗皇帝嘉其功即日授本縣主簿賜衣二襲鈔二千貫令馳驛赴任時正統初年方年二十五也居官多方畧書施設而尤長于捕賊賊必知

道路晏然九年當選以親老上疏乞近地上特優允陞定興縣丞領賊未上尋遭父憂歸家十四年北虜寇邊將城多警大卿王傳巡撫居境上以時多艱虞思得通武吏為得禦下車聞其名亟召見設移日退撰急務以獻傳每覽一事必稱善皆施行之尋移公介情授永平縣丞協同巡撫廣平一府縣撫民捕盜于時邊報交馳民多流感公畫策撫恤備成得其法眾用和靖卒以堵竇預有力焉本郡嘗奉朝旨捕一姦人至急其人逃匿出縣界中令利其贖捕者往報拒不發如此累年廣平守已滿因奔連不得去乃設酒召公以其事請公曰諾吾能之率吏卒馳往至其界更肩人衣褐徒步入賊防三日得其逆藏邑南

松籌堂集卷十

三

文瑞樓

大家不可近且假無驗又詢得其惡家在里北馬醫者是歸即舍取贖夜縛之明日賊凌兢不能行即偽奔賊詣馬醫求治信之因留宿果謀及其事有狀私刻記粘于壁後旦出衣冠入縣言故命執醫取劉證驗悉其令汗流叩頭不復敢隱立捕其人以歸守乃得去其習皆此類也景泰五年以子貴封奉直大夫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配石氏贈宜人年八十有九以弘治十一年二月九日終于正寢子男六人長忠第進士累官處州府知府先卒即封公者次恕醫學生次懋府學生次念卿貢進士陝西臨洮府同知次惠太學生次憲孫男十三人即進士吳江縣知縣曾孫男四人女孫女曾孫女凡十九人惟公雅志儒業而卒

以單功進不次之遺近時所鮮若夫喬不顧身誅除姦究類忠也得千人而活之弗以為功又仁也故能超取丞牧以吏其邦司平賊化垂二十載考其報有明徵焉夫必有銘九以狀為先收述所聞告于本史氏謹狀

王仲光像贊

先生市藥有韓伯休之清不娶有元魯山之潔奇：惟：以自標置翔翔里巷玩弄市朝飲則兒童小子與之笑談排則連官貴卿不得而見古之所謂高人者有莫先焉當時則有魏守下華門之拜姚傅屈徒步之求而先生泊然自視畧不動懷挺坐而受其問返走而避其面其視榮勢之事眇乎微矣九原不與攀慕無及謹為贊以頌焉亦後生之心也

松籌堂集卷十

四

文瑞樓

賢哉先生道醇迹奇出可濟物乃安其卑隱不于山城市委迤跡誦自適瓢飲褐披孰有富貴而能動之先生之高不娶不仕人之欲大孰甚乎是不仕猶可不娶寔難羽力何如其涕汎瀾女色之害自古莫殫先生于斯勇寔勝人假心銷慾不漬其角嗚呼先生清之至矣小子作贊莫能盡之矣

若蘭先生王君傳贊

王君名恕字仁夫其先蜀人也後徙慈谿家焉宋有孫諸復齊二名儒以文行著稱自是仕版相紹里中推為世家入國朝顯者都憲汝言公為之最君其從孫也家素業醫

不屑就獨從師學易習舉、通年十九請試主司權鑒場
生謂巍科可立取也已而下第歸乃去卿閣薄游三吳間
館包山蔡孔目氏依止累年初號一陽子至是自以贈璫
雲衢日授課單則力誦經書聲琅琅、微戶外意不奪標不
止蔡因嘲之曰若璫先生笑受之遂更受號焉未幾蔡卒
改館松陵趙廉憲弟宏氏與相得甚歡俄亦卒凡推舉比
而整 十六年每遇大比必歸試浙上邑士千人十不援
一多報罷而力學故一時才秀若馬騄趙祐莫叔明聿皆
樂與游自巨區東西數十里間人家開風多下榻者于是
四十矣乃北之吳城見衡山而授士家八法且為作傳他
日又偕叔明訪予于涿南諸書因謂之曰大凡士不立命

固先塞後通者惟志力俱強能勝之子屢殿槐秋而修
業益勤譬猶射然雖發踰五六而以一鐵狀功又安知不
有過也且自來青紫多由舌叫如會稽擔上讀書終乘五
馬矧子久居最之者君起謝曰敢不敢勉言畢遂長揖出
門去心壯其特違為之傳其事併錄贊云廢他時足徵也
贊曰

題吳公海月庵詩後

海月庵衡不踰三尋其製類古畫舫而加遼其前吾卿連
翰林吳公劍退則息焉也者京師官自戕務外人事膠輿

書新刻石屏集後

翰蹄難然非有隱居解策則是心無所平治書史亦剝物
等矣公用是作園名曰亦樂而以菴居之名海月者夜坐
菴中則先見月自海而生清景寒輝良不可不志也又千
里相共可慰故鄉之思而以月印海、之大無所不涵亦
猶京師之大也公暇日解帶橫卷大凡事業既盡在是中
速晚衆喧息員規升則又徐步簷外以流瀝而仰太虛碩
不樂乎若夫水陸一海也古今一月也諸君子所賦或未
之及敢疥卷末以大其觀亦公素意而僕能觀之云

題林居魯家譜後

國朝用人雅重進士自高皇帝定天下厥後到廟堂著事
功凡以甲科成大名于時者蓋班、可考也逮今數十年

尤以黃榜為重舍是而登庸柱石亦鮮矣故是途之在今
殆賢俊之所必由貴亦甚矣莆田詩書比屋蓋南中鄒魯
也林公家是三世出進士四人抑何盛歟若乃治行風節
固又人、有之譬琴瑟出岫皆挺巍峩之勢政自不同而
其高則未嘗不同也昔成周公以八士萃于一家而夫子
稱之今聖朝開科以來所取可以指而林氏乃擅其四
豈非尤可稱述者乎工部負道德之望有素其古文詞尤
傑出當世侍郎吳公之推重至矣然則克光世德而獨擅
一門之盛又不在斯人乎

介菴奏議後跋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致仕三原王公清忠大節著天下章

松籌堂集卷十

七

文瑞樓

繼士誠與不識莫不知推尊之然其平生章奏往往傳聞
于人而全帙多未之觀蔡公者蓋曰金馬久矣侍御東魯
王君往使閩中雅與公合同錄得疏草二百餘篇以歸茲
奉命按江南激揚之暇思欲廣之以資有志事功者因謂
我郡守林侯曰三原公一代耆德固今後輩楷模况敝歷
既久所建明多地方事亦司風紀者之所習也盍刻而傳
之俟承命倣然請指脩其成以予之居即下也遂授而
俾編焉魯魚鰕蝨微攷刊正得八十六篇釐為六卷其再
起為吏部時論撰又不在是大凡校編事宜皆請贊二執
政而後定眇焉末學直董書而已既成復命志所由列古
語云惟賢知賢信然哉公之大勲業自筆大史固非愚生

之所敢論侍御君按茲周穩稔執法秉公終一心此所
謂三原公之徒歟且公桃李滿門晚得相知乃更在四海
之內則知君子道同則合雖千載猶金蘭契非必隣壠旦
暮而後相為謀也君言公引年家居後在邑城外數里許
築草堂日著書其中以為謀今年垂九十而聰明強健好
學不衰且增廣古今章疏甚富其自得而不忘世又如此
公又聞諸君曰士大夫必劉得卿佳然後可以有為亦明
言也敢併志云

兩華誌跋

予將來金陵市書問諸于友：曰郡城南二里有浮屠居
曰高座寺者林館幽勝可居業其中者釋寂菴可與游及

松籌堂集卷十

八

文瑞樓

來果然其人聰明辯博士也逃乎釋而老矣病余之困也
出其所謂空寂者而將授焉予則謂少也嘗學于孔氏其
道生養死葬用其常而未有異吾日尊慕之尤懼不能矯
修以自立今者乃獨空萬物而莫之有予漫士也苟又
于是而嗜焉有不悅悅眇忽而重益其狂乎因謝不能知
寂菴曰吾瞿曇書入中夏來儒亦或視何予之棄也對之
曰世之名公魁人皆佐化輔理汲于事功即假若之說
以資其暇于道誠不為廢若予者慵惰痔稿遂焉而舒曠
焉而林雖不學佛其迹猶猶放誕而不可取也又益以狂
其將何藉之有雖然吾與庵姑設詩他無庸及寂菴乃出
所修兩花誌示予曰是皆詩也一言將不吝遂以吾說書

之

將鑑博議後跋

昔先王之法兵農為一有所征討則公卿大夫實領其師詩曰文武吉甫是已殆至後世始有專以將名者而孫武為之首自是而下戰國秦為一類東西漢唐為一類三國為一類其他司馬晉南北朝五代之屬莫不各以其功顯班、史冊亦云衆矣故在宋有百將傳紹興中又有將鑑博議其書不知誰氏作按事立論大率皆聯律以忠孝仁義而示勸戒焉者吾卿先達方伯林公讀之以為世之論兵之士多主功名而罔道之求至于斯議獨否用是愛其淳正將謀梓傳會同僚諸公食以為宜乃捐俸刊諸省齋

松篁堂集卷十
九
文編樓

邊鄙之事固今臣子所宜用心則是編能無少助乎兼其畧取其良戒其僨薄伐獵批如古三代則銜霍之流又不足言矣

陳方伯贈言錄跋

昔老聃氏語夫子云仁者贈人以財君子贈人以言夫言通心志寓褒貶傳不朽豈與簪帶乘馬何哉然言知之者希知而貴之者尤希其貴之者以為天下之將履傷永胥此焉在而不貴者殆不滿一笑其相去蓋如此是故立言之士非其知也不贈非其重也不贈可以苟獲乎先達我方伯晉菴錫 陳公早以進士起家用聲望推居考功有年既而累遷至今官致仕有文有介彙公輔垂成之績

而即其山林之樂尤人所難能物論多歸之公自初筮仕則履見前輩者聽見必受之知必有贈其後故歷中外居仕途凡三十年交益多贈益富公所謂知言者也故貴之尤甚編以成書名之曰贈言錄凡海內有名鉅公鮮不與焉噫亦盛矣哉夫古之人未嘗不取名定價于當世之士誠恥夫名之不傳與眾之未信也苟思欲自立者抑孰無是心哉如曰我才賢我才賢其誰將聽之以予奪付人而輕重自見人之 之而不自貴其貴者非人情也公之為是錄其在斯乎且公今方家居齒隆德成宜無待于人而前而猶拳、焉以題識為篇其老不忘學志在有傳何如哉故敢敬書卷末用頌公之弘雅焉

松篁堂集卷十
十
文編樓

跋鄭尚書詩卷

廬即守馬侯吾同年之有聞者間因鄭上舍辱夫至吳中寓書于予者再予用是得識辱夫溫如其玉可愛人也一日出詩一卷見示拜且請云先子尚書公起家監察御史官至六卿而薨其為都憲于陝西也適值歲飢有遺愛焉既而以言事左遷貴陽士大夫之相如者咸有詩道別未幾復官而頌者繼作華而合之以見前後進退之大節則此卷盡其也祈子一言顧無新予以生晚不及識公為碑辱夫意益懇大凡世家之可徵皆在文獻是固不可忽者况公之謫乃其至榮而亟召之命尤為清明難得之盛事諸詩豈徒作哉而辱夫勤、哀集惟以失墜是恨可謂知

所輕重而無忤于為子者矣且夫辱而涉江湖來治碑碣之事而不以諸委重僕其盡孝抑非一也于其請聊此以塞責且俾歸而驗諸馬候、賊風化其初能表揚先哲若公之賢必有以慰存夫者尚往祈之毋徒屑、于予言而已

題夏太常竹卷

夏太常以翰墨受知聖朝其畫竹蓋擅一時之妙雖文蘇復生莫之能過世謂古今人不相及殆虛言耳此卷水石清遠布置得法閱之若身歷湘江之潯幽篁生動披拂來風者其在畫家可入能品矣且為戴文進作文進之山水亦重當朝其時能不以藝自負乞太常為寫竹惟其不思以集人之能而後卒名世現此可知也揮使錢君蘊美家委江之上早歲以克家馳聲今齒瑜不感顯膺金緋益好古教子入城與諸文士游此其所得也其志尚可謂高雅不凡矣為題而歸之以志曾覽

題宋列縣樓閣

仙、樓閣層、顯現撫閣而群現據席而對飲者皆真人也于是有駕鶴交翔花木奇出金翠錯綜極目中之富貴其蓬萊欣半餉坐游吾亦超然矣

廬山雅集跋

凡吏于其土者率多簡賓客桑游現屏文墨以是為能而不知美政之出非面牆自用日冗、而無所舒洩者之所

北窗集卷十

上

文瑞樓

能也有能以其餘力引客于泉石之間相與襟懷言志而因以謀其政則古名流之事而可望乎今之人哉常熱本

山水邑澄湖秀嶺天放奇麗邑令羅池許侯以進士來官于茲抱文履德以惠愛加于邦人無峻深苛煩之令而訟理賦登視他邑為最其所能有世之所大不能者于是乎有廬山之集而詩歌作焉既而至于親紀其事而錄之石非裕于理人而汲、以求益者其允爾乎是集也匪事逸豫以沉冥相嬉連者首禪詭適野而謀楚為穆生設醴酒季札觸類善賦子游秋歌于武城而今率于侯乎見之則所謂古人者亦不過若是耳然茲衆賓皆侯所素重獨予濫廁席末無能為役預乃頽然酬酢之中可愧也然以予

北窗集卷十

上

文瑞樓

之陋猶札而不棄况其他乎侯在廣西發解第一博洽經史工著作敏而達于吏事其治號有才力而恒推誠以待下以故邑人畏而親之書之碑陰以告是邦俾知有賢令如此者不可謂非幸云集之明年秋七月望日始克題適歲一週矣

陸敬翁詩選新刻後跋

故翁為南渡詩人大家而年又最壽日課一詩至耄耋不懈故其多不下萬首今頃溪澗谷所選殆十一耳二家趨好微有不同然搜玄獵奇班、畧格俾嗜者現之亦足以厭飲而思休矣顧今人間傳寫猶未免有新舊德色之病有曰吾將梓之其孰不欲為劉戶却生之蜀人也雅工吟

咏已造堂與茲以監稅使杭遂用餘力治斯事使翁詩一
新川流日煥誠嘉惠詞林之盛舉也前代詩多矣獨利此
者專尚而深契其心者歟翁才力放逸殆出天縱在李杜
蘇黃而下已有定論誠不敢加喙其間獨喜由翁達今餘
三百獲僅得一劉戶部為詩再利是何寥々知賞之難也
戶部名景寅癸丑進士可謂姑好古以寔而不以名者賡
瑞慶快尚共賢之哉

題黃氏祖德錄後

通政黃公好贈札士而能忘其勢備吉去歲寄祿水部興
其子汝修為同司交今年蒙汝修召與居魯同飯遂得拜
公于茅未幾而猶吉以病承公累賜存問竊深自愧不敢

松籌堂集卷十

七

文瑞樓

當為備古間嘗得序公之家譜所以考見黃氏自五代以
來人物甚老而其至盛而顯著不絕者則無若今日然也
當時私自論列以為公家積教百年之久而發于兵部其
用未究乃當大發于公以及其子也及今現公所撰松瑞
版士行寔則知兵部之前復有如處士者先為之地而非
但自兵部發之也現公勤：紀述處士偉德惟恐不聞于
天下而未嘗收後于兵部者公豈無意哉以為兵部已任
不惠不聞而處士沒于山林之下非甚暴白之則世固莫
得而知也此公之心也然公貴而下士鄙陋如猶吉者猶
不知棄况于賢能之人乎以是現之則公之勲業當不可
量而處士未究之志畢矣

錄汪憲使語

憲使新安汪公辭民過蘇胥晤于舟謂予曰子美玉也局
為不自琢為瑚璉而與人為玩器謝之曰玉不敢當玩則
有之玩我以文詞俾締繪其言以供人覽：之者殆不直
一嘆其玩何如然予特先並耳固不能為瑚璉則寧為溺
器是猶得自斲為使曰膠：為為人玩以供後藝其身優
其云奴隸其事公雖不言吾亦慙且弗能矣

志游墅使渠

冬十月歸自廬山丹陽買舟而下未至游墅三里許晨光
始旭遙見樹旌而屋者曰憶茲非所謂鈔閭者歟呼謂舟
人曰吾欲為若出稅錢誠無難者然必欲需次而進是不

松籌堂集卷十

十四

文瑞樓

得速達家也吾戚為吾見彼其貴者舟可以速越然吾又
惡夫無故僕：而使人則將奈何舟人曰否有小竇焉吾
舟可行也子曰開又塞之矣曰啓矣曰是舟信容于竇乎
曰然于是舟人鼓枻由竇以既濟告為是者蓋昔賴公之
遺惠也夫設閘所以稅貨其後無小大舟皆征其病人多
矣賴獨不自利而以為人利其仁矣乎啓之者誰塞之者
誰仁不仁相去懸絕何其遠也書以為：吏者規

本府慶賀大婚表箋

直隸蘇州府知府臣林世遠等誠惟誠忭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龍德御天茂啓貞符之運坤元定位弘修寶冊之儀
國社安榮臣民欣悅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廣知聖神文武

稽祖訓之彙章舉人倫之大典詳求淑哲首正家邦詩咏
閨雅王化于焉以始禮成鴻漸宗祧由是而承風教丕彰
星垣有耀臣等濫叨卹敘宣奉制綸稱慶外朝班莫陪于
百辟承流迨旬治先被于二南伏以奎山佐禹玄圭遂錫
于平成大猷興周卷耳乃資于政理祥徵性烈盛禁然刑
敬惟皇后殿下懿德風成純嘏全受乃膺玉帛之聘上儀
冕旒之尊於燁祿有嚴宮掖神祐宗廟罔不致其歡欣
天下國家于茲永有依賴爰符瑞應式贊王猷臣等收郡
無能聞詔齊慶周南治化綢繆民物之風高歡吹呼請為
聖人而祝伏以龍飛啓祚位慈極以居尊燕翼貽謀謹大
婚于正始中闢既建寰海同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

松籌堂集卷十

五

文瑞樓

上玄功高文母永惟內治所托務為淑德之求崇備儀文
顯冊冊命瑤鵬侍膳奏長信之鼓鐘彤管登書頌思齊之
軌範鴻恩覃布至化昭新臣等縉縉泰專城恭聞明詔玉階
仙伏遙瞻紫洽之禧春色嬌桃散上萬年之壽伏以儲祥
誕聖瑤檢方極于尊稱備物崇儀椒壺式嘉于顯冊神人
胥悅海宇咸輝恭惟皇太后陛下嗣徽周姜俾德孝考遊
慈闈而拱掖屬景命之應期爰擇好逑以當作合慶單中
外咸歸登建之良功有乾坤莫既名言之贊親垂有託采
舊斯興臣等叨守華嚴幸遭 運望東朝而率舞用展葵
誠同下土以收呼嘯中嵩祝臣等無任下情吹躍之至
謹奉表稱賀以聞

敬進新修本草表

臣某等謹上言茲者欽奉聖旨命臣等將本草圖經重加
纂修共成若干卷繕寫完就謹奉表進呈者伏以天生靈
藥神農著書品之功世有方書伊尹為湯液之始但名本
草悉祖圖經然自桐雷以來至于唐宋所錄演繹雖富誦
習孔艱必有簡要以提綱斯為精審而得法匪資天縱曷
勝民衷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道合
羲軒仁覃宇宙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德惟疲癯殘疾之流
是矜爰思濟人莫先醫術覽是書之浩濟宜今日以編摩
親定科條 開館局以臣等俱各專門素業叨事禁垣物
司纂輯之勤用廣流傳之益發凡舉例悉稟廟謨督事程

松籌堂集卷十

五

文瑞樓

功兼承宸命臣等奉詔祇候按格箋陳始而標目形質之
具分既乃疋育收藏之詳釋溫涼寒熱性有攸殊甘苦酸
辛味仍不一驗其氣之厚薄別其臭之芳腥專治合之異
施代品贊品之明辨諸茲義例舉列甄收不出二十四門
總包千七百種皆私景造論跡止一立豎禹錫奉脩業非
三世豈若生知之聖特載私濟之編惠利無窮蒼生有賴
斯乃聖德廣被欲推仁壽于域中醫道幸與再復源流于
上古凡今含氣孰不均惟臣等幸沐寵光欣逢盛事皇躬
萬歲頌致極于中和海寓同春期不生于天札普沾恩賜
共樂昇平臣等某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
有脩成本草某書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等誠惶誠恐頓

首領首謹言

擬進士及第謝恩表

今日日伏蒙賜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者恩榮驟及寒素同升親御策題授人才于歷試不私名器示 字以大公寵命優弘儒風暢茂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天生民而樹之司牧必資佐理之人士積學以修于家庭寔俟遭逢之日惟上下之相遇自古昔以為難允考前開罕錄災效賢良詔漢董舒不免于徙蕭英稚牧唐劉蕡竟成于落第孰知昭代克重甲科百司庶府之途必由四海九州之秀胥出眇斯微陋適獲登庸茲益伏遇皇帝陛下仁廣克天新湯日旁求俊乂崇虛側席之懷清問下民獨懷

松籌堂集卷十

七

文瑞樓

馳封後謝余武選結保劄子

頃因求封得承結保已蒙恩命降下者甲科繆忝曾莫著於徵勞儀制再收乃先希于茂教為身謀者甚狹于國是乎何顏伏念猶吉甫登仕途運田里寔負承薪之疚匪遵兵錦之高比運舊班仍資末祿願有明詔許封京官之

父母則以愚衷仰達天子之闕庭事下銓曹理願保牒豈卿大夫之駕誼克增晚小生之耿光此蓋伏遇武選卿等

郎中洞達為懷周旋濟物慨然孝諾鑒休徽之至情藉甚

膺門成舞爛之美事匪徒里議局荷天恩載惟寒薄之家

久為仁善之族嚴君當德自我曾祖而填寔京師慈母多

賢由余伯舅之冠登科第先副輪命無愧焉言但以涼虛

屬茲叨冒小人之類雖盛而中心有惡洪澤之施不擇而

亦爾何止上負清朝下慚知己尚當勉修志業思酬月旦

之公亟致儀章務達庭闈之樂謹奉劄書詣門陳謝伏祈

鈞鑒

賀徐少師致仕啓

松籌堂集卷十

十一

文瑞樓

伏審輔翊功成優崇典錫師臣就第極恩礼于始終台鈇

碎班播声光于中外緒紳樂頌海寓欣傳茶惟少師尚書

柱國大學士名塞天淵熟存社稷生而論道禪帝德于難

祿貴以揭謙陶士風而歸厚與姬旦成周之礼樂調傳說

有殷之盟梅辰澤有以被生民乃心罔不在王室好賢如

渴與公叔以同升居心有容無秦誓之他技內修贊相於

器勿之中

為當黃髮之期遂舉赤松之興仰回宸眷特

賜家歸報股肱之煩勞即山林之暇逸四時雖謝動植知

恩五福並全富壽為冠倚倚吉親進盛事仰企高風被野服

以徜徉勉效賦盤之樂致安車而召對行見起度于家

其慶愉未易殫究

賀王少宰進官啓

恭審顯奉鴻恩榮膺大拜六卿執政惟家宰以為先四海
嚮風鶴傳人而有素恭惟天卿兼學士許漢先生德望中
朝學躬古訓早為兩賦喧傳動宇宙之才名若有一个
臣相負好彥聖之度重會典甫成于筆削貳卿遂陟于登
庸以孤介進身而位望愈高用清公率物而感化尤運式
端政本將茂治功其聲觀除書寔深慶忤廟堂尤重喜摠
要之得賢卿曲躋升卜黎民之受福更祈調喬上遷恭際
祥本府舉保呈文

吳縣致仕官楊備吉呈為祥免舉保事近蒙朝廷降恩

松籌堂集卷十

十九

文瑞樓

例舉用隱逸等人員蒙本府亦將微賤姓名舉舉中見今
行縣保勘不敢付之不知竊照微賤先蒙聖人致仕陳情
放回人數本自並無才藝可用亦不謂晚政僻悞加推保
寔匪攸堪今來若不預先控辭誠恐一時舉奏必煩具本
辭免跡涉矯激狀惟臆聞乘今未即舉行莫若早乞停止
如蒙准呈乞賜仍行本縣停止前項舉保一節別求真材
以副明詔如此則聖明盛典不為虛負歸休之士永遠考
舉取舍至公順應得所下如隨考尤荷陶成緣係舉保事
理不敢依阿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謹呈者

松籌堂集卷十終

松籌堂集卷十一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駢儷

黃女哀歌序

春陽告謝炎景遂臨感物華之貿易值人事之流離黃子
載用枚縵京國旋裝鄉井取故道以南歸遂次武城弦歌
微響不聆於往古金玉遐音修傳于邂逅懽忻甫懷憂悵
繼作爰有殞珍之計式興返袂之痛撫離憂之悵辭誠至
隱之絞切宣諸詞藻述厥悵悵夫伯父鞠養冀烏哺于
榆境太君撫弄欣珠玩于護閣胡乃方萌而析始立遂仆
愴慧安以永棄悵柔質以終絕爛斑綵綵空懸祭上之塵
落魄青衫深積袖邊之淚夫入室珠賢猶喪目于弱息立
朝漢相亦瘠躬于愛子况夫側翅之頃值茲哀迫者乎故
知辭非外綴哀實內牽不能已于毫楮庸可消之唱酬云

送史縣侯考績序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握銅符而令茲者厥惟艱哉况乎百
里之任在今尤重黃甲于馬歷試烏府由茲簡拔豈不以
親民體要大化首先者也君左翊英材中都雋望爰釋鵷
班之朝來操牛刀之割自臨敵土頌聲載登以信感人不
尚朝三之術用簡御物遂興畫一之誥凜分其潔已恂今
其下士綽兮其寬勳兮其不可犯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

考維最語無遺寢久矣哉惟憐之不負人也華齡既駕彩
鷁將飛望五雲以張帆端一笏而思對若嵩門過而神鯨
化若丹藥就而金鼎開在此行矣寫酒在危何言可況便
請補栢臺之缺酬花縣之勞焉嗟我吳人豈不從繁白駒
于今朝固將公霖雨于天下也維時夏仲來風清淑冠蓋
臨祖賤子序詩

山水障壽盛公序

夫昔之寓物祈年者衆矣莫不假梨棗之靈異贊龜鶴之
自永未聞以山水祝也今吾將仕佐即盛公之誕也值伯
玉知非之辰屆會稽綰綬之日有客致獻則異是為持盈
尺之紙容長生之訣若：維石以磐壽骨之堅渴：者流

松華堂集卷十一

二

文瑞樓

以引仙漿之廣難丹青之已陳而高深之善譬若乃林霞
雲莽一受其成形則終古不變但見夫樹舍弗謝之花谷
轉長嚶之鳥壁間座上天姥出方壺若有南昌隱吏之流
東方傲世之士于中而寄跡焉則其福也何如哉公早嗣
蕃國之風大弘澤人之道自茲以往斯順昌報加之時：
昨游于斯園之間樂禽魚之咸若快清暉之娛人則亦添
年之一助也

初春紫芝園序

愚生頃自京都歸由歷下將覽靈岳之秀首謁於太宰公
降廊廟之高顏日禮草茅之賤類柴扉靜開既引挈以同
游宿豆雖陳復款延而共酌觀夫芳塘水碧正積雪之初

消深塢花繁乃遲日之方麗公興高前哲量納滄溟汎華
舟以搖：連煙渚之曲：載言載笑奉頌刻之清塵
成平生之慶遇而 忭快宣以詩歌率我同儕聯章
並述

代謝瘍醫朱氏序

陝右陳永慶寓客東吳有贅瘤疾於右耳後為患良苦群
醫罔效命判旦夕之間事如天弦之急幸值郡城朱君廷
用素妙瘍科兼諳道要投之靈劑慰以無傷遂獲腫散毒
除化災為福殆華陀之親遇扁鵲之重逢也永慶以倅木
而披拂春風若涸鱗而沾濡江海再生之施弗敢有忘由
是虔謁寒廬請文以謝嗟夫病無內外同稟臟腑療常症
之百不 起奇疾之一病在永慶固難解之即卿未破之
即墨也白非智出萬全功微百試則旅榻必滯於吟呻藥
鎔徒費於烹煉矣今則奪命虎口之中接墜危崖之下神
哉工巧獲以方焉夫啣環結草事著前聞言贈幣酬舉美
今日乃援彩筆之毫用禪杏林之史

松華堂集卷上

三

文瑞樓

怡菴施翁墓誌銘

翁族望中吳姓標施氏厥諱曰珍字維宗德聲誕乎永樂
之辛丑親化乎弘治之辛亥其為人也冰玉比潔類雲林
之好潯江峽應談騁蘇秦之辨博早歲以明經弟子服業
泮宮遂得英游相契碩舊歸重逮夫班超之筆既投陶朱
之貨乃殖則信孚遐賈行著江河況乎卿逝又可知焉是

致克家之譽隆光先之孝顯仰事俯育不抱人生之恨交
賢結客再展慷慨之懷雖曰碌碌庸庸弗能致阮瓦礫方聚
樓館俄新信乎才謀之良處困克泰造物者不得而軒輊
也初翁以廼生為歸友沉冥杯勺晚嬰損讀之疾遂効湘
畔之醒優游物初用此終始捐館之年春秋七十有一鳴
呼傷哉男累等卜以卒之又明年正月六日奉柩安厝于
薦福山之先塋夫列生稱死為歸又况此眉壽者矣有立
巋然斯為永畢我文堅礎用發光幽銘曰

松壽堂集卷十一

四

文瑞樓

故陳母王氏墓誌銘

大化推遷以有生死脩短同盡理何異焉是以莊生齊椿
菌之齡陶令發形神之慨彼皆以必至為期無容徒坦于
通數也若夫慈深鞠育恩重生成忽隔夜臺遂捐豐養則
人子之心安得不悲纏五內淚破雙頤用書不朽之賢以
報脩志之德故令人王氏天畀貞姿性範莊度既熟恭經
之語亦諳永字之法歸令長洲陳翁宗潤光案修恭軻機
寓教賓客在堂無留饌之嘆僕婢居下有依仁之稱故莫
不以為賢焉奈何風木易搖石火非固僅適中壽竟即冥
途嗚呼哀哉厥子賜卜吉窆于薦福山之原禮也玄扃既
治翠礎斯礫匪達人浮瀕之觀極遺孤墨面之戚所以炳

幽朗翳顧獨不在斯文焉是以含毫屬詞 不倒
川流而繼其溪噫大塊以和其號也銘曰
懿矣景嘉有子維萊朝宣方悅夕景俄顛臨穴並慘執紼
同哀愍：終古閔此泉臺

松隱張君墓碣

嗚呼壽不安值榮非倖致以德而獲高齡用義而被顯服
輝：乎不泯於州閭者其松隱張君歟君世家吳邑人也
諱琮字汝周故乃華門亦稱良士不煩佩章之誠克恢唾
面之量孝弟夙稟篤恭寡之首行忠信誕乎蹈奮建之遺
軌加以冰鏡人倫衮衮前古麥舟累葉金恭類燭仁義之
聲彰：耳目矣及三吳荐饑菜色滿道君指困振約志存

松壽堂集卷十一

五

文瑞樓

弘濟遂獲好爵來錫品列有加焉紗我在首之冠紫璫燦
橫腰之帶卿黨於是乎艷之年六十有三謝世還化弘治
之六年秋也明年吉旦諸男潮等將春奉厝于先塋乃素
經臨廣翠岷微表圖欲碣隱蹟于雲旂耀潛光於幽隴俾
試客興敬嗣裔知源意甚篤也予謂君齒踰六秩階沾一
命有故鄉之崇非齊民之比視履考祥克善始終其得不
大書招揭以儆來觀乃述斯文永華丘谷

故濟南劉封君墓表

大理丞濟南劉君佐理蘇州克樹茂績民方樂其久留士
亦望其速起而尊人郎中封君不幸棄代于家年八十三
僚吏懷悲交游興嘆君力修大事務合典禮而發揚休光

墓石有缺以蒙契愛因余屬焉嘻斯人子所以孝其親者
宜無先此況封君有德人也莫宜不使昭示鄉人用為法
則封君諱榮字文華本安福人以戎寓濟南稟資完厚宅
心仁隱繼學羣籍肆力三乘言不信不脫於口行不為不
施於躬視其所為若人：能之究其所至雖檢儒修士有
必讓焉用君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克臨光譙居榮不
溢杜門恬處與勢忘交官列五品年踰八旬順委還化得
人道之常乃寔茲壤嗚呼忠信篤敬特士之恒耳非若蹈
高履奇可以釣群稱賈衆譽也然而擇賢入聖由此其途
乃衆人以為易而君子以為難也惟斯衆行封君身寔有
焉蓋道盡乎此足矣何以多為故得乎人則為信悅愛附
而怨尤不及得乎天則為康寧福考而天賤斯免此乃有
德者左契之良驗焉可誣也蒙慮世人忽逝而好怪莫知
封君有守約之道是用大書以彰厥美惟過者其執諸

漏舟說

吳城有佛舍曰祇園菴以弘治三年之秋集諸釋子脩淨
學于百日拉吾遊者有袁居士薩道人咸欣然先告往歲
凡悟穢欲薰游檀之香城爐知炎思沃清涼之水于時密
雨零淒風驟因良探志乃不敢憚於沾濕並上平航泛
汎同載始踰濠塹故目煙波繼入城隍流涎琪樹雖則衝
寒於邁無不暢乎有適焉何圖所乘一葉弘濟多時驚膠
解粘金鼎弛力不勝登躡之重遂彰弊壞之災茲漸流浸

松籌堂集卷十一

六

文編

淫投間俄洽于是居士其屢而弗知道人濡其裳而罔
怡為之脫靴褰袍紛紜如也予忝安右隅方輿慰促而萬
師唱難柁嫗啼危則後箱洋溢中寢橫流匏尊屢挹莫
尾閭之湧衣袖終戒靡還岷峨之濫竟使衆駭駭以不安
僉栖遑而無托或登於陸或次於涓顧不虞：乎殆哉幸
而他縣聽售別艇從呼遂獲安流送漿不孤廬蔽之游輕
掉飛川克盡山陰之興斯濟也始險紛利初危未急鑒茲
幻化宜感浮生失群動之游叔海也靡不資形四大籠識
五蘊苟無生之未造則有漏之不免譬若斯舟于何可恃
故今大雄加被默垂拯拔之端賢聖證知特現不堅之相
將欲使知逮津非戀朽艇難資增進菩提之心警示閻浮
之若云耳夫如來則舟師也般若乃良楫也苟能恪脩慧
筏泳于慈風則彼岸可期茲游多益不然有觸無聞斯亦
何妨擇矣

松籌堂集卷十一

七

文編

松籌堂集卷十一 終

松菴堂集卷之十二

吳郡楊 脩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詞

望海潮 錢唐懷古

香閣倚湧錦城山遠前朝幾許繁華長樂禁鐘臨安甲第
餘踪回首堪嗟江水自淘沙問一時和議誰勸官家贏得
州人至今歌舞競豪奢西湖翠柳風斜有霧絲煙縷惆
悵藏鴉三竺道場六橋春色曾回鳳輦龍車傳說漫相誇
又豈知道恨古堞感悲結撫景興懷可憐商女后庭花

燭影搖紅 元夕

松菴堂集卷之十二

文淵閣

三五鰲山蓮閣陸海良宵永乾坤爛熳錦舒光人踏蓮菜
境處：綵樓高並早十日前頭打整村田社火舞鬼跳獅
扮團油餅巧炬新奇連門看去多難省排歌幾隊少年
來喧笑禽豪逞那更風喧月炯看簇擁眠街酩酊夜深艷
皆慢躡飛虹還乘漏靜

醉蓬萊 春望

正郊原霽雨暖候噓春土膏肥沃紫翠交陳類西川錦濯
潑眼韶光水餘雪後記燒痕非昨誰撒輕煙依微半野惱
人淒漠新漲溶：梅開野店來尋疎夢貽空風和看紙
鷺遶廊社鼓聲中承平氣象待相將東作便有王維沉吟
舉筆定知難落

哨遍 觀社

歲序昨新間出近郊要覽遺風古舊見隊粧求賽神正看
村家爭敲鼓迎且舞前騎手持柳栗戴花假面先開路
更微扇參差旛旆絡繹香煙散滿通衢喜今春瑞雪早紛
如誰不待酬盟趁年初按節婆娑盡保田蠶一風五雨
吁儼禮有之依稀老輩舊規模知是唐與宋傳來此箇鄉
土更鴉酒隨村鳴鉦吹笛貫魚走字穿場國有年少兒郎
吟嘯唱和扮成彼孟姜女爭似今婚嫁只陳朱燕離別終
身永歡娛向遠巡轉過廟宇雙分綉袂錦袍掩映川原去
看教一日不曾駐眼還憶向來倚侶人生老至定斯須愧
清時桴鼓散無補

松菴堂集卷之十二

文淵閣

渡江雲 除夜

新陽回暖律東風欲動殘臘苦崢嶸一年惟此夜斷送流
光感慨最閒情茅堂迅速看兒輩爆竹前庭添歡爐流霞
慢酌擁褐戀寒更堪驚無端老大鬚點吳霜愧來朝瑞
勝盛里閭沽醪市竭燎紙街頽歲華遲遲遇拋人去都不
管落魄無成爭似得神荼長守局貧

洞仙歌 題酒家壁

吳郊春滿綠草薰南陌風弄輕帘小橋側瞰荒垣濃麗幾
樹天桃彷彿似凝眺西施顏色醞香飄十里更著流鶯
亂柳金梭向林纖野芳繁天宇淨日暖風蜂遊早欄住高
陽狂客便却典羅衫又何如算容易飛花韶光難得

念奴嬌 清明

晚來寒峭正柳條青嫩柳滿雕簷雲日弄晴春色淡野外
杏酪初甜油壁車輕金鞍馬俊士女競遊恬臺：深處時
看樂舉杯拈 勝有造化新奇排枝將絳蕊一：安粘覓
艷尋香誰不愛人與蜂蝶情兼地酒翻漿髻細遺翠麗景
耀華裾續人殘興碧空仍掛銀蟾

瑞鶴仙 暑雨喜涼

微風林樾動見雲暗溪堂水禽鳴呀輕雷動却整乍翻荷
點：雨如拳重新涼誰送向塔下流泉洶：便結棹滿陌
何如未抵滂沱足用 欣共爽氣蕭疎井甘山潤清虛自
奉修篁翠拱殘暑退不旋踵恁其間最是凡身輕快堪上

松壽堂集卷十一

文瑞樓

蓬萊騎鳳恨仙凡更不由人塵緣尚冗

促拍滿路花 題友人園亭

繡羅分境界積土作田壘咄嗟林園就亦何難茅亭竹招
彷彿據仙端收拾西郊趣盡納其中周園錦綉琅玕 到
閑來與客游觀魚躍水珠攏暑風并騰雪儘盤桓更憑歌
吹時後寫餘歡幾番沉醉後纓斷腸顛月推花上珠欄

瑞鶴仙 壽杜訓科恒菴

童顏春不老想來藥長年自攀雲霞陰功達真道向三吳
隱迹濟人不少寸心自好華不遺榮華壽考比神仙更有
兕海宜海從來歸早 那討照：仁域康強善飯金 頻
例無憂無惱騎白鹿弄瑤草便教天乞與二三百歲也未

副僕祈禱直頤伊雙挂同榮福星長果

江神子 石湖避暑

船頭翹足卧湖風火雲紅有奇峯多少雲山都在醉眸中
萬頃清涼消不盡飛鳥度鏡光融 蓮花開遍水晶宮玉
玲瓏錦香濃燦：上方金碧簪虛空痛飲從來真得計堪
受賞碧荷筒

賀新郎 丙午生日自壽

少壯真難倚向人間不知不覺偌多年紀謝得皇天生育
我磊落多為男子也喚做頂天立地二十九年何所就但
寒窓一味交書史胡把筆作文字 先生于世無嗔喜儘
隨他道言佛說總皆圓美下至街談入耳尤嗜者青山綠

松壽堂集卷十一

文瑞樓

水只恁逍遙胡亂過看江湖何處非遊戲甚麼三千歲

西江月 侍御說公舟中集集中作

兩脚如麻正家波紋化暈初圓陰：四月熟梅天仙舫朱
簾高捲 金彈把批無核瓊肪石首新鮮揮觴共醉古濠
邊一幅斜陽山展

千秋歲 壽大學士劉公

豐功偉烈是處人能說風雨順陰陽燮姜公含量雅社相
持明哲真豪傑朝廷倚任心方切 三事階隆絕一品官
超越水樣重冰般潔時常天語近日遂龍顏接金鼎燕東
班首位生辰節

松壽堂集卷之十二



松籌堂集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異已著錄其
平生詩文襍著幾及千卷燕累頗甚是集雖經別
裁尙多俗體蓋循吉任誕不羈故其詞往往近俳
云

都下贈僧詩一卷

〔明〕楊循吉撰

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都下贈僧

詩一卷》提要

都下贈僧詩

吳郡 楊循吉著

姪可梓行

榮公還金山

十年不出山一游即千里問師何處來國亦爾
然耳人言人間好自愛若谷裏紅塵日寂而沈
眼無清水孤身本何將一鉢乃生理來風無所
牽去亦誰能止昨聞檀越船風帆欲南橫別我
從此逝飄飄白雲復我憑世間人孰不為身使
師乃不然茲徂由己已解脫脫我熱憶我青
林底

瓊上人還萬壽寺

京國幾時留無幾月周祥候遠境打袖到著
天收作禮辭僧伴飄飄上客舟時何惜此役遠
揀好山游

旦公往寶積寺

古寺石湖遠為僧今幾年開堂小海藏出世大
因緣生死一塵耳江山常巖然遙知東柯子不
肯向人傳

果前堂商歸

雲水飄然一老僧，頭顱種種我徒人。正果
修將滿天下，名山遇即登。向來終不實，幾
前學得是無能。此歸莫向舟中結，且卧隨身七
尺藤。

送楚若杜支剎山

昔有支公者，曾為此山客。至今石壁上，猶存馬
蹄迹。寒泉出，侍欄散漫流不息。何人作大字，勢
甚奇。特若若圖通殿飛，構欄金碧春來有。大
盛傾城出，游遍曉鏡月滿鉢。來往恒結緣，世人
競刀維於此。乃不惜我當少年時，一歲嘗一即

提携隨父兄，娛覽常至夕。別來已幾時，何啻十
年隔。此山是名山，先從晉時開。非有高行僧，何
堪主其席。今師遂當往，遠緒前人蹟。我今何以
贈，小謁聊塞責。切煩大士前，我為啓胸臆。慧眼
無不觀，是物皆潤澤。如何不見我，因此塵俗役。
願垂揚枝露，灑我一點滴。不愿官祿高，不求財
寶積。但愿塵勞中，早脫奔走厄。無災復無難，居
家作禪伯。保此清淨正，永離種種色。與師結晚
交，來著登山屐。

鄂首座還山

病中承數過，清話一爐香。對食同甘菜，忘形不
下床。壁間懸笠破，門外倚藤方。惆悵胡朝別，何
人訪問卿。

嚴長老歸寶積寺

黃蘆寶積寺，創自鏡禪師。佛殿已百歲，僧房今
六支。寺有六支洞房山入牖笠澤水通池他日吾將到來題壁上詩。

淨公住東隱

山水誰不愛，顧乏能游人。測中本多勝，石秀而
泉淳。向者雖一到，終是居官身。抱官游山水，味

自不相親。今子遂當往，我亦解朝紳。相從岩谷
裏，以子為依。因子有舊章，履我有新葛。巾滴泉
與片石，務搜天所珍。

政公虎跑開堂

人生何事大，惟有生與死。此事苟不明，枉作真
男子。政公自吳來，其日定如水。我以為有道，延
入禪室裏。朝談復暮說，句句墮入耳。相和豈獨
我，亦有吳太史。及今當南還，虎跑其所止。我作
送行偈，且依世人禮。伏請石田翁，証明吾與爾。

吳中晉門長老乞語

官門在何處莫向海門尋只此吳城中便有景
竹林古以水與月而贊白衣士舉頭即見月極
地即得水扑我明長老今往往晉門濟度說已
盡我復將何言雖然無可言願具舉水月月在
水中明此理分明說

百花菴主見訪

一春高卧只垂簾說著浮名病又添聞道百花
菴可住他時借我讀華嚴

先舅大中府君己亥歲常製十四詠壽寶
林聚老師八十今八年矣此老師尚無恙

其法孫定惠持此卷至都下敬作二偈以
為師供

法鼓

維此鼓聲何所起擊之則有本寂然此聲既以
擊乃生當其不擊聲何在用手執槌以擊鼓三
者和合始有聲如是究竟聲所緣非手非槌非
鼓義智人在在勤修習於一擊頃証菩提觀彼
鼓聲成立相本自不生那有滅我愿仁者亦如
是不以聲觀一切聲晝安夜安隨在安長享耳
根清淨樂

禪燈

法體光明無障碍譬如燈火破羣昏一燈能作
百千燈百千燈自一燈化自百千燈照一室其
光無壞亦無雜如是乃至一燈照一室所見光
亦然百千燈多一燈少而其光體實不異是故
我今持此燈愿獻寶林尊者前長令獲此大光
明與彼迷生作前道

君謙儀曹幼時讀書吳城西金山中倦則取
釋典閱之久而自謂恍然若有所得故其與
佛者遇輒作佛語投之雖率爾韻語亦歸于
是殆今日之宋承旨也齋居燈下讀此一過
書其後云丙午秋八月上戊日吳寬書于春
坊朝序

鄙人少時嘗業於金山禪刹得與法侶交游
自是竺梵之書恒陳于目方上緇流亦時接
焉成化丙午竊祿在都下會大給祠牒鄉僧
雲集鄙人時方卧病寓舍頻蒙訪慰錫竺文
橫蔬羞雜沓于時既病體多間兼悅方友每
一人南旋輒有贈自錄為一卷命曰都下贈
僧詩以呈翰林吳公辱有裴然之題語既贈

實增其漸汗公以狀元及第執筆詞垣宏文
醇德聳動天下豈後生足以當其稱許亦或
引之心勝耳今鄙人養疾故里殆已三年游
息之處多來持定塔院蓋即金山之下庵也
因探公之故題壁而刻之堅礎與院中二三
師僧共焉兼亦不敢闕公之翰墨也
弘治二年己酉十月二十日楊循吉題

都下贈僧詩一卷

浙江汪汝
栗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好與方外遊成化丙午大給祠
牒吳僧多集京師其所識縉流時或往訪比其還
也各賦詩以送之因錄爲一通吳寬跋其後後二
年循吉復摹寬書刻之持定塔院

菊花百詠一卷

〔明〕楊循吉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菊花百詠

一卷》提要

菊花百詠

楊循吉著

滿天星 天文類三首



枝頭金彩爛煌煌。擬若寒星萬點光。昨夜月明花上露。只疑煙燭散楊芒。

滴露菡

花露秋香滿紫苔。芳松重見一枝開。何當移取金臺去。雲表和將玉屑來。

錦堂二

僊娥重針織。鴛鴦機。吹落花開祇欲飛。留在小窗無客處。猶教玉女剪春衣。

岳如紅地理類三首

移來冰谷自炎方。一種清奇特異常。乃是白陽花正暖。不慙秋晚有風霜。

鄧如黃

花熏秋深氣更清。中央正色舊馳名。須誇種出南陽水。還復於今有落英。

野菊

斷岸荒堤處。同。黃花低分自秋風。殘烟
冷雨無人看。甘老叢黃蔓州中。

狀元紅人物類二十一首

紅芳一品惜為秋。花裡魁名奪狀頭。惜得
南宮親唱第。採旌仙仗過瀛州。

探花白

恩承雨露寵光新。名重秋魁出等倫。應是
撰毫羞挂綠。至今猶作白衣人。

玉堂山

凡花不以此花妍。地位清高並列仙。不
忘珠宮裡去。也應曾到玉堂前。

頭陀白

蔓陀花朵白蒙茸。渾似仙家剪髮童。應是
潛歸淨土。此身立化在秋風。

賽西施

趙國佳人天下奇。此花尤更美丰姿。當時
若使吳王見。肯醉芙蓉太液池。

醉西施

西子當年醉館娃。酒痕一點上秋花。醉酣
羞透嬌肌骨。猶有紅潮沁臉霞。

白西施

膩粉脂容玉雪膚。花神羞小羨吳姬。秋風
素兔未籬下。不逐鴟夷泛五湖。

蠟燭西施

西子當年被寵光。曾將蜜口接君王。從經
雨露恩濡後。開遍秋風燭燭黃。

二名西施

館娃宮裡舊容光。膩粉凝脂兩樣妝。曾向
東籬醉春色。酒痕半透玉肌膚。

太真紅

玉環妖血洒枝頭。染得斑斑幾點秋。昨夜
東籬霜露重。絳水猶自淚痕愁。

醉楊妃

一枝無名倚娉婷。曾記真妃酒未醒。不道
沉香亭畔。秋風羅帶易飄零。

太真黃

貴妃偏愛玉坤裳。御祖濃華著淺黃。不比
群芳易凋謝。祇名霜重減容光。

寒楊妃

姿態娉婷勝何環。睡酣無力倚雕闌。三郎
賜浴沉香畔。不向宮中賞牡丹。

觀音菊

南海傳來水月容。秋光相像宛然同。化身
千傳真非妄。色相原來總是空。

善才菊

化現尊容五十三。法身長禮普陀巖。只因
幻作室花相。墮落塵中隔世凡。

八仙菊

瑤池宴罷飲中仙。三女群行小洞天。一片
綵雲花底散。一鵲環珮共翩跹。

孩兒菊

軟玉肌膚膩粉脂。啼痕彷彿露香垂。一枝
低卧苔烟上。似向乞房歷被時。

波斯菊

秋露凝香小瓣開。連簷黃髮短身材。金枝
翠袖玉輝處。疑是番邦獻寶來。

白菊

碧眼胡兒手自栽。花穠長照四時開。只因
誤認醴醴氣。從此調明早葉來。

順聖淺葉

天后臨軒御紫衣。瑞烟顏色照花枝。十年
雨露垂光彩。猶憶宮中春殿時。

不孝

似家非此九還丹。駐得長生不老顏。誇我
衰年添舊色。黃花如怯鬢毛斑。

金梭子宮室類一首

碎剪金乞萬葉新。重開疊間奇珍。前身
如是非凡骨。恐是藏書萬卷人。

銀紋絲珠室類一首

銀絲交結費工夫。另出佳物造化爐。刻玉
雕瓊無巧巧。未出此得此花無。

八室菊

花神多貴。點秋光。新出腰間。空收。是道風霜零落。好教重襲。為珍藏。

洒金紅

全彩生。耀日光。花神茜色。效濃妝。露華昨夜束籬重。滴得斑斑。惹上黃。

勝黃金

中黃一氣。秉坤宮。苑小園南。色更濃。縱使秋陽如烈火。有也朝露。便消融。

勝黃金

公光光彩。照人明。片。瓊瑤。巧簇成。一葉忽值金剪落。美人頭上。聞輕盈。

玉錢菊

不隨凡府。待青銅。刻玉雕瓊。巧用工。惜共花細雪。落後。玉。狼籍。怨秋風。

火煉子

誰將烈火。煉精金。光焰煌煌。色更深。不與秋來經煖。煉風霜。安得見真心。

海棠春

時令類六首

花仙換却舊精神。倒把清香。變作春。昨夜睡酣。香露裡。易燒銀燭。有何人。

玉樓春

曾向鈞天夢裡歸。十分春色上花枝。玉樓別後無消息。採得秋香。有所思。

五月菊

不與重陽。叙舊盟。却尋端午。趣恩榮。只因一向。逢炎熱。奪去秋香。晚節名。

玉錢菊

一片青陽。兩度開。秋光原不解。炎埃。是輕一種。清焉却。烈日嚴霜。歷過來。

玉錢菊

九日。是枝十日看。粉香。綠怯。曉霜寒。秋香未必。隨消滅。自是。人情。有兩般。

寒菊

金蕊。熒煌。翠葉圓。移裁。乞屋。最宜看。一冬齊闔。溪。閉。留得。秋香。到歲寒。

白牡丹

時令類三十二首

瑩玉肌膚雪一團。嬌姿不耐曉霜寒。清香
誰結幽人契。不獨紅妝妓女看。

紫牡丹

一自移根離洛陽。魏家池館久淒涼。養
女柳花生色。獨占秋風晚節香。

紫玉蓮

滿水湘江白羽搖。秋風染作紫瓊瑤。寒英
要態開來晚。曾與洞明伴舞寥。

紫牡丹

京洛豪華迹已陳。姚家春色對何人。于
時莫東籬畔。又作黃芝十度新。

紅牡丹

姚黃魏紫各稱尊。絳色秋深更絕倫。不道
金盞落後。花王能作艷初春。

佛座蓮

花重中央色更新。枝頭華彩奪天真。叮嚀
好捧金仙足。莫誤潘妃襯底塵。

小金蓮

黃金小朵爛光輝。曾近離闌照綉衣。幾度
醉看乞上月。飽勝宮燭夜深輝。

西番菊

西域移來一種靈。不教塵土污芳容。好將
折送青蓮寺。揮向金仙又玉翁。

金芙蓉

西風籬落曉霜晴。小朵芙蓉照眼明。最愛
夕陽文彩爛。九華秋色上簾旌。

錦芙蓉

一片秋容力彩明。東籬渾似錦宮城。不崇
步障豪華後。年以陶家晚節榮。

黃薔薇

春紅滿架映簾櫳。待到秋深更不同。非為
霜苞顏色老。自緣黃瘦却西風。

白荔枝

聘得嬌如十八娘。肌膚清潤雪生香。何堪
此日能相見。怕却金盤玉露漿。

紅荔枝

誰將子荔出閩中。變作繩花絳雪濃。安得
皇華乘駟馬。金鑾進入大明宮。

勝瓊花

玉辦瓊花照眼明。光浮曉日露香清。當時
若道隋宮去。安得龍舟到廣陵。

玉盤橙

延賓却物喜秋清。佳菊當軒製異名。紫懈
正肥新釀熟。乞枝初進玉盤橙。

金盤橙

此若花芽簇團。粉蕊檀心露未乾。何物
尊前甚比似。霜橙小果薦金盤。

試梅粒

花貌清嬌怯晚涼。顏間微點粉痕香。陶籬
不遠金章賦。試宮中學壽功。

黃蕊紅

花醉清霜絳色鮮。芳枝不減舊嬋娟。一枚
倒影秋潭底。猶是宮中水照妍。

玉蕊蕊

分得瑤池種最奇。半垂香露尚開遲。風清
夕水東籬畔。猶憶江邊款塹時。

芙蓉菊

黃入天庭紫氣間。花家疑是綵衣斑。潤明
正坐長錢款。對此怡然歎笑顏。

艾葉菊

小窓陶令傲羲皇。夢裡曾傳益壽方。蠲病
不須陽燄火。已令二豎出膏肓。

艾草菊

一經共相出汙泥。誰人移植向東籬。陶潛
正疑是蓮社。晚節相逢似有期。

木香菊

檀心紫萼異尋常。花吐秋香淺。黃。欲到
園亭同一賞。摘將小朵泛瓊觴。

醉醺菊

雪香雪暖玉容柔。光映東籬一片秋。端伯
當年稱鬢友。潤明應結舊朋儔。

棠林菊

棠棣花開春晝遲。心同氣尚連枝。祇
垂芳秋風裡。晚節相看色自宜。

紫丁香

昔年何人得種來。紫尖香蕊果奇哉。春風
枝上相思恨。結到秋深尚未開。

栗葉菊

栗種多根傍石闌。霜花不許野猿攀。晚來
黃底正風戰。疑是園人舊社壇。

銀才菊

時以將已半黃。殘枝留得傲風霜。祇在
身邊成素後。猶伴灰中芋栗香。

茶菊

茶菊花開映夕陽。整荒園自淒涼。不為陶
令杯中物。却作盧仝碗內香。

茉莉

買得南物担上香。種來籬下逞秋芳。於信
處士清高節。不逐佳人鬪曉妝。
太液蓮

不見真人一葉蓮。秋風吹落楚川。霜葩
占斷離闌景。猶憶披香水殿邊。

玉玫瑰

膩粉肌膚玉雪顏。一枝和露倚雕闌。秋花
若把春花比。未必甘心讓牡丹。

金盞相

金盞相。身。體。類。三。首。
具足黃金妙相尊。化身淨土結靈根。秋風
吹散西來影。留得餘香一點存。

玉兔

十六天玉兔。玉兔。玉兔。玉兔。玉兔。玉兔。
清光長。光薄。以隔祥雲瑞彩中。

一捻紅

一捻嬌紅膩粉痕。玉纖芳潤尚清溫。其
人去。調。庭。院。留。得。餘。香。點。一。存。

金盞花

子山鳴鳳入花陰。乞類扶桑九煉金。零落
羽衣收不去。却成黃菊點秋深。
玉兔華

廣寒玉免落絳精。秀結秋風一種清。却笑
風霜憔悴死。漫勞搗藥濟長生。

白麝香

曾看玉面入春畦。笑作秋風亦自奇。若解
啞。勝甘寂寞。淡香七日有誰知。

鴛鴦菊

韓朋兔兔舊風流。結就花枝七並頭。千載
未聞連理恨。尚留殘蝶怨秋。

吟鈴菊

迢迢未暖入花心。蕊粉濃香染得真。一點
中。鈴月未盡。結成鈴。小丸金。

金蟬菊

宮官小隊入花間。曳紫纈金銙珮環。不是
調。明特別去。金蟬始得預朝班。

腦子菊

龍腦薰衣暖款消。濃香抑在鬱金籠。傳芳
散入秋花去。尚覺風前態度高。

雁翎金

何處仙胎脫鶴衣。傲霜枝上更清輝。可憐
不得青田夢。幾度臨風祇怨飛。

剪鵝翎

鴛鴦。剪鵝翎。滿池。天工剪碎上花枝。折來
斜。掉烏紗畔。絕勝春蛾點鬢絲。

猩紅

猩血何人。潑綠叢。枝頭滴。露華濃。紅光
妝。點秋花美。誰惜亡身過獵翁。

鵝兒黃

照。鵝兒黃。衣潤未乾。嫩黃微染露華寒。杜佳
若。到東籬下。應把乞家作酒看。

麝香黃

誰向西風。割麝香。餘芳濃染露華黃。秋光
老。圓無人識。石竹叢。蔓州荒。

鶯羽黃

流螢春夢落東籬。金縷衣裳憶舊時。小柳
門前飛不去。羽毛零落作花枝。

黃疊羅衣服類十四首

采秋英。照眼明。枝頭新剪御羅輕。倩園
漫說千乞錦。不若陶潛境界清。

紫羅袍

小像官官出紫闌。紫羅袍袖照春暉。祇名
舊日潤明在。羞見乞前挂綠衣。

金帶圍

花剪宮羅絳色深。帶圍輕束荔枝金。青衫
笑未改名薄。對此寧無感慨心。

金帶圍

只衣朝賜雪生香。圓扇春風日正長。此際
看花還舊色。錯將重九認端初。

十樣錦

力色天機雪錦章。剪來枝上作秋芳。潤明
素有清高節。肯有驕奢十樣妝。

紫綬金章

紫綬羅紋金線圍。為憐新試炫晴暉。秋風
此日看花客。羞雜江湖老布衣。

垂絲粉香述

莫粉調脂著淺妝。紅絲綵色縷衣香。一枝
嬌困東籬下。錯認春風蜀海棠。

垂絲菊

垂絲裊裊弄朝暉。老去秋娘髻影稀。愛此
花山真富貴。何當身著縷金衣。

僧鞋菊

鳬鴛當年巧製裁。曾隨香袖步雲臺。外禪
誤落東籬下。化作霜花九月開。

錦金菊

想拈金上絳綃。要將花蕊問春嬌。寒
帳底清歌歇。一點餘香尚未消。

金襴菊

金彩平鋪照地新。不須鋪褥染香塵。東籬
日晚看吟處。何必潤明設坐裀。

御袍黃

花明旭日動清光。疑是君王赭袞裳。那罷
上林閒佇立。噴人搖帶御爐香。

相袍黃

相公袍袖拂雲煙。清曉朝衣出帝前。夢落
鈞天千載後。秋風猶似綺羅鮮。

洛羅華清月滿池。金蓮步小茜裙垂。宮闈
昨日西風急。吹上秋香第一枝。

蘇金香品用類十八首
花女秋來效佛妝。長將鉛粉洗寒光。濃香
應得銀盤露。淺洗泥金點點黃。

半輪小
曾管曉輪。獨帝居。夜寒清影落庭除。玉
一片。銀光白。猶似圓。轉碧霞。

玉菊
仙家一夜搗玄霜。却把秋英點淡妝。陶令
歸來千載後。綈衣猶染素衣裳。

山谷箋
黃花光彩爛文章。酒過金英翰墨香。一片
蠟痕消未盡。秋風千載為冰黃芳。

金彈子
玉孫金彈落花前。綴向珠頭箇箇圓。是道
兒童收拾去。留驚山鳥石蘭邊。

五繡純
瓊瑰宛轉繡香絨。不與凡花滾滾同。元是
玉樓拋擲下。玉人獨自挂秋風。

玉粉圓
花寒侵曉試妝妝。肩玉圓金共粉香。底事
天香能潔白。當時不去嫁何郎。

春酒杯浮潑潑光。一痕香露濕鵝黃。相逢
更合同傾倒。掃向花前一醉狂。

紫粉圓
當年吟笑美嬌姿。佛面新番紫錦絨。留得
殘妝濃艷在。秋花猶帶露華滋。

金鈴菊
黃宮小果綴金鈴。風動花枝似有聲。曾惜
絳羅幃帳底。飛來小鳥亦相驚。

銀盤菊
銀盤菊

集 43-320

爛。銀光溢。霧濃。夜深月照水溶溶。枝頭
一采佳人摘。疑是圓盤一掌中。

玉鈴菊

群仙環珮曉。瑞。聲度雲間。鳳皇。吹墮
玉鈴。欹葉底。風來。搖自露瀼瀼。

金盞銀盞

銀盞金盞。潭娟娟。疑是湘江見水仙。留得
銅瓶秋露白。一杯先酌晚風前。

公連環

照殿列玉開。玲瓏。奇以分明出化工。都作
連環。勾結相。不教花片逐東風。

金落索

空索懸。懸翡翠。翹。晚寒庭。恍恍晴嬌。一枝
斜。暮秋風。狂。彷彿金蓮動步搖。

蠟瓣紅

燁。子葩。滴露濃。姿容光暖。惹遊蜂。花神
恐怕偷香去。故把芳心絳蠟封。

玉璽子

駐壘

煉得仙家九轉子。玉璽承奉出花間。潤明
昔日如相遇。服餌還如得駐顏。

紫露杯

眩風翠袖。玉排徊。似捧流霞漱澗杯。却作
當年總令定。花前幾度玉山頹。



菊花百詠一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以菊花種類各按其名系以七言絕句分爲十一類天文類自滿天星以下三首地理類自岳州紅以下三首人物類自狀元紅以下二十一首宮室類自金樓子一首珍寶類自銀絞絲以下七首時令類自海棠春以下六首花木類自白牡丹以下三十一首身體類自金寶相以下三首鳥獸類自金鳳仙以下十三首衣服類自黃疊羅以下十四首器用類自蘸金香以下十八首

燈窓末藝一卷攢眉集一卷

〔明〕楊循吉撰

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燈窓末藝

一卷攢眉集一卷》提要

燈窓末藝



梅石齋記

平湖賈君與梅先生石丈二人友善楊子過而問其故君曰梅先生以清德挺拔孤寒之中久居者與之俱化而石丈之為人鏗鏘然不可移動者也楊子曰梅先生豈漢之梅尉等者耶君曰梅尉位卑言高其人雖賢不識時非梅先生比也楊子曰秦末有黃石公視子之石丈何如君曰黃石公隱而多事能匿名而不匿智安能擬吾石丈楊子曰然則梅堯臣乎石曼卿乎君曰堯臣曼卿俱以文有名官不得高貴其宰相之責歟仕而不遂不若隱避吾梅先生石丈無此患矣吾固賢之楊子曰此二公者何君曰梅先生非遠子其問諸西湖之濱石丈在山中有其跡也楊子曰君何以致之君曰梅先生高矣吾往見焉石丈則輦致之矣楊子曰此二公者亦何用哉君曰用梅先生則能調和四海用石丈則能鎮壓天下皆非常才也楊子曰君

之自處其梅石之間乎請遂稱君為梅石君而遂以名其齋焉

賀國子汪先生序

循吉向為吳縣學生今國子助教汪先生實為之師先生之師于吳也吳之士無不愛先生者及去吳來官于國子國子之士愛先生者有加焉吳一邑而已國子則天下之士皆在焉合天下之士一口以稱先生則於一邑也何有哉夫天下之難服者莫過於士士論所在無權與位而操進退人之勢蓋其於賢不肖辨之無難而其言未嘗輕有所與而誠足以信于天下也今先生之行信于天下之士矣天下之士與之則求材者烏得而不先之官三年而羣士謀所以賀焉者非茲歟循吉願執是說以拜於群士之後

送潘君知長樂序

上虞潘君孔脩以成化丁未進士擢知長樂縣過吳始會于貞父之第貞父為循吉談君之為人明日過訪鴈蕩村上循吉方寢拭目起筵君論及長樂始知此縣近年經疾疫水旱之厄百

事廢墜三年無正官矣官不冒入居于廨小吏皆就市肆上作文牒草倉廩傾壞無所貯財賦皆於私家徵收具名而已蓋五十餘縣之第一疲困者乎勞我君之得此縣也雖然即使事事皆備以完縣待君縣縱治亦不過守前吏所為非已所立事功也名為丈夫者蓋之惟是縣大弊則凡事必造始於君君得而脩治之使後令皆循君所立法則君雖勞於一縣亦百世之圖也何辭焉然今為令者未及三年則束裝望取矣其視縣若傳舍然完與故何暇謀也此固無怪焉耳取則為御史不取則為令令視御史固有間矣獨不貴于為士時乎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望治而不望取則長樂治矣

送倪君還長樂詩引

閩吳相去四千里君長樂人也來游於吳吳之士遂得與君交處焉君之返也則有詩贈以地言之其相隔也如此卒然來何其遽然離乎夫氣味同者疎而必親遠而必近也士莫幸乎相求求則集蓋倪君之來吳也文章士集焉非倪君之求之乎夫不相求者士之不幸也而士豈

求于世哉世既不求士士又不求于世則士有錯落散置於四方者焉如倪君也苟不好文章士則是詩固不得集于倪君之歸囊也吾讀之切有感焉故書以為引

徐天霖得子詩

友朋間相見問則有子與否重之至也然吾見世間得意之士多以子晚為恨持官而無可蔭積金而莫能授世皆是也豈天不吝富貴與人而反吝人以子乎富貴人之所甚愛子又富貴人之所不能得然則子加于富貴一等矣吾嘗

笑人之憂無子者以為不達由此觀之難責人以盡達也天下事不可測者恒在後壯者壯矣長者長矣老者老矣唯少者不可知其後來為何等人也今日狹抱安知非公卿罷公卿亦易事耳安知不為賢士此人情所以欲有子也天霖始生子未逾月諸名公賀篇相繼而作天霖名之曰繼文今五齡矣吾未得一閱兒然吾謂後來者絕不可輕也則安敢輕兒哉吾固未見吾安敢為謬語曰兒若何兒若何但待兒者不敢薄耳大凡人倫品鑒最難許之過不失為厚

評之不及他日不為兒大笑乎吾是以不敢而獨為天霖賀有子喜不踐富貴人之所憂者耳

子胥鞭平王論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罰于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而不知平王之不可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是則讐也以

君殺之非罪則與命焉是不幸也非讐也故於其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其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之逃之者謂逃于山野之間也非逃于怨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焉是為臣之義也吳與楚世讐也子胥逃之吳是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亡楚楚勝則亡吳而子胥無與焉是子胥專一人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夫子胥之父兄以諫苑

非有他也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况均於嘗為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讐而忍於忘君臣之義然吾謂不止於鞭平王之尸也雖然擇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逼之至於郢則子胥之心見矣則雖曰鞭平王之尸者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何哉豈非以其能強吳國耶豈非以其能以諫死耶若是者非賢者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不為吳臣也雖

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哉

愚說

駙馬都尉教讀崑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子為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耶亦不肖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於我者而後吾之智竭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用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其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今夫終日辯

而必歸於默終日闢而必歸於息夫與人辯與闢者則人亦必有辯與闢者起而乘之而不闢不辯者未嘗有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實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耶故愚者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辯怯而不敢闢而負非怯與訥也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蓋天下之辯者恒遇訥者而止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愚之勝智不已多耶

梅隱記

窮智竭力以求富貴得之者無不欣欣然也然憂多而樂少勞大而逸微豈不為梅花笑哉退一步者寬一步饒一着者高一着隱君子之於天下其愚不可及也趙君德美清逸士也與梅公有世外交其夢寐恒在孤山之下雪天月夜未嘗不杖屨遶香而幽尋也或一枝斜矗或萬株交暎莫不有意殊方可向焉千古之抱君獨得之矣豈肯折腰向貴人屈膝對上官哉所有事者惟是飲三盃酒賦一首詩為梅花妝點太

平氣象費工夫耳空乎不為名利二物役也隱
我隱我梅花之人哉世間事不足留意其事君
之志于水邊林下勝于建高幢策大馬終日蹙
眉而莫得盡其百歲之懷也

槐窓記

王氏在宋有以種槐自誌得丞相官者槐固王
氏之祥木也汝用承事以王氏居吳中仰慕前
哲亦有志焉種槐窓下顯之曰槐窓者取法古
人而自其宗中之長者始也槐嘗一茂于王氏
曾為王氏榮則為王氏者皆得培之非必在丞
相之子孫也承事去丞相雖遠而其賢特能為
王氏保惜一槐安知非其後歟天下之同姓者
本出一祖雖其多至于百千萬人無非骨肉也
由今日言之承事遂為丞相之子孫不可知即
非是與丞相自唐而分亦不可知即又非是與
丞相自漢而分則亦不可知此豈可與淺淺者
道哉然則槐固宜承事植之無忝也矣而吾觀
承事之植斯槐於庭猶植于丞相之家也猶戴
宋之三百年雨露者也猶子瞻之所銘者也吾
不敢不敬焉嗟夫斯槐在丞相時天下人皆受

其蔭多矣傳幾葉至今有曾視之加一握土者
乎承事遂為槐重還王氏舊觀於丞相也有光
矣然推承事之志非曰亦欲得其後為丞相官
也積德聽報則其心有焉表以槐者恐忘之也
吾以為承事能以陰德與槐俱種槐高德深則
蔭大報厚無憂其無如丞相官者出也將必有
子瞻之銘銘之焉當斯時也承事其可避乎記
以待之

朱先生詩序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胸懷
實敘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
斯定為好詩其它鉅釘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
以欺新學者雖千篇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
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
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成狀古人豈能道
盡不復可置語清篇新句中競列特患陰戕
不列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
任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鐵崖游其詩至多予近
為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雖刪去十
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蓋吾平生觀詩率

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於大雅然自謂好詩
到手亦自易見惟有失取固無失不取也若今
詩所存者皆可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瞻
可歌可詠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為而類之既曰
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恕
也祇自恕人誰恕汝人亦何啻於可學之詩焉
故吾不敢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
者然後知予之為先生謀者厚也君之外孫都
穆實圖行先生詩穆亦好孝有才能世其母家
業焉

徐氏始豐稿序

徐氏始豐稿序
自予來居鴈蕩村上日發故所藏書讀之因得
窺徐先生之文焉其言閑肆博信其為卓然
偉丈夫也然徐先生不過為一杭州教授而已
矣嗚呼何抑也以徐先生之文觀之苟技之未
僚中與一貴大之職何所不能成其功也而使
止此以歿則士之有才者豈必皆用乎夫士未
用則其才莫見恃其有言論而已舍此則將何
現焉故諸葛公南陽一布衣也先王一接見間
遂以國事付之豈其嘗有尺寸之功哉亦聽其

言而信之如此也後世之文即其言也觀之者
以文視之而已矣苟其人未嘗試而有功則雖
有王霸大略顯顯著於言論不以信也則徐先
生何怪其止於一教授也故士學雖成不必其
誠得大用於世直如浮泛於天地之間以俟其
所遇者而已矣其得遇者功業顯著而名流不
朽非其才之必至是也亦其所遇得地有不容
不然者耳非真有人識之也故古之士恒為知
己者死誠足死矣夫匿其身於山林無言論見
於世則人之不知宜也今有人日與人接而言
者亦未見人之知之者也則士豈可不自懼而
恥歟當徐先生時無論薦者則已矣於今世則
有大不然者也苟有文士必忌且擠焉尚望論
薦乎必其幸會得地以文飾之則人亦無校者
焉如欲以文而自拔也斯已矣然士豈可以空
言賤之也哉士而不用非特徐先生也讀其文
而悲之故論焉

送賈君還治餘姚序

送賈君還治餘姚序
縣令者近民職也苟有愛人之心者足以使其
惠朝布而暮及故士大夫欲仕而急試其用則

無若是官爲然其事冗碎雖一鹽一米之課皆必令面召而口論之然後得集事蓋部下省省下郡下縣至於縣無所下矣故其職特勞而難爲夫民急則怨緩則廢而在上者恒以事之成墮爲令賢否而喜怒隨之而令不敢不強幹而趨事得於上則不得於下得於下則不得於上故今之爲令者莫難焉自近年以進士補令於是令始重夫令豈果輕於天下哉善識治體者必以是爲先矣餘姚天下之劇縣也人繁而好訟號稱難治得之者必難焉吾鄉賈君原善以進士補令於此者三年矣而其績特在令之優等爲之鄉人者榮之夫爲令之難賈君豈非以其身嘗之者耶三年任其難而又任之賈君得無勞乎夫令有至重於天下者而非進士之謂也有至難者而非求合於上者之難也重在親民難在得下賈君既任其重知其難矣今是往也成則易息可不益進其志而加其令名乎

送日照訓導賀君敘

公卿大夫皆取諸學生學必有師師也者學者

之所爲學者也今日學之而他日爲公卿大夫則非有公卿大夫之材者不可以使之爲師也故士有其材而不得志不能盡用於世者則莫若爲學師爲學師則其道雖不得行乎已將導以行乎人焉古之爲師者非官立之也故教於其地有從有不從焉今之所謂學師者其職則官也聚其人而聽之教焉以官臨之無弗從者焉苟使其人道德充而文行足有何患乎無受其教者耶故曰士之有志於天下而不得其用者則莫若爲學師以其猶足以使人行之也嘉興賀君顯道屢試不第而受日照縣學訓導夫賀君亦有不售於其志者乎是則然矣然吾謂苟有公卿大夫之材者幸而用之不過自其身而止耳不幸不用而以之教人人之得之而用之則將不止行乎其一身而止焉然則賀君亦何必自行之耶以其所不得行乎已者而教人使行之吾將以他日之賢公卿大夫望諸賀君之弟子也

南海故梁君挽歌序

哀者發乎心者也不可以強強而言之不情不

情之言君子恥之何也其人死與吾有故吾哀之情也不然者其賢矣乎非賢而無故而哀之雖為不偽得哉今有人一處乎東海一處乎南海生不相友而哀其死可乎曰奚不可哉惟其賢也是悼而已梁君南海之彥士也吾吳之鄙人也俱生海濱而東南其隔者數千里梁君沒其兄梁先生仕於蘇學使余相其哀以文余始辭焉繼而諾焉聞其賢也賢而弗祿是以能使東海之人哀夫南海之人也或曰哀固也賢何微曰微諸其兄其兄也哀必夫其人賢者也賢

卷之三

者宜耆老賢者宜顯貴賢者宜有後梁君咸無焉非可大哀者歟矣在乎有故歟奚別乎東海之東南海之南其人苟遭擯斥流落不遇而死吾日哭之不為偽則吾豈為偽梁君哉梁君諱應元字景仁南海縣學生學而有聞十九鄉試名上而以兄弟同學罷美行孔多存乎梁先生之云也嗚呼傷哉詩以哀焉余序其略焉

侍御王公三使圖記

監察御史吉水王公持憲有聲巴三奉使巡按大鎮矣一廣東二浙江三今吳中也公所歷江

山為多謂余曰吾所得於游觀者蓋皆勝處也子其記之余曰公之得不亦厚乎公以才見掄三奉使皆天下要地其為勤勞憂瘁以求澤乎甚下者豈少也哉有功如此不以為德而獨曰吾得覽於江山之勝而已矣若忘其歷涉之苦而喜得於游賞之樂者則公之謙也余生而足跡所至少矣公之所得乎閱歷者豈能道其一二也哉雖然請論其大者可乎夫士大夫所為觀於江山者與眾異幽人逸士得一峯以為奇酌一泉以為冽其自奉者固甚小也故不必遠

卷之三

探遍搜以窮登陟之力也若夫身有公務之責而時游以大其觀者則不然必觀於天下之大勢究其險要之既塞而辯乎民俗風土之不同者也蓋山必觀於高原廣陸水必觀於長江大河一覽一眺無不以為治實之用是為他日儲也蓋不特供一時之娛賞而已矣此其與眾異者固如此然士在貧則雖有志亦何以得游夫高山大川動亘數千里而後能盡其勢非褰糧策杖者之所能至也蓋得游者恒在乎貴顯之後也而非公今日之所以為游者乎吾聞公治

廣則治治浙則治治吳則又大治夫此三處者其山水皆清麗相等而公臨之公才有餘而遇事無難故得安閒舒徐從僕馬上下登適以縱觀於人之所不能至則公之曾次所儲亦已大矣而余豈得按圖而記其粗者哉觀公之所歷已半東南天下其大勢所得蓋將蓄以為他日用焉夫豈曰非壯也然公三操大柄以臨三方所至受福其功多矣然則遊覽固其餘事而非公之所專也今公掩其大而談其細曰吾得遊以盡於江山之勝槩而已矣則謙也而公之德

豈不厚哉夫以公之才而練之以大事助之以勝觀如此則所係乎他日者可知也已或曰公屬子之記其所游而無一言及之何也余曰地誌有焉抑公能談之矣

葉氏南隱記

洞庭葉君以南隱自號託吾友張弘載來乞記夫隱則隱矣南河指也豈謂大江之南乎則曠而無定居矣隱者之跡在樓乎一而不蕩也其南濠乎蓋吳城之外清麗之佳地有南濠焉帶郭通村而君居之以不仕稱隱也是地也深無

山密無林遠無江湖日擾擾乎與人跡相邈也况君之家肆臨通衢有一客及門則必以衣冠見雖欲隱也無由矣噫嘻山林江湖能生躁心古不有神放乎如其隱者門如市心如水耳人在善藏藏則其生也完矣妻子室家人之有也烏能逃之世之仕者則既不能藏矣然不仕者又豈皆能藏哉何所無事逐之則生何所無人上之則爭事不能皆却人不能皆謝在乎其貌獨懷心山林身城郭而已矣然則君之於南濠也孰謂其不可隱哉今之不能隱者則東西南

北之人也君則不然老乎南矣非隱而何奈非隱者然私慕隱者之為故為君記其居而愧其跡之四方而不能一也

華氏怡老園記

江南大家皆有園林之勝自古蓋已然矣然余至鷺湖入華氏愛菊翁之園則以為其勝當為三吳有園者之冠他雖有之不能及也翁讀書善談古史事強幹有才自其少而至老未嘗一日不樂亦未嘗一日忘其立家之心勤與樂兼為而不廢故其情遠其務立而是園則經營於

壯歲而游居於老年者也蓋一歲之前余嘗游馬于時春候伊始草木初榮東風扇和時來觸杖余與二三客行乎園間心適意暢若世間別有境者蓋是園之地惟其大故舉目有山林之趣園中之亭館惟其四散布置故游不盡興而非若他家壘石鑿池築亭建榭皆在一處而亦號曰園林者也翁之與余游是園也先登觀稼之樓青禾滿野四望皆得次至四時之亭以觀列卉又次至環翠之閣有壘山登焉又次至汲清之軒酌乎冽井又次至東西二傍皆有次舍

以為客息然後翁導余觀乎園中之所植則有蔬果桑柘竹樹各有區別不亂其處而咸適乎用蓋一園之規模大略如此而總名之曰怡老園云而余於是陶陶然得一日之樂而歎翁之有區畫之才而見於此也及歸而靜卧以思則復時意游焉而猶能悉識其處不忘蓋既游之後嘗許翁作記別之年餘不能即成至勞翁之使數至余愧焉因謂人之所不能免者事也苟非迤深山匿大谷則生生所須誰能去之而人之所不可輕棄者日也使其憂勤終身不適於

懷則亦何益也哉故專樂不勞其樂不久專勞不樂人必笑之二者均非而已矣而翁不然其少也勤以立家其老也創斯園而樂焉夫世人之老則兒孫之念愈重名利之心愈急雖有園林亭館幾人能樂之哉觀翁之達誠不易得也而翁拳拳不忘乎稼穡之事乃知游賞出乎勤勞歌嘯伏於憂悴不特可以為老而不休者之勸而又為少而不勤者之戒也於是次吾言而歸諸翁請刻之石以為游者告焉

故從兄墓誌銘

從兄既沒其子泰來乞銘余嘆曰幸哉吾宗之有佳子弟也乃知為此乎蓋往歲余嘗為兄銘嫂薄述先世之事今泰也幼而有請也則吾安敢不申其說焉蓋吾先世自提幹府君以來世濟德德今里巷實人人知之豈敢誣也而不肖幸以餘陰竊進士方將自勵以無負先德而惟吾諸賢伯仲之賴也孰謂吾從兄之年止於此而遂沒哉若吾伯祖年九十一從兄之祖亦八十餘歲皆康健無疾而化人謂壽亦有所受嗟夫從兄胡為其獨不然也嗚呼交友百不如一

同姓之兄弟能藝百不如一朴儉之人若夫從兄之沒豈其時哉上有吾伯父伯母倚焉下有吾泰仰焉遠有吾祖宗望焉次有吾諸群從昆弟賴焉人孰不沒兄非時矣夫前之人以其德遺其後後之人思振其家豈其一子一孫能為之也惟支庶衆多各勉其事則光其先者不在乎彼必在乎此焉非必曰富多財貴爲官也守門牆葺墳墓給衣食出而列乎人之坐而得容其口若是焉足矣今從兄於吾昆仲中獨爲老成勤苦思以大其家者也然不幸終此而沒嗚呼

吾之諸昆弟何賴哉而能不悲歎兄諱昌字德榮春秋四十有二以弘治二年十月十三日葬靈鄉陳灣村之原蓋其姓楊氏銘曰嗟諸昆弟也老成並立吾家有賴於兄今茲奄忽未及中齡綿綿先德誰其共承法然悲嘆嗟此佳城遊者靡及猶其後生門牆之託各係其情有一成立一宗俱榮

白雲窩記

吳中周君廷憲作一室于第宅之西字之曰白雲窩白雲在天者也飛揚東西豈室由蓄哉正

謂茲室內辟外戶咸飾以白虛明瑩潔若混范一色天地之氣故入之者盎盎焉猶在白雲中行也雖然譬以白雲假白雲也於此有說焉能使白雲之真爲是窩也人曰白雲在山中在川上在太虛未嘗聞城廓間有白雲噫嘻是烏知雲之無所不在哉雲之起也總起于地山固地也川亦地也則城廓亦地也何處非地何地無雲則是窩也豈直假其色哉雖以白雲爲之亦不可知矣夫山中雖多白雲人望之者惟見白雲焉然居山中者反不見其身之在白雲也又

安知吾城廓之地人望之者又以為白雲也哉然則便當求白雲于此窩何以假爲此字間又殊有山林氣乎若俗客至必曰白雲名而已矣城廓之家非倚山臨川何得有白雲是其人也所見特在陸步之間耳安能與之游乎天地之間而極論白雲者哉

字約

古者男子之生名而已矣夏殷之時雖王公大人亦以名稱於天下逮周文著始製字與諡字以尊其生謚以尊其死也當是時朋友相會則

以字君則名父母則名師則名其長者則名不
名者則必稱字凡名之者則以臣僕子弟弟子
待之也下之非臣僕子弟弟子上之非君父母
師長者生於其間適等齒肩而皆儕然後有字
行焉然則字之稱也亦不卑矣天下之卑者莫
若臣僕子弟弟子然也臣僕子弟弟子之所呼
於其上者名也與我等者不待我以臣僕子弟
弟子之禮則與我足矣而更何求焉為人兄則
人呼以兄矣為人師則人呼以師矣為人長者
則人呼以長者矣不為人兄與師與長者而又

責人無待以臣僕子弟弟子之禮則將奚呼然
則令字無呼焉字者蓋同輩之所為相尊者也
非汎汎然直加名一等而已也自漢來士大夫
皆稱字尤近古至近代始不敢稱字不敢稱於
前輩尊者尤有說也加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
字少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字與之同年者亦
兩皆不敢呼字字遂廢乎少者呼其長者曰尊
兄長者答之亦曰尊兄或相呼曰先生不知先
生尊兄之不可以漫呼也夫非所呼而呼之豈
非有意於尊之歟夫尊之是則受者安尊之非

是則受者不安舉不安之稱以加諸非可受之
人此謂尊之者如此耶是之謂以無禮待人以
無禮待人者君子不受也故君子之欲尊其人
也則莫若揆諸禮而已矣禮有可尊有可卑有
可以相敵者惟禮視而行之其人尊待以卑則
怒其人卑待以尊則褻其人相敵襟待以尊卑
之禮不為諂則為傲故君子不敢取怒冒褻而
為諂與傲也吾今為此約願吾之交自相稱字
留尊兄先生以稱長者勿以稱吾輩有不然者
謂勿應庶幾乎其近禮也哉

吾子行論

吾行年四十未娶其友為買酒家女事之女有
夫者也夫死事連衍衍遂逸去投水死予不悲
衍而鄙之衍抗人也世稱其博洽善古學予觀
其所論著信然其死乃若是則若與其學若
出二人者亦獨何哉夫士所為異於人者正以
處生死禍福之間能不動而已矣管仲囚龍且
縛鄒陽獄皆不以為羞其所為者大也故區區
里巷之辱世人之所謂大恥者士視之若飄風
飛塵之不足為輕重也故有含垢忍污以合

身之功名而無振臂掉首以快一日之忿怒誠知夫死生之大故有不可以輕判也古之人苟至於君子則皆能無愛其死矣而有不然者非特商確於死生之間以為不當死而不死也亦其小辱小忿自不能動吾之心而已矣故有以小辱小忿而死者則是免讖於世人而取笑於豪傑乃君子之所謂大恥也士苟蒙之一死不足惜也斯恥終若不可雪矣故謹之亦欲受夫小辱以去其大恥者而已矣及其臨大難遇大事一語之激即投首而不辭至其以身許人也

若本破履擲之道間耳以其小者言之若曹沫刺刺聶政之流是也豈謂管仲尤且鄒陽不能行之者乎若夫匹夫匹婦其中固死今寸之見苟一辱之則閉戶深匿以為恥不死不足以見人於是自有自經於溝瀆者彼小人宜知有小恥豈知天下有大恥也噫嘻行為士人亦匹夫匹婦耶何其識之似乎方衍買酒家女被逮時身既受誣則豈不能具一牒自理闕下耶即不能理豈不能遁逃長山大谷間俟赦出耶即不能遁豈不能手殺誣者自械繫詣獄就死耶即不

能殺豈不能無辯而受之以長者自處耶即不能受豈不能求解於時之勢力人耶凡此數事衍皆不能而投水以死死則死耳何重乎衍哉然則衍之志氣尚未堅定以一小辱小忿而能勉之何貴乎孝也由是觀之衍無結人之能無脫己之智無含物之量無應世之權無報怨之節無奉身之仁矣匹夫匹婦目不識詩書心不諳道德彼其有死固然耳若夫衍其孝不為不善博古乃其所成就者若曼吾乃所以責衍也士之不幸而不得其死者多矣天下或壯是或

悲之或笑之慷慨激烈而死世所壯也顏杲卿輩是也出因抑鬱而死世所悲也屈平是也死賴妄庸以死世所笑也古莫傳其人鄙之甚也若衍之死不足壯不足悲乃足笑也嗚呼衍之死何不幸而至為天下所笑也哉或傳衍屍不獲豈固飄然自遁而世遂以沉淵誣之耶若是則可也

楊氏兄弟字說

豫東楊氏兄弟有二人焉循吉字其兄昂曰趨父字其弟畀曰及父而為之說曰聖人以天下

輕重之物不能平也故制權衡焉或低之或昂之皆所以趨於平也故以趨父字其兄欲其善趨於事也日之昇也則旦為晝萬事之所成也羣務之所就也有不惜則時斯失焉故時不可以及也故吾以及父字其弟者欲其及時而為之也趨父治生者也及父習仕者也善趨事則治生者家必興能及時則習仕者功必大且遠焉勉哉趨父子其振子之楊氏勉哉及父子其振天下之楊氏吾之意望於二君者蓋如此也

西山游別詩後序

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跡者耳至於幽僻奇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可到之山亦鮮有能及游者焉山水之遇人亦難哉淮南王用卿至吳吳之主人王惟顯具酒奉用卿至西山中賞之賦詩成卷余間讀之喜惟顯之善樂客而以吳中之山水奇觀為客獻也然用卿所游蓋吾所謂吳人之嘗至者雖不能盡到西山奇遠之處然所為求於遠方之客者如是足矣

書其後以附吾名焉

謝夢山沈君序

家居

弘治戊申之冬姻家劉君汝大疾倚神得愈今年己酉正月復病積不再驗乃謀於醫遂得君汝大之疾為中滿為發熱為不食為脇痛君診之曰疾也瀉決用芩連之寒散導用薑如之利始則啓胃納穀繼乃祛痰寧寢藥不數投安然起行於是指揮使阮君文達以內兄韓君克謙鄧居汝明以子女孫之姻婭劉君原大原定以昆弟交相歡慶咸曰神哉醫乎遂以吉日合禮

北山志

序

敬謝於君門下文則畀余為之也嘗觀今之醫家籠中不過蓄參芪輩數十味以待一切之病語人曰我東垣也愈則矜功敗則歸命人不悟也則亦曰東垣東垣不知東垣之能殺人也噫嘻此今醫家之大病尚忍言哉人病有醫、病又誰治也若君者單攻徑治獨不為東垣壞却其固醫之醫乎嗚呼神不足恃明矣然舍君言之則今醫家之不足恃又豈不於神哉

燈窓末藝



蘇公百壽圖序

圖

餘于蘇使君初以成化甲午進士拜官武選恪恭清貞以蒞厥位名聞都下才者忌器直者諱賢使君乃由小誤徃謫於滇南身屈道奮燁燁莫掩於是乎移其名名於天下焉弘治始政群賢登庸而使君得淞江之貳郡其鴻之漸乎使君有九十之親在堂康寧強健為鄉表師乃繪

并序

百壽圖將以為獻命文于余余徃為士時已辱知於使君敢不恭命惠詞庸也惟天育人不易界人以壽亦擇其龐厚敦篤者而予之君子之壽也以長德不敢殄物以壞元氣天之所欲故壽恒集焉餘則皆是天乃吝之不以濟也天豈不欲降求於人人遠順道異數乃分焉福祿壽考天之大賞不以妄施能倖得乎承其厚也得斯彰矣有是功食是報是其宜也夫何以不恒親之為異泯人之功而置天於無辨謂之曰偶然費我若今兵部封公甫是壽也殆其功豐而

賞厚者歟天之課人非一而仁為大忠生於愛愛生於仁仁人之忠也植良莠邪以惠天下功莫大焉天之所欲也若使君者非其人歟求抵究源厥來由於封公是訓是導以克有茲天之論報一予其蓄一予其流福以基焉而界之壽使裕食之故若是隆也謂為偶得斯亦不詎天之政而棄人之功乎噫使君之位方亨始達將究於大顯抑封公其亦越九踰百無難焉天設大賞以待功也斯封公其當之矣敢敬以祝

宿田翁後說

吳中韓氏以醫耕百年蒙庵其良農師也自是世有豐稔以培厚於克贊先生為韓之嘉穀既穎既實以惠濟吳人無殫人曰茂哉植乎然先生指功不居自抑稱曰宿田翁宿田翁者禾之宿於田者也禾成宜登以給民康食宿於田畞人棄之也非禾之罪人之成而不用者類焉先生乃其托名於是哉厥初天開地闢是生焉人有腸胃腸胃資食以立捕鳥羅獸腥血竭靡以供乃后稷氏教民農禾其聲植人命於今萬載日三食焉及民冒毒觸戾有疾神農氏乃嘗

百藥以佐禾力藥與禾厥功等藥家宜得譬稱
於禾禾之登也厥大用為粟盛亨上帝次以給
國家之用而散載百姓之腹禾乃究功厥宿田
焉禾功棄矣祝子曰先生謙哉余白不然先生
犂經耨史厥所治有國道奚獨專鋤病耳乃恒
農駁駁使於天時以禾登先生禾成而遺反不
以若其在禾也良宿田者哉嗚呼禾弗成惟禾
之咎成斯遺之其在人乎於禾有何憾焉抑禾
登也乃生道茲絕棄田弗收用啓粒於無窮先
生之弗願登其在茲乎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以已事而旋也道折
吳下覽其山川風土而嘉焉郡大夫相與謀曰
公貴臣也今經於吳吳家重矣然公所好者山
水所問者士是興高於今世而量同於古人者
也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志吳之幸非愧吳耶
乃請石田沈處士圖之而屬予文之夫吳東海
之僻郡也無高岳巨瀆以供偉人之游觀所以
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
艷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改峯水

不易流而過吳之客日亦有之然而題品游賞
曾不聞如往古之恒及也蓋高亭茂榭據空闊
而占奇秀者幾乎無有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
者鮮也况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
知抑有猶焉山水嘗重於前人之口可以述而
求之若夫士恒在埋沒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苟
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
圖得也不猶難哉山水不因於人無以自顯士不
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
士是問非有雅量高興超乎今世而遠同古人

續集

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為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
偏僻固陋不足以供公之游觀登公之采擇而
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山水與士多有
晦沒棄置借公以為重者公如不以一郡之不
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故曹先生墓誌

傷哉吾曹先生乎垂絕為詩使其子召我將托
以銘未及遣而歿既一年乃得詩悲觸吾心氣
欲咽吾口噫人間一死豪傑之所不免先生已
七十餘閱歷享用粗盡世事死則歸焉而已當

復何憾然而其沒也言不及家惟銘之丁寧噫
謂先生其無意於世者耶死而猶以不傳為恥
若是則其生可知也生而不用故人不知人不
知故自負負於生至死而不自則曰斯也已矣
不書於其墓以其志與其骸骨偕埋是生悔而
死益幽也烏得謂之曰人書而無益亦曰吾之
為人若是吾弗遇乎世吾亦挾而往耳噫豪傑
士恥無名名亦不遭有不遭遭者彰不遭者匿
匿也者有乎已而無乎人者也若是必自抱而
生自挾而死耳又焉得默默而空生死於天地
之間哉斯先生志也先生之歿也自傳甚悉曰
自吾為士至取第歷官以及老死若是其英邁
偉岸之氣雖死不衰噫先生以生不用死莫聞
惟其恥故不免自白是其終不肯已心於死也
傷哉毛遂東方朔伊何人斯唯諾一生以為謹
厚亦胡有一點丈夫氣孰使先生抱才負用而
至此不敢吐一語乎吾是以壯之先生諱謙字
鳴吉以鄉貢進士為某處訓導陞某教諭博學
善談論所著有平軒集六卷學為名士仕為良
師其歿也蓋致仕十年矣生死之際人以為難

先生怡然若無憂也惟銘則又若不能忘者故
及我我何以塞先生之志使不憾嗚呼定人惟
其氣地不足道也偶遇其地胡曰高胡曰卑今
驗先生之氣有五發乎文安乎冷靜乎休放乎
死恥乎不傳是其為人非曰其官能盡之也若
先生已矣淹留一生用不達矣往古來今若是
者多矣瞋目偃體捲其有而休矣奈何哉奈何
哉子一人某墓在某處以某月日塋

水仙大王廟碑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於水火疾病之厄吏無
能焉神斯專之神之治人比於吏而其可憑過
之何也吏不能皆公神則無不公者焉故人之
憑神甚於憑吏寧欺吏不敢欺神也吾鄉世事
水像大王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三視
他人猶貴鄉人有事則告惟大神巍然而聽之
若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
分別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於神則喜不
得賜於神不怒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
之至也人焉以若此嗚呼有良吏或易而去神
一而已則吾之鄉人其敢不虔矣乎牲醴錢幣

所以報也若夫無詞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公焉故碑

周氏池亭記

有名園而無水是塵土猶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亭亦棄水耳所謂園者林木一勝也水二勝也有是二勝又必亭館點飾而後可游樹亦易植水亦易濬亭館亦易構但使蒼鬱成林迴遠成流照映成境難耳周君廷憲治園在吳中閑曠清遠植雜樹百餘本開沼為回抱之勢周匝相通水亘館下乃作一亭跨於綠流之上群窓洞開俯而觀焉可以鑒游鱗閱卧藻微浪之因風墮雲之在波皆可得而覽也余欲名之莫得其似總名之曰池亭周君之園可謂足乎林木饒乎水侈乎亭館者矣大凡胸次不高雖頓實一樹一石必不得其地若茲園之林木亭館皆以心匠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此全勝也好游者可不至哉

贈運副王君序

鹽賦 國之鉅需三邊賴焉繫亦重矣然今積弊百出不可剔洗於是典選大臣患之以為坐

於任官流雜無名器以鎮之之致然乃問用進士求以大華宿帶為 朝廷緩憂而候官王君允吉得兩浙之副焉進士不選除是官久也除進士自今一二年始故人多不以為便余以為百官所領莫非 國家之事乘田委吏皆足以效力焉有便不便也由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海無事故任大夫多欲擇清選要不喜親錢穀近簿書然此何異富家子但思輕肥以遊而不問耕織者乎誤矣甚矣流俗之風君無襲焉夫寧紹君之分司積逋三十年當與新賦並徵此誠仁人所覺額也今欲以進士振墮之弊前吏壞之而使後吏為之雖進士亦如之何吾竊為大司農計莫若盡捐去舊逋與民更始然後以進士為之理盡其後斯可也不然恐終無益耳然是事必在 朝廷獨斷與大臣力贊成之惜無有以發其端也君言至官欲即建白良與吾意合此正所謂進士所為者君決之矣吾將伺聽焉

送施以德序

施君之來吳中也余與之談數席吾之說無以

動施君之聽然而施君猶俯納焉而不以為狂也吾固曾言之聽人之言而莫知其人則不如無聽無聽其言與不知其人則不如無交交其人則必聽其言聽其言則必知其人也之謂善交人善交人者人必樂與之交焉夫交人也易使人交之也難今使施君之交人也徒聽其言而不知其人則其人必曰施君不知我其暫雖交其終必引而去施君矣施君知交人也豈欲人之去已哉則其未交也不可不審其既交也不可不重矣蓋士之在乎衆人之中寧不為人所知以自賤而已矣人苟知之則豈肯自輕也哉今吾之以困病自賤亦久矣驟而得施君交焉敢不自重也吾之無用固不足以當君之知然而其言之為君傾倒者多矣抑吾自數日以來譁笑游衍於君無所不盡吾恐施君始求之而繼之以易也則吾言必不為君聽亦遂將引而去施君故以告焉欲君之終其交而已矣

送儀賓劉君還秦中序

秦與吳東西相望在今之時秦極天下之雄傑

吳極天下之繁華今言形勝者必曰秦言物產者必曰吳故游觀之士苟以南而之北則秦誠不可以不至不至秦則無以知山川之險固有如此者也苟以北而之南則吳誠亦不可以不至不至吳則無以知賦之充豐又有如此者人能西觀乎秦東觀乎吳若是雖不他觀亦足以盡其游矣余吳人也嘗慕乎秦而未得游是獨見其東南之美耳於秦之勝莫睹也今儀賓劉君生秦中而來游吳是既盡其勝於秦而又兼其美於吳者也豈不偉哉雖然有可論者君

願聞之乎昔秦在列國以一關自限不通於諸侯雖以漢定鼎唐建社亦莫不憑其險以東臨天下非王者不以公之道也吳則春秋時僻在海濱而魚鹽穀帛亦不過為一國之利耳其後漢驕權僭而鏐據亦時裂為偏土而不能恒入於貢也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盡徹關河之備使秦為西外屏而吳之財賦並入於度支非太平極治其能然哉而余與君得以二地之人會是游焉則將何如其為幸也噫西有秦固東有吳餉此誠今天下之所寶也而人人知之然

得以形勝而能有此財賦今天下之治實出焉
而人豈知之哉君之行也無以為道則談其幸
際乎盛世者以相與樂焉君和易恭謹好學而
嗜文國賓之賢者也

再從嫂朱氏墓誌銘

吾家元季四世祖府君自崑山來避兵吳城之
中居西市坊是用基立我家於吳天下平定還
鴈蕩村上有子五人先曾祖考府君為適今居
濠南者即循吉房也第三曾叔祖考府君之後
贊樊氏者為我再從伯父今居樂營坊內是生

我再從兄德榮我再從兄娶于朱氏是為我再
從兄嫂是生吾再從姪泰成化癸卯七月一日
嫂歿將葬兄來命銘之惟往時不寧我四世祖
丹自崑山來遷于吳當是時獨一人耳百年之
間遂用繁衍其後以至于今今我伯叔兄弟子
姪不下四十人則亦我四世祖一人之垂裔也
然人家之隆替實惟婦人是係而我從嫂之事
我從兄以賢聞嗚呼我再從兄失助惟我宗族
宜皆憂之四肢百骸皆體也可使其一之無扶
特呼我從兄用將以誠化丁未十一月六日葬

陽山之原循吉敢述世次以為之銘銘曰兄之
悲矣孰持厥家兄之失助矣宗族其嗟治斯丘
矣掩而藏之耶

為人序宋論節文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
以來得天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
有為其間起滅代謝不勝多故而考以人事則
可以即初而知其後用起而知其成而不難見
也蓋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大有狹而其為
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
蓋天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
或成乎下則其在上者亦不能奪也蓋常就其
勢之所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君在上則
民俗於變佞人留朝則主權下移此其勢之所
必至也故讀史者必深識天下之大勢而後可
以與論興衰治亂之間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其
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故興而趨治其
中也賢不肖雜用故治而趨衰其末也純任不
肖故衰而趨亡而其大勢之在下而不可奪者
則以成於王莽秦賈之流而分於夷狄之國也

考宋所以至此者蓋其立國也本用仁厚而其
削弱亦率由之固勢然也而其當時進退廢舉
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可歎可悲可痛
者焉

題吳公海月庵詩後

吳公家在吳中故有園池之勝今在都下乃復
開亦樂園此菴園中所構者也方公為此菴時
循吉自吳來公留之坐其中時菴成未踰年也
公話間嘗指點園中地此作亭此作橋此作泉
池循吉誌之會隨有公差別公以踰年而來則
所謂向日指點者皆已成矣循吉蒙公不鄙每
引以游賞得奉長者緒論私切自幸以為如公
人物蓋有曠世而不得一逢者而乃生於吾鄉
使循吉得以永有所依而琢磨之使之不棄於
士大夫之後豈非天有以成之歟然循吉不幸
有疾弗堪於仕故不免以去而園中風物名談
從此遠矣循吉切以為進退遲驟此不足道惟
念去公門墻為可嘆也觀公之德業所以係之
下甚大雖在數千里之遠尚當徒走而求之况
今既得事之而又去之能無惻然乎蓋循吉獨

為鄉里至近而又頗在收錄中者然自公成菴
以來四年之中行役不已所得疑留而觀海月
之升者可數也豈非天之限人而不使之終得
依公以成之歟循吉去矣菴中之客豈少哉然
無門人後生在公之側記公笑談以為後世求
公者道此乃所以益為可歎也

朱氏野航記

朱君性父作小舟既成與客泛之客曰君之有
斯舟也其何以名之君曰吾野人也造舟而成
之是野人之舟也請題曰野航航固舟别名乎
客皆觴君而賀之矣他日君以所謂野航者泛
其客楊循吉出游循吉樂而忘歸歎曰嗟夫異
哉舟之所來同而人之所得異也吾淫者以來
求升斗祿出為千里游必假居舟中月餘始達
晝不得伸脰夜不得展足今見舟則喀喀然思
吐矣乃今登於是航也神和意暢不知其樂之
至是也豈是日之風日清美而適與吾意值歟
豈遇性父歟豈為見山水之故歟吾蓋深思而
得之歟然知富貴之多憂而貧賤之易悅也而
使吾忽將忘世而逃乎山水之中焉夫與其千

里而困其身孰若片時而適其願乎樂哉無易於航矣朱君聞吾嘆也曰然則吾航之適天下亦有不得者乎願執楫而終吾身焉弗敢言出矣

為人序文稿

士有未試之才必以其文自見於世蓋雖居卑處隱而其所以自許者不敢讓也文者士之識在焉故天下之求士者亦必據而信之以為其識至是則其用而設施者必亦至是也故士雖不用而無尺寸之功於世而其成名也乃可與

用而得志於天下者等夫何故則其以文流布於天下天下之人不必其曾識與否皆可得而讀之而其間必有深信其然而亟稱之者也然此亦何足以盡士之才也哉求士者執此以為士之才盡於是是則其待士也淺矣蓋文者士之意也然意之所及恒不能以言盡故以其意道之於口不過得其六七而止矣至於以其意道之於文則又不過得其二三而止矣蓋四方之遠百世之久苟欲求士則非其文無所與考然苟專以此盡士之才用者則非也

贈南潯人丁叟序

士所以學者將以為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弗信故以其所有著之為文蓋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是此乃士之所以為文者而非虛言也及後世求士不以文好士之文者甚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與售公卿之視之者以為潤色粉采之具不以此重於士士之文可以無作矣幸而有無勢之人不得志之友間復好之而士聊亦以此自慰藉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共讀之以為樂然豈士之願也哉

余少為士切有志於學學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也南潯人丁叟嘗讀書而勤勤來乞余之文此固得於誰乎而亦何用哉然余以為士之文苟不為天下所好則苟有求欲之者雖不知皆可與也而士至於使叟好其文而無所用於士則亦可歎息矣而豈余之願也哉

雲溪新造石橋記

湖州地卑下多水水之縱橫而出其間者皆是也故橋多夫構橋以利民吏職也然以官為之

則民雖知其利而有不欲為者誠憚于財與力也夫若是而後有好義者出焉以濟吏之不及雲溪在府治東南三十里其水出自蒼雲而東流入乎海其上適當南北往來之路橋不可少也舊有木構數毀弗便行溪人承事即王文璧倡而易之以石費鉅功大八年始就而所謂財與力者皆取之於其人之所願而人皆享其成而莫惜其勞與匱也茲非濟其吏之所不及者耶夫天下之人不可迫以法而可以懷以義有如此矣吾聞之人才之生無所不有非必皆在

乎士大夫之間也蓋雖里邑之中固有幹濟之才而不得其用者焉若文璧者非其人耶橋成又四年而高安知縣前進士張君始屬余為之記記之以勸天下之好義者請及時而為之

劉梅字說

梅之實其味與鹽相入鹽梅之味雖相入然調之無法則不得其味故有調者多之少之輕之重之二物均稱然後為正味其味乃和即此可以喻治天下而調梅之器惟鼎非鼎無所措其力譬之有治天下之才者非假之宰輔之權其

何以能盡其志耶然則天下大鼎也政事弛張其鹽梅之調也宰輔者其調之者也治之而治其味和也故曰天下和平言調之而然也是以四夷來賓歲獲年登禮典樂作祥瑞畢出蓋和平之至也士之學也必學為宰輔學為宰輔則必學為調和天下之道位雖不及不可以少貶有用之者則抱而出焉是士之學者也故字梅以世鼎也

遊虎丘寺詩叙

虎丘寺者吳人之所恒遊者也有巉石絕澗之

勝於郡中之山為最名者也吳人承前代風流之餘故嘗知來遊於此其酒有載管絃各自以其輦至叫呼歡笑曠達而豪放者則有之矣鮮有以文字為樂者也故今日游而明日遂忘之夫何故無傳之者如此也惟騷人墨士所至則必有語言之留而其遊也得與其文字久近之勢相為不朽即使不能流布百世以成故事而經歲歷紀就其人生之間亦可考離合而驗悲樂焉則與眾人之游者異矣夫何故有傳之者如此也蓋天下之事所以假焉以久者文字而

已矣雖古豪傑之士其所就功業奇偉經世未有不借焉者也蓋有之則所謂奇且偉者不忘矣而山林之間相與游從以為樂者其意真其言肆無獻諛避諱之咎而有輸寫傾倒之樂故其言尤為易傳而游者不致不圖也今吾輩既得適意於山水而又能托興於文字則是日也亦有事焉雖固與他人之游者同於無傳而已矣亦庶乎非飲餽之徒也

王氏思親詩序

人子之愛其親也無盡然而哭泣之節衰麻之數有禮存焉而弗敢過也惟思庶可以久雖無踴躍號呼之戚而其鬱鬱焉而其莫解於懷者可以終身持之而非涕洟而哀其親者不可以長繼其淚也故善氣者不若善思其親者之能不忘其親也哀者必難繼之事而思者無可已之情也王君喪其親久矣及今而思焉無所寄其思於是乞詩士大夫以道其難言者而朝夕誦之其情也沉綿糾結鬱鬱焉而不可解於懷者也非一號一呼可以泄其早暮之哀而明日莫之能繼其淚者也王君之思也本出于哀易

其哀而為思思可以久而哀不可以久取其可以久而不忘其親者而王君為之善乎王君之知禮而能維其無盡之哀於可繼之事者也

贈蔣惟深第後謁父序

蔣惟深既取進士將歸謁其父客有在坐者循吉曰登進士樂乎客曰天下皆以為樂也循吉曰身登進士與其子登進士又孰樂也客曰皆樂也循吉曰不然見其子之登進士者樂矣何也其身登進士者去士就官其憂更深未見其樂也父之於子也望之均矣恒恐其子之不得進士也一旦得之而為進士者貴矣又使為進士者為之子其尤貴矣而朝參之勞皆不與也惟是飽食嬉遊以坐觀其子之為高官而已矣故循吉以為身為進士之樂不若見其子之登進士者為尤樂也客曰然則登進士者士無樂乎循吉曰今所憂不得進士者非為其一身之故也乃為其望之者眾也不得則失眾人之望得之則非特其一身榮之也乃望之者皆榮之也故登進士者之樂在乎樂於使父母見之也然則吾所謂得進士而憂者憂其公如敝得進

士而樂者樂其私如此也豈謂恒憂而無樂哉

吳氏墓亭記

卿貢進士吳君雲程既葬其母於太平之左麓遂當墓道築一亭焉以爲徘徊瞻望之地而使循吉記之欲令後世知其所以始也於是略書其意于亭曰嗟乎山谷有限而人生無窮蓋自有葬以來蘇人之力能得穴者豈有數哉使皆至今而存也則後世之葬者無地矣顧其當時築垣樹室非無深防遠慮之計也而飄忽陵夷今復何在也哉此豈其所恃以爲久者非是乎

而前世勲名之士雖孤寒隱逸其勢在當時不足以役乎一夫而其墓之存于今者雖不必呵護于官府守視于子孫而人自畏之而不敢犯也則可知氣勢智謀不可恃以幸得於後世也今之人曰吾其倘得又豈有此理也哉今是墓自吳君之母以始亭又君所創也君圖其始可不謀其後歟夫古之君子其名至于終古而不朽者其年非不加乎凡人而特多爲其事業也蓋固有一日而其名遂立于天下者焉名存則其後世尊之必及于其甚君知崇墓而創亭矣

胡可以不圖其久焉者也夫使子孫守之則或有時徙官而他去吾不敢以爲然也惟使鄉人之守之則其墓可長存也所謂鄉人之守之者前所謂勲名之士是也君篤學有遠志將士以振矣故記亭始而致其後願君圖其久者以爲斯亭不朽可也故雖有佳山水弗敢詳焉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答書于前卿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閤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

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兩吏而讀之其言汪汪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爲慢韓君哉韓君自謂疆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蓋四舉禮部矣以冀無成忽將棄去爲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爲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

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爲
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
道也遂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
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
相厚矣如難行何我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
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施推行率有典式丞相雖
責不過奉將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
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
而以一舉子蹭蹬居京師其隸名在春官非丞
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

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
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
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
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爲判官佐已者也其中
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
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
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
不俟他求其可爲以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
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
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

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爲十數人焉又積而
爲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
則謂賢者由是畢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於覽
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以無設爵賞得
而幸冒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
而不能爲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
君之書若文嗟嘆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
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
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
十九日則又至焉閣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

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
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
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
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夷又日與章達士
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
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
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
事非爲哀窮憫饒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
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
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

庫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益不悅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責毋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為書至門盛陳周公之說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益稱自古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於韓君此則韓君尤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王幼周公負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使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

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則用之無尤右之讒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諍無百執事眾啄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處叅叅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衆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

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公我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姦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姦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有

餘姦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鴟鵂之作金縢之祿大風偃禾之異固班班方冊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期以丞相為周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禮士史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

無以飢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
公必且矜之而後謝之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
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文詞雄深蓋六
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況塲屋聲律之
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邸舍益自砥
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爲自苦屢述於丞
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廢僚受事者得入焉
非奉子之所趾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
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
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焉玄載拜

燈窗未藝一卷攢眉集一卷

浙江汪汝
栗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皆所作古文合兩集僅四十餘首頗

宕逸有奇氣而縱橫曼衍亦多不入格徐景鳳亦

嘗刻入南峯逸稿中

東所先生文集十三卷

〔明〕張詡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年張希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所文集

十三卷》提要

東所先生文集序



東所張先生文集十有三卷乃代巡友山
蕭公昇學憲來溪張公校定梓行於世者
也先生諱詡字廷實世家番禺登進士養
高林泉者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戶部主事
復謝病歸隱闢所居爲小西湖築看竹亭
閉戶天游終日默然自得屢薦不起佐爲
諸生時嘗奉郡侯命往徵文獲旅見焉時
傳聞前星已耀先生獨向佐謂曰昔張子
厚聞皇子生便喜見餓草食便不美子素
穎悟試言其繇佐對曰橫渠學在西銘德
性所發寔能踐之是心也憂以天下樂以
天下先生欣然曰得之矣自是佐廼知聖
學必自性其情始及領鄉書後罹先考艱
遂不復見先生會以薦起擢南京通政司
叅議往即上疏辭歸遂考終於家矣先生

天資峭直人有不韙輒擯斥之或以爲過於剛當路詣廬致禮未嘗報謁或以爲過於靜接見親賓嚴威儼恪語少涉私不復與言或以爲過於慎其再起也奏繳照會徑返初服或以爲過於高然嘗讀羅一峯剛峯記而見其不墮於柔讀章楓山與徐方伯書而見其不謁公府觀陳剩夫心學圖而見其不忘敬畏誦莊定山直沽詩而

見其隱居復出四子者皆賢傑也先生之行寔無之而出處尤無可議則是集也真傳世之文哉當白沙倡道東南先生首往從游或又以爲吟風弄月尋樂於黃雲紫水間非知先生者也聖人之道知而後好好而後樂豈容頓至哉德之未脩則相與講學徒義改過行必求慊於心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旣立乎其大言行相顧而

猶謹信恒如弟子之時操存惟恐緩懈則邪妄乘之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進業脩藏而後發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日見之行無往非樂矣此人之所以詣乎天者也仲尼之樂得諸發憤而忘憂者其在茲邪故曰聖人之道乾道也先生蓋深知之故其所著白沙遺言纂要論道則首曰夫道以天爲至

論學則首曰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確哉言乎必先有事乎此而後所謂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可以漸至而深得也是故德非剛不立學非靜不成行非潔不高而主於敬畏則一以貫之矣世之譊譊尋樂者棄下學而圖上達喜後獲而惡先難稽之集中皆無是也然則先生所以傳世者又豈徒文而已哉先是

少司徒三峯高公公韶爲侍御時代巡吾
廣下車首訪白沙爲立特祠置田供祭與
先生往來最厚其再起則三峯之薦也佐
董學廣右得備同僚每晤言猶拳拳鄉慕
不忘蕭公名世延與高公皆內江人先後
一心信道惟篤然則倡自東南者其在西
蜀矣乎佐不佞嘗侍先生默自得師界有
言焉不敢辭也於是乎序

東坡文集序

四

嘉靖辛亥秋九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兼脩國史

玉牒海隅後學黃佐譔

刻東所先生文集序

東所張先生爲白沙先生門人在

武廟時以理學名於海內海內之士至今
慕先生之爲人而以不見其文爲念
嘉靖庚戌

侍御友山蕭公來按嶺南首進先生二

子索先生遺稿數帙屬予校之予緒
閱全稿得奏疏僅三篇詩文甚約然

東坡文集序

一

皆可傳具存之如集中其酬應簡札
專取其辨答問學者存之校成彙爲
十三卷請於

友山公題曰東所先生文集嗟乎先
生之文傳於世自今日始而海內之
士繇今日獲見先生之文矣先儒曰
文者載道之器也夫文以載道則其
必傳於世而人必欲見之也固宜類

有古先碩儒之文於道多所發明其存日未有傳之者或以門人弟子記之不詳或散逸殘缺幾於湮沒迨其後或數十年或至百年遭遇知己購求甄錄以傳於世則人皆以獲見有道之言爲喜譬之良玉在山白虹青氣非衆人之所易識遇有知者求而得之則四海之人孰無喜見之懷也

世之未學道而先爲文未爲文而傳世之望先橫於胃臆者按秦漢考本以附會塗局執晉魏遺編以竊取聲響出入儒禪之間掎摭名法之流則弘博高古之譽翕然歸之其人若此奚有於文又奚有於傳予嘗爲之說曰道之顯晦不係於文文離於道其猶斯長因文見道非工於辭模擬率

附其人愈下先生之文澄蕩俗慮一字一語本於心得其志以著明道術爲先務如序白沙遺言深辨真偽之儒贈林以未究析似是而非之學記尊經閣以學者溺意筌蹄爲深憂其言旣幾於道而正大冲粹之體又自成一家詩亦類是先生之文是可以不傳乎約而言之先生之學盡得之

白沙致謹於取舍進退者其平生大節在是養疴西湖十餘年一介不取於人強出而輒退時在

武廟有疑先生學不切於救時者又疑爲驚名飾節以遺落世務爲學迨先生歸第甫旬日即不起然後進退之節昭然於時夫取舍進退不失其正在孔門諸賢未必盡如顏子先生守之

宜其文不離於道雖身後必傳也噫
先生逝數十年矣二子且老遺稿脫
漏過半矣若復遲數年先生之文已
矣茲遇

友山公甄錄以傳知先生者公哉公
且讓曰非予意也予鄉先生三峯高
公舊按是邦知先生最深屬予購其
遺文云則凡海內之士由今獲見先

東所文集序

四

生之文者宜並知所自矣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

勅督視學政廣東按察副使前禮部祠祭

郎中南昌張希舉書



東所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辭免起用兼乞養病疏

陳情乞恩休致疏

辭免南京通政司右叅議疏

卷之二

序

皇明名臣琬琰錄序

厓山新志序

忠義錄序

論孟或問序

周禮重言重意互註序

東坡三體詩集序

鐵菴集序

白沙文集序

白沙遺言纂要序

見素集序

六書音義序

兩山遺稿序

南海雜詠序

桂軒續集序

卷之三

序

章恭毅公文集序

耻菴集序

園居六詠序

一齋吟稿序

竹巖詩集序

五馬行春圖詩序

節齋雜稿序

送何公孟宜使還詩序

張氏家譜序

金詩集序

送同知膠州高君之任序

送通判梁君之任漳州序

贈葉君肅儀令恭城序

贈教諭林以永序

衛生備用序

同年倡和詩引

卷之四

記

金節廟碑記

宋陸丞相祠記

宋包孝肅公新祠記

重建廣東布政使司正堂記

新建崇正書院碑記

德慶州重修廟學記

南海縣廟學重修記

懷集縣儒學記

揭陽縣儒學尊經閣記

揭陽縣儒學射圃記

新寧縣修城記

卷之五

記

大雅堂碑記

金詩集目錄

白沙先生祠祭田記

嘉會樓記

觀風亭記

柳慶參將題名記

榮養堂記

四同圖記

竹田記

如賓記

介石記

柳塘記

卷之六

書

與陳仲采

與潮州葉太守

與高侍御

與朱德卿

再與朱德卿

與李先生

復秉常

復乾亨

再復乾亨

復王大叅

陳時周侍御

復陳時周侍御

復朱推官

復曹梧州

謝彭方伯

謝潘督府

卷之七

墓表碑銘

白沙先生墓表

誥封監察御史余公墓表

竹菴周先生墓表

封旌德令懶樵孫先生墓碑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墓誌銘

處士鄭樵隱墓誌銘

彭烈女墓表

吳節婦旌表門銘

卷之八

祭文

祭白沙先生文

祭莊定山先生文

祭劉太保文

祭大司徒李公文

祭羅亞卿文

祭大叅劉朋節先生文

祭妹夫姚憲副文

祭陳節婦林氏墓文

白沙先生母

傳

雪軒先生傳

說

虛所說

卷之九

贊

白沙先生遺像贊

少叅陳方壺像贊

古厓先生像贊

自贊

題跋

書方正學先生文集

書莊陳二先生詩

書白沙先生挽吳主簿詩後

題三峰雜集後

題真靜王先生詩集後

題唐登瀛十八學士圖後

題趙文敏公畫馬後

跋漳郡名宦鄉賢錄後

跋鄧御史所藏白沙詩翰卷後

卷之十

五言古詩

和陶飲酒十首

彭澤縣謁陶靖節狄梁公祠

題松谷

三峯詩有序

贈費侍御還朝用李太白韻

送火叅羅志仁入賀

七言古詩

題江憲副所藏盛行之畫梅竹石

題雲舫草蟲圖

題斗山圖

題畫菜爲羅方伯

次韻瞿憲副登粵秀山

送張靖州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

春日

九日獨酌

冬夜

殘雨

松坡

宿野趣堂傷余舅之不見悵然有感

七月三日自白鹿洞過開先寺觀瀑布泉

與李子長約遊白雲值雨不果

過南京會員外兄

柬方文選

訪陳宅

次韻周侍御見梅

次韻寄湛民澤

別民澤後用韻寄興

答陳廷舉見寄

贈董少參

贈端郡守黃伯望

贈別林以永

送大參王汝言捧表入賀

都門送兄子高

送人還川江

憶李子長

五言排律

重經鄱陽湖

輓畢牧先生

卷之十二

八

七言律詩

秋日有感

小西湖詠竹

高涼郡判吳君遺鶴

和沈進士秋興

懷林見素先生時巡撫江右

湖亭與翁山對酌

聞黃道上薦剡

次韻歐元珪

次韻曹太守海珠寺

聞督府上薦剡

次韻懷陳以道台守

讀篁墩文集偶成

讀陳少參止採珠疏

次韻馮興呈駱明府

寄題杜少陵成都草堂

題李都閫琢玉軒詩卷

聞見素先生謝事歸前陽喜而有作

按治周公命有司爲予築草亭三間於小西湖之

北予峻辭弗獲且感且愧紀以是詩

重陽日懷羅夏官道源

卷之十三

九

蒼厓爲侍御周襄虞先生題

除歲次周侍御韻

將往白沙

金陵

至虔州會故人蔣中丞誠之先生

下十八灘

立秋節舟至安慶

泰和舟中值中秋節與友人玩月

泰和舟中懷羅道源少參

別金陵用前韻

舟經吉水讀王屑集有懷羅廷評惟升

題貞節卷

督學先生粹夫枉顧話舊偶成

至日懷吉夫侍御

次韻懷公覆

仁和褚公廟

次韻江憲副九日寫懷

得乘常南安見寄

寄傲亭懷湛民澤

次韻丘長史同年

和唐人賈至早朝

次韻答劉瑞葵見寄

公集卷四

十一

送王憲使

送曹時卿赴湖廣鄉試

贈李德美念憲謝事還麗水

贈南雄別駕鄭正美謝事還莆田

送林總督先生東征

寄都憲周知白先生鎮虔州

次韻荅王監司叔毅

送駱明府督餉西征

客携使交詩過南次韻贈湛民澤

別周柱史

送潘仲覺黃門使交南

荅新安吳德夫見寄

送高侍御出巡

贈羅藥山方伯入覲

贈張秋官公瑞

贈王司諫文哲奉使北還兼東吳世美司諫

贈劉東山先生赴大司馬之召

賀張靖州八十一

賀徐都憲巡撫山西

荅廷雅明府

贈梁宗烈

寄陳竹軒

公集卷四

十一

賀別駕慎齋兄移居

送劉都憲子賢巡撫延綏

贈曲江羅主簿

贈傅羅張知縣叔昭謝事還仙遊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小西湖別陳秉常

別羅公旦念憲還任貴州

送鄧侍御良臣還朝

次韻方選部叔賢贈別

次韻楊京兆子山贈別

次韻陳台州贈別

次韻李子長贈別

黃塘道中遇高三峰侍御話舊兼贈復命之行

九日至家登宴樂亭

豫章弔徐孺子

采石弔李太白

晚羅內翰一峯先生二首

哭莊定山先生

哭大參劉朋節先生詩有序

哭妹夫姚憲副

挽鎮北楊侯

卷之十三

五言絕句

答劉內翰見寄

別劉公奇憲副二首

贈李士達進士

贈郭生祐民大行劉德義甥

七言絕句

榴花下與柱史三峯立談感而偶成

湛內翰將行悵然有感兼懷陽明子

秋江

小西湖竹林下偶成

偶筆二首

經彭烈女墓有感

對酒

木犀花下懷石翁先生

夏日偶成

鴛鴦

啜武夷春茅懷督府林公竹田

次韻九日寫懷

陸丞相秀夫墓

卜園居二首

對菊

月夕獨酌二首

讀東厓集偶成二首

秋日同楊別駕西郭訪崔自仙宅

六月度嶺

將度嶺戲題

謝人惠菊

別憲長方松厓

贈憲副劉毓之進表入京

羅浮別董東湖

別周侍御

贈世傑進士謝病歸潮陽

贈區生

次韻答柳汝瀾

次韻答陳悅之見示 二首

端陽日答楊舜臣見示懷仙十詠

次韻答江桂軒憲副見示 四首

東所先生文集目錄終

東所先生文集目錄

十四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疏

番禺張翊著

辭免起用兼乞養病疏

丁憂起復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張翊謹奏為陳情乞恩辭免起用事臣見年四十七歲原籍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由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二年欽除前職弘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聞父喪回籍守制弘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服滿例該赴部起程間臣因風患內傷又中時氣寒熱等病症一向調治未痊弘治十四年十月內本布政司移文府縣內開奉吏部勘合一件起用賢才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費鎰具本薦臣學問優長操履端慎及以道義自重詩書自娛乞起取臣赴京銓補相應員缺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看得費鎰所奏與本部所訪大略相同題奉

欽依取臣聽用有司承行文書即時催臣就道臣時卧病丘園聞檄驚惕莫知所由徐而思之此誠執銓選大臣仰體

皇上求賢圖治不遺葑菲之盛心也顧臣一介疎遠至卑至愚曷足以仰副

天衷臣聞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食土之

毛皆稱王臣況臣一家父子兄弟皆由進士或鄉貢起身任知府郎中同知職事先祖父祖母先伯父伯母先母堂嫂皆蒙恩封贈主事安人官號臣又以部屬依日月之末光其受恩思報比之山林隱逸萬萬不同也臣又聞學以聖賢爲宗聖賢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在當時也汲汲皇皇以救時行道爲心以離人絕俗爲戒今之學者雖無孔孟道德之萬一而操心立行誠不可失孔孟立教之本意而負朝廷作養之深恩也故臣自幼讀書卽懷用世之志奈何以驚下之姿學最上之事力雖專而功弗就徒以章句之陋幸見錄於有司襍線之才過蒙擢於部屬大馬補報之心雖切疾疢憂患之來半之緣臣胎稟素弱自結髮卽感內傷之症故自幼至壯自壯至今外之狀貌雖若壯浪內之精神實多虧損遇慾既不能謹其節求醫復不幸失其真歲月侵尋馴至不可救藥皆其自取也所冀死中求活害處生恩專靜以怡神內視以固本所以居常少接人事慶吊或至不通誦讀不敢吾伊惟事默識出入不能徒步須假肩輿年未半百目昏齒搖憊然如一翁也臣光年中進士辦事吏部之時已蒙奏准回原籍養病六年及今守制服滿前病復作又調理七年所有原領勘合一道收貯在家近日方繳前此臣愚意以爲病愈卽勞之以赴京也由是觀之臣豈有高蹈遠引之跡長往不返之心哉不期因病栖遲人共傳以爲隱杜門不出入輒

東府集卷之二

二

談以爲高承虛接響遂至誤稱有道義自重才學可用徒見其外而不究其內每泥其迹而不察其心而不知其大不然也臣嘗以是負愧焉雖然古人在缺斲一飯不敢忘君蓋天經地義之在人心亘古今而不可磨滅者也臣之孤踪雖則處乎遐荒而神魂實則戀乎魏闕芹曝之心誠不能以伏枕飲藥而一日少廢但心欲往而身不進志思奮而病復纏鉛刀恨未試於一割敵帚徒自惜於千金恥明時之有孤悲歲月之虛度坐井守株大非得已伏望

聖明體臣累世受恩之深察臣始終思報之意憐臣久病欲起未能之慘乞勅該部准臣在家養病待痊可之

東府集卷之二

三

日容臣自行赴部聽用以圖補報於萬一免勞部草趣以重虛名庶幾緣臣以警欺世盜名之人以杜終南捷徑之弊以爲爲人臣而忘恩以圖私便者之戒其於名教亦或小補臣無任感恩激切懇祈之至爲此具本奏聞伏候勅旨

陳情乞恩休致疏

戶部陝西清吏司養病主事臣張誦謹奏爲陳情乞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七歲由進士欽除前職弘治五年二月十四日聞父喪回籍守制服滿因患病不能赴部聽用歲久曩因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費鐸具本薦臣可用該吏部勘合行催赴部臣時自揣年景過情兼以久病猝

未能脫體卽具本辭免兼乞養病隨卽將原領孝字勘合一道赴有司告繳自是以來專一在家閉門調治風疾續該臣遵奉勘合援引衰病事例求致仕有司見臣年貌不相應又係曾經薦舉起用人員不敢准理催臣赴部臣竊思之當臣辭免起用姑令養病之時尚冀病有愈日區區犬馬之力或可展也今則十有一年矣志與年頽病隨日長雖欲旅進旅退竊祿於郎署之間豈復能哉且心腹之病發作無時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萬一債事與夫死於道路其爲名教之玷縉紳之耻亦甚矣臣不足惜也獨不念貽我國家士風累乎臣欲照衰老例致仕則有司不爲准理前臣謂進退狼狽今又於臣身見之矣仰惟

東坡集卷之四

四

聖明大慈掃除之後群賢彙進凡治具一遵

祖宗之舊真可謂大有爲之君稀闊難逢之盛世也苟抱寸長占一藝者孰不願義冠束帶立於治朝哉顧臣獨甘爲退避者豈敢效古沮溺之爲也蓋亦真情自白弗得已者先儒論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漆雕開之未信雖聖師不能強之仕錢若水之早休在英君不以爲不忠良以士志士風之作否世道之隆替繫焉伏望

陛下恢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曲成庶彙俾萬物各得其所乞勅該部准臣以禮致仕使臣得以老死脯下則臣之殘生志願畢矣雖然臣豈忍於君父哉尚當於食息之餘稽古徵今作爲詩頌與一二黃童白叟歌帝力於不

知不識之天敦行廉恥節誼以爲鄉後學倡此則踈遠微臣報

陛下縷片曝之血誠也惟

陛下特賜俞焉臣不勝惶怖迫切之情爲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

辭免南京通政司右叅議疏

戶部陝西清吏司養病主事臣張謨謹奏爲陳情辭免新命兼乞以原職致仕事臣由進士除授前職弘治五年丁父憂守制服滿因患病不能赴部聽用蒙吏部勘合起取隨具本辭免兼乞養病正德三年八月內奉勘合爲給假事行令爲民正德五年十二月內奉 詔書復原職續

東坡集卷之五

五

蒙勘合查勘年力未衰別無違礙者具結起送如有老疾不堪任用者仍與原職致仕臣卽援例奏乞致仕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看得本官係是行取起用人數難准休致類行本布政司查照先令事理催促赴部聽用聞結蒙吏部疏名奏 請遇有相應員缺選用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舍人施賢齋捧吏部照會到臣伏蒙

聖恩陞臣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臣聞 命自天驚悚慙惶寔不知所自處也除望 闕謝 恩外隨卽力疾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兼程前赴南京臣惟南京我國家根本重地而通政司古納言之官也 朝廷用以待近侍年勞功績之著者顧臣何人謬膺斯任伏念臣踈遠草茅

碌庸劣久處閑散之地一旦荷汪濊之恩待以不次
畀以清崇之階使臣自擇殆不是過惜乎臣窮命淺偏風
抱疾疚是以遺榮就晦棄祿乞貧閉門養病人事殆廢今
且二十餘年矣實德本無而虛譽妄播臣欲思在家據實
奏辭誠恐天下後學不察緣臣爭務退藏以爲清高臣萬
死不足以塞責矧臣處臣微之地兼有世臣之義者也是
以扶羸策蹇不辭數千里跋涉之勞以達于京邸瞻望
祖闕恭謁

孝陵臣平生區區蟻蟻寸誠至是亦少舒矣臣之爲此者
正所以急趨

君命仰答天休思所以爲天下後學忠敬勸故也至於據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六

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輒敢有所控陳焉臣犬馬
齒已屆六旬頃因多病目力昏花應酬稍過卽精神昏墮
前後健忘雖居以是職無所建明終不免苟祿必馴至債
事喪節臣不足惜也臣懼天下有議及朝廷用人之失
者矣故臣再三思惟債事喪節孰與引身退避此臣所以
懇懇昧死上陳也臣又思之臣今主事之職係臣由科目
進銓部循例請授者也至于今職則不同矣蓋銓部司選
諫及巡撫官交章論薦查實推舉朝廷又因銓部推舉
而推之者也臣旣不能勝此任矣則此官義不合受是以
臣雖拜恩命而職銜服色等項仍守原職之舊若夫
銀臺清秩鑲帶鸂袍臣非草木豈不知其爲榮且貴也然

而絕不敢改爲者誠以臣無功而虛受爵位以致朝廷
名器之輕此臣又思所以爲天下後學廉恥勵故也微臣
一縷血誠求所以報

陛下至此蓋不知所以用其力矣臣又思臣係二十年林
下外臣與在位遷轉者不同臣若在彼候

旨不惟日久非衰病者所難堪而踪跡涉於盤桓布與亦
不免如前貽議朝廷者矣是以起程之日一而具本陳
情待至京告繳照會卽買舟徑回原籍尋醫調治夙病伏
望

聖明天包日照曲成微臣末路小節乞

勅該部准臣以主事原職致仕收回成命另選賢能以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克斯任庶幾陋儒出處不致陷於貪冒丘園之義或小補
於明時臣北望天庭啣環無路無任感恩負愧爲

此具本奏聞伏候勅旨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番禺張詒著

序

皇明名臣琬琰錄序

皇明啓運百三十年於此矣所以興王致治而措斯世於隆古之盛者固由我

祖宗列聖以聖繼聖而致然然而亦有賴於一二元勲碩輔賢人君子相與左右而弼成之也自洪武至弘治其間人材拔茅連茹而起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數是故開國靖難之勲制禮作樂之具化民成俗之績採世華國之文載在國史散之四方志及諸名臣家乘天下人所欲

皇明名臣琬琰錄序

一一見之而不可得焉者也廣東按察司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自爲諸生時即有志於采輯及登第官法曹公餘遍訪之諸名臣後或七大夫藏書家得一碑一銘一狀一傳之類輒手自抄錄積二十餘年而我朝諸名臣之事蹟視前此之爲贊爲言行錄者搜羅幾無遺矣錄成釐爲若干卷計幾百幾十有幾人焉其嗣得之者則別爲續錄以盡之名曰皇明名臣琬琰錄云夫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琬琰云者甚貴美之之辭者也昔人嘗有爲此者矣而文公晦菴先生復有名臣言行錄焉君不欲顯然自附於古之名儒之著述而若姑爲後之秉筆削之任者張本云爾刻成俾謂序之詔未暇以爲也未幾君入

觀去繼

聞有雲南憲副之擢懼與宿約乃嘆曰嗟乎人材之成匪

一途也究其歸不越乎造成人爲辭命二者而已矣昔孔

子之論成人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至論辭命則曰

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夫成人必兼四子之長而辭命必更四賢之手

則人材之成就文章之鳴世豈易易也哉若諸名臣之造

成人爲辭命如孔子之云者何彬彬也其他得一體亦足

以名世矣况其體乎故曰不成章不達是已後之覽斯錄

者豈無興起而思齊焉者乎取其長去其短駿駁乎又必

進而如聖人之踐形盡性焉吐辭爲經焉詔誥弗敢厚誣

天下以爲無其人也相率出以翊我皇明億萬年之景

運使有隆而無替焉而諸賢亦有無窮之聞矣傳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詔誠無似所願與天下有

志皆擇而共勉之者也詩云思皇多士此上國臣詔不

佞敢竊附堯人擊壤之義敬以是爲我皇明作人頌焉

厓山新志序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

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

眺者之絕至恣蛇虺麋鹿所宮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

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楊太后與夫文天

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

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
至我 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
與僉事鬱林陶君自強議上 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
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爲弘治辛亥同今兵部
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爲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
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爲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
請入祀典 制曰可特 賜廟額爲全節祭品視古先聖
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
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濤
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絕有司咸仰春率
一至牲牢酒醴俎豆玉帛襟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

東征集卷之七

三

客往往有登臨吊 酌播諸長篇短章不一而足者矣徐君
一日顧謂謂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蓋闕典也先生
盍留意焉謂謝不敏而君意益固伏枕之餘因與門徒博
采群載凡事關厓山者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
次景致次帝紀次詔勅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
碑文次題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采筆之所以寓褒也
其胡元張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
所以寓貶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
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
修廢有以召之也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
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

功少矣有古帝主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
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遜之有乎不幸而至於南渡苟
斷斷乎以興復爲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蓋如李如岳必
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
復而大讎決可雪矣何敗亡之有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
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
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烏乎
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爲爲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
哉夫豈但爲爲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忠義錄序

東征集卷之七

四

今 宮保元戎毛公錄其祖贈伏羌侯謚武勇公薨後所
得 御製暨傳銘諸作彙爲前後二集凡二十卷刻而傳
之題曰忠義蓋

純皇帝玉音也弘治癸亥之夏元戎班師自海外而還也
詔時卧病丘園跣步不出元戎特枉顧之一見如故馬聞
以錄序見屬按傳武勇公自結髮建功至授節鉞專征伐
幾六十年參前後死戰指無慮數十誅而所向悉披靡聞
源之役也武勇公首誦伏波死國事之言以自決而卒不
食其言焉從子海孫鎧赴掠亦皆死之武勇公之死也復
能以英魂助戰卒梟其大慙焉其英烈如此所以來
純皇忠義之褒武勇之謚續緝創祠於甘肅亦以褒謚

名之而名公卿賢士大夫或傳或記或銘或贊不一而足亦多發明褒謚之義夫豈偶然而得之者哉昔卞壺死於蘇峻之難也而二子死之當時性珍母哭之有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之言王彥章之死於中都之難也而二子亦死之後惟歐陽子以全節歸焉武勇公一門忠義視卞王二家蓋異世而同符者也獨其死生受知

明上見重當時視卞王二公所遭則遠矣矧有賢孫如元戎者兼資文武所在清儉化俗而又能禮賢下士卓然古名將之風比者瓊南黎賊蜂起元戎曰吾不親蒞大難不解遂櫛風沐雨於鯨波瘴嶺之間而忘其爲險不數月而奏膚公君子謂其有祖風焉是又皆武公勇積慶之餘其

東坡志林卷之三

五

視卞王二公後裔寂寥無聞者則又遠矣錄而傳之爲天下後世道也固宜詩云進厥虎臣闢如虢虎其武勇公父子祖孫之懿功又云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臣詔敢追頌純皇之盛德又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惟元戎與嗣人圖之又云視民不忒君子是則是儆而凡食人之食者亦皆知所勵焉可也

論孟或問序

論孟或問世多聞其名而未獲觀其書乃今出於數百年之後與大學中庸或問並行於世使學者有所考據得以益廣其知識開其聰明而爲斯道之裨也是書之出也詎固竊爲天下後世喜也雖然予欲無言孔子嘗以是爲子

責啓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嘗有所感也故曰吾於武成取二三冊而已矣夫誨人不倦聖人之心而欲無言六經萬世所尊而孟子猶有所擇自古聖賢指之的擇之精不徇跡而任真不貴耳而賤目也如是使學者深悟而自得焉則論孟本具曾中雖無論孟可也況或問乎不然溺意筌蹄留神糟粕吾恐認浮雲而迷太虛知識多而大智昏聰明作而太樸散卒爲斯道之障也是書之出也詔又竊爲天下後世憂也先儒著述之富未有如文公先生者蓋當時欲矯陸學之偏故耳在文公則然在我學者不可以不之覺也御史君某近得善本將刻而傳之夫流布賢傳以上翼

東坡志林卷之三

六

六經下惠來學其盛舉也間屬詔一言且語之曰是書得尹楊諸老全書撮其語分註于辨欺之下尤爲明備耳今姑刻之以俟後之成人之美者補焉於戲聖賢隱沒正道將沉凡聲利得喪足以敗道而喪心者其爲迷也顯人猶知之至於溺意相逐影響其爲迷也微而覺者鮮矣詔誠無似因御史君問屬僭一言之不敢不置不腆之辭於先賢著述之末而因之以罄其一得之愚焉蓋足音之喜固不勝其杞人之憂也

周禮重言重意互註序

先儒謂周禮一書自周公廣天心中流出大包宇宙細析毫芒成一代之治體爲萬世之準繩故當時治效至於罔

圖空虛天下太平海不揚波四夷賓服烏乎盛矣後世之
爲君臣者心學既失徒弊精神於儀文度數之末若類稚
子弄影之爲者不幾於戲乎故跡其治效高者或僅致小
康下者視桓文爲不及又焉有所謂郁乎文者又何也
心非廣大則於天地之心爲不合矣於天地之心爲不合
則於天地之用爲不肖矣况乎明良相逢尤不易也唐太
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
而昧於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於所任彼字文之於蘇
綽似矣而方以裔夷稍異若是者雖其人品高下相去曷
絕然所謂心學或不能知或知而不能擴充以至於周公
之廣大無惟乎三代之治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非
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無三代之君臣故也非不可以爲
三代之君臣也無三代之心學故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程子曰必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之謂也詔少
時閱書目有所謂周禮句解者集傳者註疏者又有所謂
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
復古者所謂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所謂纂圖以下則聞
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註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
尹公德容蚤歲留心禮學遂以是經取高第歷顯官持重
而居寬蓋有得於禮意者以奉 命清兩廣戎政偶得是
書於西藩士人家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

裨也獲至東藩出視廣郡守袁君... 傳刻而傳焉屬詔
爲之序方今 聖治百二十餘年... 所謂積德
之說傳心學而契周公之廣大世豈無其人於焉光輔
聖人制禮作樂以追繼成周之盛斯時也公當據其平日
所得禮意者逐諸賢贊至化而是書豈不可後矣詔也卧
病丘園深愧無可爲世用者儻天錫以大馬餘年雖無似
尚能擊壤以歌太平之盛

東坡三體詩集序

夫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尊禮名德表章先賢以
爲其民趨嚮之導若武商容之蜀封比干之墓雖古之聖
帝明王且不能外是以爲治也... 其下者乎東漢去古未
遠爲長吏者如陳蕃未下車... 徐孺任延甫視象先遺
饋祀延陵季子當時人心正風俗美訟牒簡盜賊息有由
然也世衰道降俗吏往往役志於簿書期會之間上下督
責趨赴以爲殷最視教化爲迂闊事至唾去而弗顧於是
乎新民遺教渺然矣又何怪乎人心日偷風俗日薄訟牒
繁而盜賊興遂至於不可遏絕也與譬之久病之人顧醫
者不求致病之源而妄投攻病之劑本病未除而藥病增
矣可勝慨哉東坡先生蘇文忠公有宋一代之名賢也文
章有全集氣節載信史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久矣公
在紹聖初坐侍御史虞策譴奏元祐作誥詞涉譏訕責授
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公之至惠也始寓居合江樓

繼遷嘉祐寺繼遷白鶴寺人因即新居之地祠而祀之今白鶴峰祠是也在惠人雖謫宦羈旅流離患難種種人情所不堪者而公處之泊如視天地為逆旅得喪如夢幻公自謂生不挈家死不扶柩者蓋實錄也復能捐犀帶出金錢造浮橋築長堤以惠惠人蓋不直文詞翰墨之被乎惠之山川草木而已也然則公固有宋一代之名賢也以惠視之則公又惠過化之先賢也弘治壬戌予同年友新昌呂君中原以南京刑部郎中遷知惠郡事首謁公祠復能師公遺德以治其民而民悅之公餘因翻閱郡舊刻公詩集脫落殆過半矣因重錄其五七言律詩絕句為三體集蓋倣唐人三體之選也而其意則是欲因公之流芳遺烈而表章之以風其人民端其士習以施其教化云爾不然公詩具全集惠有舊全刻而金陵復有王梅溪集百家註東坡詩而必以是傳為哉雖然文章天下之公器也其得失蓋有公論焉昔人論杜子美短於文病在於以詩為文也韓退之短於詩病在於以文為詩也公之文章汪洋俊逸氣節正直凌厲當時尊之後世仰之不啻如景皇威鳳夫何容喙至於詩焉雖落筆之際浩蕩沛江河魏我聳山嶽而終於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者有遺力焉則亦不免蹈退之之病者矣山谷謂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殆亦公論也或謂文士相輕者過也異時公與定國書亦云詩筆殊退則公亦不自諱矣而後之君

子必欲為之掩護何哉集刻已畢呂君專使不遠千里走書幣徵予文以序之予既慮夫讀者不知呂君所以集公之詩之意也故推本教化以為世更警而又懼夫世之學詩者以多岐而亡羊也故敢述其斥鴳之見則雖得罪於君子亦有所不敢避焉者矣

鐵菴集序

鐵菴集乃宋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所著九世族孫今廣東右叅政良節刻而為世傳者也公有宋一代名臣也其始典教與夫司牧也正學術勵名節表章先哲禮下賢士聲望隆焉為世稱重其在朝也多所建白國是賴之其疏今集具存忠義之氣勃然直一壺爭高而宋史弗之傳其知吾廣經略安撫也亦有遺愛而仰高祠名宦中弗之列輿論病焉所恃者公所著藏之故家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又賴賢孫如吾叅政君蒞政之暇亟以顯祖為事念公遺稿浩繁乃托一二文學處壇壝靜室選其所作關繫世教之大者其為類日凡二十有二其為卷凡總若干萬言名曰鐵菴集俾謂序焉詡竊嘗以臆見而妄評公之為文如奏疏以至墓銘之類高者駸駸乎上與秦漢作者頡頏次者亦不失為近古高製為詩如古體近體五七言長短之類雖風格未盡脫趙宋氣習而才力良足以勝之亦有陳黃巢度兼之懿德偉績卓然響世謂之有宋一代名臣非邪據此則宋列傳可以補吾廣列名仰高祠亦可以舉矣

公甫田人名大琮字德潤鐵菴其別號也因以名其集平生行實見直龍圖閣後村劉克莊所爲墓銘者甚備序可略也叅政君字介卿文而有治行云

白沙文集序

麟也者乃天地儲祥星嶽孕秀應五百昌期而生希世之瑞也皇明有道其瑞應於成化弘治間白沙陳公甫先生是也先生生於宣德戊申者也今以爲出於成化以來者何哉蓋其初也麟性雖具必至是性始完而頭角始駢然露毛鬣始煥乎其有文章也抑以見先生之所以希賢希聖者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死之與於斯文者也先生之學何學也古聖賢相傳之正學也其造詣則由知而好

東坡集卷二

十一

由好而樂之者也其全體之呈露妙用之顯行雖不敢以意揣揣摩而妄爲之說昔人所謂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者猶幸賴諸詩文之僅存也知言者能卽是以求之則大而出處酬酢小而語默動靜顯而孝弟忠信微而性命道德亦槩乎可考而知也有能述其言纂其言爲訓以羽翼乎六籍四書天下之大千萬世之遠邇謂安敢絕望以爲無其人焉若然則其道有傳焉嗟乎麟逝矣是集乃麟之景跡耳以景跡而求麟不亦遠乎雖然麟在無庸景跡爲也麟逝而景跡可并泯乎昔詩人以麟之趾定角興公之子姓族也一則曰于嗟麟兮二則曰于嗟麟兮說詩者以爲麟性仁厚而公之子姓族亦仁厚是乃麟也何

必膺身牛尾而馬蹄者然後謂之麟哉吾固以學至乎聖者爲真麟也彼投閣而草玄干時而續經之輩爲麟之贗也非邪麟不可見矣有能因言以得先生之心其道脉之正傳學術之的緒當渙然自信之矣詩刻于山東者二十之五刻于梧州者二十之一耳而文則子弟門人所抄錄散在四方未有會輯成集刻而傳之者也弘治癸亥吉水羅君僑惟升以進士來知新會縣事新會先生之闕里也惟升下車首登拜先生遺像悽然起羹牆之思慘乎有不及門之遺憾復能師先生遺教以治其民而民戴之乃於政暇搜羅先生詩文爲全集以慰天下後生之心而興起先生之道麟接跡於世也至於用舍世道之隆替繫焉麟無與也是言也者斯道之攸寓也言存矣麟不死也况有嗣之者乎吾知是集一出天下後世不徒爭先拭目之不暇矣

東坡集卷二

十二

白沙遺言纂要序

儒有真偽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于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曰之駁乎無足取也其恭蕪大道晦蝕性天莫其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

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揀僭偽之弊而長養大真風也其恒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爲事而以缺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臯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詡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撫先生文集申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粲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云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亦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

見素集序

文章以救時爲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菴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曆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竦恨不生並時而願爲之執

鞭也下此則聞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繫焉果爾亦多費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爲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爲秋官員外郎時抗

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流涕見其効匪人糾權倖凜然鉄鉞之嚴而血誠骨髓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菴一疏和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薦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草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先帝以言者起公爲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亦爲之歛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在如是蓋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又必有以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爲文爲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製異科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義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斬不傳於世弗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爲此特暫翫上意思耳夫豈以是爲自足者哉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爲我序之得書時薄暮矣吸菴燈快讀次日即捉筆予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爲幸

遽忘其誦陋且讓云

六書音義序

六書音義一書致政郡守豐城之軒徐先生所輯其家嗣憲副鄉儀刻之以傳者也其爲卷十有八其爲門十有三其爲部五百十有四其爲字總若干萬其真樸主洪武正韻而附之以古文篆文籀文其音切亦主正韻而兼取玉篇其釋義雖本說文凡涉穿鑿者悉刪去而兼采他說文字備而無玉篇之雜音義正而無說文之鑿可以左右正韻而備一代之書學之製與昔之王篇廣韻府書統諸書並行於世無疑也先生自登仕版以來四十餘年無所好獨好儲書將踵鄴侯之富政暇手不釋卷暨歸老于劔江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十一

之上也日惟從事於著述此其一焉憲副公携之入廣刻已屬走也一言以引諸端嗟乎結繩廢而書契生書契之初作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著於竹帛則謂之書也周禮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象形會意指事轉註諧聲假借是也書必有音官商角徵羽是也音必有義訓詁是也音失則陷江左之偏義失則蹈荆國之妄而六書於是乎失真矣此六書音義之所由以輯也 皇明大一統文字無奇象鞅譯之殊然惟章奏用正韻公移私券課程碑板之類往往尚沿舊俗習豈非由昧文字體用原流與失音義之所在故與疋書一出啓初學醒群蒙其有功於書學也不少矣若夫含情性於顧盼

蓄血氣於點策沐之以虛圓不泯之神浴之以浩然剛大之氣去睚眦側媚之態回煦熙穆穆之風使閱之者神和而氣融此則又音義之外有別傳焉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抑聞之穆伯立言不朽之說詩孝思維則之訓先生之立言固足以爲不朽圖矣而憲副公思章親美其孝思必足以爲錫類之勸也走也故於序末表而出之

兩山遺稿序

兩山遺稿是惟我歷陽德澤三郡事番張姓諱瑣字德潤別號兩山先公平生所遺著述盡在焉者也我皇明有功德之名臣起於嶺海間僅三四人而先公與焉見雲南按察副使毘陵徐公紘所編琬琰錄已梓行于世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十一

久矣公幼有異質穎悟絕人書史過目即了其義群藝咸不假習而能正統已巳黃蕭養作亂將圍廣城城外遠近人咸奔挈入城城門塞嚴幻踐死者和枕公突入猶手活數人時年弱冠耳識者知公活脫手段已兆於斯矣庚午領鄉書尋遭太母夫人憂哀毀骨立日拾磁碎鍊油灰臥棺下手批之天順丁丑舉進士奉使道出江右時巡按者不出見公曰彼主而我客也客無先謁主禮答二司禮畢竟還家宰崔公恭時爲左方伯獨異之語人曰張進士少年風力如許異日必偉器也盛延譽於士大夫間庚辰授戶部主事大司徒才公委掌部封事公因得稍暇遂大肆力於群籍而文學之譽始籍籍鳴於時矣太宗伯姚文敏

公雖薦同考會試時提學僉事咸爲忌者沮文敏公見公盛氣曰老夫薦賢爲國遠有他邪江右撫州缺守崔公曰其得其人矣遂疏公名入公以六年主事驟得大郡亦異數也 命下時掌錦木衛事者威權甚熾家有夙負在撫因厚遺公公峻辭略不啓視每遇撫人無問貴賤必以撫之民隱訪之遂盡得其情下車鉏強扶弱彰善癉惡如素所目擊一郡驚以爲神明故事新官視篆縣供什器公悉却之快手以擒捕爲名騷擾村落尋罷去撫多引錢前官所取不貲公照京府例取鈔二錠其後民告不便始折白金分半詞狀供招悉出公手不以付吏吏無所售其奸理文卷每至夜分始就枕孔媪裁縫出入公門及老兵素爲民害者公悉杜絕而驅遣之先是屠牛禁莫能絕公首加其勢要之尤者始莫敢犯有兄弟爭田當路怙其重名久不能斷公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發公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資緣貴要請囑百端而不爲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免科徵隱瞞丁口影脫軍伍與夫曹屬糧里交通富民雲霄良善吞併窮苦諸弊革去幾盡江右歲大饑撫獨有備所活者不可勝計凡燕飲一不與政暇則課諸生延接賢士詢訪時政而已矣大宗伯徐公瓊撫人也時爲侍講與公書曰每有公評廉健如王祥符而仁恕過之翰墨如周鼎田而公正過之當於古人中求匹也三年政化大行有野雞成闕之瑞

士民皆誦頌未幾遭天父戶部憂歸時姑蘇韓公雍總督兩廣禮遇公語聲慶李通判敏曰此人有大力量欲薦爲行軍副使不果服闋未北上江浦張公瑄巡撫閩中薦補漳州乃成化甲午夏也入秋洪水大漲所在田廬淹沒公急發舟奔拯活數百人給以衣食財物亡者設饌招魂祭吊繼值旱災祈禱霽足其負租具實奏免重修學宮極其壯麗南橋爲洪水所圯公修復皆巨石凡十餘丈一力不以勞民聞港道以便灌溉延學行師儒以訓士子鄉飲素苟簡公考禮按式務極崇嚴以敦風化昔諸被惠列屋奠居抱子孫矣念無以報公生我之恩乃相與立功德碑於南橋見兵部郎中林公雅所爲碑壁白沙先生跋後二十有三年公猶子翻同知漳州事謁學見老稚數百人俯伏橋左右問之對曰昔太夫人所活民子孫也時汪守陪行見之嘆曰今叔遺愛在人有如是大嘖嘖無已公已六年秋滿便道還鄉分巡官素不悅公者因其鄉人巡按相與媒孽以爲多收養馬柴薪息公抗疏訴冤復與之詰奏歷三法司獄殆遍賴聖明宸斷竟得雪因調漳州漳州廣右陋郡也公不鄙夷其人待之有凡如在漳時時大征梗化者總督朱公英以公正直委以戎事公活數村人命殆不下萬計不二載以九年秩滿飄然買舟南歸意不復出矣時掌銓衡者終迎臺官意因考察竟誣退公公雖泰然不以介意而時論稱

詘萬辭如出一口公之退實公之榮也晚年預營壽藏於祖龍下經營規制甚偉日與親故賓客徜徉觴詠其間以爲樂視斯世若遺焉辛亥卒于家得年僅六十有二耳嗚呼先公爲人慨慷易直居家孝友所得祖業揭爲祠堂祭田餘悉以讓諸兄見人貧乏盡力極濟語及人患難事輒泣下有才志歷守撫漳漳三郡皆有功德於民而其最不可沒者活撫人於饑饉拯漳人於洪水脫漳人於兵刃先後不下數萬人昔人所謂活萬人者後必封雖天道或者遲遲其報而在公則位不滿德年不登中壽使其懷瑜齋志以沒嗚呼豈不痛哉丘文莊公澹素重許可眼中人當其意者指不多詘獨敬重公其祭公文有曰方其進也

東所集卷之二

九

期君以太用常理謂其必得既不果遂迨其退也期君以避年謂其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今也又不遂嗚呼德潤乎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論者以爲知言平生不屑著述而詩文出於一時應酬流出肺腑皆直氣所發見者每嘆以爲不可及書法獨步一時尤精於大書千題榜者接踵白沙先生因閱公爲莆陽丘御史書亦壁賦嘆其醇古有詩云醉中亦有臨池興悵望名家不敢言白沙先生書蓋一世者也其推重乃如此嗚呼公今墓木已拱矣所遺著述不肖謂大懼荒墜謹以類編并燈爲二十有八卷凡若干萬言總名曰兩山遺稿云惟公爵爲昭代名臣則公之著述固非一家所敢私也用是於公名

字謹不敢諱而併述其行實大略將乞世之名作首序爲天下道而傳之庶讀者因言以得公之爲人而以俟夫他日修國史者

南海雜詠序

昔人於其鄉之山川人物古今勝蹟類有永言蓋所以道其興廢顯晦之故以寓夫吊古傷今之意登高望遠之情欣悼嘆嗟溢乎言表予以傳之鄉人播諸天下後世使讀之者宛如身居其地而目擊其事可勸可戒而不自知其感慕之至也其所以有關於人心世道夫豈細故也哉予嘗有志於斯而力未暇爲也成化甲午叨領鄉書寧親于漳州之公署定省課書之暇塊然無所營因取南海志書

東所集卷之二

二十一

讀之采其古今景跡之著者各賦詩以詠之積成計凡若干首細書成帙分爲十卷以其皆一郡之蹟而詩略備古今諸體也因名之曰南海雜詠云所嫌者養淺而積薄發而爲辭類近而不遠鬱而弗章風韻不長不能極揄揚蹈厲之興以追配乎昔人之萬一爲可愧耳然異時或剪之以遊江湖之間居山林之下將取一篇與漁父樵童野僧田畯長歌短詠以侑尊俎資笑談亦足以慰其羈旅之情故鄉之思索居之寂而已矣若夫傳不傳予又安敢置固必於其間耶

桂軒續集序

自詩詩入稱爲名家大家者必其體裁之純雅音節之和

平兼古今備衆體而各極其至焉始克稱是否則未有能
卓然名世者也若是者雖闢乎時而亦存乎人焉 皇明
光嶽氣完作者輩出至于詩焉惟吳中與吾嶺南爲盛洪
武初吳中則高啓楊基徐貴張羽各以其詩鳴時稱四友
嶺南則孫晉王佐黃載李德趙介結爲南園詩社時稱五
先生一時高唱莫不含淳漱和淹古轢今而衆體具焉其
純雅之詞和平之音寔足以鳴 國家之盛故今天下之
論詩者一則曰吳中二則曰嶺南焉宜乎嗣之者代弗絕
響也若四川憲副致仕江一原先生其今之巨擘者與先
生爲人和厚樂易破一切城府厓岸而游心太古之先好
學之心老而不倦故能博極群書出入古諸作家之門戶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而窺其室與耳目所及而感之心思者發而爲詩率皆和
平純雅一掃蕪澁艱澁之病而思致之遠風韻之高則又
風流乎溢於言意之表若漢之樂府晉之五言唐之五七
言律絕句與夫歌行諸體信筆而成莫不握其樞機中其
肯綮誠足以匹休乎五先生而追踪乎古之作者矣蓋先
生際重熙累洽之餘而得之氣化者爲獨盛所謂關乎時
者也然亦豈非本其天分之高學問之博考索之精有以
大過人與不然彼挾冊呻吟旬鍛月鍊而致力於詩焉者
蓋亦多矣獨不能與於斯者何哉所謂存乎人者也先生
平生著述甚富自發解爲進士爲茂宰爲地曹爲監司時
所什門人知縣吳璉輩輯爲前集刻于江右矣其在蜀爲

兵備憲副時所作總戎李公鎬輯爲續集刻于松州矣暨
歸老于羊城也又十年矣諸子宦宇將斬爲別集刻而附
于續集焉先生謂詡頗知音者也俾序之詡謂詩關乎
時而亦存乎人者如此然則欲成一代制作之名於天下
如先生信不可以無所本也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三

番禺張詒著

序

章恭毅公文集序

天眷 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以贊治化匡
杜稷扶綱常隆世道于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
千百世之下若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恭毅章公蓋
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即抗疏論太平致治十
六事次論禦戎次論欽法次論幸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
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脩德方在一司秩五品非乘
鉤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言人所
不能言者也其脩德中言朝

上皇復儲位事開王體國是左大言人所不敢言者也疏
一上舉世躋之而公坐是得禍失首尾困縲絏七年考訊
無完膚繼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

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讀之猝不可得
隨聞之內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奸臣子明日摧公禮部
右侍郎蓋簡在

帝心久矣方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抗拒釋囚
之日也連日陰霾至是開豁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
者擢官之日也中外臣僚下至衛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
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貞之節概大揭地雷震于四

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讜論一發雖不盡用而於治化

杜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拜之加綱常世道又因之而

振肅焉千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也

哉謂非 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沉于下僚

後雖任以卿佐非改南都未衰之骸去矣其素所蘊蓄容

有未究其用者故往往於文章焉終之平生所為詩文甚

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皆本於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

不為無益之空談故雖不啻胥吏中於文士詩人之桎度

而精誠貫金石光焰奪星斗非有本者能如是邪竊嘗妄

評公之詩如關雲長直取顏良頭於百萬軍中而陣伍有

不必設焉者矣文如郭子儀單騎見藥葛羅於涇陽而中

肯或在所免焉者矣豈華常將帥敢為哉蓋詩如其文而

文如其人如此公薨之二十二年家嗣方伯玄應始編次

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其若干首刻梓以傳端緒序其

端噫詔何人敢以不腆之辭辱公之文哉顧仰慕公在山

斗之地非一日矣重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

其關繫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以取重於世者有在也

是亦論世之意也公名綸字大經浙之樂清人有年譜矣

議進思錄因志集已梓行于世矣方伯才猷茂著而有文

所以濟公之美者未艾也

耻恭集序

成化間先師白泐先生偈道東兩適一峰先生以風節起

於大江之右若響春風聲所漸被一時天下士習為之不
變時則有若耻菴先生陳公者蒞江右臬事乃獨於二先
生尊崇而左右之恐後詡時在弱冠聞之以之占公之賢
過人遠矣癸卯之秋詡計偕北上道出江右公時轉官在
藩省聞詡至亟枉顧南浦驛中與之握手劇論久之詡於
是乎益信公之賢不翅如曩所占焉蓋見勝於聞也已而
別去公遷官入湖尋以物故聞自是公不可復見矣後二
十有五年為正德丁卯公之姪塤以進士宰吾廣之東莞
視篆之隙始以其苦從公在任時手自抄錄公詩并文凡
若干首以類編次成帙干詡序諸篇端將刻而傳焉顧詡
於公惡能已於言哉公長於吏事而文之以經術官轍所
至聲望隆然而崇尚文儒之懿尤為物論所歸重假令公
無著作焉以傳而公之賢卒不可揜也矧重以著作之不
苟燦然如渾金全璧者哉假令公於詡無一日之雅焉以
為今日購文地詡固不敢愛不腆之言將以白公之賢于
天下後世矧荷公一旦逆旅斯文魚水之契忘年忘分底
于如許其盛也然則詡雖欲已於言弗可得已公名熾宇
文曜聞縣人也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拜御史官至湘江左
布政使以其別號耻菴也因取以名其集焉塤字德階政
尚清簡將來進用未艾也若德階者亦足以世公之家學
也夫

園君六詠序

去滇城南約五百里有勝地焉擁五華而瞰龍江郡人孫
文振氏居之復於所居之傍闢地為園園之中鑿渠引水
匯而為池沿池種柳樹自餘株垂陰可憩當波光潏潏皓
魄當空水雲之吞吐魚鳥之飛潛俯仰之間可以自得池
之外有塢環植杏花當春風披拂落紅如雨蓋文振積以
醫鳴志在利物而不私故託董仙以自況塢之外結茅數
椽為讀書之所櫺竹為牖讀罷則彈琴其下琅然弄伊之
聲冷然咸池之韻可以自適一室之中左丹爐右茶竈客
至則相與啜茗清言竟日客去則燒煉丹藥以給病者此
外嗒然若無所事焉因析為六景鄉進士何良玉走京師
謁縉紳之能言者作為詩歌以詠之復介予年友夏景昇
來徵文以為之序予聞自得之樂內焉而不倚於心外焉
而不著於境文振以利物為心曾無炎涼疏戚之間則中
之所存者浩矣日出入於山水禽魚風月花木琴書藥茗
之中而樂之不厭焉則外之所好者清矣使於此脫然而
無所倚著則物我兩忘心境俱寂為而不有功而不宰天
地之情君子之業見矣文振豈亦有聞乎此否也雖然世
有簞食豆羹見於色而一世甘心醉夢於聲利之場者聞
文振之風亦可少戢哉敢以是為景昇復請良玉歸而告
諸文振

一齋吟稿序

瓊州別駕一齋林公與詡兩山先生聯景泰庚午鄉試榜

詡之妹則歸公冢嗣校故詡之視公夫人行也公不以詡晚生虛名忘分忘年引進資論汲汲乎若弗及焉雖以詡之愚亦屢踧踖弗之安然竊感公知且服公之識量度越尋常遠甚蓋聖且師素文而下問此風絕響於世久矣聞嘗辱公惠倡和佳製第以未獲一飲其全爲厭焉公之孫燦詡之甥也一日奉公近輯手稿來請序因得以快夙心而序則誼不容以膚淺辭乃顧謂燦曰古之作者姑弗論如國初嶺南詩社孫西菴先生輩之作今取而讀之靡不春容其音響質直其文辭雋永其意趣雖於雅頌未必一一能盡合而一切恣瀟寒澁之態掃蕩無餘也蓋盛世之音老成之作類如許而後學不知競號曰詩弗推鑒非詩也遂往往過爲剪刻魚獵纖濃若備而氣魄則爾然矣描畫精巧若可愛而以性情禮義定之則終弗之協所謂大羹不調大玉不琢之義微矣憂世道者於與奪取舍間寧得已哉公平生所作甚富然多不存稿今所存者纔十之五耳雄辭秀句前輩之體裁音調宛然蓋公以其所見所蓄者信意出之非直可以言語文字求也公名弁字宗敬一齋其別號也唐九牧之後與莆田林通譜在瓊州有遺愛今去之四十年瓊人道之不衰居鄉向向以訓子孫爲務間遇橫逆之加若弗聞識者謂有古受囑自乾之風非厚德其孰能與於斯抑聞古人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然則顯公而傳公之詩於他日其在燦輩乎

竹巖詩集序

詩之爲體也甚微而其爲用也甚大是故蓄深養厚者其氣充然而其爲辭也沈婉以粹其次雄渾以博其次平易以直焉不爾則急躁以雜矣膚淺以俚矣艱澁以晦矣良由發之性情習次卒弗能掩如是而夫人所蘊所立恒於詩焉可考見與夫觀人臧否得失亦恒於詩焉不差尺寸也第目力大小具否何如存乎人耳三百篇後詩人類以功力深造力至功完而法具矣詩不能不爲之傳也蓋以詩而重其人焉其間氣節功業之著其人自不能不白於天下後世者則其平生所著作亦不容以弗傳也蓋以人而重其詩焉若竹巖詩集其一也竹巖詩乃前輩河南方伯程公所作其子今知肇慶府事時昭所收錄時昭之僚友別駕白君騰霄力請刻之郡齋以傳焉者也刻已二君專使且簡書禮幣徵走文爲之序走嘗讀篁墩文集中有爲公墓銘稱器宇學問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公者不可多得則公之爲人蓋新安之傑然者也至論其爲學不事辭藻雖時賦詩而緘其稿諱其名終不以自見也跡是以觀公不惟不專以詩名而其詩雖作當時人已不可得而盡見也况蓋棺之後乎茲集特賴時昭克肖而能收錄云爾然亦存十百於一二也公歿歷中外幾三十年會計之績甘棠之愛赫然照當時而篁墩猶以爲世亦未盡知之則公卓然爲新安之傑然蓋不誣矣故其爲詩

也雖不拘拘焉資於功力而性情之惻惻辭意之和平無
急躁膚淺艱澁之病亦不愧乎古之作者矣矧其人之可
重乎時昭允濟公美其治肇慶也藹然子惠之風騰霄仰
高先哲尤篤同僚兄弟之誼俱足以成郡治而樹民彝是
皆可筆也走因序公詩故併及之公名泰字用元竹巖其
別號也由景泰甲戌進士起家爲大司徒屬出叅廣右政
至左轄云

五馬行春圖詩序

余友大參王節齋亟爲余道知德慶州事楊君之賢也曰
甚矣嶺海之間地方日瘠而生靈日病也使牧民者皆若
人焉庶瘠者肥而病者瘳乎余謹志之因以質諸當道當
道莫有異辭焉者也又以質諸州人州人亦莫有異辭焉
者也余於是乎信君爲賢牧而愛慕之君亦不以余不肖
而謬推重焉所謂千里神交余二人者殆庶幾乎一日專
使授簡出其士民所頌五馬行春圖并詩俾余序之余方
愛慕君安能默然也孟軻氏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
運諸掌上夫不忍之心仁也在四時則春也是故萬物非
春弗生也萬物非仁弗育也故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聖賢
以拯世爲心此之謂也君牧千里于庶民寒焉思所以衣
之饑焉思所以食之危焉思所以安之沐之以和風浴之
以甘雨使四境之內才斗轉而爲絃歌羊犬變而爲赤子

節齋雜稿序

而又以案牘之暇施循行勸課之政焉故入其境者但見
油油其禾黍熙熙其人物以爲千里皆春也而不知本自
君不忍心中來也然則君滿腔皆春乎而奚行之云蓋君
之所謂春者有所本如此或曰君治體尚嚴鋤奸剗暴靡
遺餘力用是威行境內盜賊屏跡春之一字懼不足以盡
君也余曰復生於剝者也故德之流行必自威信始焉不
然崇優游以爲寬務姑息以爲愛而不得所以先後操縱
之機其終不流爲委靡弗競者幾希矣安在其爲善治也
蓋君之所謂行春者有所先又如此雖然以君之才僅得
一州如斗大所謂位不滿其德者也故其所設施特千里
之春耳使君得大行其志焉必將益擴充其本量而大其
設施弗令四海之皆春弗已也此固余與諸公之所屬望
而亦豈非君之素志也哉嗚呼心學遠矣異時君以公事
往來藩府之便冀枉顧山中青燈對榻之餘余雖無似尚
能述舊所聞叩之君君必有以復我也君名泰字以信以
科第起家領初命其先東涑人也以祖從戎今籍滇南云

際天人輔世教矣夫豈文人空言無補者可同日語哉乎同年友慈谿節齋先生汝言早以學行聞聲登仕版允慎名檢其在儀曹也建大議決大疑率事關國大體隱然有宣公之體裁及出參大藩也不赫赫以樹威不皎皎以干譽推誠以待寮屬布公以子百姓又隱然得諸葛之規模惜乎拘綴於時制牽欲於官客猶有未究其用者譬之萬斛之艘未縱乎八溟凌雲之翮未搏乎九霄也於是出其緒餘爲詩文古今體凡若干首錄爲一編名曰節齋雜稿間以示予其間機杼率自出若不拘拘於文人之桎度者然而切於日用如土毛之甘繭絲之暖雖不求世需而世之凍餒者自不能外之豈非所謂有懿德以爲本而又

卷之三

九

輔之以正氣者邪抑予常觀古今之人矣才高者多傲學廣者多誇而負經濟者多訥訥然自滿也惟汝言則不然才高矣而退然若無能人學廣矣而謙虛不伐經濟內蘊矣而方汲汲焉博求不一之善以自助此其識量又有過人者推是心也雖聖賢地位不是過也而何武侯宣公之不可企及哉雖然道無窮也故學亦無窮昔衛武公年九十餘而猶好學故詩人美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曾子釋之以爲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汝言年服官政視武公殊富也可不勉哉孔子曰仕而優則學是已予與汝言心契而情孚所謂莫逆之交者也故因序其稿而歸之也既頌之而又弗忘其規

送何公孟宜使還詩序

天下事爲奚必皆出於我而後謂之用邪人之善猶我之善也人之能猶我之能也其設心也果然必能以天下之憂爲憂以天下之樂爲樂也必能見人之善如獲至寶見人之能如悅珍味也苟欲惟我之是出焉則人我之私生於其間其不較長短於尺寸以爲名利之計者幾希矣詎非敢忘情於天下之事者事無精粗大小亦或究心焉於其間顧其才小其力綿其病疾之來十居其七八曩常出効大馬之力而屢試屢蹶亦其才不稱事力不酬心故也今而後病日相尋自揣虛薄決無可以爲世用者矣獨上恩未報昧昧焉不敢以一飯忘亦惟取人之善以爲已

卷之三

十

之善取人之能以爲己之能如是而已矣善且能矣雖素昧平生猶師而仰之而况知厚者邪詡於晉陵何公孟宜舉進士爲同年入選爲同官任事爲同部交道爲同志所不同者公之善之能超然脫穎於人人中固非詡所能及也謂之知厚非公誰邪去年領部檄出理國計於閩廣公施爲有方不疾不徐吏奸不得以售民隱不得以抑而積年逋欠以完其在廣也自春歷秋凡七閱月雖館人飲食之供必却或不得已有賓客之饌一魚一菜之微必償之以廩給其介如此故大而藩臬莫不敬小而州縣莫不畏所居之公靡有九公給之需視諸尋常出使於廣者迥異然則公何以得此於上下哉其必有由矣孔子曰行已

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公其以之詡也百病集躬方期與安期義門之屬採藥於名山無人之境安得百何公布之天下之要津以寄斯民之命使詡大馬餘年得與太平昆蟲草木同遂其性抑何其幸哉故於公之行也爲詩以別之而凡似公之作并附錄于後云

張氏家譜序

詡聞之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是故雖歷百世而不相忘也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世之賢人君子循得以知其先人無廟無宗而不昧其祖宗者譜之力也自唐衰譜牒散絕士大夫廢而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貴耻言賤富耻言貧置其先於弗之齒者多矣此譜之所以遂大廢也吾張氏入廣自一世以至七世譜牒具存不幸燬于兵燹自八世以至十三世詡謹修葺之以爲後人啓端焉知者書之不知者闕之謹其實也嗟乎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史紀善惡爲後世勸懲主義也譜爲世系宗支而設使爲人子孫雖遠而百世可以推尋其本原之自不至漠然視爲途人然後得以叙倫理爲恩誼者主恩也由一家以及天下之家家焉教化以之而起風俗以之而厚其關繫亦大矣哉雖然善譜自名字別號生歿歲月科名動履之外有一技能必書有一善行必書至于婚配也守節者必書改適者必書培植與高華並而高下自見涇流與渭派同而清濁自分芝蘭與蔓草雜

而香臭自別然則吾譜之作雖不爲善惡紀也而善惡隱然見焉雖不爲勸懲設也而勸懲隱然具焉此則又詡之妄意也謂之家譜者天下一家也况吾族乎使天下之大家家一譜循大綱之有萬紀會萃入于板圖循萬紀之有大綱雖總謂之曰大家譜于以見我 皇明天下一家之盛亦可也

送同知膠州高君之任序

夫晚穢濁而出埃壒者不在乎巖廊臺閣之上灌莽巨澤之中躡烟霞而乘雲霓也不動於崇高不辱於污濁不擾於卑瑣不困於紛拏德昧昧焉而人不之知政蕩蕩焉而人不之感機活活焉而世不之覺也斯謂之大是有是故魚塩屠狗抱關擊柝之賤而賢士隱焉亦惟其胷次之高卑何如耳而况遭逢 休明希闊之世以經學佐施政教於名州者乎夫州縣之職昔人嘆其徒勞以今觀之臨以上司歷以大府承行簿書迎送往來終歲役役焉不少休亦云卑瑣而紛拏矣然先儒以存心愛物自一命之上無不有濟以今觀之環千雉之城上地數百井人民數萬口政事數百欸苟吾心一惟愛物焉自存則被吾澤者何限夫然擴然無我一惟理視視彼之所謂勞者刀也吾心水也以刀割水其何傷乎維揚高君宗盛以太學生入選得同知山東之膠州予察長顧君時俊其鄉人也惜其才美而官小恐不足以當其意來求予言以解之予念與君未有

一日之雅顧不以膠之風土文物與其臨民之道施爲之序次第揮揚而輒語以大有之道不幾於驟乎雖然放艇接竿必以洞庭彭蠡爲適吾之云然亦欲擴其胃次而已胃次既大則百美聚善自此流出彼特政之瑣瑣以君之明其有不知也哉而容喋喋

送通判梁君之任漳州序

上登寶位之明年詔天下校官秩滿得與監胄士之入選者群考而並用之於是崑山梁君以德興縣儒學訓導最上復考居優等得漳州府通判予寅好郎中陳公喜其郡佐之得人也來徵予言以爲君之官之贈予惟漳之爲郡濱海阻山民繁且富時有奸宄明孽其間治之難也固然

全唐書卷之三

十一

自我朱文公過化蔚爲禮讓之區冠昏喪祭之禮講行至于今不廢是故其民可以身教而不可以智愚可以誠感而不可以威制長民者有德則易以治而無德者率難以服也茲理在天下列郡莫不然而奚獨於漳云然豈君襄守茲郡予在侍數年漳之風土文物襲予耳目甚熟稔知其尤然故耳君領成化辛卯鄉書教德興者九年中間兩典文衡令譽勒勒其於律已治人之術展轉於心也久矣其往以身教而無庸乎智往以誠感而無借乎威也審矣吾見愛嚴得於淑慝無俟乎多時也必矣又奚難而不易也或曰守則然判其佐守者豈如不專何予曰否昔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秩六品而佐

諸侯也耶設政事有一或缺生民有一或病判顧可諉曰吾不專吾不專今之守子鄉先輩鄭公也素有德者既以體統其政令於上又以有德之判佐行其間漳之治信易耳予以紹文公之遺化而仰答我

聖明簡任之意適發軔於今日君名執字尚素尊翁以科第起家知平定州有遺愛君之所得蓋有自云

贈葉君肅儀令恭城序

詡之寅好郎中陳君朝美亟爲詡道其鄉友葉肅儀之爲人曰人情擇官莫不樂內而惡外喜近而憚遠惟吾友肅儀則不然始由邑庠弟子員領成化甲午鄉薦試于禮部者屢矣曾不得一雋遂援遠方例告選于吏部予往慰之

全唐書卷之三

十一

曰今之名公卿鬱抑困窮於初途奮發飛騰於末路者多矣以肅儀之學之才少低徊歲月親燈火理殘篇則登甲第取青紫如拾芥彼選大而郡佐次而邑長不過外職外職不爲時重奈何就選肅儀笑曰唯唯又曰凡言遠方黻冕詩書之少興瘴雨蠻烟之必犯必不得已俯而就選天下之大寧無神州赤縣之可擇又奈何就遠方肅儀笑曰唯唯既而選榜張得令平樂恭城又往慰之曰吾固嘗勸肅儀肅儀不予信今果然矣肅儀樂乎否乎肅儀唯唯如前徐起而言曰儀不敏竊聞古聖賢之訓矣仕所以行志官而有內外之分遠近之擇役役於聲利之塲惟已適之便醉夢而不自覺者竊耻之昔者濂溪而下如明道如晦

翁如龜山皆命世大儒以帝王之學試牛刀於小割況下此者乎是故吾患吾才不足以舉吾職也吾敢違內外之較儀又聞之昔賢有不憚瘴癘險遠爲之緩視徐按而白浪朱厓曾不爲風濤改色者矧吾恭城亦廣右名邑與吾閩隣壤初不聞瘴癘之毒風濤之惡其俗固善俗也其民固良民也吾惟懼不能父母之吾又何敢違神州亦縣之觀況吾初志固審已吾何不樂予壯其言因率鄉之同遊謝廷烈輩崇酒殺錢之國門外尚未有懸言以發肅儀之所存者願吾子爲我輩執筆誦咏肅儀風言有近於道又重陳君之請因爲次第其往復之言贈之如此

贈教諭林以永序

卷之三

五

道之弗明他岐害之也他岐云者凡影響附會創爲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寔異使初學靡知所從止者皆是也今夫釋老申韓楊墨之爲他岐也人人知而遠之至于以儒名世而學之之差弗自覺其言之謬此其爲他岐而人匪徒迷乎弗之知也因而惑於其言遂併以聖道爲然終身俵倂然不爲寔迷之歸者或寡矣昔人以孟軻之功配禹豈不曰救人心甚於救人命也於戲茲立細故也哉姑舉昔儒所謂道學體統者例之其言曰所謂道學者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噫然則然矣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齊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孟子曰行矣而不

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孔門三千之徒而德行一科惟顏閔數子可以當之由是觀之理果易窮而道果易行邪又曰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夫精義入神非聖人弗能也學造乎聖域矣安事行與力爲邪若是所謂影響附會創爲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寔異者也而又何必釋老申韓楊墨然後謂之他岐哉昔田林有年以永清修好古有志好學者也家貧母老以鄉貢進士起家領教蕭山嗣補予廣之東荒來從予遊者數年矣予未始一言以及古人造道之妙非靳之也誠懼夫學非自得則徒益口耳亦姑待其徐徐悟入耳今以九載秩滿北上其學徒林子逢陸宗政輩干文以贈先是以求以新刻正學楷梯遺予予深懼其自畫弗等而上之以求之六籍四子以契之吾心探淵源修大業而惟區區他岐之是惑也聊以一言破之

衛生備用序

昔人云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此非急於濟人者不能爲是言也觀唐陸宣公相德宗朝竭忠盡瘁於艱虞險阻之際及貶忠州日惟閉閣輯方書爲事其濟人一念曾不以窮達間可謂急矣故竊嘗嘆曰欲濟人者舍相孰與醫邪苟惟志於富貴聲利而已矣者則相醫貴賤顯晦之不敵不啻如霄壤之不作尚肯去彼而顧此也哉雖然相之良固難而稱良醫於一世亦不易也已苟非洞明天地

造化之理陰陽動靜之機事物消息之變察夫人表裏虛實與夫南北風氣厚薄之不同一一如錐畫燭照昉乎軒岐以既後世仲景叔和東垣丹溪諸家之書玩而究之融會貫通闡其闢奧握其肯綮上下其樞機以爲用汪洋自得而以時施焉不妄則固不及則太過反生爲殺變忻娛爲憂戚於分毫俄頃間是何異於非相誤人國者哉信乎醫之良之難也成化初以醫術起於江右之金川曰程君超雲其殆庶幾者乎一時賢士大夫如閤老商文毅郡守張東海輩往往重之其後流寓吾嶺南幾三十年今七袞有九老且衰矣其術一旦無傳乃輯其疇昔所斟酌應病經驗諸方并附小兒痘疹諸方之簡易者裒爲一帙名曰衛生備用將以嘉惠乎後人焉噫若君之用心所謂急於濟人者非耶予家人以病得君良多君之書之成也定以首序見委偶憶昔人之云深嘆君以方技猶能達夫濟人之志而走也徒以章終遭際才綿力憊淪落疾疫之餘進退無以補視君有愧多矣况敢望如古之人乎因書以復君并以識予之私云

同年倡和詩引

成化甲辰放進士榜予省與者凡十有五人迄今存者僅七人耳七人者爲楊君景昌吳君美中羅君公旦盧君克潛馬君廷進葉君子晃其一人予也正德丁卯同年候官林公粹夫以憲副督學于予省亟欲爲同年一會也久矣

往往牽于公事今歲暮秋公走東并詩約十月朔假予第爲會蓋公以予杜門幾二十年假予第所以就予也是日適予以弱息病阻因次韻荅公意欲公改會於崇報寺而姑舍予公弗諾第改日如舊約焉未幾公以太夫人愛解官不日去矣余謂公之盛舉雖弗成而公之盛意與夫佳製固在也因率衆和聯書成卷以爲公行贈俾予引諸端嗟乎人生兩間事事有數至于離合戚喜之小小亦莫不有數存乎其間如一會易事耳方公既刻日舉矣而阻於予復改日矣而公以愛去竟不之果焉矧乎出處顯晦之太者可逆料邪由是以觀吾人不能安分聽命而眉眉焉運知謀事爲之末亦多見其惑矣且公詩有云相逢不久還相別遂成詩識豈非數邪予既偕引附以和詩二首繼之公詩以見倡之之端而四君之和以齒次書于後時克潛在香港廷進在河源公雖有詩寄之其和與否未之見故弗獲入焉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三 終

記

全節廟碑記

全節廟在新會縣崖山之上弘治辛亥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爲廣東右布政使時建以祀宋楊太后者也于時廟額祀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徐公紘適分巡是邦也乃疏上特賜今額而祀典如祀歷代帝王于時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左叅政慈谿王公綸適分守是邦也乃屬筆於詡謹按后度宗之淑妃也當胡兵之入寇也直擣臨安一時帝后王臣盡爲俘虜獨后負其子益王昀與

東莞集卷之四

廣王昀航海奔閩於是群臣奉是即帝位冊后爲太后帝崩復立昀奔崖山依二三大臣陸秀夫輩計新嘗膽爲宗社恢復圖旣而胡兵進逼崖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爲也負帝昀赴海死之而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焉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后後稱向孟亦可以爲難矣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於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立一君君亡而以身徇之其死也爲社稷死爲國家死爲綱常死爲謹內外辨華夷死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豈非處變而不失其正者尤不易乎是雖丈夫子讀書說道理者事君則欺其君相

東莞集卷之四

國則責其國專城則棄其城賊至則或閉門或迎降甘心臣犬羊而服左任平時君以高爵厚祿待之謂何一旦視棄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亦多矣顧后繭然以坤柔之姿目或不知書而道理或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視死如歸何哉蓋亦求其故乎蓋體道在率性而已矣性無不具者也故以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性律所行不期與道合而自合如后之流是已性昏於蔽者也故丈夫子而不能率性者類爲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容囊蛇談何容易至於小小得喪利害臨之於前而不喪志失守者或寡矣况死生之際乎欺君賣國之流是已彼爲禍水爲牝晨者又何怪乎然則我皇明全節之褒元祀之饗以爲后待者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二百餘年而得劉公始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典又四年而得王公始徵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事更三賢然後全節之廟貌亘亘后之流風遺烈殆與崖山俱高海水俱長矣詡近輯崖山新志載后事亦既詳矣復懼夫世之昧者或不知率性以爲道也僭爲之辭以爲王公復俾刻之系以詩曰朗朗性天古謂明德明德克明不懼不惑有龍失所嗟日之曷曷月從之崩于海國謀豈弗臧大命已革視死如蛻就義如食以扶天常以輔人極以尊中國以攘夷狄堂堂丈夫破釜失色孰能死生從容權瞿高曹向孟光昭史冊於赫后烈允邁前轍二百餘軀貞風淪落有嚴廟貌臣大夏作有

隆祀典臣竊建白

帝曰俞哉宜屋宜秩歲饗太牢廟饗全節臣綸揚化用播金石臣誦操觚敬述 帝則先烈煌煌聖教赫赫五嶺以南雷厲風靡碑于廟門垂示千億

宋陸丞相祠記

宋陸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之上郡守葉侯元王創以祀宋丞相陸公秀夫者也公負幼帝沉于厓海而廟食于厓山宜矣曷爲祀之潮邪考之一統志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謫于潮則潮爲公體魄所藏之地而過化之邦也今天下凡名宦流寓之賢例得祀于其土况公一代忠貞論者

卷之四

十一

謂其尊中國排左社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其有功於世道也甚大則其人品事功已超然在潮之名宦流寓諸賢之表矣此而弗祀祀而弗專非缺典與先是謝修厓山新志也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基碑猶存而近年始失之也爲之嘆恨不自勝因走書侯爲物色之旣而侯復謂書訪公墓在澳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尋僕卒不可尋也就其地封而表之更於韓山韓文公祠左構一祠以專祀之焉謂得書又爲之喜不自勝報侯書曰執事之舉甚盛舉也今年春二月晦侯走書幣告謂曰祠成矣請記之夫公之忠貞明曰正大昭如日星崇祀而表章之使世之委質而爲人臣者知死生患難如許而不忍少負况

卷之四

十一

當治平無事之時享太尉蒙厚祿無死生患難之迫而忍欺其君乎推類而盡之凡爲人子弟者不忍負其父兄爲人妻妾者不忍負其夫主而爲門徒與友者不忍負其師與所交也教立乎此風行乎彼三綱正九法修風俗厚世道隆矣其視徒敝精神於刀筆筐篋者其功效大小相去何如也夫豈但慰忠魂於地下報功德於當時而已哉韓山去郡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峯列若三台秀拔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蔚然掩映江波景象明媚千態萬狀蓋潮形勝之絕也侯因卜祠地一日肩輿徑登焉徘徊顧瞻之頃遂得其勝於山之左峯之麓若有神相之者構祠凡三間前廟後寢高低深廣規制靡不稱增之下鑿池一區植蓮其中周遭繚以崇垣當戶則綽棧巍然以限内外是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遶引領間與韓祠聯輝並麗宛若霄漢之上於戲以寥寥二百餘年之遺烈而顯于一旦殆天所以報忠貞特假手於侯邪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忠貞始末載在信史及厓山新志者已甚暴可得而畧也侯以宏才治大郡舉目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世道之責故能大有爲如是祠經營於歲甲子踰年而始成蓋事事未始苟故也

宋包孝肅公新祠記

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肅公爲首稱而公之善政每以直清爲之本觀其自賦詩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可知

已按史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歛手平居無私書故人視黨皆絕之至比其笑為黃河清又相目為閻羅包老雖古之遺直弗過也雖貴自奉如布衣時遺戒後胤出仕有犯賊者生不得歸本家死不得相祖葬雖古之直清弗過也故其守端也往往以直清著端主產硯前守綠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才足貢數若是者本乎直中來也坐是地方千里民樂耕桑水蛋山徑趨庭嚮化端之父老至今傳頌之不衰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若公者非其人邪端舊有祠以祀公在郡署儀門之左宋熙寧中郡守蔣續所建其後修廢不一入 皇明混一之九十年為成化乙酉知郡事黃瑜始疏請入祀典歲春秋享以

卷之四

五

少牢之禮又四十年為弘治甲子總督都憲潘公以公祠限郡署內凡東西往來若貴若賤瞻謁之弗便也乃委郡守黃侯於郡署外之西百步許相地而改祠焉愈憲許公實替襄之告成之日黃侯徵詞文以記詞竊嘗嘆人公昔生民之不幸也莫甚於官吏之貪亦莫甚於刑政之弗平蓋貪則朘民之膏血而凋瘵其本矣政刑弗平則賦歛繁而下疲於供應法網密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生意沮而廉耻喪禮讓衰而盜賊起職此之由也又竊嘗怪夫世之貪夫佞士事苞苴總貨實脂膏漣沁燭炎附勢以爭憐取寵為得計縱富敵郡馬貴窮公卿不旋踵禍敗相繼卒之身名俱喪間有幸而免者亦貽殃子孫其視公之清風直道

浩然天地之間尸祝俎豆名流百世之遠得失相去奚啻霄壤哉然則揀其敝當若何是故惟直可以塞邪枉之路惟清可以澄貪濁之源昔舜命伯夷為秩宗曰直哉惟清夫文神明且不能外是而他求焉則以之而正心治人孰謂不可哉此我都憲公注意乎是祠之遷也豈但寓懷賢之意而已邪將使食祿與夫宦遊而道出于茲土者造祠登拜之頃覩廟貌之煥然瞻遺像之如在肅然興其仰止之思勃然篤其思齊之志殆見播清風而秉直道者濟濟乎其人也則於世道端有賴焉都憲公名蕃字庭芳崇德人僉憲公名暉字景輝開化人黃侯名顯字伯望莆田人觀其好尚可以知其政已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六日落成

則四月初日也

卷之四

六

重建廣東布政使司正堂記

事有不當改作而妄改作者謂之率易率易者厲民此魯人為大府所以見譏於閔子騫也事有當改作而憚於改作者謂之廢弛廢弛者無政此周單子聘楚過陳見其道穢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也夫道路川澤館寓且然而況於公宇之大者乎廣東大藩省也省堂太公宇也十府七州六十三縣暨衛所官吏兵民與夫外夷入貢道經者咸奔走而聽號令 皇化於是乎宣布政教於是乎敷施焉者也苟弗尊弗嚴曷以肅具瞻而示表儀也哉按志唐宋清海節度廳事之遺址也自

宋紹聖四年經畧臣柯述開慶元年都總管謝子強勝國
泰定十三年都元帥忻都嗣建之後至我 皇明混一之
六年為洪武癸丑知政事汪廣洋重建名堂以宣德今
沿之又九十年為成化辛卯左布政使張瑄重修又
三十有四年為弘治辛酉樂清章公玄應來為右布政使
見龍亭廣豐二庫及堂廡公署梁棟摧者亦既白于總
督都御史大司馬劉公以次修葺之矣明年壬戌吳興陸
公珩來為左布政使又明年癸亥春夏之交風雷大作堂
之梁棟欹傾殆不可支二公嘆曰此而憚改作焉如廢弛
何爰諭同寅諸公左叅政慈谿王公綸左叅議崑山管公
琪宜山馮公良輔臨海董公榮期撤而新之諸公既咸曰
宜遂以白于總督都御史潘公巡按御史石公華公聶公
又咸曰宜輿論既協乃檄廣州府知府袁燁番禺南海二
縣知縣趙繼宗石邦桂計工限程十日而從事焉督工則
經歷張文韜都事龔全名也經始於是年春三月壬辰告
成於明年甲子秋八月戊寅材以繕計者凡一千五百有
奇力以繕計者凡七百材需於官而下不致困力用於募
而民不告勞無率易無廢弛徐中度謔惡不作若是者
非處之有道其能然乎蓋不直不憚於改作而已也堂成
諸公屬記於詡詡以誦陋辭不獲乃復於諸公曰堂之尊
嚴所以肅且瞻而示表儀者至矣矧然此特治其表也端
本澄源以出治化所以治其裏也諸公發跡賢科歷官中

外以至今職素所抱負者古人明德新民之學心得而身
體之久矣一旦遭逢大用則大行小用則小行亦舉而措
之耳相與坐乎一堂之上金春玉映瞻視必尊衣冠必正
言論必根動止必則巍然鎮靜羅浮不足以為重汪然德
量南溟不足以為闊則吾心吾身何尊嚴如之于以宣布
皇化而敷施政教俾風俗淳人心正兵戈偃俎豆修絜嶺
海全廣而置之仁義禮樂則治化何尊嚴如之夫表裏極
其尊嚴如是則斯邦號為有道之邦矣斯時也詡雖無似
尚當執筆作為歌頌以追繼甘棠羔羊之作以播嶺海之
間以風動千嗣諸公之位者焉姑即其改作之當并其處
之有道者為記以竣

新建崇正書院碑記

天下之政夥矣第不過關一事繫一時而已矣至於學政
教養之地賢才之所自出庶政之所由成以垂千萬世之
鴻規焉者也肆我

英宗皇帝專設憲臣以督之

今上皇帝維新庶政革除冗員特 詔督學官如故意嚮
所注昭如也顧恒見類以文墨視之亦獨何哉廣省諸司
公宇固弗備獨學政分道缺焉先是視事者恒假寓於瀟
溪書院然省城三學尚峙生徒動以數百計一遇歲考或
大比之秋書院弗能容則又假於他所焉弘治丁巳僉事
苗田宋公端儀始闢書院有隙地為之顧湫隘如初乙丑

副使金陵陳公欽謀之按察使林公胥白于總督都御史
潘公巡按御史陳公擴之易爲南嚮然起而中輟也正德
丁卯侯官林公以副使奉 聖書專督學政于廣白于總
督都御史陳公巡按御史陳公奉遜周元公祠于北祠之
廟貌亭廡視前特壯偉祠左水舊自北進邇而來至是匯
爲長陂陂南鎖以石橋作亭其中名曰愛蓮曲約以度俱
如書院嚮重構爲門南臨通衢棟宇巍然榜曰總理學政
次建儀門榜曰端範門之外爲兩廊左曰整齊右曰嚴肅
俾師生將入者於此脩容焉中建堂曰崇正正壁大書太
極圖說則視事之所也兩廂東曰明善西曰復初二齋屹
然相向則諸生肄業之所也齋下東曰經籍庫西曰印作
房則儲書與工執藝事之所也堂之東西翼以兩軒東則
誦讀西則存養軒前各鑿方池蓄水植蓮薰風南來清香
作陣可掬金鱗戲時游泳其中後建堂曰存省昔義禹
圖書於學端堂之兩房東曰定性西曰完神堂側空地兩
亭翼然東曰惺心西曰觀物各環植奇花異木數木芬芳
交陰可憩堂之兩廂左曰彙顧右曰考祥堂後二室曰鶴
巢曰蚓竅則燕寢視發登庖福之所也周連牀榻爲垣
以石基書院東別創一門榜曰先賢過化關道如矢直越
祠門以便四方之瞻謁者地廣總若干丈尺其表則與泉
司一也凡布置無一弗經畫於公而題榜咸出公手規模
宏闊制度精緻燕之景致清麗可人視諸司公于誠持出

矣入者與過者望之咸噴噴羨未嘗有也則曰異時遠
構土木狼籍相枕風日中匪公才宏而果其能因舊爲新
起積年之什於一旦如是哉旣而絳帳宏開徒席鱗次士
遠近嚮臻旦夕魚貫進退立函丈下以領公之訓誨則又
曰道衰教弛士習瀾倒乎學海也久矣先之覺之而勤以
率之卒起頽振汚舍公其誰宜是宜有魁磊傑出之士哀
然奮迅而起主靜無欲以究元公之實學異日達則爲名
臣卓然樹立以措斯世於隆平即舍焉亦不失爲鴻儒以
傳道立教任諸已於戲學政所關繫其大如此誠非一事
一時之可擬焉者矣然則茲舉也寧獨示觀美焉而已哉
公名廷王字粹夫以陝西鄉薦第一人計偕與詔同登甲
辰進士第爲都給事中時以直言謫判海州尋遷和茶陵
州繼遷僉江西憲事所至有偉績而督學于吾廣也尤著
作人之效是役也以今年八月秋九月丁酉落成三學師
生謁謂文以紀公成績謝至于再三弗獲乃敢論述
學政所關繫之大并書院興造次第爲後來告其工費之
瑣瑣皆畧去繁以詩曰 皇明稽古庠序遍設兮
英廟崇文督之司泉兮
今上嗣統官無冗員兮於斯督學有 詔如前兮維粵文
明海瀕鄒魯兮賢哲挺生異我 皇祚兮百司基石書院
嗣興兮或作或輟績用弗成兮寒寒諫臣事來何莫兮匪
亟匪徐自廢具舉兮緯構建宇美與美輪兮道重維嶽徒

聚如雲兮尊賢儲秀治本攸繁兮崇土木仁義爲麗兮
有開必先多士濟濟兮爲國棟梁登于世世兮八紘熙皞
公志斯信兮名繁朱鳥播于無垠兮

德慶州重修廟學記

我國家建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三年一開科以取之
其教之也既降賜六經四書性理暨當代典章訓誥使
之究古今以爲格致之地而又下明詔置碑使之收
欽入規矩以從事乎誠正修齊之用而其育之也厚廩錢
優徕役使之無仰事俯育之累懼其蒙之未啓也導之以
師儒懼其怠之或生也董之以風憲學成然後拔之以科
目而責以收治平之效焉其法可謂備矣但科目與學校
並興士進取是急於是乎功利得喪之念橫其中窮歲月
於鉛槧散精神於佔畢而導之董之者又或徒以課做是
專焉由是所習徒資入耳出口爲鉤章棘句誇多闢靡之
末技而茫然無得於心及其致用也往往所行背所學焉
呼是豈教法端使然哉德慶之爲州也據東西兩海水陸
之衝徕賍出入之所經官司軍旅舟航上下往來絡繹弗
絕需征旁午民疲於供應士困於送迎使有司與教者非
其人欲收作人之效得乎雖然學校不修提調監厥任藏
修遊息無所於家有司之責也表率無躬行之實訓誨不
本於心得教者之責也至於學校修矣提調有其方矣表
率訓誨得其人矣而士習不端儒風弗丕振於當時是寧

獨有司與教者之責哉州廟學自知州南寧管君淳一修
之後垂二十年寥寥有繼之者陋亦甚矣弘治戊午滇
南楊君啓來知州事始一再修焉上有文廟戟門兩廡泮
池下至雲章閣明倫堂三齋與夫庖廩解舍之所櫟栢根
闌之腐撓者易以堅壯丹碧黝堊之漫漶者加以煥飾爛
然映於香山錦水之間矣經始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
告成州判陳君純學正莊君世瑞念楊君之功不可沒也
乃走生員劉環陳煉致書幣徵記於余余時卧病在園文
墨荒落久矣殊未能應也未幾楊君計至余甚愴焉蓋余
誤爲楊君所重記而不作匪爲孤陳莊二君之雅託而於
死者不亦負乎灑淚西風強爲提筆而僭以國家建學

之本意引諸記端姑爲來謁來遊者進修之少助云爾

南海縣廟學重修記

南海縣廟學重修既成知縣事楊君純暨教學事周君讚
具狀來徵予文以記予不能謝因執狀讀而嘆曰夫爲政
在得人而已矣得其人則百廢具舉治可興而教可成焉
若夫爲學舍身心外皆非古人所謂學也所謂身心者內
則端其本復能勵行守義以方乎外而弗苟焉徇物以爲
名利規者也本端而行義立異日出而用世必能建功立
業以康濟我生民即弗用亦能安素養節誼以維持乎
名教學校中而出斯人焉學校之光也否則或用或不用
其有大而貽天下之人之害小而嫁禍乎一鄉一邑一邦

看出是鄉而學是鄉是邑是邦產之而為是邑是邦玷况
作養於學校中者乎南海古郡名也至隋開皇始以名縣
而學則附于郡學之東廡宋嘉祐徙建于縣東勝國至元
始徙今所中間興廢不一自成化壬辰總督右都御史韓
公雍一修之後間雖有所興作不過時加補葺支吾歲月
而已矣肆廟貌日就頽圯壞陋而學宮特甚焉彼有司過
晚莫或之恤亦獨何哉弘治乙丑楊君以湖南蔡卯科第
一人起家領今職謁廟畢周視學宮慨然以葺舊圖新為
我任乃遍白于上司時按察副使陳公欽奉 璽書來董
教事即偕左布政使徐公節按察使林公廷選輩造學按
砥頽謂君曰是舉不可緩也君遂卜日興工先殿廡次講

懷集縣志卷之四

一

堂次齋舍次專經閣始於是年之冬而以明年正德改元
丙寅之冬釋菜告厥成功焉董斯役者河泊所官廖璽也
夫以正道興作雖張而匪妄而役民以逸道者雖勞弗之
怨也况工力既取於募備費以緡計動一千二百有奇又
悉公帑出焉而一力一絲弗以病民非其才力 過人
而知急先務安能首起三十有五年之廢於一旦將以興
治而成教易易如是哉縣令得人學校修舉士宜知所激
勵以求古人之所謂學將無俟乎外而走也猥以庸見臆
說述之記者多見其贅爾

懷集縣儒學記

懷集縣廟學既聿新縣令區君昌走使幣出縣博李君翰

手狀白予請記按狀懷集占南海郡屬勝國屬賓州今隸
蒼梧號為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壞于歲久至緝茅編竹
以障風雨為弗稱先是長民者才困於簿書識短於教化
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為可慨嘆自我區
侯來令茲邑既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顧瞻仰首大息因
廟然以為已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為諸邑令首
稱乃大肆力于廟學中寅秋七月公辭成乙卯秋九月
明倫堂成丙辰秋七月櫺星門成戊午春正月大成殿成
於是乎廟貌之煒煌學制之整備聖賢像位之嚴飾俾夫
往來部使者與凡上庶得以具瞻而起敬師弟子得以冠
裳從容罄折談道於廣廈細德之上非吾侯之才之識之

懷集縣志卷之四

一

卓有以出於尋常其克就此偉功哉固宜磨碑大刻以昭
示將來而文字之託敢以累執事子閱狀既嘆曰嗟乎學
所以求造乎聖域也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者皆所以為學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則聖域也
然自舜熹之後承其正緒僅孟氏一人而已孟氏之後又
寂寥數千載僅周氏程氏二三人而已然去聖人已為有
間此固元氣之難會而亦豈非講學不究之罪乎況奪之
以辭章記誦功利之紛紛乎人性本天道學得其門無遠
弗至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吾敢薄望於吾人哉所願為
師者知所以教為弟子者知所以學為首風化者又知所
以躬行以表率之吾見懷集其鄉魯乎矣富庶之足云子

重區君之舉輒敢論其大者

揭陽縣儒學尊經閣記

清流崇侯廷璽守潮之六年感德學乎今行禁止風俗將丕變矣尋以直道忤當時解官去予方憮然為世道惜之未幾揭陽邑令滇南董君琰邑傳義烏虞君鉞絨書幣走生員徐衍林球不遠千里以侯在郡時所刊邑學尊經閣記文見屬予憶往時嘗為茲學射圃記矣拙技不欲多呈既而念侯已去郡而區區撫然之意庶因之以少泄也亟為二生諾焉先是邑學無有所謂尊經閣者也凡當代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百家子史咸儲之庫積中歲久蒸濕糜爛殆過半矣弘治甲子秋侯按部至邑始謀創閣將購

東莞集卷之四

一

四方遺書貯其中以便諸士子游息藏修之暇而繙閱焉於是乎畫為規制授諸義官邢龍俾募工市材為之時郡佐芮君鑑王君傑唐君儼梁君舉邑佐林君楷熊君致諒邑幕陳君世顯與今董君虞君莫不一倡一和從容以贊厥美於戲懿哉閣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一月至明年乙丑春二月乃告成焉尚明軒豁雄蓋一邑過者莫不拭目誠偉觀也入秋八月而二生至時侯去郡數月矣嗟乎經也者聖人載道之書也至于百家子史言雖各有所主未有不以經為宗焉者也然則獨經云者正所以示尊之意而使學者知所宗也抑予聞之道原乎天命而具於在我之方寸得之者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則文字之經第

糟粕也固也但人生幼蒙既長又為物欲所斷喪雖以老師宿儒皓首窮經者猶有莫知其大義之所在而況於得胷中之全經乎則文字之經誠弗可以弗之尊也所憂學者溺意筌蹄誦言忘味則不免玩物喪志如先正之所謂云爾夫大扣則鳴予既以是答二生使歸諸邑令博刻石以為諸士子告矣而事不忘本則侯之出處因併以及之

揭陽縣儒學射圃記

禮文之事輟而弗講則恭讓缺而爭訟興雖以知力者起而治之無補於尺寸也已射也者禮文之本而恭讓之飾也古之庠序弦誦之餘輒講禮射雖曰觀德而如堵之盛漸以去則勸沮之法具矣而文事武備兼資焉異時出而

東莞集卷之四

十六

為世用者皆將相才也則作人之法具矣是故孔子觀於鄉射而嘆王道之易易而今之學校倣古制類有射圃之設有由然也潮為海濱鄒魯故揭陽後學地之有射圃舊矣南接明倫堂後北抵北郊官溝東隣民居西連古溝水廣四十餘步袤一百八十餘步歲久浸為僻居民豪滑者侵去蓋十有六七矣前吏于茲土者例視禮文之事為迂闊而力又弗足以振之也往往置而弗問識者憾焉弘治庚申清流崇侯廷璽以戶部員外郎出守是郡一呼吸間善者彰而惡者殫利者興而弊者革而於禮文之事尤所加意焉比以公事按行茲邑首謁廟視學欲率師生舉行古鄉射之禮諸生有以前弊告者侯奮然嘆曰有是哉遂

躬詣斯地按圖考志執前之豪猾者示以法與義之所不合者不待威之以三木而悉歸所侵地蓋侯恩信在人心者久矣於是乎數十年侵地復於一旦於戲厥功偉矣哉廼授邑令王君愷以規制俾之鳩工掄材填凹刻凸龍石為階築土為垣而創亭其中榜曰觀德左右為廂房而弓矢禮器悉備焉又以其餘力嗣創尊經閣及成前人未成之緒者不一而足而揭陽學之廟貌宮牆遂巍然煥然為一郡甲矣亭成將責邑令率師徒以時習禮射其中使斯人復覩三代之盛於數千載下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豈不信哉雖然禮必待人而後行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蓋必有和敬以為志

卷之四

七

正之本審固以為體直之用使器與人而相濟而又有任表率教化之責者殆見恭讓與爭訟息風俗日淳人心日厚矣出將入相之才駸駸乎拔茅連茹而起人材於是乎日盛矣則今日之舉不但寓存羊之意而卒收乎化民作人之實效焉豈特名數禮文之事而已哉山茲一邑以風一郡由一郡以風一省由一省以及天下德澤之被蓋有自矣落成之日王君走生員謝天與林嵩來請記余因得論禮文之所關繫之大者如此侯名元王成化辛丑進士曩余忝在寅末熟其為人蓋博大而剛毅者故其宦轍所至輒著卓異之政云

新寧縣脩城記

古聖人重門擊柝以警暴盜蓋取諸豫也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凡事豫則立是矣夫天有山河之險聖人在於營之貴而城隍之險設焉後世建都置邑以之矣是故昔以城惡而失三都孫叔敖築沂不愆于素君子建之泰秋書城二十有九識辭過半噫亦難矣哉新寧瀕海僻疆羣不逞之徒易於嘯聚弘治戊午始創新會縣地為之千時庶事草昧城郭之類率多卑陋弗之稱正德辛未監察御史周公奉命巡按廣東仲冬駐節斯邑日擊其弊爰檄有司首築城隍隍次學校次樵樓次公署咸撤而新之城周圍五百三十丈高一丈一尺厚加一尺比舊制殊增矣城東門外復築長堤以捍水患焉攝縣事通判朱君

卷之四

上

源寔共厥事乃取更定板籍民稅所輸者而用之百工併力勿亟勿徐胥讒弗作一旦百雉言言煥然郁乎百里之且瞻其豫為斯民之地也至矣質諸春秋可以無譏也先是知府鍾侯文傑寔承總督右都御史林公廷選委以斯任百凡規畫悉如前式左右布政使羅公榮歐陽公曰分守左叅政方公良節分巡僉事劉公伯秀咸與聞焉功甫就遣教諭鄭乾清贈書幣徵予文為之記予惟設城隍以保障斯民固也然特外焉者耳不有內焉者乎昔人謂辨尊卑分貴賤與夫等威物采之別此所以絕陵僭限隔上下至于禮義庶幾天下不可一日廢焉者也有司以之率下下以之遵行焉則元氣固外患殄城隍雖設猶弗設

也不爾百度險四維解人心去矣雖有金湯孰與守乎嗟
乎保障民命非爲之豫也倉卒且無備焉矧保障人心可
以旦夕覲乎此我公平時之所以用心而致力者而世之
知者鮮焉公名諱字襄虞浙之錢塘人雄才大志凡所猷
爲率關王體國是其在一方隱然長城故其治狀不可枚
舉予特因新城一事發之以例其餘云爾至于功費力役
暨督工人姓名無大開繁俾刻于碑陰云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四

九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

番禺張詡著

記

大雅堂碑記

近世臣忠婦貞萃于一門若信州之謝公枋得爲宋亡死
而其妻李爲其夫下獄死厥後饒州之胡公振祖爲元禦
寇死而其妻趙爲其夫保孤存宗祀而以節終其身焉嗟
乎謝公宋忠臣也故後得恤典祠饒胡公勝國義士也故
天昌其後爲之顯揚歌頌不一而足一發于其子節孫匯
東二發于其六世孫韶殆亦無異乎恤典祠饗也已蓋二
公與厥配所遭不同而其爲烈也稍異然究其心則一而
已矣是故易地則皆然焉按傳當元季四方盜起公糾義
兵應元帥韓邦彥累功擢爲饒州路判不幸爲賊所縛猶
能手刃其醜數人臨死奮罵不輟其妻趙攜孤收儀間開
歸于其鄉守節以壽終時鄉人慕之共名其所居之堂曰
大雅世之名筆爲文爲詩所以發揮其事者殆盡矣韶守
大聲今爲福建左布政使與予進士同年復俾予一言予
弗能謝也因爲之碑繫之以辭其辭曰饒城之北有堂
巋然揭名大雅兮忠節之全胡元之季兮四海鼎沸窮率
義兵兮爲賊所斃未幾而降兮手刃其醜白刃加項兮誓
弗絕口有懿厥配兮羣衆逃生辟纒截髮兮卒保于成程
嬰之心兮栢舟之節皇矣降衷兮古今一轍卓哉大雅兮

惟節惟忠生死患難一何從容匡山峻極兮鄱水潯淺
產茲人英兮立世大開克肖有孫兮遠紹芳躅撥拾遺墨
兮聯珠積玉所真後胤兮克覲先光潯澤世澤兮源深流
長

白沙陳先生祠祭田記

甚矣按治高公之爲治之識大體也西巡至新會縣首命
有司創白沙先生祠次脩嘉會樓予以昌吾道表先哲栽
培國脉毆嶺海之民而風動之爲世道計也或曰迂乎
謂則論之曰盍觀之武王得天下之初乎訪于箕子式商
容問封比干墓其大體如是而已矣是故大而天下次而
一省又次而一州一邑治道能外是乎甚矣按治高公之

東莞縣志卷之五

二

爲治之識大體也夫當世表道散之餘大教瀾倒手紛拏
功利之場士方驅逐於事爲之末漫弗究植教作人之本
甚至脂膏泐泐狐媚鼠竊觀望時好以爲趨避之地者皆
是也能心公之心爲公之事者誰乎先生祠落成矣入其
祠者見屋宇敞豁儀容如在又僉以爲不有祭田則倫祀
永管無所於取給亦缺典也於是昔在先生之門之後裔
遠近輻湊各願割其產以充之者甚衆公曰美則美矣未也
復命有司估值以鬻之如時例凡若干畝焉杜後訟也于
時分守大叅黃公顯分巡憲王公弘威協相厥事王公
以公意俾郡別駕陳君璜來徵訓文爲之記訓也先生之
門人也謹弗容遜避遂記之而首述公之識治體以爲今

之俗更勵焉公名公韶字太和蜀之內江人以弘治乙丑
名進士出理撫州治有狀擢居近侍才識超卓決斷如流
煎之正氣凜凜而不露圭角蓋濟時之偉器云至若田之
畝數坵畧界至與夫所屬人之氏名悉俾刻于碑陰

嘉會樓記

嘉會樓在新會縣東南三十里許地名白沙之江湄樓爲
重斯道而作者也而其名則取嘉會足以合禮之義也白
沙先生倡道東南幾四十年矣天下之士聞風景從而凡
東西往來與夫部使者過必謁焉村落茅茨土棟至無所
容弘治甲寅夏六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南昌熊君成章
始謀創樓爲衣冠蓋簪之地今潘憲郡守諸公議甫定即

東莞縣志卷之五

三

檄通判顧文時來上地百工力作浹數月乃告成焉地凡
若干畝樓凡若干楹高若干南望厓山大忠諸祠西接圭
峰王臺寺北聯丁令祠員節橋東控江門山環水遶足稱
名勝云惟斯道之在人心猶日月之麗天川嶽之列地也
無日月則萬古冥冥矣無川嶽則化育功虧矣人心一失
則賢智焉將焉所底止也然倡之者難乎其入焉苟非心
領神會而有以默契數千載不絕如綫之傳則窮理之功有
樵涵養之力莫施無論死生之變禍福之大雖功利得喪
絲毫不斷物我是非一念猶存以足証已欺人彼愚情或
信矣賢知者信之乎在人者或感矣天地鬼神感之乎中
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世道幸而有真儒者作焉如日月如川嶽開迷
育物之功大矣見之者得不謂之嘉會乎慨自唐虞三代
君臣以斯道嘉會於上而道寓於政者天也如洙泗如濂
洛師友以斯道嘉會於下而道寓於言者亦天也又寂寥
數百年始得先生者爲之倡焉雖不見用於時而泝流窮
源指示來學異時出爲世用者安知非其人也然則先生
所遇獨非天乎樓成徵記於定山莊先生未幾而定山先
生隨以物故矣穹碑卧荆棘中殆二十年弘治癸亥吉水
羅君惟升以進士來知縣事不勝羨璫之思且念樓記久
不樹無以紀前功而啓嗣修也以謂一日在先生門下者
屬記之夫樓之舫不舫記不記烏足以繫斯道之加損也

卷之五

四

哉所謂在人心者亦必有因而見不可少也故曰樓爲重
斯道而作者也嗚呼先生往矣傳其道者見之聞之世豈
無人而散處四方亦已久矣獨斯樓之在白沙歸然如魯
靈光之存千載之下過闕里而起敬味昌歎而致思者亦
必有感於斯乎羅君名僑爲人悃信治邑綽著廉能之譽
云

觀風亭記

觀風亭者爲廣東按察司事徐君朝文以是歲出按嶺南
時所辦者也先是嶺南道之設備有隙地焉廣袤僅二十
丈許垣頽甍傾微弗治地界漸爲耆民所侵入畜交跡
其間而莫之知者久矣君按道視軍之餘見之嘆曰耳目

所不逮者宜何如哉於是乎正其故畧葺其傾頽芟其地
穢畚土崇基因修理之遺材構亭其上九若干楹而敞後
實旁啓以隱玲瓏洞達前臨以池則因出土坎地而爲之
者也亭成扁之曰觀風而索記於予予不可以無應也夫
大塊噫氣而爲風風也者無形而被物甚遠蓋有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之妙焉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化咸擬之
者良有以也是故教之善者爲薰風爲肅風爲正風其不
然者爲巫風爲淫風爲亂風化之善者在土風爲高風在
民風爲淳風在土風爲和風其不然者爲飂風爲淩風爲
剛柔緩急不一之偏風焉皆風也分憲柄者提符肅一道
九屬吏有巫風淫風亂風者咸得以糾察之而士風之頹

卷之五

五

民風之淩土風之偏咸得以裁正之或察之歌謠或采之
輿論或契之精神或運之心術何往而非觀也哉夫旣觀
矣又必躬行以表率之至誠以感動之其表率者然後繩
之以憲章威之以三木焉俾百僚師師咸歸節儉正直之
風俗尚反正盡革諄語德色之風小而鵲巢鷦鷯之德可
以成諸侯之風大而關雎麟趾之化可以佐王者之風矣
此則君風夜寅畏思所以自盡而託意於名亭者又將望
於繼任是責者也若夫吟伊洛之風約桐江之風非不可
貴也而或非當仕之所急焉者矣至於批風嘲風流連光
景無益世教者之所爲其不見誅於先王幸矣君何取焉
君名紘朝文其字晉陵人庚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擢居

是職清謹而抱正氣不獨文章吏事之絕人而已也

柳慶叅將題名記

題名也者勵世之規也上焉者無蹊乎勵固也然而勵焉恬弗知勸沮品斯下矣嗟夫太樸散而澆風煽古之人弗獲已顯刑賞于市朝林之猶恐弗及又以爲非求勵也於是乎國則有史焉州郡則有志焉至于題名極矣廣右地方民猺雜處卉椎之輩往往以劫掠爲生惟柳慶二府爲甚焉肆其荼粉設叅將官一員分守其地坐是故也迄今六十餘年矣其歷任之久近懞履之臧否事功之有無昭然在人耳目尚可考也正德八年都指揮僉事張君天祐適奏薦領斯任訓武之餘檢閱舊牘得孫某而下凡若干人懼其名實久而湮沒且無以示勸沮於將來也命工鑿鉅石爲碑題名其上而下畧疏實履樹于廳事側焉乃專書幣微予文爲之記予惟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至題石垂之不朽亦可稱矣然而有榮辱焉賢則榮不賢則辱矣有功德則榮無功德則辱矣辱不如不名之爲愈也然自古有殊勳盛德載之國史列之州郡志而無題名者矣未有題名之辱而能與於史志者也夫人莫不好榮而惡辱也榮辱一時孰與榮辱乎千百世所謂題名將大書深刻于金石期千百世不朽之規者也矧夫榮辱一已不但已也親之所繫汲及其宗族鄉黨安辱焉則亦獨何心而必於去榮取辱爲哉嗣是來者苟能無蹊乎勵而與上焉

者伍予安敢絕望以爲無其人焉其次奮猛以從事乎所謂賢所謂功德雖微史爲之筆亦必有志載之者矣何題名之足云於戲幸無恬弗知勸沮而耳爲下品之歸哉張君名祐天祐其字別號可蘭以洛陽年少承世勳之襲其在柳慶也清約嗜學如儒生而克振武事謬以師道宗予今題名之廟所謂先從隗始者邪

崇養堂記

上御極之五年冬既討叛逆誅大憝即上

兩宮徽號因之覃恩海宇俾在外文職親老許歸終養後復補用干時予郡倅朱君宗本母賀夫人年七袞矣宗本性孝既入官奉夫人就官邸養既而夫人歸時時切望雲之思發陟岵之浩嘆於屏几之間殆靡頃刻間焉既遭逢稀濶之典念報劄之日短也亟請如例行而爲當道所留至再至三廼今以入覲便道歸省將請如初志也飄然如鴻鵠之凌風浩浩乎雖鉅魚之縱大壑未比也噫何其快哉噫予先母諱予一人曩侍先公考最北行因就春試母子不忍別既別在江許目送歸者殆無異班生之行也假令時無先公在予當棄舟徑返矣尋下第歸母時隨先公宦在途病亟報至予擎舟戴星月奔迓甫至第母不起矣夫蚤識其爾蓋依依膝下以盡母齡既不然矣終身之痛至于今不啻銜恤靡至也然則君今日之行可不自慶幸哉君行矣必得其請白髮釋倚門之憂孀嫗恣詐跌

之娛或奉板輿於春花秋月之晨夕或親滌杯捲以備滌
瀝之奉婉孌承順一日之養誠哉不以三公易也君歸將
名其奉母之堂曰榮養後君貺也同寅別駕陳君朝貢代
君求記於予予方抱無已之恨目擊君之遭逢猶擁敗絮
見衣袂貉者餐慈藿而乍聞啖熊掌之美能無歎美乎抑
聞之昔賢燕喜在坐必孝友之人而取日虞淵者君子謂
其有所本也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已然則君他日
顯事功以酬 恩豈外此心而他求哉遂記以塞陳君之
請爲君行賀而寓予私焉君名源徽之歙縣人以市舶副
提舉遷今職當道往往稱其廉幹云

四同圖記

卷之五

八

正德癸酉孟春上元吾廣藩大方伯羅志仁大叅黃伯望
方介卿少叅陳敦賢相與聯鑣呼擁辟道而出具禮幣造
余館徵四同圖記茶罷志仁首離席告曰吾儕八閩產也
福介興犬牙地也福之古田僕家在焉伯望介卿敦賢則
居興之莆田桑梓相望如咫尺既鄉里同矣弘治己酉
僕與敦賢聯鄉榜明年庚戌與伯望介卿同登進士第敦
賢取進士雖後三科不害其爲起家同也既而敷歷中外
中間聚散靡常至于廿有五年乃先後至一旦會萃于廣
藩是官守同也公庭視篆則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互相
可否退食燕居則杯酒詩篇鄉音談吐情好款曲綢繆不
啻如金蘭之契是心德同也四同之中同堂尤不易得者

且數符古四岳焉謂之四同不亦宜乎第念聚必有散同
必有異古今無能道者幸敦賢雅善畫爰託之繪爲四同
圖人各藏一幅以俟夫萍踪散渙時展閱斯圖也恍然千
里如坐一堂越數十年一朝夕頃焉柳俾吾四人之嗣人
跡雖或有顯晦近遠之殊時展閱斯圖也往來問遺講年
家通家好于世世而誼益重則其爲同也寧有窮邪圖成
僉謂宜有記敢以累吾子余曰君子之出也爲世道計焉
而已矣夫爲世道計也則操心也宜同乎正直而異乎險
陂制行也宜同乎吉士而異乎憚人事功也宜同乎道誼
而異乎利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以同而異是也
是故千百世而相感或閉戶或過門而不入均不失其爲
同也矧處乎一堂播寅恭同協之懿以和民衷殆見清議
同歸聯芳汗簡爲百世光其爲嗣人資者益深且大不爾
漫漫直爲身家私小計取悅一時而忽遠猷馴至容養坐
視過失而弗抹有善弗以告情好外若固密其中實啜離
無所資賴焉卒之污辱波及禍敗隨之亦安在其以同爲
也於戲都俞同矣而吁咈弗容以弗異在君臣尚然矧朋
友乎余辱四賢知厚兼之曩親都憲林見素贈伯望之官
之文也既以無憚求責之四賢矣而復責余以無憚告焉
余雖無似詎敢塞以浮媚之辭而弗思所以爲四賢益哉
志仁名榮號槃山伯望名顯號易菴介卿名良節號雲筠
敦賢名伯獻號方壺云

卷之五

九

竹田記

竹田廼今右都御史長樂林公舜舉所居之勝而固以爲別號焉者也長樂八閩名邑也去城東南三舍許爲南鄉地名星溪者長樂之名村也環村皆山也自此迤邐數十里融結爲峰名曰西峰峰之左右兩山對峙如張鳳翅自東六七里許爲大海海風搏沙噴薄成磧不絕如堤去峰僅里許地如盤孟形而公家在焉背震面父遠近秀嶺如錦屏繡障奇峰貌神人環顧而張拱作拜揖狀山澗匯爲星溪岐爲支流夾之地多美竹含烟霏帶雨露四時蒼翠如織西峰壁立萬仞與北嶺聯絡沿麓多種龍眼荔枝驚黃渥丹天然色相奪目於夏秋之交南山則蒼松古檜掩映雲日飛泉琬琰如注怪石離立如人擺列爲之者與夫沙磧朝暉夕照光景倒射千態萬狀殆不可名目其中腴田延袤數百頃故自昔名其地曰竹田竹田云山水靈秀之氣蜿蜒磅礴而鬱積久之篤生如公者一代之名臣也公爲按察使時嘗語走曰予從仕俯仰脫然無絲髮之累者由竹田生意之多也噫古之人大有爲於世者寧獨其才大過人哉亦必其志之素定云爾昔諸葛武侯嘗謂其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不長尺寸以負陛下說者謂其經世之策忠純之志素定於草廬中矣公閒府蒼梧坐控百粵更張文武秋肅春生遂使鯨鯢掃跡兩藩元元陰被其膏澤而不知

誰之爲之者士大夫聚首談今之用世宏才口口以公爲巨擘也固也至于其志之素定如所謂竹田者則未必知也公以懿蹟芳聲不日特召大拜展盡底裏吾知公一嘖一笑弗古之人若焉弗惜也百世下將使人指竹田爲成都之華田目公爲三國之諸葛則竹田之所以取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與不爾美材沃土佳山勝水域中亦在在之矣安在其能稱重於天下後世爲哉走不肖受知公非一日故因公屬爲記輒敢原公爲一代名臣者本於志而志本於竹田者如此若夫棲烟霞而伴麋鹿此幽人逸士之所尚固不敢以望公而亦非公之志也

如賓記

予同門友陳君時周爲御史未幾即疏乞終母太夫人張養于家今年八矣定省之餘潛心大業深懼陷於傳不習之咎也而又能體以能問於不能之謙不遠數千里且書述其曩所得於師教者不一而足而尤拳拳乎靜一之說復自以爲靜一入手莫敬焉若而欲敬莫永祀見賓焉若也遂以如賓名其藏脩之室而顧誤焉後責予以回路贈處之義俾一言爲之記予自服心喪後絕跡里閭幾一紀矣方嘆世之留心正學者無幾學矣率惑於異端而多岐之是溺焉終身偃偃不得其門而入者在在然也若是者雖學猶弗學也顧濯濯而屹底柱如吾時周者豈易得哉先是時周酷慕吾先師石翁之道也家貧道遠莫由造丙

展舉進士以公差入廣躍然曰天儼也至則首脩弟子禮
禮先師留白沙者久之噫以先師之善誘而勇邁其時周
若針芥相投蓋有不待言而悟者矣矧青燈聯榻高論層
出如洪鍾之叩大小隨撞而應者乎然則時周之所得心
傳神會之妙殆不能出諸口也況以之語人乎語人且不
能也而人又安能揣摩想像而得之哉審爾則予雖幸蚤
侍先師如時周言亦若是云爾況以不敏蕪之玩愒曠時
予然未之有得而方以負師之教為愧者哉時周責友勤
而自處謙矣予懼終無以為時周酬也雖然本邇而自遠
之過與弗及均焉昔者孔門以承祀見賓之說為仲弓告
矣異時語顏子暨諸子又各不同焉豈多術乎哉良以

東所集卷之五

十一

聖賢千啓發而萬告教率藥也而學者之病每人人殊得
其肯綮者久之病且無寄安在其以藥為也病愈藥除聖
人之道了無加損之可言矣否則藥病橫其中而弗覺其
為害也茲甚矣故予嘗謬謂治本病易祛藥病難也時周
從事乎敬之日久矣試以是求之時驗吾病之去否何如
而無為藥病困焉則善矣時周名茂烈莆田人性貞介以
忠孝大節聞當時蓋稱其為陳門高第弟子云

介石記

斯道之在人心精微廣大非積之真力之久不足以悟而
入也易豫之六二曰介石不終日貞吉傳者以為自守
之象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人才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公韓

偉矣語其所立巍乎如山嶽之峙富貴禍福豈有動其心
者所謂介石者何愧然考其學問之淵源所謂精微廣
大其體其用與天地同者容有懽焉何哉所積者不真則
所力者雖久譬如種瓜者然雨露非不均也人力非不至
也然種瓜則實甜根苦則實苦雖造化不能易也又如適
大國者苟遵其道遲以歲月無遠不至否則東馳西騖忘
年卒老豈有能達其境之日也今夫有志於學者皆知力
之為難而不知悟之尤不易也衆矣昔者呂原明嘗稱正
叔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
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為二程學遠過衆人類此夫知
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真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

東所集卷之五

十一

其所謂介石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无思无為之體
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
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龍溪林子庸者予省
大方伯先生之冢嗣也從侍公寓閉戶讀書嘗捐介石二
字于楮以自警間求屬記於予曰俾之知射之的家之歸
也而予也非其人也抑聞之龍溪之鄉先哲有北溪先生
者為文公高第弟子其所自悟予雖未及深考然觀其所
立亦一代之卓而尊翁方伯先生清慎博大有長厚之風
為政尚寬簡民愛之如父母是皆不愧乎介石者也予庸
遠師法於鄉哲近承訓於家庭足矣又何所取於迂踈者
之言為哉獨念子庸以洛陽年少疑重通敏循循乎禮法

之中其所謂介石者他日不患其不力特患其發軔之初所積者不真而為終身之誤耳故敢以悟之不易為啓以待其自求焉

柳塘記

天下之至樂生於心而會於境心境兩得難乎其遇矣心玄而境閑不害其為心之樂也境寂而心擾所謂境者雖佳心為之後矣謂之安不可也况所謂至樂者邪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前之人於公廨隙地輦土為塘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煙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為燕之歌吟魚鰕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礙既塊然莫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

十四

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病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是知得於心則雖處謫器而江湖之思日遠居闌闔而山林之氣日生不然漁釣之徒樵蘇之侶土木其形草葉其衣其狀若類太古者然叩其中有所得者何鮮也予同年黃戶曹弟子振數相過往因出其外舅氏陳公用直別號柳塘者求記予居去公為飛之地市井之誼聞突煙之相接求尺丈空隙以為廬居蔬圃之地且不易又安得所謂柳塘者邪然公託意於此殆所謂得於心者非邪若然則乘

瀨氣而與造物游雖居窮巷斗室樂也否則坐喬林以終日泛巨浸於萬頃亦境焉耳心既不能與之會所謂樂者又烏從而生哉然此可為有道者道也求道者安得不自身安始而身安安得不自擇境始耶粵多佳勝去城西北不數里林木之茂盛泉流之清深在有之公擇其勝為別墅濬池植柳以求所謂心境兩得者而老焉破數百緡之費耳異時從公席綠陰而濯漣漪咏昔人之佳句會至樂於千古為公續記尚未晚也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

十五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六

番禺張翊著

書

與陳仲采

尊翁望重四海見者必以莖事爲問稍涉歲月責有所歸願吾仲采勉之勉之緊要布被不掩董永自賣營墓觀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某疏上仲采大孝苦次二月廿九日

與潮州葉太守

林舉人來奪書帕碑板之惠繼此則劉司訓來又奪佳章見示至意勤渠顧不德何以得此使人愧感無地也茲有一事奉告僕近纂修厓山新志因考大忠事績其陸丞相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六

一

秀夫墓在貴治郡城南海中嶼上石碑尚存秀夫爲宰相立衛王於厓山及厓山破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載於大明一統志者與潮州郡新舊志同也而新志則云訪其碑已不存莫能得其處竊以爲此直精誠之未至耳精誠如朱壽昌則五十年已失之母當復見於一旦人雖不知鬼神固知之人雖不告鬼神固告之也况志明言其墓所在而碑失乃在近年者哉僕爲之嘆恨累日因作詩紀之錄于別紙今多方物色而不得不得已如新志所云就其地封而表之庶乎有以慰忠魂於不死者無不可也曩者陽江知縣何昌大封張太傅世傑墓於赤坎仍建祠墓下以祀之僕已大書于志今何雖去官而勝事與

遺烈並光載籍無窮也執事出守是郡數年矣政聲大播爲嶺南良牧最其於表章忠節激勵風俗之事必所樂聞而勇爲之者也僕以是政爲執事告幸晉意焉

與高侍御

伏聞以僕明揚于庭夫執事薦賢爲國也惜僕非其人也徒辱薦稿以累執事之明耳竊自附叔向不見祈奚之誼不敢稱謝於臺下雖然士爲知己者死則亦豈敢憚然不知感激自同於草木哉承寵顧謹此布謝并致區區之意

與朱德卿

萊公當澶淵之役每夕與知制誥楊億暢飲謳譟諧達旦若在腐儒則以爲放肆矣臧宮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六

一二

吾之北在腐儒則以爲不檢矣趙韓王受外國瓜于金在腐儒則以爲貪婪矣志未伸而見逐功未成而遭烹何有事業之炳丹青也故孔孟在當時或以爲博學或以爲好辯况其下者乎此識英雄在英雄也雖然此資稟耳不有學乎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傳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曰乘流則逝遇坎則止隨時之義固非聖賢莫能盡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不然何以曰仕而優則學

再與朱德卿書

昔者聖王封忠臣墓而天下歸心澤及枯骨而諸侯悅服郡邑與天下雖大小不同治理一而已矣竊見北郭外有

彭烈女墓者乃前邑尹高君所營當日之幾何荆棘叢生題石剥落牛羊樵蘇日踐蹂其上若更加以數年唐人所謂重來無恐無辜處矣噫諸長民者每歲三時祀鬼北壇經行其處漠然莫有動心興意爲一修者豈爲簿書期會所困兼視此風化所關爲度外哉仰惟執事以親佐下權邑事威惠風行百度齊舉而此事似不容不加之意者故敢貢其說於左右儻不以爲不然乞賜移文所該地方取其回呈要見彭烈女爲誰里族何因得名烈女其以爲烈女者何狀遠採博訪得實然後捐在官錢糧一二否則別自措置稍加修葺其墓或親臨一祭或表之以文或播之以詩大書深刻樹之墓道仍禁牛羊樵蘇之犯如此則

水南集卷之六

十三

英靈有安人心欲動於風化不爲無補也經不云乎作新民傳謂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抑聞之古今貞烈或星祔下降或精靈託迹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近世長民者類不以此等事爲急良由不悟斯理天君子固非屑屑於千福者而感應自然亦叩數之不可逃也孔子曰祭則受福詩云自求多福傳曰能者養之以福亦豈絕口不論福哉彼簿書取辦目前了則如鳥音過耳至於表章貞烈扶持三化大則垂名國史小則流芳邦志亦足以爲不朽計也惟執事念之

與李先生書

謝拜白李先生閣下今似孔脩不以不才見視數過僕意

蓋有取於僕也僕也不德環顧腹中枵然無所有也然頗以鑒裁自委竊觀孔脩志甚大才甚高識亦正其天分蓋亦百之一二也至於詩道文道僕疇昔頗事探討者其間與之處孔脩類能言之雖於君子畏者之前未免言動有失此非所以責孔脩也嗟乎後生可畏豈不信哉僕嘗南北奔走十數年非其人不妄接也不妄交也不妄取也至如孔脩僕眼孔寥寥未之見何者年幾弱冠而有許大見識力量何所往而不至也第有說焉程子嘗謂天下英才不爲少直以成就之無道耳蓋觀之成周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以及漢及後世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蓋可見矣今日先生苟能不顧俗議不隨時好不急

水南集卷之六

十四

近姑勿責之以科舉之習因其志氣而張旺之因其才力而輔振之因其識見而誘導之教之以入孝出敬之道養心脩己之術親賢遠佞之方磨其圭角去其矜逸使之得以優游沉潛乎仁義詩書之府力追疾馳古人成立之地出則必經綸必王道必禮樂必爲一代之賢臣處則必垂訓必立教必傳道必爲百世之師不但光李氏之一族而爲一代之國華不但光嶺海之一方而爲四海之德星先生亡謂其必不能也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古有是言也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功名富貴自有一定之命捨穀粟而取糠粃棄參苓而服鈎吻不知之甚也僕之小年亦嘗從事於此顧以當時無有大賢之接卓越之識

而墜此窞也一墜其中欲出之不可得矣今之白沙陳公甫先生倡道此邦抱經濟之宏畧負仁義之大柄千百世而一人者若使孔脩師而事之其成就之大也必矣夫天既與其才而爲父者反逆其才是天愛其人而父不愛其子也其可哉昔呂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僕於此亦云惟先生留意焉某再拜

復秉常

承示足併直諒此疏本月十一日已令人赴闕陳請矣由語改作爲陳情乞恩辭免起用事與來示暗合可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夫洪鍾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彼孔明宣公李綱輩當時是甚麼任用甚麼機會故得以傾其所蘊今部檄畧比尋常待前項人者差勝視之昔人所遭遠矣故疏中不過述君臣大義使平日疑先師教人不仕之疑冰釋而已矣

復乾亨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全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嗇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爲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真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慎求

不一之善以爲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承以能問於不能足見好學然一暴十寒最學者深戒惟願堅持大志終始如一則聖賢地位指日可登矣

再復乾亨

翺鸞昔贈王大參詩有云僊山開八面玉芙蓉言雖粗鄙若能於此悟入則易道可得而喻矣夫思辯固學者不可缺一若泛而不切又未免爲支離之歸矣議論多而成功少大抵宋朝一代在上爲治在下爲學氣象類如此此世運也故濂溪不再傳而異論作矣譬如造醇醪者第一筊至第二筊以下酒性雖同而味浸薄矣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乎中斯下矣執事以爲何如

復王大參

承示知行部歷二縣方回昌暑驅馳千里之外勞心焦思以勤民事古之任世道之責固如是也只今後山倒懸之急旦夕望執事回轅一贊助之大抵往事不能圖難於易已不必論矣只如村民避難四出棄田業不能耕種止在村者又爲軍壯騷擾百狀不可言甚至殺平人以爲功如此自治已失道之甚何禦賊之足云耶望吾執事力於當道中明目張膽以拯之不然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也惟執事念之念之

復陳時周侍御

辱和咀嚼風旨是何愛我厚而慮我深也僕於執事同門

也有回路贈處之誼焉苟有所見弗敢嘿嘿也夫出處無常惟義所在今既謂仕希周而學希顏矣則客星紫氣之事恐非所宜擬者矣况如僕處臣微之地有世臣之誼者哉至於才不堪世用麋鹿之性不能與時上下脂韋相逐則自知久矣到此處寧無一轉身地乎平生所學他靡所長至如出處大義亦頗講之熟而守之確也其敢凝滯以畔道乎風便聊爾布此心緒欲言固萬聊罄其一二也拙作已具呈見素翁煩達夷陵書近領并告

復朱推官

昔東坡先生謂神宗求言太廣切中當時之病夫自古聖賢爲治固在廣詢博訪然無其本則不足以照邪正審是非其弊將有甚於不求言者矣此東坡所以爲有見也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之在上君子只是欠了至誠一段學問功夫故大本不立經綸無所從出讓國美事也子之行則敗不欺盛德也宋襄行之則禍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此有宋之所以不振也自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書生之所以識事機也孟子見齊王三日不言事且看聖賢用世手段謬見不過如許他非所敢知也勿遽言語不倫乞亮

復曹梧州

尋常仕路交遊往往懶通書問蓋有其說唐人云一字不晉何足訝白雲無路水無情是也至如吾執事蓋有不同

焉者矣况出處大事僕敢於執事默然耶來諭堅之一字未敢聞命夫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死生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于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爲恒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僕平生所學求志達道萬一見用得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僕所甘心者也何勞攘之足云第念僕處臣微之地兼有世臣之義君命下臨自無偃蹇之理度時審勢見用未必得所去就又決不容有一毫之苟所謂恐不免勞攘者此耳不爾僕豈懷居者哉執事之厚此而不言是外執事矣眼中賢士大夫如林見素陳時周亦多不知僕之本心所答渠書稿錄附見意然亦止述大端若夫細微曲折處非面莫克陳也

謝彭方伯

謝謹東向再拜獻書于方伯先生執事者昌黎韓子有言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生嘗非之以爲下有仁賢而在上之人不之顧則責有歸矣而在下之人安分守道是其所職胡爲諂其上哉是以自叨舉於有司以來在公之庭無生之足跡久矣夫豈好爲自尊大哉不過安吾分守吾道而已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然又有說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苟有德之君

子雖位尊勢重所當奔走而事者又不當以過爲嫌而過於矯亢也執事文章節行動人耳目生爲兒時已聞而知之矣去歲在禮部聞執事來藩鄙邦竊爲鄙邦赤子慶幸下車未幾即抗重舉賢才止貢物其餘善政竊獎得以專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規模宏遠氣象一新風行波流不數月境內大治而又謙虛下士畧無自大自足之心求之古人指不多屈若執事非孔子所謂大夫之賢者乎誠生所願事而不可得者也執事事業在朝廷聲名滿天下汗青筆之鍾鼎勒之天下兒童走卒亦能道之所謂赫赫之光無遠不照奚庸生鼓喙搔舌而爲獻頌之舉也直以景仰之私本於性情稱述之言出於天下公也非諂也況曩者羣取拙者特蒙優獎且推而致之古之人之列何敢當何敢當然又竊喜以爲後生小子寸莖片善猶見收錄如此使他日秉鈞當軸爲卿爲相則世寧復有華才而野寧復有遺賢者乎生之竊喜蓋爲天下喜也第生於此則有無窮之慨焉生年五十又五矣窮年矻矻恒思自振倚乾坤而覩世豪思欲拔扶桑之樹挽滄溟之水舉八荒四極一掃而洗之遂其志不得則大呼小叫問者莫不以爲狂也有一奇偉卓犖之士如饑如渴思見其人與之執手浩論然非其人則又默然呼之而不應叩之而不答仰面觀天而不少顧也是以於執事雖未嘗數見而傾心懷仰至形於夢寐第生舊歲不幸遭喪顏色慘沮衣冠不吉

東坡全集卷六

九

不能一進左右接德容而聆至論也此生所以有無窮之慨也是以踰越禮分局哀一言得非范文正所謂不以一人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之意乎嗟乎使千載以前有如執事其人尚且忻慕感慨恨不得與之同時何況今日親蒞坐長之邦而賤姓名又尋見知於左右乎宜乎生於此有亡窮之慨也若使生伺候於門庭下色於閭卒而又長揖而進長揖而退纍然素服趨起不前不惟人笑之而亦自笑之矣昔有鼓瑟王門三年不得入者又有獻玉三往而三見則者向非執事奪以一言之顧則生寧守戚戚之窮決不能效昔人徒自獻以取辱也執事倘不以位自負歸以一言教之幸甚外謹獻舊所爲文若干篇詩若干篇仰答雅意更乞采覽于目尊嚴不勝惶恐

東坡全集卷六

十一

謝潘督府

詔頒首督府潘先生白座曩者明公奉命南來某私爲兩廣生靈喜者蓋爲政以人材爲先故陳蕃未下車首謁孺子戴之青史萬世以爲美談固不聞以位自尊也明公事業在天下不可枚舉此僕私爲兩廣生靈喜者大豈無因哉未幾辱明公枉顧適某陳疏謝病不出戶門久矣一旦趨謁明公之門舉平生粗守禮分者而棄之人雖不議而某心獨安哉所以不敢往謝蓋以此也於初未蒙明公下問時也自揣以齒論之後輩也以官論之下僚也以德論之又迂踈不整凡百不足爲世道也安敢輒通尺牘於督

府之門以自取斥辱哉昔人云義不辱其無似願以不辱
自處者也所以不敢致書謝者又以此也不意明公不以
爲罪數稱於兩司近者周憲使又述明公致意焉顧某失
德失禮之人何以得此於明公哉用是不揣形諸聲詩仰
答盛德休光於萬一云爾伏惟台照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六

一十一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七

番禺張詒著

墓表碑銘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自粵其鄉魯廬是
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
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
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
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
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潸潸
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述
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啞歸杜門獨掃一室日
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
是迅掃風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
涯海山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
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
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
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
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
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
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故病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
章雲漢而諸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
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
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
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而心死
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
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
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
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
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
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鼻古岡產也

東坡全集卷之七

二

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
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兩狀者詳矣詔特以天
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
不絕人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諡封監察御史余公墓表

貴州道監察御史饒邑余君行簡奉 命巡按南畿木幾
聞父封御史慎齋公計承甚既疏 聞得代即匍匐負軫
衰不遠數千里南奔度嶺下九江可以徑趨新會矣行簡
乃迂一日路至省謁予者蓋為請公墓表也噫世方競勢
利而惡衰歇以行簡居要路于在位公卿之詞宜易得而
見損迂跡之人顧反為行簡之所取何行簡之識見與人

異也且予自閉戶以來客於文固也而尤以諫墓為耻今
於行簡之請自弗容無說以謝之矣公諱肆字習之慎齋
其別號也世居新會之登名里以成化乙酉鄉科起家為
訓導其教簡田也待諸生以恩義有貧者力為資助其教
固安也如莆田以故兩庠諸生後雖有顯晦之不同至于
今咸想誦之不來官滿遷永豐教諭無幾何時以親老一
旦飄然解組南還矣時父年幾九窶母幾八泰公窮力致
養務得其歡心而尤無絲髮遺憾於送死之際閑居芒鞋
鳩杖逍遙笑傲於煙霞水石之間幾三十年官府人不
識其面目日唯靜坐一室以訓子孫而已矣晚以行簡貴
封如子官不改其素倭鄉人稱重焉正德庚午四月十有

東坡全集卷之七

三

二日以疾卒距所生宣德己酉八月二日也年八十有三
父子並享高壽可謂難矣配謝封孺人有賢行見大司徒
張西溪所為墓銘先公三年卒墓誌富嶺乙向之原行簡
卜以是歲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焉古禮也夫公厚積
而小試無所見然觀其以親老棄官歸養居家靜養不事
干謁古所謂鄉先生歟而可於社者非斯人之徒而誰
與而又以其有餘不盡之福大發于其子行簡朴茂端慤
為帝耳目初以庚戌進士出宰淑溪有聲屢被薦進南京
湖廣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後以母憂服闋改今任于惠
特重之風雖行簡質美學勤之所致要之庭訓之嚴亦不
可誣也子妹婚今後官雲南按察副使歸善姚應龍遭推

奸之禍謫戍遼陽時獲濟以行簡及賜環南歸不幸卒於途又賴行簡殯焉此予不特行簡蓋重行簡之高誼矣於是撮公大節牽聯行簡之為人造文以表公墓以紆行簡之哀思以為世之鄙薄者之一勸云

竹菴周先生墓表

士以嗜學為難嗜學矣老而益壯者尤不易得至于耄期不倦如衛武公之流詘指古今僅一二人而止耳世脫有斯人之風焉不謂之厚德之士而何哉余以荒疎跡跡丘園一日覩龐眉皓首偉衣冠而進者閱其通名之刺周敬也問其年九袞也余遂起敬以丈人行待而公也及辱堅循古人訪道之禮雖余情然於道而公之盛禮竟弗之敢

東齊集卷之七

四

當也然心竊異公所嗜殊人人乃至忘德忘年如許孟子所謂挾賢而問挾長而問者公誠一無有也非厚德其孰能與於斯邪于時好事者競繪為竹菴訪道圖以相傳玩亦一時盛事也既而往還盡落道分益符契余方自慶執意公舍我飄然而霞舉耶余嘗作詩挽之殊無生死悲愴意亦惟公生平學道視生死去來直旦夕耳矧公行檢膺福復何欠而忍以兒女態視公為哉公字克恭竹菴其道號也世家南海以積善為業蚤涉江湖事貿易中歲造店舍十數間以招四方商賈家計用裕晚以詔冠帶皆非其志也其學始多出入佛老後乃歸宿於余焉公生於永樂己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之之日為正德戊辰四月丙

申也遺戒子孫諄諄以積善為裕後之本其家嗣濟知余為公重也請表其墓余因推本公之耆年嗜學由於德之厚者言之以為世之廢學與夫學焉未得而妄自大者勸且戒焉

封旌德令懶樵孫先生墓碑

予同門友 襄府長史林緝熙為浙江平湖教諭時以試事便道歸廣為予言平湖學中士之穎出者孫君迪吉夫也其論及邑中人物豪雋曠達莫懶樵先生若吉夫之父也予中心藏之去之今十有八年吉夫以才御史奉命稽儲于兩廣辱斯文愛良厚未幾先生棄養吉夫具狀來請墓碑予以得考先生懿行之詳為快蓋父子師友間先

東齊集卷之七

五

後契分如許似皆不偶然也碑文安敢以迂疏辭乎先生諱瑄字良璧號獨峯懶樵其晚號也先世自汴隨宋南渡家于浙之海鹽後析為平湖遂占平湖籍曾祖子文祖彥忠以字行嘗輸粟助邊餉 詔旌為義門勞以羊酒考翼好禮敦義俱隱于耕妣馬氏出名族先生自為兒時有大志宗人御史君某一見異之語人曰抗吾宗者足兄也稍長值積稅事為悍吏所逼能區畫以振門作成化初海塘決居民廬產為之蕩然長民者莫或恤先生獨毅然請于當道得減租半邑人至今德之兩輸粟于官無慮數千石有司屢追授以散官先生漠然不之應也嘗至南京戶部尚書某公詢海塘為患之由先生力陳相導捍衛之策

援古證今臺壘數千言殊可採其公嘆曰曾謂草澤中無
遺才乎厚禮遺之年未半百豫營壽藏于邑之大易鄉擊
壤里凡衣衾棺槨靡不具君子謂其仗義高尚有郭林宗
魯連子之遺風至其視死生如旦暮雖趙岐傳奕奕子華
革不足多也先生果豪雋曠達之士哉是足以信吾友之
言之弗妄矣先生晚以吉夫宰旌德治有狀封如子官繼
以吉夫權監察御史遇恩例得服如子服然皆非其好
也歲一遊杭之西湖至則與一二同志泛舟揮觴浩歌以
爲樂暨諸名勝履跡殆遍先生博綜羣籍尤長於詩禮爲
詩句往往得唐人風韻所著有獨峯稿樵唱集遺後錄總
若干卷藏于家云先生卒于正德己巳四月十有八日距
所生則宣德壬子六月十日也配沈氏贈孺人有賢行先
先生十有五年卒于二入長曰遠次即吉夫也孫六人曰
綬曰紱曰維縣學生曰獻曰岳曰牧曾孫五人俱幼吉夫
期以復命後奔喪故里卜改歲十二月某日安厝先生
於壽藏焉子聞之番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先生厚積
而薄取所以滋陰其後人而大顯發之期在吉夫乎噫予
以先生故占于吉夫他日名位事功之卓不當但如子友
之言而已也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旣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卜塋
于里之下墀午向之原先期諸孤欽等奉狀泣拜請銘公

卷之七

六

卷之七

七

余妹婿也雖情弗忍銘抑誼弗忍弗銘乃按狀序而銘之
公諱祥字應龍初號希菴晚更玄谷道人系出姚文獻之
後宋南渡避兵南雄後遷惠州歸善遂家焉高祖勞菴生
竹溪竹溪生鑑湖鑑湖生坡隣公之考也妣梁氏夢白鶴
廻翔投于懷遂誕公公自幼穎脫日記數千言旣長蒙雋
不羈補郡學生成化丁酉領鄉薦赴春試下第卒業于成
均辛丑登王華榜進士授江西新喻知縣丁內艱服闋改
沛縣召起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推恩進階封考如公
官妣梁氏繼陳氏贈孺人繼配張氏封俱孺人遷雲南按
察司副使丁外艱服闋改湖廣甫及任適權奸閹宦用事
被誣謫戍鐵嶺已而權奸敗露磔于市乃復公官仍改雲
南時公已得釋南歸至濠溪驛憮然長逝矣改任後復推
按察使公身後蓋有遺榮焉公之治邑也首除民害凡興
造率開政體其熄火災擒大盜障河決之功尤偉屢以
能薦其居近侍也危言直道凡建言彈劾不爲權豪少撓
其後劾卷廣西次巡視馬草場通州倉繼巡按四川佐憲
外臺激揚廉貪旌表貞節事功卓卓在人口至今稱之不
衰其在謫也了不皺眉解伍之日了不色喜及在客途病
續矣了不牽戀作一詩而逝焉乎若公者處富貴患難生
死之大不畧改其故步亦難矣哉公生天順己卯年六月
十七日卒正德庚午年十二月初四日得年五十有三配
張氏先公八年卒下墀之墓寔虛左以俟焉繼配張氏先

郡守公次女余之妹也于六人曰欽郡學生曰銓曰鈞曰
鎔曰鋼俱先配張氏出曰錄予妹出也女一人孫男四人
曰源曰濶曰泓曰泗欽淳樸仗義當公被難時慨然欲效
綬縈之舉為人沮乃不遠萬里抵謫所省公餘亦秀拔可
愛蓋公後必昌於是乎可占云銘曰

少掇巍科才名日起梅鼎將調牛刀小試賢能屢薦入
居近侍風采凜然百邪俱靡中遭患難惟命是委及乎
賜環曾不色喜生死大矣高詠而逝祿位未究傳芳在
子哉我新阡牛眠之地我序我銘微遠此視

處士鄭樵隱墓誌銘

昔趙岐自為壽藏而傳奕柳子華裴度輩自為墓誌陶淵

明桓伊輩自為挽詞蓋生死之理於朝暮見之後之人沉

入

迷於物欲膠膠擾擾莫能自反顧以死為諱者多矣一昧
乎是不知息矣不知息則貪愛生貪愛生則是非起而過
惡生矣人其可昧乎是哉夷考昔人其情之真偽悟之淺
深猶不可以一律也況今人哉增江有處士曰鄭樵隱者
吾有所取焉非耶處士年七袞餘而飲啗步履如火壯計
其壽亦未涯也一日出其妻姪鄉進士湛民澤所為已行
狀俾銘其墓吾嘆曰異哉古人之風復見於今日又重以
處士之考東莊公之配陳與吾祖母兄弟也乃不敢辭按
狀處士諱應字德徵鄭其姓也裔出鄭桓公友之後國滅
入陳陳入閩之莆田大宋間有曰光者自莆田來為廣東

轉運副使靖康之難棄官居增城因世家焉考諱璋即東

莊公祖諱振曾祖諱宗道光之七世孫也處士為人朴直

言為無所矯飾然喜臧否人物聞人之善躍然色喜如獲

珠且其惡者雖素所喜必面斥之不少假借以是亦寡合

於人居嘗以酒自樂其於文事雖非其所習然遇當時名

流製作必手自抄錄歸以示其後生處士因登山指顧羅

浮雲母慨然嘆曰人生如轉燭耳是可棲亦可憩吾將老

焉吾安能群入群出以干升斗之祿俯仰世人哉遂自號

曰樵隱而鄉人指目亦曰樵隱君樵隱君云配邑之甘泉

湛氏即民澤之從姑也先處士卒塋于金牛里之扶羅嶺

無子生女幾人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處士生於乙巳年

二月二十八日湛生於己酉某月某日卒之年為弘治癸

丑九月十日也處士卒日未嘗嘗語諸婿姪云我死合塋

于湛墓之右然則獨曰處士鄭樵隱墓誌銘者妻從夫也

銘曰

生本無來人則各愛死本無去人則悲慨既味去來動

必有碍過惡叢生丹局蕪穢卓哉樵隱元同大塊大夢

苟醒天地絨芥窮通天壽又奚足恠如或未然努力澄

汰一息若存吾心敢懈如斯安安庶幾向晦長夜冥冥

招手良配無愧我銘用醒昧昧

彭烈女墓表

彭烈女者為詔邑人也生有懿德人莫之知獨以色誇人

彭烈女者為詔邑人也生有懿德人莫之知獨以色誇人

彭烈女者為詔邑人也生有懿德人莫之知獨以色誇人

口甫并聘入劉氏儲為養子婦厥翁悅其色也挑之怒遂計逐其夫復挑之益怒乃令人陰諷之曰若夫亡矣若何望若可就翁翁當置若側室為翁側室孰與為養子婦乎且彼與若未合也名夫婦也而實則爾我耳若奚為戀戀至於斯乎烈女奮袂大罵曰是何言與吾聞名正則分定矣分定則夫婦矣且彼亡以我故也我不忍以我故使彼亡而又召彼因叩天大慟曰嗚呼天乎我何以生為乎是夕自刎血流戶外明日烈女父母自冤番邑令高君高君罪其翁禮葬烈女於北郭外大道左榜之石有彭烈女墓云歲久荆棘叢生石題剝落蘇牛羊日躡跡其上過者傷焉弘治庚申郡推朱君伯驥祀鬼北壇經墓下下拜

卷之七

十一

詢由始一脩其墓而末有一言表其烈者嗚呼士之見利思義者或寡矣况守死善道乎况以坤柔之姿而能挺丈夫之烈若是乎觀其不以未合色而昧夫婦之分君子謂其近乎知不賤養子婦而苟貴於為主翁側室君子謂其近乎仁守節不變視死輕於鴻毛君子謂其近乎勇謂之烈女宜矣使世之妾質為人臣者咸烈女其心焉則炎劉之國號可不改新易魏矣趙汴之廟主可不遷杭泛海矣然則烈女之行雖曰守坤道之常也而其一寸丹衷揭之可以愧千百世為人臣而不知君父之大義其關繫誠重矣是不可以不表也銘曰

天德一置王侯之貴我視如鬼或烈或忠至賤之中世

欽如龍我銘在野日照月射俾慎取舍

吳節婦旌表門銘有序

弘治癸亥仲夏既望鄉進士瓊臺王君本清歸自京師道出羊城造予館白曰宗源之母吳海南衛處士諱昇之長女也幼失怙終鮮兄翁獨勤紡績具甘旨以養母衆以孝女稱之甫并婦宗源父鑒事翁姑咸得其歡心焉姑命之疾且亟也默禱於神求代其後翁之卒也斬服治葬挺挺如丈夫子雖家無奇贏而能勤儉幹蠶故食者繁而用不乏內外禮法斬然莫敢有犯之者宗源甫四齡而父已見背矣母齡時纔二十有六耳抱宗源泣曰妾欲從所天於地下為妾計則得矣如此王氏一塊肉何於是以節誓焉寒闥隻影凄然於孤燈敗杼之間幾四十年而水霜之操如一日也弘治乙卯當道以狀聞詔旌表如例時宗源粗有成立衆皆以為食天之報今綽楔巍然大昔王晉於其上寔成周太厥宅里樹之風聲之遺躅也顧先生序而銘之俾吾王氏子子孫孫世不忘上德而思圖報於萬一焉予時卧病丘園荒於筆硯久矣獨念節婦卓卓如此表之可以風動遠近則文字為有關世教不徒作也銘曰

卷之七

十一

五星燭天五嶽峙地五倫在人三才道備五倫造端寔夫婦始生事死背遺犬彘耻卓哉節婦中立不倚家以孝稱于歸克理不幸失天遽欲從死回視呱呱啼依時

特飲冰啖霜志靡貳天竟此定神相厥祉有命自
天表厥宅星鳳毛五色國有是齒作善降祥天命有以
我序我銘頤舟是配翊此淳風作範世世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七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八

番禺張詠著

祭文

祭白沙先生文

烏庠天地中和之氣東南川嶽之靈鍾而為不世出之英
爰自束髮以至皓首一本之以至誠歸然樹斯文之梁棟
卓哉啓百世之師承超然遠覽邈出八紘盡脫大秦漢以
來諸儒所學之捕影逐響遠追宗孔孟以前群聖所行之
惟一惟精其始用力妙契乎勿忘勿助其卒收功遂到乎
無臭無聲襟懷洒落真前賢之光風霽月文章正大又古
作之玄酒太羹散而為禮儀威儀之三千三百酌而為春
秋與敎之或重或輕觀其藝如字畫之妙亦作於心其
行如孝悌之至且通神明平生不以著述為事自然著述
若烟雲之浩蕩不以節守自居自然節守奪金石之堅貞
其造詣之深力行之篤可不謂之大成者耶雖高樓遐遁
杳若振衣於五峰雲漢之表濯足於八溟水月之清而其
心未嘗不惓惓於朝廷皇皇於蒼生百子思所謂位高
明而道中庸程子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是以貴人
達官無不願造其廬市兒閨女亦且咸知其名觀德者心
醉聞風者化行惜乎經天緯地之才徒吐露於駕天風岸
海濤之篇翰之富然而扶世立敎之功了不下於救洪水
驅猛獸之事功之弘至於不言而人自信不戒而物自懲

者其玄德感化之機又豈世可得而稱哉抑斯言也可爲知言者道而淺薄者或以爲矜也嗟夫死生朝暮達人固不累於幻形道喪人亡天下誰不痛茲典刑而況謝也歟教門墻二十餘齡仰再造之恩結歲寒之盟使復聰於既聾續明於既育者誰之力與而今而後棟倒山傾何資何仰何信何微雖涸東溟之波枯南山之竹亦曷足以寫孤恨之冥冥乎烏乎痛哉

祭莊定山先生墓文

於戲先生莊公挺生江浦起家科第拜官玉署上元應制爲慶燈舉公率同志奏曰無循君臣廢歌書起是取荒嬉生亂爲戒自古坐是忤旨謫官遠叙俄復南畿尋以憂去嗣是以來閉閣掃軌載詠載絃孔規孟矩沛然有得發之詩趣鳶魚活潑江河流注或謂詩法妙契天吐書得三昧皆公餘緒有偉石翁興道南土公實尊信惟爲宗主多士雲歸翕然鄒魯自况桐江九萬一縷疊見薦剡微起亦屢公漠不聞真鴻高翥晚年一出豈曰無故知其深者江門漁父公卒未幾輿情舛午澤竭山焚無間出處悲乎痛哉其命其數走也顯蒙齟齬知慕卯亥之歲傾蓋公宇絲麻滿前管前足數額公激發憤欲起舞所嗟頑鐵斯望竟負二十年來病不出戶吾才竭矣志則未盡北望長江公墓何所束帛崇香以代樽俎臨風三嘆有涕如雨

祭劉太保文

惟公青春黃甲沛然懸河之才金馬玉堂燁然華國之器其得君而專政也鳳閣鸞臺慨然行道濟時之心其急流而勇退也芒鞋鳩杖超然箕山潁水之志故其入相也朝廷爲之清明士林爲之增氣黎庶以之康寧四夷於是仰治其罷相也朝廷如失股肱士林如失左契善柔不得安生強梁罔知所畏及其不幸而薨也當宁爲之震悼士林爲之憔悴彼善柔不勝其驚惶強梁亦爲之辛鼻是則公之一出一處治否所繫一始一終俯仰無愧一生一死哀榮兼備可謂道不負明時而德稱其高位者矣某等夙瞻風采每聆高議骨肉情懷金蘭氣味方仰威鳳之來儀遽聞凶計之遠至嘆執紼之無由徒臨風而預涕夫豈但斯文凋喪之傷抑深爲國失老成之惜

祭大司徒李公文

惟公鍾靈毓秀於松蘿而秉時奮壯於盛世胸次蘊旋乾幹坤之機筆端有剗犀斷金之利其氣象巍乎如喬嶽巨川汚疾得空隆之閉其鑒識儼然如寒潭秋月否臧無寸雲之翳惓惓忠愛如葵藿之傾滾滾從善若江河之沛是宜翊贊我聖神文武之君統領國計民命之寄肯公發軔起自科第爲才御史繼遷臬使摘剔如神艱險不避荐歷內臺轉右卿貳猷爲克展聲名茂著旣而病歸尋亦召起道我聖天子御極之初而公已衰然居六卿之位矣故特考公

之行事雖不為危言激論而恒定邦國之足雖不欲明目張膽而每作士夫之氣決似是之非如傳不疑救世死之命如張廷尉容小人之過如吳師德集衆善之長如宋韓魏是以簡在

帝心累乞骸而不許澤被士庶咸仰德而無已彼正人端士固愛其蘭芝之相契雖奸邪誚佞亦悅其鸞鳳而不驚奈血氣漸衰足疾為累乞休得遂 恩波汪濊雖公之勞績在 朝廷者不可泯亦見

聖情念公者於是乎至也浩然而歸無何則飄然而逝豈不可為之痛心矣某等聞計驚傷奔吊無計庸率群寮遠陳薄祭蓋所以為世道之悲者深且切而朋友之恨同官之情姑在所置也

祭羅亞卿文

惟公生長先賢倡道之鄉出際文明極盛之世故能以英邁剛果之資而成碩大貴美之器譬之名駒墮地伯樂已識其為絕塵之姿秀幹出林公輪已知其有參天之勢矣既而名登甲科官居近侍持斧不備 皇猷范滂覽之志激濁揚清慨然李膺風裁之厲及其可慮外室也風猷之美盡張水槩之聲愈熾其巡撫邊陲也兵民服其處置之有方戎虜畏其守禦之有備川是士林交口譽之 朝廷待以不次如公者豈非祭明堂棟清廟之大材飽一石凌千里之良驥也與題者

皇上軫念公勞瘁居卿貳豈期 綸綍方降公已溘然而先逝烏乎哀哉嘗聞自古名賢傾軀其生也有自來如申甫之降嵩嶽是已其逝也有攸在如傳說之為列星是已晉意公生而光明俊偉歿必不與草木同腐豈非昔之躍于延平之津龍泉太阿之精出而暫為世寶歿而化為神龍奔于上帝之庭者耶某等於公斯文有骨肉之契同官有兄弟之情生雖得盡心乎交處死無以致力於經營水天修阻絮酒莫傾緘詞千里聊叙平生靈其有知鑒此哀誠

祭大叅劉朋節先生文

頃者海南黎賊蜂起荼毒生靈血流千里當道蒙之檄公往弭即日戎衣躬抵賊壘兩兵既交有進無止天未悔禍竟斃流矢空拳猶張兩目怒視切齒自誓死作厲鬼嗚呼人莫不生生如夢耳維公之生清忠雙美夫莫不死死則已矣維公之死舍生取義巡遠之節信無彼此果卿忠憤子龍膽氣浩浩英風掀天揭地一身之微綱常攸繫成敗利鈍非所逆計桓桓者公廟食百世左位憲使有參政配天理人心終當不昧

祭妹夫姚憲副應龍文

自君服闋治任北上升經五羊握手惆悵執意改任剛達湖湘權奸禍起雁不測殃鐵嶺謫戍而死三年君曰命也自咎機先尺牘頻來斯以莫景儀小西湖希賢希聖權奸

尋戮遼海。賜環行李度嶺將及鄉關二豎為禍藥餌也。效五十三年如臚一覺復官。漢南已下。詔育身後遺榮長。恨曷比余妹配君。雖曰四年。中間合沓僅數月。焉能執在。疾手抱遺孤。寒燈隻影。君其知乎。生如夢醒。死同脫蟬。有志無命。果人果天。所冀賢子。往往備器。繼述不亡。庶其在此。

祭陳節婦林氏墓文 白沙先生母

悲惟節婦。女流丈夫。芳年失天。冰霜孀居。三遷為教。不疾不徐。剪髮待賓。輟已恤孤。遂亡名德。不學而符。事天德備。天報亦如。子成犬器。為命世儒。繼往開來。聲被寰區。達官貴人。來謁里閭。必也請見。拜稽庭除。甘苦之奉。俯仰之需。雖曰節儉。亦鮮不敷。壽躋耆耄。聰明不渝。一旦而化。神歸

東岳祭文

六

太虛生榮。矩矱何羨。施朱表厥宅。里巷之史。昔久而愈光。玄照同舒。詔自辛丑。瞻依鳳雛。一見執手。國士見呼。愧無點趣。濫味舞雩。一語一默。一止一趨。無非至教。顧我情愚。既無寸進。及滯迂疎。未成而化。悟澤遂無。存此椎鑿。頑鑿不祛。一日精進。一日踟躕。自江門返。棄官上廬。誓不成學。不返斯途。誰以憂病。中間糾計。至不介。極出不扶。雅冒賁疏。賻以求窮。究心終愧。死有餘幸。今之來也。豈遂拙圖。學雖未就。決志捐軀。在天之靈。愚衷可誣。我馬斃牛。眠之墟。宿草自青。春雨又濡。絮我瘠牲。酌我清醑。辭以絨情。痛如裂膚。

傳

雪軒先生傳

浙之東有偉人曰雪軒先生者。姓吳名則。字宗法。雪軒其別號也。世居宜平。先生有大才。畧正統己巳。闖寇起。處之民多附之者。其勢滋蔓。浸淫于數郡之境。朝廷命大司馬孫公原貞討之。知先生猷謀出眾。以禮羅致。幕下資畫策焉。時邑有三岩者。勢峻險。民多避難其上。脅從之眾。往往有知禍福向背而歸者。大司馬以先生領其眾。先生推赤心。人腹中。眾始謹後。悉帖帖然。寇平。大司馬欲并屠之。先生力諫。以殺降不祥。且其中多善類。決不可不聽。乃大哭于軍門曰。經不云乎。殄厥渠魁。脅從罔治。矧其拊循之時。業已許以不死矣。苟違之。是重某弗信于民也。弗信而生孰與信而死。請先就死。大司馬為之感動。卒免所活者無慮數百人。奏功授鮑村巡檢。景泰間。分麗水為宜平。復以先生董其役。大司馬曰。難平邑作爾之勞居多。餘不悉歸爾。治第先生曰。芟夷大難。一方獲安。某也受賜大矣。且官物不可以入私門。某不敢奉命。大司馬益敬之。遷華亭縣簿。首疏于下民。濬河渠。禁賄賂。十事于朝。皆賜可。松之地狹於蘇。而漕數反出其上。疏減北運糧一萬石。事載雲間誌。在松十年。年雖半百。而顛毛種種矣。蓋焦勞之過也。既而乞身歸。上築申溪之東。日構祠以祀先脩。請以收族暇。則倘佯於烟雲水石之間。不知有形骸耳目也。先生預知生死。成化庚子。以其子仕儒世美。領鄉薦。笑謂曰。吾年

東岳祭文

七

生孰與信而死。請先就死。大司馬為之感動。卒免所活者無慮數百人。奏功授鮑村巡檢。景泰間。分麗水為宜平。復以先生董其役。大司馬曰。難平邑作爾之勞居多。餘不悉歸爾。治第先生曰。芟夷大難。一方獲安。某也受賜大矣。且官物不可以入私門。某不敢奉命。大司馬益敬之。遷華亭縣簿。首疏于下民。濬河渠。禁賄賂。十事于朝。皆賜可。松之地狹於蘇。而漕數反出其上。疏減北運糧一萬石。事載雲間誌。在松十年。年雖半百。而顛毛種種矣。蓋焦勞之過也。既而乞身歸。上築申溪之東。日構祠以祀先脩。請以收族暇。則倘佯於烟雲水石之間。不知有形骸耳目也。先生預知生死。成化庚子。以其子仕儒世美。領鄉薦。笑謂曰。吾年

盡於壬寅之三十七月若後當舉進士居顯官惜吾不及見之矣已而是年三月與疾作七月廢疾作皆愈十一月世美掛牌榜因往縱步觀之遂遣邑宰何公所焉何以其疇昔絕迹公庭也爲之驚喜因爲先生設饌酒半先生曰過今日入明日爲十二月節吾或者其免夫不然吾即此長往耳衆笑以爲未必然至夜果得脾風亟輿歸則脩然而逝矣其後世美舉薦以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循例封先生如世美官一如先生之言云先生生有異質經史之外傍及醫卜法家者流靡不該通幼以孝聞祖母葛患癰先生親爲之吮七日不謝冠帶性少飲然遇賓客留酌必百畫勸令至醉乃已遇童稚待以成人之禮或留客信宿必躬爲之視其衾枕盥洗其爲人謹厚又知是謂之備人非乎東所先生曰予十數年前遊京師有以感應之事告者其言曰某所有某既沒之七日僂人某夢其覺九案迎立於上手持一黃紙若今詔勅者呼而謂曰上帝念我三岩活人功多趨令上并此詔書也若其爲我收歸語我豚犬某及久言雖在耳然忘其姓名及所告者爲誰何也去年春世美奉命來廣事竣間訪予相與觴詠于竹林之間偶及之乃知其爲令先君雪軒先生也異哉先是世美以先生挽見託當時所具狀未詳予以意得之後讀先生家狀及白沙先生挽與予意合予亦自喜以爲不失之於驪黃牝牡之外

合前感應之事觀之予與先生精神往來蓋不以生死先後隔也固也異哉世美英才遠識其在 朝廷志在裨補又使予廣愛民下士卓有使臣大體與予講論遂爲知己予所以望於世美者甚重且大則又知史伯所謂有大功而世子孫未嘗不章者於先生爲有徵故傳之爲天下後世道焉

說

虛所說

予友大方伯方松厓之冢嗣重杰以通家子弟禮謁予甚恭問出其虛所卷請曰願聞至道之要予曰子莫誤予非知道者也子莫誤然敢不盡其愚姑就子虛所而發揮之先哲云心者本虛蓋虛則通不虛則塞矣然則體道者舍虛奚以又曰虛以受人蓋虛則無物而有容納之地否則反之矣然則求道者舍虛奚以莊周以爲虛舟觸人雖有觸心不怒以至騁經所引王子之詞曰虛以受之乃無爲之先文公朱子以爲實神僊不死之要訣然則應事與夫攝生舉不能外焉得其要則可以體道可以求益可以應事可以攝生天下事無大小蓋無乎不可也至哉虛乎其天地之根性命之蒂乎曰虛有所耶曰虛無聲臭無形色安有所謂所者然朝斯夕斯必有事而勿忘知所謂所其無逸之所或以其藏修之所爲所斯可矣曰古今人從事乎虛者多矣率非克虛支離其道往往自川平居後

大談何容易一涉毫末利害心動色沮卒喪所守神氣枯
瘁未老而昏耗何耶曰虛無物也今而執之則有物而反
實矣故虛自虛而我自我也必克己以至無我然後虛即
我而我即虛亦無所謂即虛即我者則活洋洋妙用顯
行而造化之權衡在我矣此聖門千載不傳之的緒其次
因氣稟學問人人殊不得已降而抹病焉耳已矣豈的緒
端使然哉重杰妙齡蚤以孝行著兼之器識不凡他日造
就當遠到也故予出其底裏而語之是爲虛所說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十一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

贊

番禺張詡著

白沙先生遺像贊

於戲噫噫大道堂堂其易也鏡中鼻現其難也海底針藏
冒雨衝風殆億萬回而始睇日月跋山涉水可千百轉而
卒踏康莊了成性之存存致妙用之無方所以能回洙泗
千百垂絕之正脉授宇宙無紀極續命之真湯雖天啓之
不易良人謀之允臧遺容如在道喪人亡所賴者遺書數
冊一一皆登性天之梯濟道海之航也

少參陳方壺像贊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

十一

此吾廣少參莆陽陳方壺先生入朝像也質孕八壺之秀
氣奪木蘭之清儒雅醞藉朴茂老成其人品如此所以蚤
占八閩之魁選獨對禮樂於大廷曩司諫於留都屢陳
忠愾近揀焚於南海獨歷丹誠至于詩法得杜少陵之步
驟圖寫妙吳小僊之丹青此出其緒餘以遨遊藝圃陶寫
性靈者耳噫斯人也使其大展猷爲於世寧不與鄉之陳
正獻彭惠安諸公後先稱重於月旦評也邪

古厓先生像贊

頎然如僊山之玉樹而抱朴含真卓爾如古器之敦彝而
埋光鏤彩示蒼顏白髮於鄉社其元精灝氣殆孤鶴之控
烟霄見紆紫橫金於仕途其逸韻幽情儼閑鷗之立滄海

當其正色挺髮霜傲雪之姿及乎掀髯舒吟風弄月之態
彼丹青者特寫其外耳尚未知能極乎變化之類弗類也
至於錦繡其心腸鐵石其肝肺德能移風鎮俗而僅小試
乎專城力能旋乾轉坤而竟弗及乎大拜遂使照乘奇珍
其混跡乎泥途連城重價枉遭點乎蚍蚉雖自古有之
而有識者安得不爲之感慨此則走也直寫其內焉然亦
僅能得其大槩云爾

自贊

無道無德無好無尚藏身粟界而不見其眇微浪跡象外
而不見其曠蕩旣無用之可言又何名之可狀然則烏紗
驚袍牙牌銀帶此丹青者親張地曹之世像耳故曰見之
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

題跋

書方正學先生文集

方正學先生文集二冊余友鄭時用以見惠者先生天台
人其爲文如其人譬之呂梁洪奔放激盪虎吼雷震聲聞
于天見之使人膽慄不能定目而詞嚴氣肅又如千軍萬
馬自天而下不聞啞啞叱咤之聲其文如此其爲人氣節
驚天震地直與日月爭光山斗爭高也固宜韓子所謂本
深末茂實大聲宏夫豈不信文集近年始有刻本在黃岩
時用之兄令茲邑故得之始予讀觀樂生詩見先生前後
二序及傳祭文又於宋景廉先生集中見有送先生詩二

首及先生一贊編者皆刊落其氏名至云無名氏而贊則
此集未及收烏乎天地之間事事至如此可勝慨哉先生
孤忠大節當與天地長存固不係於文集之有無然已燬
而復存已散而復聚豈非天哉予生也晚於先生出處不
又知其詳而此集中次序散亂至有以元詩妄入者蓋編
者雜以見聞不能無遺謬也姑藏之以質夫長老

書莊陳二先生詩

近年來詩道之行曰江浦莊孔易先生予御白沙陳公甫
先生二先生道重于時而於詩則一掃數百年膚淺之陋
習自莊先生倡之而陳先生和之完然大音震響于時烏
乎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後盛於漢魏再盛於唐其法嚴
滄浪論之頗備但以漢魏至盛唐爲第一義而不泝流尋
源乃以三百篇在說外譬之論史但知綱目而不知春秋
其可乎哉范清江編木天禁語亦有可采但失之瑣碎其
他詩話詩譜皆隔靴爬癢拖泥帶水殊未有的見要之用
功寔不外乎晦菴朱子所論烏乎詩豈易言哉二先生之
詩予皆有之朝夕諷誦恍然如接其光霽而聆其言話莊
之詩精粹如孫武子之師紀律不紊制敵取勝動有成法
而出奇無窮陳之詩豪壯如郭令公單騎見虜說以誠信
皆下馬羅拜而卒成奇偉之功此特論其氣象之大槩耳
至其妙處皆可以代爲之不能優劣也後生小子妄論如
此他日走質之二先生以爲何如莊之詩得之陳東常陳

之詩得之鍾地官合爲一冊藏之中笥云

書白沙先生挽吳主簿詩後

傳謂其先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然而傳之非其子孫之賢兄重於道德文學之君子爲之表章不足以信後而傳遠也二者相遇不其難哉詔讀石翁爲括蒼吳君世美之考主簿公挽詩三絕皆紀實每詩首系以狀亦猶宋子綱目大書特書而分註其下百世之下讀之者可以考見其人之賢之實矣噫主簿公贊畫大司馬孫公幕下諫止脅從之戮者有曹武惠之所存功成一木不腐受行魯連子之氣節中年乞身卜築申溪之東有鷗夷子皮之兒幾雖其時之否泰任之輕重事之大小有不同然隔山見烟有目者即知其爲火溪然則主簿公其賢矣哉石翁見善如不及有如主簿公之賢不與之而誰與耶世美以禮科給事中奉

命來廣事竣如白沙以惓惓顯親爲務可謂知所重歟既得諸作寶藏之將以傳之子孫謂詔從石翁學者俾一言跋下後噫以主簿公之賢如此而有子如世美者以濟其美而又得石翁爲之表章是則主簿公之所立也世美之孝思也石翁之褒善也皆可出爲世勸者詔故忘其庸陋而樂爲之書云

題三峰雜集後

誦緬懷韶亂從先公出守撫州時忽一日先公愀然謂詔

曰吾不能爲二千石低首於人吾計決矣因誦遊西塔寺詩其末云君恩好得深如海許我接開歸去來其後四十有五年吾廣大巡高公三峰先生出示三峰雜集中有次先公西塔詩韻追感今昔不覺爲之泫然蓋公昔爲撫推偶得饒生與語而有是作也公於詔傾蓋如故且嘗謬薦于朝心孚道契遂爲知己中間彼倡此和不一而足具見于集則詔託交於公夫豈偶然之故也哉因三復公集聊復贅此于集尾若夫公之製作如秋水芙蓉雖不假雕飾然熟視之有天然奇趣迥非可及讀者自得之可也

題直靜王先生詩集後

曩僕抗疏有專靜以怡神內視以固本之說者蓋僕以多病留心養生之術而頗得其要妙之一二故云然也非敢妄也續叙節齋雜稿以諸葛武侯陸宣公相業爲說者蓋僕深知吾年友汝言內懷經濟脫大業用必能事功上下古之人故以之相期待也非敢倣也其後讀汝言尊甫直靜翁詩集中寄二十卽詩有氣歸元海水清華池之句豈非深得養生之肯綮者乎末又有早作甘霖學傳岩之句豈非深知其子之所存者乎於是乎掩卷太息曰古人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何鄙見與翁意和符契若是邪異時萬一往來雲水之便與翁邂逅於天台四明泉石烟霞之間拾圯橋之履意者翁必曰孺子可教而傾囊倒困出其奇贏以濟空乏未可知也惜乎翁老僕病南海相望慈谿

數里真風馬牛之不相及徒挹清風於簡冊而已矣洪
言委政僭書此以歸之于以見知音之難遇云爾

題唐登瀛十八學士圖後

予友錦衣馬公家藏唐登瀛十八學士遺像一帙一日出
予請題按文王在秦府時開館延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
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更日直宿討論文籍使關立本圖
像褚亮爲贊士大夫得與其選者謂之登瀛洲蓋榮艷之
也馬平盛哉厥後文皇嗣統致貞觀之治卒食其力或者
議其不得人如許敬宗輩殊不知鄧林千尋必有屈幹昆
岡一開亦有砥礪苟得一二二人焉亦可謂盛矣昔舜有五
臣而周有十人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蓋以其所得

東唐書卷之九

六

之人何如耳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四人者
均有輔弼之功而決策定計爲唐社稷得賢太宗者房杜
二人之力也二人者雖非五臣十人者儔然亦可謂社稷
之臣矣王介甫讀訛嘗君傳謂得一士宜可以南面而制
諸侯文皇得房杜其有天下致太平宜哉噫得房杜而臻
此而况不爲房杜者得之其效當何如哉予於此圖摩挲
三四深嘆夫文皇好學重賢之足尚彼十八人之優劣未
暇論云

題趙文敏公畫馬後

右畫馬一幅乃勝國趙文敏公手筆今番禺張君家藏者
也馬十有六匹其態度各異天機潑潑咸有飛起之勢其

妙殆不可形容烏乎公之所長此而已乎按公名孟頫宋
寧僖王子僉五世孫性敏力學程文海薦之入對稱旨即
擢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仁宗朝左龍任之嘗謂
侍臣曰子昂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狀麗
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端正四也文辭高古五也書
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烏乎公之所
長此而已乎故楊載謂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
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經濟予謂公立身立朝危
言危行諤諤有氣節知其經濟又未必知其此也公襟度
披豁遇事洞達故雖書畫小藝往往精絕如此幅者驪黃
牝牡造化於毫端使公入相東鈞當軸其造就人材何如
進退臧否何如敷施俊乂何如拔茅連茹鼎扶邦祚於無
前不在茲乎九十年曆數而已乎惜哉徒見諸此而已由
是以觀勝國興亡脩短此而非之公之此筆可以尋常遊
戲翰墨者例視之乎張君問爲予題因書其後而歸之

跋漳郡名宦鄉賢錄後

壬申歲冬余得周中丞知白先生見遺漳郡名宦鄉賢錄
一帙讀之爲之悲喜交集蓋先公嘗爲漳守功德甚著今
與名宦之列上與先儒文公先生及諸名公聯名位於祠
之南面且錄狀其治行刻梓以傳不朽良足以慰先公于
地下矣因紀以二詩兼柬中丞其辭曰故人周中丞遺我
書一帙書名見漳郡悲淚下承睫先公名落中治行甚昭

晰並列名宦祠上攀晦翁轍英名與嘉績終占不可滅又
曰先公守漳時詔也方在侍目擊撫字勞旦夕忘食寐漳
人昏墊餘救活不勝紀獻言脩闕功茲特餘事耳輿論終
不虧崇祠映天地今歲秋漳守陳侯宗禹復以是錄寄燕
之書幣俾序其端焉余復書謂侯脩文尚古出於刀筆僅
篋遠甚第先公名誥在焉何敢濫以乘常借口先邪暇日
因述先後得是錄之故弁繫以拙製爲跋塞侯責云爾已
矣若夫侯世家科第及治郡之績見諸公序者詳矣豈待
余言之贅哉

跋鄧御史所藏白沙詩翰卷後

侍御錢塘鄧君良臣出示詔以白沙先生所書近稿俾一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

九

言爲跋噫昔人論詩以爲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其論書
以爲神之所浴氣之所沐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
然則一詩一字其有益於世於人也大矣其可以詞章小
技例視之乎哉顧至之者鮮而識之者尤鮮耳譬如琴瑟
妙音固在而指法人各不同也又如飲江河隨其量之淺
深而自以爲足也此正昔人所謂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
臣不能喻之于子不能受之臣者顧以詔之凡陋從遊先
生之門日久幸得侍於詠歌揮洒之間耳目雖習而茫乎
未得於心故竊嘗妄論以爲先生之詩之書其工可學也
其神其韻不可學也欲學之者抑豈無其本歟侍御君博
學好古得而寶之如拱璧其意必有暗與謬悠之見合者

因書以塞所命云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

九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

番禺張翊著

五言古詩

和陶飲酒十首

驚魚樂深逝倦鳥厭高飛獨人不如之可不爲之悲失路
陷荆棘日暮還依依家鄉隔山海飄泊將焉歸歲月不我
與兩鬢條已衰少壯不自力老去願皆違

山居復何事卧聽松濤誼先人有敝廬亦在澗東偏高榜
出層雲正對羅浮山羅浮去雖遠神往復神還時逢採藥
人箕踞松下言

有客遠方來值此秋菊開貌古韻更古人物疑無懷與我

東所先生集卷之十

說竟日意合無少乖我因問動止畧述渠所棲聞言驚嘆
又隔此如雲泥我有龍唇琴願公爲調諧彈罷各一杯賓
主花間迷再拜再問公茲去何時回

海天碧萬里三山落中隅雲水隔千里欲進無一介扁舟
不可泛高車不可驅中有一僊翁壽可千歲餘還入松脂

林結此丹霞居

取我一斗酒對花斟酌之人生如轉燭爲樂當及時不見
古之人念茲而在茲行藏各有分奚爲自懷疑從今至老
死冰霜善自持

清流多亂石白雲滿青山山中欲勝坐竟日無一言醉來
已失我閒極忽忘在述以五字誰取適非取傳

大道自圓活無情生有情四大且無我何況世間名賴然
秋菊下把酒笑浮生醉來枕片石龍唇了不驚茫茫宇宙
內無成還有成

此道没人我那知非與是應物如懸鑑妍醜自毀譽榮
乘智炬正坐多事爾願君取吾言吾言良不綺

壯年出從事携書逐群英宇宙自本體於世誰無情但愧
天機淺逢人輒披傾匪煩則傷謾何異秋虫鳴長歌歸鹿
門採藥終吾生

海濱有一士矯矯雲鶴姿獨來還獨往高挂一藤枝或時
入塵市與衆無少奇或時就上方嗒然無所爲生死且無
與名利顧可羈

東所先生集卷之十

彭澤縣謁陶靖節狄梁公祠

淵明柴桑士志耻事二姓梁公居宰輔回唐於革命出處
若不同志節日星炳千載彭澤祠遺容肅然並名廬阜
崇清節鄙水映

題松谷

山行三四轉古木挿太清下馬問我處一谷通洞壑古木
是何木盤根盡佚苓月明風雨至白晝雷霆驚時復疑王
喬雲裏來吹笙道人不用鞋一擎五鉢輕盡日無言說松
花落滿庭堦坐復堦坐飽聽松風聲

三峰詩有序

侍御內江高君大和以三峰解示予蓋三峰之

地大和之先公岳州通守東厓先生之宅兆在焉大和嘗廬於此因以爲別號而萬夫永思之意其規諸尋常取適者異矣予嘉之爲賦三峰詩凡三首如左云

三峰峙西蜀高出雲漢表四時秀有餘萬古清不了可望不可攀仰止無大小時起膚寸雲爲霖蘇億兆

曉彼三峰奇中有牛眠地惜哉一片玉重泉千古閉鳳去有遺雛蔚爲王者瑞無爲滯丹穴大展凌霄翅

羅浮起滄海大洞天浩浩招手茲三峰交結勝管鮑終古兩昂藏一氣通旻昊無窮仁壽福力爲蒼生造

贈費侍御還朝用李太白韻

清名動兩京高價重連城神駿一過目知是渥洼生灑然出塵姿而抱濟物情布衣 墊轍下文擅倚馬名風雲生兩腋來從龍虎爭常懷致主誼靡羨錦衣榮小大各有用所費斯道行割雞試牛刀三年政有成刀筆驚老吏水漿騰芳聲賢名聞 九五有詔速如京父老挽君衣感惠各霑纓官居柱下史正色率群英天門高九重仰視孤鳳征手持三尺法上佐日月明請劍出上方理輪在都亭帝念嶺海遠燭之以法星綠林縛封豕瘴海剪長鯨萬卉盡枯槁值此甘霖傾呷吟轉謳詞懽若登蓬瀛聞風遁豺狼在一弛一張鷹鷂不如鳳霸道終愧王驪駒一展足萬馬空騰驤功名置身外楚得而楚亡僕居四百峰恍若墮醉鄉

公餘君狂顧解衣坐燕堂語及經濟事此心共皇皇汲澗當新酌折荷當玉觴名花當國色妙舞十二行鳥吟當妓唱亦有音遠梁君笑曰富貴如朝露夕陽風波一失路齊楚遙相望世態多風雨人情逐炎涼江山尚有改人世豈不消僕答曰誰哉大舶濟滄海聖心寓擊磬高人樂鏤彩既失燕濟誼翻成獨善罪規規與君居在我無卷舒知心語未足遠別將柰渠堆盤有蕉荔設饌無齋蔬維時七月半新涼滿郊墟君行趨 北闕僕行邁南楚青玉環五峰左右如龍虎東南驛日月上下迷風雨長卧此山中何處尋太古有時醉峰頂漱齒九龍泉喘與九天接息與滄海連人生如夢耳萬事堪舍旃顏回與禹稷各擇渡人船浩浩本來然自餘皆浮烟東山天下望願 命自九天見僕極口道道君如范老爛熟天下事惜哉麻未草二妙聚一堂德星應蒼昊顧僕蟻蝶然毅然任斯道東山千仞岡竹窓百尺樓東所何爲者方寸自十洲仁賢共出處正當五百秋醫國無雙技人材第一選滿聞邊報急烽火照 皇州兩公韓范畧當解幽懸恩費公正紅顏劉公已日易川材無老少衆星讓孤月人才當此日萬紫緋千紅遺逸有麟鳳可禮不可權誰體上天意誰敦下士風元氣儻不息天道豈終極好者九苞來文章成五色山龍補帝衣火藻備粉飾萬里秋水襟飛上梧千尋端居守淵默萬玉且森森君從今日去兩情江海深杳然山水隔尚嗣金玉音贈

君無白璧贈君無黃金贈君唯白雲贈君唯此心憶我抱
憂歸一病十年來志如江漢決萬牛挽可回銜環意空切
奏賦心已灰昨聞君有意封事薦凡才吾君古神亮愛
勤理治秋自有尚鼎任徒勞杞人憂我若我衰去桐江釣
碧流經綸付公等及時展壯猷功成儻身退尋我五峰頭

送少參羅志仁入賀

論交二十年倏如飛鳥過余望空山歸君領雄藩佐鵬宿
胡然殊擇棲谷得所君今萬里行王程不少阻後會量有
期我歌君必和雲雷贊經綸道在無不可江樹含離情茅
堂出別俎

七言古詩

題江憲副所藏盛行之畫梅竹石

豸史江公好種樹疎梅瘦竹百般許亦有怪石中離立近
觀遠觀皆有趣江公仕宦掛金魚年來六十歸懸車風雪
閉門剛此對千紅萬紫都不須草堂一軸畫高掛怪石之
怪見者詫平泉醒酒未足珍得恐初平精魄化紅梅蠟梅
參差開點畫殊自天然來山谷見之當二絕述仙馬首應
遲回亂竹數莖充自好酒酣想像一筆掃今人誰復史王
猷未必見君肯傾倒吾聞江東盛行之畫史之中此白眉
請觀放筆為此畫若與造化爭神奇雖然畫亦竟何取玩
物喪志古人語勸君見畫莫便誇且看江公真意處

題雪舫草蟲圖

雪舫前身錢舜舉草蟲妙得寫生趣別駕携來訪草堂觀
物眼開顏慘沮蔓草芝蘭正不分驚駭駢馳兼共處畫工
畫筆縱入神麟筆聖意未知主蕭疏王食鼎籛需胡為下
與百片伍百片叢生不知名岐農世遠味損補遊蜂案案
苦不嘗亂蝶翻翻炎自舞妖墓徒歲蝕太清下食百蟲焦
九土安得舜絃此一揮坐使薰風回太古吁嗟變化物紛
紜造化無心何去取君不見廟廊燮理坐伊周昆蟲草木
皆得所

題斗山圖

繁星亘天斗斟酌峻極無山岱宗若惟人曰為萬物靈千
年幾見聖賢作淮南半浴儒仙流半刀小試南海取寒堂
夜作三刀夢海角天涯汗漫遊臨岐出我一鉅軸題然山
斗箇中收欲携山斗過海去斗大一州無放處光華萬夫
燭丹霄氣象千尋鎮寰宇羅浮道士來結緣與君雲衣相
周旋相期跳出九垓外飄然揮手凌紫烟登東園云此詩
箕末極樂既然凋三光豈但塊瓦微物外無人煉大還
上徒知慕韓學

題畫菜為羅方伯

菜兮菜兮始泥蟠一朝尚賸金縷靈根中稟天地稟寒
葉下陋桃李繁天然不似孫竹苦英氣宜帶梅君酸至味
已實商說罷高韻吐薦金張盤當其棲跡東湖也百錢平
售如蜂攢及乎虎嘯出扶漢人以諸葛姓字安出處大節

如白日芬香廣播天地間丹青誰此奪天巧寫入綃綃對
陰壇陰壇主人廣藩伯知味平生作友看每持資斧除惡
木長扇仁風培善根蚤晚大拜入廊廟卽此一味呈琅玕
頻令蒼生無此色多士和根如蔗饗我當爲作菜君傳萬
古流傳定不刊

次韻瞿憲副登鳳秀山

昔人當此謫還舞那知今作樵林幽因山築臺幾十仞綺
羅爛熳青雲頭伯圖一逐春雲散建節袞袞來諸侯興公
每作長往意安石或蘊蒼生謀白雲悠悠自來去高風一
墮三千秋梵王宮殿半風雨中問檀越誰繼修興廢百年
如走馬光陰多少逐東流爭似仙境不在遠往往泛海尋

次韻瞿憲副登鳳秀山

七

丹丘只如此山在城郭上有仙跡下龍秋風月連床樵味
淡松風一逕翠烟浮我家此去纔咫尺瘦藤扶病每冥搜
觀迹雖同鹿門隱壯心猶抱魏闕憂姑蘇瞿公真磊落一
掬和氣春雲浮法星幾載照南粵碩德宜作濟川舟居官
只飲廣州水尋幽還慕遠公倚傷心烽火頻年起四望茫
茫郭壘稠斯民凋瘵若大旱鼎天恨望雲油油昔人論治
亦可畏廉耻道喪此其尤後霜爲戒貴在早未及風雨宜
綢繆但於一念在經濟浮雲富貴非所求浩歌長賦豈不
能有興或可陪鳴騶一榻在公知不少高韻媿我非周球

送張靖州

先生真是古人流寵不吾驚辱不憂年壓五十始得官論

其豪逸之氣不以老壯而少休酒酣拔劍輕拂拭星斗光
芒射九州渠陽萬里楚天南山水風雲俱慘淡當歌對酒
放金杯風月乾坤吾頗濫兵戈昔日千家哭烽火疆場近
頗肅往問赤子今何如寒吾有求饑有粟莫指慙囊嘆老
生尚有平生半部經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君不見長安少年遊俠兒鬪鷄走馬氣如霓風塵著雨街
街淨花柳和烟處處迷又不見金紫煌煌號卿相甲第歌
鍾爛相望青娥皓齒歌宛轉銀筍牙板聲嘲哢去年匹馬
入帝畿風光如舊人事非向日少年多乞丐高門半改
爲荆扉轉眼變更便如此千秋萬載何極止往訪舊日東
隣家惟有一翁出納復初時相見不相識細說來因方大
喜問之多是感慨言不覺相看淚如水三月花明君始到
料得傷心亦如此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番禺張詡著

五言律詩

春日

綠歸溪水膩紅入路花明約伴采芳去依山徐步行真境
詩堪畫愁城酒可傾尋僧知寺遠雲外斷鍾聲

九日獨酌

鳥啼秋竹靜花映小池幽有酒菊堪對無官身自由重陽
節又到此日誰同遊直須拚一醉枕斷鐵橋秋

冬夜

請看長江水悠悠不待君薄寒生永夜朗月破浮雲野草

空教舞山羊自結群斜風燈影外天籟不堪聞

殘雨

殘雨積空林林間絕鳥唼水烟迷樹晚漁響落江溪此路
少人問公家何處尋酒醒凭竹倚泊轉夜沉沉

松坡

千紅萬紫外愛此一坡松遠意溪斜遶深心霧半籠長為
居士撫不辱大夫封一枕曉然在雲來便失踪

宿野趣堂傷余舅之不見悵然有感

病起尋芳出重登野趣堂往來今燕雀割烈此肝腸庭月
為誰好墻花空自香徘徊不能寐求夜據胡床

七月三日自白鹿洞過開先寺觀瀑布泉

瀑布泉如故龍池畫不成匡山千古秀鄱水四時清尊俎
開新釀烟霞若舊盟時逢賢郡主細把故情傾

與李子長約遊白雲值雨不果

雲山纔咫尺未得一同遊竹暗千巖路崖飛萬丈流藤枝
還我步詩句要君留悵望將嚴駕山齋雨未收

過南京會員外兄

為別三年久相逢疑夢中酒杯殊欸曲行李暫從容開口
花同咲歸心水共東鴈來正寒月鷁去又西風

東方文選

文園初謝病信息已西湖丹熟朱明久漁歌碧海孤清容
思未覩遠札意先孚回首江山暮崢嶸歲近除

伯安雖後出英氣蓋東南未遂荊州識先驚景畧談神交
自古有夢想只今耽他日逢君問何如昔澹菴

訪陳宅

勝事今何在流年祗自忙好懷開小屋醒眼到斜陽鶯語
諧翠韻花枝映酒觴野人何限樂此樂復無央

次韻周侍御見梅

一株香帶雨千古為誰留冷蕊空館徑疎枝半映秋羞同
春色競直許歲寒耐莫道羅浮遠羅浮隔一州
乘除自天意消息箇中占萬草凋殘後一株霜雪嚴逢人
聊折寄調鼎遽容添欲向成都卜君平適下簾
數點庖羲畫根枝體用周末舒佳實在忽放異香浮世界

梨花夢人心粉蝶謀回頭爾孤鳳百卉鳥啁啾

次韻寄湛民澤

一月將迎絕山齋夢盡清又何消著意更復去逃名寂靜
元無得圓融此有成斯言捨君外未欲向人傾

別民澤後用韻寄興

知音自古難何更恨餘生一曲漁歌罷滿衰風露清浮雲
作聚散花鳥寄心情別有處和說歸來問廣成
還此看雲坐一塵都不生水流花竹遠山作武夷清却有
周流意都無仕宦情招邀幾儕史啜茗話秋成

答陳廷舉見寄

憑誰秋問訊近况定如何花下思君切吟邊苦雨多打乖

非邵子真一旦東坡何日重携手同聽漁父歌

贈董少參

力解新藩佐羞彈舊豸冠十年淹嶺表歸日逼殘家傍
天台秀人尋洛社歡子孫誰不念遺以鹿門安

贈端郡子黃伯望

每逢潘總督開口話端陽秋肅千山靜春回萬卉芳才華
今治郡風采昔為郎輿論誰能廢終當佐廟廊

贈別林以永

北馬又南船青氍十五年母天愁日薄儒地愛春偏適意
多山水留心是簡編師門非孔氏何處問真傳

送大叅王汝言捧表入賀

一表秋前捧單車日下征青春江海意白髮廟廊情

聖壽天同極臣心水共清井平如可待司馬相皇明

都門送兄子高

憐兄獨歸去花柳禁城春此日難為別東風忽起人天地
雖為客江湖亦米蘋春令沙際急日斷一霑巾

三月都門別春光滿帝畿鶯聲亂離思柳絮點人衣北
地歸羸馬西山駐落暉如何一行鴈同去不同歸

送人還川江

北風吹劒閣細雨過長灘去去還鄉好悠悠行路難花開
應有覺草色亦無端明到三春放高歌且劇歡

憶李子長

草木欣春至塵埃向日忙笙歌聞未夕風雨憶連床一味
千年藥孤天萬里航白雲今已散何處問行藏

五言排律

重經鄱陽湖

衆水之所匯浩然成此湖清流通楚蜀高浪拍匡廬潤澤
功須有朝宗意不無烟雲任遮障日月共盈虛斗酒青蓮
醉扁舟范蠡趨奔波吾老矣懷古慨何如一矢殲陳虜多
方定禹謨康郎有遺廟人極此中扶

輓畢牧先生

南楚此人傑初官來守滁林荒無餓卒廣畜有儲蓄借寇
恩仍許思何事不虛剖符兵申地露冕雪霜途獄斷空窻

帶銜居僅金魚便民甘受禍爲 國直忘軀力可排高嶽
襟還隘遠湖園巾灑落落壯髮蕭疎積德緣先世傳家
見鳳雛顯揚期在此元凱佐唐虞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卷之十一

十五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番禺張翊著

七言律詩

秋日有感

蒲天風雨倦登樓獨引黃花酒一甌壯歲安希顏氏樂衰
齡深抱杞人憂風雲空想千年會山水聊爲半日遊手把
一編誰領客萬松陰下坐科頭

小西湖詠竹

竟日忘言對此君參差碧玉勢凌雲陰濃高蓋周遭立聲
動鈞天斷續聞連屋雲深藏鳳跡拂波風緩顯龜文傲然
一枕羲皇上吹醒涼颺酒半醺

高涼郡判吳君遺鶴

冥樂亭臺近落成誰將一鶴伴孤生秋深月長青山影日
上風傳碧落聲對客舞時誇獨步穿松行處獅雙清高涼
半刺平生契知我元無玩物情

和沈進士秋興

東去雲山幾萬尋秋風使節未登臨路經鐵柱看雲夢
入蘭亭落葉深籬落蕭瑟冷菊意乾坤浩蕩濟川心別離
未動情先動一夜江城急萬砧

懷林見素先生時巡撫江右

八壺仙人携藥囊叢裡多傳校世方蓋頂有天開日月車
前無地著風霜曾聞洛下歸司馬又見 朝端用李綱東

海漁翁身日遠了無經濟得商量

湖亭與翁山對酌

栖遲不必華山巔
釀熟磁杯與客傳
半餉劇談花塢日
兩人深坐竹林烟
此生聚散浮雲耳
舉世升沉春夢然
一醉忘情君便得不須回首問蒼天

問當道上薦刻

疎狂性本處時難
豈是平生不愛官
世際虛名堪抵掌
塵事逢真禹趾彈
冠空遺春雲千岫白
莫酬夢史寸心丹
而今只好師康節
安樂窩中咲美丸

次韻歐元珪二首

如許清才屬妙齡
眼中皂白自分明
一囊風雅包長吉
滿

金全卷卷之三

紙雲烟掃率更
既把鳳歌非楚隱
官將朝服是於陵
南遊再得真川決
官使成功似折筵

東籬采菊制顏齡
忽見南山眼自清
山水高深懷古調
雲長春白任流形
病軀重老依齋微
血淚無緣流孝陵
枉把賤名污聖堂
自知精力不勝筵

次韻曹太守海珠寺

中間一座歸禪宮
四面如山浪拍空
雲影不遮山樹影
波光長映佛燈紅
依稀蓮岳移塵外
嫋約金山在翠中
圓盡興亡知幾代
誰能回首問蒼穹

問於府上薦刻

春前一蹴擬投簪
春後臺端問薦賢
慙愧虛名污奏牘了

無實用濟當今食芹謾有先民意
采菲其如督府心目斷
蒼梧人不見高山流水在孤琴

次韻懷陳以道台守

絃絕琴韜憐伯牙
滿江風雨任橫斜
歲後有松筠操春
思先舒桃李花
南粵山川朱鳥下
東庄風景白雲遮
行藏勘破浮烟耳
自古侯門隱賣瓜

讀篁墩文集偶成

前輩才名後輩聞
未從江海挹餘芬
文章可但堪華國
講讀多應善啓君
旣貌入宮應有妬
疑金到底竟難分
惜才誰體希文意
千古程文繼柳文

讀陳少參止採珠疏

金全卷卷之三

採珠爲害可勝窮
誰瀝丹誠達九重
已見地方遭水火
寧驅民命飽蛟龍
微垣信有回天力
草野寧知曲突功
如此醫和堪活國
幾多藥裹肘囊中

次韻寫興呈駱明府

白屋寒生儼雪飛
江城春半未班師
誰知衰病懸平日
日擊干戈遍地時
唐虞不來千里馬
甘泉猶奏九莖芝
使君小試調元手
兩袖春風放莫遲

寄題杜少陵成都草堂

草堂還照浣花西
千載公神一主棲
遺句我今粗領會
見賢誰此不思齊
共知詩史宗三百
可但規模掃六迷
人去溪山風月在
楓林依舊子規啼

題李都閫琢王軒詩卷

瀟灑幽軒名琢王淋漓醉墨欲生波一枝玉樹人堪比蒲
卷陽春調可歌克已功夫同衛武連城聲價重應頗恩
承霄漢金莖露餘屑將來一處和

聞見素先生謝事歸莆陽喜而有作

經營勞勩鬢搔銀西蜀功成便乞身一舸圖書只如舊八
壺風月又從新交遊晚覺江山遠色笑空親夢寐頻安得
病軀生羽翼乘春飛去木蘭津

按治周公命有司爲子築草亭三間於小西湖之

北予峻辭弗獲且感且愧紀以是詩

城西一畝也堪宮更賞新亭結構雄樂道清時非數間真

卷之三

一四

園古洛文文忠鵠居嘗有離人意穀食偏無濟世功目斷
長江秋色晚欲從何處送飛鴻

重陽日懷羅夏官道源

亭臺新構小湖西節屆重陽誰共躋今雨暫爲千里別明
年還許一尊携秋英笑折盈頭插詩句新裁刻竹題醉裏
相思何限意隔林時聽鷓鴣啼

蒼厓爲侍御周襄虞先生題

一厓高控瀨東西上柱蒼蒼下映溪秋色迥連滄海濶晚
晴偏覺萬山低擎天終古何由壞按地無階豈易躋我欲
振衣酬仰止錢塘烟水榜舟迷

除歲次周侍御韻

臘殘宇內漸回春滿目青紅又一新到了鳳凰還萬仞羞
因鼯鼠發千鈞篇詩擬贈朝天客杯酒堪娛守歲人病去
不知年歲改鷺鷥依舊只相親

將往白沙

衣冠今代又東周南望江門柳渡頭紫水黃雲來短棹青
天白日放孤舟年來愛客常投轄老去傷心獨倚樓願借
金針同出世十洲三島漫遨遊

金陵

于斯定鼎握乾符壯矣規模近古無四海舊邦文物地萬
年昭代帝王都文謨武烈傳孫子虎踞龍盤入畫圖懷
望九霄龍馭遠遺弓抱處淚如珠

卷之三

五

至虔州會故人蔣中丞誠之先生

一別中丞二十秋朋簪今喜蓋虔州西江洲府逢新政南
海攀轅憶舊遊宦轍萍蓬渾莫定斯文膠漆素相投乞骸
會有重來日准許江山半餉留

下十八灘

初伏舟經二水寬儲潭檣首祝平安迢迢客路三千里曲
曲江流十八灘老矣無才堪用世徒然有疏方辭官此行
端爲趨君命名利茫茫總不干

立秋節舟至安慶

人過舒城感立秋金風四起大江流廿年東海持竿釣一
旦南都賦遠遊漸覺蕭寒生客袂直憑清醑解離愁衰遲

跋跋那能惜汪濊 君恩特此酬

泰和舟中值中秋節與友人玩月

潑倒江湖百不能逢君殊覺懷增停舟共賞中秋月促
席高烧兩夜燈國士低回心耿耿客途跋跋鬢星星明朝
又作澄江別快閣無心擬一登

泰和舟中懷羅道源必象

舟泊臨江喜再逢聯舟相送過隣封百年友道詩篇裏千
里鄉情酒盞中蒲腹經綸緣此見一腔春意爲誰濃無因
寫得相思句尺牘秋風寄便鴻

別金陵用前韻

萬里驅馳繳部符高明還察此情無裏披江霧朝陵土

夏序卷五

六

晚來秋裝別 帝都進退無過經濟計棲遲又絕利名圖
肯將小節虧終始累世承 恩泰作儒

舟經古水讀王脣集有懷羅廷評惟升

短笛秋風不暫停未從江海嘆飄零東傳古水羅評事詩
誄全川練子寧非易看山吟甫就倚蓬捫虱酒初醒鷗衣
未補寒先透旅况淒涼祗自伶

題貞節卷

珠玉携來誰氏卷爛然照我小西湖綱常若論貞節婦
輩翻嗟烈丈夫綽楔光騰今宅里丹青誰貌女師模休言
世道無關繫一髮千鈞賴此扶

督學先生粹夫枉顧話舊偶成

杏園同作採花遊一隔雲泥三十秋誰在桐江扶漢鼎公
親瑣闥侍 宸旒明珠南海無遺憾諫草先朝可盡收休
嘆頽波難復挽直憑底柱屹中流

至日懷吉夫侍御

盡日蒙頭巖戶扃停雲何處最關情坐忘自覺元和復夢
破誰知寵辱驚短榻風連南岳秀長筇月漾粵江清何時
載酒償前約看竹亭脩近落成

次韻懷公覆

肯將英妙伴虛名相對湖亭一榻清稍帶醉容非惡客絕
無塵地是蓬瀛貧交半逐春雲散釣舫空縈夜月明蚤晚
朱陵五放步問君還許共西行

夏序卷五

七

仁和褚公廟

天目山高湖水深褚公名節到于今題詩顯慶千年蹟走
馬杭州萬里心滄海月明精衛哭紫宸飄落牝鷄吟今人
不見前人恨迎送神歌是楚音

次韻江憲副九日寫懷

取舉荒園便之餘龍山何必事崎嶇菊花釀喜今秋早詩
狂人誇去歲無萬古乾坤都只寄浮生富貴竟何須試將
面目西湖照已有秋霜點鬢鬚

得秉常南安見寄

和句封來梅嶺外看花人坐草莽前昔年兄弟今分路萬
里風波獨泛船伏枕覺還燈寂寂傷心秋更雨連連千頭

點檢絲綸在乘月還來釣海天

寄傲亭懷湛民澤

茅菴高枕白雲邊
日日松篁奏管絃
得飽秋霞聊抱膝
爲憐夜月或移船
清涼境自開心目
安樂窩真遠市廛
何日挾藜還此願
試臨千仞弄飛泉

次韻丘長史同年

江城風雨戰殘秋
萬事人間嘆謬修
隨意漁竿溫釣石
何人羌笛弄江樓
千篇擊壤詩陶性
三斗柴桑酒破愁
却憶旅亭丘長史
客懷鄉思滿歸舟

和唐人賈至早朝

絳幘鷄鳴三殿曉
景陽鍾動九天開
南山日颺金杯暖
北闕雲扶玉輦來
近侍衣冠同拜舞
遙聞仙樂暫徘徊
明良已際唐虞盛
欲效賡歌愧不才

次韻答劉瑞葵見寄

蕭颯燕毛任雪侵
八溟波杳笛聲沉
秋臨釣舫連陰雨
日斷浮雲悵古今
隔郡遠勞詩見寄
別君長是夢和尋
潮陽東望不知處
慢把衷情託素琴

送王憲使

嚴霜飛盡入滇南
春意江山遠近含
廿載才名聞病榻
一襟經畧見高談
活人不但參苓苦
澤物偏多雨露甘
試問粵南遺愛地
幾時重覩駐公驂

送曹時卿赴湖廣鄉試

時卿過我西湖坐
全楚英材見此生
五色文章爲世重
百年吾道待時行
賢流素志非溫飽
文士填膺有甲兵
蚤晚飛黃騰踏去
好將三策助昇平

贈李德美念憲謝事還麗水

直將天地作蘆盧
名利浮雲了莫拘
到處有山皆可屋
閑來無水不堪漁
自知靖節閑居得
世哂東坡藥誦迂
非是平生高趣在
臨岐爭遣智詢愚

贈南雄別駕鄭元美謝事還莆田

廿載金臺幸識荆
四州別駕飲才名
青蠅白壁那能污
皓月長江空自明
五嶺初醒蕉鹿夢
八壺重主鷺鷥盟
白頭見素知相問
已辦扁舟訪嶽行

送林總督先生東征

三春一道見飛霜
我旅如神我伐張
頭上有天開日月
月中無地遁豺狼
謝安談笑心存靜
召虎經營事立常
指日功成應奏凱
暖風歸棹旆悠揚

寄都憲周知白先生鎮虔州

不見中丞今八年
范滂丰采故依然
共知鐵漢因遭塞
權作金城且鎮邊
才大適逢多壘日
書成遙寄蚤秋天
修孤臺上涼如水
幾度懷人月正懸

次韻答王監司叔毅

朱明古洞我閑居
竊似當年葛令廬
丹到九還無可煉
眼空六籍有何書
老便華嶺千尋枕
病怯公孫萬里車
咫尺

行臺不相見笑將信息付江魚

送駱明府督餉西征

大舉群兇指顧戡鄱侯責任付君擔經綸南海民情便生
長西陲武畧諧舟破潮頭天外白旆搖山色雨中監想應
歸日新亭就杯酒軍機坐細談

客携使交詩過讀次韻贈湛民澤

約向滄溟共濯纓當時決意謝浮名功名自會尋溫嶠昏
嫁何曾累同平書校藜光餘舊閣使行燭影在新旌星槎
咫尺無由見落日湖波空復情

別周柱史

里門絕迹幾春冬此日扶衰一送公萬里青天誰着眼一

江寒浪自推蓬交情磊落詩難馬別意綢繆不工此後
雲山多阻越清客除是夢中逢

送潘仲魯黃門使交南

君行不昚請長纓舊制藩封事有名此地 先朝曾版籍
于今王上共昇平 九天雨露來恩命萬里江山擁使旌
年少允宜拔筆早休教臨祖動離情

答新安吳德夫見寄

枉把浮生嘆不辰眼中草木又逢春君臣分在知鯨鱓賢
聖生來即鳳麟知已世難逢鮑叔高情今復見汪倫白頭
感慨終何極漫爾狂歌和鄙人

送高侍御出巡

春光當此半晴陰法象天教嶺海臨州郡每為饑饉苦旌
倪專候使車音埋輪直氣元無古攬轡清風又播今願得
甘霖隨節注炎荒到處起呻吟

贈羅蕪山方伯入覲

海國秋風攪樹聲粵山粵水送君行八年四海維藩譽萬
里長驅入 覲情已見東南悲水火還聞西北事經營
材端合為時用安得如前谷口耕

贈張秋官公瑞

棲跡西湖三十年諸公海內辱稱賢不知虛薄甘持釣錯
謂麒麟不受鞭使節屢臨青壁外漁船長繫綠楊邊新知
最苦生離別明日明年各一天

贈王司諫文哲奉使北還兼東吳世美司諫

李泌當年一獻身豈無高揖濟長津觀風夷夏時多艱
闕 朝廷疏屢陳阿閣九苞廻彩鳳急風千丈挺霜筠因
君却憶共司諫曾以龍光射釣綸

贈劉東山先生赴大司馬之召

身繫安危四十秋公才合作濟川舟和風比雨人人悅上
俗民情處處求西北烽煙今日急東南瘴癘幾時瘳平生
憂 國憂民意心縱求休詎可休

賀張靖州八十一

已作人間八十翁清如秋水照芙蓉極知鶴算千年共
訝仙顏壯日紅浩矣風懷張子野飄然詩興陸龜蒙更當

授與金丹訣飛步蓬萊第一峯

賀徐都憲巡撫山西

正音初聽九重宣共賀臺端此得賢飲水已先清百粵倒
囊今急採三邊廣東俗異河東俗此日天同昔日天出處
大臣終體國煙霞名利總難牽

荅廷雅明府

海康爲令倦逢迎旅泊東南歲十更毛遂終然看脫穎橫
渠元亦好談兵故山舊隱圖中見去路新秋馬首生想得
留侯心事了當年黃石是朱明

贈梁宗烈

十月山南梅始花恰逢姻姬到山家茅茨旋設新簾幕風
雨初歸舊釣槎殿試才名間輦轍行程踪跡帶煙霞並山
回首滄溟畔幾度扁舟訪白沙

寄陳竹軒

門外春深草亦榮黃鶯寂寂聽無聲孤燈不盡連床意陰
雨能知閉戶情渺渺江湖勞遠夢悠悠身世寄虛名憑誰
細語陳夫子更著浮槎泛月明

賀別駕慎齋兄移居

父子移居同里閨市廛雖近絕諠譁一官蚤脫玉祥駕三
徑何殊靖節家鴻鴈昔悲分世路春令今喜共春沙人生
百歲須行樂瀛水仙山況不賒

送劉都憲子賢巡撫江綏

東南財賦今竭矣西北烽烟尚赫然此日北門煩鎖鑰
年南國借旬宣安邊兵甲冒中有活世參苓肘後全自昔
廬陵忠節數肯將勲業愧前賢

贈曲江羅主簿

一別臨川十載前中間消息兩茫然高談忽向千峯接美
譽當今百里傳小試賢多佳邑舊交今日合忘年飛雲
萬丈吾廬在笑約重來一叩玄

贈博羅張知縣叔昭謝事還仙遊

識荆初憶聚賢關屈指鶯花二十殘治邑有才選製錦千
時無路耻彈冠僊遊俗古人多朴掛秀樓尚世少攀孝文
百年如一日宗門合作鄭門看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醉濡三斗墨淋漓爲駕江亭送別詩風雨閉門人病久山
花迎處馬行遲楚江萬里來迢遞越曲三聲唱別離此日
送君思往事京華回首不勝悲

寒潮急雨上江樓青草沙邊艤一舟人醉東風殊可惡
歌斜日又堪愁阮生送客能青眼元亮求官尚黑頭安得
病軀生羽翼陪君走馬到皇州

小西湖別陳秉常

公來別我西湖上我憶父公廿載前呼酒且看湖上月乘
潮莫放夜來船竹林笑散烟霞古客路驅馳雨雪連何處
和思還一字便鴻波寄系秋天

別羅公巨金憲還任貴州

使車明日又西南尊酒離筵各盡醢故里流連溫舊好盛
時經濟見高談近海潮頭天外白入湘山色雨中藍相思
他日知何限莫惜逢人數寄緘

送鄧侍御良臣還朝

九重耳目寄諸公何處炎荒久駐驄許國本無身可計救
時還有疏堪封行囊空照寒江月歸夢先隨雪嶺鴻我欲
贈君無可贈白雲流水萬山中

次韻方選部叔賢贈別

世臣分敢比山林顏樂于今久繹華隨柳傍花如有意行
雲流水却無心小西湖畔波濤杳宴樂亭前竹木森未到

朱陵天廣大休將意見測高深

次韻楊京兆手山贈別

瞻闕留都更謁陵一朝趨命豈無名頭顱六十丹
心在客路三千白髮明短疏血誠天可扣暮年詩社事堪
成贈言慚愧楊京兆知我曾無一念生

次韻陳台州贈別

鄉曲於君長十年一回相見一忻然停雲夢合官舟夢得
句頻教鴈傳珠海曩時懷載月銀毫今日愧徵賢乞骸
骨有歸來日四百峯巒一拈全

次韻李子長贈別

一入朱明古洞天不將白髮流年歌殘溟海千波月坐

破羅浮萬岫烟老矣圖書飛鳥外依然風月釣臺前明年
記取班荆處春雨桃花錦一川

黃塘道中遇高三峯侍御話舊兼贈復命之行

如此高才屬妙齡天教嶺海採生靈先聲久矣播山岳藻
鑑空然別渭涇若水清風留郡志李膺直節著朝廷匆
匆不盡平生意一去孤舟杳八溟

膠漆斯文此地逢蒼厓之後又三峯百年洒淚河梁別一
旦知心管鮑同浙浙秋風雙短髮悠悠江水一孤蓬微茫
後會知何日尺牘頻煩託便鴻

九日至家登宴樂亭

五月辭家九日還亭臺高步一開顏黃金遶宅秋風裏碧

玉聞簫夜月間心事百年聊爾爾江山千古只班班鑑湖
不向君王乞一榻羅浮舊有山

豫章弔徐孺子

孺子高風著此亭淡雲衰草四邊生蒲輪不解先生意絮
酒聊將國士情丞相荒碑秋雨下少陵烟艇渡頭橫徘徊
顧景傷心處缺月高飛龍太清

采石弔李太白

一江風雨浪紛紛披鼓棹長過采石磯千載斯人疑不死一
生豪氣尚爭輝夜郎天淵其鴻去五老峯高白鶴飛吟罷
小詩天忽驟醉呼明月滿船歸

晚羅內翰一峯先生

一峯飛去萬山秋宇宙無根總是浮何處有人來白馬
生遺恨失金牛沙鷗泛泛江天濶湘水茫茫日夜流獨倚
西風頻北望斷烟衰草不勝愁

十年仰止清風洞一夜悲君廣趣亭涕淚縱橫如雨注笑
談那復聽風生洛下有人憂漢室江潭何事著騷經夜闌
獨坐觀乾象東壁今來少一星

哭莊定山先生

蚤歲東南我慕公天緣一旦幸登龍朱絃白雪茅簷奏瀛
水神山曲徑通蒲腹經綸眠坐處遍身風月有無中天涯
咫尺知何許多少銘詩宿草封

哭大叅劉朋節先生詩有序

弘治辛酉

太一

弘治辛酉冬海南黎賊叛當道以大叅劉公朋
節清才宿望檄往捕之兵交鯨鯢既翦聞公斬其渠魁

而公亦竟死其難嗚呼人誰無死公之死也

舍生取義爲國而死功名爲汗青英烈垂千古

雖死猶不死也世方寒心公受禍之慘而不知

公死之得所也計聞哭之以詩

薤露歌傳遠近悲兩間志士古今誰殺身取義名千古賣

國偷生快一時白刃如公真可蹈丹心到死肯教移英風

颯颯凌朱鳥俎豆毛楊許並祠

哭妹夫姚憲副

誰薦郎官入紫垣共期霄漢快高鶩北行未究平生志邊

戍真成萬里冤遼海賜環方度領玉樓求記未歸竟
思舊雨西湖約腸斷來箋共學言

挽鎮北楊侯

邊徼盡還回紇馬甲光猶射受降城黃沙大磧春應遍瀚
海陰山月自明馬革功名垂宇宙麒麟圖像任丹青北天
夜夜光搖動知是明侯大將星

十月胡風浩浩吹將營星殞北天低玉魚何處蒙恩葬鐵
騎當年仰秣嘶萬里長城關外設三邊戎馬手中提雲仍
孫子多枝葉主上臨軒又折圭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番禺張詒著

五言絕句

荅劉內翰見寄

萬事足無憂一身輕亦誇醉往扶杖起細數上籬花

別劉公奇憲副二首

東溟春浪曉迴映參衣明安得杯如醵同斟萬頃清
漁翁漁海上愧負百年心乍別同心友離情海未深

贈李士達進士

北來漢使者秋枉粵山人遙指飛霞上青松掛月新

贈郭生祐民大行劉德義甥

嶺海炎蒸地誰來訪病龜無緣起安石空復見羊曇

七言絕句

榴花下與柱史三峯立談感而偶成

石榴花下立清陰人世勞勞慨古今三尺龍唇千古調豈
期衰朽遇知音

湛內翰將行悵然有感兼懷陽明子

細雨寒江此送君相思時復到河汾憑君傳語陽明子我
正扶衰候嶺雲

秋江

煙水西湖身日遠風雲北闕夢長牽木蘭舊種千餘樹剗
作秋江小渡船

小西湖竹林下偶成

行樂沿溪東復西海風吹破薜蘿衣臺城無限相思綠
遍蘼蕪燕未歸

偶筆二首

秋入閑門靜菊花舞衣旋剪水邊霞醉來不記當時態枕
斷鐵橋秋月斜

霏霏寒雨暗溪沙瘦盡千峯菊始花一月氤氲香不斷夜
來都撲釣魚槎

經彭烈女墓有感

玉顏一去無消息玉骨空埋野土坡誰爲題名稱烈女至
今餘韻感人多

對酒

玄碧花前傾紫霞曲江回首夕陽斜醉中童子問歸去遙
指紅雲島上家

木犀花下懷石翁先生

木犀香透越山雲記得根從海上分恨殺西風夜來惡一
枝摧處正愁君

夏日偶成

五月松堂枕簟秋一簾疎雨晚風收客知烟際來時路先
向江邊問白鷗

鴛鴦

占得寒塘宿又飛碧蘿秋水共依依白頭不遂同心願誤

殺平生是錦機

啜武夷春芽懷督府林公竹田

仙家春茗摘鎗旗蓋水烹來是上池如此精華如此味
川到死不曾知

次韻九日寫懷

僊軺一去何時回又見籬邊菊半開未舉重陽一杯酒悲
風斷續自天來

陸丞相秀夫墓

海上墳傳陸侍郎一碑誰爲表忠良如今碑失墳何處海
水遺悲一樣長

卜園居 二首

東坡全集卷之三

三

耒老候寺百病加閑園還種邵平瓜人間當火心清
用松花啖一車

池亭清絕樹交加靜愛園居長菜瓜飽食太平無一事下
妨閑駕白牛車

對菊

老去東籬感興長菊花還釀道袍香獨吟佳色秋風裏始
信芙蓉不耐霜

月夕獨酌 二首

近來天地少閑人偶此傾杯對月共啼鳥未知秋過半落
花猶錯認殘春

風來松澗長絲竹月脫山花盡綺羅秋釀一瓢飲又難爭

教老子不婆婆

讀東厓集偶成 二首

西湖寂寞如年夜到處扶携避寇時細雨張燈孤榻冷寬
秋賴有錦囊詩

蛾眉毓秀錦江清多少英雄此地生遺愛如公爲郡縣後
人胡只以詩稱

秋日同楊別駕西郭訪崔自仙宅

四野秋風兩袖飄沿溪問處未辭遊年光已換十餘度依
舊柴門鎖石橋

六月度嶺

六旬七次度梅關回首梅關想歲闌衰病似難堪跋涉寸

東坡全集卷之三

四

心覺比舊時丹

將度嶺戲題

纔出關來又入關此心元與嶺雲閑山靈莫訝裴龜符字
宜清風滿載還

謝人惠菊

霜欺雪壓意安閑中有貞心不怕寒萬紫千紅零落後一
株誰遣到騷壇

別憲長方松厓

憲使秋過粵水潯昔年遺愛在吾人入城丹荔還遮道都
是甘棠一樹春

贈憲副劉毓文進表入京

三歲羅浮幾次過分簑曾共卧烟蘿月明風細歸槎靜隔岸時聞欸乃歌

羅浮別董東湖

憑高一望出氛埃多少江山眼底開宇宙無窮雙目短不知何處是天台

別周侍御二首

金山鐵水曉霜寒暫著鷄衣伴豸冠欲向江山消別恨江山翻覺別君難

小金山下暫維舟同向諸天汗漫遊回首唐虞千百載春雲一點太空浮

贈世傑進士謝病歸湖陽

卷之三

謝病初從海上歸西湖還欸我柴扉秋風恨不携君去千仞岡頭一振衣

贈區生

秋水秋雲香一鄉月明誰此棹相將只愁錯認來時路處處春風茉莉香

次韻谷柳汝瀾

親遇金華老牧羊囊收六合一毫芒何時再入西湖路對榻張燈話武昌

次韻谷陳悅之見示二首

舊約秋眠月一窩荷衣風弄影婆娑有金不買西湖醉風月其如良夜何

謾說秋光處處同眼前煙水得隨公醉來共把君山笛吹入洞庭秋月中

端陽日谷楊舜臣見示懷仙十詠

沉醉蒲酒世紛紛十詠懷仙聞不聞即欲與君携笛去月明吹盡鐵橋雲

次韻谷江桂軒憲副見示四首

洞門秋冷日如年我與煙花了宿緣盡日烏啼秋雨裏榴花咲伴石床眠

秋光蕩漾此無涯花既婆娑鳥亦嗟茅屋松林映秋水石門何謝鹿門家

病枕焉知世上年烟花釣艇是隨緣西風捲盡南窓雨明月千峯中酒眠

卷之三

六一

煙波咫尺使天涯閨苑人間莫浪嗟芳草出門傷客路東風遊子未辭家

東所先生文集後序

予少從先公授論語大義至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弗解厥旨日求所謂性天道文章者而
二三之竟無歸着瑩徹處先公俟予憤悱
至再四進而誨之曰其言性與天道即夫
子之文章可得聞不可得聞在學者有淺
深爾予始大醒寤比長偏閱諸子史稱擅

東所先生文集後序

一

制作名家者無慮百數十氏往往騁詞藻
絢譔博鉤玄索隱率競累篇牘疲人神思
口耳目力至不可了了者曰某集某集卒
於性天道初若不相統攝焉者豈不繆甚
繆甚已哉成化弘治間白沙陳先生倡道
吾廣從之者益衆最爲有得而以自見者
莫如吾東所張先生先生幼超穎出語不
凡服乃考太守兩山公庭訓蚤有譽聞時

賢咸異之謁白沙後盡棄其素所業以爲

吾道依歸在是矣卓有定見定力介然不
爲浮薄所搖撼起居取予纖毫不苟深居
杜門務求專靜精一之學造詣日純或疑
白沙於禪并及先生者誠禪也宜歸枯寂
而白沙舉於鄉應聘而起受檢討乃退而
終身焉先生亦舉於鄉登於春官爲地官
郎再起受南通議乃退而終身焉雖累疏

東所先生文集後序

二

乞休而忠愛溢於言表屏居山林戀土憂
國之念不少曠寢寐謂禪家作用能是歟
先生序白沙集以麟瑞目之粵自魯數見
獲夫子傷吾道之不行先生若謂白沙今
之夫子也隱然有慕顏閔自冀待意非若
大有得於性道者歟癸酉蜀少司徒三峯
高公來按吾廣重先生之學力薦之先生
以病辭索其文欲傳之先生辭不敏蓋先

生行端而辭脩沛然發之根極理要雖不
爲程式而自不可及今年內江友山蕭公
復來按廣先生不可作乃讀先生之文益
重之謀諸憲學來溪張公大參甌東項公
憲副夷齋沈公咸謂有道者之言也宜梓
之繼白沙集以有傳不可乎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
人相流通其於文亦然故五星聚奎則賢
人見賢人隱則天地閉塞觀之察之協應
人事化之成之贊代天工則所以毗翊我
后以裁成輔相經緯天地用昭一代之文
獻不至殞沒焉者真御史事亦古蘭臺所
職守諸君子力成厥美充所以衛翼吾道
者意甚厚且使天下後世之爲文章知不
可離於性與天道秉極而煥發夫子之化
遠矣

嘉靖辛亥歲冬十月中泮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
叅議前翰林院庶吉士浙江道監察御史
後學倫以諒撰

跋東所先生文集後

東所先生者白沙門人也白沙倡道東南先生從之遊親炙其教所得獨深故天下仰先生者如白沙云余初入境聞先生名而弗及見欲求遺文而讀之則又散逸亡失無所於得時代巡友山蕭公自西蜀按治嶺表素慕先生之爲人訪其家得文與詩若干

東所先生集後跋

二

篇爰命督學憲副張

衷緝讐校

凡若干卷刻于廣之學宮始獲覩其成書嗚呼先生往矣所謂不朽者其在斯乎先生學行出處序之者詳矣是刻中奏疏柬札皆先生所出緒餘見於立朝交遊間者一家之文獻足徵也其碑銘序記與夫聲歌吟咏往往關係世教若厓山新志彭烈女吳

孝婦之作一鄉之文獻足徵也至如碩儒鉅卿往復論辯與常同朝而敬事者酬荅授贈尤多名流且其所著皇明名臣錄宋陸丞相祠之類抑亦一代文獻之足徵者也顧其立言不出日用應接之常理而敦朴和厚正直忠謹藹然可掬余生也晚三復於此爲之竊歎雖然又有感焉先侍御三峯

東所先生集後跋

三

高公蜀人也亦嘗按治嶺表當是時與先生上下議論已非一日白沙祠田之建公之德也先生之心也今去先生幾數十年而友山蕭公復來表章之先後一轍項背輝映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先生真其人哉嘉靖辛亥冬十月刻成以瀚有地方之責屬志諸簡末余弗敢辭因側其語於

後俾後之觀是集者知興廢之不偶
而欲論先生之世者亦庶幾有考焉
獨文乎哉獨文乎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副使
前翰林庶吉士吏科給事中東吳沈
瀚跋

東所文集十三卷

三

東所文集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張詡撰詡有白沙遺言已著錄是集凡雜文十
卷詩三卷其學出於新會故所爲白沙文集序白
沙遺言纂要序周禮重言重意互注序及學記與
友人往復諸書大抵皆本陳氏之說

南海雜詠十卷

〔明〕張詡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袁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海雜詠

十卷《提要》

南海雜詠序

昔人於其鄉之山川人物古今勝蹟類有永言蓋所以道其興廢顯晦之故以寓夫弔古傷今之意登高望遠之情欣悼嗟嘆溢乎言表予以傳之鄉人播諸天下後世使讀之者宛如身歷其地而目擊其事可勸可戒而不自知其感慕之至也其所以有關於人心世道夫豈細故也哉予嘗有志於斯而力未暇以為也成化甲午叨領鄉書寧親

于漳州之公署定省課書之暇
塊然無所營因取南海志書讀
之采其古今景迹之著者各賦
詩以詠之積成計凡若干首細
書成帙分為十卷以其皆一郡
之蹟而詩畧備古今諸體也因
名之曰南海雜詠云所懽者養
淺而積薄發而為辭類近而弗
邃鬱而弗章風韻不長不能極
揄揚蹈厲之興以追配乎昔人
之萬一為可愧耳然異時或携
之以遊江湖之間居山林之下

詠廷實序

時取一篇與漁父樵童野僧田
畯長歌短詠以侑尊俎資笑談
亦足以慰其羈旅之情故鄉之
思索居之寂而已矣若夫傳不
傳予又安敢置固必於其間邪
成化丁酉春二月既望郡人張
觀近輯厓山新志引用書目
中偶及之斯名一出索觀者
接踵予弗能悉拒之也時在
告藥餌之外無所為因取而

南海雜詠目錄

卷之一

古蹟

任囂城

五言古詩一首

趙佗城

七言絕句一首

安期昇仙臺

五言絕句一首

朝漢臺

七言絕句一首

劉王郊臺

五言古詩一首

甘溪

五言律詩一首

宋公遺愛祠

四言古詩四首

劉王花塢

七言栢梁體一首

離宮

七言絕句一首

玉液池

七言古詩一首

花田

五言律詩一首

遠華樓

七言古詩一首

壽安院

三言一首

洗耳亭

楚辭一首

筆授軒

七言絕句二首

賦歸亭	五言絕句一首
菊坡亭	七言絕句一首
慈元殿	七言律詩一首
東坡亭	七言律詩一首
峽山書堂	五言律詩一首
萬人城	五言絕句一首
燕喜亭	四言古詩四首
雙溪亭	七言絕句一首
濯纓堂	五言古詩一首
丞相書院	七言絕句三首
列秀亭	五言古詩一首
尊韓書院	五言古詩一首
建德故宅	五言排律一首
漏澤園	五言絕句一首
雙闕	古體長短句一首
十賢堂	楚賦一首
二獻祠	七言律詩二首
廉吏祠	七言律詩一首

運甓齋	五言古詩一首
卷之二	
祠廟	
南海廟	七言律詩一首
周元公祠	五言古詩一首
祖廟	七言古詩一首
楊公祠	五言律詩二首 迎送神曲二首
金花小娘祠	七言絕句一首
忠靖王廟	七言律詩一首
周節婦祠	七言古詩一首
大忠祠	七言律詩三首
伏波將軍廟	七言絕句一首
南越王廟	六言律詩三首
韓文公廟	七言古梁體一首
卷之三	
塚墓	
趙佗墓	七言絕句一首
嬰齊墓	五言古詩一首

董正墓

七言集古律詩一首

番人塚

五言絕句一首

劉王塚

五言絕句一首

楊太后陵

五言古詩一首

宋皇陵

七言律詩一首

金太后陵

七言絕句一首

黃道娘墓

七言律詩一首

卷之四

山水

文筆峰

五言古詩一首

坡山

七言栢梁體一首

景森山

七言律詩一首

西樵山

五言古詩一首

江門

七言絕句三首

石門

七言古詩一首

厓山

七言長歌一首
七言排律一首

石鼓山

古體長短句一首

抱旗山

五言絕句一首

白雲山

七言長歌一首

崑崙山

七言古詩一首

杯渡山

古體長短句一首

粵秀山

古體三韻一首

番山

七言絕句一首

禺山

七言絕句一首

羅浮山

七言長歌一首

峽山

五言絕句十一首

浮丘山

古體兩韻一首

馬鞍山

古辭一首

卷之五

虎頭巖

六言絕句一首

滴水巖

七言絕句二首

沉香浦

五言古詩一首

黃婆洞

三言一首

桃洞

五言絕句一首

琵琶洲

近詞一首

藥洲

七言律詩一首

卷之六

泉石

簾泉

貪泉

達磨泉

安期丹井

東坡井

雲母井

大小水簾洞

文溪

僊湖

浣口

南海

粵江

零丁洋

媚川都

白龍池

聖池

七言古體一首

七言絕句二首

七言排律一首

七言絕句四首

五言絕句一首

短歌一首

五言絕句二首

五言律詩一首

五言古詩一首

南海雜錄目錄

六

卷之七

臺亭

越王臺

鳳凰臺

妙高臺

韓文公釣臺

嶺南第一樓

廢遠樓

拱北樓

鎮海樓

觀瀾亭

浴日亭

越溪

雙眼井

學士泉

九曜石

動石

盧堠石

五言絕句二首

五言絕句一首

楚辭一首

五言古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長歌一首

南海雜錄目錄

七

七言絕句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五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五言律詩一首

七言絕句一首

七言律詩一首

百可亭

七言絕句一首

廣趣亭

七言古詩一首

南園詩社

五言絕句一首

卷之八

寺觀

西來堂

七言絕句一首

月華寺

七言律詩一首

伍仙觀

五言絕句一首

光孝寺

七言律詩一首

風幡堂

五言絕句一首

衆妙堂

五言絕句一首

碧虛觀

七言律詩一首

西竺寺

五言律詩一首

興聖寺

五言律詩一首

龜峰寺

五言六句詩一首

懷聖寺

五言絕句一首

海珠寺

七言律詩一首

寶陀寺

五言古詩一首

番塔

五言古詩一首

千佛塔

七言絕句一首

悟性寺

五言絕句一首

法性寺

七言絕句一首

白雲寺

七言絕句二首

華嚴寺

七言絕句一首

靈化寺

七言絕句一首

蒲澗寺

五言律詩一首

景泰寺

五言律詩一首

玉臺寺

七言絕句一首

慈應寺

七言律詩一首

月溪寺

七言絕句一首

卷之九

橋梁

文溪橋

七言絕句一首

相思橋

七言絕句一首

越橋

五言排律一首

南濠

七言集古絕句二首

卷之十

雜賦

劉氏銅像

古樂府一首

桃竹杖

七言絕句一首

荔枝

七言長歌一首

龍眼

五言排律一首

茉莉

五言排律一首

馬牙香

五言排律一首

方竹

五言古詩一首

白鵬歌

七言長歌一首

石龜

五言絕句一首

銅鼓

七言古詩一首

舍利子

五言絕句一首

菩提樹

五言絕句一首

波羅蜜果

七言古詩一首

屈胸布

七言古詩一首

靈鐘

五言絕句一首

鐵柱

古樂府一首

南海雜詠目錄

十一

大硯

七言絕句一首

玉簡

古辭一首

玉硯

古辭一首

花節婦辭

古樂府一首

南海雜詠目錄

十二

南海雜詠目錄終

南海雜詠卷之一

廣東省

郡人張詡廷實

古蹟

任器城以下皆
久廢

番禺雜志云在
今城東二百步

我聞南海尉親拜秦皇命如何垂死日獨速龍
川令蕭少豈伊人驟授侯王柄累累百雉城遺
蹟了無證惟餘偏伯風颯颯生五嶺

趙佗城

在南
海縣城周十里
佗築之後為黃巢所焚

衮衣玉食居然僭自比蕭曹亦不疑十里金城
何處所只今惟有月明知

安期昇僊臺

在蒲
潤上

白日登宸去三珠幾度花秦皇無覓處第見棗
如瓜

朝漢臺

在真乘寺側南越志云尉佗歲時登此
朝拜故名臺一名武王臺蓋佗并桂林

象郡之初自立
為武王故名焉

衆星拱北知天道萬水朝宗識地靈朝漢有臺
當混一豈緣高帝事窮兵

劉王郊臺

在城西硬部即朝漢臺故址南漢時郊
於其上志謂在郡北帝帽山者非也

五代亂離際虎據南越限稱制乘黃屋下令崇
園丘僭復掃地規有事于春秋燔柴登黃壇東
主被玄表淫哇無九成駿奔非諸侯明禋祈奏
格海風空颺颺鼎魚思假息穴蛇求久休遺壘

今霍然但見樵蘇遊嘒彼周東遷禮樂成謬悠
魯郊不欲觀自餘何足尤

甘溪

在郡東北五里晉刺史陸胤所
鑿後人建亭其上呼為陸公亭

海濱多斥鹵此水獨稱真泉脉應通海清甘故
可人幾回陵谷變轉瞬古今陳當時歌舞地極
目但寒慕

宋公遺愛祠

在藩府西即廣平堂為
唐宋璟立張說作碑

懿哉宋公德大有容明明在公耿耿于衷民始
茅茨火災是苦寔公教之陶瓦築堵公之去矣
笑色日遠遺愛在人千載弗諼生則君之死則
尸之君之尸之民之秉彝

劉王花塢

在千佛寺側桃花流水一二里可通小舟志謂在郡西六里地名洋塘若非也

劉王偕號乾亨年號漢初金羊遊幸駕雲車近者
月峽名池遠禹餘名離宮更有花塢藏名姝桃花落
水如錦鋪紫衣霞裾引女巫瓊仙名寵姬花貌西

施都廷珣偽漢忠膽伍子胥劍樹刀山紂不如
聽讒殺忠類閭閻清歌妙舞恰懽娛一夜芝園
生墻隅野獸觸宮竿吐珠并石立行百步餘百
花回首化養蕪已見麋鹿遊姑蘇

離宮

在西城內劉王集古士鍊丹其中

徐福樓船不見還茂陵松柏亦摧殘區區恩赦
何為者也向離宮學鍊丹

玉液池

在郡城西又名明月峽偽劉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五月五日絳隊出宮娥粉黛爭盛飾龍舟競渡
玉液池君王沉醉連日夕淡蕩春風花草香黃
鸝恰恰啼蕭牆當時歌舞遊人樂今日荒苔管
夕陽

花田

在郡西十里三角市劉漢時有美人名素馨者死葬於此遂生此花而香獨異後人名為素馨花

玉貌賽楊妃專宮寵特奇生憎脂粉浣不分月

明欺金屋人何在素馨名獨垂嬌羞如可貌得
似在宮時

速華樓

在大市閭閻中即越樓也前瞰南濠高聳為一郡之壯又名共樂其下常貯歌妓酌飲于此俗呼花橋是也

速華樓前百花開金鞭紫騮嘶將來明眸皓齒
絕世艷玉簫金管振天哀速華樓前百花落夜
夜樓頭吹畫角笙歌聲斷畫沉沉烟草愁生春
漠漠花開花落自年年今日繁華非復前塵世

教人能得僊古來無恙此山川草芥功名何足
瓦浮雲富貴終何益君不見漳河銅雀起秋風
洛下銅駝在荆棘

壽安院

在舊威遠門內宋寶祐間提舉劉震孫
建廊庑于南濠街收其息以贍貧病

期治安開壽域東溟波震孫澤衣我衣食我食
彼無惡此無數

洗耳亭

在白雲山滴水巖下四山壁立飛
瀑下注相傳有異人洗耳於此

楚漢紛爭兮四海割據上無堯德兮疇識巢父

筆授軒

在北孝寺中昔制止鋒刺密諦彌迦釋
迦對譯楞嚴經于此唐相房融筆授之
後因以名軒有巨硯存云

白馬馱經來洛陽楞嚴筆授此何鄉從此法流
東土遍曹溪一水入雲長

孔顏之後又朱程萬古斯文此日星麟筆幾人
傳不錯較成蝌蚪未亡經

賦歸亭

在南嶺之上
經畧方輿勝覽

陸賈通南越黃金滿橐回而今腰縱折誰肯賦
歸來

菊坡亭

在郡北鹿步
菊湖之上

菊湖之上菊坡亭西望羅浮萬仞青到處事功
唐李泌暮年風節漢嚴陵

慈元殿

在匡山上宋幼主以舟師航海建
行宮三十間殿以奉楊太后云

匡山尚說慈元殿死事多傳楊太妃勢力盡消
名分在江山猶是主人非傷心北騎腥塵滿四
首西山日色微一自滄波沉玉後貞風人嘆古
來稀

東坡亭

在古勞郡坡亭山昔東坡南遷尋僊人
鍾鼎過此愛其山水之勝因駐車盤桓
久之後人慕
之為築此亭

聞道坡亭跡已空古勞都下幾秋風神僊到處
期鍾鼎出處當年恨長公一代文章如白日百

年心事逐飄蓬數聲願借遼陽鶴喚醒英魂冥漠中

峽山書堂

在峽山寺東相傳黃帝二庶子隱此讀書

僧寺依山麓書堂面水隈
昂湖龍馭遠禹竹鳳
聲哀禹貢不及載秦關尚未開
如何二帝子萬里却能來

萬人城

在靖遠中宿北順山秦尉佗所築

長城築中宿雉堞一萬箇
飛語嶺外傳關中今已破

燕喜亭

在連州城北唐王弘中謫官於此建韓愈作碑

連山蒼蒼湟水東之之公之謫
委蛇委蛇陟彼高原迺夷迺被
有亭歸然韓愈作碑天子在御
公過來歸智謀仁居天朝羽儀
世遠人亡名流燕喜文光萬丈
照耀天地

雙溪亭

在連之海陽湖唐劉禹錫所建與裴侍御倡和其間

青山想像昔詩人
明月不見裴侍御
一條白練自天飛
雙溪亭前和人語

濯纓堂

在雙溪之傍宋張魏公謫官校館於此

吾聞古君子無入不自得
身窮道不窮茲理甚不惑
雙溪本滄浪魏公亦孺子
有歌人不聞時無聖人耳

丞相書院

在連之嘉魚塢左建以祀張魏公

每聞車馬當局錯幾見
益梅下手親張羅欲捕
當年鳳笑救東湖賣履人

嘉魚塢左有書院說是連人
祀魏公三百年來扶社稷
一場春夢又成空

岳墓南枝露未繁
相公玉珮響金門
往來莫打西湖過
萬古烟波萬古寬

列秀亭

在連州魏公父子登覽之所

連山有橋梓高出雲漢表清風時一吹白日獨
不照橋木已入雲寸朽良不少梓木忽參天材
宜棟廊廟橋梓遺遠方棄材天所謂

尊韓書院

在陽山韓昌
黎讀書處

天上有奎星忽墜陽山陬光焰萬丈長居人詢
來由陽山古荒服文教所不布皇穹憫斯人特
遣文星下叶長戈田白日隻手障狂瀾玉獻反
遭剛長流嶺海間風俗一再變文物一再盛人

人得我師耳提而面命奎星圖書府塵世那久
住物從天上來還從天上去

建德故宅

在城西北漢南越王第建德故
宅也後為真翻圖今為光孝寺

百粵山川秀三城甲第雄朝元秦佗宮名花萼接避
暑水晶同羅綺春風下樓臺烟雨中蛾眉嬌欲
泣孤媚語偏工銅鼓千門沸金蓮徹夜紅笙歌
聞院院雲霧隔重重泡影千年計繁華一旦空
遂成兵燹地長動黍離風人物消應盡江山賈

不窮昔為虞氏圃今作梵王宮有客題詩遍無
人載酒從西來僧未覲何處問圓通

漏澤園

在連之北城相傳昔之
貧無地者許葬於此

白骨已成塵遊魂散歸寂不似古戰場風雨聲
啾啾

雙闕

在郡之西城乾道中南海劉氏二女母
久病一剖肝一別股以救之事聞詔即
立闕

劉氏女髮初蟠母病在床女眼血未乾五内生
火欲焚死何惜一縷股與肝一剖肝一割股赤
刀拔處星斗寒強母開口股肝進劉氏女心如
剗生魂訴天天為泣母坐蓊床病如失嗚乎壻
上龍號人英殺父尚欲爭杯羹

十賢堂

在郡治城上十賢者吳隱之宋璟李尚
隱盧真李勉孔戣盧鈞蕭倣滕甫王綽
也乃蔣之奇增監別有八賢祠蓋潘美
向敏中余靖魏瓘邵睥陳世卿陳從易
張頤也乃周
自強所立

覽秦陀之故墟兮風氣攸華而固藏山川盤結
而崇紫兮延袤十里之修城携絮酒以展敬兮
登十八賢之祠堂繫輦晉而迄宋兮偉諸公脩
德之相望吳宋二李二盧兮與夫孔蕭而滕王
是為十賢兮咸以藏紫而顯揚復有八賢為藩
向兮與余魏二陳而郊張瞻典刑之具存兮撫
載籍而增傷慨淳風之日頽兮民趨靡而奔厖
重以悍吏之羅織兮室家啼饑而號寒窮亡懔
悴已無聊兮仍骨髓之是列皇穹作憤怒之色
予太陽黠淡而不明懷諸公之遺愛兮寔繫禧
而夥慶踞颺言以學涕兮念赤子之彷徨羗彼
貪墨而債政兮胡不泚頰而汗背夫何風雨摧
敗而不葺兮坐視為草莽之堙塞先賢遺躅棄
而不顧兮其為政固可知也顧蠢蠢其何辜兮
獨不沾膏澤之遺也言及茲而興喟兮嘆諸公
之不可期也安得起諸公於九原兮為吾民之
父師也去諸公奚啻千祀兮何人俎豆於其祠
也胥起而振邁之兮庶有以慰吾民之思也

二獻祠

在十賢堂東祀唐張文獻
九齡崔清獻與之者也

張文獻

都俞世遠真風邈塞謬如公一代良老牧荊州
悲髮短蚤呈金鏡識心長清吟歸燕詩情遠力
剪胡雛直道張文獻風流清獻繼千秋南海播
餘芳

崔清獻

腥塵當日半人寰已見清泉白石閑公題

清泉白石怪疏上不緣輕富貴賦成非是戀江

山九重屢遣溫言速八十惟辭旅力慳今古人

心豈相遠此風端自二疏還

廉吏祠

在玄妙觀西吳
隱之祠也

人生幻化水滙同來也應空去也空八百糊椒
枉遺臭一雙琴鶴愧清風香沉南浦無長物犬
驚東門有固窮試問嶺南名宦幾清天白日得
如公

運甓齋

在藩府西晉刺史陶侃運甓之所也

朝運一百甓暮運一百甓所運不在甓思以強
吾力所強不在力思以扶中國丈夫始誕時孤
矢四方射經營志四海遽肯守尋尺竭來胡亂
華典午國步失溫嶠奮斷裾祖逖悲擊楫所志
在匡時寧干富貴適杏壇面周公天門振八翼
大小道則殊志定夢不易所以千載下英風動
竹帛借問懷居徒栖栖竟何益

南海雜詠卷一

十三

南海雜詠卷之一

南海雜詠卷之二

郡人張詡廷實著

祠廟

南海廟

在郡東南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韓昌黎作廟碑

江湖信有滄溟大天地長留此廟新一代碑文
韓愈古千年封號

本朝真波羅影外迎初祖銅鼓聲中格遠人十
雨五風神是主願昭靈貺答

皇仁

南海雜詠卷二

十四

周元公祠

在瀛泉書院前歐陽文忠公嘗為廣南轉運判官後人思之立書院以祀之臨水有亭扁曰光霽後又改為愛蓮云

斯文喪千年蕪沒一真路至人起春陵默契自
天與開我以圖書淵源有宗祖下啓朱程門上
步周孔武卓執性命微秦漢所未悟我來拜祠
下光霽透雙戶碧草映紅蕖依然天水趣

祖廟

在佛山正統中黃冠亂神顯靈驗
累攻不免事聞詔有司每歲致祀

吾聞北方號玄武乃是斗虛七宿神胡為人形
而被髮還以避諱晚易真足躡龜蛇手握劍身
被絳衣垂大紳至今佛山有廟食為民禦患曾
呈身吁嗟吾民好為幻講禮之官失討論鬼神
情狀先已昧威靈顯貺從何申

揚公祠

在郡城內祀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也正
統己巳黃蕭養作亂郡城將陷得公至
賊勢遂衰未幾公累卒

南海雜詠卷二

十五

干戈四起際保障此孤城日出氛埃淨春回草
木榮群兇如瓦解大難逐潮平未及收功日轅
門遽隕星

公昔維藩日齊民有二天一心思活脫兩手揀
顛連節鉞臨危至恩威到處宣粵人懷舊德香
火至今虔

予既為詩以為公功德之頌矣復作迎
送神辭二曲俾歲時歌以祀公云

蕉黃兮荔丹採荷為蓋兮緝花以為幡山寂寂

兮為雲為雨神不來兮我心鬱煩搔首兮延佇
颺迴旋兮起何處俎有肉兮尊有醕神盍歸來
兮容與

右迎神之曲

導豐隆兮殿飛廉擁長幡兮影飄翩儼聲靈兮
在上巫鼓瑟兮笛誼九曲兮未闕雲冉冉兮修
西還旋音南有荔兮西有蓮神不留兮隕涕潺湲

右送神之曲

金花小娘祠

在仙湖之西相傳郡有金花女少為仙
姿極麗時人稱為金花小娘後授于仙
湖數日屍不壞且有異香鄉人神之為
立祠于按金花雖有貞節顯異然失身
巫覡不能守人遺之常祠而祀之已非
矣其後巫覡假之以惑世誣民滋甚廣
之愚夫愚婦翕然從之使在位有狄梁
公者出焉吾知是祠之在斯去也必矣
他如北郭外崔府君廟訛為求嶽行祠
其陋習敗俗尤甚乎特舉此以例其餘
爾云

玉顏當日觀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
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

忠靖王廟

在玄妙觀西王即唐張巡也力守睢陽
保障江淮缺食城陷不屈而死後江淮
通祀之宋紹興中封忠靖公顯王故廣
廟因名焉王守睢陽時有聞笛許子用
韻其

胡騎如雲四面臨觸骸堆裏度光陰江淮千里

憑孤障鐵石三人許遠南霽雲共一心忠烈特

書唐史直丹青遺廟粵城深襄陽更比睢陽急

十載人誰嗣德音

周節婦祠

在平坡堡郡人劉元晏妻李為強賊所
逼周紹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為然不之

備逐投于
蘭石海中

周家女兒古貞烈平生自比孤鸞潔比翼惟齊

驚驚飛同心兼得關雎別綠林雖豪敢犯之伴

作溫柔白渠說回頭白璧已沉波綠林睨之驚

欲絕桃花臉上春風生爭料宵箴一寸鐵貞魂

應不逐飄風定作厲鬼將冤雪至今蘭石海為

清中有秋波照寒月

大忠祠

在匡山之上祀宋陸丞相秀
夫文丞相天祥張太傅世傑

陸丞相

據夷尊夏義昭然豈但餘生為主捐遺恨和我

迷國是甘心抱日赴虞淵朝衣濕盡孤臣泪講

惺時陳大學篇千古大忠祠特起匡山東下水

連天

文丞相

夷夏隄防天地截君臣名分日星明眼看東日

沉溟海首戴南冠赴虜庭奔走叅離何處所從

容樂市若平生指南手把當時錄讀罷西風雙

泪橫

張太傅

下彪礫古真應見南海奔波意却深死節保孤

程杵任青天白日陸張心辦香祝處舟從覆大

運窮時力不任二百年來還俎豆海山猿鳥謾

哀吟

伏波將軍廟

在連州漢武帝時路博
德征南粵屯兵於此

連山高高湟水深俎豆當年為誰設試問淮陽

百萬師何始鄰生三寸舌

南粵王廟

舊在南海縣北祀漢南粵王趙佗父設今憲府西侯王街有廟以任置陸賈配焉

趙佗

兩龍鑒戰關內一帟獨步粵中自乘黃屋稱制
身著赭袍呼嵩風雨數間廟老龜螭百尺碑宮
中有任置陸賈儼然作配西東

任置

昔志置墓在光澤寺廟在墓前今俱無考

南海雜錄卷二

十九

百粵提封萬井中原虎視耽耽昔為秦尉有狀
後禪龍川果堪古廟低徊歲月一陵想像禪龕
伏臘村翁走祭門前估客弛擔

陸賈

元有廟云在僧居之傍今無攷

漢秦已罷甲兵天下謳歌太平奉使來憑寸舌
無人上請長纓但遣清風動地何須黃金滿籬
堪嘆人亡世遠欲尋遺跡無徵

韓文公廟

在陽山公嘗為令於此

帝命文人掃世濁力去陳言追古作夏敦商彝

返太樸雕龍炙輶見者愕甫湜張籍安能學如

捕龍蛇與之角原道之篇識見卓佛骨一表忠

誠確君王不諒乃左擢來與潮人驅暴鰐衡山

陰雲一噓擴精神所寓靈濯濯咸池西走扶桑

畧南海窺遍衡湘泊陽山赤子不坦膊父慈子

順人無惡去思不已廟庭落輪材負土爭營度

椎斗醜濯岸一酋被髮乘龍來儼若豈但一之

懷謬謬四海九州瞻斗嶽

南海雜錄卷二

二十

南海雜錄卷之二

南海雜詠卷之三

郡人張詡廷實著

冢墓

趙佗墓

南越志云自離龍岡以至北天井連岡按後皆佗墓也初墓時輒卓四出莫知員墓所在子按此與曹瞞事相類蓋謫計也惟前測側石馬舌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同全驪最近看石麒麟說者謂即佗墓之形勢也

伯圖已逐春雲散
應隨柳絮飛
江北嶺南今是古
青山一家至今疑

嬰齊墓

佗之孫也吳孫權聞佗多以寶貨徇墓乃遣交州從事吳琦訪佗墓莫能得但得嬰齊墓拙之伴玉璽金印銅劍等物後二劍經額上飛躍于江中

一坏何處尋
今田犁古墓富貴空中花
人生草頭露
黃泉無敵兵
枉以雙劍貯寶物
非世玩終然化龍去

董正墓

正番禺人也操守清白志趣高尚漢末累徵不起墳今不知所在矣

重崗如抱嶽如蹲
碧水春風野外昏
杜不覩

瓊林依玉樹
孫閑看遊騎獵平原
陶東風近墓

吹芳芷
李羣夾道踈槐出老根
韓無限別冤招

不得
崔斷雲含雨入孤村
韓

番人冢

在城西十里聚聚數十皆南首西向

華夷一大限
生死一大夢
時遇偶耕人
指點番人塚

劉王冢

在郡東北二十里漫山皆種荔子樹龜歐石獸在昔歷歷俱存有後其墓者其

中皆以鐵錮之竟不能動云

錮泉欲奚為
鑄金亦徒爾
人生陌上雲
伯業東流水

楊太后陵

在厓山海濱太后開變赴海死張太傅營壘

三年浮黑洋
萬里辭黃屋
辛勤何所為
趙氏一塊肉
一朝赴滄溟
埋玉厓山麓
風濤夜半聲
宛若佳人哭

宋皇陵

志謂在香山南五十里山中有陵跡五
處宋景炎帝崩于舟中殯于此按宋史
載端宗崩于硤州墓
于厓山志載非也

萬里江山勢莫支君臣當日嘆流離東風芳草
年年是白骨青山處處疑世界九州元屬宋衣
冠一旦盡為夷憑君莫話厓門事話著厓門泪
便垂

全太后陵

在香山梅
花水坡

全后燕京去不遠一陵誰道堊香山頗疑也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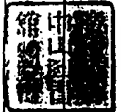
衣冠在月色長如見母親

黃道娘墓

在新會東乃光孝
寺拾田檀越也

道娘墳近官路傍來往人拈一炷香百頃良田
都棄置一生心地得清涼八十紅顏猶處子尋
常義氣奪秋霜只疑身是觀音化還以慈悲度
十方

南海雜詠卷之三



南海雜詠卷之四

郡人張翹廷寶著

山水

文筆峰

在郡南形
如卓筆

千山萬山中見此一峰秀雲來片墨濃鴈過一
字就千載謾書空誰以日計壽願假補天手執
言臣詩

坡山

在郡城大市關閣
中上有五仙觀

坡山高哉凌紫烟下有穗石一洞天羊駕何年
來五仙羊化為石其中眠珠宮貝闕相鈎連仙
風道骨像儼然展誦太上道德篇冷冷清韻如
響泉恍忽旌幢來駢闐步虛環珮空中旋紅塵
只尺如隔川聞寂不聞塵世誼我來乘風登其
顛下觀滄海變桑田羅浮左盼小如拳倒騎鳳
凰恣孤騫蓬壺方丈淺水邊黍珠放光照八埏
和氣磅礴降蜿蜒祥風披拂球琳宣相邀暫出

輔義軒文材武畧羨雙全大者為聖小者賢光

輔吾

皇億萬年

景泰山

在郡城北白雲山之右其上常有雲氣飛瀑下注始有七仙人守其地後開山得石履古鏡藏于寺中

七僊同坐一山中鏡履如今夢亦空芳草欲尋

忠簡跡李公諱有讀書卷白雲遙指梵王宮花開不省

經年別人到惟聞隔嶺鐘聞訊蒲菴也歸寂茶

烟空遶佛燈紅

西樵山

在郡西南

高哉西樵山足以抗天柱龍自曹幕來虎踞金

甌嶼蜿蜒百里餘登者盡偃僂樹作老龍吟水

溜靈禽語怪石肖人形壁立險絕所縈紆入山

腰一望田廛廬山居數百家環堵桑竹樹鷄鳴

日過中粵歌聞相杵維時秋七月黃雲遍田野

撫缶歌豐年沿村殺鷄黍彷彿桃源人花木記

寒暑山迴路幾轉亭亭歸梵宇奇峯削不成見

人欲飛去巖巖古洞幽上有紅泉注和風淡簪

纓步步覺容與應接笑不暇一顧一延佇脫巾

掛松梢放足潺湲處兩袖搖天風幽懷浩無阻

行行雲谷庄飽食滴石乳東過烏利巖仙人有

遺距靈跡恍莫測神境妙難取再歷雙魚陂白

日驚風雨振衣不見濕去天尺五許誰云此山

小一覽臨寰宇

江門

在新會二十里

天接潮頭來舫白雲橫水口映簾明一條正路

黃雲名山裏千丈盤空紫氣生

風光錯認桃花源烟樹上有春陵村瑞雪頻年

飛百粵德星白日照江門

世上自有郭璞眼江門水作龍門在伊看春風

幾見童冠遊千古還聞川上嘆

石門

在郡西北三十里兩山對峙屹若門然乃漢樓船破越之地也積石之說有非

之者今創西
華寺其上

嶺南石門如劒門江水中流萬馬奔中有長蛇
與封豕瘴烟白日常如昏樓船將軍擁兵下滄
溟直欲一口吞大破石門收百粵英風凜凜今
如存扁舟石門間訪古山青水白好人村禪扉
次第連雲起幽閑不聞人世誼雨過山頭翻石
魚風來水面拜江豚兩岸桃花爛如錦行人都
道武陵源

厓山

在南海雜錄卷四
在新會南大海中與奇石山對峙如門
俗呼為厓門宋祥興舟師駐此後世傑
興元兵戰敗
宋祥興

超然孤嶼滄海上奇石東南屹相向浪拍厓門
兩扇開中間潮汐暗消長鯨波四面如連環無
風白浪高於山形勝豈惟衣帶地風波未許天
險攀德祐當年國步失四海腥塵蔽雲日孤兒
寡婦共浮溟奔走正當亂離日旋作行朝山海
間結為草市數十間經緯勸講失緩急鎮江鐵
石非機關衛王韶亂續皇圖太妃垂簾口稱奴

籌策兵戎惟世傑潤色皇猷獨秀夫北船樂作
師未出笑殺南軍兵失律子母同為魚鯨腥君
臣俱葬蛟龍窟回首厓山雲霧深英雄目擊泪
盈襟只今來往任樵採芳草一陵何處尋

可憐漢燼不重炎寰宇腥風忽被潮滄海亢龍
猶駐蹕荒厓落月更垂簾虎頭將士時存幾牛
角山河日入尖龍馭中原知不遜旄頭當宁倩
誰殲羣雄捧日功何補竟歲奔波突不黔生死
到頭寧有別熊魚自古不能兼倉皇戰守終成
拙瞬息存亡豈假占戰敗孤兵探虎穴朝來隻
手挽龍髯燕山囚虜生寧詘柴市從容死不嫌
楚王幾人還免玷胡塵到此不教露此心白日
應同照大節秋霜未比嚴砥柱要將東逝激還
丹端為積疴砭無才似賈吾還吊有筆如杜史
發潛香火大忠祠近設慈元全節廟宜添
大明一出羣迷啓喬嶽重開百代瞻長白敢因
孤憤泄辦香聊為數公拈

石鼓山

在東莞西南突起平地有石如鼓世傳世亂則鼓自鳴

石鼓山石鼓形石鼓一朝響處處起刀兵相傳
盧循來石鼓曾一鳴只今盲風怪雨夕草木盡
作人馬聲疑是金華牧羊兒叱咤此物嶺海行
又疑女媧補天剩翻教下土為石精大似會稽
城門上空天白日雷霆驚方今
聖天子四海歌太平我欲碎其鼓沉滄溟布陽
和鞭風霆倒挽銀河洗甲兵

抱旗山

在南海縣志卷四
在郡南望之其形冉冉如旗山下江水環抱人不可登

南有抱旗山雲雷長閃閃萬古此開張迴風不
能捲

白雲山

在郡北十里上有白雲寺

白雲山勢如龍虎更比匡廬得天趣洪崖浮丘
杳無踪瓊臺丹室如可親禹粮處處得充飢堯
韭莖莖資大補九龍之泉自天飛聲落長江振
闔楚鶴舒之臺高入雲安期白日昇天去澗底

惟留九節蒲欲尋僊躅知何處劉鋹取道命呼
鸞秦佗築宮來避暑百年富貴安在哉惟見巖
頭紅槿樹梵王宮殿九天開千疊萬疊烟霞阻
僧到惟聞隔嶺鐘雲深每失來時路兩山居士
天挺豪第一名書摹禮部山僧見之欲絕倒建
亭刻石絕險所家君嘗摹米芾鍾南第一山三
此山嶺南信第一佳名不愧大士取君不見興
高不在升華嵩東山一登應小魯

崑崙山

本二山在新會六十里

名山獨推崑崙尊此山何緣名崑崙層巒疊嶂
杳神境桃花流水通仙源天路險絕樵採稀時
有好事來攀援一懷仙李輒迷路靈踪變幻不
可言

杯渡山

在東莞南相傳有禪師以杯渡海來居此山

海風高海水怒海水茫茫一杯渡荆棘叢生虎
豹丘踟躕之處景遂幽我亦有杯異於是先天

而生後天死十洲三島生中生五湖四海起處
起君不見人言一葦曾渡江蓮舟之說俱荒唐

粵秀山

在郡北城中即
越王臺故址也

憶昔越王調舞臺千樹萬樹荔花開朝漢年年
到此來又憶南漢呼鸞道千姝萬妓顏色好乾
和殷上秋風早興廢百年東逝水青春不留君
奈何沈三官及今嵯峨親予聞上涼如冰猶親
人寰小如蟻富貴浮雲何足睨

番山

在舊清海軍樓下番禺二山舊相聯屬
劉龔鑿平之就番山積石為朝元洞而
以沉香為臺觀於禺山之上方信孺嘗
辯正以今志番山為禺山理或然也

朝元宮裏秋風早清海樓頭夜月還興廢百年
如走馬番山多錯認禺山

禺山

在郡
學後

眼中不見沉香臺誰啓聖人燕居戶鼓瑟鳴琴
玉几前一回一點春風下

羅浮山

在增城博羅二邑界上本名蓬萊山一
峯在海上升與羅山合上有洞通勾曲又
有城房瓊室七十二所
即十大洞天之一也

羅浮山本蓬萊山廼大洞天十之一山高三千
六百丈三百里周遭始畢璇房瑤室七十二四
百亂峯蔽雲日峯之奇者號飛雲六月冰天股
戰慄更有神仙八大洞絕無人地天勿密洞之
幽者勾曲通神行妙運速不疾雷霆車馬日夜
宣風吹不斷練千匹天台鴈蕩徒稱雄十洲三

南海雜錄卷四

三十一

島差髣髴石樓突兀列西東俯視羣山如蟻
登望滄海一杯泓塵緣捐盡心如失兩山相接
中截然石磴縈紆盤詰詘杳然鐵橋流水幽虹
橋石橋遠不及煙雲滲淡非人寰樵蘇路絕無
躋攀九襟俗眼爭得近仙翁劍客稍往還蒼松
古檜如雲霧石上紅泉響潺湲竹符丹竈在何
許紫鸞玄鶴空中搏梵宇琳宮相隱約梅花村
落桃源寬酒國長壽信有之潮田惡歲不相干
子西脚板剛一到那鄆枕上夢初開仲素高樓

在昔日結廬勝處寧求安靜觀了了環中趣未
發能將氣象看此是延平單傳肯紛紛影響何
足觀乃知名山大道本不速了非出世非世間

峽山

一名中宿在清遠東二十里兩山對峙如擘太華舊載即二禺山也相傳黃帝為黃鐘管居於此

古人已不見今人又復來峽流東海去日色江頭催

廣慶寺

即峽山飛來寺相傳有孫恪妻至此化緣而去

玉環碎一聲回首峽山暮安得如蕭郎乘鸞携

手去

飛來殿

在寺中梁武帝時中夜風雨暴作黎明寶刹已在寺中

何年此飛來願尔千歲住風雨對床時只恐又

飛去

達磨石

在寺西舊傳達磨坐禪處石方數丈

折蘆渡江去說法臨江流料得無人聽惟應石

點頭

釣臺

在寺西昔趙胡釣得百斤金鯉於此

寺西一巨石下瞰三峽水何人下絲綸釣得百

斤鯉

和光洞

在溪谷中洞左右有五

我上和光洞榴花開五色不見皇祐人踟躕空太息

沉犀潭

昔崑崙奴獻犀至此忽沉入潭後有漁人釣得金鎖天餘

金鎖有餘光傍觀羨一飽何以沉此潭異獸聖不寶

龍磨角石

在峽口相傳每春有龍磨角其上歲有新痕可驗

老龍數十頭時來此磨角渠為霖雨牽我被烟霞縛

霞縛

金芝巖

在山之巔宋開寶間望氣者云有金草連使求之於巖得聲巖中有葛洪丹竈

金芝出何許乃在巖之阿金芝與丹竈吾手得

摩挲

老人松

在飛來殿西南十餘丈後人刻之見夢於吉老

老人幾千歲形骸如蜃龍寧為樵斧斲不受秦

皇封

黃巢磯在峽中巢覆舟處也

舳艫蔽江下破此急湍磯貪殺不自戒千金施

何為

右十諫以其皆諫於峽山也故繫於此不得從類焉

浮丘山

在郡城西四里浮丘丈人得道之地學士黃鍊曾結詩社其間

我聞羅山朱明失門戶浮丘丈人作杯渡浮來

一往三千年至今靈蹤尚儼然葛洪丹竈在何

南海雜詠卷四 三十五

許歸來白石試爛熳赤松未來款洞門學士詩

壇今尚存自從學士歸天府人物空然一環堵

我來緬想真仙風欲拉幽人闕舊踪戲酒張琴

時一至高歌擊碎鐵如意

馬鞍山

在郡北鹿步秦時望氣者謂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之後馬伏波駐兵岡上每風雨晦暝若有人馬之聲

鬱鬱蔥蔥王氣佳兮壠上揭竿千卒開兮伏波

駐兵抱鼓輜弓迨天陰雨殷聲哀兮豈山有鬼

自相毆兮

南海雜詠卷四 三十六

南海雜詠卷之四

南海雜詠卷之五

郡人張詡廷實著

虎頭巖

在白雲山崎嶇險絕望之如虎首俯視下視

剛被海風吹老慣逢野火不燒漁父問名海口

南海口有南人錯認班超虎頭門

滴水巖

在清洲之上飛泉百尺下臨無地

玉駕仙人何處歸月明鶴馭見依稀舊蒲瀾底

笙簧奏滴水巖頭練悅飛

落落遺經是補茫茫墜緒須尋滄波起於涓滴

萬化生乎一心

沉香浦

在郡西金利都吳隱之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于浦後人名其地曰沉香浦

天地有終窮四大良假借借問世間人誰是長

年者而況身外物但積豈不化珠璣等苓通

壁齊土苴何物沉香微一一令捐舍惟餘沉

浦清風千古射

黃婆洞

在寧都山五代時有黃姬避地於此後仙去

黃婆婆來何許人不識竟仙去

桃洞

在寧都山東南古有桃樹百餘株環以石欄世呼為桃洞又呼為桃村當春則爛然紅映山谷蓋人間之桃源也

隔洞香長津桃花歲歲新時時覲毛女怕是避

秦人

琵琶洲

在郡東三十里以形似故名

點點洲前雨過冥冥江上烟霏潯陽老妓出舟

時目擊江山掩泣○莫恨無絃可撥且教低唱

此兒酒闌携手看花枝司馬青衫多濕

右調西江月

藥洲

在城西偽劉聚方士鍊丹之地今瀟泉書院即其地也

洲上風吹百藥香洲前流水一溪長金花顯跡

平湖出劉鋹歸朝九曜石名荒白雪黃茅非世藥

填離取坎却真方紫陽未出玄關閉誰把叅同

叩魏陽

僊湖

在城中因金花得名
今白蓮池其故址也

僊湖之水長東流僊湖之僊麻姑傳湖僊本是

西王妹一謫塵寰幾千歲依神為覲不嫁人笙

歌長遊玉洞春一朝靈骨蛻湖水披拂異香聞

十里玉顏花貌儼如生怪底驚殺五羊城湖傍

南海雜詠卷五

李元

特起金花廟靈貺昭昭人不曉只今湖上多白

蓮白蓮花開疑水僊

洗口

在郡北四百里南漢愛將
邵廷琚被諸賜死之地也

洗口水流秋復春禹餘宮蹟久封塵不知當日

為心臂門裏人還門外人南漢主嘗謂士人為
門外人獨任宦者九

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
室然後進月亦有自官以求進者也

昔年洗口一鳴夷影響千秋跡不移南去北來

無了日水光山色有餘悲

南海

去郡城
十里

百里雷聲日夜誼虎頭門外水連天分明水國

三千界隱約龍宮十萬椽蛟室蜃樓胥夾輔江

神河伯總承宣日華朝吐乾坤外寶氣先生甲

子海中前玉樹珊瑚多似米洞庭彭蠡小如捲

共期九老丹青浪有世間傳海傍撞着安期老問

真處得丹青浪有世間傳海傍撞着安期老問

我乘桴住海年

南海雜詠卷五

李元

粵江

郡前珠
江也

長江東下浪如山閱盡人間幾興廢蕭寺門前

水更深碧波半是離人淚古今送別多
寓海珠寺中

風來不作瞿塘險日照還同江漢清天塹了無

南北限扁舟一任東西行

四海五湖通地脉千秋萬歲遠仙城無波不是

朝宗意有浪應非灩澦聲

十年不上黃金臺浩思臨風不易裁無情也笑

長江水南北年年送往來

零丁洋

在香山東海中文丞相詩零丁洋東吳零丁即此地也

回首零丁洋紅輪忽西墜不照孤臣心空墮孤臣淚

媚川都

偽劉琨珠之地也諱卒二十人因而死若相枕既充府庫復以飾棟宇及宮女之粧滿美克平之後得之以進太祖令小黃門持示宰相且言珠珠危苦之狀問寶五

南海雜詠卷五

四十一

君不見媚川都浪如屋風日號鬼夜哭老蚌放光射太微小蛇學作蒼龍飛生靈十萬化魚鱉裸形入水尋珠璣十無一二返往往飽鯨鯢一朝雷震蛇驚死怪滅氛消從此始

白龍池

在新會崑崙山頂池生雲霧則龍見

白龍池上水滴滴中商霖何故無人識祗緣雲霧深

黃雲失白晝紫氣騰虛空樵蘇爭敢近潭底有

潛龍

聖池

在新會綠護屏山頂

千流分作澗一脉暗通溟有水多愚辱茲池獨聖名變化無方在停涵太極生懸知千歲人人物此鍾靈

聖池在何許乃在僊山頂雲來白晝失日照尤奪鏡一脉潛通滄海勻千流競出溪澗分與雲致雨澤枯槁鍾靈毓秀產至人夜看月照雲不

南海雜詠卷五

四十二

起朝見風來波亦止任公不得暫垂釣巢父安能頻洗耳靈源混混真圓融妙用衮衮元無窮四海蒼生望霖雨不應池底尚潛龍

南海雜詠卷之五

南海雜詠卷之六

郡人張詡廷實著

泉石

簾泉

在郡北蒲澗水自白雲下注而為飛泉若簾箔然故名昔安期生得一寸九節蒲於

白雲絕頂有飛瀑大珠小珠落萬斛初疑銀河瀉九天又如環珮歸仙躅毛髮森然不敢留稍下百步金石幽如將白練為簾箔高挂清虛之

南海雜詠卷六

四十五

殿頭定是天孫為紡績喚取蛟梭方織得風來不捲月不鉤世不收拾垂百尺我來手弄潺湲處青天白日驚風雨何當飽嚼九節蒲捲簾飛挾蓬萊去

貪泉

在石門吳隱之酌泉賦詩之處也南漢劉襲惡其名運石填之天順間學士黃諫謫判廣州始訪而得之為亭以蔽風雨予因追次吳公之韻以為昔賢頌焉

使君立心不立產使君貪義不貪金不是貪泉不清此貪泉聊試使君心

予既追和吳君之韻又從而為之歌歌曰

貪泉之水不必濁我來引瓢試一酌黃金大義孰重輕衣可芟荷食可霍我心匪石不可移我心匪馬不可馳黃綺尚茹商嶺芝齊夷只食西山薇居官貴已至刺史環堵蕭然只如許沉香一瓣已投波鬻犬街頭資送女始信人心在守貞貪泉之水元無情嗚呼縱然彭蠡與洞庭此水未必敢與公爭清

南海雜詠卷六

四十六

達磨泉

在郡城北即今九眼井也昔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語人曰下有黃金萬斤貪民竭刀掘之數丈而遇石穴石而泉迸達磨曰是不可以斤兩計也後人伐石為盥開九竅護以石欄其味冷而且甘若夫劉氏呼為玉龍泉與夫所謂越臺井絕姑井蓋又是一井在越臺下久塞方孚若指即此泉非也

水火良為世所需爭知仁道急於渠是誰鑿此先天竅萬兩黃金也不如

安期丹井

在碧虛觀三清殿前其味清甘烹茗瀹物作金石氣一石欄尚存欄八方刻八

云

雲山蒼蒼兮醴泉泠泠真仙駐節兮鍊形保精
藥爐火候兮九轉乃成刀圭入口兮白日飛昇
我聞先正兮室西造銘曰存順事兮沒吾其寧

東坡井

在玄妙觀東廡下東坡始鑿得一石
狀如龜各龜泉護以鐵欄李昂英銘

昔坡翁鑿此泉得一龜尚蜿蜒化為石吐甘涎
味旨哉名遂傳鐵為欄護千年飲者壽民之天

雲母井

在增城鳳凰臺下邑人何仙姑生唐開
羅間居常餌雲母汲此水製之香詩所
遺五絕句畧無人問烟火
氣真飛仙語也予次其韻

娉婷瑤水一枝花二八青春碧藕芽自是生前

帶仙骨底須勾漏覓丹砂

登臺揮手謝塵囂瀛海神山歸路遠雲母天花

無覓處洞雲深處一聲簫

弱水蓬萊幾淺清尚緣塵絆惱人情撒手瑤池

歸去晚一場春夢又分明

烟水蓬壺路欲微麻姑怪殺到來遲去時苦被

天書促忘與童童說得知

紫雲何處聳三台第見千門萬戶開別去井邊

遺一鴛不知誰解着將來

仙姑又嘗於羅浮參珠蕊求壁題一絕
字比晉人差清婉少骨壁時半毀惟有
十三字存焉
予勝為續之

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栢語天風何時跨鶴
還來此吟到無聲始算工

大小水簾洞

在白雲山麓東西相距二
百步蓋九龍泉下流也

湘水長流若箇添山花賣弄舞腰纖笙歌斷續
來何處新月斜鈞一片簾

文溪

在鷺洲堡大羅村忠簡公故居在焉因
以為別號昔理宗嘗大書文溪二字以
之賜

平生依玉樹公為菊幾疏抗金閨嶺海三年下

文溪配武溪武溪余忠襄
公別號也

清風朗晚節種菊作生涯聞道崔丞相剛傳李

探花

越溪

在郡東北源自景泰山流下狀元張鎮孫別號也

越溪與文溪昔日大名齊文越不同道溪流分

悟迷

千城降獨蚤度嶺死應遲守死信不易偷生亦

奚為

雙眼井

在北城外雙井街施水庵側

源源復源源金鰲張兩目記得兵火時夜半如

人哭

學士泉

在郡城北十里學士黃諫所鑿水泉記品居第一

流濁兮濯足源清兮濯纓今之人兮不然吾將

詢兮先生

九曜石

在藥洲上太湖產也偽劉時富民負罪者海運置此自贖

太湖產奇石色相良楚楚初疑補天遺又訝列

星墮劉王古桀紂炮烙以待過刀山劍樹慘得

石乃免坐遂令藥洲上積石如飯顆一朝伯業傾斯民出水火惟餘幾片石惡名千古播

動石

在寶象峯上叱之則動

象峯多怪石時作獅子吼剛被黃初平叱起滿山走

盧垓石

在南其堡水濱按志盧循浮海而來與吳隱之戰于此因立垓其土

盧循乃亂臣隱之作庶吏庶文與亂臣薰猶不

同器

南海雜詠卷之六

南海雜詠卷之七

郡人張調廷實著

亭臺

越王臺

在城北四里趙佗王葬于此一名越井岡又謂之天井

崇臺千尺皆蒸土夜夜登登不歇杆一廡一陛
塗民脂盡閣雕欄貯歌舞春風到處沉檀香海
暑四壁水晶涼江山延袤萬餘里綺窓啓處烟
茫茫空中縹緲羅仙仗絳旌羽葆屹相向錦茵

獨薦傾城娃牙床高掛銷金帳管絃嘈嘈宴諸

王夜焚蘭麝坐椒房臺上月來人已醉樓頭風
起樂初張中原鹿走人共逐多少英雄就擒戮
何如臺上樂少年清歌妙舞懽不足壩上真人
仗劍興除秦掃項致太平殷勤專使致尺書白
旄黃鉞那能征秦佗了似太倉鼠日飽陳紅得
容與百年伯業一朝傾富貴榮華問何處百粵
山河秋色空故宮禾黍月明中見說漢高當此
際未央宮殿起秋風

鳳凰臺

在東莞道家山昔有鳳凰來集於此白玉簪有詩

鳳去還來世不知仙郎著處見題詩方今
天子當年舜千仞岐山一振儀

妙高臺

在靈洲寶陀寺東坡有詩石刻尚存

南遊寶陀寺直上妙高臺前身德雲主今日長
公來三生緣變化萬有歸塵埃百年彈指頃擾
擾胡為哉

韓文公釣臺

在陽山三門灘下韓昌黎垂釣處也

釣石起千仞滄波一掌平伊人垂釣處月白更
江清

嶺南第一樓

在岐山上榜曰嶺南第一樓下榜曰鯨音晨昏擊鐘於其上焉

五僊勝蹟坡山岑第一樓高冠古今記得扁舟
湖口過嘈喧枕畔有鯨音

處遠樓

在海珠寺後學士黃鍊謫判廣州時
建名取范文正公岳陽記中語也

滴情羈思兩茫茫一度登樓一斷腸昔日巽驚
今日短紅雲心比白雲長羅浮山色如衡岳南
海波聲亦楚湘聞道邯鄲夢千轉至今猶未熟
黃梁

拱北樓

即昔之清海軍樓也在雙門
之上雄壯華嚴設更鼓其上

十州地數廣州雄一上高樓思不窮頂上有星
皆拱北眼前無水不朝東四時鼓角晨昏定是

東南雜錄卷一

十一

處人烟水陸通愛殺嶺南風土好滿城蕉荔綠
陰濃

鎮海樓

在北
城上

高樓出睥睨鎮海得佳名棟宇青雲上欄干北
斗平孤撐天地裏盡閱古今情秀色羅浮近洪
波大海橫

觀瀾亭

即昔之海山樓也在市舶
司前其水貯之經月不變

觀水有術孟氏子誰能迴之韓昌黎我欲扁舟
求一濟前山風雨正淒迷

浴日亭

在南海廟右小山屹立前瞰大海構
亭其上宋蘇子瞻有詩予用其韻

赤日初出扶胥口長風爲掃黃木灣試問漁翁
釣南海何如孔子登東山已有佳山藏白首豈
無大藥駐紅顏亭前撞著純陽子指點蓬萊水
月間

百可亭

在藩省
內西北

咬得菜根方百可養心寡欲老偏宜拔葵世想
公儀子鬻大誰非吳隱之

廣趣亭

在景泰寺前一里許舊爲
歸亭學士黃鍊重建並記

風流學士文章水墨翻騰風雨驟予來白雲
訪高踪一閒亭子依山秀兩九日月東西飛昔
日紅顏今白首男兒料理果何事功名富貴真
芻狗春風駐展崑崙巔伸出擎天一雙手羅浮

匡廬盡推碎南海西江消一口

南園詩社

國初孫黃王佐黃載李德趙介結詩社於此時號五先生各有詩集藏于家

風朴衣冠盛時清驚驚鳴後來南海志須傳五

先生予常命門人薛當時為立五先生小傳

南海雜詠卷一

五

南海雜詠卷之七

南海雜詠卷之八

郡人張詡廷實著

寺觀

西來堂

在城南昔達磨西來駐錫於此

何年飛錫自西來叶萬古長空一鳥飛只為少

林無口訣教君何處覓筌蹄

月華寺

在古時都孫黃有詩予次其韻

南海雜詠卷八

五

連海幽人此繫舟百年身世頓忘憂辭兼楚客
無雙技詩壓唐人第一流古博山川看似畫月
華風景淡於秋翻低四皓商顏裏一局殘棋看
未休

伍仙觀

在坡山之上昔有五仙人乘五羊持六穗而至祝曰願此關關永無荒飢既去羊化為石鄉人德之立觀以祀焉

五仙騎五羊手持六本穗有無何渺茫豐稔足

為瑞

光孝寺

在郡城內西北雄壯深廣甲諸寺今祝聖壽之所

諸寺東南此寺雄千秋萬歲祝

皇躬風光緬想虞翻圃明月曾來建德宮筆授佳名流載籍菩提古色上金容風幡一味禪和訣世沒盧能誰指踪

風幡堂

在光孝寺中前有巨池植水松數十木度以石橋

一心具萬有神理貫三才爭似虛空說松陰打

坐來

衆妙堂

在玄妙觀中道士何德順建蘇文忠公記

吾聞玄妙觀中有衆妙堂山川孕人物星斗煥文章

碧虛觀

在瀟湖上昔始皇遣人訪安期生於此遺以玉舄

碧雲鎖斷此青山遙望琳宮杳靄間青牛過去遺道德黃鶴飛來問大還却笑捕風遺玉舄何

如東帛走商山今人點檢前人事依舊邯鄲夢未闌

西竺寺

在郡城內東北粵秀山左宋乾德建

路入碧山岑松篁夾道陰紅塵開寶刹城市有山林日出眾衆靜風傳梵唄深偶來隨喜處瓶水照禪心

興聖寺

在郡東北即草堂禪師化身之地宋李建寺元永悟禪師改建赤岡頭

膏火人間遍烟霞物外尋人須離苦海鳥亦傍叢林見佛寧為佛傳心欲了心偶來興聖寺像外觀威音

龜峯寺

在郡城西五里地名龜山舊為西禪寺今賜額龜峯寺

龜峯亦驚嶺此寺非少林有僧方辦道無佛不傳心寄語蒲菴道海針何處尋

懷聖寺

在城中番塔街每歲五月夷人以五鼓登塔頂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無佛像

按程史云番禺有海綠蒲姓占城貴人也既浮海遇風濟憐於姓復乃請于其主願留中國以通番貨許之寺乃其故居之址也

夷夏天應共羊城地獨靈端陽登塔頂應起望鄉情

海珠寺

在大江中相傳賈胡墜摩尼珠于海化為此石其說甚怪

中流砥柱差堪擬滄海遺珠亦浪猜隱約龍宮開棟宇分明弱水限蓬萊詩人錯詠金山寺佛子惟登般若臺來往莫愁風浪惡憐林自有渡

僧杯

寶陀寺

在郡西靈洲上洲在水中郭璞云南海之閒有衣冠之氣即其地也昔東坡謫惠嘗泊舟於此一夜夢僧授以麻糕晨起餘香猶在齒頰入寺僧云今日德雲和尚誕日也因設糕供養東坡遂感悟為詩有前世德雲今我是之句

金鑿戴靈洲遊戲人間世千歲歸不得遂成黃金地前世德雲僧今日東坡是麻糕在齒頰先後果一致輪迴如未斷努力第一諦

番塔

在懷聖寺高十六餘丈無層級其額標一金鷄隨風而轉

孤標信拔地紫蓋欲插天初疑是鐵筆細看如金蓮八風吹不動四海名相傳不是番人塔虛空有聖賢

千佛塔

在淨慧寺中即舍利塔也郡人林脩所建高二十七丈九八級九層云

平地無梯到九層世閒惟有聖人能不見休將螢焰指為燈

悟性寺

在粵秀山下學士黃謙構借眠軒

寂寂維摩室蕭蕭般若臺山僧談學士曾此借眠來

法性寺

在郡城西龜峯山南

碧眼少林專面壁西來意旨本無傳翩翩隻履西歸去留下桃花備問禪

白雲寺

在白雲山

白雲深處款禪關占盡人間第一閑都道白雲
堪作兩白雲依舊罩青山

我有白雲九龍水一滴自濟還兼濟珍重浮丘
過我門九龍遙指冲虛際

華嚴寺

在郡北齊江六祖於黃梅傳授衣鉢相地創寺居於此

衣鉢西來六葉傳叢林宗旨尚紛然只憑一勾
曹溪水佛已前知二百年

靈化寺

在郡東扶胥口昔休休禪師夜憩南海廟見鎮海將軍曰乞此廟為伽藍將軍曰天遣鎮此土歲久無宰非可駐錫乃為擇此地師戒將軍毋作風波敗舟揖志詳見

休欲禪師乃至入鎮海將軍本神道至入神道
却大爭咨爾脩行胡草草

蒲澗寺

在白雲山半

古剎白雲顛人從樹杪穿江山真春眼揀字不
知年塔影連滄海泉聲徹九天絳塵飛不到誰

別少林禪

景泰寺

在郡北雲峯之上

勝處不在遠雲峯載酒過呼嚶笑劉鋹避暑說
秦佗澗水調金石山花賣綺羅底須行世路世
路但風波

玉臺寺

在新會圭峯

天地無情歲月磨玉臺寺稟玉臺歌玉臺不是

函關地頗怪朝來紫氣多

慈應寺

即大通正覺禪師院也在郡西南濱江有小川曰大通濬松林竹浦人跡罕至

大川東下水茫茫隔水松篁是上方烟雨遠連
滄海外龍光直射斗牛傍空中宴坐諸魔滅天
際浮杯一練長誰把桃花源比並落紅津畔引
漁郎

月溪寺

在岩厓觀下

月溪何許訪禪和聽得雲中第一謠白玉黃金
千佛寺清風明月一頭陀

南海雜詠卷之八

南海雜詠卷之九

郡人張詡廷實著

橋梁

文溪橋

在龍頭市場都祠
左宋李鼎英建

絲管紛紛日欲斜隔溪烟火萬人家紅橋綠水
依然是見當年李探花

相思橋

在增城崔清獻以禮部尚
書歸老建後人思之因名

記得登陴諭賊時至今草木感恩私恨殺橋成
人已去相思如對峴山碑

越橋

詳見遠
華樓

一水通滄海長虹跨碧川往來多犢載去住或
漁船百貨日中市千金酒處捐風前歌窈窕月
下舞嬋娟烽火何年起紛華一旦遷平鋪疑鵲
翼驅使借神鞭風景依稀是懽娛不似前一間
亭子裏勝蹟有碑鐫

南濠

在昔遠華樓下限以開門與潮汐相上下蓋古西澳也維舟于此則無風波之虞

萬事傷心在目前司空月光如水水如天趙春

風掩映千門柳李不見黃鸝見杜鵑陳剛

捲簾羅綺艷仙桃薛百粵風烟接巨鰲章涉徑

晚烟凝竹塢劉鴈迷寒雨下空濠許

南海雜詠卷九 六十五

南海雜詠卷之九

南海雜詠卷之十

郡人張詡廷實著

雜賦

劉氏銅像

在玄妙觀內南漢劉鋹與其二子各範銅為像少不肖即殺治工凡再三乃成

恩赦侯蛇學龍範金為像屢殺治工金人已去

翁仲無蹤恨不如謝豹羞愧若為容

桃竹杖

生蒲澗葉如棕身如竹密節而實中可作杖云

南海雜詠卷十 六十四

生平稍就杜少陵今日携來羨門子化作茅龍

天上騎膏火人間安用此

荔枝

九十七種

火龍精幻出金丹大如雞卵小粉團色如十八

學士醉後顏味比細柳將軍烈不酸佳名別號

十七種五月涼風滿樹殷美人素手一擘破恰

如水晶落金盤翻思一騎紅塵裏七日涪州來

禁地楊妃半醉沉香亭粲然一笑啓玉齒梁侯

稱柿張公梨世間百果安及之珍羞不及宗廟
薦至味徒為九口滋盧橘楊梅三舍避妖桃郁
李翻見棄根移瀛海豈側生種向炎荒非得地
九齡一賦倡絕和從此芳名遐邇播子瞻平生
知味人商來日啖三百顆賢才遭際自有時請
看嶺南荔枝果

龍眼

其品在荔枝之次

龍眼雖珍果因多價却廉著花明野圃垂實暗

閭閻盛暑攢如蟻秋風白闌盡清香騰玉軫翠
色上珠簾具眼應多見稱奴每好謙益顏無限
補止渴有餘甜女伴携籃摘兒童斬竹拈三朝
留火焙四海作珍贍盧橘中元冷楊梅性本炎
中和惟爾羨饕餮不渠厭玉食時充貢佳賓俎
旋添終身為世用厚味少人嫌銜玉非求售韞
光亦解潛紛華雜桃李骨鯁畜歲砭藥譜功當
載仙翁齒屢露陶門何必柳千樹映茅簷

茉莉

嶺南花品之最佳者

茉莉窮花品應居第一評色如西子白香賽馬
牙清艷骨元仙種冰肌訝日精鉛華盡捐棄朴
素得輕盈望斷金閨曙窺迷蛺蝶輕鳥來應代
語風動只含情當暑麗如妓佳人摘滿簷拂頭
無限好薰茗有餘馨性亦能蠲忿功無助養生
自憐生遠海徒只播芳名青錦何人賦緋桃浪
子稱猗蘭從入操絕意慕浮榮

馬牙香

產茶園

南國香株老天人巧製成馬牙形偶取雞舌價
同評佳氣連三島芳名動兩京清香浮几席餘
馥襲簪纓載去中華遍傳來外國驚始同檮櫟
隱晚濫廟堂榮九廟珍尤甚諸卉不輕沉檀
推獨步膏火謝時情事業同調鼎僊風陋泛瀛
此為知者道難與俗人爭

方竹

粵山中間有之

竹品類寔繁方竹惟僊異五十有餘種戴凱之
所志根將蟠輪方節以束針此作舟未為鉅勝
箭未為細何如粵山中方竹拂雲起四稜一直
上偏頗了不滯廉隅色難犯正直心絕忌思昔
我

高皇武樓晚登懋咨詢治道餘方竹啓

玉齒顧問臣詹同偶獲獻

上位御手為摩挲親灑宸翰記雲漢爛昭回天
葩構甚締遂今植竹微居然成偉器裁為七尺

節靈壽未足擬

尚皇棄羣臣記藏天府秘四海罔攸傳空餘詞
臣識物遇亦有時端為方竹喟

白鵬歌

宋初主臨崩御有一白鵬哀鳴良久
奮擊踞躍克與龍俱墜海水手義之為
之歌云

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夷丘又不見
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鵬急主
難委質翻配三忠傳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

雷墮東北三辰鏖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

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鵬籠中

起踣躅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叅政首戈

欲鑄絕宣尉胆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

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

直翅輕一蹶竟與金籠飽鯨鯢烏乎白鵬乃羽

族報主之義何其篤如何廁中拉脅奴禽獸之

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泰此禽

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

海天角兔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

鳴直待滄溟涸

石龜

在龍頭半浦龜燥則晴濕則雨
鄉人立于社以驗兆興作農事

石龜來何許立社尸而祝燥濕兆雨暘不假巫

咸卜

銅鼓短歌

按裴氏廣記云俚俗鑄銅為鼓而闕
五尺餘今南海廟天妃廟皆有之

銅鼓之形如撲滿銅鼓之聲響春雷舊聞俚獠

鑄為此蝦蟇十二樓周回又聞小兒見蛙怪變
酋荒塚中悲啼陰風晝雨作光怪乘濤鼓浪天
昏迷鎮海將軍聞之怒叱令小鬼為護持海不
揚波在今日坐見萬國來航梯

舍利子

在資福寺乃東坡所施狀如覆盂圓徑
五寸外密中疎舍利生其中無筭昔惠
有載者東坡以犀帶易
之為以白璧施之僧焉

妙明屬本來舍利竟何物功過了不知終然是
枯骨

菩提樹

在光孝寺天監初僧智藥自西竺
持之航海而來植于戒壇之前

紫蓋紛天花瓊枝露法雨如窮真實際菩提也
無樹

波羅蜜果

今南海東西兩皆
有之其大如瓠

南海廟前波羅蜜靈根元自西域持扶踈聳拔
如青蓋結為碩果何累累金刀剖之索蜜漬一
片入口沉疴離我聞楚王渡江得萍實剖而食

之甜如蜜當初不是兒童謠孔子縱聖焉能識
波羅雖珍誰汝嘉年年結果不開花想當移來
天上槎曾否見識於張華波羅蜜波羅蜜伊誰
作貢獻

皇家

屈胸布

在光孝寺所織之
紋顏色至今不變

屈胸火浣乃何布千載色紋麗如故火之不灭
水不濕驚怪人間幾愚婦君不見梁軍悅巾那

足珍赤山石絨竟何補

靈鐘

在香山普陀菴宋咸淳間初建菴忽靜
夜聞前濤潭鐘聲旦有漁人報夜見有
石大放光忽天半有聲鐘自飛入

實氣動光怪往往漁人見好把飛來鐘挂在飛
來殿

鐵柱

九十二乃南漢乾和殿
所鑄物也今存六柱

乾和殿中黃金柱天陰雨濕魃鬼語一朝霸業

題南海雜詠後

古今文人皆擅其一長而我不能
無破病能無而美者僅八九人耳
此作高視闊步掩古轢今直欲合
而有之譬如梁淮堰之決氣勢雄
怒奔迸四出聲震數百里外嗚呼
壯哉予讀是有以窺其志之大識
之卓學之富不知其少作也前輩
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
宿學不及者吾非吾子之望而誰
望邪
成化己亥孟冬之望廣東左布政

跋南海雜詠

予來宦東廣幸遇吾年友東
所先生養病林下得常請
見講學論心咨詢時政麗澤
之裨益多矣屢承見示近作
詩文莫不粹然典雅淵然深
長悠然興趣皆有關於人心
世道不徒言也蓋先生之學乃
之其師白沙先生義理既精
涵養又至故發為文辭流出
肺腑所謂有本者如是也近又
得觀其南海雜詠一編乃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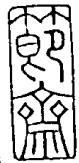
年所作时尚未從白沙遊也而
其性情之正識趣之高已如此
乃知先生天賦夙成特取正於
白沙而造詣益涼耳噫白沙
先生鳴道東南其吟詠性情
妙絕一世蓋兼淵明康節而

南海雜錄

四

有之東所先生繼之又能酷類
其師猗歟盛哉

弘治十八年歲在己丑冬十月
既望廣東布政司左叅政
慈谿王綸汝言書



大丈夫生于斯也于
凡天地之運化日月
之盈虛山川之晦時以
玉草木禽魚之生
化之解之于目然之
于中者蓋有不之
之而躍然者況當
唐土休或興或廢或亡
或存有不因勢而寓
休之者乎親南

南海雜錄

五

雜咏詩以知之人
承常手天予不校
化老之形未潤之
餘鳥之志

弘治乙丑歲十月潤易

南海雜詠跋

六

山人馮夢跋于東序

臬司



跋南海雜詠後

右南海雜詠一編乃我東所先生蚤年所著之書也吾莆大司寇彭惠安公從吾為東廣左方伯時讀而異之遂以明道德業相期待不但歆羨其奇才而已也見公所為跋者迨余二十有七年矣其後先生從白沙先生遊得洙泗濂洛不傳之學為世名儒而世之人於是乎信先生為有志而服彭公鑒識之卓也有年在先生門下每聞之先生

南海雜詠跋

十七

云愚聞之師曰論詩當論性情
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
詩矣是故詩家法度可學也風
韻人人殊不可學也其至者超
然寄情於興象之間悠然得趣
於言意之表此蓋由涵養而至
弗容以力求也孟子曰生則惡
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此之謂也然則讀
先生之詩者苟能以是求焉則
於先生之性情庶乎有以得之
與

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秋九月
菊節東莞縣儒學教諭門生林
有年謹書

跋南海雜詠後

新會尹羅君維升遺余以近刻
東所張先生所著厓山新志覽
其引用書目廼知先生有南海
雜詠之作幾欲見而未之得也
弘治甲子秋適予執廣東場屋
彌封事過羊城拜求覽焉先生
不外出以示之因請歸錄爰捐
俸刻之梓併贅數語于篇末庶
讀者知是書刻之之所自云
弘治乙丑季秋之吉知四會縣
事懷集袁賓謹書

南海雜詠十卷

浙江汪汝
栗家藏本

明張詡撰是集雜詠廣州古蹟分爲九門每題之

下各列小序皆摭志乘爲之無所糾正詩亦罕逢

新語

大厓李先生詩集十二卷文集八卷

〔明〕李承箕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五年吳廷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大厓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提要

大厓李先生文集序

昔人有謂言語文字非所以論人者矣然心志之發而聲形爲往往有因之以逆見其爲人而絲髮莫之遁焉者是果不可以論人乎哉夫楊子雲韓退之去今且千祀固不必與之有相知之素燕遊之好觀昌黎之集自有以見其人之明潔而豪慤也觀法言太玄之作自有以見其人之深而僻昧沒而陰回也文之如其人類如此吾嘗觀文於天下而嘗有慕於世卿焉世卿之文如渥洼天馬不施控勒雖或奮迅猛縱有時而蹶而龍蹴虎躍終無凡步又如伐叛之師聲罪致討仗義直前雖士卒勇怯不齊戈矛利鈍相錯而堂堂正正自不

可犯亦一時之豪也哉成化間嘗以文領鄉薦然其志不欲以徒文也累擢從白沙陳公於南海白沙以文豪推之僉憲吳君獻臣時爲順德長方銳志濂洛之學與白沙以道義相切劘因邂逅世卿相得甚懽比辛醲嗜協古人或相望於千里相追於異代而況同堂接膝者耶頃獻臣與予商論白沙之學遂及世卿予曰吾不能及世卿也請因其文而想像其人可乎負高世之志逸群之才而克之以邁往之氣故其視天下事舉不能當其意而抵掌談笑若無人然第憫世病俗之志鬱不得施有不勝其奮激焉者此所以爲世卿也歟獻臣啞然而笑曰子殆世卿之知己也吾方梓

其文請以子之言併刻之將爲未知世卿者告焉遂書而歸之

正德己巳秋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龍江居士

唐錦識

大崖先生文集序

能文章士所難也而有道德難能文章矣
有道德矣而不汲汲求用於世難能文章
矣有道德矣不汲汲求用於世矣而終身
居之不變難昔之君子交病於此久矣柳
宗元非無文章也論道德則杳乎未聞黃
叔度非無道德也而文章之傳於世者無

大崖先生文集序

片言焉若王仲淹種名逸庶幾乎此矣一
則技癢不禁以太平十二策而干時不可
爲之君一則爲富貴所移晚節不堅而遭
王嗣宗之譏訶指斥於文章道德何如也
能文章矣有道德矣不求於世矣又終身
居之不變也吾於吾友大崖李世卿見之
吾生十四年知先生名年二十九而觀先

大崖先生文集序

生面嘗讀其所謂文章矣因物賦形吾不
知其所造焉長江大河吾不知其所止焉
喜之爲春風吾不知其所自焉怒之爲迅
雷吾不知其所發焉其自得之妙非惟人
不能知雖先生亦不自知也又嘗觀其所
謂道德矣泰山喬嶽而不自以爲高岷江
渤海而不自以爲深威鳳祥麟而不自以
爲瑞翔龍踞虎而不自以爲猛其變化之
功先生自信之予知而亦信之在他人或
不能深知也予不及見黃叔度輩知在當
時何如哉先生少年有上黎冢宰薛提學
書中間斥昌黎上宰相書與老泉上執政
書爲千名希進疊疊數千言焉其自視於
二子蓋優爲矣宗元輩何有哉或曰處士

大言在昔已然措之用也難予曰是固然矣不觀大崖之詩乎曰奏言第二義都誰與同是欲以大人之學格君心也曰謂離欲試騷人手老去都無喜事心是欲卷之則退藏於密也送許生文而憫俗學之支離闕異學之汙漫而令之靜坐以觀心有得於深造自得之妙焉其言如此則其

金崖集序

三

道德可知也而布衣方巾危坐一室人莫能窺其所存使君而用之天而壽之予又焉能窺其所至哉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茫茫宇宙旁觀斯世先生以之嗚呼大丈夫不足於世久矣幸而有一焉則又不求於世也而世亦不知所以求之天亦不使之

久生於世則大丈夫者又將何所恃以立於世而一世之民又將何如時以得被大丈夫之澤乎先生文章甚富每不自愛惜予獨知爲希世之珍也長篇尺牘收拾無遺方圖鋟梓於廣東工將具予以事去忽五年來官西省先生之弟立卿亦官洪郡相與校三付之梓人同時刻者又有東麓集二十卷東麓先生之兄大理評事茂卿也爲人固兄弟也爲詩亦兄弟也爲文似非兄弟也予僭論如此書以俟具眼者評之

金崖集序

四

東湖子吳廷舉序

讀世卿先生文

黃澹翁稱子慶奪單于馬挾兒南馳引滿以擬追騎
觀箭鋒所止人馬皆應弦以為與文章同樞紐至其
論文曰首擊之而尾應東犯之而西降立言者如是
乎又不知其與大易所謂言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同
乎否歟抑猶或滯乎迹而未離乎形也默而通之神
而化之不落東西不能首尾如神弓鬼矢不可為狀
不可為與聲言之立言者歟乎病且拙吾獨有望於
大崖因閱數篇不覺病之脫體

大崖集序

弘治庚申二月望日增城湛雨書

采菊稿引

世卿從白沙陳先生歲餘及歸先生贈古詩十三首其第一
首云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顏畏此天地肅落
落枝上英未傷食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吁唯吾世
卿可以膺是言也屈子若有靈焉則必知先生知先生則知
其言不輕投也由是知物之於人亦必有相投者矣余采
京師遠世卿一載數書取世卿別後所作世卿錄示數通且
因予投之知音者而正焉夫凡仕者之於味芻豢飮饌者也
隱者之於味草木根實者也彼此之間必有不相投者矣
乃秘之篋笥以為一家之所服食者焉家貧無紙況世卿本
以忘名者必多遺棄之矣予因知己者遺紙百餘張裝薄數
十葉寄世卿錄詩取采菊名其稿云時

弘治三季庚戌十二月二十八日兄承芳在東長安寓書寄

七弟大崖居士

大崖李先詩集目錄卷之一

雜興六首

春甲子微雨一首

謝李三用恕招飲一首

寄余舉人端卿一首

夏秀水偶然見訪一首

答陳舉人廷信次茂卿韻一首

贈樂平彭忠秀才時忠歸自泰州一首

胡義官送米一首

古體乾送米一首

上挑花灘一首

途次野宿思大崖一首

偶成二首

湖邊看柳寄雷長南深甫

寓白沙寄蓋卿弟南京一首

送張進士廷實赴京燕東六弟蓋卿一首

周文都驟日臺次石翁韻二首

石翁以詩送東坡次韻二首

風雨偶成一首

石翁雨中見訪一首

次石翁寄李憲副若虛韻呈石翁二首

石翁月下懷子南山之遊次韻奉答一首

次韻張東所六首

讀林公待用奏疏一首

滄洲一首

謝石翁惠暑布青白各一事一首

題伍伯饒萬松軒次石翁韻二首

山房偶題呈石翁五首

次韻石翁灯下閣李孔脩詩偶成絕句二首

大崖李先詩集目錄卷之二

用茂卿兄韻呈定山先生一首

用前韻二首

次韻石翁寄容之圭峯一首

題園新書屋壁一首

宿龍興寺二首

九日陳定息以詩送漚一首

借前韻催容雲泉昆季和詩後期者罰一首

奉和石翁江村晚望見懷二首

若周訥軒以詩送果次韻一首

催劉針工一首

題真上人雲屋一首

周文邦挽詞一首

下黃雲拜到龍興次韻石翁見寄二首

雨中小酌聯句時將別白沙二首

梅花呈石翁五首

大忠祠次石翁韻一首

壽陳靜軒一首

贈容憑一首

贈何丁直一首

留別石翁一首

有懷白沙聯句二首

入清遠有懷白沙用前聯句韻一首

薄暮登飛來寺次石翁韻一首

立春曉枕二首

寓目一首

除夕韶州一首

除夕兩

絕句二首

除夕懷石翁一首

元旦兩寓韶州用前韻二首

白洲李憲副同予至西南驛三宿而往廉巡視池時

盜珠者已遁詩寄白洲一首

到南雄二首

與吉安司訓廖士希話舊二首

望湖亭夜泊一首

寓目一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三

次韻馬公日見寄一首 馬公登大崖次韻一首

次韻前韻憶石翁一首 送馬公膺召之京一首

眼忽花二首 次韻寄九峯霄上人一首

再次韻奉答沈仲律先生一首 用韻呈郭先生一首

遊九峯歸路口占二首 郭先生以詩招飲不赴次韻奉答二首

遊大崖懷石翁二首 漫興三首

答縣主召赴會試一首 新年郭先生惠香竹茶次韻奉答一首

次韻奉答馬公見寄一首 次韻寄答吉安司訓廖士希一首

次韻李三守題壁一首 夢題畫一首

次韻留別魚宗泗會試二首 寄新喻教李用勇一首

寄呈石翁二首 縣主招飲不赴兼呈郭先生一首

用韻寄答漢陽夏秀才一首 再寄石翁一首

用韻寄呈縣主一首 喜晴約客遊大崖一首

蒲圻黃公養德以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聞雷一首

用韻寄奉郭先生一首 途次遇孔文昭少留別暨二首

月縣主遊赤壁次韻三首 送魯宗泗分教溫江一首

把菊二首 結草屋一首

雨稍止一首 苦雨二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四

石翁意予會試京師次韻奉答一首

田邊午餽遲一首 次韻寄張東所一首

縣主奉例召赴監一首 奉寄蒲圻游先生一首

寄承顏弟一首 邑主示遊大崖記文一首

茂卿兄見寄次韻兼懷蓋卿弟是日得雨二首

把菊五首

甯德輿弟為風雨阻赤壁之遊用韻奉東一首

同縣中學主諸先生遊赤壁有懷郭先生一首

次韻茂卿兄左掖值雨一首 再寄郭先生

絕句一首 次韻縣主約賞芳樂風雨不赴五首

次韻前韻紀夢三首 郭先生見寄次韻一首

遊大崖次韻縣主一首 葵花一首

寄古體順一首 茂卿兄拜官日見寄

李三用恕借雷松坡謁先君墓歸口占奉答兼懷茂卿

兄三首

縣衙盆池蓮一莖四花縣主以詩邀賞因病不赴次韻

奉答二首 紀早一首

種蕎麥一首 辭惠馬一首

感寓一首 雨中再遣馬一首

招飲不赴三首 感興一首

移居一首 左童後之京寄茂卿兄一首

同震卿兄承嘉弟李珩秀才泛湖有作寄答秀才一首

承顏弟遠鄉約堂兩會九口杜城中風雨懷之一首
 登鳳凰山觀二首
 訪李三用怨不遇一首
 大崖李先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五
 長沙雨中一首
 三月三日一首
 長沙聞鄒汝愚訃二首
 夜泊衡山步月一首
 次韻荅黃若雨二首
 次韻呈石翁二首
 次韻呈定山一首
 送劉東山之浙江布政使
 馬文祥見寄次韻荅一首
 次韻東山先生一首
 次韻石翁飲酒一首
 次韻吳露臣夜坐一首
 次韻贈何子完會試一首
 次韻顧別駕見寄一首
 題松泉為張克脩三首
 鄧俊圭之金陵留別次韻一首
 送蔡秀才還饒平一首
 贈鄉貢進士周文都會試有序一首
 楚雲臺三首
 楚雲臺次石翁韻五首
 求為校裁楚雲臺奉寄馬默齋一首
 颺作次石翁韻一首
 楚雲臺小集時信豐俞溥德洪在坐二首
 次韻顧通守擬歸四首
 寄黃若雨有序二首
 次韻荅林子逢一首
 送俞德洪還信豐一首
 約遊圭峯和石翁四首
 遊圭峯和石翁一首
 送梁舉人會試一首
 和崔希說見寄一首
 次韻顧別駕江門夜泊一首
 大崖李先先生詩集目錄卷之六

次韻石翁送羅股周解館一首
 吸南華名次石翁荅蔣詒州韻呈詒州一首
 次韻顧通府壯哉亭見寄一首
 歲暮次舊韻呈石翁一首
 歲暮次韻顧別駕留別一首
 適仙亭和鄒汝愚韻一首
 奉荅邵顧兩別駕次韻一首
 翁主一首
 鍾狂客挽詞一首
 留別楚雲臺一首
 白洲擢憲長次石翁韻一首
 擬會白洲次石翁韻一首
 次韻石翁偶書一首
 陶然一首
 謝惠米一首
 睡起一首
 按治雲南張叔亨見寄次韻二首
 次韻懷白沙一首
 用韻寄馬公思進清戎雲南一首
 姜仁夫見寄次韻一首
 九日與子卿弟一首
 吾母受封蓋卿弟以織金紗袍為壽詩以寄謝一首
 卜居次韻二首
 林憲長寄紙并曆二首
 元日縣送春牛一首
 人日晴一首
 春曉二首
 夏二首
 午日次韻一首
 午日喜雨一首
 和石翁贈林縣博韻一首
 石翁見寄次韻二首
 用楚雲臺韻寄容一之二首
 題畫扇一首
 寄雷震春一首
 春日寄興楚雲臺三首
 梅花一首
 牛一首
 戊卯兄解官內翰王公濟之賦長歌贈別意及賤子因

次其韻一首

不寐一首

得友巢書聞石翁母夫人訃一首

張叔亨見寄次韻奉答二首

獨坐一首

梅花韻二首

邑貳教陳先生以詩贈行用韻奉答一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七

有感五首

次韻致仕劉戶侯

石田野色一首

茅屋書聲一首

列井寒泉一首

方塘夜月一首

寓鄧俊圭宅一首

乃兄二惠見訪用韻寄答一首

黃舉人宗器見贈次韻奉答一首

與僧德忠一首

與南華寺僧明袖一首

與肇慶黎紳一首

官宦懷羅服周一首

萬孝孫詩一首

壽張月溪翁一首

贈湛林塘翁一首

飛雲頂和湛民澤一首

留參秀夫謝伯倚飲一首

三山居士一首

月胡一首

和李白洲見寄二首

羅服周見寄奉答一首

傍花亭一首

次李子長韻一首

寄鄧俊圭一首

寄吳順德一首

寄湛民澤一首

寄吳順德一首

贈莫明府之封川一首

贈莫明府之封川一首

贈山東右方伯李白洲若虛一首

足夢中顛聯一首

次韻丁明府題壁一首

羅浮次韻答李子長一首

題畫一首

一州居士歌一首

陳奉時惠書燈檠一首

答李可久一首

寄吳獻臣一首

用韻寄五羊李堅士宗尹一首

和梁惟正病中見懷一首

代簡答陳宗茂一首

常春書呈次韻張世華一首

贈陳貴椿還雷州一首

題和少府翁次韻一首

羅浮次韻答羅服周一首

和謝天錫一首

贈羅宗傑尹廣西永福一首

贈吳別駕赴成都一首

嘉會樓一首

答胡居正一首

嘉會樓一首

崔希說見寄次韻奉答一首

用韻寄五羊李堅士宗尹一首

崔希說見寄次韻奉答一首

和梁惟正病中見懷一首

代簡答陳宗茂一首

常春書呈次韻張世華一首

贈陳貴椿還雷州一首

九日二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八

和顧勉庵風雨有感一首

此庵一首

崔希說留別次韻一首

周文都惠茶一首

竹几五首

文都惠方山巾一首

寄致仕林憲長一首

寄廣藩劉少參朋節致仕憲副江一元一首

和吳海道留別一首

和劉少參朋節留別一首

題平樂梁太尹都亭別意卷有序一首

和廣西吳憲副二首

和周憲長時可留別二首

題梅一首

茅林八景八首

次韻沈都憲時易二首

再答沈都憲一首

石翁見寄次韻二首

沈公見寄奉答二首

集 43—503

儋州鄧二守示寄石翁詩次韻奉答	二首	隨守李士脩見寄次韻	一首	春日知行	一首	入洪山	二首	登山	一首	劉媪送酒	二首	示承嘉弟	一首	黃公山釣臺水浸答陳貳教先生	二首	題畫	一首	送許夏卿還上虞	二首	謝天與改官汴京莫東嶺元有詩次韻并寄	二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九	寄嚴先生罷任	一首	和沈大有國賓韻	一首	太守馬公墓志成詩寄其子侍御	一首	留雷敏宿	一首	次韻并卿弟	二首	裁下庄祖田呈諸兄弟	一首	任仲祿仲謀萬鈞諸弟載酒訪田所用韻	一首	寄荅會卿弟示詩	一首	和并卿弟	一首	聞林待用耀方伯不赴	一首	病暑	一首	用韻荅李公治	一首	寄雷震東詩書熟湖并寄震陽昆弟	一首	贈吳別駕獻臣復之成都	一首	盡梅	一首	岳陽樓	一首	松林書屋	一首	寄沈大有	二首	岳陽樓留別張孟賢太守	一首	途次得石翁書詩寄東嶺元	一首	偶成	一首	寄東嶺元	一首	書東山草堂	一首	舟中喜諸生夜讀	二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采和詩奉答一首	仲采遣子曉尋盤崖慶值風雨一首	代客一之和答張廷實一首	讀張廷實寄答客一之詩有丹成分寄朱陵洞之句用	謝曆一首	安福羅進士見訪一首	用韻呈客一之一首	與羅眼周詒石翁病一首	安節為南海潘氏題一首	次韻陳光普一首	疊前呈一之一首	寄答屈兵幕一首	次韻石翁一首	寄致政江一源憲副一首	寄五羊楊景昌一首	挽奉時一首	樂昌道中二首	寄廣州黃別駕一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下	次韻王良卿一首	寄歐陽汝賢一首	養庵為永興馬貞夫題一首	用韻簡孔貢士一首	與致政孔千兵一首	柳州葛別駕兩訪寓舍詩以復之一首	樂昌道中二首	五羊寄鄧先生俊圭一首	答朱節推伯驥一首	寄致政江一源憲副一首	次韻余子乾見贈三首	次韻余秀才一首	未陽吊工部墓二首	次韻柳州懷韓先生一首	柳州留別高揮使一首	答黃朝儀貢士一首	答黃朝儀貢士一首	次韻余子乾見贈三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紅池一首	呈友棠一首
次韻順德蕭秀才用一首	用韻寄謝平江一首
東所惠米一首	次韻羅服周見懷一首
和蕭用一首	寄李子長用前韻二首
用前韻與謝天錫一首	和友棠二首
寄荅梁叔厚先生一首	龍山張博之見寄次韻二首
寄趙景鳳鄧良璧一首	阮伯載涵虛堂一首
吳節婦鍾氏別井寒泉卷一首	
愛日堂一首	次韻陳伯謙見寄一首
見一居士吟一首	再和景鳳一首
次韻光普送子歸衡山一首	次韻光普重贈一首
留別湛民澤一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十一	
胡達明共宿嘉會樓一首	和雪竹李伯溫一首
次韻服周見懷一首	次韻服周見寄一首
留別湛民澤用前韻一首	題伍元白洗心亭一首
次韻陳伯謙留別一首	次韻梁華卿贈別一首
次韻葉子毅送別一首	春谷一首
見崖居士吟一首	荅戴掌教先生一首
荅貳教徐先生一首	謝陳遠峯贈黃公鈞其圖一首
南榮一首	沈太尹中秋送酒一首
程節婦一首	雲窩次韻石翁一首
慈元廟一首	觀瀾一首
次韻景昌楊先生贈別一首	集蘭卷一首

次韻徐愈憲朝文贈別三首	用韻寄荅劉憲長一首
寄荅王愈憲用韻一首	
次韻周方伯時可贈別荅東右伯宗周鄧公一首	
次韻張廷實贈別二首	謝徐朝文寄東嶠九布一首
荅韓州博遺白綸一首	寄都閫王公桂陽守偕一首
次韻劉廷茂榮伯一首	初入山次韻鄭一首
水簾洞次韻鄭一首	祝融峯次韻涂一首
飛仙橋次韻鄭一首	醉石一首
祝融偶作一首	先天壇一首
回仙橋一首	赫曦臺一首
遊嶽麓書院呈二公一首	疊前韻呈涂公一首
呈鄭公一首	
大石八景為鄭愈憲先隴題八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十二	
予自白沙還經衡州兵倭馮公濟以官舫抵家却寄一首	
寄荅藩府余公惠曆一首	與子卿弟一首
鄭公為子表黃公山鈞其圖幅至一首	
贈王承吉還襄陽一首	送外卿弟赴大學一首
贈別許夏卿一首	送莆田陳秀才以東嶠韻一首
井灣書屋為秀才題一首	漁翁一首
送攻姪儀真謁父官一首	寄寧湖先生人一首
贈葉會真一首	墨香樓一首
竹西一首	湖隱卷一首
送程卿令陳景重一首	石泉為松滋田大章一首

寄休翁沈先生一首

承休翁問日用一首

答休翁一首

沈華父遺惠用韻奉答一首

喜雨簡照溪一首

寄子卿弟洪崖山墅一首

讀徐珪奏疏一首

定山先生挽詞一首

子卿以詩送遠達次韻二首

疊前韻采蓮三首

中秋賞月和承德弟一首

休翁見寄次韻一首

楚雄守重汝溥過訪一首

兼會貞一首

喜雪和東坡二首

子卿弟洗心亭次韻一首

寄立卿弟一首

贈呂明府調新寧一首

餘兒遊學秋部立卿和用子卿韻送之一首

廣子卿叔詩意一首

寄胡公器南雍一首

中酒得樂一首

寄張亞卿世安先生一首

送游甥仲之官唐縣一首

全師奏凱一首

會卿弟許買秀絲子今即惠鯽魚一首

壽王自保寧改封漢東一首

送立卿弟之京一首

寄廣東愈憲吳觀察一首

送立卿弟之京一首

寄立卿用子卿韻一首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三

文

思齋賦

海蓬賦

淳庵賦

揚武賦

吳孺人真贊

鄭敬所贊

未陽趙司訓贊

石翁慈元朝叩跋

秋堂奇會詩卷跋

淵明像及歸去來辭跋

兩先生贈麥秀夫詩跋

石翁讀張巡等五傳詩跋

書先公遺書後

跋東坡傳率廬卷

思親樓詩跋

題平樂梁大尹詩卷

兩節婦傳

陳奉時傳

鄭筠巢傳

陳胃川傳

古愚說

黃用晦字說

陳升之字說

岑景德字說

馮宗魯字說

徐伯恒字說

張文鼎字說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四

處功世室記

有開堂記

鵲原聚樂記

世時堂記

趙氏隆光堂記

崇本堂記

遊衡山記

南楚真遊記

世忠堂記

委心亭記

重遊石室記

茅猿記

雲卧軒記

柳琴軒記

順德縣學題名記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五

世烈堂記

伏波橋記

尋梅山行記

泉石記

卧愚亭記

西溪草閣記

東序驛記

順德縣興造記

遊羅浮記

遊榕溪記

乘芳園記

曝日堂記

世賴堂記

默庵記

易庵記

東洲記

若谷亭記

承先裕後堂記

珠錦堂記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六

心泉詩序

麥氏族譜序

南海崔氏族譜序

西江漁隱序

釣隱詩序

永感詩序

嶽麓書院集序

方伯周公詩集序

香山林氏族譜序

送王承吉序

孤山人物圖序

送柯容甫還莆田序

送葉生序

李氏族譜序

玉臺登高倡和詩序

白洲詩集序

石翁慶壽詩序

送馬公雅召之京序

留別聯句序

贈吳君獻臣赴成都序

別駕獻臣母夫人就養成都序

送許生還上虞序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七

半江序

新會縣志序

廣東右布政使遷浙江左布政使華容劉公題序

順德縣志書序

余憲李公征黎詩序

送羅服周序

順德令吳君獻臣三載考績之京贈行序

張侍御還京贈別序

贈李公之山東方伯序

潘氏族譜序

石翁先生詩集序

定山先生詩集序

立齋遺文序

贈趙壽卿序

贈卓侯惟濬調封川序

新興令蒙允潛考績之京贈行序

高要左君若績朝京贈行序

贈蕭先生序

具慶詩序

紀異序

送姜希清還廣德序

聽主堂序

阮氏族譜序

四樂居士序

白日青山序

程節婦鍾氏旌表揭扁序

程節婦鍾氏詩序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八

硯銘

虛齋銘

指揮倪君墓誌銘

信豐養氣翁俞用中墓誌銘

梁景龍墓誌銘

陳公判卿配湯合墓誌銘

陳公渭川配呂重脩墓誌銘

陳公樂雲配林合墓誌銘

雲潭居士周君二齡配陳合墓誌銘

弟婦龔氏墓誌銘

弟婦龔氏墓誌銘

弟婦龔氏墓誌銘

弟婦龔氏墓誌銘

弟婦龔氏墓誌銘

弟婦龔氏墓誌銘

弟婦龔氏墓誌銘

龍溪縣志趙君墓志

周鑑墓志

衡陽廖君墓志

中憲大夫成都府知府蘄水魯君墓志銘

寧波太守馬公墓志銘 石翁陳先生墓志銘

萬公墓表 萬孺人李氏墓志銘

城隍廟碑文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九

大理寺副東喬元何狀 同兄祭程母文

祭石翁文 祭陳奉時文

祭陶方伯文 同兄祭張岳州孟賢文

祭程親家母文 祭周時可先生文

祭蕭圻游先生室文 祭提學姚先生文

祭雷姑娘文 祭周公養文

祭古公文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二十

復憲長陶公書 復新會楊太公議脩志書

與馬公思進書 與姜縣主

寄浙江方伯東山劉公 復李白洲

與湛民澤 與張廷實

與曹復初 答石翁

與谷一之 與丘侍御

答沈都憲 寄魯成都

與孔蘊臣 與孫生訓

答喻新陽子乾 復張岳州孟賢

徐朝文公憲

與梁叔季太史

與陳仲采

與五羊楊鶴亭

復方伯周公

周文伯示文集令六取

與王嶺南

與朱推府

龔氏發子祖墓代茂卿寄黃公德養

奉王少宰

寄吳獻臣

與魯振之

與陳景重

再奉守溪王先生

答李用恕

答馮侍御執之

答潭州楊衛輝

與立卿弟

復蕭圻件秀才

寄沈休翁

與樂昌鄧俊主

與廣西馮方伯大京

與馮公子

與邑主陳

與從學陳先生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二十終

人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一

嘉魚李承箕世卿

雜興六首

閑掃林間石靜坐布我茵孤雲時去來與之爲主賓作霖
頤不遠永懷桑林人簞食供朝夕松邊採枯薪
神堯一茹茨不換阿房宮崇卑天與淵聖愚有異同至道
本濟人外物隨飄風浩歌如雷霆震動千古聾
我過比干墓竦然懷斯人涕泗思殷王豈不愛忠臣少小
保傳誰恐喪赤子真臣心不求忠一鳥本共春
高旗懸罪魁斯言豈鑒空崇高竟孤危黃屋寄飛蓬仁義
結民心手足護心胷奏言第二義都俞誰與同
子房致四皓儲君賴無危况有開天功軒冕棄如遺嗟哉
有鄙夫頂足蔽塵泥拖金連曳玉焚熟黃梁時苟可得富
貴泰華亦堪移世運有代謝人生貴知幾無令汚簡編千
載使人悲
瞻彼紅雲中美人如初陽暉上本無滓離照入幽荒六龍
稟乾健九耀聰天網梧松蔚華春鳳鳥鳴彼岡好音應蕭
韶直餘翼明堂三風與十愆潛消生瑞祥但恐懷風烟
雨忽真莊中夜不能寐感激歌聲長
春甲子微雨
冥冥細雨暗如塵撫景人情有嘆呻江氣浩連千里白旒
痕縹緲入四圍新詩因雲黑精神動酒對簷花次第陳欲把
漁竿滄海去一蓑一笠最宜人
謝李三用恕招飲

一杯從我是離浮况復淹留夜未休歸路雪花吹兩鬢
鞍月色上西樓人因文字尋常會語欲江河萬古流何日
從容熟湖寺長風短袂一同遊

寄余舉人端卿

強絆虛名老歲華此身剛寄順流槎千岐萬轉知何處
問還須到白沙

夏秀才偶然見訪

偶爾相逢見白衣滄江鷗鷺兩忘幾好留菰米湖邊
月仙撻我欲歸

答陳舉人廷信次茂卿韻

風波笑指且淹留口口江邊共倚樓長笛入雲和到曲一
言聞我到羅浮論交此地無多伴人物他年第幾籌記取

三山詩句在敢言千古兩人遊

樂平彭忠秀才時志歸自泰州

前杖屨隨喜看信古後來儀好風柳外添詩興
落硯池望若神仙非此輩頽然康節欲歸時忽

話話坐看浮雲迹自奇

義官送米

東遊意已濃何須一斗米
飛雲第一竿

古體乾送米

前日將勤兒酒債贈米
謝李三用恕招飲

柳花散水水生香風吹浪曉霞明尋源欲上漁舟去
景那能忘却情

途次野宿思大崖

數聲雲裏仙家犬一啜霜前客舍雞自咲聽雞忘底事
隨仙犬試刀圭

偶成二首

人間愁日促我聞知日遲欲起爲君舞知君方路岐

洞口雲微散天心月倍明山河總無外簑笠有餘清

湖邊看柳寄雷長甫深甫三首

坐看青柳影偏湖邊意思日如年往來不繫行人馬留
取長條拂地烟

種得垂楊幾个新風光占斷大湖濱青眼孔開開處看

大崖詩集卷一

頁三

盡東西南北人

門栽五柳是陶潛我種三三兩兩添漸綠陰盡得偷閒
酣老子睡來甜

寓白沙寄蓋卿弟南京

驚花碎鄂渚荔雨對江門世味真成冷推鑪敢旁溫
偏爾夢耿共誰論早晚扶吾步羅浮月可憫

送張進上廷實赴京兼柬六弟蓋卿

小弟經年客

帝畿他鄉送客更依依江門見月還相憶馬上逢春且莫
違時止時行惟我遇花開花落也天機鳬鷺本是江南鳥

短難隨北鴈飛

周文都曝日臺次石翁韻二首

接景扶桑幾級脩兩間和氣坐來收便同天上歲春荒不
比人間近水樓玉宇高寒思客來雲臺寂寞咲封侯于今

招我登臨去白髮烏紗第一流

眼中培塿是興臺幽思凌高不易回天地一時歸獨步鳳
凰千載看重來霜橫橘村村暮山似芙蓉面面開我欲
半肩分岱嶽爲君添作最高堆

石翁以詩送東坡荔次韻二首

赤壁山前醉老坡洞簫聲斷月明多從來世味酸甜甚不
奈胸中杞菊何

香名散作百東坡南海于今第一多正似德星相聚處不
須指點是誰何

風雨偶成

大崖詩集卷一

頁四

苦雨終風轉接連千岩秋氣百重泉春深杖履尋源外夢
到山林抱犢邊海賈不知波浪惡松齋應賴堵牆堅何人
與問張東白乞取藤簑下釣船

石翁雨中見訪

涉涉長雷斷還連山月無光照響泉翁着短簑尋我處天
留小景落詩邊不知肉味愁何在但枕松根卧亦堅擬踏
扶桑望長夏便從碧海駕飛船

次石翁寄李憲副若虛韻呈石翁二首

聯步溪橋看水生中庭望月幾回傾江山都與客情好去
住那知天道更巖巖市有金收駿骨富儒無策敵

皇明向來孟浪都何意欲逐秋風起北溟

長空煥煥火雲生欲挽天瓢翻倒傾何處一涼消病骨閑

八十遺生殘更氣周寒暑應天道地轉東華對月明百尺
珊瑚堪一倚先生袖裏有重瀛

石翁月下懷予南山之遊次韻奉答

連朝偶別陳夫子兩度高吟問長卿我未題詩愧孤嶼公
能着眼極雙清無邊意愜閑飛動有底愁來損性靈更許
鍊橋共吹笛遺音不遺外人聽

次韻張東所六首

江梅只好照江波過盡行人不姓何昨夜高樓醉明月萬
株楊柳一聲歌

霜暮日禿兩三枝茗碗初澆六七時見說黑頭蒲澗客只
將明水當傳卮

又寄芙蓉八九枝美人相見定何時新秋不赴匡山約猶
有黃花待舉卮

江上秋風脆柳枝

庭松月鶴歸時眼前詩景何人共我

影還須對我卮

窈如侵曉出江波水國陰寒今若何織得錦衾無路寄暗

蒼如訴又如歌

高才瑞錦與秋波滿眼鉛刀奈爾何頗覺良工心獨苦相

親只有紫芝歌

讀林公待用奏疏

刑曹有个材員外白日霜臺奪得秋天地豈無公議在安

危還着小臣憂西來不宿招提境南去還經社若洲我有

洛陽年少淚西風怕上漢江樓

滄洲

海上微茫第幾閑滄洲元不落人間鄰家白酒往來醉
谷青牛早晚還方瞳下瞰都無際鉄鎖高雷不可攀湘中
老人君不見至今忘却君山

謝石翁惠暑布青白各一事

漠上才頒烟殺新盈亡又見藕腸勻服裁寬博儒家稱心
括乾坤老子真拖曳王門成底事飄翻白馬竟何人乘風
我欲臨沂水笑是狂夫第二身

題任伯饒萬松軒吹石翁韻二首

碑留千古句人在幾層山上下青牛背婆娑綠樹間從來
無更迹何處媚奴顏莫上柴門鎖留吾一住還

借宿萬松軒深深一華山和光無柳下剩住且人間境絕
高人意塵封俗士顏我心灰便得無去亦無還

山房偶題呈石翁五首

誰謂松齋一左偏偏然隙處是神仙詩邊竹粉沾衣潤坐

上虫絲到地懸清俗無交閑似我療飢有米大如拳石翁

也說周居士卜此幽懷頗有年

眼底清羸鶴與偏臨風只好伴胎仙玉簫聲裏春常在白

石溪邊影自懸興入滄溟天似水醉題屋石字如拳傍人

笑我無巴鼻留滯東南已判年

東偏賞遍復西偏象外神遊物外仙雪案書猶千卷在草

堂琴又一秋懸掃空逆境都無夢打破名關別有拳名姓

偶題牕下竹等閑不記往來年

柴門烟水逐江偏門外芙蓉映水仙風雨忽沾鄉思起門

間謝茶母心慙愁多財客性高枕吟苦措願謾一舉買得

歲暮剛著好滿湖歸去及新年

大崖自古最幽偏不惜時人只借仙老去一僧還面壁我來孤榻已高懸鉄橋亭下泉如醴秋雨簷邊栗逆拳木鐵石盤心未了敢論渠透是何年

次韻石翁燈下閱李孔脩詩偶成絕句二首

昨夜新涼入散帷手攤詩卷坐移時江湖滿地秋來興消得漁翁一首詩

天津橋畔尋芳處安樂窩中咏物時笑堯夫無好句堯夫非是愛吟詩

大崖詩集卷一

一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一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二

用茂卿兄韻呈定山先生

紛紛岐路竟何之我且東行任少時春好一年留酒國花殘兩度見辛夷夢隨莊叟迷蝴蝶醉過山翁倒接離何日杖藜期度嶺江門無地不宜詩

用前韻二首

江邊一樹秋來碧階下群螢日暝時物意涉窮終變動山形臨海盡平夷逢人每弄一長蘧食力能消幾漉離明日西遊玉臺寺半醒半醉又題詩

可無健策扶長路尚有青天似古時潦倒自能隨大化分明聊復對鷗夷海山佳處常當面蔬笋秋來又統籬滿眼教誰知此味襟懷披豁正須詩

次韻石翁寄客一之圭峯三首

清秋望不極楚客思無邊得句雲歸岫開尊月上弦坐平臨海石飲足在山泉歸面垂崖壁從頭又幾年

何處無膏火空門借晚涼天機來滾上人世去堂上詩酒休相絆形骸且獨藏青蓮居士獨認醉為鄉

歸雲封斷石宿鳥望高岑南極孤光動西風一徑深閉門依古剎燒葉掃枯林妻子知吾意餘生欲稱心

題圖新書壁

村北園林一徑通小菴高坐每從容風光著眼閑拈弄塵土從前盡掃空雲外數峯今轉瘦天心孤月本來公夜涼徒倚芭蕉下新葉新心展向樓

宿龍興寺用前韻三首

掩口有人還自笑厭煩無事落人語頗知野老仍爭席
說伊川不喫茶霧暗山林玄豹宅月籠沙嶼白鷗家塵緣
已斷非今日天女從教一散花

安公子在海天涯招手清塵一咲誇興入混茫自得伴人
從來往謾分茶亡羊世路知何處走馬朝昏夢裏家宇宙
可能無默識朝榮夕瘁幾風花

九日陳廷息以詩送酒

領得青尊白雪詞夕陽酌放歌遲無錢對菊當年恨作
客凌高此地誰滄海浮雲飛欲斷青天高帽影從歌葉更
酒盡尋常事淺與人間作後期

借前韻催容雲泉昂季和詩後期者罰

貪愛青山坐不辭烟岩漠漠畫遲遲想無脚跡輕於我試
問禪心定似誰高卧一蒲靈籙寂醉題數紙墨行歌主人

明日何人是載酒蒸糕會有期

奉和石翁江村晚望見懷二首

湖海身須遠塵埃步不前背人惟野寺當酒只山泉拜賜
篇音富平鋪水月連好懷遠咫尺暝色下長川

羈縻如客燕秦養果神龍偶托東南迹無妨塔颯風久遊
穿客履時食近僧鐘糲糲須吾輩能無自計功

若周訥軒以詩送果次韻

新詩小草誰與儔乳柑牙蕉滑欲流中邊美味我自覺雲
間風靜山幽

催劉劍工

冬氣不饒客荷衣已覺單莫嫌剪刀冷還愛夜灯殘

題真上人雲屋

老宿心不住青天留孤雲上方無道友佳氣接烟薰不信
真空還能教烈焰焚淵明不飲酒猶喜共氤氲

周文邦挽詞

天道終難定鄉評久則知白沙門下士黑髮眼中誰判老
花猶在臺高日未移青山杳何處寄此一哀詩

下黃雲再到龍興次韻石翁見寄二首

拂拭心塵八九分功成只合出黃雲于今紫氣誰能識笑
殺青牛李老君

留滯東南不記還疎狂臨水更登山夜來一枕鄉閨夢青
草湖邊六六灣

雨中小酌聯句將別白沙二首

霏霏寒雨濕芭蕉短日清吟送酒瓢萬里歸心憐楚客
之一一年無計駐蘭橈飛鳴肯逐霜前鴈莫來徃端無海上

朝黃鶴樓中吹笛罷翫月鳴何處夢相撩一之

遊走東南未有公不為真成異北馬群空共稱賈誼年方少
三更說相如賦最工獻策不曾登漢閣石翁當壚時復笑臨
叩乾坤何處還高步真先到羅浮四百峯石翁

梅花呈石翁五看

幾年不踏馬蹄塵閑與梅花作丈人山杯得酒騰醉白
情簪花稍一新

月下清嚴迥絕塵玉妃元是夢中人度江已得春消息好
把年光變作新

老脚棋根不破塵晚來添个楚騷人百年此會真堪記花

正開時酒又新

杜陵村南遂後塵
花誰是早來人
先生小試扶春手
詩思花神共闢新

揚州官閣繞秋塵

狼籍西湖不屬人
看到羅浮山下路
茅簷明月數花新

大忠祠次石翁韻

崖山千古地草木亦知欽
成敗非無算
天人不共心
風波來得得祠屋落深淵
獨抱卧龍膝
誰聽梁甫吟

壽陳靜軒

雲外軒中一老翁
翩然綠髮更方瞳
君三欲盡齒頰紫
水東頭又向東

贈容憑

憑也誰家子
名家筆有神
往來何獨我
風韻最宜人
雪水知松雪
西江說綉紳
憑誰洗俗眼
平地看麒麟

贈何子直

十日山齋了兩碑
瀧岡先表送行詩
丹青不上無蓋面
刻畫都傳幼婦詞
市上偶同彈鑷隱
山中曾受石翁知
贈錢笑我無心算
此事今無古亦誰

留別石翁

歲暮鄉關思不禁
世情何事去來深
孤舟縹緲破江門
浪一種種都無世上心
歸路却愁詩有債
行經誰怕素無金
憑君莫話黃雲勝
水遠山長何處尋

有懷白沙四首

十日別江門
笑終朝憶李村
白洲筆與炎島路
白洲煙火夜涼

尊高與飛鴻外
其意吟老竹根
髮手月未白
自謂誰與共化

海國經年卧鼎林
靡為我開深山
無世故
空谷見人才
潮擁江門月
鼎春催白社
襟開來隨杖屨
箕高步出塵埃

入清遠有懷白沙用前韻四首

長路孤衾冷
歲頭靜不開
本無適俗韻
更有出群才
江繞王孫草
無迎驛使棹
封題心已去
七竅盡塵埃
故鄉仍早魑
民物獨長嘆
數自窮來變
情當遣處寬
熱上還聖世
岌岌自儒冠
來去吾何意
青山醉裏看

薄暮登飛來寺次石翁韻

佳景留人晚
亦留本來心
不辭悲秋未
嫌列炬驚棲鳥
只恐高風去
馬牛老屋都無烟
火氣先生端為利名休
白沙門第山靈識
不用山僧問所由

立春曉枕三首

剛被曉鐘催破春
夢中荆布只清貧
陌頭莫看青上柳
不是封侯路上人

湏陽峽前逢立春
呼童挑簪當迎新
屠門大嚼都無意
我是問關來背人

寓目

懸崖百尺高
臨江如覆斛
一箇腰纏人
攀緣來斫竹

除夕詔州

坐我難聲喧
極浦誰家歌
響壓流塵大
天涯造次東
君面燭底
婆娑老子真
獨走四千餘
里路未歸
三十七年身
乾坤

集 43—514

到是皆為客語入中央越水濱

除夕雨

燈下影為客杯前我對誰有窮安用送涉俗使須驚風雨
倉皇到衾裯造次移尊幾不得着歸去楚江涓

絕句 二首

故園不見寄來書客路匆匆歲又除長揖漁翁因借問
中或恐有嘉魚
春已歸時儂未歸須陽峽路石崖魏東君若解知人意十
幅風帆一鳥飛

除夕懷石翁

貞節堂前燭影推故人誰此共殘宵遙知一盞臨春酒等
我遊程已到韶

元旦兩寓韶州用前韻二首

船背兩聲方作春曉來清眼淨無塵古榕根底一宿客新
曆中間半節人霸柄已看調玉燭鶯花聊得醉吟身疎狂
到處都無用尋得芳菲此水濱

蓬頭我自愛清晨來擊春江浴硯塵奔走街泥無健步并
平隨處作閑人灘頭活動半篙水天際悠揚一片雲春思
曉來禁不得一歌一舞曲江濱

白洲李憲副同予至西南驛三宿而往廉巡視珠池

時從珠者已道詩寄白洲
使星綵照西南路明月相隨還舊池海賈不須憎已去故
人因得坐偏遲一回聯步好山曉幾夜接苗殘燭時從此
之龍與鹿不知何處夢追隨

到南雄

一尺雨餘水千尋雲際山寒潮無氣力送不過梅關
鄉人還楚林音鳥滯春遲憐故園樹花意解處

與吉安司訓廖士希話舊

江海相逢如夢寐形容欲記半模糊百千世故此心在十
九年一字無來話便聯江上句已酣猶擊夜深壺江門
有信憑誰寄萬里青天鵲影孤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二終

大崖先生詩集卷二

七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三

次韻馬公午日見寄

破瓢風外已高懸何處還堪放酒船老興不曾緣俗客佳
辰更是賴豐年坐深水竹渾無暑月好溪門欲上弦憶昔
南湖同畫舫新荷細柳對田田

馬公登大崖次韻

為愛仙詞第一篇渾無言語了如禪大崖不落人間寺膏
火還消石上泉洞口留來曾幾日馬蹄歸去動經年使君
不比閑居士主管山林亦有緣

次前韻憶石翁

詩傳南海十三篇妙語何人誤作禪足迹不嫌居寺老眼
精長送出山泉登臨風雨自今日笑咏東南憶往年何處

羅浮山下路烟霞蒼翠獨攀緣

送馬公應召之京

道有能行樂人知恐未真微求遭
聖主儀表驗斯民地切炉烟細雲移帝座春何年看繡斧
東海一遊巡

眼忽花二首

衮上玄花似隔塵紛阿那是輿新青衣瞳子本無恙白
眼先生詎有嗔書懶泛觀須此病詩從默識也通神不知
真个誰醫得諱疾元非我輩人
手摩刀斧欲生塵眼暗遲還事秋薪世路劫東源不銷時
容好醜竟何煩蕭疎只聽風吹葉料理應思酒有伴便好
醉鄉同夢不知朝士與山人

次韻寄九峯書上人

不從東遊一瘦軀藤蘿七八尺遠相扶入門老衲渾如舊
髮閑人欲共居倚樹殘紅明晚照繞籬綠足秋蔬野頭
何處還堪面若个仙風果不如

再次韻奉答沈仲律先生二首

達人何處寄形軀老柏叢中步亦扶只見有天皆靜域不
妨到處與群居高情愛我生毛髮世味甘誰共草蔬卧聽
天風吹翻上無由揮羽欲何如

遊九峯歸路口占二首

本爰九峯寺只當官路頭種松無歲月繫馬有海紹誰不
因心住吾能與世浮大崖山月上員缺不知秋
載酒一登臨無人得共斟白蓮何處社元亮此時心蜀豈
愁能皺曉從話最深蕭蕭吹滿耳黃葉助吟吟

用韻呈郭先生

獨立風前笑此軀蕭蕭疎影若為扶寒流石上常啼髮
鶴群中舊卜居下土人堪秋又早上盤我信食無蔬虎酒
骨相元何有萬里縱橫愧不如

郭先生以詩招飲不赴次韻奉答二首

荆楚才華古亦常誰將浮豔賦高唐而今澤畔行遊處
得漁翁讀九章

青蓮居士出無常可惜風流只在唐何處黃金鑄知已湖
邊有个賀知章

遊大崖懷石翁二首

白布輕衫過膝長飄然還展此高岡山形不與个古春

意如我任亡元元林陰無緯略聊聊花下稍清狂人間
好景皆心醉安得堯夫共一觴

年來心迹頗雙清我惜山名山亦名舊榻又留今日卧好
人不枉一回生半開花底閑扶步全活溪邊一洗觥俯仰
便堪終老去意頭分外不曾萌

漫興三首

點筆謳吟暮自朝輕投未便是班超風情不了猶詩卷春
雨無端又藥苗寂上一床閑白日蕭蕭萬木閑玄枵乾旋

晚雨露頭細復簾簾寒氣上肌膚天無私覆該隨分毋
有從兒事豈徒擁篲欲收霜後葉閉門且待日中烏園爐
飲水隨時足不愧人間作丈夫

次韻詩集卷三

三二

呼牛鷹馬我何情角本無端色未醇俗慮不曾教夢破小
心到此與誰爭冥鴻杳杳秋天遠岩桂陰陰夜氣清只此
柴門供徙倚百年元不負平生

答縣主召赴會試

月色下西轅陽光轉東軸大化不曾停吾心能日沒渴不
飲濁流飢惟燒楚竹坐愛淵中魚眠喜山前曉風霜立慘
樓敞衣寒露肉落日躬采新崎嶇歷歷榛藪稍一夜執經侵
侵晨作粥舊書易過眼年米苦難執高堂老一親不願兒
出屋妻孥知此意肩賴供水菽和風送東來陽坡與種粟
天道早豈常瘦田復栽穀負憑大化遷但願終無辱

新年郭先生惠香并茶次韻奉答二首

門外鳥外又新春何處茶香到水濱老去風情卻汗漫

中人品獨清真玉堂寶鼎焚香吏金鼎中間換骨人想
肯同塵世樂惟娛膏火競黃昏

我亦忘吾有姓名悠々臘盡又開正春風花上詩全欠夜
雨池中草自生短髮不爬無日數孤雲閑臥又天明堯珏
不屈巢由膝不是君王太薄情

次韻奉答馬公見寄

水邊笑我影偏寒馬上逢君背不單彈壓風光聊力量周
旋世路要艱難放開心去都無物荷得囊來只有蘭雖其
孤高誰管得未論湖海與長安

次韻奉答吉安司訓廖士希

笑向人群得處離百年踪跡是君知清朝自昔能容拙放
舊而今大欠詩入眼驚花長活計任吾意思更妻兒田庐

次韻詩集卷三

四二

造次移長步遠只山阿近水涯

次韻李三守題壁

落手牽繩一把收東西南北任青牛有時飲水荷花渚聽
徹漁歌在小舟

夢題壁

染就鴉溪絹黑雲生水面莫驚春令圖徒令管蔡見

次韻留別唐宗泗會試二首

雨晴霜冷自湘江閑弄漁舟影亦雙我不曾思用世諸
公何處問爲邦風連鷓鴣那能住心落江湖未肯降滿地
綠霞還笑我類然無語對蓬窓

門外溪流曲似江鷓鴣鷓鴣靜雙々人情何事光榮鳥客
分都移父母邦涉世未曾思熱鬧全身今脫得沒降喜從

短日歸長日穩坐南窓與北牕

次韻寄新喻鄭教李用勇

江湖我是曾來往塵土何由上布衫脚迹如雲收萬里眼
光隨電過千岩大匡孤榻還依舊赤壁虛舟不著帆欲問
而今居士意有年居士是頭街

寄呈石翁二首

江門閉却閑來往着我婆娑一破衫風景豁能薰醉眼桃
花飛不出齒岩玉臺坐遍三秋月滄海移開幾處帆恨不
得如春燕去香泥長統畫梁街

腹有黃精一兩函身無完處箇青衫扶來綠玉過眉杖跳
入青天絕世岩滄海百年還老興清風何日更孤帆經年
四百峯頭信望盡萬鴉不見街

縣主招飲不赴燕呈郭先生

風吹桃花渡溪水來點山人白葛衫笑我尋春眠酒甕教
誰辟穀共烟岩莫嫌懶慢頻公燕只恐喧呼又使帆颯手
神仙風鶴上了無塵土與羈銜

用韻寄答漢陽夏秀才

雲霞不着天孫管片段都裁野客衫未趣五花人駿馬輕
籠雙袖老重岩孤雲長杳晴川樹懶我休移夏口帆記得
往年相會處桃花新水岸相銜

再寄石翁

青螺坐對窓前岫紫帽行披雪下衫一點魂飛滄海表兩
年苔鎖翠微岩風情頗解憐佳景春色何曾逐去帆宇宙
百年同此日清光東望復西街

喜晴約客遊大峯

爲愛雲邊日出處賞心剛欲典青衫一春好景相無幾萬
仞飛仙尚有岩搭颯影耀同寡鶴扶搖風信是征帆誰家
碧酒春如海綠玉杯前次第街

用韻寄呈縣主

舉世由來亦愛名况逢佳節啓元正中得句供春事堂
上迎新愧後生拂曉東風吹帳滿隔年殘雪報牕明獨隨
大化相流轉不繫人間去住情

聞雷

天際陰晴氣未勻一床聊與懶相親方濃睡息千山冷忽
共雷聲萬里春澤國水漸徐浩蕩山城花意不因循出門
料理春田事窮空黃衣恰及辰

蒲圻黃公養德以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荒徑西風吹菊枝長官不肯折腰時至今桃李花前酒誰
不費騰不自知

門前草色與花枝淺綠深紅自四時只有春光鮮相惜不
曾相舍最相知

用韻寄奉郭先生

黃犢閑騎任所如朝遊溪曲暮山隅欣隨意辟芳滿弄
弄無腔一笛孤開眼休多閑世界蓬頭自好稱童奴而今
打伴青牛去何處乾坤不可娛

途次遇孔文昭少留別墅

人間何處不匆匆未老偷閑不負懷天上陽春隨短棹道
傍瘦馬愛孤桐途巡又醉東山酒來往須流故國風別有

飛雲高閣在誰能辟穀遠相從

同縣主遊赤壁次韻三首

一聲歌動白雲秋何處官舟並釣舟老我不曾閑世事
人真得與天遊頭無白髮三千丈腰有黃精一兩甌終古
存亡誰省記聊將吟弄此悠悠

江湖何約共清秋偶下山來亦放舟雲石幾年還獨卧水
花今日忽同遊笑看人世青山暮醉倒仙家碧酒甌懶我
臨厓還吊古陶然一枕自悠悠

春與花飛月與秋招搖女伴水蘭舟堯天蕩上無外家
法器肯好游病不辭行歌澤國飢還解取漱冰甌笑指
征鴻高一點青天盡處影悠悠

送魯宗泗分教溫江

國朝詩集卷三

四七二

我不臨江一送行極知懶慢是平生風吹高帽絲上冷月
何已山夜上明杏樹壇邊人獨坐桃花香裏蝶無情西來
雲嶺當書案萬仞高寒逼太清

把菊三首

典卻青衫不記貧一杯分付與花神而今只有花知道不
是東西南北人

籬落寒花吐晚烟采花人倚沈寥天一花一味江門路如
此風光憶往年

笑倚秋風碧玉欄人間臭味不相干移牀獨傍秋風裏不
覺風吹破葛單

結草屋

眉上群峯皆拔脚頭活水更週遭風情老不慚魚鳥露

宿悠然共草茹世外行藏真有此人間富貴恐無勞踈
不是爭聲價任說低時與說高

雨稍止

斜倚孤蓬坐欲癡踈風殘雨此溪湄誰能俯仰都無累自
與身塵了不知隴上腰鐮堪送老年來樂事肯容忽看
霽平蕪外不悞堂前給午炊

苦雨二首

何處還消我無勞却睡魔百年高枕夢西河
臧童子到牀衝白波郊人具舟楫西河
何人三日雨袖手一雲衣隴麥餘秋氣陰虹觀落暉溪深
飛鳥絕村遠夕烟微欲借高原宿人家盡落扉

國朝詩集卷三

四八二

大雅亭先生詩集卷三終

大崖李先詩集卷之四

石翁意不會試京師次韻奉荅一首

天南香上鴈行歌
天北書來春暮時
閑坐白駒芳草地
長歌滄海老人詩
江山本自難相負
才調何曾有不羈
門外白雲嘗閉客
獨開猶勝橘中棋

田邊午餉遲用韻一首

荒田數畝熟湖東
老屋南邊一望中
每向烟生憐鰥婦
不知日影下疎桐
肝脾少醉花間露
襟袖高承燕子風
欲識龐公有年意
惟餘妻子得相從

次韻寄張東所一首

長風吹日欲西歌
仙子相扶半醉時
黃鸝接頭凌倒景
赤闌干外不留詩
要知弄月吟風伴
肯被浮花浪蕊勸
忽聽天公發長笑
留侯輸了一盤棋

縣主奉例召赴監一首

侵早誰驚宿鳥枝
柴門剝啄枕初歌
事逢舊例那能情
倚高堂可自離
雨後苔階秋色長
雲深菊塢曉光遲
野人本自忘幾事
只有沙禽一箇知

奉寄蒲圻游先生一首

幾年不見游夫子
紗帽籠頭何處官
老矣明時無太息
飄然雲壑有盤桓
鶯花送酒春常在
城市移身我獨難
四尺綸巾成潦倒
烟霞許厚不曾彈

寄承顏弟一首

商山白髮老
齒肩不啻人間事
幾年誰說留侯能解事
留侯元不識神仙

縣主示遊大崖記文時予在病奉荅

野興朝來成紫陌
去遲高又驚到眼
病體忽如盤只慣
披衣坐終嫌對客
癡詩成閑茂宰
凝立獨移時
文章星斗上老眼
入青霄經緯皆停當
乾坤亦理料景從
忘處會香續生來
消宣化東邊路豐碑待記橋

茂卿兄見寄次韻兼懷蘆卿弟是日得雨二首

也輕犯手成生活
不下耕牛是設施
飲啄亦知人有分
家常曾計食無虞
弟脩白下年年政
兄辦長安日日詩
只我平生真潦倒
不知立壑與京師

一氣流通元不已
八方風雨會平施
秋成比屋登佳穀
釜養今年變舊廩
堂下舞衫風滿袖
閑來揮筆雨催詩
不知此意應誰會
舍我高人是我師

把菊一首

秋花引我入秋山
一卧秋山不肯還
惟有秋風更相惜
不吹花去到人間
秋月只傷兒女情
秋花未必負春榮
可憐風景無人管
我欲持之朝太清

夢裏吹簫白玉長
黃花滿口更清香
睡却却在紅塵外
斷送紅塵日月忙

不信離根三兩叢
能勝爛熳徧春風
多中著脚元無少
更須還不負儂

四壁蕭疎不受泥
清風東去復來西
幽香冉冉薰人醉
統舍黃花開一齊

雷德輿為風雨阻赤壁之遊用韻奉東一首

冥冥風雨壓殘秋
閣住平沙萬斛舟
投老去來同一翼
乘風汗漫寄遊鯢
聽雨夜連帳起坐分茶雲滿甌
曾憶山中老居士
淒淒馭氣已悠悠

同縣主學中諸先生遊赤壁有懷郭先生一首

斜陽高卧送清秋
不便登人載酒舟
奈一天看月墜
冥冥八極與神游
幾時忽過東隣老
盡日還傾白酒甌
引手茅山笑相約
蒼苔高上最悠悠

次韻茂卿兄左掖值雨一首

雲日陰晴忽轉廊
霏微疎雨點衣裳
聽來玉漏聲偏細
隔斷紅塵坐亦長
眼餘校金氣潤
繞身烟霧御爐香
慶建幸際賡歌會
無復明朝動奏章

再寄郭先生一首

坐對寒爐換夕薰
空堂永坐落紛紛
世無夢寐只居士
官逼高寒惟廣文
顧影獨隨幽澗竹
普天人在大明君
等閑多背斜陽外
已愧無心獻美芹

絕句一首

春來花自開春去花自落
拍手惜花人沈沈
勤春酌

次韻縣主約賞芍藥風雨不赴十首

花枝酒盞笑平生
衝雨衝風不可行
忽上春光今已盡
十分那復一分情

楊花落盡萍已生
好花作數後來行
笑把一枝當我面
莫言於世苦無情

西風吹我白頭生
笑我掉頭閑處行
分付西風花下酒
而今惟有別離情

名花何處可憐生
引我風情處處行
不管茅簷與草屋
肯還只是無情

與誰同死復同生
物外何人更侶行
祇有天邊一輪月
靜同吾性動吾情

千紅萬紫等富貴
富貴何人路上行
今日酒醒重到處
殘霞滿地不勝情

庭外坐看春草生
澗底忽隨秋月行
忘却春榮與秋落
從來冷淡著心情

床頭缸酒熟還生
把向花前不第行
春事從今都結局
醉中消得最傷情

滿前意思日主生
物理人心一路行
雲地頗風還急雨
老來人有惜花情

門前楊柳綠陰生
門外賞春人不行
獨上高原閑倚目
不知處有春情

次前韻紀夢四首

人間何處還春夢
二十四橋踏月行
遊走舊時人不見
寂寥花下不勝情

別却春光如隔生
化為蝴蝶繞花行
花房聊與閑來往
只有莊生了此情

我欲住時天與住
我欲行時天與行
昨日花開今日落
塵緣相對了無情

瘦竹枝上氣欲生
花前水次伴閑行
華山頂上蓮花好
萬里烟霄萬里情

郭先生見寄次韻二首

雲霧裏我亦不知門世路淺無迹任溪深源
還獨在雙膝只痕存不負門前草連舊日恩

世事天來大何曾到我門悠上萬物意恰上
一挑源絕粒身逾瘦臨天影獨存臯夔雖得地因肯受君恩

遊天崖次韻縣主一首

疑塵滿紫閣殘篇不管渾如一病脾卧看日光臨隙
將手段弄飛泉使君城裏初移步居士山中不記年握手
匆匆成一笑莫將妻子作有緣

葵花

不動塵埃出畫牆年上為爾惜流芳東風到此渾無力
白酒開時也作香踴躍偶逢仙子醉嬌娥都混世人散此千
一點心頭血留與乾坤助日光

寄古體順一首

不知紫陌與金街雙腳平生一草鞋沽酒牽羊聊免俗卧
聞疎雨點空階

茂卿兄拜官日見寄

何許傳來一兩函百年黃卷與青衫前鳴羽翼秋無際歸
燕巢巢舊有岩簷外陰晴迴晚照江頭舒卷看征帆夜來
夢到華山頂身似毛輕被鶴樹

獨抱絲桐出舊幽時時拂拭下衣衫人從氣味還相感春
到龍蛇自出岩滿眼風光酣獨卧空江月色浸孤帆天機
之妙渾如此何處應官不結衙

李三月忽借雷松坡謁先君墓歸口占奉答燕懷茂卿兄
四首

愛此群居未易群中流樹影換朝曛二三里外青山郭石
數年來故老墳草坐尋常無宅處水花分外送奇芬石
吟拍滄溟手只有峯頭幾箇聞

白鷗浩蕩自離群寒日悲涼亦未曛秦苑忽聞牛牧地
山深護許由墳人逢好事那能讓酒滴高原亦自芬我
兒足時嗒然不遣外人聞

絮酒隻雞何處尋老人心事幾年深拜瞻禮意猶存古
付山川却到今秋後濃薰仙藥氣蹴跌還愛水雲陰長
別此丘園路經歲長安響佩音

相隨艇子得幽尋都逐桃源曲曲深俗事纏身如隔世
風散面恰求今青山不改千年色綠樹高懸十丈陰便欲
立雙華表柱歸來老鶴聽奇音

奉答四首

縣衙盆池蓮一莖四花縣志詩邀賞因病不赴次韻
懶來一月不梳頭說與時人肯信不報道愛花周茂叔對
花不飲也清脩

菱荷衣掛在身頭肯借芙蓉一襲不只恐秋風不相貸一
函分付與靈脩

不記連雲就水栽水雲深處報花開聯翩紫蓋紅幢影不
是商山老子來
浪盡浮花我不裁任他凋落任他開何人肯作神仙伴亦
有華山飛下來

紀旱

一片青天日日開蒙上卷地足飛埃山川大處人希到木

梧桐前吏數來造次望雲頭欲白金龜到我分還該林中
說有歲幾章這莫詩歸日幾迴

種喬一首

早登那得有晚熟不如喬荒歲聊經理冥心謾救寒顏
霜後看白髮雨中消斟酌前溪水晨昏一兩瓢

辭惠馬

老去無長步人間不浪猜大厓山上路扶我瘦節來

感寓

我上飛雲峯隱亡朱明洞長夏松桂陰白雪梅花凍旅人
止泊處岩石不可動強除推為新朱實醉入壺至寶費雕
琢支梧苦怪惚婉彼洞中人鳴琴花間弄芙蓉既有衣祀
菊亦有供蒿桑不得區九衢曾破夢願為東南景流光入

岩磧

雨中再遣馬一首

關風伏雨畫糝糊門徑苔痕漸欲鋪不見緇袍人已久獨
臨秋水影相扶

客上香車北到天翻上旗影是南船西邊好箇雲臺觀一
席康來幾百年

招飲不赴 三首

病怯城中酒愁連江上雲一聲羸馬急喚醒未歸人
幾日城中雨思歸未得歸家人偏解事騎馬送蓑衣
閑入醉鄉裏不知西與東此心無住處直欲寄庵空

感興一首

無無不妨同有有翻憐獨引袖拂殘琴希聲振林木

移居一首

好山忽謾得黃公莊上旁園一畝空也有園池如浴下已
便好境似環中紫駝褐帶高霞氣白鼻駝空公風香上
心期千萬望幾回折斷海之東

左童復之京寄茂卿兄一首

不獨種家母憐兒出翠微孤灯明白髮雙泪濕青衣黃華
露綠下歸鴻春又飛不才餘叔子詎守故山薇

同震卿兄承嘉弟李珩秀才泛湖有作寄答秀才

秋盡湖波不肯乾扁舟聊此汎深寒我衣似雲山山白君
貌如花樹上丹野水縱橫機與活浮雲舒卷夢中看黃公
山下湖西口容膝而今亦易安

承顏弟遠鄉約堂丙會九日往城中風雨懷之

蓑衣木屐采曾軋惟有兄知老弟寒客舍夢醒還聽雨胡
麻飯足不承丹誰家花有重陽好何處人曾下馬看婚嫁
眼前真我事一封書又下長安

登鳳凰山觀同雷松坡李息陰

偶乘雲水興來上鳳凰山高視無人見千秋去不還

訪李三用恕不遇一首

雲水心情老更真草茅結有大湖濱我忘鷗鷺忘我元
是無機路上人

大厓李先生詩集卷四終

天岸李先生詩集卷之五

長沙雨中一首

春暮江湖烟水深偶來倚棹寄孤吟江蘼欲試騷人子老
去都無喜事心

三月三日

為愛春江水水深臨風浴罷更長吟一清虛外都無事認
得橫渠敬外心
風暖添花氣江深淨客心船過飛鳥背天接亂雲岑杯酒
遙巡得滄溟夢寐深安期千載上覓我到如今

長沙聞鄒少愚訃三首

萬里陰風卷片雲山南山北不成文楓林咫尺天猶暗芝
樹凋傷氣亦芬白髮何人添萬丈蒼梧無路覓孤墳此叩

山上高四首不獨嶺南能死人

壯年流涕對重瞳千載應誰更此風不死英魂天闕上已
搜奇觀海天東圭峯樹杳春天外濯錦江寒秋色中宇宙
浩然一長笑西林晚照寄殘紅

藥胡盧坐海中間更坐蓬萊第幾山塵世往來都錯料誰
家今占得偷閑壺公未授長生訣宣室寧知後賜環只恐
人間春已盡桃花飛去不飛還

夜泊衡山步月一首

往來帽頂月能照往來心居士中年計渺雲何處岑偷閑
方恨少寄世果能深倚杖衡山下寥々慨古今

次韻水黃莊雨二首

雪裡黃精尚有苗青山隱隱路迢迢萬鍾倘落生前手依

舊還同一許謝

骨瘦黃芽自有苗九天歸去路迢迢等閒說破人間夢醉
倒江門白酒瓢

次韻呈石翁二首

水滿清江月滿簑吾鄉何處不無何一聲水調歌頭起公
起歌頭我接歌

醉弄滄溟月一方停波千頃弄文章行窩無此中間好不
共先生一煮藏

次韻呈定山

自昔能相感而今只此心天饒滄海闊雲卧定山深何處
清謹響誰家白酒斟仙風不可步即寄楚狂吟

送劉東山之浙江左布政一首

眼中南海波絕定何處西湖月又明自古用人須此輩而
今清議也朝廷公方大咽無雲夢我竟長竿有洞庭閑憶

鄂王宮裏草輪轅時與破青

次韻東山先生一首

一琴何處不堪容我榻乾坤七尺同江館忽來今雨會山
盃又醉故鄉風心隨盡舫天邊遠夢許梅花月下逢昨日
君山望南嶽風濤滿地思無窮

馬文祥見寄次韻奉答二首

紅塵隔斷路難通何處青羊夢裡逢笑拍藜床何誰語冷
冷肌髮九天風

欲奏禽肩疏一通龍顏何處不相逢且將一斗花前酌
洗塵心坐曉風

次韻吳獻臣夜坐一首

舞餘衫袖受風偏何處逢君醉不眠官舍幾年冷海上酒
杯半夜菊花前也知事外風流勝肯落人間富貴園笑殺
楚雲臺上客最無已鼻了何緣

次韻石翁飲酒一首

青蓮放浪本乘風暫別揚州又海東草上江門三日飲壚
頭箇上酒壚空

次韻顏淵見寄

雙袖輕飄五嶺烟百年此興是誰偏古今浪計寧須我行
止那能更問天醉倒不知明月下醒來還在落花前聞歌
忽欲尋君去知在漁船定畫舫

次韻贈何子完赴會試一首

北去誰將計日功舟車萬里憶陰冬長安美酒三千盡嶺
海家書一兩封龍尾光搖金闕路馬蹄香趁杏花風不知
此後天涯夢還在羅浮第幾峯

題松泉為張克階二首

幾上澗中水淡上松上花此中還著我歲月了南華
松根漱流水白雲舞岩端幽人睡方熟不知風雨寒

節俊圭之金陵留別次韻二首

夜半鶴聲來枕傍夢中人影度前岡月隨行李千峯白衣
點秋林一葉黃老眼開時真共老狂歌醉後更添狂神遊
也到天峯頂月滿東吳萬里航
君與係思邈神交亦有年嘗聞剛比鐵又道軟如綿老志
千鈞弩秋風萬里天看上黃鵠遠一舉盡方圓

送蔡秀才還饒平

影淨江門月雲開昨夜天秋光聊此對吾道竟誰傳窮達
天終定乾坤眼獨懸綠袍三百輩歲上有常員
半世生涯但一琴坐深水竹幾幽澗離鷺一去不復返
海千尋空自深白日催年聊短夢青灯暗雨幾長吟而今
忽得江門路忘却人間不了心

贈卿貢進士周京文都赴會試有序

吾友周君文都將以明年癸丑會試禮部古人嘗
云不必仕不必仕文都其不必仕者耶文都有
母七十餘有田數千畝而所以願仕者意必有在
也因其行詩以送之

秋風一夜西征衣離思他鄉自不支雲路貼天君去遠江
門看月我來遲白頭認有人間母朱紱吾慚世上兒都付
窮通一杯酒醺然天地不知誰

楚雲臺

小橋危度澗細路由登臺風月未能惜江山我得來馬圖
還兆孔鶴駕未迎四靜洗微雲脚前溪綠似醅
平生楚狂意又上楚雲臺忽與千山會都從太始來橋危
人不渡沙靜鳥頻回耐可招明月清光照玉醅
平生無住着何處又孤臺脚版真如是人間夢不來庭陰
交樹雜草色映溪田有个純陽子時上共舉醅
游梁懷往日乘興上繁臺良嶽人間恨黃河池底來心長
難着倦日暮易忘回孟浪今何意頽然付濁醅

楚雲臺次石翁韻五首

震天風雨敲天雲咫尺村頭路不分却笑龍鍾衫袖濕坐
流簷溜洗茹君

寒月籠沙水拍雲水光秋與月光分舉杯笑向波中影何
處人間不負君

西林一抹漏晴雲曉景相將一兩分雲裡氤氳便熟卧眼
前長路不宜君

誰是山人誰是雲閑心老去不曾分壺中日月壺中樣笑
對壺公我亦君

白日人閑一枕雲紅塵路出小橋分何人謾說相尋得戶
鎖雲深不放君

求荔枝我楚雲臺奉寄馬默齋一首
頗憶君家丹荔林兩株臺上乞如今科頭對青山坐只

欠牆隈一畝陰

颶作次石翁韻

苦雨終風去復還楚雲如寄海中間披巾褐笑渾身濕颶
颶香飄一炷殘未放泥塗行颶脚且開灯火醉中顏閑應
儘好經年睡莫問希夷在華山

楚雲臺小集時信豐俞清德洪在坐二首

秋天極目杳無窮秋月傷懷語未且就滄溟賒月色送
君還過小橋東

湖海相望路幾千楚雲臺上味秋天而今不作西昆夢莫
記西昆說往年俞洪洪常記

次韻顧通守擬歸四首

上盡越王千尺堊風吹落日哄歸來木蘭溪上春如詩一

曲鶯花一酒盃

坐到中林月且西消身清影不堪携眼前好景無分付都
與閑人一醉題

九日蕭蕭雨作寒詩成字字寫心肝黃雲天外千峯瘦白
鴈霜前一褐寬

歸去壺公何處山不從忙裏羨人閑中原回首千峯紫個
是青羊道士還

寄黃若兩有序二首

予再遊白沙間求石翁先生詩集觀之有贈黃生
若兩者既而若兩疊寄予詩予亦和之若兩於予

雖未聚首而同門之義益親切於以形骸而相索
者矣夫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况予與若兩哉今

年若兩發辭石翁先生以有司之得斯人也故詩
之屬予和之若斯人者孰能後之耶

是誰闌裡一枝花惱亂詩情向白沙省右風光本無限于
今來已到君家若兩所居之

西漢又高石壇洛陽脚版許誰看好憑絕代丹青筆還
與明時點治安

次韻答林子逢一首

清宜雲水瘦宜詩月下相逢影子知風隱馬蹄聲不到夢
辭塵海枕全歌文無隨世浮此子冠有切雲高樣兒愛殺

西湖林處士吾孫不怕立無鉗

送俞秀才德洪還信豐一首

皎皎白亭衣凌風起飄翩皓皓清宵月凌波漾孤員遊子

歌悲涼別路繞山川
踟躕復踟躕聚散理則然
良時苦易過君去何當還
高望不極孤吟次寥天

約遊圭峯和石翁

不把青山作晚期
青印白髮幾能持
誰家酒艇初回首
看盡秋天又解維

一瓢花月也無期

醉倒花前月不持
可是山靈來扣門
碧雲岩上夢相維

雲岩上夢相維

避人何又與人期
顛倒風前不自持
亦見龍門程叔子
白頭高帽訪韓維

頭高帽訪韓維

一度青山一度期
茲盟今日定誰持
請君試上峯頭望
去馬來牛各被維

馬來牛各被維

遊圭峯和石翁一首

晨起風日佳
名山寄真賞
既欲詣良契
復喜絕塵鞅
水露感時節
衰榮逝消長
松柏俯若阿
蒼日低草莽
衡山杳何許
臨觴動遐想
何當躡輕風
決策成獨往

送梁舉人會試一首

有北風色寒重
來乃能支遊車
塵氣昏素衣
寧受細白玉
映黃金堂高
基亦危超七
千里骨挺上
百尺姿行七
世所

需悠七我所思

和崔希說見寄一首

何處籬籬邊
過水邊重逢
猶記屬牛年
君來江館雨
仍舊我踏松根
歲已遷影伴
花叢難着倦
醉交盡矢每
繞光春風

又卷征鴻去
一點三山樹
杪烟

次韻顏別駕江門夜泊一首

許壺山老不更江門呼
酒問朱明滄溟夜雨生
綠夢桃李春風寄宦情
百爾未嘗輕俗狀幾人
真本為蒼生謫仙好語
誰能道我欲蓬萊頂上行

大岸李先生詩集卷五終

集 43—527

大崖李先主詩集卷之六

次韻石翁送羅眼周解館一首

夜馬輕肥非我曹，百年贏得不勞勞。
春山且漫栽桃李，秋水不妨閑結稗。
句却嫌于美譽，忍寒那肯獻綈袍。
曲肱枕破寒江月，無數沙禽不避船。

次韻南華老翁次石翁答蔣詔韻呈詔州一首

醉眼作春困，看花如隔霧。
茗碗三四行，新情忽替故。
咲頰南華仙，還消曲江芋。
我本青蓮人，孤節老雲水。
飲公情素餘，清風徹肝肚。

次韻顧通守壯哉亭見寄一首

閑身於世少徘徊，度海往來聊一杯。
彈壓風花詩卷在，主盟山水酒壺開。
聲心已滅何由起，妙客不呼還自來。
欲作壯哉亭上客，野雲新對水邊臺。

歲暮懷舊韻呈石翁

歸期漸近不可忍，況復椒香入酒盃。
湘水浮天春欲動，嶺梅裝曉曉全開。
他鄉漸喜寒先盡，佳景真成臘不來。
萬里滄溟風未斷，百年長自起孤臺。

鶴聲披來還稱舞，魚羹進後可辭盃。
生涯我本人間拙，眼孔翁如天樣開。
塵土軟紅無夢去，蓬蒿瘦綠逐人來。
散才自古應如此，敢傍清風坐釣臺。

歲暮次韻顧別駕留別一首

好春相見尚徘徊，且盡江頭餞臘盃。
醉影肯嗟臨水瘦，行窩常喜向陽開。
不知寒暑幾回變，又是滄溟一度來。
記得往牛石門路，白洲携我妙高臺。

讀仙亭和鄉叔愚韻

欲采蘋花南浦濱，江南江北雨愁人。
而今亭上閑相憶，猶說晴明是好春。

奉答邵顧兩別駕次韻

淡雨疎烟野外昏，乳鶯啼破水涯春。
不知傍柳隨花去，如此風流有幾人。

菊主

山中人亦飲中仙，節制東籬獨此權。
一自羲皇人去後，年年寒落晚風前。

鍾狂客挽詞

二十四橋春夜良，共臨流水惜年光。
驅馳戎馬輕年少，管領鶯花笑酒狂。
世事幾回旁袖手，明經何處又飛章。
相思此日西園路，玄馬城頭送夕陽。

留別楚雲臺

水花送酒流連坐，溪鳥將雛迤邐行。
荔子丹時山似醉，潮頭到處月長生。
碧雲萬里湘江去，芳草一庭溟海清。
天地無窮墩尚在，後來誰與大厓爭。

白洲揮憲長次石翁韻

一片東湖水，難藏萬斛無。
經綸須老手，魚鳥別江天。
孺子碑重續，西山屐幾穿。
何當了公事，還此寄高眠。

擬會白洲次韻石翁

我是安公子，東溟西渡無。
背囊餘藥物，笠影下江天。
孤笛聲初起，萬重雲欲穿。
妙高臺上月，曾共老坡眠。

次韻石翁偶書

昨日花開今不同，幾番無耐妬花風。名園處處知狼籍，問東君莫問懷。

陶然

人樂非我樂，人憂非我憂。花亦是空色，酒不解真愁。東隱考鐘鼓，春花秋月等閑度。北里奔輪蹄，香街艷引皆長路。我家東海濱，俗尚與群分。吾作失吾威，吾忘得吾真。中天乘野馬，活水泛虛舟。長風大波蕩，其前長鷗短。鳬搏於天，風雨晦冥推遷寒暑。垂臂鼠肝黃鍾大呂，蕩磨莫孰為西東。任其所遇，心與此同。

謝惠米

人間烟火愧煩人，一度秋來一度新。白石鑪中煮清水，幾時服食得同君。

睡起

天淨東樓白霧寒，悠然孤影寄人間。長繩不繫天邊日，老我魯奴世上顏。高枕自甘遠俗計，籬門剛好納青山。悠揚不待安排著，誰與新涼說夢還。

按治雲南張叔亨見寄次韻

相逢何許得公卿，屢枉雙魚萬里情。夜半松梢烏鵲雨，歲寒塵外煖前盟。歌當樂處聲上好，風到秋來得正清。引望澄清天下響，明年回首又神京。携一壺春坐一槎，浴鳬飛鷺接晴沙。江山處處開懷抱，風日悠悠醉物華。臨水娉婷真自惜，隔塵紅紫是誰家。藥爐寄在朱明洞，何日逢君越海涯。

次韻懷白沙

悠々雲水與無涯，檢點從頭只自家。耳洗白龍千丈水，腹食青羊幾段花。百年高興天連海，兩月清秋月在沙。欲踏扶桑三萬丈，更從誰乞來去槎。

用韻寄馬公思進清我雲貴

鐵冠籠我幾年頭，白馬翩翩又此遊。院落餘寒冰雪功，名高步富春秋遠。書歲月尤難，達世事山林不共愁。滿地相思不相見，坐花聽鳥幾時休。

姜仁夫見寄次韻

山林有路透京華，來往悠々未有涯。秋枕夢回千里月，冷風吹盡一籬花。芳時易得頻過眼，黑髮難禁幾別家。欲度天河訪真訣，年上八月有來槎。

九日與子卿書

床頭新醖熟何處，一登高萬里圭峯。眼思君望海濤，吾母受勅封蓋卿弟以織金紗袍為壽詩以寄謝。

青天飛下金麒麟，雲霧光騰白髮身。我統襟裾前後感，皇恩處却思君。

卜居次韻

懶住東橋子午座，醉鄉別有一壺觴。湖邊老鶴能尋主，院裡飛花不出牆。康節車兒承草軟，義董簞子展風長。脚頭未放人間去，曲徑剗捺到西房。

林憲長寄紙并曆

抱犢山人寂々眠，春光忽到枕頭邊。試將後甲推前甲，準俗明年是檢年。

何米靈藥照茅房，十丈浮光雪不如。除却風花蕉雪月，世

閒塵事不曾思

元日聯送春牛

何處泥牛到阿儂阿儂家世本司農躬耕忽動南郊輿自
起開門看曉風

人日晴

人日人間愛井晴雲霞欲掩萬家明曉侵叢薄初鳴雉煖
入園林欲報鶯烟際平蕪生遠色田頭活水作春聲野人
對此閑無事也與乾坤頌太平

春曉

淑氣通仍細薰籠尚恰溫栽花泥上手避俗辜侵門山靄
花衣行溪雲過樹根遲日風景好流轉共吟魂
天時隨冷浸人事感寒溫日臥飲酒侵晨燕焚門初霞
春刺侵淺絲交陳根花下氣氤氳誰消杜宇魂

夏

夏日江鄉好波光看亦涼黍雪牽雨綠參差浪捲風黃市酒
留人久賒春入夜長閑人閑不得撫景一詩忙
夏日山鄉好深門不雨涼林鶯徐復疾蒲繭白蕪黃髮許
朝瞰沐杯留落照長葵二村鼓急田事暮人忙

午日次韻

一杯蒲酒遣巫陽招手忠魂下大宛楚國人人投角黍屈
家歲上有蒸嘗芳辰嘉節醒上坐塵世愁同醉忙杜若
洲邊留返照數聲漁唱激波光

甘霖緩上送驕陽萬井犁鋤始破荒令節不嫌無宿醉早
秋端合有新嘗五風十雨天終定去馬來牛世自忙安得

盡數千里外家家不異此風光

右午日喜雨

和石翁贈林縣博韻

磬聲誰聞磬神交如是交人心無今古世器有淳澆雨後
泉出澗樹頭風弄瓢山翁掩口笑隔岸不相招

石翁見寄次韻

不盡論心擬托書縱教有紙也遺餘一棧浦口今何處孤
枕江門獨晏如天關風雲無昨夢楚雲花木憶郊居應誰
學得華山法不共承明夜直廬

牧吾牛處讀吾書生理無餘樂有餘徐孺脚根何敢望桃
源風景或能如一杯聊足胡麻飯半畝寧無水竹居莫向
黃公誇此興烟霞深處是吾廬

用楚雲詩韻寄容一之

楚雲詩集卷六

六

碧天萬里靜無雲此夜秋光滿十分我寄愁心與明月東
溟浪裏好逢君

一巢鳥寄幾層雲欲扶桑曙色分別來雲根錦裏美人
間誰亦解分君

羅浮千丈閣飛雲眼孔真誰豁一分四百峯餘三十二豈
無一箇解留君

悠揚天際幾浮雲風未來時勢已分一夜思君頭欲白紙
思沈醉不思君

題畫扇

君出長林我擲竿馨香咲語也如蘭想應除却羲皇上絲
髮何曾受世間

寄雷震春

春日寄與楚雲臺 十首

花影侵人舞翠雲花枝把酒籌分春光無限巴陵酒
向花枝當醉君

午枕鶯聲歇。植雲好春剛。好是中分。尋芳夢得。前年路松
殷花香獨對君。

鏡中顏色月邊雲水底花枝岸上分為惜芳菲留一醉青
帘影裏訪東君

春領風花付懷雪。題何處。把題分天邊。恨殺東風細吹。

壩頭桑柘綠如雲門外沙田水自分籍寄農桑更不得太

洞口水蒸十里雲一枝濃艷與君分不關啼鳥催人去只

生來兩手付鋤雲一藥一花先兩分無限人間春意此

時疑不屬東君
眼與天齊不見雲分明萬里見毫分行人一任閑來去自

有蒼溟管領君

馬敲門莫枉君
檢點一節一

梅花招手遠相探影落孤梅影滿天
橋飛度處一
天香雪洒東南

牛一省

十里郊雲十里烟
輾轉長驅晚風前
自從辛野無人在
隄牧黃茅綠草天

因次其韻

中乍磨劍收不利不割人間心不已似聞海上有三山欲
往從之寄行李折花不挿徃時鬟經世無千方外士雨中
草色半侵床枕上鶯聲頻到耳風花千首大鋪舒烟水一
竿粗料理閒倚簾頭閣雙目萬古蒼苔看不睬巢田不折
虞廷腰草莽中間亦臣子下驕上傲等何人雲卧天行無

定止世情性上費將迎開落紛上有悲喜春去秋來更代

間同一菰蔕無彼此蓬蒿弱質第與兄明堂大廈將何以
仰攀女媧補天石載礪腰間三尺水脩然瘦影落青天也

是不倉中粒米高堂一親小供給菽水一盂而已矣長

淨波聲細忽拍銅瓦釜
仙手浩歌引我天邊起

抱膝長吟更短吟，欠伸霜雪損痕深。老將貧去憂何處，
與秋高暑氣沉。蛩鳴鵲聲來枕上，雲移月色到天心。下

頭髮梳千下高切雲冠

把手花前煖透雲花殘詞一

拜封書如破君

忽驚王母西來雲心緒如雲亂不分祭酒千年徐孺子高風能不愧於君

張叔亨見寄次韻奉答

風滿天垠月滿屋坐清河漢與江淮名留汗竹非無謂澤被生民豈有涯不肯為人焚諫草每令當殿聽朝鞋行藏頗識張夫子萬事人間不到懷

行空天馬正超騰試問蜚方見未曾飛蓋乾坤風濤蕩法冠霄漢氣峻嶒峨昌人自古來好諸葛廟還今日登夷險平生無二致脚跟猶自愛航

萬里飛霞點碧屋高歌飲興酒如淮數峯夢我湘江上十載逢君越水涯雲裡芙蓉長隱戶床頭苔蘚綠封鞋西南

目送鳥飛盡吟對雲山放此懷

行窩十二夢騰騰十二香街出未曾春半燕闌花意思酒微流破舊陵嶠門開俗客曾相款脚廚雲山不倦登昨夜靈橋飛夢去跨來孤鶴影凌疏

獨坐一首

一壑一丘還一亭夢來丘壑夢還靈心間易得人間樂山好兼逢雨後青消盡世幾非是酒挺然霄漢此何形林陰不怕無深處帽頂花連屨底馨

梅次韻一首

稿袂自天來疎窓拖月色灝氣滿乾坤人間無此夕莫浪說蓬壺相期拾理草獨卧黃公山老本依然好是坐坐寒林林陰露堪飲醒共花神遊醉共花神寢

已就教陳先生以詩贈行用韻奉答

此志平生遂則宜山看頻颺與頑巖發詩秋初佳節雨春盤早非知江水鯢魚曾入釜昆丘有鳳永歸岐青奕路龍潭雪獨撫交柯屈鉄時

大崖李先牛詩集卷六終

大崖李先牛詩集卷六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七

景陵魯振之見寄次韻一首

門流蒼苔路合荆暗蛩聲裡對孤檠月明江上飛鴻遠露
下庭皋落木輕著翅登天無夢到感時傷別有詩成江湖
去住無窮意一夜秋風白髮生

村步

閑將短步散長風水北原南曲曲通花柳疆場無彼此乾
坤衣食自渠僥蒼苔面合扶節後白鳥身閑得句中對影
不知誰是我世人那得更相逢

有感六首

一窩卸却幾年雲扶杖摩挲問出門昨夜秋風滿城郭
江漁唱好誰聞

大崖詩集卷七

一

半生貧病兩茫然一枕空山不計年何處馬蹄聲隱隱
人殘夢不成眠
知聞已斷更忘言浩嘯一聲凌紫烟翹首東南天一角高
原獨樹白雲連

不一路岐同一雲馬前暝色香難分金鞭高揖三叉口過
盡人間也到君

桃實紅垂洞口雲丁寧玉母待來分莫教見了東方朔偷
得歸來遺細君

留得長松護宿雲人間塵土不粘分斧柯前度依然在誰
道樵夫不是君

岳州逢李別駕士脩

草草相逢弄水雲風吹笑語到江分水雲若屬分符客
吟

向臧眉把似君

次韻寄施公節

入山雲少出山雲坐落青山色幾分知得山林真面目他
年逢我定逢君

石田野色

春田與雲青秋天與雲白青白時所憐嗟哉古田額

茅屋書聲

萬卷亦未足三冬良遲上君子貴自得輪扁乃吾師

湖井寒泉

濁者以飲馬清者以飲牛彼此各有適天機不自由

方塘夜月

水心月在天天心月在水形也無定形涵虛理如此

寓節俊圭宅

長趨寬步過瀟湘曾醉誰家碧酒香芒簪風輕千萬里竹
枝歌破兩三章如君獨喜君來卜野與同尋勝處芳只怪
瀟陽寒水細東行剛受一輕航

乃兄貳憲見訪用韻寄答

何時圭組解湖湘洗淨塵襟水亦香細雨夜中聞謝豹春
風湖上憶知章百年人信皇天定下土名流老子芳今弟
餘生同我况東溟萬里寄孤航

黃舉人宗器見贈次韻奉答

獨乘孤鶴度三湘使嶺梅花入夢香賓館逢君三夜話錦
囊遺我一詩章征鞍短榻霜初下飛轡長空草又芳春色
照人三十里江門何處望歸航

與南華寺明油

袈裟寄我下江船
笑亦人間藻麗禪
溪上藤花飛欲盡
傳衣焉得定何年

與曾德忠

何處浮溟一葉船
總知此老是真禪
九年一坐西方得
笑問東風合幾年

官宦懷羅服周

步隨童子兩三輩
曾接翁餘履齒香
花柳最長無此興
管絃疊奏是誰章
不知樂事還前度
忽漫年華又幾芳
昨日微茫烟浪裏
白袍錯認倚輕航

一笑從天下有亡
旅蓬兀兀謾焚香
人間此會非前數
別後孤懷空短章
繞枕村雞頻接響
浣愁江水有餘芳
美人

咫尺知何處
月在清天影在航

與肇慶黎紳

梅花相對坐分危
花未飛時又別離
酒底花枝顏色好
十年曾記我來時

張月溪翁

歲月閑來不厭深
麻姑分付自而今
華筵酒盡年年在
不變桑田不住樹

萬孝孫詩

何處扶將兩木歸
聽歌柏府孝孫詩
閩南燕北幾萬里
春雨秋霜十二時
鏡裏舞雩長顧影
塚頭芳樹忽連枝
乾坤浩浩都何事
欲為君鐫第二碑

飛雲頂和湛民澤

黃龍之下花真濠
黃龍之上飛雲峯
峯頭西望天連海
手仙翁騎白龍

贈湛君林塘翁

笑問林塘卜者誰
林塘幽意老人知
水花過雨春無價
鬼吹灯夜有詩
漁唱隔波通甫里
松根枕日自皇羲
意行記我曾來處
曲徑離門夜啓時

三山居士

不向人間作三老
不向人間作五更
十丈紅塵不識面
老來真結三山盟
尊前安得李太白
風外與君歌一聲
巨鰲莫戴三山去
我欲蓬萊頂上行

留麥秀夫謝伯倚飲

水岸花枝霽色開
忍看紅雨點蒼苔
閣君曉子留君住
沙背人家送酒來

和白洲見寄

箕自遊羅浮還忽奉手教
帶名山之烟霞嚼明公之冰蘂
醉其醇醪歌其高詞所得多矣
曷勝榮感諸作在吾石翁者一一奉讀
言語事功迥出東南浮雲之上矣
北門園池之作又近古之絕無也
顧予卑人何幸見之奉和小詩二章
更散堂空聊一過目而已

靈洲學唱未成歌
直至今夢作魔
萬里江湖風月夜
天涯涯回首十年多

四百峯頭拍手歌
愛山還也被山魔
科頭坐老峯頭石
不啻人間歲月多

月洲

大人手弄玻璃蟾光蕩漾銀河流前灣惟見
不辨馬與牛嗟哉大人誰與倚不戴天隨笠不
五湖風月無人收閑將踏浪歌更和采蓮謳江
無時休

與豐城游深

青梅如豆雨霏山館夜風吹客衣可是江門潮信急送
君剛到送君歸

羅服周見寄奉答

看花何處步斜陽半醉歸來履蘆香昨夢隨君拄杖子新
詩寄我停雲章千聲鳥已啼深樹萬片紅猶弄晚芳滿眼
綠波君不見東風數問去來航

何物頗雲推不去

何物頗雲推不去氣氤氲枕泥人香殘春醉過十來日漫
興詩才一兩章嗒爾是誰忘獨坐閑中聊此換年芳芳岡
老樹橫牙在好與夫君一繫航

寄鄧俊圭

無端風雨催春事取次園林罷晚香榻上幾年餘敗絮人
間何處笑含章春寒冬暖天難信水北原南草自芳欲寄
雙魚問消息隴頭不見有來航

次李子長韻

乘潮訪我水心寺拍手歌君袖裏詩日影中天猶未飭粟
瓶無米笑君遲

寄湛民澤

龍雲春步晚晴時手拄藤梢口誦詩何日便離烟火去梅

花村裏夕陽遲

寄吳順德獻臣

林亭次第到花枝笑把花枝照別離江上兩潮都送我人
間一雨更知時青蓮洲渚王孫草興倚雲濤客子詩何處
思君政愁絕扣舷日午枕初欹

贈莫明府之封川

矢製天孫錦無端去住心尚遺慈母夢未脫長官簪觀物
聊雙眼凝塵但一琴山堂開曉色晏卧擁絢金

贈山東右方伯李白洲若虛

早晚天書下九關紫微花帶岳臣班三年燭底還滄海一
檐眉頭又泰山影載西江隨月下家臨南浦放歌還不知
宇宙今回首曾破人間幾處顏

足夢中頭聯

浮生同偶寄老興自多佳抱病長依佛看山始出齋梅黃
猶宿雨酒熟更開懷解覓烟霞透乾坤兩破鞋

題郁少府別次韻

天地長風別有期手中霸柄未須離半籠紗帽哦松下香
霧隨詩落硯池

次韻丁明府題壁

華表歸來鶴是仙江山城郭尚依然不知列國諸公子還
識當年曾仲連東海月明青鳥去西池雲在白龍眠廟前
日日人行過江水東流不盡天

雙鳬何處挾飛仙一去人間事杳然墜世幾時公議定廟
門高榜白雲連形將草木悲人世日落狐狸上塚眠莫怪

雍門歌此曲雍門元是大羅天

雜詩次韻答羅復周

西風吹上鉄橋頭面有乾坤五石秋萬里浮萍滄海遠九
疑雲暗風風愁忽看天上春臺燭長送人間夜壑舟憑
茫一政然絕此心不是學巢由

雜詩次韻答李子長

明月清風杖兩頭不傷春亦不悲秋好山行到深處世
事都無種上愁今古幾人成獨往乾坤孤影落虛舟憑空
一望人間世誰自泥丸得自由

和謝天錫

飲足還依十丈崖浮生休問百年懷人間勝果生難屈天
下名雖死不埋老院燈花真有味床無夢戀同涯今朝

試問葵山主何處從君兩破鞋

題畫

醒醉人間各有緣茫茫身後與身前一老長如醉閒
借烟霞石上眠

贈羅宗傑并廣西永福

一奏朱絃一看山鳳巢山好鳳應還忽聞此調米天上肯
信三苗自古頑草長縣門春雨過花飛簾幙午風閑當
待報暮年政南顧誰開聖主顏

一洲居士歌

我聞海上有一洲巨鰲戴之東西浮老仙一斷六鰲足餘
者為疎無時休不乞與與此身上繫紫屨冬不乞周與
此心下為蒼生居士下持鉢杖指四海如浮漚

前為桎梏機變為仇讎聞心自今古作此洲主夫
何求多岐亡羊豈不爾兀兀騰騰畢萬事

贈吳別駕赴成都

觀物臺前春已深海棠國裡又逢春光陰過我還催我花
鳥娛人更惱人萬里橋真與望遠百花潭影照人新黃堂
冠蓋皆卿卿公次第停車問俗頻

陳奉時惠燈檠

欲校何書愧不才君家東閣為誰開天邊昨夜孤光動虛
買青藜老子來

答胡正

楚雲飛不去又作隔年留海鶴相來往雲邊石尺樓

答李可久

何處天壺春醉遊酒杯長日為花留詩情晚被春勾去月
短雲山獨倚樓

嘉會樓

無盡滄波與白雲四時長伴凭闌人檐頭鼓角風吹到水
際光陰月湧勾鈇笛一聲何處曉白沙千古此樓春小留
南極無窮眼偶寄虛空浩嘯身

寄吳獻臣

袖中一尺札何處夢相尋風雨盡秋思江湖多苦心窮途
端有命壯士且無金盡夕那能寐流堦月漸深

崔希說見寄次韻奉答

荆門才小舊風流搭颯麻衣三十秋抱膝有時成獨嘆被
信何處更閑愁書帷夜敵千山雨雲海風來萬斛舟總為

衣冠香不滅未將心事托巢由

川頌寄五羊李暨士宗尹

紫市載名東海頭海天長嘯為誰秋
芝苓也同人間老家國寧無病
愁歎秋藜携一鶴翻上蓑笠上孤舟
蓬萊此去無多路莫道相尋未有由

和梁惟止病中見懷

跼蹐何處著眠窩門巷經年長薜蘿
塵榻每客僧可到京華還自夢
和魔羊光冉冉悲明鏡海眼茫茫
送逃波試上越王臺上望雲埋老樹
烏來歌

代簡答陳參戎

將軍功業照南唐何處山河誓不疑
善飯蕉蕉真未老重來王翦豈無時
太平在手可堪枕慷慨還渠劍句知
正好

玉貂相照耀莫嫌雙髮盡如絲

常春書室次韻張世華

先分裴凡花梢月香撲吟箋
豈惹風萬紫千葩都落雷頭
彌芥子粒纖洪蚤從圖裡觀無極
曾向江門問石翁滿眼江山總搖落
不勝秋思幾人同

贈陳貴橋還雷州

箇樹霜風攪夜頻雷陽夢裡憶歸人
老夫欲折梅花贈爭奈行時未破春

九月

掛樹輕衫風欲舞擊壺短缺唱初醒
我留南海非逃世菊對東籬月近名
山色到秋還太古酒盃隨處得吾生
小房山下十間醉不與幽人共此情

逢九日有佳名虧盈月偶松梢見重
冠風隨步徐生越國江山楚人醉暮
秋情也暮春情

大崖季先生詩集卷七終

卷七終

卷七終

和顏允庵雨有感

我有萬丈簪，鮮掃雲霧職。正其取一拯，群生急側身。
仰穹窿漏下，如破笠老鳳坐。扶桑暝騎拳，雙膝燭龍昏。
蠻妻繫身全，濕一宵復一宵。一日復一日，墮壁蝸牛行。
深堂蚯蚓入，耕夫閔於田。機婦嘆在織，旅穢生苔蘚。
商居廢貨殖，悠悠我所思。區區我之力，欲訪秦韶人。
九疑在何域，雲山彷彿中。真眼因誰別，欲往視成周。
重譯風無烈，世路迂險裏。陳迹久已滅，朽腹踏首陽。糧不畏乏絕，
綴麻一味長。鼎竈尚陳設，星火未灰舉。手絀一藝振，衣上箕穎雙。
足寄百折何處，洗人耳又恐汗牛舌。回首傷古今，何影自披說。
所以河目翁，周流駕言輟。既續詩書亡，亦補禮樂缺。

此庵

何處有山如須彌，虛空萬丈雲垂。山中老人不下山，行住坐臥其庶幾。
此山耕者此庵舊，九一不分無頃畝。山前人唱採樵歌，此庵一聲獅子吼。
龍山行者一轉語，千人萬人盡迴首。手提鉢盂問如來，此聲是同還是否。

崔希說留別次韻

又爲謀花住，兩寒小廬山。到大崖山，江湖老去眼未消。

市近來人亦閑，白首與君三日別。清湘照我一衰還，猶老鶴能尋主跡。破蒼苔一徑間。

周文都惠茶

石泉煮新鼎，詩卷坐高春。烟歇鶴初下，酒醒花未逢。磁甌終一舉，逋客已千峯。不住松風耳，長歌欲闢公。

竹几

新州新竹榻，不見錦溪叢。秋蓋千峯裡，烏吟半醉中。清尊撤廣席，碧閣隱殘鐘。時事休相撓，華胥與始濃。睡足清風几，神交綠玉叢。遙遙天地外，恍惚有無中。雲水宅，一畝雕胡飯。一鍾欠伸新雨後，忽見眾山濃。外起千峯頃，婆娑萬菊叢。管寧雙膝外，元亮一杯中。躍馬三叉路，梳頭午夜鐘。如君席不煖，不有聖情濃。

文都惠方山中

舊製華陽別，新裁越綺香。青餘雙髮映，高只一山方。步澗花沾雨，穿林葉帶霜。酒然新沐後，吾亦愛吾狂。

寄致仕林憲長

楚曉歸來對木蘭，水中玄髮映朱顏。一番封事臣忘死，幾樹斜陽鳥倦還。未老雲山誰入手，高吟花柳且偷閑。知名字取丹籍不落，神仙第二班。

寄廣藩劉少參

寄廣藩劉少參，劉致仕憲副江一元。

古寺多年酒春晴十五飛夢醒孤劍在書到九衢
終途遠江為正道肥大崖上月閑照薜蘿衣

和吳海道留別

照半山行客路長波萬里使君舟暫留碧玉春非淺共
對清尊夜未休醉領風花詩句句神交滄海夢悠悠飛騰
早振青雲步勳業如今尚黑頭

和劉少參朋節留別

碧玉應難遇青山何處逢情酣十年酒夢破一聲鐘共戴
清平世獨行雲水踪山林異朝市不得久相從

題平樂梁太尹都亭別意卷

蒼梧抵平樂數百里高山大林峒從出沒長鉤去
矢殺人如麻龍門適當二州之中多填華人有罪

者於此而鎮之文武才官其庶矣乎卷中諸作俱
不及此跋以詩

平樂遠接蒼梧烟峒嶺白晝爭戈鋌中間公有龍門計直
道未能辭獨賢

和周憲長時可留別

青苔階下草生意又逢君往古春餘幾而今始屬人客容
涵宇宙兀兀斷知聞不註圖書脚探玄味于雲

千古韶音歇一声何處謳華堂人半醉紅燭影交流象緯
羅天闕雲霓護客舟楚江黃鶴喚清夢亦高樓

身著紫藤裝門掩碧烟蘿辟人甘鳥數行路愧立軻長醉
蕪長舞一丘還一窩紫虛率道士許我日相過

和廣西吳憲副

我本楚狂人荊州此識君雲山還昨夢世路與人分短
曹嫌醜虛名自愧聞蕪金數字至高義激浮雲

無民不清靜有吏與歌謳古調何人會明公是此流長風
破巨浪孤影落虛舟獨倚闌干月幾回明遠樓
綉斧昭州路開荒透密蘿陰符無老子劍術淵荆軻作護
新氓舍烟消舊瘴窩倘餘經畧此不惜重經過

茅林八景

太山擁翠

雲木閣雲峯斜通幽為徑匠石莫相尋龍葱看隱映

曲港拖藍

九臯昨夜露孤鶴散清響驚起弄波人長嘯星河上

林溪漁釣

白頭據盤石長竿弄烟水為問夢中熊孰與溪魚美

禪寺晚鐘

曉騎寒城雨明催古路人塵中紛擾夢斷送幾黃昏

龍潭秋月

神物本天用寒水深見底不得抱珠眠明年春雨裏

牛欄春雲

野外如膏雨天邊披絮雲眼前春事急公是耦耕人

竹軒詩興

列國壇皆廢千年風未開洋上蕪湖上季子幾時來

芸館書聲

平生用不盡古人一卷書持此爭愚聖令人萬卷餘

題梅

影落寒江月一痕烟霞刺繡情誰聞和羨欲試人間手
鼎秋塵淨幾分

次韻沈都憲時易

箕無似比者一拜執事祝融之下不惟信其言於
俄頃之間而亦加之意於既別之後王公大人崇
獎山野此風斷絕久矣伏承即日書并儀來曷勝
榮感諸詩案容贊美奉和二章前以寄意執事後
以寄意石翁意陋詞荒不勝悚息

王公作意下郊人廊廟江湖夢亦負投老千峯聊自約初
交一臂此何神青山兩坐曾他兩白雪連歌別是春高迹
鳳凰九千仞清都只恐絕無隣
驚花笑弄祝融峯來往應誰認此踪老子夢多山水癖中

丞情有歲寒松可無泉父安唐世况得南軒待晦翁黃鶴
樓前一回首看白雲鄉裏接騎龍

石翁見寄次韻

花下一盃還一歌梅雲細路隱畫羅春來紅紫花無數此
外東西路更多影子青天從放誕頭顱明鏡咲蹉跎悠揚
衆興前溪曲戲撥流澌漱碧波

萬里長風擊楫歌了無此夢掛烟蘿溪山到脚長嫌少車
馬臨門不愛多瓢掛林梢風漸瀝鴈巢松蓋夢蹉跎一聲
引起漁家傲兩三唱隔波

逍遙遊侶却來尋萬仞烟霞一片心難向眼前人說得眼
前人只解鄉音

山盟投老會相尋無復人間不了心鉄笛試吹峯頂月山

靈依舊是知音

沈都憲詩來次韻奉答 二首

豈無魏野忘情得只有萊公着眼真卑賤不知誰是我
光自信鴻臚神焚香詩讀兩三卷洗手磨開十一春不盡
長歌還短舞典衣沽酒共比隣

兩脚東南萬仞峯悠然雲水一行踪地爐撥火常煨芋岩
谷鋤雲自種松睡過如簷餘文日衝來風雪只裝翁閑拈
周易從頭讀能躍能潛道是龍

沈公見寄次韻奉答 五首

婆娑獨對望天影談笑都來俗子喧芥子須彌還我闌干
紅萬紫亦春園心無牛口干秦穆迹繼龍頭愧却泉江上
神龜尾方曳放情泥淖不須掀

一田人物如公少三楚姓名從古喧滄海會同都活水芳
菲次第各名園藜藿莫道無萊婦蘭畹應誰負屈原自古

是非看汗簡一番披抹一番掀

階前驚犬虎頻過門外催租吏更喧歌枕月橫千丈石種
芝雲裏四時園崇高楓陛今惟聖貧病桑樞舊姓原苦雨
閉門如坐井一簾垂地未教掀

閑來一坐都忘却為有東風入耳喧春意宜人何獨我花
光著處不皆園燕泥軟趣高上後鶯谷斜連短上原田看
江門去年道兩三聯袂任風掀

攻心真樂濃如酒避俗高人寂不喧接羽雲霄千仞鳳交
陰椿桂一家園趨庭舞罷星臨戶倚竹詩成風滿原更愛
紫荊花意動花根活水手隨掀

衡州鄧貳守石翁詩次韻奉答 三首

隱几青山疑有約，
才皓有咲無功白牛車。
子終居洛金口人家，
莫薦雄雉主人開洞府。
湘江烟月狎鳬翁，
萬里東老書頻到，
鴛鴦遙憐萬里風。

花柳芳菲曲徑通，
尋幽莫道我無功。
天和得處人方樂，
地主豪時客亦雄。
榮領已教都絕夢，
頭顱不恨半成翁。
從居欲飯諸峯麓，
只恐香飄口角風。

蕩亡乾坤無異境，
熙熙造化有同功。
雲霞繚繞孤眠穩，
霄漢飛騰一羽雄。
文緒早知非趙孟，
鹿老去是蔡翁。
衡山咲與箕山較，
瓢掛林梢不斷風。

隨守李士脩見寄次韻

宦游隨國吾何事，
夢入華胥亦耐有。
限光陰真自惜，
無

端世事不交談，
公門却掃雲生席。
流殍歸來月滿庵，
收拾江山閑調咲。
清風萬壑卷晴嵐。

朱戶垂楊迷畫轂，
玉河流水漾春襟。
普天弓劍莓苔卧，
萬國簫韶龍鳳吟。
領郡有人生色少，
握肝無地托交深。
吾宗不取當年美，
衣振青天萬仞岑。

春日郊行

春滿江山桃李新，
芳菲洗眼是何春。
大賢為政今如此，
不道今人少古人。

入洪山

翩跹皂蓋又青山，
住世入還出世間。
萬轍一途歸去住，
不懸非禹不非顏。
青春伴伴入山來，
范馬平生不受猜。
割斷紅塵雄劍在，
正日

教腰下繡士詩

登山

千里未麻壓，
低恩風德雨。
逐輪蹄富民侯，
印如天上雲。
是樓臺風是梯。

與報山靈太守來，
山花山鳥亦遲回。
麻衣倘寄山中榻，
肯對寒炉一畫灰。

劉媪送酒 三絕

康衢聲響罷陶陶，
飢餓相尋到我曹。
美醞三升殊可戀，
野人何事咲東皋。

誰將白鶴與青蚶，
十五橋邊覓酒壚。
賴是東鄰劉老媪，
一筒滿眼不須沽。

襟顏何處不曾開，
世短情多白髮催。
一曲高歌還自聽，
青

山咲復白雲杯

承嘉弟遺弟承規，
挈舟送客武昌歸。
還金磯適族弟承敬會，
磯下許相挽而上舟。
復親與敬得赴謝，
遂舍舟而歸承嘉欲令規求前舟止以詩。

兩弟磯頭真陸沉，
茫不記此來心。
扁舟直得曾多少，
天與平安抵萬金。

黃公山釣臺浸水答陳二教先生 二首

浩蕩烟波咲此臺，
悠然雲水不安排。
鉞無溪友相留去，
饌有江魚自入來。
大放絲綸看月上，
小將舴艋認風開。
相看影子還相戲，
誰做前人舊體裁。

山色水光相上下，
酒歌詩卷日挨排。
早知長日不虛過，
肯道吾生是倘來。
一點青天南極杳，
全臺白眼看老夫。
開荷花

菱葉無人管留取襟裾次第裁

題縣主山水圖

家具生涯且釣舟黃公臺影漾浮漣波心閑有鷗夷笑不
把牙籌礙釣鈞

木旆山幢到眼真丹青舉手壓紅塵休衙午敵千峯面江
北江南一樣春

送許夏卿還上虞

袖消烟霞發滄風會稽面目許誰同此身天地本無外行
迹水雲都自空冷煖一年蔬飯裡往來千變不言中臨風
揮羽仍霄漢約我重來五嶺東

丘壑生涯甘自適路岐迂僻問相尋為人微恐除根晚昨
聖書曾著意深刻曲雪來空有興驚驚綺出已無針因君

獨起孤山夢坐弄梅花月底陰

謝天與改官汴集幕東巖兄有詩次韻并寄

梁國何曾遠赫我今人情或古人同電懸雙眼欺秋水髮
擁山花御野風柱史官來頭已白醉鄉逃去頰初紅吹葦
獨上高迴首各各洪河落照中

活動天幾切太空四方上下本玄同坐臨梁苑棋花月行
倚汴堤楊柳風醉掉頭顫紗帽側倦遊車馬軟塵紅詩成
愧我空相憶都付蘇門一笑中

大崖李先先生詩集卷八終

大崖李先先生詩集卷之九

寄嚴先生罷任

紗帽閑眠背夕陽幾年歌裏聽滄浪夜來風雨宣城夢千
里蘼蕪滿地香

和沈大有國賓韻

人間難記定難忘眼底魚潛共鳥翔開戶一番飛動意滿
簷春雨墨花香

戚里春光未易逢朱門錦繡香難窮不多岐路驅馳裏無
限珠璣咳唾中

太守馬公墓誌成詩寄其子侍御

翰墨非徒此著勛欲從地下起斯人文章老去還須悔語
默元來只自真罔象幾回非夜雨雪山終古共秋旻還吾

第二碑今日零落高才一愴神

次韻外卿弟

拖犁早種已成科拾穗有人行且歌長路自來還自去今
人心契古人多

泯泯日長人獨坐閑閑風靜鳥同歌塵心生死全消未天
損分明不受多

七尺自臨潭底影一瓢不貼樹頭風安心了了無言說興
味都歸半醉中

彼此哀榮併一空夜來急雨戰驚風午牕忽起初晴日字
宙無端過眼中

與雷敏

晴雨亦留今亦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年還君曉道謀經筭破曾開萬卷筆鋒落手欠全牛青灯
長夜相送教分付而今愛黑頭

下年栽禾呈諸兄弟三首

樹綠陰低壓竹籬山青面好闌茅茨隔花老眼看人悞
石山童報飯遲苗意懷新時雨効人情依舊菊醪知逢高
剪盡兄蕪弟賓祭年上合有支

指迷中路須童子拜號村山亦具茨杖屨已空天地闊頭
顛即得雪霜遲呼牛應馬誰能事運水搬柴君得知世短
意長無俗令青帘影裏酒頻支

十畝山田漸次數間野屋有塗茨施為正裏勞神少租
稅先時見吏遲容足江山如有待候門重樺總能知不裁
溪口桃花樹勾引來人恐莫支

任仲祿仲謀萬鈞諸弟載酒訪田所用韻

人好鳥爲同鳳鳥近高黃閣亦卯次荒村載酒相尋少嘉
種逢年豈患遲拾穗獨憐公不悔綿交自許鶴先知五風
十雨天終定弟勸兄酬樂不支

寄答會卿弟示詩

分付周遭不挿籬雲爲簾幙霧爲茨堂上大路容人去稍
稍灰心得老遲元亮醉鄉同此醉收牙知已是誰知隨身
宮殿皆堪適何許勞費四支

和升卿

弟許長歌兄許和情須相愛法須排天光人懼休同調城
市山林不兩來眼底孤灯慙夜剔脚頭荒徑到時開池塘
草色如鋪錦刀尺今當看巧裁

聞仲用推方伯不是

風消南廳一枕宜懶將心迹較皇義高山大谷看龍變流
水行雲到我知今古英雄都石歲輪蹄世路但千岐歸來
老子揮金少咲共桑麻話雨時

病暑

暑無今歲劇病甚往年侵月瘦頭池曲風微空樹陰飛情
霄漢健清意泳游深道瞞人人是金莖恐乏甚

用韻答李公治

倚遍東樓住孤吟眼色侵人情限一舍天道伏群陰黍熟
黃雞在人間白屋深家慈愧吾子尊酒兩回斟

寄雷震東讀書熟湖并寄震陽諸昆弟用前韻三首
一瓢蔬食非難受萬里毛錐亦易投青眼今宜惟古是黑
頭命未與仇謀小將一杖扶岐路何許孤槎訪斗牛亦可
逝波頻洗眼等閑不謾過橋頭

白沙為役兩年留杖屨朝昏不暫投膽肉瘡豈無世味案
頭螢火共書謀功名堪折中即後鼎彝終亟上帝牛弟子
爾家佳且眾東頭住好接西頭

手未攤書意已留兄知拈撥弟知投門庭諸父無遺蠹鎬
穀經師更善謀盤錯幾年都利器輻輳前日有童牛儒生
回首吾家李壯驍弱冠弱冠當年應鵠頭

贈吳別駕獻臣復之成都
蒼梧飛檄蜀都臺病起經年別駕來千古事功人每後一
回岩谷眼初開路經灩澦波方定心許乾坤老禾灰相慶
一冠逢太守黃堂元不着塵埃

畫嶽

鐵橋曾識春風面玉鉉終和上帝烹散步江村霜月夜仙
香萬斛引丹青

岳陽樓

九江有水來天地三楚茲樓冠古今日月宏開雙照耀行
藏偶此一登臨賈棠無復君山泰蘭庭空悲屈子心了了
世情歸渾渾巴陵小放酒杯深

桃林書屋為巴陵方文亨題

片霞香點萬書堆手捲拋書撥篆灰多少旁人迷指顧是
天台不是天台

寄沈大有

水月相磨勢兩忘千尋水月有蛟藏鄂城今夜思千里一
看書殘一炷香

片崖蘭菊

片崖蘭菊解香
新陽樓留別張孟賢太守

千尺雲樓

千尺雲樓萬頃湖我公雄傑眼中無霜天幾度入坐定縹
渺長歌步到虛鷗畔野舟都蕩已驚前香影共如七當年
信有東山

途次得石翁書寄東菴兄

又拜封書到石翁非商非我復非戎百年老只門牆下幾
樹花留闌檻中何髮庭開兄旦暮青如菽水子西東明年
鷗鷺洲邊路活水和風百尺蓬

用前韻寄東菴兄

舉足十尋東望抽頭三丈看朝義身游物東都何音華
到人間了不知裴有流螢臨穉子行無怒馬出他岐自杉

冒帽東山老全楚風流見此時
扣舷清唱影相隨卧有星房馭有羲天放青山南面孰波
催采鷗北風知籠中日月非高為獨底烟霞是旧岐昨
紫芝朝暮足敢將腸胃傲當時

偶成
無心雲水一虛舟競住江河靜不流蛙鼓耳邊三四部橘
奴眼底百千頭道非身外朝日樂事付人間種愁幾夜
月明無限酒道遙只對洞庭鷗

書東山草堂
封題雲卧東山扁歌味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旧履補
洲歲月有殘棋石橫流潦潛斜角梅並垂蘿屈鉄枝自笑
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

舟中喜諸生夜讀
短檠深夜一船虛三尺簾床幾卷書枕外坐聞心慰我波
中出聽喜知魚政求入處門墻是豈乞人間富貴餘聞說

天孫雲錦好大開心眼看何如
聲自何來谷本虛敢將糟粕委諸書不求安飽思無益頗
賴朝昏食有魚巢鳳依梧輕萬里篝灯水客惜三餘欲欲
子建瑩篋引清響雲端愧不如

寶逐花來實不虛今來芳躅古來書頻將心手翻細帙也
替云香辟蠹魚戰勝此身無擇兀攻堅人力不遺餘請看
三五天邊月後來清光尚昨如

三五天邊月後來清光尚昨如

疊前韻四首

迂腐年華笑整舫晚波不住夕波流眼欺幾卷留燈燼
散群鴉落樹頭短髮江湖天欲雪長征土木路皆愁驚濤
數畧相連續未許無機到白鷗

峽束蕙葭帶客舫江涵星月傍人流悲歌絕意閑人世縱
飲無錢解杖頭海角往來都此興心端萍浪浪誰愁不眠
獨抱閑來膝山狎浮雲水狎鷗

又向清湘弄一舟笑將雙腕問清流裴收風月非窮相夢
熟烟霞最上頭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猶不為窮愁稻梁
滿地悲鴻鴈馴得滄波萬里鷗

蕩白缸揚一舸乾坤孤影在中流風高物外浮溟與天
蓋人間岸幘頭歷歷車馬驂病委霜人路菊花愁也知
萬戶封侯樂一點真閑不及鷗

次韻喻子乾見贈六首
拂几彈絲風滿城此刀千載若然驚千尋一進竿頭步始
信前賢畏後生

竹繞官衙水繞城簾前不到野人驚坐殘水竹邊頭影十
丈婆娑月又生

滿湘雲霧鎖叢林五色荷花許樣深只恐塵中看花眼龍
宮幽眇不知尋

樵歌落日風滿林漁唱前灣夜氣深此曲人間元不鮮誰
驚別鶴會相尋
度十溪深更百溪野雲節屋打頭低雲香草遺聞猿鳥過
得青羊駕又西

破笠不眠雲在溪兩肩詩竦竹蓬低波喧鶴氣風來北山
吐微光月出西

次韻王良卿一首

豈難持羽會高風亦易收名上景鐘族並河汾源不淺門
傳文武道初同酒杯照滅清灯影日晷催成黑髮功七十
二峯雲霧裡不知玄豹在何峯

次韻余秀才二首

門牆不外千桃李澗谷誰甘一蕨薇足底烟霞宜我未竹
間香采是梅非雲開萬里天無意海放孤槎我有歸閑寄
紫虛年五百缺節扶路此通微

到我連篇都月露疑人有策頌岩廊齒牙不薄紅綾餅風
月宜歸紫錦囊黃鶴高登知後念未陵今話記前忘儒家
莫悔生涯薄舍下詩書墻下桑

寄歐陽汝賢一首

聯轡炎風咲語長悵謀舊雨歡西廊蓬壺不讓谷潛息行
止何方此括囊人自別來頻入夢路從經處不能忘托尋
雲侶無烟火木葉為衣不種桑

朱陽吊工部祠墓二首

不遇龍蛇有屈伸悲秋可忍更傷春唐虞迴首封比屋孔
孟樂天非旅人清世獨來真自咲黑頭何處不堪貧
五百年來水誰照道遙七尺身

課葵不葵等是休有生無生情肯留壽筵
與江河萬古流天惜人心都日月山歲廟貌自春秋拾遺
苦被蒼生累贏得乾坤不盡愁

卷一 養庵為永興馬貞夫題一首

北嶽霜雪餘，玉漢強千尋。南溟珊瑚枝，玄宮極幽深。應誰見，毫末猶效踰山岑。撫卷得玩頤，隱几亦觀心。辭環意莫主，受厲須黃金。無寐月自生，無覺日自沉。四首人間世，坐驚漫行吟。枵然予琴誰哉賞此音。

次韻柳川傅韓先主一首

儒衣寬博與懷開，只此斑斕便老萊。此二句自愛日長如歲在不，知邇冷有官來。奇觀具眼東溟是，閑夢何心北闕回。右手承惟須奉檄，何妨更舞左持盃。

用韻簡孔貢士一首

梅放仙香滿意開，柳山誰道不逢萊。新盃幾共殘盃續，全雨還同舊雨來。冠玉相逢顏色在，凌霄倘許脚跟回。曲肱驚起先人枕，又進乾坤水一盃。

柳州留別高揮使一首

昔歲潭州話熟君，文韜深許此重論。黃金幣重新開府，黑髮冠戎借將門。玉帳中宵刁斗靜，天河一洗甲兵存。蠻村幾試巡遊馬，桑柘陰陰日色溫。

與敘政孔千兵一首

紗帽閑眠心兀兀，金戈不枕夜沉沉。要知此老無官府，便是昭文不鼓琴。細字繩頭雙眼在，遠塵庵伴一丘深。果留不盡遺孫子，玉樹瓊枝總出林。

答王朝儀貢士一首

可是貞心世不磨，珊瑚石上看餘柯。情傾一面逢君晚，酒載雙瓶過我多。坐久客簷聽夜雨，路長塵世隔秋波。茫茫

本試衡星斗十丈無前有大阿

柳州葛別駕訪寓舍詩以復之一首

楚國柳山厭上流，胸中著此一監州。開門君晏春風面，東興吾方雪夜舟。官府清虛自似寄，蒸黎勞懃髮添秋。姜侯未到先聲喜，太守姜公雲影天光共一樓。

樂昌道中二首

隴石橫流盡犬牙，千林不見鳥為家。沿山曲曲無名水，夾岸鮮鮮空好花。赤脚舟人寒送棹，青烟洞獠午燒畬。眼前幾盡催詩酒，歲暮無錢何處賒。

速去江湖志不違，今來未覺昔來非。眼穿海月龍沙白，足倚熏籠野火微。行客自知無歲暮，飛鳴不記有家歸。勝跟自有平生路，未許緇塵點素衣。

五羊寄鄧先生俊圭二首

追隨獨愧共此門，今昔交承信有神。一舉十觴聽雨夜，七年三過度龍人。好山我有朱陵洞，空谷君該鄭子真。昔也河邊春意動，重逢肯負可憐春。

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吟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

答廣州黃別駕黃華容人一首

風流信自東山里，感會更同南楚情。滄海方能乘寶筏，監州正爾得仙城。臨波杯酒歲時暮，識面芳菲春欲生。半畝楚雲臺主我，獨來弄月又殘更。

答朱節推伯驥一首

高才雅足當府政餘子自知無宦情海國風潮性夕棹
村花柳被春城名香簾引清朝動病草風聲昨夜生澤物
沈寃兩無憾遠編殘燭想深更

再寄高揮使

小隊貔貅影作雙雲為車蓋樹為幢遙瞻萬里元戎氣吞
盡東南未肯降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九終

大崖先生詩集卷九

十一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十

強治庚申春三月十六夜夢有客題予文楊曰
著集子年四十九矣東坡詩曰遽瑋知非我所謂
值年已似手中著

寄五羊楊景昌一首

東所來伏聞先生數年內連值兩艱哀苦可知勢
隔城府造吊無由旅館初棲紙墨各不便未遑
疏狀義殊踈畧為過何如遠離情劇聊有小詩
夢裏相逢不隔生恍然三十度飛螢仙緣倘許重相結騎
箇青羊過穗城

寄致政江一元憲副

楚雲花柳植此嫩春豈得無飛動之興不拜光風

歲月多矣石翁且病蓋卿弟不作旅情曷勝小詩

奉上和而教之否乎

在馬隨吟記月河三三兩兩醉天和欲尋前度遊興轉
敗光多樂不多

挽秦時 石翁仲子

觀化疑君不可先高堂病髮白番有無情世短悲風裡有
底花飛急雨前事定一棺如此蓋身存二頃未論田隸
上瞻而歸人間歲月誰憐促四十分明又五年

新會江簿送竹蓬 二首

屏風誰道竹蓬宜亦有當年吳隱之孤艇湘江釣魚夜
聽打背雪來時

海風無奈撼雲根昨夜悠悠盡舫軒到耳隔簾聲瑟已傾

松葉亂與枝

安福羅進士見訪一首

繡縠波紋交暖吹木犀香影動晴窓人才近古多黃甲風
縠如君稱大邦塵夢夜來占鶴夢楚江春去接吳江前期
生事催歸興花滿溪山酒滿缸

次韻石翁一首

江山園病榻夢覺合天然虫臂元歸幻鷺膠米着煎庭柯
風撼夜蓬髮雪催年老子逍遙化誰論視稍隔

用韻呈容一之二者

宿醉睡未足陰川花不然雲岩談警句露茗得新煎無接
傷春意都忘帶索年一袍仍半臂海氣自多偏

斷飲尤清絕休吟少想然木犀可割設瓦井減餘前好日

虛新歲多情記往年已陵三醉夢花綴號灯偏

寄答呂兵幕一首

馬繁庭陰蒼蒼芳越江春帶楚江香勸酬未轉匡堂日眼
閣孤雲數鴈行

與羅服周話石翁病一首

才歌楚引楚雲甚何事春襟鬱未開桃李半花寒勒住每
苔滿座濕生來兩行君落青衫淚一枕翁添白髮哀看劉
彭殤無壽夭浮丘道揖洪崖

疊前呈一之一首

鄭侯疑得計种放豈其然譽廣終為崇膏明直自煎流離
如昨日取象有千年酌黃昏後遊人坐馬偏

睡如二首

孤根

去馬米牛路路紅桃白李村村老眼微開開眼猶疑
警露樓頭鶴喚應潮沙際雞聲天道本來默默我心何自
惺惺

和答張廷實二首

炒蜆樓頭記往年酒中忘聖亦忘賢故吾無夢亦吾夢夢
見誰家杜撰禪

江湖來往亦翛然白鳥孤飛過遠天一片黑雲絲破眼眸
阿牢繫柳邊船

謝黃曆一首

客舍地偏春亦到桃花風暖酒須開試將歲月從頭看四
十九年知我來

次韻陳光普

湖海十年空此身相逢如夢復如真心無去住那懷土情
及屋烏元在人酒映壁灯憐夜短蜉蝣肥溪雨趁春新不知
紫蓋峯頭芋甘得儂家一味貧

安節為南海潘氏題

葉不苦秋瘁花豈榮春旭朝暮等一途終始何異局雷澤
披青菰浦坂擁黃屋我欲觀其人塵淖驛芳躅撫絃悲恨
長風雨漸殘曲

讀張廷實寄客一之詩有丹成分寄朱陵洞之句用

前韻寄一之并求冊也

迥出人間思側身天遊消耗幾時真山無費費如衡嶽亦
不遠心亦至人白髮經春疑變綠陳根得暖欲回新若教

病所能招難犬從來不厭貧

催一之和詩一首

每將詩酒澆閑身相對乾坤只任真我是滄溟同病客公
為風雨惜春人夢迷雲樹欲孤枕眠付井花思一新何事
吟情終日倦豈嫌釣戟為工貧

雨中呈仲采一首

風捲青裝雨打身江湖千載著玄真移春花片隨流水下
釣河豚不屬人隱几自知常卧好睡鄉無夢得時新杜陵
頗自恨枯槁神放未宜輕賤貧

代客一之和答張廷實二首

全身了不着塵埃金粟如來是再來三老不須防顧直一
杯自度更悠哉

朱陵洞口如鐵甕鐵甕主人斷迎送不將道眼照桃花雲

鐵鎖斷當時洞

仲采遣子晚尋靈庵慶值風雨一首

碧玉危心著老身松蘿遠夢到兒真好春不借晴明日暮
景誰非愛惜人斷續四簷風雨舊寢興幾夜髮毛新古人
心契今人事贏得多愁不為貧

仲采和詩奉答

一聲老鶴影隨身引望孤雲眼未真春入池塘疑有夢今
來魏晉豈無人山楹過雨如膏沐野鳥逢晴覺語新不用
錦囊隨驥鼻東南風月太教貧

子長見寄次韻奉答三首

靈籟空中來可聞不可見安得無聲語一團閑素練

老翠儘疊出淺紅猶間見人間心孔開九兩鋪江練

萬變了無心十年何所見山堂斗帳空穆穆月如練

盆池

奪月真珉琢月圓涵虛數尺亦淵然中間生化無窮在剩
却春陵一箇圈

呈友棠

心學無傳幾坐馳欲憑言語轉支離跣跡終日人人是流
時隨機各各宜萬里長波須自度半林明月受誰欺如今
無限江門淚悔不於翁解語時

次韻順德蕭秀才用

白衣皎上眼偏醒碧葉交亡鶯互鳴海底琅玕非此樹入
間塵土是何情雲根作枕夢亦少洞府結盟鶴共清霜栖

乾坤誰握得朱絲譜續一音成

用韻寄謝半江德明

斷飲春殘醉不醒九迴腸轉五更鳴網絲生閣燕無風
雨摧花鵲有情衾枕屢移移客夢頻眉幾見半江清科頭
倚樹傷今古綠葉交加子又成

東所惠米

三旬九食好顏容聞道斯人久在東枳殼花香供一嗅炊

烟遙曳穗城風

次韻羅服周見懷

四百浮山眠仲素數間旂屋寄盧仝掃空陳迹長風外聽
長蒼苔曲巷中醉倒江湖秋露白煨來芋栗夜爐紅人間
空有張羅在萬里長天不及鴻

和蕭用

白雲驚開洞清風迥出壁山中餘幾日象外得更新月露
沾衣好岩泉落硯頗周南遠響在返聽豈迷真

寄李子長用前韻二首

四十年來蹟纖毫不惹塵嬌兒隨眼過好景報詩新茶竈
孤烟在禪房一卧頗世情無俛仰習韻亦成真

用前韻與謝天錫

風雨滄溟孤艇閣悲涼旅館一灯同白沙若道無來路紫
蓋催歸有夢中積草庭心添老翠晚霞江面散餘紅東飛
不得西飛共信有乾坤燕與鴻

和友東二首

枯槁何曾恨煩囂不受侵我携千日酒公酌復公斟
獨作逍遙遊不受羈旅侵五色流霞盡朝日只自斟

寄答梁叔厚先生

相逢西南路秋鴻十三飛登眺繼芳躅山水呈靈暉把贈
雲篋繡製作野人衣花舞春風妍月坐秋江輝僧眼侵長
廊苔色射漁磯涉園蝶既來泛艇鷗不歸書失通瀛洲分
猶界寒微豈知交州使再扣廬山扉天宇本融融春情更
依依清泉仰分流湫金續餘輝終飲一鸞調定亢四海肥
方圓瞻黃鵠太平基紫微

龍山張傳之見寄次韻三首

只愛雲山共此情不知春去自山驚萋萋滿眼王孫草
只愛雲山共此情不知春去自山驚

半和烟上客陪

照鏡沾酒沃詩懷盡日倚然獨閉齋一線南風生樹杪
花香初舞曉晴

江波放月澄孤懷寒燕將雛別舊齋歸路未陵迴
頭松露滴瑤階

寄趙景鳳節良壁二首

間逐安期海上行六鰲隨手一鉤登釣竿試倚芙蓉樹透
過青天第幾層

了知止泊了知行觀海雲樓快一登不信弱鷁萬里小將
赤脚破千層

阮伯載題靈臺

去去水不流惺惺火不脫曠然無不一真然無不宜翻盆
昨夜雨掛鉦今午羲化機詎能停壑舟潛復移下惟有
帆携酒有花枝仲尼忘肉味顏子心齋時今古何係羈
然無一遺

吳節婦鍾氏別井寒泉卷

玉甃不可極無波春雨餘草荒汲處路塵翳嫁時車世味
熊魚並人家陞級除此心難渾渾元不是汙渠

愛日堂詩

不再得者昨日之末光幸一樂者惕子之衷腸誰有綠絲
千萬丈強繫此雙輪高掛扶桑舞我婆娑我歌聊浪驚
風過雨閑世奔忙滄桑利鎖頭銜名韉所持與爾相背如
相忘我甘我旨我醪我漿我交喜惟密邇來無史人問
楊辟心南岑飲北堂

次韻陳伯謙見寄 二首

心化悠悠迹化陳今來六十見斯人青天一叫紅塵破滄
海邊頭鶴是君

山館往來無雜賓白雲報道送書人足然踏破虛空裏不
是尋常咲語親

見一居士吟

掛冠不待老傲吏見而今寒暑應天道窮通亦此心乾坤
無刺語興起托微吟回首紅塵馬歸鴉已滿林

并和景鳳

肯與山人結靜緣鴈峯來信鴈相傳盈頭白髮從渠短到
手青節未放眠空全寂寥成獨性浮雲當貴想同然晚曉
到枕間還未解道西來不共天

次韻光普送予歸衡山 二首

平生水癖與山緣秘訣千金誓不傳石髓晶熒留客醉松
精盤磅礴喚人眠乾坤自信無窮在行止由來非偶然七十
二峯真合等後天數好過先天

求田問舍本無緣詩例窮人自古傳了了聞君他夜話休
休息我世塵眼酒因斟酌餘醒少香愛氣氣小篆然此里
過逢却掩耳高樓繁管任薰天

次韻光普重贈

青玉增終結我緣紫霞杯好共誰傳了無塵土人間計謾
打虛空老子眠露滴芙蓉孤鶴唳雲開草樹一灼然詩章
重疊勞相贈剩得驪珠照楚天

留別湛民澤

老夏江樓破扇單清宵海月弄波寒歸心秋蒂離柯易
面春雲見樹難宇宙虛來神作府岩阿轉去老為丹沙
活水深千尺長照方山五色冠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十終

大羅李先生詩集卷之十一

胡達明共宿嘉會樓用前韻

未曾於世息詩緣醉後狂歌愧浪傳
逝水映山驚昨夢樓沙江館共今眠
一灯文酒即能再雙脚滄海果茫然肯囁
君家五峯雪面鵬分付過南天

和雪竹李伯瑜

好此棲居結此緣相逢心醉是心傳
偶移我枕江邊閣便似老君壇上眠
一樣神仙長愛醉幾迴面目未同然如君
又手冥然意默識玄同是一天

次韻羅服周見懷二首

錢落又頭酒漫支半醒半醉獨吟時
詩料索月何曾負交分段君不自知
白苧舞殘楊柳月青節挂過支荷陂漁歌

次韻羅服周見懷二首

又續前溪響驚起水禽鳴夜池

東有一施西一施不瞞秋水罷粒時
杞良哭死方成哭孟子知言始是知
峯頂排雲翠壁朝頭擁月漾晴陂憑君
試手十年下筆點滄溟作硯池

次韻服周見寄二首

海國當年盡好春美才如子住長貧
室無萊婦誰知我暖足牛衣不傍人
短髮搔爬餘蟻虱中林偃仰失冠巾
平生一段終然意雲有岩阿月有鄰

秋豔吹風笑自春詩囊收拾海山貧
柳將花好長隨步事與心同可對人
碧玉未開今日酒方山還着舊時巾
歸來懶覓安公子且與烟霞結箇鄰

留別湛民澤用前韻

君去我留羈影單石尤風不作新寒
百年天信相違少萬里能辭行路難
越海瀟花空自白楚江楓葉若為丹
朱陵洞裏如相覓短筇長刀一鵷冠

題伍元曰洗心亭

春日鳥鳴樹秋風鴈落沙天機有如此
還復問誰家

次韻陳伯謙留別二首

洞庭東畔鶴樓西小塢茅椽路欲迷
母子自來能共酒妻孥依舊會燕鶯
酒壺南北與東西十載逢君醉不迷
試問舍中三徑蹟從今還却掃枯藜

次韻梁華卿贈別二首

舊藤衰破替新藤離離中間作稼軒
孤鶴豈能隨舊食

生元不被秦坑行囊枉辱篇章富照眼
平鋪水月清此度與君真話別朱陵終不謝於陵

榮落閑心果在無類然閑寄此公壺
翔禽自與樊籠遠高士其於宇宙孤綺里
真能輕漢相定山却是累平湖多知
多慮緣何事挂賴江樓日又晡

次韻葉子毅送別二首

蕭蕭萬壑入秋哀白雲一聲何處來
抵恐調高難著和隨鐘袖手楚雲臺

整子書帷日幾回幾聞情話有徘徊
流螢便是囊中物一味新涼秋送來

春谷詩

照眼芳菲不費詩平生丘壑過人深
乾坤此意無分付閑

坐位陰聽鳥吟

見崔居士吟

君然天地嘯來聲九點齊州一掌平紅紙黃旗無昨夢
山鐵壁與秋爭眼中花草天教管世外乾坤影共盟勝處
且拚瘦瘦去休平不必問蒼生

答戴孝義先生

蓋自云傾托往年門牆見葦荷相憐一蓴秋雨黃雲巢幾
度春風碧玉前不扣洪鐘聲自遠將飛彩鳳眼爭先三綱
五典元非小萬里雲霄髮正玄

答戴教徐先生

一風從主制萬古此宮牆官寄白沙里生逢孺子卿盤中
首宿味壇頂杏花香隨步青杵興發落影幾長

謝陳遠客贈黃公鈞其堂圖

詩中有畫王摩詰世外何心陳遠客寂寞黃公真目咲毋
青老子為誰工披圖滿殿高堂酒酒面遙生碧海風一控
野人雙膝坐世途何處抗塵容

南榮

不雨不風如懶雲一盃茗飲一爐熏便宜別與人間占試
問清虛得幾分

沈太尹中秋送酒

酒為中秋酒有名千瓢分出一瓢清潏然不欲還如醉獨
坐江樓看月生

程節婦

不問粧臺生網絲却憐双淚未收時等閑不洒庭前竹

有斑痕惹世知

靈巖次韻石翁

到處曾聞倚樹翁紫時能下紫泥封波濤不亂千江月摩
羅窟消萬里風

慈元朝

說着慈元海若悲

觀瀾詩

春秋與夏冬天運無窮已偉哉造化機默識於我始飛鳥
引長雲遊魚泳深水視廣原既平瞻高山自峙憐然心境
空故未論止止陳迹靡拘拘試問觀瀾子

次韻景昌楊先生贈別

餘榮不顧有清論心迹人間隔幾塵一去雲泥留趾公十
年宦轍咲江濱自知紅堅有未性便是乾坤要路津却道
他年松谷主也能不負寄書人

集蘭卷

越人為愛楚香來萬斛秋風手自裁紫柯有囊不得移
根何處是蓬萊

次韻徐憲食朝文贈別三首

一片荷衣萬仞岡相逢如夢夢難亡等將標格論詩格依
倚瓊枝不斷香

世路悠悠各所之宜鴻北去燕南飛天行雲卧有分付不
說巢栖將茹薇

風受相隨月亦隨乾坤此意兩無疑卷回宋玉悲秋賦舒

盡淵明飲酒詩

用韻寄劉憲友 安陸人名淡

風從海霧雨連岡爭說秋臺眼未忘一角青天明月上千
村灯火夜焚香

霜風吹蓬遊子歸無處落木繞船飛衡山招手軒轅老石
鼎共煮山中薇

萬里青雲步步隨人才三楚更何疑鄉人本愛鄉人好更
愛昇平却有詩

寄荅王會憲兩韻

先生與處皆天下士而以未感文委諸里巷人長
者之愛固多而小子無乃謬承當此筆耶連日惠
詩於樂昌且住數日方神健好過山小詩寄意

片雲催雨暗前岡田首傳雲思未忘為恨珠江江上水勿
勿不共一瓢香地與予珠江舟中一語別

永感摘文洗硯池臨池筆興不停飛了知范老而今意不
薄當年箇米微

江湖散誕咲天隨數走禽飛只自疑眼暗立軒有面日至
今名字落唐詩

次韻周方伯時可贈別兼東右伯宗周鄧公二首

海上一回四好春權騰村落舊詩紳甘棠不動兩方伯有
道都來三代人心老如花終是赤步高於世不同塵官階

誰復知中外到處宜民便要津
大路堂堂眼孔開都從心孔活中來把持主一未為一筆
註求材果是材兀兀本來都夜氣融融何處不春臺未知

此樂誰尋得詩話憑公較一印

次韻張廷實贈別 二首

雲日每三殿鵝鵠都九閨夢非趨走地官寄有無問倚竹
多新句臨池足好顏逢君同榜客朝寧問能還

滄海無人見滿湘有客還藤蓑風到骨沙鳥舞相閑坐柳
隨身舊行纏到處閑自投今日老紫蓋一重山

謝徐朝文寄東齋兄布

拊背秀才慚在昔遺編憲府冷來初裁成奇服其堪愛感
激何人不作疎懶稱幅巾相上下定知蛺蝶共襟裾只恐
酒債還須典少有誰家折券書

荅韓州博遠白綃

疊雲香繡辱雅情製裂同天上五銖輕職當仰事乾坤大官

合盤食旨清

寄都閩王公楊守倫

雨風落手屬旌旗保障歸心發繭絲馬革功名青史筆龍
龍變化黑頭時韶陽曾聽觀淵政應東憲食餘朝文分觀韶陽時
楚國能先見素知公受知於林欲對清油何雨夜雅歌不
欠後來詩

次韻劉廷茂榮伯

東遊西泛源源活柳市花汀處處春每見休齋中律公留
句子肯於紫蓋避陳人閑雲爛熳隨青玉香霧濕涼軟素
巾不識烟霞迂僻路誰醒吾夢任吾真

遊衡嶽諸作次韻同遊徐太參鄭僉憲共十三首

遊衡嶽諸作次韻同遊徐太參鄭僉憲共十三首

塵勞未起是真閑曾說在山將出山賓主平分風月了不
然不省着人間

水簾洞次韻鄭

溶溶碧澗輕千折落落明珠綴一簾驅犢尋源從此去閑
愁那得上眉尖

祝融峯次韻冷

翩翩飛步跨層霄偶此神仙聚一堆清吹老開飛雨去老
陰消盡少陽來

不是如天不可躋千岩萬壑盡低迷東西南北今來眼九
點齊州一樣齊

飛仙橋次韻鄭

浮生都小歇何處不高拙一躋虹橋步千人眼孔迷風雲
須異狀夷險却同梯萬里從今去轡輪阿那攜

醉石

踞上歌陽春白雪千盞酒酣雙耳熱胸中萬丈此波濤手
裏兩丸都日月

祝融偶作

塵埃他日馬山水此時情紫蓋凌天近鳴毛着脚輕世幾
無處好石處坐來平未擬磨崖處無名勝有名

光天壇

舉酒蓬萊第一峯醉鄉元不屬提封花間回首人間馬忙
殺朝雞晚暮鐘

回仙橋

出子園就走彈丸從容鬼設與神判不覺去來

報田公乞大還

赫曦臺

赫曦何處好彷彿泰山岑天意如相待賢闕本自深遭逢
兩府使感會百年心不省烟霞路寒盟許再尋

遊徽麓書院呈冷鄭二公

遊是逍遙歲晏時踏歌緩上坐遲江山到處誰真眼冷
燠於人自合知行拂畫壑悲故蹟坐看好鳥落深枝同來
此意何人會不把空山濁酒施

疊前韻呈冷公

中流擁楫唱歌時我不逢公我不宜高蓋雲邊多狂辱
名分外敢求知青隨江草來時路香憶官梅別後枝招手
霓裳羽衣曲君山來倚歲寒危

呈鄭公

雪意梅情兩著時乾坤看取甚風宜千岩許我微開徑一
盞傾公客故知貧羸形骸漆木葉老逢岐路托藤枝蓮花
峰頂蓮花露迥露分香共幾危

大石八景為鄭公憲先隴題 八首

終慕堂

弱水回東流扶木長西根生物理不窮潛隨大化奔悠悠
我所思不復與同論

双步臺

登登復登上流眇双瞳枯五嶽披地尊三山際天孤天堂
有或無心力誓不殊

風木林

何聲菜一鳴驚一鵲
感酸嘶頭緒不可繹

烏鳥巢

流峙勢不孤感應理何窮
青史豈天生祥瑞匪地鍾
默識及形神內外化則同

掃松徑

柘枝將落葉委翳滿埭乾
前筇復後筇左有巡右有炊
我薦時新燭我撫遺編

薦藻池

北里朝第永東鄰夜殺牛
人事撫故迹聊此追春秋
水花淨無塵可以當庶羞

禮耕田

閔子無間言曾生得免夫
跬步心不忘朽索六馬驅
東帶秉耒者儼若為吾徒

昭替石

不愛秋水骨那撫閑雲根
金薤森琳琅祥光迸九原
苟非千載人安可與晤言

大崖李先詩集卷十一終

大崖李先詩集卷之十二

子自白沙還經衡州兵倫馮公濟以官舟抵家却寄

嵯峨大鰲影長虹浩渺隨流日夜東
瓦盡漸開殘歲酒袍不怕大寒風
沙碛晚岸君山白樹隱寒原赤壁紅
七十二峯尋未了無端魂夢寄飛鴻

寄荅藩府涂公惠曆

蓬戶寒涼晝不開紫微春信度江來
天幾來上無窮在綠意青情遍草萊

與子卿弟

曾傷六翮未傷神立倦槎牙喜欠伸
自信古今都幻迹却甘雲水作陳人
雪中玉樹連枝夢病後山瓢覆酒塵
飛出青天三萬里直從紫蓋跨飛雲

鄭公為子表黃公山釣其堂蓋幅至

貧不能侵老不侵溪山滿意到於今
枕酣老子床頭易洗盥平生分外心
憲府裝潢來畫幅釣其亭照鳥共高深
披圖坐對成懽笑萬里清風洒一襟

贈王承吉還棄

空山四月黃梅雨曲徑何人白苧風
漢水西來千頃碧樓燈南破五更紅
乳鷺恰上林烟裡活計蕭蕭水釣中
一笑百年無刺語肯從城府訪龐公

送升卿弟赴大學二首

駸駸令弟文章進楚楚賢閑步履趨恩
許贊皇隨例補官承憲府應時須中華
可屈男兒志浮世曾甘喫着圖紫蓋
峯頭千里眼別離歲月看襟袵

杏花壇上講唐虞師王列中謝走趁人物直將千古看功名肯為一時須龍盤虎踞選佳麗東府西州亦盡圖何處

贈別許夏卿

來夏卿兩過矣每告處窮乏徃役困於有司苦海慈筏濟夏卿者誰也然而天地萬象晝夜榮枯屈伸所感詎一途悲喜而中節無礙無拘心斯得矣夏卿謂其支鄉先生王鍾先生好學與義步趨超九其相與惕厲保合為所當為俯仰何愧焉不然而欲超世遺物不已難哉

三年兩度歟柴扉可將雲點綴衣風月一肩行李在江湖獨鳥避人飛天無車子財堪借我有黃公釣可依處處

窮途帶行客南風遠引片帆歸

送蕭田陳秀才次東齋元韻

池江院裡夜燈紅為愛蒼涼繼燭能司馬有懷隨地壯江湖無思不春濃綠從羨錦成千累心許名閑破幾重五月江城吹別調梅花消息寄陰冬

井灣書屋為葉秀才題

日月消磨動一針乾坤翕散靜相尋五車書目人人讀九仞泉誰泯泯深獨掩茅茨無俗客肯將泥滓礙來禽不懶往歲三千里麓雁相隨到海濱

漁翁

屋頂濃花淡接烟渡頭今雨舊來船青春爛熳休輕擲白酒逡巡許浪傳

送攻姪儀真謁父官

贈別諸郎歌白頭起居千里上揚州庭前有訓惟麟化腰下無繮與鶴謀聲聲落長江風滿席影連高帽水涵秋竹林坡長盈坡竹小所能同老子遊

寄寧湖亮上人

不見亮師久禪枝有定栖青蓮辭社伴白足近天西貴賤歸同盡朝昏視一齊清風明月水斟酌與曹溪

贈葉會員

孤村冷淡共生涯一羽驚騰帶落霞世路近前無跬步古書手底欲盈車黃花襟袖真堪愛白水簞瓢不用賒南望井灣三百里雲交翠壁月交沙

墨香樓為世殿下作

幾帳包羅宇宙空卷舒默識此何功皇王氣味氤氳裡不

竹西

寒岩無今色此君餘古姿安扶蘇嶽樓閣掩映惟連漪扶木蒼涼明長影入崦嵫一个如礪乃焉用萬个為

湖隱卷

湛然萬頃秋風雨無驚波千金累鴟夷兩侯恥志和雲霞直杖屨烟月涵笠蓑情不繫絲竿我用身後何嗒爾俯仰間東西任義娥

送程卿令陳景重

魚鰖馬辭芳草生梅溪風動長官旌宦途稍喜家鄉近民社應知利祿輕歸付小鮮烹老子田留半林種淵明更該

宿醺曾醉過百歲人間議只清

石翁為松滋田大章題

黃潦不保暮寒不及朝靈源自冥漠遠海通寒潮夏旱
群品枯冬乾萬井消伊邇源莫尋在山說彼遙

寄休翁沈先生

柴落柴門自愧空三年無語問休翁祝融奪項雲飛我黃
鶴樓頭月伴公有限光陰快調笑無端世事付玄同相遠
多有相逢少歲月蹉跎斗柄東

承休翁問日用

西郊密上往年雲東窗微二釜燠見說有黃差放稅舉
來無白大浮君飽瓜何處成虛繫雲子誰家許見分數米
自甘隨旦暮臨風問訊辱殷勤

答休翁

一片浮雲點太空滿溪活水漾鳬翁自來去如無影到
老行藏不負公或信品題都詫異自疑水鏡不謀同春風
二十年前面相對燕歌御禁東

沈舉人華父遺惠用前韻奉答

擘畫全疎任晏空不知知總付天翁轍中有鮒鱗莊叟市
上無漿賣薛公獨處一巢鳩性拙出群千仞鳳儀同分米
竹實成珍感飽力南軒與陌東

喜雨簡縣侯

青雨長歌聲載餘繞村沽雨醉相扶府中樹色只常好眼
底山情却似蘇三日翻歌仍露霖幾家高廬有儲頃天人
未說相流轉府庫年來剩要租

寄子卿弟洪崖山墅

何事在家相對貧翁詩許共一壺春白沙送子卿詩有交叔氏
兄弟好一壺春四對水船
之早年獨協池塘夢浮世燕歲雲水身洗手一錢無紙累
盟心二仲少交隣欣欣好雨糟床注爛醉相將送主賓

讀徐珪奏疏

世間兒有母還無法案情將理亦誣喜見草茅諸御已忍
看萬父鼓鼙胡風狂眼底波波動霜落原頭樹樹枯肉食
不謀謀蠹食十年圖可一負圖

定山先生挽詞

此山鐵壁更崔嵬憂樂同人心未灰老脚何曾為苟出
望恩恐不足嗟來問公偶入殘更夢駭骨誰高此日墓犬
吠雞鳴笙鶴寂劉郎錯認舊天台

子卿以詩送蓮蓬次韻

問我來蓮誰並舟上清仙子玉搔頭蓮蓬按酒從他剝每
箇一頭還一謳
風滿青帘月滿舟新秋湖目滿湖頭誰知玉井峯頭味不
佐紅裙水上謳

一枕芙蓉一葉舟

一房百子淨齊頭風光望見人間少防
佛霓裳舞再詠
蓮前韻來蓮三首

夢蓮人弄水蓮舟萬紫千紅映白頭

不結廬山雨花社吳
人曾解楚人謳
酒盛玉甌先注金卮聲色人間盡點頭若把此花來當妓便
真他不合歌謳

雲作旌幢龍作舟雙七金炬引前頭何日花神酬此約幾
人來和一人謳

中秋賞月和承德弟

金波麗滄海滿意可當中形影三人對乾坤一大攏天心
真點契世味肯謀豐莫掛嫦娥念嫦娥奈苦空

休翁見寄次韻

玄珠落手價無論白髮搔天意自欣別鶴離鷺無異調來
牛去馬只同群名從完髮堪千載月未弦時自十分剪拂
又勞兒子輩望雲稽首疊殷勤

楚雁守重汝溥過訪

桃花冬暖開梅花月裡參差眼未差敵面不言心已醉送
程雖短夢元賒呼之不求負郭墾華胥分恨趨庭欠白

與余弟詩集卷十二

六十二

沙想得滇南更西路有人懷惠欲移家

送兼會貞

三徑蓬蒿曲隱床此生何處不徜徉塵埃焉肯隨人怒金
石心曾外我歲家食朝昏憑草屨書堆風日透苔香薰天
北里歌聲涕誰續緇衣第二章

喜雲和東坡 甲子十二月九日

近樓雲暗雪纖纖上遠市鼓寒聲不嚴微菽暮聰清有味斷
齋朝食冷無鹽隙光臨地只難卷瑞色仰天頻倚簷竹影
婆娑海意動閑愁那得上眉尖

殘駝谷十年武凍破羊裘一老嚴句曉雲山增點綴何
時永就問梅塢寒欺竹葉無點店輕敲揚花集帽簷欲把
長鑣山路合黃精何處未勾尖

眼角紛華交爛熳春染鍊硬開清嚴綺窓朱曉光光乍金
帳誰家昔昔遠遠岸容輝橫閣道攢翠色界迷樓簷霽家
穀種君須記有甕存留浸甲尖

影耿頭顱青篲笠光騰面目白牛車四秣壯老高歌蓋三
徑陶潛低委花僵卧正宜排俗計衝寒那肯犯人家偷閑
天地閑藏意頗愛溪流燕尾叉

子卿弟洗心亭和子卿韻

人間塵土無來去酒裡經綸有淺深老影中庭初不住月
光萬里破天心

寄立卿弟

莽卜三年別悠悠七千里情戲神初見老易事莫論兵海世
官何況高堂祿最榮秋波橫白下幾度引長纜

與余弟詩集卷十二

六十七

蔡兒遊學秋部立卿叔用子卿韻送之

對貧賴有書連屋就傳肯敬兒在庭叔父委波深有潤連
康敢浪說曾經兩杯粥許朝朝白一杖灯留夜夜青小大
人間都是器好知宗廟肅惟馨

廣子卿叔詩意

白下兒孫有此行洪崖叔子頗閑情阮家南北休貪富經
訓苗畬孰重輕清白急移高處步功名緩請俗邊纜東車
壯信有栽培地風動芝蘭慶上馨

寄胡公器商雅

橋門未釋褐衣寬六館蕭上夜雨寒北面龜山夫子在小
成誰許自家安

中酒得樂

日中泥飲月西時野次無巡偶中之隔壁一九呼便得等
閑老樹自華姿

寄張亞卿世安先生

把酒坐時時亦寬何來魚鳥共鷄鵲緋袍小次不絕俗音
菜入烹長在盤入夢恍如三五月承書忘却卜餘寒欲知
青白風何處面日閑西北日看

送游甥仲之官唐縣

朱雲軒紫鳳清塵騰赤驥行隨大谷靈得此醴泉味儒冠
豈恨良因足豐積中還力既策盤錯器乃厲視愛萬離
人利毫絕皆知夢國帶蘇湖桐栢會沂泗不似舅迂疎賢
甥驚奇志道經卧龍岡為我尋佳士莫以衰空真非非將
是是

贈呂明府調新寧

吏道薄嘉魚勞人仕靡優大日照南陲使君何處得舊也
街新命新字作舊侯河陽復遷懷若其同流拜承方一
張拜送不可留江水橫吾郭宦轍仍吾州清白聲名好隨
亦來悠悠

萱闈告別

天將斧鉞向西征膝下離憂恐不勝再拜青青堂萱草今
兒不是楚王陵

全師奏凱

驅兵解甲大刀頭馬上謳連馬下謳肯把寸功干上賞不
教西顧有人憂

會卿弟許買光緒中自忠州歸

死絲約驗古來方鯽板新承舊約忘兄愧自肥憐弟瘦食
言何以食魚強

壽王自保寧改封漢東

閨中風景擬蓬萊得得分封一國開誰說漢東魚米地壽
王容易去還來

寄廣東金憲吳獻臣

孤鴻綫入雲高相望無端心獨勞肯放人間浮酒盡細
調方外補民膏乾坤浩渺留雙眼晨圍蹠蹠味一毛別久
衷情無與會荷餘霜竹請離騷

送立卿弟之京

扶搖九萬快相扶万里雲霄羽翼孤黃甲人才聊借重黑
頭今弟此行初殿前舞舞鳴雙佩帽頂青蒼看一鋪老我

山林空引望相隨何夢到皇都

寄立卿用子卿韻

水雲萬頃不須錢孤負平生怕此有書問殷勤還老弟風
花爛熳又春天貧交北海禽何擇穩卧東山石未偏路有
東西將錯莫身無朝野等留連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上終

大崖李先上文集卷之十三

賦

思齊五章

於嗟修兮登登誰前河目有翁兮浮齊州九點烟杖
我芙蓉兮風月滿其行纏九天通吾九升兮猶翼後先

右一

於嗟鸞兮六龍駕其雲翳微恍忽兮蹀躞為之縱橫
雲征
无聯綿之峯而兮香不見於墻羹烟炯秋波兮漠漠寄於

右二

於嗟嵩兮大室東西樹有巢兮黃口栖水有沙兮豕負塗
泥高風有飈兮瞻紫電與彩霞風不可喻兮雲其可梯

右三

於嗟大華兮與天為隣磨蕩其要領兮日月星辰繫肥瓊
兮時動妖氛起坐以遠曙兮挽乾天津

右四

於嗟玄嶽兮崔嵬蜿蜒回有白登兮赤蛇倏首而周旋雪
白王之耻於千古兮孰托遠於燕然靜以待之兮無為之
先

右五

海蓬賦

渺九江兮日月吐吞采芳芷兮望九疑以南奔容重華之
既遠兮羣欲濟乎無津我思中崧兮阻黃河我思岷峨兮
柏有十圍三峽險嶺兮誰其致之望不極兮江之廣尺瀾

千兮江之深奈何乎離之歸兮坎之宗出無入有兮孰究
乎西東風刁刁兮雲其冥雷電交加兮雨雹紛霽履其仙
兮三山與世絕兮無還風回轉兮送我芝蘭夢欲去兮足
踟躕海桑轉瞬兮易自我艱忽中道邂逅兮所惟風發發
遠兮動天如掉羽兮飛船勢飄忽兮太空影連鏡兮長虹
橫絕九幽兮咽宇宙于胸中朝以產萬化兮夕以收鳴蒙
卷自度以先登兮從吾石翁

淳庵賦

太虛之惟一兮曠乎其混茫其來無體兮其去無方故無
始於存兮亦何終於亡風雷以變動兮日月以為明鬼神
以屈伸兮寒暑以更相萬物因薄兮曰惟其常所謂伊人
兮望惟望而難見釋宇宙同大通兮亦何有於關鍵山河
惟形兮春風惟面雲霓惟衣兮風月惟緣棠葉落葉兮隕
擇其并酥芳華以朝渴兮月以夕嚙枕絕整流兮雲根為
薦古今兮蜂紛而蟻爭死生兮浮雲而過電一視兮無榮
枯夷兮胡利便魚兔得兮忘筌蹄鋪張墳素兮棄紛華
之箋傳抱甕兮無機真珉兮何瑤冕短兮鶴長木鷄兮何
變紛渾元其忽恍兮俯千春而浩嘆因事物以隨變兮形
既妄而影誕虛萬竅不足激乾坤兮墜終古於虛幻慨前
路之悠悠兮一寄身於鵬鷗若乃軒輊於進退兮齒脣齊
而轂繁落日迷丹唇暖兮七盤妍迹其雲散鄭紫衛紅浮
而艷兮棄霓裳於萎爛雕輪畫轂兮渾堅其盡鏗翠羽織
揚兮綠波射意而爛爛圓丘瓶罍而登薦兮暴尊龍約其
誰聘術荆棘之狹斜兮舍周行之坦坦厥麒麟之仁枕兮

長壽甘其芻豢
降兮況沙虫其何但
我思古人兮無方我
見古貌兮胡憊

平揚武賦

搜姦民以誅之兮在昔有言昊天曰嘻兮揚武亦民惡固
檢而改轍兮含羞惡其非人黃潦涵於日旬兮切清流分
品物於秋露之成兮風日之與春佳種視同於莠稗兮妨
膏腴之如雲門墜坦道兮羗揖讓以佳賓肆鉏耜之後時
兮礙冠裳而荆榛飛之以鷲鳳兮瑞之以麒麟奈鵠鷄之
夜鳴兮與豺狼之必仁性既染而膠固兮潤滌靡及於白
新濶漫漫而東去兮泡沫隨以紛紛昊天嘻吁兮慈敗于
其何親母肆原以烈燄兮紅以収眠母耀武以陵忽兮雲
鳥奚恃於開陳除斗帳之蛟蚺兮拂几上之埃塵帥執總
而令誰一兮八州都督之雲孫選鋒銳以統將兮曰惟倪
君大懼恩怨以昧昧兮訊遠符於閭閻先之以藩省兮繼
之以獻臣汝罪不容於死兮微詞據其本真縉游對目於
遊姬兮魯何云云曰遺情豈珍重於一瞥兮城中綠髮而
紅唇妾彼諸美兮月既圓而及辰綺窓高閣兮蘭麝交熏
妖歌艷舞兮樂與子勻執行道以咸詰兮汝曾我聞路東
西而南北兮汝衣襟之非村扣貿販而來往兮扣伺邏而
遊巡信騰口以喧喧兮我何懼而奚真憤不畏天人兮以
螢燭而凌晨閱棄宗祀兮曾惜於大霧之自豈所傳之皆
皆兮羗洗變於既淳唯統將之清淨兮張三面猶酸辛腰
金照胃兮三品將門悠世德以傳蓄兮威以烈而心溫罪
人斯百兮惟度而先存曰遠天以蹟武兮計一時之勳胡

效強以狗吻兮稱大將軍

弔屈原賦 缺

放雙鯉賦 缺

李肇國史補卷十三

贊

吳孺人真贊

白頭聖善子為大夫室廬擇舊荆布惟粗迹愛苦空心亦如如命子備官而靡私圖我拜於堂語實聞吾我述德行坤德其謨

鄭敬所贊

吁衣巾兮付丹青兮假此神兮乃若真兮貌既古兮全心人兮歲自敬兮啓聖襲兮我斯聞兮

未陽趙司訓贊

求興踏雪以我逢初鋪張雪素揮寫閑渠念其東游至於海隅云樂白沙步不隨趁信此眼中先生實疎糾縈雖神蛭蚓同途還掉靴洲犯曉疾驅手持畫幅先生肅如拜真

書詞阜俗祛愚

石翁慈元廟碑跋

劉東山司徒請記慈元於西涯閣老今兩廣督府鄧公聞石翁已有是記乃示廣州高同知使先入刻於平堪二碑刊者惟慈元哉

秋堂奇會詩卷跋

古詩篇三千餘孔子采其一於十說者取其閑世者即今歌之如非其處見其人何也世之君子精於文詞得功利榮耀相馳者耶反是則其言可觀其用可考千載之下亦將有以友我者矣不亦大奇乎偶觀秋堂奇會卷漫識之

淵明像及歸去來辭跋

予嘗以為淵明人物當列孔庭諸子之間就其世杜預配

草孔庭而平枯不與焉不考其心跡徒區區於註作不亦誤終古乎英德鄧君伯善好古有志示古篤明像歸去來辭發予千載默識之私於肅視之餘予言或可以敬世之贖贖者耶

兩先生贈麥秀夫詩跋

秀夫事賢而親仁善游而多藝地之勝魯之孔林燕之西山秀夫游焉今之高士江東定山八閩見素秀夫交焉秀夫石翁徙也翁有詩贈秀夫遠遊定山一一和之翁今下世定山老病卧林秀夫亦倦遊欲復與三先生如昔時謳吟可得乎秀夫示卷用識其端 庚申孟冬跋

石翁讀張巡等五傳詩跋語

世之君子能於事幾未變之前而先為之所豈不謂之神至於事勢之已逼而食人以死亦烈丈夫之所不得已者使兩公復生而見翁此詩能無自惜之意耶

書先公遺書後

予遊羅浮挾韓文一書以隨韓文柳文朱子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大學衍義事文類聚皆先公手澤也先公任訓導於武功教諭於珙未嘗舍此書一日不觀玆避寇掠離官舍如入無人之境先公卒時先君子九齡以數避寇書半失之民間先君子計得之以完先叔仕中外三十餘年嘗留意此書既而諸兄弟皆仕進書則歸予於山林兒輩亦頗能讀之矣弟蓋卿嘗曰古人謂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予家累世讀遺書豈其然哉予曰我交居大江之南嘉魚百有餘里雖根於地中著滌矣今皆咀

其華而食其實者也。可不敬愛哉。弘治丙辰春二月，孫承箕書於羅浮舟中。

東坡率子廡傳跋

世謂率子廡欲自神其術，且托人以傳。又謂東坡善於文，故粧點子廡以誣世。予皆不識其然否。石翁方與子約居衡山，偶得此卷，閱之，此心飄然已在紫虛之上矣。

思親樓詩跋

新安尹建安任君鉞，以孝聞，誠哉其本立，非有家無技不該不偏者也。海內名公聞其聲而樂之，舉聲以詩。詩人之意深矣。人子愛敬其親，古今上下一心不同者，地遠焉。崇高苟非其道，辱也。非榮也。菽水之窮，苟得其道，榮也。非辱也。大舜誅不仁之臣，武王伐不仁之君，通謂之孝，何哉。吾能融通是道而無滯一舉動而不違其心神，發於我而用見於物，孝大矣。詩人之意深矣。惟於樓居言者，寓一云耳。

題平樂梁大尹都亭別意卷

蒼梧抵平樂，數百里高山大林。峒猶出沒，長鉤毒矢殺人如麻。龍門適當二州之中，多填華人有罪者於此。而鎮之文武才官其瘼矣乎。卷中諸作俱不及此，跋以詩平樂遠接蒼梧，烟峒猶白晝爭戈鏃，中間公有龍門計直道，未能辭獨賢。

西鄭婦傳

予嘗讀孔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撫卷而嘆曰：嗟乎，吾將何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者。上而朝廷，下而里巷，朝夕學焉，求其所以進於孔氏者，則必就之，求其所以棄於孔氏者，則必去之。及讀他書如漢蔡琰之詞，唐上官昭容之詩，則又撫膺而嘆曰：嗟乎，是二女子者，詞章其風騷之流乎，其不貞不淑，乃如彼乎。而其詞章固如此乎。夫然後知先王所學與所教者，抑或不在此，而後世莫之或聞也。又或聞其彷彿而未得其真也。乎邑博華某來君珙，奉家來告曰：珙祖母薛叔祖母翁節，以相高，萃于我門。二十又四年者，吾祖母而翁則二十又二年也。即邑欲為求。

旌詔諸子以告吾祖母，不肯曰：何以爲也。道非名所累，我非人所尊，以自事人者不可失。以言許人者不可食。步而家門，豈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豈可析他家薪，密而家縫，豈可紉他家針，離鴛別鷗，豈可同桑間濮上之音。如吾少而寡者，豈少也。如吾寡而貧，以至於老者，豈少也。飾始而終辱，明詔者豈少也。其否者不可較也。吾豈知載籍所存者何如，又豈知求合古人而較今人，顧吾所行者誠幾結於心而不忍焉耳。夫何求。故當時媒妁之交，志既同老而益親，家素貧，麻絲蠶不以老而廢，或勸其太勤，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或懼其太勞，曰：民生而勞，勞則能思。珙少不省事，聞父母言如此，茲懼先事日遠而日忘也。請就筆。

於箕箕又曰聖人思忠信者於一邑而予得於一家況夫致貞之心乃疑於學乎誰能忘之哉誰能忘之哉

陳奉時傳

陳景陽字奉時白沙先生仲子為邑庠生廩餼者十餘年不得志於有司者四舉矣奉時作科舉文字示人人稱美之則眼平而色怡知其性氣若每見其文但一過目不復出一語相詰腰背成削不飲酒頗好度曲事繼母順母亦偏愛之故其婦子亦被寵於姑順之應也增城湛民洋曰弘治己未先生謂雨曰景陽今其悔乎駸駸乎反正矣無幾時奉時暴病卒吁可怪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說者以為曾子之譙詞非也其易簣之意非也奉時壽四十五年不可謂折矣人顧吾所壽於今與後者何如豈曰年哉奉時少年時不自顧惜傾意柔曼遊戲具招歌兒游衍其間先生慨然曰李泰伯自為墓必取陰陽家所謂絕宅者殆為是哉予聞先生出斯語大驚焉既而奉時亦欲勉強所當為與所不為掃宿軌剪狂奔之志以之桑榆齋志沉沉云

鄭筠巢傳

南海扶南里有九十一翁筠巢鄭公白沙陳先生三十年交游也先生詩曰此老直於三代見諸郎雖在一官貧楚天何處堪回首目斷襄陽不見人筠巢長子與四明總督兩廣屠公為同榜總督每欲沾丐筠巢筠巢卒無干謁阿比相徇之私焉筠巢少年時為里令里人貧窮不能輸官証者筠巢先代輸之而後其償已昔嘗與脩里中石雲橋

橋成往來者每度橋則嘆曰此鄭筠巢倡始之功乎而筠巢漠然不自以為功也筠巢長子為御史為刺史中子為刺史司馬御史以忤權貴得謫筠巢示書曰義足惜官不足惜也嘗造二子官邸則與其賢士大夫談道說術或與吟咏於幽勝山水之間及富貴人有贈遺筠巢一不受故二子俱以清白吏稱於時家庭之教然也筠巢比聞予在白沙遠以二詩由是觀之筠巢有古者逸民耆舊之遺風云

陳渭川傳

陳渭川好老子書其田園之餘相對以為適者此書也行則帶以隨暇則究治之九所以治心與身皆樂清淨飄然如在世外故人人樂與之遊見者輒相與傾倒無餘也少時常與人博得數十金妻呂問之曰金何來公曰博得金也呂憐之於牆外公退而笑曰我愧汝矣邑中常稅先聚於里正稅數少若十倍公曰我為用多也里人欣躍與常數之半公惟笑所輸而已鄉人皆曰此非在官且率鄉之舊公固平心率物者也其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果在茲乎公曰簞食豆羹之微而至於千萬鍾理何眾寡之有積陰德以責報於天非我事也里中羣盜夜掠人公自他處飲歸遇之途公曰是我也盜亦知公哉步避路去之其義行為人所敬服如此公平生不疑人欺九里開疎近無不信之雖下至於市井有所貿易其直在市者言皆相戒曰陳公何可欺嘗買蟹無所擇明日謂市者曰昨日蟹瘦家人謂汝欺我也市井謝曰罷市物也今

日者嘉已而果然陳卒之日人人哭之皆罷所事夫陳何
所求於人而得此於死之際有如是哉世之人近而在
鄉遠而在國在天下猶爲衆人所賤惡而樂其死者何如
也

陳樂雲傳

予南遊嶺海訪求古今之遺逸意丹砂寶才之鄉庶幾有
隱君子吾將求而得之其不可得吾將求其詩書彷彿
其精神而得之乃聞古岡昔有少丈夫陳樂雲者其風可
想也其詩曰箕踞長松下忘情白髮新城市有名利江山
唯白雲予曰美哉少而忘世始而徹終塵視斯世而不成
者乎漁家詞曰前江風順水平流漁婦移舟折海榴折得
一枝替綠髮怕歸渡對人羞曰美哉華而不逞樂而不流
不愧其真寔者乎山水詞曰水何碧雲何黃漠然真是水
雲鄉水雲鄉梅灼燦一夜東風盡開却幽鳥飛來不知去
幾許芳心欲偷啄曰美哉休休乎心乎悠悠乎迹乎散乎
留乎其得於天者多乎是奴僕命騷之苗裔歟何思韻之
游長也樂雲自六七歲時在蒙學中爲諸童子引詩對或
一一代爲之得筆墨不煩取於家家人異之九書一過日
輒成誦師兼授以試之畧不爲困十餘歲時能長吟不起
草知先生每以爲莫及而知詩者皆知其駿駘乎將薄乎
古人也年廿七以沒家人失其稿得於人所傳誦者止此
且夫詩苟美矣雖一句傳於後世可也士苟賢矣雖夕死
可也予嘗北遊過襄郢之間秋風時來誦邢居實之三疊
而悲斯人之早亡也夫涉世而後才豐棄人而後天全異

予嘗所云斯人之流所謂造物所忌者非耶孔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是天之所寶者其在斯人之名乎

說

古愚說

予嘗讀韓非子說難及漢史以是錯爲智囊未嘗不廢書而嘆曰揣摩世變熟於去來以持其幾二子且盡矣而卒死於所不意何哉蓋人莫危於以所擅者而示之人也我以智名天下莫不以智而困我以勇名天下莫不以勇而困我我以辨名天下莫不以辨而困我故我於偃息談笑之間飛揚奮發而調養其所短者以乘天下之情而其所长者固已藏伏於中苟用之於其所當然如雷霆之不可知其情鬼神之不可知其迹風雨之不可知其始江海之不可知其終矣夫孰得而禦之哉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舍者不避席煬者不避竈使二子者烏足以知此也予聞陳獻文者爲人率直好吟詩善斲琴每一詩成輒走數里爲友人誦之敵人之門驚人之夢雖風雨不辭鄉人延之主塾教則令子弟自課斷琴不輟而人莫知之也以古愚目之子曰古愚古之愚而非今之愚也誰從而知之稽康達士也好鍛鋒公賣漿毛公爲博徒蓋所以守其雌豈害其爲高哉若古愚者其異趣而同歸者歟古愚下世矣鄉人道其事至於今不衰予懼其久而亡也故作古愚說嗚呼深山窮谷之下信有如斯人者又孰得而知之

黃用晦字說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去人遠也蘭生之清風徐來其香自天而下洒蕙薇之露噴龍涎之劑皆下風矣夫植物其小者也動物亦有之歸虛之內海渤之外蛟龍不能居也

鼠藏之其離偶類却飲食於尋常也久化而爲鵬夫物其小小者也在一亦有之大舜之賢遷魯參之躬耕可謂無所表暴於外開其生意而不動者矣默者語之幾靜者動之用柔者剛之資收斂者敷施之所以神也夫語理其至微者也在事之至顯者亦有之尺蠖之屈不徒屈也良賈之虛不徒虛也古岡東門黃叔仁冢子石翁命其名曰景著字用晦者孟春之吉束髮加冠羣表望巖屹乎其成人哉他日見予楚雲臺藹然不勝錦中而布衣者非用晦也耶

陳升之字說

五羊有陳氏曰階者蒼梧吳君獻臣字之曰升之嘉魚李承其爲之說曰九萬之程奮於一飛參天之幹發於泉末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固有謂不待積學力行聞言即悟一蹴而超入聖域者何也又有銳意積學力行高談闊步傲睨當世自以爲舉莫我及求其所以爲人茫乎若斷梗之在中流裂瓦之淪深淵者又何也夫以聖賢而至孔孟亦云足矣孔子求聖人而始於有恒孟軻本善信而極致於神人是豈忽荒乎哉是豈茫昧乎哉升之求其方而嚮往焉截然洙泗陞級皎然日月星辰之上滅沒阿衡之位其雄飛而獨往高視而遐超其亦異於是也較然矣世之驕誕欺妄墜其身心於幽暗岩崖之下者或欲

窺其聲光於彷彿胡可得哉

岑景德字說

予曩年自白沙還楚凡於白沙相面者咸錢之聯舟而送不作遠者五里作遠者十里二十里自五里十里二十里之外更作遠者少矣順德桂洲岑君景德擎舟偕予行至崧臺由白沙至崧臺幾二百里景德每風雨必伺險阻必伺不待風雨險阻而伺者日不知其幾景德畧無倦色又偕遊七星諸岩延緣文酒間又不知其幾景德畧無愆禮景德處友盡矣每見敘論但寒暄焉人之所短已之所長皆不及也景德處已默矣嘗聞其邑大夫吳敬臣曰景德愛敬其兄甚兄化焉父母暮年益喜悅焉景德孝友矣景德名峻字乃石翁命也夫語至高者莫如夫孔子以大明堯以魏明舜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所以明孔子也四子者聖人也聖人者與天爲徒者也與天爲徒何如其高也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心志聖人之心志聖人之徒也與聖人爲徒何如其高也不與聖人爲徒孔子所謂下達者也景德內有其美矣故以此爲景德字說而申告之

馮宗魯字說

嗟夫魯氏之學天下後世其能傳乎天下後世之學其所入者口耳而止矣所習者經傳而止矣所求者功利而止矣又其有所謂泯然者心境俱空流於無泛然者內外不一滯於有故凡說者皆陳編行者徒影響而聞見者無所於指歸也馮公子名沂字宗魯予因其名字之義而重有

感焉老萊子者原者楚人也楚蠻夷之國也二子者不以忠孝見孺悲孔子鄉人原壤孔子故人邢和叔卒背其師伊川三子者卒不爲君子所與何也心理相感遠猶近也古猶今也不然則西家之愚夫而有東家立之說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張子曰爲學必至於聖人箕曰不然賢其準的耶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必如是而後魯可宗也孔子之生因禱尼丘而名丘孟子病於坎軻而名軻公子知此而後魯可宗也夫山之宗有五而丘垤坏壞亦山也水之宗有四而陂池澗壑亦水也耳可以洗吾齒可以漱吾纓可以濯吾衣可以振吾吾又何拘拘故曰心理相感遠猶近也古猶今也故爲之說

徐伯恒字說

吾心之理與氣相爲流通無一息之間惟君子爲能體之其言若不出口行若涉春冰其處已通萬物渾然無外水也者奮迅而下鳥一聲不盡其啼收忽數十里其前必有淵然而止者矣山也者崱峴千萬尋日星倒影霧雨爲之俯視其末必有衍然而平者矣花之盛者弄恐其離披風雨霽而之淫烈其槁方焦燭微此矣未陽徐氏世昌者世有貴富聲色勢利非其所問也積詩書禮樂之道以潤其身沃其子孫嚴戒其藩籬周流乎閭閻往來乎交游址深而基厚者愈增而不搖勢愈高而有容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不變而已矣寒暑晝夜變也天地相與爲常而已矣世

昌者予字之曰伯恒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君子能忽之哉

大崖李先主文集卷之十四

記

化行於閭閻善稱於鄉井可以為難矣賤而有君子之行
子孫保之其重也遠可以為難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况鄉人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思稱善人
與吾民共興義行勸教化知所以存其亡者誰乎是可以
為世道慨矣古岡李君由五世祖諱宗長遭胡元猾夏之
世名稱失於時邑志稱其側室不素分不墮業動必稱先
君惕若對生時則其教耿耿如列星而精神流動充滿於
登降之室堂可以想見其為人矣厥考諱誠泊然於世時
後踟躕竟日人試侮之即退而閉門無一語舉稱為李佛
造祠堂買祭田皆有禮法正統己巳黃賊之亂里中惡少
相嚮扇變當是時黎布政來撫諭謂人計將奈何有以誠
好善告布政者布政曰汝誠來為我諭其徒君於是告以
天時人事之勢順逆死生之理眾即漸散而上下皆有所
濟及荒歲每招餒人作糜以活之外有貧而不能還者皆
不問與石翁先生友善遣子弟受學焉中子由嘗以錢數
千貸里人成梧州不聽言償公之懿範久而益存又可見
矣由與弟方姪全謀於吾眾曰吾將報吾祖考何如眾曰
有功於名教在公議世道計該子孫祠而祀之不迭遷也
宜其友容一之題曰處功世室銘曰仙李盤根繁柯條炎
州布散猶高標世本不考華胄遙由有祖禰功則超廟以
處功示不祧同堂異室東西標春秋香火薦馨

有開堂記

始為飲食之人必祭之前哲令德之人必祭之曾子以民德歸厚而曰追遠於乎祖考之有功德者子孫祠而祭之不遷雖經無明文而崇本報始之意殆亦仁孝至誠惻怛之良心誰得而遏之而又何惜之足言哉何也變也變而得其正焉者也新會謝氏慈育建祠堂祀其先祖樂靜處士處士遭元季亂離入我定平治家有方湖居邑城外西南二里許曰吾子孫有行者乎一進武而得公家之祭有止者乎一引身而有水竹之樂積書數千卷買田百千畝俾諸子游業其間子曰宏曰機曰謹曰俊宏政創居楹亦脩張機遜令截之宏與婦李氏笑曰叔可謂善改吾過矣婦有粧奩田負郭宏與諸弟分耕諸弟不肯曰分可踰越耶於是鄉閭以孝友稱者必曰謝氏云教有義方一本於我處士有焉處士當亂離時活鄉人戴國榮衡箭之難嘗游水濱得一遺囊有解軍文書并白金伍兩處士坐待其人而授之不受其報惟恐人知由心而行得其謂者處士有焉處士出亂離勤生守約為太平遺老壽考終退庵鄧公述處士行詳眾以為實錄其流風不絕於人稱而遺福足蔭於後享有開必先規模宏遠處士有焉由是言之其子孫特祀之不遷可以為訓矣則又何惜哉銘曰申伯之世不絕流風自新而剛始梁來東處士樂靜亦元而宗遷居近市一畝之宮進顯退逸所得皆通子孫孝友維大維豐云享其報儼自厥躬聖不忘遠禮以義從廟宇不遷步旨豐融詩歌昭遠祖德斯崇

鶴原聚樂記

予年十七時侍叔父官廣藩與德城鍾雪舫兄躬以筆硯詩歌為樂既而見雪舫作春草筆工妙名越南即以紙似雪舫取春草且告以必得蕪翎毛雪舫復予書春草本不蕪翎毛蕪之果然妙在其中足見公子意出人表由是雪舫春草蕪翎毛妙名天下矣英德鄧君伯善兄第三人友愛信於其鄉雪舫丹青一圖章之曰鶴原聚樂予嘗讀春秋至鄭伯克段孔子譏之何也及讀姜肱傳至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嘆曰此豈人之不同哉嗟之不同哉所遭者惟利是知則生理混然為之罔矣伯善乃能出古人之不幸而全吾之大幸天倫和氣薰蒸透徹之餘則見一飛一走一花一草一泉一石鳴者舞者生者息者高者下者與我無間不知所以樂不知所以不樂均釋然矣伯善以圖示予故記之

世侍堂記

古岡有處士曰伍氏常晦迹於我洪武間薄觀陰陽卜筮小數之術以自卑非其素所蓄積也家累千金買田數千畝率手所封殖也師朴儉處已之道無潤鄉閭終歲不一過嘗造其從弟從弟執承於牢以為兄饌處士曰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古人之所耻竟去之越俗嫁女資裝多偕修處士一遠之服御之具擇不取觀飲食之用適不取費配黎氏林氏先生妹也有兄風得婦道甚先處士卒處士生六十有三年而卒嫡族有男五人歲晚諭諸子皆異田宅既而以田若干畝租若干石示曰生以為汝父祖餘

需死以爲汝父祖時享才者不敢有越制不肖者不敢不有所守德哉其旨變哉其例至哉其家訓吾因味處士之平生可以學鄉社矣豈徒其家祠乃不遷而已哉自處士沒幾年而其創祠又幾年其孫某始克完美焉銘曰其無廢先人世世永承賢執七也權匪嫡經我田之入美茲廟庭他庸勿事豈我羞牲有流先澤觀此南溟

趙氏隆光堂記

碧江趙氏曰秉啓者父曰士志祖曰仲瑀七世祖曰必持必持父曰崇漸隨牒由閩入席居羊城其後居新會東門曰仲瑀居碧江曰秉啓隨婚居順德龍江凡四五徙皆不出數百里間趙故爲華胄世傳不易業益茂矣五穀四續條行派衍爲郡爲邑爲鄉蓋其所來者不瑣瑣故其所出者一一聚而感也秉啓爲人無所拘繫於財利與人

不爭喜詩書亦復不工登高入深履飛鳥度曲飲酒與所

交游相樂不倦月旦十五日具衣冠禮先祠不怠不延簪

而卒今夫庸暗瑣屑大年何羨於世磊磊落落何哀於若

人之速晷哉有子善和善鳴者曰吾櫛龍江爲始祖祠曰隆光其大宗祠曰流光碧江具焉系曰

荷維龍江我櫛收如屋蔭嚙維絛引梓枘鞏標高未遠歲紀流光碧江助有簠簋於孫隆光我自棘七田畝八十俯甘竹里慕茲明章品享類祀麗天星垂技地丘起緒承莫故茲宇不毀

崇本堂記

於乎崇孝於先致嚴於祭生民之大事也斟酌通變聖賢

之權衡在焉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誦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程子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記曰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厖東順德龍江鄧公諱英遊宦庠序不有其聲利退而家居整肅其家政構祠宇前後若干楹祀厥考妣考諱某能濟人於急不信浮屠老子法黃賊之亂以術活死者六七人識與不識聚而至者皆衣食之英子瑛曰子祖子父懿行如此其祀後字不得迭毀古人尊德貴功此意歟所以昭先而統後者不在茲廟歟祖有沙洲塘十畝父擴而大之又十畝時薦之費則於此焉資此祀非僭歟合宜歟子曰世之人有其志而無其具者矣又有其具而無其志者矣有其具有其志而無所於傳歸者矣皆可悲也君能因其心之所不能自己而不已又能不屑屑依附故迹者故記之

遊衡山記

予往年嘗遊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峯每峯一日七十二峯不遍每峯不一日不還於時總憲東吳沈公奉詔禱南嶽適相值總憲石翁偕也翁欲寄老南嶽約與予俱總憲慨然願爲東道主總憲趣予還舟聚語予告七十二峯不遍每峯不一日不還總憲曰觸熱生病根胡乃爾不得已而東下弘治丁巳六月也既而翁以老病卒不來今庚申十一月予還自白沙至臨蒸南望諸峯魂夢飛馳不旁身矣於是分治藩府豫章徐公憲府信陽馮公求豐鄭公許蹟攀俱皆曰使前後絕呵呼之具而登降同一門之轡乎佩冕有綵竿之樂而箕穎混岩廊之風乎往來見

生仁之機而榮輝有同其舒卷者乎彼此同懷
適馮公以足疾不果携予者兩公也自是月之晦日禮
嶽祠祠南左爲雲閣堂冷公居之西右爲雲霽堂鄭公居
之雲閣左爲光嶽道院予栖焉各更衣會天宇新霽人人
自覺神形快健由東北觀水簾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
隔世何謝桃源世短心長吾不能明日極心醉而去半江
冷公別號也由西南歷諸峯即上封水雲樹風撼樹如
甲馬聲冰片隨落葉下大石取而食之予曰無乃水齏寒
乎大石曰此所以厲吾腸胃也予兩肩臂已起粟大石即
解綿袷衣二襲曰借子也鄭公別號大石也上祝融峯下
飛仙橋大石芒屨羊裘下上鳴軒半江曰登高臨深吾亦
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爲比和洞有王野人崇極
補大石使召來姜黃髮髮垂垂衣問之已獨居洞三十
餘年又問汝何爲者見何境界耶曰非釋非老不知爲善
惡何境界見也大石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
揖而去侵晨踏霜管觀初日於扶桑臺風冷冷四至兩耳
若著針鉗衡山史典史却驛丞進厄酒金醴之酸不可醺
焉者也西行奪篋竹由雞鳴岩馬祖庵菴中有往時大石
示從遊諸生詩卷西天柱峯有僧岩居食生菜百結衣如
粟穗見人即膜拜默默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輓輪
予不可追獨觀南臺寺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遽廬乎
南臺之南有紫虛閣問諸道士悉不省夫霸源勝迹曾幾
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復有子庶輩醉卧其間又誰復
識之耶爲之一長嘯望中青衣童子十餘人馳報兩公少

想文定西廊候行禮是夕各止行所爲十二月之四日矣
諸所過兩公輒留題予則和之而歌於山中相樂也不復
歷巖題名厭近名也故凡峯巒岩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
紀載於先民者悉畧之云 嘉魚李承箕記

南楚真遊記

輟跡遍天下憂道之不行憂人生之不遂古之人有行之
者矣孔孟之遊也輟跡遍天下以一己之貧困爲心以諸
侯相攻伐爲務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儀秦之遊也茫乎忽
乎乘雲御風與世漠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莊周列禦寇
之遊也予遊白沙還藩府冷公憲府鄭公撫治湖南邂逅
臨蒸謂予曰歲事云暮境土無虞古人謂士大夫去故里
舍丘壠驅馳宦途喧力之餘亦欲尋樂人之情也於是歷
衡嶽諸峯與日相競得日六焉下潭州登嶽麓書院禮朱
張像讀壁間石刻古今詩文前憲副四明楊公使圖畫者
也又讀西涯閣老重脩書院記山水人文實相資重古今
然也西循曲徑奪管窺篋竹入嶽麓招提殘僧敗屋鐘磬
無聲爐無妙香灯無紫焰鄭公曰是何伺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乎招提占幽勝而書院得偏狹以此易彼正將勝
邪其有日乎下洞庭謁黃陵廟珮聲塵亦已久矣祝告
前年廟泊水傾而韓碑岿然出衆壓之外今移石階下露
豎而已下巴陵將舣舟君山舟師謂泥淖不勝鶴鵲力
夏秋之交湖波渾太清一武可即岸今不可行也予乃烹
雞溫酒調東坡骨董羹執兩公望君山以償茲興而予不
聞壺矢百發百輸醉頽几上兩公輕步而去予泯然不知

也明日兩公嘆曰赤壁近矣昔東坡以黃州赤壁爲赤壁而賦之赤壁故壘與烏林相望危撫景賦其時乎舟師又以水酒不可即舟告遂乘風東下抵魚山兩公謂必訪草茅山中明日凍雨半雲優游而來殊不作意拜家慈於堂上始兩公來也兄茂卿迎之中途及歸也予中途送止而兄送江濟焉茲遊也始仲冬月下弦迄歲暮焉前後各有詩幾所謂味真天遊而忘年嗽予借題曰南楚真遊夫以茲遊豈敢模倣古先而偽遊哉各取適言誌情而已

世忠堂記

孔子之先有弗何父者吾聞其能讓也有正考父者而能恭也積而至於孔子聖矣數千年而孔氏之澤不衰太伯逃荆蠻荆蠻歸之者千餘家積而至於季札賢矣數千年而句吳化爲衣冠禮義之鄉何也仁義之不負於天也不亦明乎仁義之不負於人也不亦明乎由是觀之天道感應之機不亦近乎吾楚西南隅有宣慰彭氏者君長西南諸溪洞不知其幾行世矣吾嘗觀古之帝王震威洽德暨於四方非徒爲誇大也又觀古之帝王封建諸侯使各有土疆而天子畿內地方千里而已使各安其民人非示儉也秦始并吞後世因之而不能復先王公天下之意者可勝道哉

朝廷於四方遐異者必因其世而君長之亦封建諸侯一方之遺意也彭氏之先見於史傳者蓋多今之君長世祚南面聽治之堂曰世忠謁記於箕曰占之聖賢所以渾同物我而無所私曲焉公知之乎以之事上以之便下以之

軍事以之効物豈復有懷情而相罔者乎其所以自厲也深矣其所以戒其後而昭其先者遠矣吾聞公之爲人民理所當順者而能不弛物情所當逆者而能不張天惟積累之充驗安知變化之無幾乎其將超越而世已乎故爲之記

委心亭記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古之聖賢渾融中邊權之度之綱之紀之蓋天道默化之自然而初無與乎我者矣斯人也者何人也揮染馳騁以贅陳編安然其恣睢以爲格態立觚角最級陞以明彼此禪者曰及其流曰息老者曰脩其流曰寂斯人也者

何人也

九二

何人也兵曹郎中柳陽何君子元命亭委心記以屬予君年清而才腴勇於爲學邦治之謀愜於臺長吾嘗觀古今人矣事業美大可以濟世之泰否者心乎不肆者也風聲清惠可以鼓動上下者心乎不妄者也才量洪密競注不流溟渤而淑淑淵淵可以氣施而形生者通明強健其心者也陶子曰委心任去留味斯言觀斯人行歲光明正大有聖賢千載凜凜之風未可以一代人物而彷彿瞥見之也陶爲令君爲正郎是豈無意於天下者哉然而時之明晦事之可否境之逆順處其難與其易者誰乎處其變與其常者誰乎即其常而思其變因其易而思其難者誰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於乎心也聖賢之傳丁二言也其至矣哉其至矣哉

重遊石室記

大崖周遭皆山山陰可二十餘步有石室焉東臨山關上
窺如立甕引風氣通日色復冽而冬溫可布席有餘非神
聖志定者不可居又非愛便捷喜左右趨走承奉挽轡綏
坐重裯以塵埃撲面為香粉據高堂天室勢能使行者亡
殺者生富貴者貧賤憂戚者發散而薰灼者之所欲
居也而使其勉強於一時其心已馳逐於彼而虎豹龍鳳
孰能閑之以衣冠視之以干羽而聽之管籥之樂哉往年
予讀書大崖每因時一遊焉高林低薄無行人路望山而
行過石而憇俯泉而飲倚杖而歌或寄之於長吟或寄之
於遊觀或寄之於偃仰或寄之於徒倚隨其所適塔然於
山水之外從予遊者立卿弟也今年予卿弟讀書大崖而
立卿成進士請告而歸願予以耄老得閑舉無塵累者時
春暮矣又相與一遊焉向之高者已為人之棟低者已為
人之薪左右前後旁通多岐路惟峻峭老石煖雲亂氣予
之坐痕猶若在也徽州程氏實山人孫氏亮皆載酒助予
兄弟之遊而其從閑取適之意皆可記也

孝悌記

唐東之某鄉雖人嘗樵於山見黃猿忽自樹墮地死一黑
猿從之號鳴不已人往來于其側逼視之了無懼乃子母
猿也猿人取以歸授以果物皆不食而益號鳴不已猿人
揣其情致其母之皮於前則趨而抱之且號且食絮亦
莫不憐之於是獻之憲長陶公戲下告以實公命試之果
如其言李承賓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仁人之所不容已也漢王陵之母死於楚陵卒附漢以圖
成大功說者以為成一生彙猶不可況母乎然而不食則
必滅性成功止於圖名吾寧殺其身不忍棄其親依之孝
明明也又嘗聞昔之下蜀人嘗取一椎棖棖母隨舟奔走
而下數百里一擲身舟中以死剖而視之腸寸斷矣則棖
之愛又明明也夫猿不畜於家然詩書禮樂之教與豺狼
狐兔等耳人徒知其能吟嘯風月足以激夫怨臣屏子於
荒烟厲雨中又烏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屏子之所不
足者有如是哉其在白沙石翁過楚雲臺為予道之且曰
是猿若能知人語雖教以孝經論孟節目且能不違其內
無難也

玩琴軒記

古先聖人之制器也木徒然也無欲可以樂也則為雲雷
之尊以警之房闔可以逸也則設簾櫳於其間以耻之車
輿可以安也其方圓擬乎天地陰陽君子於是焉則之推
此類也鼎彝使人知神姦劍使人檢非常琴瑟使人禁止其
邪心焉往而非吾之所以體物治己者哉古岡陳搏者予
不及見其人而見其子嵩壽矣予聞陳氏之先世與林坡
黎先生遊其流風尚存至禧以老成受邑侯丁彥誠辟為
鄉老使掌禮教禧嘗自名其軒曰玩琴其子謂予記之經
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琴禮樂之寓也蕭韶不作鳳儀
舞之效吾不得而見之矣將何從而問之雖然陶淵明得
琴中之趣而不弦東坡不善飲而能以酒樂客我
太宗朝邇來天下之善琴者得一老人於閩中既至受以

宗廟之古琴老人曰人與器不相開歸之私第三日而後進奏焉惟頽回三四弄而已不能終其曲也

太宗曰此可以言琴乎是皆超然於聲色臭味之外而不溺心於形器者君子固有取焉玩琴軒士其斯人之流譽安得與之遊於古先聖人之庭而適志於希聲也哉

雲卧軒記

雲卧者在理為靜為翕聚者也庖丁解牛者也其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進動刀甚微諒然已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之時者也所止之地者誰乎古固有叟名章曰沙先生里中同姓叟也先生嘗宿叟家而題其壁曰雲卧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孔子之曲肱孟子之隱几者皆是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黃帝之華胥莊生之為蝶者歟然而變化不測者神龍也若夫大承則逐於形氣矣拋頭傀儡其悲也人啼其喜也人舞遠以惑其遠冥以惑其冥經營焉以世為事者也偃息於此冥然於彼遠而近近而真不有於我不有於人不有於世不有於身斯可以語此矣叟不自名其軒得先生而名也遺其子紹來請予記之夫先生生於中州之濱處於東海之上漠然與世無間兀然不出於里巷之外者幾年於此而信宿叟家叟何如人也予能無言也乎

順德縣學題名記

名可有乎可有也名可無乎可無也名可貴乎可貴也名可賤乎可賤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有可貴也叔孫通制朝儀魯兩生不肯行而無名無可

貴也自唐虞三代迄于今其為不善而父不可得之子亦不可得之君與鳥獸草木同一漸盡腐朽者其名之有無可賤而不可貴者可勝道哉有天下者學校以養士古與今不殊舜之臣五人武王之臣十人五人十人可謂盛矣成湯之世伊尹一人也武丁之世傳說一人也一人之與五人十人多寡甚懸而佐王之效二而已古人之教何如哉進士書名石天下郡縣往往而有順德自成化丁未以前而石刻適滿弘治已酉至今壬子復得二十有二人矣以今科舉言之不為不多由是卜其將來可想已然不知今之三場亦如古之三物而為致用之具亦將有同乎否也又不知古人居斯世亦能隨世以就功名否也有是君則有是臣其將來復有能以古人為心不敢謂無也又不

義峯記

知今人知勲名之在天地亦能如古人視之漠然否也此則繼天立極者之能事而忠臣孝子之心也順德令吳君獻臣與儒學教諭趙君瑄立石次第其名而刻之請記於予故為之一言

地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記

世烈堂記

吾身在天下國家而死生以之難其人乎難其人也歟名在天下國家以世繼之而能不有其功難其人乎難其人也正統末國家承平日久腐夫擅權群小爭趨以圖富貴於是抵正直戮諫官民犯其分四刻多壘此小人之所必避而君子獨辱之秋也浙江妖賊起於處聲震東吳按察憲副陶公成憤身殉國卒死於事既而公之子自強由新會丞歷今憲使誅逆撫順推誠宣力廣人享其治平之功者蓋三十有餘年松桂之不復為蒲柳芝蘭之不復為蘭菅蛟龍之不復為犬羊虎豹之不復為狐兔其類異也於

乎若公之父子古之所謂勞臣歟然而功大者報必崇其享於世長久而民不厭三王以來皆然矣石翁題其所居之堂曰世烈所以表陶氏之耿光家宗者有其道而朝廷崇德勸功之典亦昭昭於無窮也歐陽子為韓魏公記書錦堂其言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者是何其言之淺淺哉若公之世烈孟子所謂廣居大丈夫之位君子之所屬望又將以告其後人者也於是乎書

伏波橋記

順德縣治西南碧鑑之前伏波橋砌於成化二十一年成於弘治四年累石為址者七加板於其上長一十二丈廣二丈八尺然有月影水光無雜為者已矣

不成豈功費之艱難而所以綏急成不成者必有其始而知縣吳君世騰具木石工未成者十五而轉官去其費悉敗於總橋之徒既而府推官胡君光繼之又適以他調至是蓋六年矣明年吳君廷舉始克成之董其役者巡按秦齊盛河泊張孟也事無巨細理無精粗成於義而敗於利如是者多矣其有大於此者將何如哉

尋梅山行記

楚雲臺之西山多梅凝立而望之疏姑射之仙人冉冉空而不可仰杳風之透吾書惟如蓄薇水之潤人也而西山之暖李君子遠之宅在焉石翁嘗與予步自臺南穿溪逕窈窕而深內小塘周匝皆梅欲開而未開又比行路而逕旁高中階介然可容一人步稍東荒園中有古梅樹為

風雨所仆根半著土花皆欲傾開如日耀游龍之鮮鱗爛爛奪人目也翁欲截為壇梅栽於臺上相而度之繞其傍久之不能去停午造子遠家邊爐生酒予頽然大醉明日醺醺猶在鼻尖對半江間之送酒云為梅花洗醒又明日子謂翁曰賞興未能已何如於是在館者羅服周張文翰童子鍾邦戴惠需震東偕隨行循梅村渡小澗復出道前蘆山下田父留著飲適見宴宴持杖而來者客一之也是冬霽久而是日特熱茗碗三四啜而心塵稍渥揮扇披襟迤迤進奇榜山山無梅塔塔僧舍讀古碑土事皆謬妄蓋草昧風塵之際葉君叛父之徒其言皆如此子遠之弟駒與鳳邀至家酒一酌鳳告有羊城之行眾醵舟待之倉皇而別翁笑曰從形之勞孰與適志之樂世人棄其所重而取

其所輕亦至是乎明日一之與予隨翁自所居之石山巷
中出望山北行進進一吏人服衣冠掃梅花下以避則見
羅服周自廬峯西來云子達携酒持魚作贈於其上相候
矣既歸予笑曰冬日魚膾宜耶翁曰老杜云安侯設膾當
嚴冬孰不宜予以爲天下之事可樂者多矣與乎人而不
與乎我者皆非真也茲遊不可無記服周有尋梅詩翁和
之予故記之

泉石記

古之人與天地寒暑相爲無窮而不囿於一氣之內天籟
皆吾聲音山川草木皆吾采色堅者皆吾堅骨柔者皆吾
唇舌來者爲吾在亡者爲吾遺靜者爲吾性動者爲吾情
無所於好惡無所於不好惡則吾之形何所妨吾之神何
所滯哉順德張君彥餘居之後曰栢山其勢蜿蜒而環秀
一徑窈窕而轉幽中有盤泉湧於石涓涓而寒碧彥餘樂
之以石翔其旁風晨月夕獨咏其上渴則飲泉倦則眠石
量能度分安於不求俯仰之間不覺籟之刺髮矣因自
號曰泉石遣其子請記於予予曰志局於形氣內外不相
應者得於此忽於彼萬有餘而毫髮不足以其所固有者
皆若可惡而不自知其心之危亡也不然則求於外孰與
得其心一日之樂如享終身之久君之石可以友攢於天
上化羊於山中君之泉可以濯日月照肝膽堯以天下讓
許由由不顧而去禹齊餓於首陽山共枕君之石共漱君
之泉者誰乎君之獨有北山李公者飄然棄其官於未老
之前若鄙世之汚濁其有以知吾言乎

卧愚亭記

羅宗傑之居在大良東門外前後通溪隱映花竹遠市置
於耳目而濯清風於襟袖矣又厥一亭於海濱折諸渠入
潮水以往來偃仰而觀之天地陰陽之所以乘除而條然
今古者也宗傑於此若冥然於世者題曰卧愚宗傑往年
居喪樂樂其中有事未嘗假墨表出跣步卿人重之邑大
夫吳獻臣嘖嘖稱宗傑行不離口予聞之而恨未見也比
脩志邑於鳳山之館宗傑訪予坐久則其背聳直出語寡
約果愜予所聞暇日具舟楫告予於卧愚一眺以風雨不
果又明日予往拜其門適以客雜皆而所謂卧愚者又不
果往矣宗傑知予不能數數於杖屨比明來早涼同躡鳳
山之顛而望之面鳳山背滄溟左西樵右鐘鼓凡世之所
謂登高明遠眺望者悉具於斯亭吾雖不得細探其中所
有而外來之勝亦足以富其大觀矣於乎深山空谷無求
於世者可以偃仰卒歲也而斯亭也豈世人久卧之所哉
孔子之徒有勇者有達者有藝者無往不仕而愚者魯者
不與焉何哉宗傑擢第十有餘年豈無意於世者卧與起
愚與智其知所適從而取重於世也審矣因其請記遂書
以歸之

西溪草閣記

先之時有野人焉外形骸以無爲自居不搖不勞栖於木
若雁倒景人不得而名之呼曰巢父孔子以大哉稱堯而
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是觀之若
堯者可謂亘古今而無以復加者矣當時又有許由者其

行不胥於巢而後世稱古先則曰堯許渾然比肩無比辰
衆星之別乃不敢及巢則巢之所以爲大者可知已中古
以還吾人既名矣不已又尊之以字不已又哀之以號故
天地間飛潛動植奇奇怪怪可喜可愕者更相沿襲無一
物不爲斯人所掠取而標題之夫等威辨而後上下之分
定名號尊而後遠近之聲騰宜其爲天下後世所記憶而
卒無聞焉又何哉餘于趙西溪者宋丞相汝愚之後丞相
之風烈被山林岩岫之間者猶在也況其子孫乎西溪年
七十餘矣或稱其無慕於外不即人而人即之蓋一方之
老也居之傍有永木皆佳木之外有山皆奇山之麓有
水水之西出曰西津西津水之會也其結草閣於津側與
賢士大夫遊衆目之曰西溪非自以爲西溪也我石翁先
生嘗爲賦西溪詩其子璜請記於予先生賦之弟子記之
宜矣夫何辭哉

東亭驛記

新會舊有賓館名東亭而禮賓之具則遙領於縣官成化
己亥憲使陶公爲副時相其事宜欲遷館於邑西水涯以
便往來詢之於民民以爲宜公曰事不難於改作而難於
宜民吾今而惟民之從矣於是請官於
朝驛曰東亭仍舊名也其堂室門廡內外之制與小邦君
等蓋王命之所必由非徒示觀美而已予家驛夫籍向之
用役悉本於賦用物悉出於公帑而吾民不與焉今也不
然具於官者皆取於民致處於賓客者皆費於私怒馬飛
飢往來如織先其用於人而後其職於己者亦既多矣由

是觀之則四方輻輳之衝其所用豈啻十倍於此而已驛公
府之小者也小者如此大者其何如哉譬之人家其輿馬僕
從輟然有腴美富麗之氣翮然有奮張傲狠之習則其
主者可知矣夫公府小大雖不同皆所以爲民非徒以屬民
而自養也外物不足以累其心沛然行其所無事如規矩
度然隨其來而應之雖萬變亦可也吾何與焉以此持已以
此爲人以此事君以此治民其方不外是矣夫何有於內外
大小之別也哉予來曰沙公屬記之於乎天下之心一也豈
無能廣予意者乎弘治癸丑記

順德縣興造記

年不豐穀不登土木工興而人以其爲厲民者古人有行之者
矣年既豐穀既登土木工興而人以其爲厲民者今人有行之
者矣夫人不可果居穴處又不可草衣木食又不可無人倫上
下明不可無賓客豈不可無鬼神則夫宮室祭享閑梁衢舍凡
人生日用之需故不可無其一焉不可已而已君子不忍爲也
可已而不已君子不必爲也成化丁未進士第梧吳君廷舉獻
臣宰順德於今八年利民生激風俗者其罷行不踰時於是錢
穀之費用民之常平者官缺員之有例者新一堂以聽事門廡
左右內外悉以法故用稍和君儒學戟門東西齋城隍廟社稷
壇養濟院輟一新之又爲土堤自縣東北達黎村羊額倫教二
千餘丈又爲土堤自喜涌達桂林龍潭甘溪都札三千餘丈於
西南又爲土堤自馬岡達桂州容奇五百餘丈其間諸溪皆梁
焉曰沙歷曰利才曰閔田曰大東曰小東曰石洛曰西維州
曰北維州曰華豐曰東海曰北海曰立鸞曰飛鵬曰羅村曰

陶田曰南浦曰分水曰巷口曰演慶曰馬蹇曰永濟曰小橋工費出於民者諸是也亭有四曰勸農曰舒嘯曰拱極曰觀海社學如亭之致毓賢也儲才也養正也孕秀也館有禮賓書院有鳳山臺有觀物工費不出於民者諸是也蓋廢淫祠而改爲之者是故不待披圖而盡順德之勝不待入境而知獻臣之所用心矣時論或非之獻臣遺子書曰廷舉猶懼夫後之君子以爲不必然而徒責人無已時也或以爲當然而衍不周身又踵予之轍也屬其誕之於是時相其事事者縣丞龍巖林奇蜀郡魯泰和主簿萬安蕭矧武寧張如珉典史進賢李岳躬其事者名氏列之碑陰

遊羅浮記

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吾中雖高登乎極天幽入乎隱地皆蕩蕩乎而無礙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夫東山不足以小魯泰山不足以小天下亦明矣然而天下之難犯者莫大於水火人固有蹈之若平地者使其有以動吾中雖三尺童子與我爲勸敵五尺之捷亦足以壓我於泥沙矣況其險阻有大於此千萬者哉予與增城湛民澤約遊羅浮通順德梁宗烈宗正來白沙欣然與俱其邑大夫吳君獻臣聞之濟舟揖載酒登歌餞送之悠然聞歌而來者李君伯溫也七日而至博羅爲中春之四日矣館曾子魯於是導之子魯申之以胡子學謝廷憲廷臣李學文朱宗珍五日於子學宿焉六日至羅直道院而廷臣宗珍不及從矣七日由麻姑峯北同尋樵徑而

折而上不知所經幾峯宿分水坳而廷憲子魯又不與矣寅早枕石星月穿林射入神清骨爽殆非人境也八日達飛雲峯雲氣着衣或青或白忽開復合坐盤石酒數行歌詩數闕循黃龍迤運而下又不知所經幾峯得曲水澗爲流觴飲予以杖憩淺水群鰕集杖節間因戲謂諸君曰此龍也遂投諸深澗中止梅花村沽酒賦詩爲樂諸君既歌予亦和之九日大風微雨入朱明洞古石刻倒垂水中字畫亦俗遂摩挲石壁摹刻題名而還十日大霧欲尋鐵橋野人云大小石樓兩峯相際石脊乃橋也自宋以來不可識矣與古書所述不同何哉深山大林窮谷蛇長豕毒荒不可尋野人俗狀言語侏儻尤不可問所謂四百三十二峯者足跡不遍而意已得之矣夫苟神遊而冥會焉則一盃之水一拳之石一枝之花并一飛潛之高深皆我有也不然則乘蚪龍參鸞鶴馭之以子晉鞭之以安期朝蒼梧暴太行扶桑之東弱流之西遍窮而密蹠之何有哉

遊榕溪記

予五人者選自羅浮則觀觀而高杳杳而深險巖而百折者既已吐吞而心得之矣其平直廣衍不費攀挽之勞扶持之力者又未能盡於一舉足之間於是謝仕綱謝恩朱珙陳善黃應賓李傳相與遊於榕溪而肆賞焉尋其源遠也涉其波淺也旋其崖曲也惟其遠故令人難窮惟其淺故令人不驚惟其曲故令人忘返雜花細草才半芳菲乘興而行倦則即止諸君呼酒於道院酒既行羽士手鼓吹蕭曰此白玉簪之遺韻也予喟然而嘆曰予思古人者而

不可見得見其器聞其風如見其人矣復奏數闕萬物若與同其懽樂而無涯涘者矣酒既酣壺矢復陳東西既序而十四人者皆主之忽而陶然主賓之兩忘遂自城南達城北而還竹影搖月瑣碎人影婆娑醉者洒然而復醒當其醉時不知其玄冥當其醒時不知其明融明融者繁乎萬衆之具陳玄冥者寂乎一物之無有是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耶曾子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九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不然則登山臨水送將歸者此何景哉於茲遊也故不可無記

采芳園記

順德大良吳瑞卿兆麒居邑之北門有園百畝草木生植之品無乎不具皆可以供四時朝夕之用蓋不徒付之一

順德大良吳瑞卿兆麒居邑之北門有園百畝草木生植之品無乎不具皆可以供四時朝夕之用蓋不徒付之一

順德大良吳瑞卿兆麒居邑之北門有園百畝草木生植之品無乎不具皆可以供四時朝夕之用蓋不徒付之一

怡顏而已也問名於石翁曰采芳王之在石珠之在淵蘭之在蒿萊騁驥之在蓋車朝焉過吾前暮焉過吾前漠然而不顧如此者不知其幾矣且園林之勝自性及今豈少也役役其心而弊弊其力者藥味花根名卉奇樹山珍水錯雅具其材必遠搜而密致之而蒼耳歲蕤蒲菱蓮芡之屬不必皆能養和平而通仙靈必於閑風玄圃之上食青精飲絳雪而後可太公望之困於鼓刀也海宇已懸於其肆其妻去之西伯不棄也甕牖繩樞簞食瓢飲者以子貢之賢猶以為病況他人乎菊雜卉也寄於騷不棄於屈原詩曰春令在原羽毛之細者周公取焉文王不棄昌歆屈到不棄決明如焉之陶匏廟焉之蘋藻是故隔世不必可疎把乎不必可親委我於物委物於我斯可矣顧安

得吏莊生役於陵仲子終日抱甕別其區類以灌漑之使生植皆得其天而君將與神奇腐朽者變化於無窮耶瑞卿曰諾

曝日堂記

吾與文都遊青天白雲之下升高望遠解衣盤礴而登其臺所謂曝日者矣非陵轢乎星辰而迥出乎風雨者也非窮極乎幽眇而侈泰乎滄肆者也故耳目而四顧咫尺尋丈之間已有千萬里之勢矣返而觀之吾始融融乎若赫赫乎杲杲乎其成漠乎其凝不知白也昨日曝之今日曝之明日又曝之復乎自然性得理順於是時果孰為吾乎心與境兩忘內與外一致也若以此為得貢之君愛君也同之天下愛天下也而豈徒哉歌曰鳳兮鳳兮下九天飼而吾肉兮吾血而醴泉扶桑倚兮不勝寒織烏啼兮風雨連連大風起兮富貴蟻羶秋井塌兮靡氣淩然鳳兮歸來兮吾將與而游延於是又欲賦招魂以起臺之主人伯氏文和忽義和舍我而復嶠嶠矣

世賴堂記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又曰士有田則祭古先聖王所以推已及人而於死生人鬼之際有不敢忽焉如是世遠教衰舉以為迂闊而不講其所謂公侯卿大夫士者已無田矣况庶人乎其所謂犧牲粢盛之品几案尊俎之器貴者已無備矣况賤者乎夫祀政之大者也擇其宗賢復其尸賦所以順孝子慈孫之心而致其至誠惻怛之意者雖有志之士亦將無所於施矣此而不脩况其他乎人以非

食而致孝鬼神甘貧賤而釣名獵較者此何人也是必有欲已焉而不能自己者矣白沙先生作堂以永厥祖渭川府君之祀渭川當國朝開闢之初家業衰替之餘德而邁之行仁而累之再啓陳氏之世而爲其後世之所恃而顯之者也於乎君子盡力盡而止豈待於外哉堂以昭先德遺其後之人不在土壤故不可無言

默庵記

蒼梧郡侯餘干張公克脩以默名庵嘉魚李承箕爲之記曰孔子曰天何言哉公將有意是乎抑有所激於世之啾啾焉於立談之頃而遽爲人流涕者乎抑有所畏懼將懲戾而吹竽者乎抑別有返觀內照致之一處而然乎夫學

默庵記

卷五

十一

莫善於靜莫不善於躁靜則愈愈動則流行而無窮矣躁則刁刁刁刁則支離而不知其所當止者矣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餒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話之也夫苟當其時事其事可行而止可大號疾呼而冥然不覺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者又何爲故曰不言而信天之道也聖人之道也蓋有終日萬言而無聲如天地之籟號於萬物之中而吾之喉舌無與焉公在

朝廷在江湖事閱天下國家蓋嘗直聞於當宁不欲爲是泯泯也致之誠而上之靜其道爲正則夫陰陽四時天地人鬼消息之機孰其道於是盡矣予豈知陰陽四時天地人鬼消息之機者哉將與公遨遊於無聲無臭之初而付膠膠擾擾於瑣瑣之場是其頃也故書之以俟

易庵記

登天九閔虎豹磨牙掉舌噬人如豚人不以爲難陟太行阪羊腸九折摧堅陷良折臂裂膚人不以爲難萬里滄溟星辰希日月黃風濤噴天浮一蒂於其間人不以爲難矜然以好名矯矯然以好勇汲汲然以好利故曰不難心有所流注於此惟其心有所流注於此而能以此易彼無所注而亦置者未之有也俾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之心固如是哉蒼梧別駕潮之謝公有容別號易庵則夫世之險巇百折穿鑿而自賊者其心蓋惡之矣昔者大禹之鑿龍門也有無窮髮舉之勢人皆以爲難君子不以爲難也周公樂則坐明堂以朝諸侯憂則居東山如匹夫人不以爲難君子以爲難何也安其在我者而不必其在天與人者非聖賢孰能與之寂然中居有感斯應夫何難夫何易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有容蓋能玩其理以契其心者也予既述其義復申之詞曰青山兮可出而鋤坐黃屋兮其何殊婉彼美人兮寂然中居窮通生滅何醜好兮慨狹斜之多途吸應之以兩兮風感之其先呼披肝膽於皇穹之下兮知王公與卒徒

東洲記

衡東南名山古今多異人出入乎其間石翁陳先生約篋將於此焉居之衡山之陽有王君良卿者願有以主我良卿世有數間師闔元器若不屑於世尚予固聳然異之其鄉居有曰東洲者仲山也懸於予一言夫以欲其

水不啻其井遊其山不啻其地古人之心抑何心哉對雖未登東洲而觀其勝以衡嶽之神靈可以信其羅列者東洲也以古今之多才可以信其嗣來者良卿也觀安敢有愛於一言而以謙讓為事乎嘗聞之太史公曰海上有神山曰瀛洲諸先聖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蓋嘗有至者翁與箕迹不載吏籀摘項黃髮吸風飲露神形相忘虛實相通死生相無雖四荒四海四極何往而不暇况居於席之間者而良卿將於我乎與乎孔子乘桴浮海豈將父諸仙聖而求不死是未可知也翁主良卿有口矣當與良卿徙倚於東洲徜徉於祝融諸峯之顛尋孔子之所以不老不死者相與於無窮不特為東南添勝事而已良卿知之哉故先為之記

若谷亭記

白雲居士陳伯謙方塘之上有序焉李承箕請名之曰若谷先民有言曰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古之聖賢心志必堅道義必勤內外必一致自考必疊疊盤銘孟戒几杖琴瑟在御玉不去身赴義若渴見利超然言辨也幽微乎廣愛也委蛇乎有容而不可干也板板乎士之賢者潤其德智者資其多聞愚不肯者安其化賤且誦者畏其矩度畫一而不能犯而豈徒哉有其本焉會哉物之性而無滯焉虛也合天地之極而無焉靜也風雨雲雷日月山川草木飛動屈伸消息乎其間而自得焉深且大也予見伯謙於十三年之前入經出史辨說不竭今年夏特訪於家得其朝夕坐然黜已守之以默白雲之堅

然不足以廢其實而守默果足以暢其辨今之白雲非昔之白雲也則後之白雲又豈今之白雲哉世之人因名亭之義而求居亭之人可以得其際矣故記之

承先裕後堂記

白雲居士陳伯謙曰上為祖宗春秋之享下為子孫典籍一總一香之資無館無穀何義理圖於是置田一項五十畝以為久遠圖謂箕記是圖予見嶺南人承祀先惟春秋無禮於夏冬者問之亦不知也問舉以問白沙石翁翁亦不以予言為然於羅浮路中舉以問增城湛氏澤民澤曰禮豈為予輩設哉至於今無以為問者矣伯謙置斯田歲租入可得若干石以若干石享春秋几案蠶洗宜華美酒牲蔬果宜鮮盛人神宜其醉飽而馨悅者矣餘以豐厚經

師及四方之賢明其子弟出就外傳之年加以寸年或十五年駸駸乎上達者凡給一一於此不能者驅而之隴畝中非此所當養也有能既壯而發憤如蘇明允既鈍而發憤如張思叔雖在隴畝中非此之所當去也仁厚之意行於知本之先詩書之教流於多賴之後跡雖舊而意則新慮亦遠而謨亦大矣嘗見近古有此舉者則書契乞章符有司伯謙獨予文字焉官符泛也可偽也金石滯也可壞也文字流也不可止也以此易彼何如哉成立之難信如升天哉

珠錦堂記

珠錦堂者吾收縣陳君廷璽之堂也其立名之意吾不得而知之矣其構堂之義吾將不得而知之乎然嘗聞之古

之家有東宮有南宮有西宮有北宮古之人豈故爲是以
踈其所親也哉蓋孝子仁人之心不如是不足以遂其私
而全其義也廷璣諸兄弟皆有堂其義果在茲乎別墅悲
然遠市廛如隔生者以居尊翁左右前後諸兄弟居也所
謂珠錦堂者廷璣居焉朝夕見若翁不違其志而諸兄弟
仁聲義趣樂善無厭神與其和而福其謙構堂之義將不
出於吾之所知乎外其堂不敗於室發乎遠不愧於邇光
明其道德不矜於文章藻繪之門東軒書東銘西軒書西
銘高者爲基行克而益危深者爲池量擴而益宏且君嘗
即其高深俯而思仰而揖之於封邦之內乎晦庵南軒之
流風餘烈益有激其孤高而振其踈厲矣乎則此心之外
身之大也去來之變也高也卑也明也晦也盈也縮也蓋
不足以與我矣孟子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
也所以不願乎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
不願乎人之文繡也珠云珠云連城照礫乎哉錦云錦云
迴龍舞鳳云乎哉立名之意又焉知其不出於是乎若夫
山水之勝田園之美非關斯堂之大義者故得而畧之

序

心泉詩序

不混於泥淖不觸於巖崖澄澈矣靜定矣抑或疏之而有
求塞之而無去雖蹄涔不足以喻其濁矣潯汙不足以喻
其濫矣此豈水之性哉而況於人心乎況於天地乎況於
日月乎況於鬼神乎新會東門黃叔仁請號於石翁曰心
泉心泉髭鬚疎朗出語清激得韻正聞者皆以爲泝洛聲
性尤發警以老弱急難顯人達士爲意董石翁嘉會後役
功勞偏閭并遠近皆服其能鄉士大夫皆與交游宦於土
者皆知其名是皆吾人素心泉之外者也則心泉之應吾
人也有窮 苟友是而心泉忘衆人於內者也則衆人之
測心泉也無方蓋虛其本則萬有生散其濫則一不壞心
泉一開戶庭一放眉目一舒襟袂則包乾括坤納百川而
富千形萬狀者與吾尋丈之波其大小雖異而彼我無異
矣不枯槁不加少彙萬結槁不加多矣故以適我者形神
以睦我者親紀以事我者祖考以繁以昌我者醴水睦
畜產夫動出無心萬物自應其道蓋如是也翁有心泉詩
客有和翁心泉詩推予叙心泉詩敢以是爲心泉主人賀

麥氏族譜序

麥氏姓於中原實鮮而嶺南氏姓中亦復百之一二予於
石翁門下始識曰岐者大自戰國以來三王之後爲歷史
失其官世本由缺妄附託承委根莫究麥氏居嶺南新會
古博里曰保平保平生仲達仲達生文清岐之高祖也曾

相曰國興為元季之亂也有曾祖姑丈張姓者
意殺人國興從容萬端排解曰功不可先禍可首乎姑丈
為之易慮國興於此一言所沾不知幾多人國興生以廉
以廉當我洪武初不願仕剪髮狂獲免於不為君用之
罪以廉生伯軒正統末黃賊作孽招無賴為黨與伯軒避
地過凌村無賴望見輒避去相誓曰伯軒長者胡可犯哉
適道傍有戴笠披破衣扶老携幼數十餘人行諸無賴曰
此斗峒頭首家眾也殺之伯軒給曰誤矣此灌頭吾宗麥
預耳何以殺為今吾同門伍元白在携焉伯軒子十一人
有仕有處字秀夫與子居石翁門下示譜為序之嘗聞
麥氏之先一鐵杖居南雅始興仕隋位開府子三人皆貴
顯盡節於隋世係中缺不可續叙茲以保平為一世祖其
流可徵者也今年秋予與秀夫築石翁家偶讀李文達天
順日錄云

南海崔氏族譜序

昔井田封建之法廢諸侯卿大夫士廢人者無以為其家
而天下之所以維持鞏固者遠者非矣何也此其恃
也夫天地之經緯生民之紀綱有政焉禮之寓也此禮
也禮者民之所由歸也禮者民之所由守也此禮也
禮者民之所由安也禮者民之所由樂也此禮也
禮者民之所由生也禮者民之所由死也此禮也
禮者民之所由歸也禮者民之所由守也此禮也
禮者民之所由安也禮者民之所由樂也此禮也
禮者民之所由生也禮者民之所由死也此禮也

化泉廣明家河源增城之問子諱世明世明之子諱與之
宋理宗贈太師石丞相其三代皆推恩太傅丞相當宋季
知進退存亡之道自唐以下嶺南一人而已君子哉諱繼
祖者同壽之高祖也法古脩世譜知本者矣諱子繼者以
人才薦於我

高廟能不仕而還不可謂不智也諱伯張母孫氏受也事
夫於北携子於南遂子再北卒身於南可妻婦例之哉予
因反復其書而考訊於其鄉則知崔氏信多賢矣於乎古
之聖人道始於身推行於人觀夫關雎麟趾之化行內外
相應非苟而已也世之君人者心無返古棄私之學而先
王之禮法思家無棠棣行常之風而骨肉薄人龔家貧出
賢之勢而世家亡分之親疎本之源流無所於據據以求
其持循而王民本末上下逆順之理蓋蕩然矣同壽於丞
相為七世孫法祖重脩世譜以序屬予賢哉知本者矣予
於是慨然有感於千載之上則知千載之下豈無同予之
心者哉

西江漁隱序

自不可即風斯邈矣名不可聞德斯神矣自秦漢以下幾
二千年寥寥乎斯人未之或聞也五帝三王之世其人無
隱無不隱春秋戰國之世有有隱者有有無隱者吾於楚
得二人焉善觀其時無隱無不隱者也老萊子屠羊說也
屠羊說不妄受王之賞若萊子不妄拜王之相若二人者
姓氏後世終不得而聞真焉名者見之累也有名猶不可
有名有有無名猶可以無有有名哉古岡西郭外朱君本

號西江漁隱者予未見其所以隱也若將聞王通鼓琴以
屈子之行吟抑知身存標變之趣且復鼓搦而歌以互答
即天然後可與遠隱不隱之道姑序以記之

釣隱詩序

復詩一絲則洒然有以進復卷一絲則洒然有以退復無
所取則洒然適其存復有所取則洒然適其亡絲竿之釣
歟非絲竿之徒釣者也古岡濱大海泛烟艇張雲帆漠然
於往泊然於來無所求於海者誰乎非絲竿之釣者必與
之往來矣古之君子道不行於時嘗欲乘桴焉非絲竿之
釣者其知之乎歌曰茫茫求桴者何人一去不返今千春
誰與安期將美門與道存亡道有真據勝持願莫謾真君
乎曾相與為隣推琴倘得聞緒言

永感詩序

夷齊遺世世授飢餓矣古今皆以為榮而親亦榮焉老萊
子辭楚相貧賤矣古今皆以為榮而親亦榮焉飢餓非榮
也貧賤非榮也得其所以飢餓貧賤焉者也不得其所以
飢餓貧賤焉者果庸衆人也范文正為參知政事時告諸
子恨今得享祿不及養親其子純仁既登仕又不肯離親
亦庶幾近代豪傑也哉今之人惟以仕為親榮不仕為親
辱以富為已養盈以不富為已養缺夫古今人品高下信
不同矣古今人情趣舍信不同矣吾鄉王公十六年而抱
孤哀之痛外縣內縣學成行端惟以不隳其世為思是
懼也登進士官屬大理轉廣左憲惟以不隳其世為思
是懼也夫天下不可少者祿足以為親養也必者道足以為

親榮也然而祿足以逮親與否雖間有可必近也道足以
為親榮與否信自有可必遠也不求不可必於不得已之
近而必求可必於不得已之遠體盈虛消息之機於天監始
終屈伸之道於我則遺體超忽于青天流光逝騰于黃壤
流名實於窮通榮辱之外公吾卿楚京山人府君諱伯珍
敦道德於詩書母陳夫人助內教以正家府君及夫人壽
不滿五十年公今亦五十餘食飲猶飢輕煖猶寒傷念與
方城俱高動思與漢水俱長親不逮也此其志也公有子
三人家學相承楚之豪傑與吳相望乎因公之思感古慨
今叙之

徽麓書院集序

予讀古傳記自孔子及其諸弟子之言何其多而在數所
與論語之言相為終始者何無幾歟意多而尤者殆考索
瑣屑而附竊者歟說者謂曾子卒入聖域有子氣象類聖
人所謂論語者多其徒所傳述何其擇之審歟抑亦二子
之遺意歟於乎知言其難哉夫母意母必者孔子也又曰
我戰則克我祭必受福非固必歟豈聖人謀預乎先誠存
乎已理則然歟是固出於他書者也故曰知言其難哉長
沙衛侯楊君其集徽麓書院於今文章印本以傳示予求
序語曰制宅名子足以觀士此夫好正者歟此夫思襲迹
於其所以高明者歟易曰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君任於
是棄其糟粕而養其精華則陳故漸盡而妙用顯行矣孔
子曰脩之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亦由此而達之
矣

方伯周公詩集序

師心而言出焉妙者其言矣與古為訓而麗擲俗尚為崇者其德矣渾然大儀而自然之本存焉至當者其道矣古之人不可作得其言斯得其心矣苟吾性情之不一理義之未免必欲使其虛實相通而神氣之悠然未之有也說者謂詩三百篇皆古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故其言足以為法於天下後世也苟其言之不文而欲其行之必遠未之有也夫然後知古之所以為賢聖者皆發憤焉於乎豈獨詩哉庸東方伯廬陵周公以其平生所著詩寄序其末於箕夫以公之行支撐出幽在廬山其文隨手倒流在彭蠡其道存乎政教在諸方人之耳目意者其至神至妙者既以治已且以及人而發緒餘於毫端硯滴之間殆猶老將於輕裘緩帶之餘偶挽繁弱寓金瓜鏑聊復中牛於百步之外以紀別其老癯者也然而山林崇邃木石同壇絕頂廣渤龍蛇蝦蟇之所為居精者粗者小者大者神府者天飛者淵淪者各各具矣若夫上攀青蒼下接淵泉噴汗險巖以掃滅磨厲是務而舍其心於明白坦易之途者乎故知公之作用與此誠異也哉

香山林氏族譜序

香山林氏祐遠祖諱舟之舟之五世祖諱積仁廣東轉運副使高祖諱元忠以奉直大夫贈正奉大夫曾祖諱叔憲從政即意此二祖悉以進浦者歟林氏之先蕭田人居香山自舟之始也舟之孫諱德澤以仕牒鳴官乞蠲徭役蓋宋之慶元間由德澤而上溯山牒有其系可考也由祐之

高祖沂德澤不可考也諱敬者於祐為高祖諱玄興有為曾祖諱蛋者為祖妣則黃氏考諱漢齊早卒祐之兄弟三人撫慈教嚴惟黃是賴祐率其弟賴暨禧之子某謂諱序於子而賴尤切切焉子於是知斯人者知賴之本而知為孝弟矣然而林氏之有譜自祐兄弟始也夫人情果遠乎果近乎世有譜花繁者譜食飲者譜文章者至於本源枝流則漠乎不以入懷雖復磨閃貴富海江才猷不亦玩愒歲時調弄唇脰奔逐聞譽而湛於人偽者乎視斯人之反明天理而以統之所自或冥於先別之所分或忽於後劫劫焉是懼而惟博物者是資可以為不易矣故細繹而叙之

送王承吉序

往年壬子子再謁白沙先生先生曰三楚人物得之襄樊今御史曹公嘗詩之曰御史前身或姓錢急流勇退者也且稱其女夫王承吉從善者當是時予胸中已著承吉而恨未面蓋知其王潤者也今辛酉承吉挾二僕夫徒步訪予山中不交一言而彼此心醉但相與於丘壑林薄田畝飢粥粗糲瓦盆之間而已依據賢聖謹說經傳以立門戶以僥聲譽以干非分以損靈原非予所以心醉於承吉者也亦非承吉所以心醉於予者也予嘗於丘壑林薄田畝飢粥粗糲瓦盆之餘曰古先賢聖之學不傳也久予三見白沙先生不啟考問為學之方先生甚怪之曰世卿三見白沙不考問為學之方豈相從意耶子曰聞兄口耳之學非其自得者非真學蓋所以存其無竟其說之意先生問

斯言甚然之今五十年凡在宇內物物與之皆真頗覺已
之所以自存者無待聞見口耳而其所以自存不敢演告
人也他日訪承吉卧龍山中觀耆儒之遺風使江漢變於
卿魯者吾於承吉豈別有言歟

孫山人物圖序

巢許絕世者歟非歟伊呂濟世者歟非歟世不可固絕世
亦不可固濟固者非斯人意也不然無以居大而應世也
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尚已非斯人孰能之夫思才
量力於世不屑違物以獨清升已以苟難屹然與山嶽爭
高淵然與江河爭深皎然與星漢爭明不屈天子之膝不
抗諸侯之禮類然不以窮困患難之卑榮顯貴富之高以
苟喪其天真可謂不昧矣斯人等其非歟真州黃君公獻

仕南畿民部大夫以先世所藏孫山人物圖示予篆者以
孫山人物謂林君復也予謂君復直孫山人物歟非歟未
暇於深論也君寶是圖也珮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
東山者歟予序斯圖乃及古今斯人之志其有旨哉

送柯容甫還莆田序

莆田柯君容甫者吾聞其鄉先生吾嘉貳教陳君景重謂
容甫擅辭章而能不為有進取之才而能不趨退避緩冕
而能不覲謁於指使剪拂之地放遊江湖而能不動意遠
時從留戀之懷今中夏景重偕容甫訪予山居容甫言無
瑣雜有皆無欲側聞於昔者符於今矣寓館景重往來予
兄唱和猶檢即次懷資各各得所予兄謂容甫有仕具而
能隱見於親者符於疎矣吾嘗觀世之大賈者居室自若

也衣冠自若也語默自若也騶從車冊自若也珠不在汚
池而海焉大焉耳玉不歸煩瑣而珉焉美焉耳鄧林豈之
求其材廣焉耳淵泉豈乏求其流深焉耳鼓刀投竿甘為
畚白棄夫而不悔者豈徒然哉理者其所自順者也義者
其所自合者也身者其所自不屈者也心者其所不自違
者也時者其所不自失者也容甫之鄉今之所謂材賢之
鄉也容甫之交游今之所謂材賢之流也夫所謂材賢之
流必學也然不知其所學古與今似否夫所謂材賢之鄉
必相化也又不知其所化古與今又似否予兄於容甫序
以識別予於容甫歟然再見忽如舊遊能已於言乎弘治
辛酉夏五月序

送葉生序

通山予同郡邑也山高而水淺其人多直峭呈露而尚氣
節邑有生日葉相會者志士也父卒官山東歸旅殯於
數千里外廬於墓下三年宗族鄉黨皆信之於是歎予館
且父予亦信之予携之白沙白沙聞主行益嘉之白沙卒
經營封事人稱之生不屑世尚始來時予使之與兒輩尋
課試文生曰吾不能拘拘於世以求合也靜坐之餘乃手
錄真西山文章正宗一書讀之尋常眾人不肯苟合人有
過則面折不少假人忤之不惜也予每飲輒大醉生固止
之生內之所存可謂貞矣孔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
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聖
人成已成物之功蓋如此也聞其所聞而取其所放文章
其氣質而廣大其心胸則君子之道矣吾於是有愧焉

族譜序

吾宗自諱璠當南唐時由江西武寧來居嘉魚璠之曾孫諱宗儀諱宗儒開義學於所居湖西之濱而我李遂有聞於時璠而上十四世傳自鬱林始無可考也今吾惟以璠為第一者有可考也今至璠十七世矣家故有譜蓋先伯祖定齋府君作之先叔約庵府君述之者也由六世而上譜之也詳由六世而下則詳吾之所自出而他悉未矣意者世代更變安變屢經支分流行而後人無可考而然歟今同邑及清江咸寧臨湘之有李氏者豈所謂支流歟不可考矣今居苦竹灘兩岸族殆百餘眾同高祖兄弟亦幾六十人矣問者蔓延東西有五里者有十里者又有二十里三十里者後之於今亦猶今之於昔吾甚懼之乃續舊譜并志其所居之地房授一譜而歲之於乎昌而家世蕃而子姓祖宗之仁義深且遠矣而吾輩得以坐深蔭而汲遠流者何也是故家可遠也身不可遠也身可遠也心不可遠也培之則愈崇疏之則愈深世慎其支哉世慎其支哉弘治甲子冬十一月嗣孫承箕謹序

玉臺登高倡和詩序

今年秋予脩書玉臺寺間以詩呈白沙先生約鈍齋伍君為九日登高之會先生謂久不出自登舍北廬峯想望予而寄之以詩而鈍齋竟不來先是外海陳定見亦有是約又以隨馬不赴遣使賫詩來適鄧君慶庵容雲泉容文崇皆自載酒來予與三君偕一僧挾一僕一寫手張一油蓋直至於絕頂而憩焉約用定息韻賦詩不成者有罰予志逸

而情暇率先倡焉南望滄浪與天相連安期生今何在乎西望昆侖思一浴於白龍池北望蓬萊館諸山如在足底而東則廬峯江門此先生之廬也又東則外海諸山突如海中一島鈍齋定息不與吾樂吾何能忘情於觸目之下步返稍西凹處墻頽瓦毀若嘗有居焉者三君指予曰此禱雨之壇也丁侯亡而壇廢矣撫其迹而悲之三君之詩既成而後返也明日容雲泉以此卷而告予曰白沙先生之詩宜借以冠此吾輩亦附於其後君其序之予曰諾遂書之時弘治戊申歲也雲泉名珪友策名貴賁庵文通鈍齋裕定息宗而予則承箕世卿也

白洲詩集序

豐城白洲李公訪陳先生於新會之白沙座上相與論詩陳先生曰歐陽公甚愛唐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處是如何好白洲不言惟首肯而已予列其間亦得而聞之矣既而白洲以數詩來白沙子亦得而見之矣比過羊城白洲出其詩集俾予叙之集過寸餘浩瀚如望洋何廣博而未易窺也舟中風雨無事一一而讀之洒然情與景會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嗟夫歐陽公朱文公此二公者因其所言可謂極詩家之妙矣而後世之論詩卒不歸於兩公何也抑亦賢人君子不必致力於此乎然而唐虞三代之聖君賢臣其詩載諸經可考已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其所以教門人小子者亦未嘗忘事於此也若夫人之邪正時之否泰亦由是而見焉詩可忍乎白洲之詩予言何足以輕重之哉

石翁慶壽詩序

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有一矣箕楚人也門下將效其故俗作竹枝歌載尊酒於堂上為先生壽時先生之鄉閭諸君乃相率作為詩歌俾予冠以文為先生壽承箕曰前仲秋太夫人進壽八十有四箕嘗再拜為禮太夫人不以其遠方人而樂我也諸孫華然衣冠長者在前少者在後皆北面立階下軫清紆徐抑揚揚歌古今詩以侑觴先生西面立喜形於色先生非樂我也太夫人在高堂康健和悅氣靜而志閑子孫皆恂恂寡過先生心無悔恨身遠利祿天下之人始而疑之今釋然以順無遠近無貴賤咸來問學先生怡然隨問而答初不強語之亦未嘗輕拒人也暇則閉門高卧人不能以勢利相撓孔子曰不知

老之將至此豈人之所能知也今孟冬二十有一日先生誕辰諸君誦予文予擇諸君詩似所謂竹枝者歌之諸君又從而和之相與拜跪成禮將無煩先生飯客使其他年亦披然白髮重上先生之堂作十首鶴南飛之曲每遇斯晨載歌而觴觴而醉醉而醒醒而起舞相與忘先生弟子之老日隨杖屨飄然羅浮遺世獨立而樂夫天命焉先生豈遺諸君與我也於是諸君皆再拜而言曰承箕之言蓋以人事之至順而信天道於必然天豈不可必乎

送邑侯馬公膺召之京序

予居於縣為密邇而邑侯馬公於予為不疎公以壬寅蒞任丙午獻績之京師予亦以是秋赴禮闈明年公復來予亦還山林至是已酉蓋七年矣予暇未嘗一日不接公於

言論之間而公亦不以政治而減往來之興也故凡古人之臧否風俗之善惡立身之出處為學之先後施政之緩急天道之盈虛人事之得失遠而登山臨水近而賦詩酌酒靡不相與從容於禮樂仁義西東賓主之場所謂狎於所溺侮於所有謹於既進怠於既退而君子之所惡者蓋又不待深戒而力勉之者也予去春往廣東白沙將以未從於陳先生之門公以俸資促裝予既行以詩托老母於公適歲大旱公繼以養且歲餘歸公問以所學予曰予無似陳先生曰人有伊周之事功孔顏之道德莊孟之文章能於士宦中樂然健老不求人知夫然後可以不失為君子處已之道而天下之風俗亦庶幾乎少變矣何也上之人所以矚我者知我固不出於富貴聲利之間而已使

吾果不出其所知則人亦何所恃而矜我也公之所以考合於予者舍此蓋無他道焉公蕩然無偏執之見侃侃然有固守之節灑灑然有容人之量慤慤然有御物之誠而治事之才又不足以言之矣此非予之言也為士者之通言也予之即隸縣者九州者一而下之情有不達上之政有不宣必責於公而後有所定故受知於當道者為不苟今年膺召命還朝上下之間可謂至公而無私矣吾黨之士作詩歌以贈行推予序之

留別聯句叙

予追饒馬公思進於邑之東江數十里外且再矣予耕於邑之南鄉嘗不及邑之實從俱而來往獨遲非敢後也於時賓從已退舟中惟公與予兩人而已南風徐來水波不

也兩江泰較舊張烟村相連旱餘之民聊復生意一觸景
之問何往而非可樂者是吾徒之所樂非徒以已而已也
於是酌酒聯詩酒以詩為節不以醉為節別以詩為節不
以地之遠近為節先以六月辛卯繼以戊午後月餘適予
以他事來省下宿寧湖僧舍適公亦未得即奉省檄去予
嘆曰事之機會人之離合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此明携離
泰走南門外永濱又得與公相留於舟中蓋不期見而得
見也惟不期見而見則其情恰於既期而始見者固有間
矣又聯句數篇總得若干篇惟以輟幸其情不以巧麗為
工蓋取適也予嘗以為聯句之作莫盛於唐之韓孟黃山
谷謂東野却有潤色退之理退之豈能潤色東野耶若夫
釣奇摘怪更相改作剽竊古人自多釘釘是豈吾徒之所
能也哉

贈吳君獻臣赴成都序

無憧憧無得迎渾然端且恪其存心有如此者惟正之從
不合故迹不同流俗其事事有如此者矯矯登陟不畏萬
強不欺一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治世之大人也斯人而
居治世位必高祿必尊人皆以為儀刑而瞻依者也嶢嶢
以為高辨察以為明其存心有如此者仁焉而煦煦義焉
而予予其事事有如此者熙熙而來攘攘而往其合世有
如此者此濁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濁世位必高祿必尊
人皆以為儀刑而瞻依者也予嘗以為不主彌子而得備
卿不與射者比而得禽獸古之聖賢如此而始如此而終

如此而富貴如此而貧賤吾將與之醉飽乎仁義也
聞譽遊游乎霄漢出入乎古今舍此則無所用其力矣
君獻臣以成化丁未進士為順德八年陞四川成都府同
知成都領州三十有一其為人所景從宜亦多矣況今治
世也獻臣將不為治世之大入乎僚簿武庫張如死請文
贈之子泰知獻臣情故以為言

別駕獻臣奉母夫人就養成都序

獻臣居蒼梧督府側前後左右不能雞飛車馬塵無虛目
聲無虛耳地隘陋矣喧雜矣獻臣為縣七八年奉母夫人
順德居不益極四下關私其先同予鄉井視其居猶蒼梧
也問其田猶蒼梧也今進五品官秩侍恩夫人咸都獻臣
將為不得已也乎夫以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而古人之愛
其親固如是哉夫以善養不以祿養而古人之教其子又
如是哉尊富之辭而卑貧是居獻臣將為不得已也乎今
之帥守非古比進謁兩省使及部使者俯拜趨走不得與
抗禮故領郡無色况為其副雖偉奇見正說每笑得閑達
施用不謂之卑貧殆不可也獻臣行意其心蓋如是故明
之

送許生還上虞序

戊午之歲正月初吉有生日袍草屨通予門謂浙之上虞
許璋生挾一衾風雨寒暑不顧言若不出口而所言皆根
據在昔可與共學者乎予坐之大崖山中餘三時有問疑
則適至門予嘗語之曰向向陳編曰居敬窮理者予不然
謬謬虛也曰寒花隨柳者予不然問象照形者予不然

之根者予不然生欲往自沙謁吾陳先生夫自生之鄉去
彼五里有餘里囊無粟囊裂錢掛杖頭者有幾生又有老
親雙垂白於堂雙子可再遠吾於此未嘗不嘉其志而又
未嘗不恨其窮也不然吾自有樂地夫何恨其將友而求
尋乎予贈詩二章予兄大璉復和之生既歸歌詩上施
酒於堂上暇則靜坐以觀心且讀聖賢書其樂何如也時
弘治己未春正月序

大崖李先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半江序

謝德明居紫水之曲古岡城西人也以半江自號其志誠
豈塵埃中人也哉白沙先生咏之以八詩予嘗訪半江半
江出示予予曰半江取其半而不全何也意者有取於水
歟曰一江吾得其半亦足以自老矣其間往來而利涉者
順境居少逆境居多慘海有明形於天而去來所激動於
中棄其半以與人吾不與也予自楚經吳以至於越明而
行晦而息心境泊如無所起也江之半君其與我乎哉然
而半江不出戶庭者幾年其湯滌垢污不往不來停蓄乎
自然者又非予之所能及也予聞濱海之上多異人混迹
於漁獵之間非人所能識也半江亦嘗遊乎汗汗漫漫浴
日浴星之天而見之歟為我謝曰黃鶴樓西李承箕者嘗
以月夜登樓望東海而長嘯其母壞虫我也哉

新會縣志書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我欲觀夏道杞不足徵
而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宋不足徵而得坤乾焉聖人宜
無所不知必待此而後發明何也至於叔世人各自私據
意見而是非謬矣予於是而有感於聖人之言也予遊白
沙憲使陶公以書令纂脩新會志予辭之曰平物吾心
乎明理吾知乎適用吾才乎達意吾詞乎衡誠懸規矩誠
施輕重曲直斯不謬也識陋心粗何足以語此時有司以
公命之不可辭告予然後考他書蓋新會自秦通南越置

吏至於今殆千有餘年其歲月不爲近矣幅員開拓殆三百餘里其地不爲小矣然而世變興亡人事因革及夫山崩水溢災祥怪異之屬苟可以損益世道而存乎勸戒者漢乎如雲沒鳥散而無所於考矣於是準世俗志書之例采其近時之所可知者或八九事或三數人詩文百餘篇倉卒成之以答公命非所以存勸戒也

華容劉公遺愛序

天下之理有不可易而天下之情有不可齊吾能契不易之理以通其情夫然後人與我爲無間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斯道也非吾人之責而誰

責歟華容東山劉公吾鄉先生自廣東右布政使遷浙江

左布政使子少知公有侃侃之節而無所激有休休之量而不可干事有閔國亦而利民生者勇於政爲而不擇利害自適省至於今二載矣精思博訪風俗庶務必求其弛張之所在而罷行之審陽武賊作當道請於

上即其地城之公親率民間子弟度形勢計工力徒步而先之二旬而集及後山賊相繼作討不可後公在行兵將無敢妄殺戮者常曰民之所以困敝日思爲益者雖所以致之非一端而其要在於賦歛之苛貢獻之急請托之煩風俗之所由壞而民之所以日窮也於是考徵端與眾更始而民省虛費者十五於乎仁義之道不待於天下其所由來遠矣卑卑焉日趨於聲色貨利之場如驥之轉丸

而不能止視其心何如也公來別日沙民之逆者如見父母其去也留之不得行公何以得此於民也哉故石翁詩畧曰皇皇東山憂朝夕不離抱舉吾之所目則十郡之民可不問而知矣予嘗記往年遊京師北虜寇邊

詔群臣廷議卒無一人言者公時爲兵曹郎中從容就對數言而決既而事皆有方各臻成效天下之望舉屬於公而公乃默然自失惟恐人知夫然後知人心之不死者發於事業無不光明正大而公之所抱負猶未盡見者蓋非常情所能窺測也廣州知府林君泮因順德知縣吳君廷舉以予知公求文以叙民之思慕者如此云

順德縣志書序

聖人之言如日月星辰自有定位而無假於點綴之功吾於禹貢及春秋見之後之人其心去聖人遠矣內而百體外而萬事自孩提之初以至於老耄之餘何者而非勉強以害已者豈獨言語也哉夫以聖人之言理有當然事有定則動而習之靜而思之優而游之厭而飲之本然之心於是乎無外矣而孔子之所以不知老之將至蓋如是也吾見世之人矣學爲知也讀書愈多而所見愈亂學爲行也外貌愈嚴而爲心愈偽何哉內外不相應作輟之患也豈惟是哉射御書數之末蓋莫不然者忘乎器於外而後契其妙用於中苟不能忘器而欲契其妙吾未之見也是則前經往史雖藏於吾之身亦猶倉箱之穀粟彼何與焉順德令吳君廷舉集一邑之事請志於箕箒切以爲聖人之言猶未足爲學者資其日用之實此又何爲者哉吳君

不以予言為謬而愈益至於是集眾議粗知聚括而感之
總十有二卷立異以為高狗眾以為同非我事也

金憲李公征黎詩序

數年瓊州人符那南符英與黎人聚黨作亂於山中吾李
父時為廣省參議即日夜渡海調州兵生擒那南與英斬
之焚其服器撫其眾而還迄於今二十餘年矣復有作亂
者當遣將將兵伐之金憲蒲陽李公往紀功事集公不
燕喜而還公之心何心也夫瓊去中國雖遠遠其人之奸
惡豈異乎我也而吏其土者皆王臣何二十年間一再亂
而自殺其身豈其高山深林大谷窮陰戾氣往往鍾人
如禽獸獸相與勁弓毒矢強弱相吞而故然欤抑將貪
而不信兵困而不感賞加於不功罰於不罪號令不一而
嗷嗷然將無所控告歟吾嘗聞遼裔之際多龍蛇魑魅與
之為伍者亦變化不常豈是也歟於乎凡有血氣者豈有
不愛其生者歟魚垂禽獸在束縛中將引而殺之其容戚
其聲哀若有可憐者昔者庖羲氏之制為飲食以養人而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庖羲氏
聖人也然則聖人非歟蓋殺之於其所當殺而止之於不
可不止聖賢之心歸於一而已夫物猶不可况人乎吾生
之也有素養之也有道謹吾所當謹者以示嚮往之方使
其狂猛之氣無自而入焉今皆有不然者視之如草菅一
舉而焚之公之所以為心我知之矣石翁先生嘗詩之友
人周君文都請予言之予因俯仰今昔蓋有不能已於言
者述書之

送羅冕服周序

予今年遊白沙適南海羅服周在西館服周敝衣冠甘於
貧賤人百忤之無愠色於是先生使教諸孫講習弟子職
比隣小子亦得從服周遊而吾黨隨行者亦令從之非徒
明文義解句讀而已也若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小子
所宜敬畏以從事於其間而不可輟焉者也予見諸小子
每旦更僕供洒掃而安坐自如服周在席則小子執箕帚
昂首直身拂堂心縱橫三五行塵迹不除如晚村初霽時
橫輕烟數抹服周視之不屑也予問之不答服周熟隊仗
之曩年應鄉舉不中棄而從先生遊予因勸之仕進又不
答比日侍先生校廢尋梅諸村服周信筆數詩予皆莫能
及豈服周不欲與群兒為事樂其真然不屑者意茲在耶
服周以歲暮告歸觀先生贈之詩予既和之而意猶未盡
者則序之於右弘治壬子蜡李承箕序

順德令吳君獻臣考績之京贈行序

予友吳君獻臣以成化丁未進士為廣東順德令於茲五
年予始會獻臣於京師而知其蘊順德於新會為隣封予
遊白沙問及士士宜之問及民民宜之問及君子長者宜
之而欺負和僻之徒或反是焉則獻臣之發於事禁果不
易其中也今年獻臣述職之京師民願留之時制有不可
焉耳矣民將裨其功德以示不忘獻臣有不可焉耳矣民
思之不置相率請於予予曰仁人挽不來不仁推不去可
謂令矣

致如天地然舉天下物物在其中吾惟其不極而求之
之爲心也非徒翺翔乎一世之上激清名於一朝之
氣於一二事以爲心也聖人之學不博於天下上其
魏而不知所以難下守其卑卑而不知所以卑夫自
以改後世其君皆南面以治人其臣皆北面以敷治國未
始有異也君知其相與感通之妙密非徒周章於禮數之
末而誇示於形迹之間者乎彼如曰天下賢士願從吾遊
者吾皆爵祿之此何謂也豈以三代以降貞元以微聖學
以飽曾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相與尋常誦讀乎爵祿以爲
當然而古人之交際之道有不得而想像其彷彿於萬分二
一也固如是乎今

聖天子在上其想像賢臣之風采而喜獻臣於既見矣

予予告願德之民曰君臣相親黎民之利也汝其大矣哉

母徒私而納也

予最年初至白沙一見侍御張公公行則讓其左坐則避
其中當是時一見而已未得也既而公北上京師南巡海
雲寄長風之情而連篇累牘紙幅既莊字畫不頗側蛟龍
虎鳳鎮予之狂鄙者歲幾接也箕山野之人麋鹿之性也
公貴在朝廷位列諫官上與

天子相可否下領天下之廢政能及是即嘗見魏野諸逸
人與卿相往來作為詩歌賦以援貴頗竊怪焉以往況今
似有不可偏惡者夫君臣朋友其義一也一相見而十年
不渝其情公之心能忘天下叩叩以處予者卜之也曩予

和公詩有云樂雖寄在朱明洞何日逢君越海濱公還
漢朝京師予適遊飛雲還又接公五羊此豈人力也哉順
德令吳君獻臣作詩別公請序於予予之不能忘言於此
別者非但存獻臣諸君子之詩而已也

贈李公之山東方山序

往年華容劉公以廣東右布政轉左浙江廣之士民頌劉
公之德政者有啗嗟嘆嘆之言予嘗參其言而序之矣今
年南昌李公以廣東按察使超拜山東右布政廣之士民
頌李公之德政者於劉公無先後焉夫嶺南地其陽窮大
海陰背山谷皆沃土也茲南珠香果木稻蔬凡所以資人
生日用之具者莫不產於中州是以人心驕悍易怨以變
公昔副按察不難難以爲同不棘棘以爲異刑政自我其
斷若神去任二年民思慕之不衰朝廷以爲賢進職維長
其生殺予奪舉適其宜茲應貳負之徒日消而系良者日
滋蓋三年於是矣冰炭之操敏疎之才通博之學堂堂正
正之心愈張而愈大愈變而不窮薄言施之亦足以感動
民之心志有如此者山東聖賢鄉中州也布政百工之長
教化之所自出非敲朴擊搏之司也物從其化如泥在鈞
况於齊魯之民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其間豈無豪傑士聞風而來登泰山上下七十二峯以臨
公後塵者乎

潘氏族譜序

南海潘氏家譜題秘書公者爲一世相謂秘書仕宋仁宗
初父高宗南渡時秘書始來廣州居之又謂秘書之子仕

元為提舉顧其父子之間乃能閱歲三百餘耶武宣教諭
張君謂秘書提舉朝奉三世無可考者今也總圖官稱而
列傳則名諱履歷俱詳者又何相為牴牾也孔子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夫顯晦賢不肖先後不相及吾之同姓以
其等而言固有貴賤矣以其分而言固有親疎矣以其本
而言吾可攀附棄置於其間使有攀附棄置於其間譜不
作可也秘書九世孫曰漢天章者屬予序其譜天章疑吾
言乎題其五世祖仕英為始祖而存秘書以下四世題曰
傳疑使博洽君子或有所考而是正之庶幾乎不誣也天
章之心豈不仁且智哉

石翁先生詩集序

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可
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石翁先生詩曰
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嘆功名
卑管是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
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性情
者乎成都府同知吳君獻臣廷舉錄先生詩自成化甲辰
至弘治乙卯正月得六百八篇刻之而以存屬承箕於予
三百篇之旨其源塞而其光微也久矣役心篇翰者不知
知留情贊毀者不知好其知而好之者又患其不能皆有以
造夫為飛魚躍之天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濬其
源發其光內外一致默語惟時而超然自得於形器之外
者存乎其人焉耳傳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其道將不在茲乎先生之詩固不待序以傳而獻

屏好尚之正用心之勤必因序而後見也故書之

定山先生詩集序

箕聞定山先生之於詩嘗求之往古以三代之餘波流至
於纖穠偶麗而穆穆熙熙之風衰矣近體莫盛於唐而唐
莫盛於天寶於是求之少陵以其大而肆憂愁而流離自
以為未足於是又求之宋元之間破簡齋的契劉因三昧
餘則決其藩垣塔其高輪親見其人而下一堂之上風
踵乎宇宙電跳乎岩谷濤春乎高天冰僵乎厚地乘之以
威氣將一掃而空之夫以驚風震雷一鼓而兩物固有生
者矣苟不伺夫三日之甘而欲求速化之術未見其能濟
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有不援天道而忽人事之切常不涉
虛詭而悞性情之自然不言為飛魚躍不必隨柳傍花天
機默契乎無聲真樂何關於外物是故定山之詩非魏晉
詩非唐非宋非元諸名家詩定山之詩也定山之詩四方
學者爭讀之每以不得其全為恨獻臣賣馬錢板行之俾
予繫一言於首

立齋遺文序

柳子厚文章得永州力信然也鄒汝愚謫石城二年予嘗
惜其困之未極而死之大早也不然以汝愚慨慷之節正
直之才邁往之志而古人有不足言者矣鑑之沒於土壤
中久也則渣滓淨盡其光闇然士之困窮屈辱夫其所不
可不去存其所不可不存殆天之意士之福也而文章又

何足言哉吾友吳獻臣嘗欲刻汝愚遺文以傳其故引一言於端以告汝愚之同志者

贈趙壽卿序

趙氏於古岡姓苑大且長思仁壽卿於趙氏無子弟之過為宗卿之良趙宋末慈元后死崖山往年石翁與東山劉亞卿議欲廟之思仁慨然任之不辭其所費與所勞享其今年卿人立故尹丁侯廟於白沙思仁既助木石之費又置田以供祀事人謂壽卿好義壽卿唯唯人謂壽卿為奇難壽卿唯唯夫事物之來當千萬觀其外則是考其內則非世之人偶一善著則以為天下之善皆襲是而已至於義不勝利忽而驚風迅雷之交於前往往失其故常而喪其七節者又何也膏不積而光漸微武下趨而身益低壽卿不必求之四海之衆古今之遠也一舉目之間微而依者可勝言哉諸友賢壽卿而譽之詩予曰是有所試且以望之而天下之善將於是乎在

贈莫侯維藩調封川序

莫侯維藩為廣州之新會未三年調德慶之封川新會民物倍封川十九自洪武至今私治有二十餘年新會宰無慮三十餘不卒則黜如是者豈其器使之然乎抑其地使之然乎吾聞侯為政不煩不汚人之怨茲易險一待以和曰子民之道常如是也夫愛人以為本殺人以為用王道也孰得而易之孔子論為政先之以刑政要之以德禮亦可見矣抑仲邱治京兆嚴治河南寬人以為知變天以之內賢不肖莫不皆無此豈知變者也致之以義守之

以仁天下非大也一家非小也譬將適遠登高強者恃其力疾其足五日疲十日而不償者未之有也弱者習其力一日二日誠若不能及十日馴致而不遇之者亦未之有也泰然而甘雨和風奮然而雷霆鬼神吾將於封川見之侯戒行其同寅丞郁文主簿陳嘉禮典史陳獻請予文贈之侯以為何如

新興令蒙允濟考績之京贈行序

善治天下者不使內外之偏重周公治內召公治外士有在下位者乎宜大夫者進大夫之宜公卿者進公卿之周公用之召公不疑也召公引之周公不疑也功必賞罪必罰是故當是時德位相稱彼此相師無覲覲之心有交脩之道近之不以為榮遠之不以為憾後之君子蓋有

不必如此者矣一出都門顏色慘黑一入都門僅僕增氣勢熱則挾衣而趨氣衰則拂袂而去況於卑官末秩之士能與之同升而並立也不已難哉夫以今日千駟萬鍾明日行乞於市畧無幾微出於言面者此何人耶今之仕者以進士途為重其授於外者有三年徵者有五年六年徵者有徵為御史者有徵為諸司屬佐者亦有沿牒推移而不得徵者於乎周公之位後世冢宰之位也召公之位後世方伯之位也而天下之為州縣者皆古之子男也何獨功業之建獨異於古之人乎蒼梧蒙允濟舉弘治庚戌進士今新興三年薦進於部使者數矣今年冬以何奏課天曹其民相率欲留不可則又相率速其租賦不日而展恐負侯之績而遠其還期也予於侯有一日之雅者邑士集

早來告侯行期予嘉侯之志書以贈之

贈蕭先生序

祿三釜三千鍾厚薄懸其心悲樂係之不同此何謂也以
大賢爲父以大賢爲子其養也必資於祿有如是非耶大
然後知古人所以養親者其情文內外莫不欲其燕致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夫然後知聖賢之所
以教人者不帶於一隅而徒爲是拘拘窮窮也偏橋蕭君
公溥訓高要學奉二親於宦卽九年於茲儒官位卑祿薄
偏橋至此幾萬里祿養無恙者九年非人力也天也吾聞
先生內致其忠外致其法夫嚴於上妻承於下朝焉忻忻
夕焉愉愉故其親不知其在客之久也非天也亦人力也
使先生位諸侯之上繫馬千駟食粟萬鍾而不及其親雖
南面王其勢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其財可以貧人可以富
人亦不足以爲樂況下此者乎先生以古賢人爲心則所
以爲其親之華者必有在也諸公以先生秩滿奉二親而
歸舉以爲先生榮太守題其卷曰祿養樂歸予爲之序云
高要左君考績之京贈行序

希哲左君尹韶之仁化四年四民稱便聲譽四達大府以
爲賢改肇慶之高要劇邑也今三年矣力惟求我盡效不
求其成苟理矣雖里賤所言不遠苟勢矣雖高貴所行不
從四民稱便以爲前此無有也予曩遊白沙經韶問吏之
良者皆曰左君左君去年會左君於白沙聞左君之所存
知左君矣予今年還白沙於左君部下聞民之所以愛戴
左君者爲詳又以知予知之不失也君名潛聞之虛憚人

領鄉薦拜儒官典文相臣言求心所選多賢矣率資而進
歷尹者七年茲將考績天曹箕山野人也其所考與其
爲考吾不得而知也君歷仕幾二十年知之熟矣持鉛轄
以升天官之堂歟否歟吾又不得而知也於乎三代而下
宰官首稱者必曰卓茂何哉蓋以其進退之大者能不苟
焉耳豈曰良吏而已士君子於此可懲乎哉非左君知我
敢瀆告茲

具慶詩序

予嘗以爲父母之於子譬如師之於門人後進然惟其後
者有嗇於其前則前人之道可以不墜而益有光矣今天
水惟其繼流之極清則其合去流也愈明而愈潔宋之程
珦知周茂叔之賢遺其子受學而伯淳正叔卒以道德顯

聞天下後世正叔又嘗言其兄弟之義行多母教使然非

性然者則夫世之子弟之賢否又有其由此人力也亦天

也當伯淳舉進士有官祿時父母尚無恙此天也非人力

也然嘗考其淵源所漸所以不墜而益有光焉此人力也

非天也予邑長辛丑進士內江馬君思進厥翁以丙戌進
士爲寧波太守方年五十有二即致其事而去今四年矣
母夫人王氏封安人今年五十有七安人老益謙順如處
子君年才三十乃有風憲之召趣裝歸朝太守公與安人
家居樂其子之道有行雖雖怡怡於暮景鄉邦以爲光士
大夫家以爲承式其尊榮於世何如也君之鄉昔有陳堯
叟輩皆以高第列卿相於時父爲諫議大天母爲燕國夫
人高官大爵金紫燦煌仕望之顯照時人之耳目赫赫然

也夫以程氏之子與君鄉人之子皆具慶之子也彼以道
總此以仕望馬氏之子其於彼此之間必有能輕重之者
況其得於家庭之養也固多其志之立也固嘗超於萬物
之表蓋不待再見周茂叔而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
意則所以無泰於天下後世者固有在矣時諸友樂君在
具慶之下而膺
朝廷之寵召既詩以贈行又別作歌以寄喜於太守公與
安人者推予序焉

送姜希清還廣德序

姜希清省其兄大夫於予嘉魚予訪之官舍希清大布之
衣其帽岌岌山林之氣發於容貌問予曰此學者之質非
耶因問之曰君年幾何曰二十有六年矣孟春之初侍大

因金廣德序

上二

夫訪予鄉居嘿然不言久而有味余曰此學者之心非耶
予始訪之也禮成而歸大夫自外至使人返予歸路舉酒
相屬大夫為予歌以詩即其要而復歌之曰吾弟句也予
固以默識之既而曰此學者事非耶蘇明允年已壯猶不
知書及二十六七時始大發憤閉戶讀書如此十餘年卓
然以文鳴當時垂後世文章學之末也不專心致志則不
足以造其極況其大者乎且嘗聞之容貌之朴者其心一
心一則仁義可充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
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百尺
之布始於一絲不忽於粗精斯至矣謹之於微著斯見矣
希清之心必於此而求之是吾黨之望也

紀異序

泗州張公輪以胄子拜吾邑令三年矣世以胄子官者多
自怠且退以黃甲官者多謀畫好趨進公表表偉偉長身
正立蕭然若不勝衣求勝已若不及異於人非即門無私
謂偏聽不行異於人非即迎合以希上私惠以悅眾蓋絕
意焉異於人非即公庭有寡鶴忽有一鶴自天飛來作雙
士民小子皆曰有此哉又有雉來乳士民小子皆曰有此
哉又有義蜂群集士民小子皆曰有此哉士民小子又皆
曰公澹然自得每恐恐居諸侯間一事之行民曰宜我亦
曰宜民曰不宜我亦曰不宜大府有令曰如此公曰未可
也惟民宜大府有令曰如彼公曰未可也惟民宜宜公有
此異也蓋徵諸吾邑人而紀之箕曰天地人物鬼神草木
禽魚其盈虛消息去來也皆自我公之在彼者人不以為
異而實獨以為公異公之在此人以為異而實獨不以為
公異何哉故曰為恭而天下平其知此哉其知此哉

阮氏族譜序

古之君子名字狀貳垂不朽於宇宙間未不自孝弟中
來者范文正公謂吾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以吾祖宗
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明道先生養其族屬鰥孤
來歸而徹屋以居衣無兼副若明道者若希文者不謂之
極仁義之人不可也仁義投於心其行之也若日月之浮
天八極皆洞非留情於物物而洞之也孟子曰仁之實事
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及其至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世之君子重世系者其心烏可已也哉新會庠士
阮伯載示先世譜系屬序予且曰嚴君震命也第一世宋

教授諱達其不可考其迹不可詳傳疑也今至伯載十世矣中間所紀若干人者擇之審錄之實傳信也木主者幽乎微乎其事哉傳疑也諱其豫者於震爲七世有功於阮不遷諱其諱者積學行義善蓋一鄉傳信也阮於新會宗爲名宗姓爲望姓藻思幽玄有不足多嗣宗之負才者乎青雲器業有不足多仲容之放達者乎仕者有不足多景茂之介而止者有不足多孝緒之貞者乎顯以微生崇自卑積于霄壤而直上鼓聞譽而齊古先君子焉者予於阮氏諸賢將見之矣

聽主堂序

國家承平百三十餘年海宇內外民不知兵茅茨之居陶瓦之室山之阿水之濱而麟集東溟沙鹵千里稻區故其士庶鮮當其分而貧者亦足於鰕蟹魚芻薪木石水陸之物而免父母妻子溝壑之憂之患也也有志於爲治者可以觀矣夫非生聚而教之時乎今之所謂教者請誦隊仗之文而已矣呈身干祿之策而已矣下此筭子牙壽而已矣詞牒契券而已矣故其進者無王道平平之氣象退者無耕釣堅白之風聲新會古之望邑也鍾氏邑之望族也其俗稱四大姓者猶晉之箕襄邢帶於家爲大羊舌四族於族爲強焉者也豈曰上著之久云乎哉又豈曰居積賈厚之多云乎哉必其詩書禮樂之波忠信恬靜之風肯俗好古之行足以被於一封而人望之有不可及焉者也箕西徙迂僻之人家居足跡不涉閭里今鍾君之堂所謂聽主者不得歷西階觀其庶隅楹揀之疎密廣狹低昂

之勢又不能講龍聽主之義於區區文字之間君今條然物外荷軒轅之恩太平之主人在彼也若夫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自得之主人在此也彼此之間各有內外之辨獨立不倚超流俗之上而人望之果有不可及焉者也庠士阮君翰樂鍾君之堂之成也托予文以爲斯堂壽故書之

白日青山詩序

古之至人其動也天行其止也物化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旣固偏帶之私如春秋夏冬以寢寢爲主非斯人也在身係身任事係事在家係家在天係天下同其志出入仁義相與樂而成之不同其志依世廢道隨風衆流必若與之隔生是猶有意於斯世焉者也下此皆非君子之所知也衡陽歐陽公以進士罷官御史按南畿按廣左凡所歷人皆稱曰歐陽御史御史大夫悲之有悲歌悲其道之不得大行於天下爵位之未崇歲月之遽爾者非士大夫之所悲也夫代天子巡守者惟御史下民不得其所必得其所惟御史三司使東西面南面一執筆有可有否惟御史夫子起居及百執事降汙遵改進止惟御史子野人不識朝儀不知當令時居御史官者九幾十人慨然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者又九幾十人又不知當今時凡海宇內祥瑞不下災眚不能消鄙夫患得患失者不退君子賢知含章藏伏者不進其所當處分者惟御史子晚生不及見公見公子二人好儒術以世其家聚士大夫悲歌爲一冊子題之曰白日青山既題之且叙蓋繫思於天下也

四樂居士序

動靜有同功內外無二致念正長之邪抑之事是因之非
遠之天非高也地非厚也日月非明也春非榮也秋非枯
也與山同止與水同波虛為神府萬物同科可喜者與之
為喜可怒者與之為怒可哀者與之為哀可惡者與之為
惡情何吾生隨之而應何有於樂何有於不樂燕山百戶
劉君廷輔別號四樂居士曰事親曰教子曰讀書曰憂國
居士於名教中有樂地矣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七
情感應觸類而知在名教中無滯而能獨樂者幾何人文
王之為父管蔡能事其父乎丹朱商均之為子堯舜能養
其子乎不遷不貳顏子之好學如此許敬宗學傳矣姦邪
如彼指揮三軍孔明之忠武如此障面憔悴其無廉隅如
彼王珉也渾然中居順以正應所寓無間悉本於我其為
樂何如哉居士光儀予未識之而其心則識之似矣名教
致力人也故序之

程節婦鍾氏詩序

經曰信及豚魚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以孔
子之聖而不能使伯魚之婦安其室而況有子思以為之
子而不能安其母心於尊章之側而卒有他適何哉蓋在
我者聖人之能事常也在彼者聖人之不幸焉變也五羊
鍾狂客子故入子第蓋卿尤篤厚在客狂女名荆生十
七年而適指揮程某七月而程某卒荆自誓不他適富貴
顯人交求誓死不聽曰當位而已矣蓋卿弟每對家人誦
女德之賢輒舉荆而荆母吾楚人故予兄弟悉荆行也狂
客托交石翁翁嘗為程節婦詩又每有贈遺翁悉荆行也

府庠生梁汝翼借其輩上荆行於方伯周公將以旌表而
例以待年方伯悉荆行也父母愛之國人榮之可謂士女
矣是孰使之然哉蓋其受於天者獨也荆行自石翁詩後
而遠近諸君子皆有詩而節行益彰汝翼以書來求序諸
詩荆行不待叙也叙諸詩也弘治庚申秋八月嘉魚李承
箕序

陳節婦鍾氏旌表揭帖序

陳節婦鍾氏二十有七年而喪所天五十有二年有司以
聞
詔旌表其門閭旌表式有祿事步欄前列屏樹為頭正門
閭闔築雙闕夾樹名木古之制也古之賢王豈故為是觀
美哉今皆無之惟門排四柱板題姓字焉爾然尤駭求數
四十始一二行之閭闔卑乎泮沒無限若鍾氏者其賢名
於是益張且大而慰心九原矣陳氏鍾氏在古岡以門第
相高世之人以門第相高者侈官爵較田廬爭輕肥耳目
口鼻四肢之欲莫不充足言富貴者也惟其與富貴圖故
其去禮義廉恥益遠而風俗壞矣世之人讀古人書模擬
踪跡號為士大夫朝扣秦關暮遊燕壁蒙恥忍辱於他人
之門戶怙然自以為當然者滔滔也欲以此而責之婦人
女子不已難哉婦人女子而能守此不謂之賢不可也有
志於天下國家者必知所以正天下人心之本既知所以
正天下人心之本則風俗有不得而後之者矣不後風俗
則中才之人亦賴以自立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畏而不為
況夫賢智者哉其貞心可謂天行無疆於萬物之上

若節婦者人皆以爲榮而門第爲之益高蓋在此而不在此彼也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志也故書之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全集卷之十七

二十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銘

硯銘

介于石吾體之全濡其首吾用豈然磨不磷涅不緇吾之白吾之堅

虛齋銘

形而天下之萬物所以塞形而上上之萬物所以通孰神而異孰形而同孰凝于隅孰沛而通道契於大儀心游於太空不然則克舜揖遜之蹟湯武放伐之功其亦露電行風也哉

指揮倪君墓志銘

懷遠將軍指揮同知麟姓倪氏字聖祥其先高郵州人祖

敬以千戶調廣東新會守禦千戶所有征討功陞指揮僉事父洪繼以功陞同知官新會者三世聖祥年二十而襲官以才敏受知於當道攝所事九年弭寇盜惜士卒人重遠其令安其難大聖祥生天順丁丑三月七日少岐疑從白沙陳先生學志將以功名見於世不幸以疾卒於家年二十七或化癸卯八月晦日也母苗氏娶魯氏都御史能女無子先聖祥三年卒葬城北懸山之原聖祥之弟鳳既襲官之三年以今弘治戊申十一月壬申奉其兄之柩與魯氏合葬焉銘曰

天道無知斯人之不壽也車摧於岐矢折於敵也世行收遺死無先後也銘豈我私收銀言於久也

信豐發氣翁翁用中墓志銘

嘗見古之人名於天下後世者必自張大粉爲絕行異迹而過於中庸至於事之所易能者反以平常而忽之莫爲卒爲庸人之歸而莫自覺又見古之人離人去智惟恐名之我隨此又何人也雖然苟非有爲而爲吾又何愧焉江西信豐養氣翁俞用中者予何以知斯人也永豐鍾良玉子舊好也良玉主用中者吾何間耶用中諱通狀貌偉然少有志操不拘俗尚有司舉儀實托疾不應鄉人由是奇之既壯以軍例補行伍爲撫守禦自將軍及群有司皆折節下之凡軍中錢糧悉資用中謀非用中謀不臧不用非其好也遂解役去遊江湖間遇異人授以導引之術遂脫世故儼然不以形骸自累歸築室於七里原中屋後有流水用中時着白布袍緩步尋源竟日忘返僅僕皆化其意種樹藝蔬不督而能客至則携壺尊引蒲共酌經歲或一至邑居人惟趨之惟恐後故御史楊克新托交於用中克新好剛聞用中言敬服如不容其聞人一善則更相告語不翅在我故人人樂與之遊年愈老而愈明健矍目之曰養氣翁云其先有諱江寧人大父亨國初起義兵從我太祖征伐死於陣父安以軍籍調信豐遂爲縣人焉母經氏繼母華氏配戴氏戶侯貞女選於衆而嫁與之者也子一人綸仁以世其家女三人其婿鍾鯨百戶雷恒庠生胡鵬孫男二人溥淵俱庠生有時名曾孫男一人某用中今年壽八十有五五月二十八日卒溥從游石翁先生之門以算有同門之義求銘其墓乃爲序而銘之

及子胡資金石
梁景龍墓志銘
順德鼎新堡吾友梁華卿有子六人生成化丙申名景龍者弘治壬子五月死矣景龍佳兒也母病頭風繼日夜以手撫摩不愈不止母曰嗟吾季能愈吾頭風其邑大夫吳獻臣曰景龍少而有志其言曰看理深一層又須一層爲人高一節又進一節景龍少多病自愛惜少出語鄉人皆憐之今有人樹松杉前後屋廬牛羊毀其一主者且嘆息不已耳景龍父母昆弟哀之不衰而求銘於我也然世之不才子死則不哀才者死則哀之豈過哉蓋亦中吾卿焉耳銘曰
委貌視其子者非歟駭而白者誰歟不然悲夫
陳公判卿配湯合葬志
陳公判卿配湯氏判卿卒元季不知何甲子喪始歸穴家徒遇賊兵駭散不知何人爲庵之或云土自成墳事雖不究其實然以其見報之異如是可知其人哉墓故無碣在今曾灣山之陽旁割大水垂百二十餘年矣始徙湯於嶽廟山附焉而大封之夫得令終於風塵草昧之秋難草廬亦難際時清明曜慶超先而耿光黃壤於百年之上尤難不可無志也判卿生東源東源生渭川渭川生樂芸是爲先生所自出也判卿之先徙自南雄宋紫菴譜系遠而仁已五世而先生始以道德顯聞天下夫水土之積也不厚則不能高不深則不能長物理固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況於君子有德者乎

陳公渭川配呂重脩墓誌

陳肇開遠莫傳家古岡南雄遷世足賴惟力田振厥中曰渭川惟渭川性清淨人間事了不省倚杖歌竹枝引玩老列聖垂頌元丙午公戴育我正統癸亥卒夏之仲廿又六淑配呂貞威如屏外華嚴中居生甲寅甲子殂冬之季五月初孔山原窆則同脩弘治乙卯冬貽孫謀信有終願孫誰太史公

陳公樂雲配林合墓誌

宣德戊申九月十二日陳公樂雲卒於平生存於世者二十有七年何若是天也夫人林氏卒於弘治乙卯二月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又何其壽也樂雲氣幹肅然有悲歌感慨之氣發於嗔怡諷咏之餘者猶能使人爲之起舞悲

屹於嗚世之下顯哉夫人之有夫孰與其夫也夫八二十四年而寡居早終以思嚴敬不忒舅姑安之忘其子之蚤亡也既而

詔旌表門閭光及存沒矣懿哉妻道之有成宜乎其永年也子疾母憂母成子志錦衣婆娑朝夕安於菽水之養一日三公而誰與易之信哉上觀盡婦下觀盡母如夫人之爲也人道於是乎其無憾矣夫人以是年四月八日葬於白沙小廬山所居之旁明年丙辰正月壬午徙樂雲公而一丘焉

雲潭居士周君二齡配陳氏合墓誌

世之棄其親仕千里外酣於藝養之餘如蟻旋磨而不已也有念母早亡祭必悲泣遇盛饌有不遑養之思沒世而

情不喪者乎坐有廣廈出有新船輝煌金碧媚佛阿神以微非福者何往非是也有思其家廟未立居室不可先者乎公卿爲貴匹夫爲賤趨時爲賢恬退爲拙父兄所以教

其子弟舍是爲無用矣有能懇懇於垂絕之一言戒家人必令兒曹無流於小人之歸者乎妻承夫範爲未亡人三十年如一日既富矣而女紅猶勤既老矣事繼母而猶在室嚴肅於身以愧頑鄙義方於子而令觀法賢大夫以吾

人之正位乎內外者固不當如是乎若新會雲潭居士周君與其配陳氏之行有如此耳銘也已居士名二齡字某卒於成化丁亥壽四十有七弘治癸丑陳氏卒壽七十有六季子京遷居士塋於觀音山陳附焉子三人孟天仲鎬先卒於其母八年京文都成化丁酉鄉薦請予銘銘曰

抱道而居行於妻子順而承之婉其美惟有社昭後嗣我銘與海山終始

弟婦龔氏墓誌

吾從弟承勛年二十二領鄉薦始受室明年登進士謁告還鄉里無幾時而婦云亡吾叔父都憲府君男子五人承恩蓋鄉南京戶部員外郎承顏子卿承勛立卿無幾年而三婦皆失之人生十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自古皆然生死去來之理是將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焉者耶初壬子冬承勛娶婦謂太淑人於南京未久而從夫還還未久而死故無以稱道於六親今年寒食族眾瞻掃府君墓婦素衣列下位容慘黑若有喪者退或問之曰夫君少富貴尊翁不及見尊慈遠在外不覺爲之心傷耳復四月以產

後得暴下卒年二十有一前御史貴州參議龔公德輝之季女也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某鄉禮婦人之行不可遽述而其所感之地有不可不為之識嘗見先世之墓田多窳據於而勢力人且恨無所於伸承勸告予以婦無所育幸以文

節婦鍾氏墓志

節婦姓鍾氏南海人而慧父曰鍾好詩里生曰吳貫之學詩於鍾鍾曰吾女必嫁吳生既嫁三月吳生貫之死節婦年甫十九貫之執其手謂曰吾負君吾負君吾師托我以君不能百日人世之恨復有大此者乎吾累君以三世喪未即土瘞幾天未絕善實腹生男他日君當以垂絕之言告之恨哉痛哉吾實遺君憂也君能許子吾不以早

吳木庵集卷八

四六

死為恨矣貫之死六越月生一男子節婦綜理內外數年之間既葬其夫而夫之所不克葬者皆葬焉父母以故信之鄉間相與驚悼曰難嘖嘖曰賢然能小心恭畏不恃其成家政肅然不以姑息子孫小有過差若大猶加鞭撻身壽嗣昌表厥宅里天紬其勞尊有常福亦已多矣卒某年春秋若干友人羅冕求予志之辭曰能持其志死生一視斷金之信明霜之義士女孤撐群孀之廢予讀五代馮道傳首之以王凝妻李氏者夫然後知史氏之意不淺淺也於乎悲夫

龍溪縣丞趙君墓志

新會有謹默士曰趙弘仁善端世之知善端者蓋以見其處天下於勞勞不知者以為遲鈍焉貢於鄉仕於福建龍

溪丞為弘治四年辛亥其年若干吳漳平漳浦長泰龍溪鄰封也先是漳平賊作龍溪民爭起從之流殺居人遠近駭然丞內酬民務外給軍資不失人心卒為上下所賴賦役期會親與民約吏不敢緣以為姦又考其風俗所以自陷於惡與其所所以陷人者而悉去之長泰富民被誣繫獄積年不決諸使者以委丞丞密得其情富民得不死夜遺金器以謝丞叱出之丞守官自信不事迎合分省嘗屈辱之則委冠帶從容長揖而去民無老少遮道號呼乞留又書丞善政於郵壁分省悔謝曰參政幾誤丞參政幾誤丞調攝漳浦政令如一兩封之民爭欲令在我而聲譽歟然四馳矣以朝正北行次錢塘疾作還至江西而卒為九年之春月日年若干矣丞先是以母老累乞歸諸使者輒不可配聶氏有賢行先卒于汝雙哀感柴瘠信於鄉間以年月葬其父而母附焉銘曰

吳木庵集卷八

四七

孰掃灑於官孰掃灑於庭用不究其成吁嗟乎丞

周鎬墓志

石翁有門人曰周鎬文邦十九年而從翁遊十又四年而沒翁謂其千里之資駸駸未已者也夫一日自子至亥其變凡幾此天道也人生自毀盛以至沒世其變又凡幾此一往則所見迥異况夫歷時之久遠哉人之經觀卑下者固不足云文邦曠達而不拘束生馬不施街勒把酒尋詩與朋遊蕩輕舟盡日不一問家事悠然蟬蛻浮雲之表故其詩往往有奇氣而亦不為無用獨憶今之世無太史巡行采詩如三代時民之風人之志無所於觀遺才無所於

得王政無所於他張也文邦娶香山縣代無子第京以己子為後女一人嫁鍾銘曰

胡不離牛馬兮而生馬駒胡不吐嗟世兮而乃如如近兮遠兮孰一日促就九萬兮餘

衡陽廖君墓誌銘

君諱思謨字克仁衡陽人父通判河州未幾詣父所請父曰古人謂人生貴適志何能羈數千里要名爵是非名言耶況乎未老得閒尤為適志寡絕者父奇其志納其言即去官君賦性敏自少老成鄉小達進士朱公衡奇之以其兄之子妻之君時親承命甘旨以悅親曰早預蓄舟水預蓄與自然之理也故治產日豐歲歉輸粟活人不吝歲又歉輒輸粟活人不吝靈副信陽馬公兵備湖南悲軍士

貧窮無室家者告民我意君助金二金君嘗謂致事都御

史廣信萬公明萬公奇之贈以詩大書扁於堂曰懷德子去年嘗造其廬扁其堂曰烟霞怡老聞者可以想見其人矣君生於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弘治己未十二月十日葬其原河州府君諱宗有弟曹氏有內政配朱氏子男三人廷璋廷珪廷珣女三人歐陽鳳常鏡趙寶曙也璋為上勤學以其父王良卿狀請銘於予予嘗造君廬扁君堂何辭銘曰

烟霞與閒石廬與積嗟惟君義樂施子貢聖人之徒存發醫之志王者之耦太公也通魚塩之利聖王不作井田制廢分貧濟乏十室望視錫之中缺虫沙於隱此孔子所以不貴乎則

中憲大夫成都府知府蘄水魯君墓誌銘

家宰三原王公論法司人才必曰魯君魯君南昌東白先生謂志趣才識偉然一時之良必曰魯君魯君吾兄以察佐服君清苦甚君妻垂歲寄百金為君賓客費眾心醉曰君夫人幹君蠱矣知府成都吾友吳獻臣為佐服君者無異焉君何如人也君名永清字端本吾楚蘄水人登進士為大理評事援經據史不少爽情理當是時有秀才丁憂棄被發秋曹皆貸之君流為百姓眾告貸君曰風俗不可敗也不可先是評事多刺員君曰得人足矣何冗為奉減三之一又曰三法司得一人足矣何多人為庵寺正專而不私聲譽四馳王公屢薦不果及知府成都年五十有二矣為弘治之六年適早荒君設法糴穀賑之為石四萬

餘府放倉無預修乃置倉糴穀為糶本明年又飢出如入數而泛賑者不與焉曰財費不足惜而人心甚可惜大利不足惜而小義甚可惜也君子是之而小人則否當是時老幼相吊曰吾等不交溝壑者府守丹生我也安縣賊作聚黨萬人君往撫之賊聞風而服蓋其豈第子養之心諸然形著於咳唾之間非偶然也致政大司寇杜公者屬邑人長者君以俸資養之終身部使者皆以君有古良吏風旌於朝而君獻六載績過家門遺疾謂妻曰吾戚嘉魚李茂卿知我者也埋銘托其弟世卿吾死矣父錮贈評事母彭氏贈太孺人妻華封孺人後君二年卒無子側室徐子四人曰學曰思曰辨曰行女一人許聘吾兄次子榮君之卒也為十四年七月日明年吾兄卒又明年徐卜某原

經君而進川人連銘予既辭吾凡之不作無以詳之
之行乃以所而銘之銘曰
世匪清生匪夫敢委之而已乎義幹志疎遠無志有行金
紫紆惟此影懷此圖

寧波太守馬公墓志銘

平波太守馬公西蜀內江人諱琴宇廷宣以直道能聲無
所於求合世既遺公而公亦遺世矣登成化丙戌進士拜
主事刑部雲南司司掾

京畿奏訟故多熾貴人所恨人平人所任入是能枉直不
依違人公用是有名轉廣東司員外郎廣東有副使為不
法瓊州兵部奏徵公往鞠之公嫉其為人舉正以法還遷
郎中用能差慮因江西公親按諸州瑣煩不為憚承爵而

待仲者殆十五有餘人其生之非吾仁殺之非吾威理各
當心不專主已度民填路避呼皆曰此制使哉尚書林公

外語已見托法與心自待不疑人亦無猜用大臣薦能擢
守寧波公嘆曰今天下益奢靡而吳越尤甚示儉朴先地
不能咸為政之道惟化與權化則偏我權則屬時五何為

衆皆以為緩郡內逋負久積數萬公與設方計完之而民
不擾此夫故非才者而能之乎日本入時入貢勞果之費
妄均屬邑而民始便此夫故非平其政者而能之乎使臣

私觀常以寶器方物公一不納此夫故非廉以自飭者而
能之乎饗祀鬼神而禮秩則豐化導生徒而廉耻是先交
承實便而儀物惟當為橋梁四在江東者在門南者在定

海者在東湖者此夫故非知所先後者而能之乎自巡及

達因民之利害而與能者尤多在任蓋五年矣當是時
東副使之鄉人為豪宰仇副使之報公卒以此去其官公
亦未嘗以此出臺髮語意告人而人知者亦少也公生於
正統丙辰其卒也為弘治甲寅五月十三日也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亭溪山公平生於人厚施薄取去來如遺有村
翁盲疾且貧者以子女二人來鬻公既酬其直且曰予并
養若歲久盲者告還公并以子女還之子嘗拜公吾實館
觀其容貌語默之間惘然長者也其先扶風公五世祖仕

閩中元末避兵廬州徙今內江考諱惟慶贈刑部主事妣
盧氏贈太安人妻王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湛然次御史炳
然次炯然女三人孫男女各三人御史嘗為吾邑大夫起
拜御史御史既除喪過予曰先公事行吾必托子既序之

系以詩曰

嚴嚴九原急於求名竊竊萬變求急於榮求心公急我否
人能幽哉微哉文以寄明

石翁陳先生墓志銘

先生身長玉立眼正黑色有光右臉有七黑子如斗為兒
時讀孟子有天子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自誓曰為
人必當如此二十年領鄉薦又七年從遊吳康齋聘君門
聘君之學主敬窮理之學也先生退而家居一守其轍鞭
之失先放之失後而不得古人之所以好而樂之者也乃
櫛書而嘆曰古先賢聖其不可及矣乎於是吾靜端坐積
以歲月以我之所得者取正於古先賢聖格言始似各得
其職者矣於是又優游停涵積以歲月醫者去而明者求

往者過而來者續然無支離糠粃之患怡然無內外動靜之別澗然與萬物同其上下而不庸我矣先生之學厭據故迹故能超然自得如此性至孝事母朝暮不離側後來廣東布政使彭公韶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公美交薦於

朝至京師一造朝隱隱得疾而母亦有疾報至先生乃上疏曰臣生五十又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數變成疾老而彌劇今臣遠客異鄉母憂日甚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願乞終養疏奏詔授翰林院檢討終疾愈仍來供職遂以表謝而南歸矣蓋

其所以得已興其所欲及人者非隨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弊者也隨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弊者殆秦漢以後自獻其身者之學非其志也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家百子皆刺語也許魯齋謂須焚却顧我何復云云性喜吟咏故其進退語默之幾無爲自然之旨悉發於詩此非示著書遺意乎予從先生十有三年凡四見也先生每以己之所以養心持身由微至著自得無待於外之要惺惺策之者不但一二而已也其故人有羅一峯論者若定山景者一峯改官脩撰南京先生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一峯即去之蓋其言說精明處義至到立人如已有如此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州新會人高祖判鉅曾祖東原祖永盛考琮早卒母林氏二十四年而

真居七十二年而受旌表九十一而卒先生生於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構疾於弘治戊午卒於庚申二月十日塋於圭峯左股深坑元配張氏子男二人景雲景陽張卒先生獨居十餘年繼娶羊城羅氏女無子銘曰靈以立本動而能神孰握其幾孰開其門凝而涵之天光淵渾不以我故何往非真我最其迹抹撥謬用納玄原示妄及顛

贈監察御史萬公墓表

贈監察御史萬公墓表 信字孟亭中世家廣西古藤父諱伯齡洪武中選舉仕南城典史生母孺人李氏閩之即武人也南城謫役海州逮四月而公始生求樂中南城改役燕之上林苑監母沒外氏公年四十有九矣後六年南城

竟謫死後十九年公壽七十有四以終公隨母鞠外氏甫勝戴冠還藤事主母主母喜其等事每喜復悲每悲復喜每曰計汝父當安母泣公亦泣又曰汝母不知安否耶公泣母亦泣自歸藤蓋嘗南北一姓省父母見子二人登科第矣當是時公省父母不與歸別不肯行行復旋爲之號咷數日別既而念父母喪旅殯久於淺土每臨風長號踴自責或數日不知食飲至老未嘗頃刻去懷疾且亟謂諸子吾天地間一罪人小子識之子五人曰景曰頌曰相曰楨曰祥顯卒官封川令祥今御史未官時嘗自燕奉南城還蛻還藤藤又三年始克舉孺人喪於閩御史之孝遠而不衰公之教可知矣故表之以告觀者

萬孺人李氏墓志銘

孺人姓李氏監察御史古藤萬公世和為祖母贈監察御史孟孚為母成都經歷邵武其為父南城典史伯齡為君子孺人性慧女教孝經諸篇悉能誦南城在官無幾調戍海州南城邵武壤地同命孺人且外氏依孺人謂南城君子素知賤妾心其母以妾為慮南城去五越月而孟孚生孺人一不以報南城曰萬氏之宗惟此一息忍令孤苦戍伍哀痛教戒無所不至稍長謂孟孚曰兒母以母為念萬氏之宗一息惟汝吾遣兒歸滕矣萬一皇天悔禍吾從而父俱來也既而南城改戍上苑以卒孺人亦沒外氏矣後三十有七年為成化之甲辰御史世和歸孺人喪於邵武世和念孺人墓不可無刻文序所以告其乃序而詩之詞曰

所天委命君不遠承宗祀者還吾兒兩地哀哀苦生離皇天明曉予悲世七之年魄始歸魂乎安之從於斯

城隍廟碑文

新會有城隍又有廟貌在縣治西門內創始於國初天順末今憲使陶公丞縣時所重建者也公嘗語箕曰鬼神之心固不可知觀其理之著見於外而執持吾前者如弓不張而發如矢不注而中隱然造化之柄也曩年西賊之來望吾城如銀山天塹以限隔之就予授首者不足言也其威靈有益於民如此又嘗遣人賁折稅銀之京師將抵羊城為賊所劫乃下令得賊報者賞且告於城隍以必得賊為誓是夕卜廟中恍惚若有人據予曰賊得矣予起出廟門行百步內一室爛光隱見帶門人語云官銀為賊所

劫我識其人而不知其姓名蓋嘗往來窮賤於此者也旦使踪跡果得賊其威靈有益於民又如此然人徒知城隍有險之險與山川之勢相為無窮而不知其無險之險與天地萬物相為無窮有如是者於乎登山涉河東封西祀祗園靈境金闕瓊樓其地既非所以容民蓄衆又非所以崇德顯功方且低心似愧而無所於抵止其為淫妄何如哉予已脩其廟貌以嚴祀事子能為書之乎承箕於是序次其所以復作迎送神之曲使祀而告之於乎神乎與時偕行樂以和煦兮威以風霆下民咸殖兮奔走百靈若天命兮匪期報成滄海雲深兮昆侖言言上徹霄漢兮下則玄泉善與天通兮幽隱淪淪經緯冥冥兮轉坤旋乾

大廉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行狀并祭文

大理寺副東養先生行狀

吾兄資稟高生七月以筭置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蒼蠅溺翼涵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堪史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豈不淮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游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之有麻刺僧進貢經嘉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何召諸生論之麻刺僧持刀挺亂擊諸生皆逸兄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以外夷而侮華夏之官托進貢而使公家有無益之費廢餉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麻刺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蕭陽嚴公浚者性嚴刻議論好異試科卷文字披其卷曰揚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為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聞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為之師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從事詩書亦末焉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為君子今之學者為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者莫甚於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害天下士類為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

官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為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為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為欣厭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也非所計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盍與錢謙謂閣老徐先生乎兄對曰吾恐張師德之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然曰樞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仰負此官矣其言曰尚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迹徇而理窒理窒而事逆悞悞其官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事之職古之士師也今之所任諫官也刑司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為評事之難為也謂評事之難為若昌黎所謂丞之難為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其官人負其官官可廢其職其官亦廢矣

管蔡勸臺于村莊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夫人居之
堂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親朋家
固貧窮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絕乏了無悔意
或勸之復仕曰予素無作官才非敢要譽以薄世也湖西
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圮與族人脩葺之將以
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蒲圻鄰封人予嘗告曰
少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者自古無托心之助
富者忽然有傾蓋之知姑待之予不能忍訟之憲司而華
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該脩曲歸我李氏予甚愧只
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人卒兄徒步經營塋
事冒寒多飢苦竟以枯羸不起為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
其生年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饑寒色多
少盡與已之帶索啜水無毫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十
五年湖廣既饑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為歌謠數
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
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
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
號東峯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自南唐時居嘉魚五世祖名
名遠仕元為譯史曾祖名煥洪武間舉西蜀鹽課大使祖
善教諭叙珙咸以叔父官贈都察院右副御史曾祖母
熊氏祖母董氏俱贈太淑人父阜號鵬賓不仕以兄官贈太
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先七年卒
子二人肇榮女三人曾思進周變表襄婿也繼無湖嚴氏
一子瑗以卒之年臘月葬兄于蒲圻烏石湖旁

同兄祭程母文

坤法而靜虛以徐徐非此之宜嗟惟孺人夙有閭則德門
以歸姑璋貴豐田不加闢居不厭卑子庶嘗官綏示嚴戒
穆穆如師惟哲惟一作法古先豈富貴為懿範不同鄉鄰
則傳來注則儀宗依我來得孺人孫吾弟之兒夫先其歸
十有餘祀玄堂有基友誼在昔感情匪私吾甚其悲

祭石翁文

先生膺聘成化壬寅之秋予省叔父官長安竊自喜必得
酒掃左右既而此南彼北相左於徐先生至京師子弟蓋
鄉旦暮謁見先生曰衡有兩端道德聲利孰輕孰重且問
而兄蓋知予兄弟傾仰之誠自成化己丑叔父膺官廣瀋
而子弟不得輒出入屬州展轉數十年之懷也其後壬寅
之七年予始得拜先生曰沙既而每有請益惟欲一落其
尚不深其奧待予自得焉而已朝食夕食寒衣暑服飲酒
舉杯投壺擁天一歌一曲有唱有和不一而足舍闕新
遠或玉臺殆七踰月予亦告歸性命道德形氣神虛有詩
有序指我正途既又四年予致壽具於太夫人風來不遠
築臺處之命曰楚雲我獨靜居水月為隣翁適佳景度橋
呼云而我三兩北徑南村交蔭榮木扶影清瀟一日夕而
三四見也又三年太夫人沒予來赴吊先生涕洟涕泗若
不勝喪劇祠堂脩數世先所各有記志并屬子筆既而得
語誼疾兩旬始平乃曰我於家事亦云畢矣祥禪之後與
子衡山而終老焉豈料不酬此約而至也又三年客一
之以先生疾報至予兄海印曰先世祖塋欲抽烟霞

殆示病與弟須往省予一見之始知疾亟非凡言焉者生
生泣數行下吾亦泣數行下既數日又連與投壺飲酒又
竊自喜先生疾自此或愈乎衡山之約不負乎中風之疾
世有淹留八九年者有十六七年者未必遽爾也苟誠知
其然於微亟之際吾必執其手足以待倚然長逝矣豈料
其遽爾耶先生門士請益請紫各有知聞發越施張儼有
門戶子獨慙愚村朴而翁一視之無先後焉豈其得於天
機之內者而不可欺以人耀之外哉筆末臨紙情已塞胸
不自知其言之亂也

祭陳奉時文

福善禍淫青報於天嗒子之見而情乃牽適豈遭逢本於
自然短而推折非我之遽老而耄耄豈我之延吁嗟奉時
死無後先豈有麟角續此絕絃豈無巨身莫贖玄泉翁亦
卧病床褥二年乃使老泪時復潺湲我述君行實志九原
錄之以實與斯世傳絕其永隔能已於言

祭陶方伯

昔我父申遊石翁門公欣枉書問我楚人翁曰誠哉來以
義因有舍重跼行不愧貧有核記孝蜂以義陳長沙賈傳
湘水靈均哀忠悼道意苦辭辛傳篇連篇公悅逮聞又我
書咨不寒慄云古岡文獻缺百餘春子直載筆無亂偽員
世烈有堂表我先臣貞誠同曰大義以伸詞不考德筆愧
傳神公一撫卷勞我斯勤一傾其蓋鵲亦驚親有內若故
無形骸新於乎位不泰世熟著於民雨清霧霽風掃鬱雲
名山大川一圓物化風聲鶴唳萬里獨存

同兄祭張都州孟賢

於乎幽遠者天道茫昧者鬼神庸劣者高位而多福
者枉生而久存於乎明府官寄我隣披別茲應撫摩善仁
畜焉不食官粟飛鳥亦避公門官雖佩諸金紫志每儼其
經綸飭厨傳以取高舉屈顏面以混俗塵俗計掃絕衆口
反唇良馬跪足而無主飢鷹肆翻於秋旻我坐空山枉駕
殷勤藜羹蔬食不厭我貧詰與心長更僕夜分弟遊白沙
卅濟飛雲岳陽之樓湖山之濱心非貌執意與情真廊廟
岩谷雲水心身死生同軌何惜何嗔寄偶生於一瞬付清
議於千春

祭程親家母文二篇

嗟惟孺人宦門收出不富於私不墮於洪歸逢其良辰止
其室惟井將曰心勦力屈慰及姑嫜何何剪拂愛及娣姒
我勞彼逸良大學遊五星霜歷歲弊四壁勤勞夕日積損
成良藁不起疾汝婿吾兒情將義密庖酒豆殷靈欣斯即
又代震卿兄嫂氏

祭周時可先生

我遊白沙廣右經行公長憲臺舟枉我迎煖眼忘年益不

待傾後堂館我裨榻相登歲惟丁巳夏及殘蒸與申之歲
師白沙崩我往吊哭孰托死生廣左左使公銜是嬰書促
襄事且委理銘白沙畢塋我返歸舫大開分司行幸少傳
與馬朝夕月一弦盈欲就君宿官有法程再款公衙榻下
中廳龍張燭燭鼓報三更開戶落帳驚客夢醒禮專問下
有論吾聽予起披衣趺坐鬚鬢均北邊陲河湟誰耕千萬
冗食將才孰能予愧出位念有此萌公聞斯言撫我之膺
舉世之事惟人以成詩文示我盡序盡評盡刪其駁盡存
其精我既文之而無過稱公謂冠大首恐不勝我再披閱
圈重點輕答以手書評論足徵公墨在遠越三歲星吾兒
南都書報公薨方伯乞休龍閣座榮於予吾人憔悴喪此
典刑古道惺惺孰易以梗濁流宦海誰之與清居貧道遠

喪母及兄無由吊哭悲感益增千里含衣文以致誠

祭蒲圻游先生室

尊孺人黃縣博之子王傳之妻弟為御史抑抑卑卑有挾
無恃人處以貴賤我敢彼人處以富貧我何此內職既脩
先於廟祀子多且賢女亦是似妹為新婦愛偏兒比凡在
姻親稱女之士不忝其終况云其始七十春秋夫何憾已
後良暮亡墳同高峙豈我豚有尊我玄水遣兒來臨無我
葬焉

祭提學姚先生

感而後應是放天道之常應不於感詎非此心之良既異
其趣於顯微故不見祭於同床若同則見黯然而頽然
長我楚鄙人山林伏藏任先生以尺牘何天來之無測遺

更人以救勒病畏毒於秋陽心亟見而未酬廩就遺而先
將文布勤東西之四馳而賤蹟入城市之未嘗良會何妨
於艱難而落月即掩於屋梁於乎慨俯仰之不欺亦孰得
而孰喪今也感遇不盡其長呻涕善能已其深睚

祭雷姑娘

吾祖母太淑人於吾從姑孺人為甚愛吾母太孺人惟吾
從姑孺人之有賴自吾毀盛而往來見朝夕而告戒賢否
由人而莫干惟計汝身之見在飯即熟而隨羹穀必加而
不采曩姑丈之官燕城不易於居大俸參軍而清貧助內
職於勞徠義分明於秋霜何嘗苟於假貸陶佳婦而鑄佳
兒上有巾而下有帶明肅勤乎本然懲創加於自怠壽高
吾母之三年福厚世人之四大幽明隔而情無窮金石盡

而辭難壞

祭周公養

昔我叔父獎尊先生少交殆老莫逆之朋世契於君德孰
相承君年我第我才君兄秋賦君屈卷不親呈與墳功暇
屢舉我觥君曰所懼所懼難并唱惜南狸感時不平醉而
起舞西日坤嶽我有鈍僕把酒提瓶酒淡噴予汝其別營
謂未下塩銀啖齊聲君曰啜醢奚分濁清我契君言味不
中更再就鄉薦君降我登鈍銳易位適遭匪能我即退休
覺世緣輕君守內艱目微失膏榮榮孤村遠曠舊賢相
七載既而復明絕意利祿與鹿永盟交口招來有司諸生
廩餼隨頒知已無憑命與仇謀負苦俗嬰自愧斜景趨進
何程俯仰信屈順事吾寧曾幾何時七尺長征莫溥詞荒

奠啓悲誠

祭古公

八十二年歲辛步健明聰少爭寒暑冠帶歎曲盤年親第
稱情比籬深沼魚爲汎汎言樂其生嘉懿美木區別正方
歎閱自應我值母喪杜公吊臨風雪衣纓我兄公婿倦仕
久歸今夏俄傾又枉吊唁撫棺罷哭語我丁寧烏石岡頭
汝嫂新兆盍壙同塋仰其統言一無哀憊下上便輕仲秋
旦四告常往來遊比化城兇召醫來公曰已矣寢地以聽
反真有期再拜酌觴於邑吞聲

大崖李集卷十九

九

大崖李先生文集之十九終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書簡

復憲長陶公書

十二月二日忽承使者來箕拜使者頓首領書未開緘而
嘆曰王公大人不待面而先以書問及後生小子此風胡
爲乎而來哉既見詞益謙情文益優渥然後知執事之行
義在寥廓之上非泥土中脩羽毛效鳴嗽而嚇腐鼠者所
可想見其遺塵也何可當何可當伏惟執事之事功滿邊
徽聲華在宇內清議著於上下箕拳拳然蓋欲求其公府
瞻望其威儀而聽其議論也久矣十月末新會志成此執
事之命也夫何敢辭識陋詞荒付托不效深有愧焉正求
裁可毋絕便而風作風絕定而執事有西州之行矣冀即
日回家相望益遠奉拜未有由臨書不勝瞻企懸仰之至
復新會楊太尹議脩志書簡

李昂英曰志莫先於表其產之良以矜式乎後之士此一
書之大綱領也按郡志以梁臨鄧林與馬持國馬希驥俱
類人物如臨止以一進士林稍稍能文章予嘗訊之故老
他無可稱述焉者今以伍隆起羅蒙正黎貞係馬氏父子
五人類人物爲一卷以周脩劉德張瑞梁臨鄧林湯有容
茹連蕭祐祐魯龍余統十人類人物外傳爲一卷分註備
言自不可掩差別先後不無意焉又按郡志及本縣舊志
所錄詩文駁雜太甚而又安置不類如余觀國航海詩及
羅蒙正所和者皆不佳一時招撫之由頗見於此故姑存
之其如迭陳知縣黃主簿等序寶國仙湧慧龍上臺顯靈

華明留廟等記四大姓悅親堂著思堂紫溪習舍忠德學
等文皆鄙俚可笑今悉刪之所存者靈湖堂一記而已新
收詩文當類於各門之下則類之不能類者亦附於後蓋
文章於世自有不可缺者也觀者并新舊志通觀之則其
去留公私之意亦畧見矣

與馬公思進書三首

大沛往返經此伏暑且審體履佳勝予自別後捨舍得一
吐瀉比日眼黑花飯後飲冷過多故如是耶况體弱氣虛
其亦宜矣早稻熟食口煩不累人奉見頻繁情與義稱
豈可不暇於將別之高人也行色的於何日揖拜江潯想
不久矣

二

詆鼂因孟子之言而能諫陽城因韓愈之言而能諫使鼂
鼂陽城無慷慨忠厚之心孟韓雖善於詞說安能固必之
以執事之心愚故熟知之而今日之地實切於鼂陽城
愧愚之道不如孟韓疑不能使人信也雖然愚之爲是言
未嘗不積誠於未發之先以求感動於聰言者然其聰與
否也夫豈能必於人哉蓋以吾心不如是則不盡矣孟子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君臣朋友其義一也執事能不過於忠而忽於愚之言耶

三

令公墓文發付里人公務者夫未示隻字何如今歲秋蝗
成葉節根實次第而災百年未之聞官既不肯民間民亦
不敢聞官富兒已無可奈何况貧窮而拙於生理者如箕

者其迫促可知矣衡陽即有之國民之勞瘁可勝言耶近
者常德又有封建古額臨江非版圖內耶天下皆民也執
事方當言路恐未能忘均平一視之心而失勲名於千載
之下也相知之深遽忘其言之罪也弘治己未秋九月朔
嘉魚李承箕頓首

與縣主姜

箕無似昨蒙惠馬其惠大切惟執事直爲其貧耶抑別有
一道也况內無應門之僕以供芻外無馳逐以利其力謹
當奉納不罪

寄浙方伯東山劉公

大沛之吳廣民瞻想不已而士論始終無間言執事負重
望於天下而所蘊未施十一吳奢靡廣多寇盜皆仁人君
子所當焦憂而並濟者安能使左右手置之提携之下初
暑想台候萬福箕即日歸武昌矣羅一峯文集承惠

復李白洲

箕自遊羅浮還忽奉手教帶名山之烟霞嚙明公之水蘂
醉其醇醪歌其高詞所得多矣曷勝榮感諸作在吾石翁
者一一奉讀言語事功迥出東南浮雲之上比門園池之
作又近古之絕無也顧予卑人何幸見之奉和小詩二章早
吏散堂空聊一過目而已

與湛民澤

坪來致美酒鮮笋恍然醉鄉悠然竹林巴陵之間滿湘之
浦何以加此李白所謂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走他
鄉太白徒得酒耳若復得筍其情興又不知當何如也拙

作諸稿忽爲勉庵二守袖去兩記示欲再閱即方一二
風濤响嘯依命易之頗覺穩便不知何如林塘詩序欲得
本翁意象始不落空月湖詩章草而已又不知林塘月湖
有許多當難可與覆否

與張廷實

箕在白沙歲星又一周十年三度畧無少進但自知不敢
有愧冥冥耳顧其病痛雖多實未嘗不洗滌於其往來之
間使有凡退聽而由我也日夕冀得賢者來此一會以助
其不及也自五羊至此可以朝發夕至久而不來何也每
於翁處竊觀來作雖非寄我者一讀之宛見顏色於當年
人謂閣下不得於箕諸兄弟不肯來將伺既去而後來竊
聞閣下之學素宗無爲而主自然豈復有彼此形迹如世
人一至是耶又謂閣下自以德高業就無事於來尤非知
閣下者子貢且居夫子墓上又三年非耶箕即日還楚江
湖日遠會面難期故以書伏希昭察

與魯侯初

一住白沙十六越月搭船自廣西而下不恨不即相見以
相見有日也箕因石翁欲卜居衡山以經始爲托今以衡
陽余君廷玉王君良卿常君邦靖爲媒策馬入山訪鄰侯
之烟霞尋茶牛之紫虛求致堂五峯之故蹟既有定即報
翁秋冬再來再理之明年翁則來也去年夏間永興有兩
生來白沙求講舉業伏審閣下侍高堂起居萬福爲慰兩
生自告困於盜禮服悉無箕飯而退之不令翁見翁聞之
追之不及一姓蕭居化龍橋其一已忘之二生還曾見問

間而尤知之意於既別之後王公大人學士大夫
絕矣伏承即日書并儀來蜀勝感諸詩家贊美本
和二章前以寄意執事後以寄意石翁意極詞麗不勝揀
息

二

鄙野之詞輒讀台聽乃辱寵和耶年書尊翰情澤蕪流昌
勝感幸愧恐之至石翁茲何恙去臘嘗得語溢疾者旬餘
衡名山貴賤相遇自昔多異人嬾殘勸侯子蘆王祐千載
之下令人思之神思飛洒今則相左負同一慨也以箕之
不肖心迹益孤事信有不可固必者而執事先生久要之
情於是為篤傾仰萬萬小詩奉和固知塵穢伏惟長考忘
年王公屈貴情深義隆有不可虛辱焉耳

寄魯成都

與金屋先生集卷十

六

弛張鳴默尊已庇民仰惟明公已得要領蜀波澄徹東江
於楚其源長其來易故其所推無間遠邇家慈去歲得足
疾伏承遠致杉枋契陰度非但憐予貧實公遵義者未
嘗瞻拜輝光而乃致書豈野人宜榮感之餘不能默默

與孔蓋臣

舊冬吳別駕來始聞困於詩案坎壈益甚靜居而冥思之
古人之所以處此者何如理遣之久則澹然矣別駕卷中
十詩似欠沈著妥貼力到自達明者自得於言語之外况
乎文字之學非所以相望也聊及之耳

與孫生訓

別久矣未通隻字何如吳別駕來承夫人起居萬福且領

川崩不得書故不識久別之後做得甚工夫耳令弟尚居
婦翁二十四橋耶十九年轉瞬如昨日吾鬚髮白十數莖
餘知深及之

答喻祈陽子乾惠魯公石刻并九疑茶

面隔來去幾枉書問箕山林放誕明公何取於斯顧其提
挈大務綜理細密卜其政矣顏碑已拜嘉更求濃墨一本
永州茶品不著於經惠者甚佳世之名者未必實實者未
必名皆此類也白沙先生示書茲有此行徑由柳嶺取截
也徒有爽靈西飛悠然高閣名香之間耳小詩閑令吏人
隔牆歌之而明公和焉亦曹參之遺意乎

寄徐亞卿

與金屋先生集卷十

七

承箕頭首謹啓徐老大人先生執事向歲於章遠中申
達鈞牌附文搞一通曾徹呈几下否繼見邸報而執事超
入南都然不知鎮吾楚為專耶為咸耶在南都為咸耶為
專耶清烈與軟美不兩立自古及今然矣出處去就明決
孤高蓋大人君子求工於道理之是者而不求工於世人
之好惡此則天下之所瞻望執事之素所自樹而亦承箕
輩之所熟知焉者也弘治丁巳十二月朔李承箕頓首再
拜啓

復張岳州孟賢

執事威而能容文而不泥通而得已介不失人大行遠到
可以望而知之箕無似迂疎尺寸之資不益嚮往深峻之
勢也明矣然而君子譽之而益勸小人非之而不沮既以
此始亦必以終古人明言也昨者邂逅傾蓋執事不失朝

夕禮溢而事周精通於誠在心無間於小大又如是有方寸之私久而益醉相去遠矣愛之至而望之深不覺其言也其拜拜

復徐朝文愈憲

望清歷南北亦多年矣勢分界別造謁無由枉辱嘉賜於旅館誠有光且有助不勝榮感大旆所歷剝聞有益於人如追回菊坡祭田救火仰天罪已凜然決不辭之陳案慨然發悔悟之善端蓋本之誠心濟之以敏手斬新變炎蒸洒然作東南清亢主人明公素取重於人者不徒爾也箕中更還楚有可示家孔者否

與梁叔章太史

切念白沙先生潛德惟我太史以老門客其知則悉其詳能最他人雖頗見一二顧胸次無萬頃波濤使生者何以爲訓死者何以不朽墓道之碑惟我太史是圖仲采具疏拜懇而箕復云云者前日與湛雨政擬造舟特告後竟違之

與陳仲采一

李村山啓不啓不必合葬順父志不欲合葬逆子心昨夜面言詳矣同山各墓且後幾時何如嚴終事以事父遂初心以事母子道曲盡矣吾黨友義亦周矣即示不必云從緩

二

麥君秀夫謝君伯倚二友人者來否爲孤哀子者曾遺人召否不知二友者於地理術果然精通否又不知誰在

卒浩劫之外洞見此理有否無否當意風水之有驗者猶呼盧得雙偶之類耳此未暇深論但古之王者遺將而推轂今之使友人者如使僕夫矣夫王者以天下之安危而憂及一方故未即丘墟其社稷而遣將如此之尊者愛其社稷也人子以後代之禍福而干及先人謂如梓陂影響之在目前待友人如此之畧謂之愛及先人乎宅兆而安厝之門生與子孫孰先兩崩其墓而非脩之禍福與道理孰重吾高祖父嘗假地於愛子婦翁胡氏者越二年而高祖妣下世卜塋其旁胡氏反復鳴官賴年歲未遠即不能瞞當是時吾家惟以此墓抵爲界限恐其再侵地也非求福也今七十有七年衣冠亦頗有每術來視皆以爲吉富貴賤豈人力哉吾家固窮不足道尊兄聊視粗迹亦過半矣每日相見欲復譚諄恐無終事之功徒取斯疏之誚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山川鬼神豈能外此理哉千萬村度共襄大事

與五辛楊鶴亭

一別三十年枉承問遺亦已多矣旅寓惟有愧耳伏承色養高堂萬福比聞行李適京師八十慈闈雙子六十令器見舉於有司美事也給以愼密僕夫二人足矣去高堂難得春秋之壽人就遠道易得富貴之卑幼輕重之勢其懸夫自維揚抵通州險我者洪阻我者閘礙我者千艘萬舶穢我者臭塵黑沙孰與我徜徉六榕殿一盃枸杞茶耶收遠遊之僊釋已辦之裝怡然坐孺人旁將受即君拜別而沈之何如哉

未即面先以書察之

復方伯周公

模倣不失其信於今傳於後必托斯文政如畫工傳神一望見之而知為某人斯善矣若不計其承當與不承當捕風勦說果能傳於後以信於今乎恭觀誄文自所謂家於江門白沙之上至為詩章以傷其吟風弄月之趣字有法自所謂當道佳薦至豈匹夫卑人執一行者句句着實康齋石齋師門出處迹異心同而以子陵為証筆端有眼不華不怪不虛今夫斯文乎其必傳於後信於今無疑也伏承書來適篋獨在此責以禮相之愧甚愧甚詞意諄複義情懇到死生之交實在於此若箕者獨有其心而無其力何能為何能為大事未幾忽踰三月今取七月十八日為葬期卜者未協吉尚夷猶也奈何奈何

周方伯示文集令去取

醉白堂記或者以為韓白優劣論守原議或者以為大緊促平淮西碑或者以為多冒頭文字未易知如此高文自當有具眼者連日披誦妄意於題下圈點政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耶

與王嶺南

先生與處皆天下士而以永感文委諸里巷人長者之愛固多而小子無乃謬承當此筆耶連日患瘧於樂昌且住數日方神健好過山小詩寄意承算頓首十月朔在韶陽舟中啓

與朱推府

海上諸無賴說者謂撫而來之非也彼非大逆迫脅何以撫為說者又謂伺其抵岸無船則獲之甚易尤可笑海上客商堅好船何限劫而取之併人從我吾朽者斯以為奸食堅好腹中之物用相繼無聊之人商儒不曉事抑至是哉必須道能探事者十人或五人又遣十人或五人併前遣者俱得其情則彼之人船技術俱在吾腹中又要知海村落人從違何如賞罰操縱惟在自擇耳府尊處恭敬承問如此等處則專之地不可也陳米拜領數日瘡復作迺遷行不能速

龔氏發子祖墓代茂卿兄書寄黃公養德

承芳六世祖墓李大實祖妣黃氏蒲圻南門黃氏女也於執事當為遠祖姑墓在黃龍望山成化乙巳秋予弟承其承恩嘗掃黃葉當時瑩域頽然自後仕者遠出處者多窮乏不能而霜料理率爾倉緣過侵占於令親龔氏無主之墳穿心留十八步鄉里之常談亦國典也今龔氏掘棄黃泉之遺骨凌辱親戚之祖宗可謂害人矣古人謂恩及朽骨天下歸仁滅及姻親凡有心者所當共棄明矣惟執事為親且辱幸相與處分焉不然承芳於明處叔龔氏若豈其微哉弘治辛酉夏四月啓

奉王少宰

十月六日提學姚憲憲處拜領執事新文三篇者兄茂卿下世已六月矣不忍視封題所謂高士者哀感隕涕讀不見字伏承執事位益高而政益繁廼能及山野餘殘之人痛哉兄素蒙知愛惟執事一人執事之外無一人恃知愛

拜干埋銘於此事所以求重於今而取信後世伏思哀
泉壤有光矣其自遭母喪及半年又適兄喪年才五十而
鬚髮已皓然情既荒迷言無次第不勝恐懼之至伏惟照
察

寄吳獻臣

先妣棄世罪苦不可言伏承香帛遠下靈筵哀號感嘆不
可言兄以枯弱病絕於去夏五月二十二日其苦又何如
想有聞於左右亦或未信也扣地號天無所于訴母柩先
君兄茔同嫂氏烏石湖旁觀山之東八九里耳

與魯振之

箕不孝罪大禍及母氏又及於兄哀苦萬端惟有喘息兄
病時得高捷之報割哀解顏於一聞之餘以君子之道自
此通也兄墓銘于守溪王先生能為仲穆於母兄之時乎
知深契謹此拜疏

與陳景重

峻擢百甲甚慰君子之情可以斟酌而為政可以呼吸而
益民可以通介而厲風俗可以抑浮靡起寒素而作士氣
不喜執事之得程鄉實喜程鄉之得執事也聚首至今積
歲時矣法限禮制不敢造謁叙別為恨車騎何時發惟有
心送而已小詩侑微儀輕晚望恐

奉守溪王先生

先兄靈筵伏辱吊儀墓道之碑又承心許哀感交至又承
手示情意綢繆風義高深與世迥然茲謹遣兒詣門下拜
領先君墓表并求親書無以為報惟以此心刻鵠於求

亦而已

答李用恕

歲月流電忽爾除歲遵制而已豈勝目悼聲厚儀益增悲
感未議相見寒深雪盛也瘡疾不可急醫惟慎起居語默
至禱

答馮侍御執之

山林僻遠言笑未得相親兄還自吳伏承手書照耀踈陋
多矣又示諸作珍誦不已既秘而復出風味可遠想也野
坪記率爾應嘉命言溢義淺取愧大方伏想大旆今當在
京師裨益世道者更有論列乎清識遠量必不以浮榮為
意

答澧州楊衛輝

古道寥落賸昧前執事至意何其迥異如此箕山野人
意疎文陋而執事乃使之廁名古今諸賢之末此固無眾
人之求而俟悠遠於他年者餘可想矣

與立卿弟

書來情義濃厚治身治官可知矣奶奶祿養萬福一族喜
幸况愚孫夙昔久於膝下者但不知賢弟何時能令奶奶
有抱孫之喜也肇六月間喪婦困苦無比終歲暮不能赴
期新正遣之但恐官邸添人則事多童來得墨香此清而
不俗者何妨不少金陵來者每不於我處取書豈忍然耶
復蒲圻仵秀才

書來承委先人埋銘於僕顧不見慘戚之容與懇切之言
而使僕迎意成之何以傳遠而取重况金石之文平生不

肯輕率多作乞不罪

寄沈休翁

猗一腿兔一首愧不鮮肥聊以表意倘肯以山谷機字謔和寄一章詎不解霜儉之人於冰雪之地而少將暗暖矣乎

與樂昌翁俊圭

歐舍人便忽辱手書文采字畫如觀面矣讀誦再四悲喜交集古人謂非意相加宜以理遣如此俗輩付一笑而已吾非吏茲土安能三黜我為苟能三黜我於我道何為然而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又未可草付一笑箕自喪毋及兄來百感繫懷鬚髮皓白南望韶陽海濱之間師友朝夕徘徊之意便教日作惡早晚衡山當與吾兄有未斷之緣也吳獻臣知吾兄久者共備嶺南想當相悉

與廣西馮方伯大京

昨者大旆過嘉魚箕走拜江蘇神隨飛鳥西上而目力已不及矣伏惟執事以雄才偉望膺此峻擢甚慰天下之望而得君子之心也箕哀餘疲病情瀾益過便欲尋盟南岳未能即就道屢辱執事眷顧惠問益增悚息而已弊鄉一夏淫雨不止入秋弥月不雨遠惟長者行部慰調想當自別謹奉手狀承起居并布謝懇

與馮公子洗

文明虎炳愧累數年非為老懶政以憂病之末文字率不如意幾舉筆輒罷顧安得清風生牙頰之間懸輪出浮埃之表者為公子發揚使公子默感潛思而俄頃足以照曜

於天下豈不快哉拙作聊充一閱

與程主陳

一塵之塵得沾仁人之利澤亦足以自老顧願以堪大遠矣錫馳驅遠近伏承書儀榮感多矣使回謹此復

與提學陳先生

老朽林下未得瞻謁伏承惠問古風動江堅矣感激何可言大旆經行物物生色大賢君子之學行斯其驗乎

李大厓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承箕撰承箕字世卿嘉魚人讀書大厓山自號大厓居士成化丙午舉人嘗徒步至嶺南從陳獻章遊及歸遂隱居黃公山不復仕進明史儒林傳附載於獻章傳末是編乃其弟立卿所刻明史藝文志載大厓集二十卷與此本合前十二卷爲詩後八卷爲雜文附錄一卷則墓表行狀及陳獻章所贈詩文前有其兄承芳所作采菊稿引采菊稿者卽獻章所贈古詩凡十二首裝潢成卷以其首句有采菊二字因以名焉然此宜入附錄乃以冠諸簡端蓋欲假獻章以重承箕殊非體例且重不重繫乎其人亦不繫乎其師也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選要

七卷

〔明〕費宏撰 徐階 劉同升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清印費文憲

公文通公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費文憲集

選要七卷》提要

費文憲公文集序

費文憲公摘稿二十卷凡

詩四百五首文四百十篇公

伯子禮部郎中懋賢之所錄

仲子尚寶卿懋良嗣孫官生

延之之所校而巡按江西侍

序一

御吳君遵之所刻也昔歲癸

未階濫出公之門人嘗詔之

曰文章可以觀人其文如長

江大河則其人必能有所容

受承載若如溪澗之流雖其

清可以鑑然而爲用微矣階

謹再拜識之退而考公之文
出入經傳平正弘博無一不
如其言又退而觀公之爲人
其度廓乎有容其氣象渾厚
惇大足以任天下之重又無
一不如其文於是始悟爲文

序三

之法而竊自幸獨獲聞公之
教庶幾有所成就以無忝於
門下士然又嘗疑之自漢以
降士以文章名家者莫過於
韓柳歐蘇四子之中柳文蓋
傷於峭薄而其行與業柳亦

在第四以是質公之言可謂
信矣然柳子者翹然負秀出
之資其所自待宜不忤於人
下而顧三子之不能及此必
有物以蔽之公於人品文章
兼有其盛此必有以爲之本

序三

者于時階旣未能叩而公亦
不以告豈其自得之妙不容
輕授姑發其端而使階深思
而自識之歟今去癸未餘三
十年公已不可復作而階亦
向老進脩弗力無以副公之

教惕焉不寧於心然不敢以
身之不肖使公之言沒而弗
傳也刻成因論次所聞而并
及所未能叩者以告後之君
子相與思焉公歷官至少師
萃葢殿大學士率贈太保謚

序四

文憲故稿以文憲名吳君能
爲文有古行故其刻是稿在
公卒之後又以板歸尚寶藏
於公之祠

嘉靖乙卯季春望日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

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門人華亭徐階序



序五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選要

慈亭

徐階

閱選

白水

劉同升

嗣孫

全校

賦類

賜同遊西苑賦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八月望後二日

文集 卷之一

聖駕出遊西苑遣司禮監官帝彩召臣宏與
臣時從至無逸殿皇上御東翼室賜見諭
以暇豫同遊之意遂命徧觀殿宇亭榭臣得
伏誦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所
作農家忙律詩及皇上所題 商風圖長句與
左右二碑再賜入見諭以盡心匡輔有見
必陳拳拳以薦進賢才民生遘事爲惡又謂每
歲奉慈宮出遊西海但行路祭之禮爲弗敬

命臣等詣北闕口相地立祠賜對久之命賜

酒饌既辭而出又傳命令彰導臣等至清

榷殿一遊因得徧觀翠芬錦芬二亭及花卉松

竹乃至北闕口湧玉亭相立屋祀神之地折北

迤邐循宮西垣徐步而歸臣頃年家居側聞

無逸創殿 函風構亭仰見皇上留意詩書

知小民依於稼穡而欲恤其艱難一遊一豫惟

省歛是務以勤居逸朝夕不忘所以屏嗜慾

文集 卷之一

精神而延長聖壽固在於此所以施仁政結

民心而鞏固皇祚亦在於此誠萬世太平之

基 宗社之靈之幸也顧遠在山林未由親觀

其盛今蒙恩役用入朝未幾遂得被同遊之

寵愜快觀之實千載一時之遇何其幸哉謹

撰賦一首鋪張其事蓋皇上之謙恭接下仁

惠愛民比隆 舜高出近代臣總吏事當傳萬

世自不能已於言也其詞曰 由禁門而西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三

出今望岌業之 新宮煥金榜之門懸今上輝
映於層空 殿錄書之無逸今亭寫詩之函風
本姬籙之攸昌今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
昧今率肇迹於農功知民依在稼穡今必軫念
夫鰥寡仰吾 皇之明哲今躋堯舜之希蹤豈
成王之可望今乃自抑而謙冲取周公之訓戒
今獨閑閑於村農當八珎之前列今念民腹之
木文躬三推於 帝籍今畝畝布而橫蹤歛嘉
穀於秋穫今需 御廩之常供鼎 后妃以親
蠶今欲稍習於女紅繰柔絲以成帛今備祭服
之紵縫以乃勤而處逸今惟慎始而圖終屬秋
氣之平分今日未晷而方中忽 鑾輿之時邁
今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今度柳陰之
垂虹召微臣而同樂今曳委佩而景從前 黼
座而造膝今聽 玉音之雍雍論締構之初意
今 令寓目於西東荷 慰諭之拳拳今勉臣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四

輔而輸忠又縱觀于 別殿今步徙倚而從
挹翠欄之芬郁今賞錦鑑之芳叢念微臣之與
此今實千載之奇逢愧 天恩之難報今其何
以仰副乎 宸衷祈雨暘之時若今慶歲事之
殷豐庶 皇心寧而 聖體健今荷百福之攸
同瞻 前星之輝輝今協吉夢之熙熙 歷年
邁夏而逾周今豈但媿盛于三宗
頌類

皇太后尊號頌

舜致孝而萬國以寧武達孝而四海以清孝者
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故以格則感神鬼之心
以化則爲下土之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惟我 皇帝二十有
三年夏四月奉冊寶尊上 聖母徽號報功德
參三才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二女嬪虞 帝
德用彰三母歸周王業攸隆惟我 聖母皇太

后風以粹質內助 先皇德協關雎賢踰樛木
若則有脫簪之助行則有辭輦之風著壺範於
六宮表母儀於四海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天監
厥衷慶鐘耿質啓迪勤劬庶以一而識百日月
久照用咸五而登三矧於皇太子遂含飴之歡
貽燕翼之計釐以士女國本深固唐之文德宋
之宣仁比德課功曾何足齒顧尊號未稱 朕
心謙焉夫大德必享以鴻名情文實存於舊典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五

惟一二執事其率循而懋明之幸今海宇砥礪
文教旁敷期於繼志述事博施備物表事天之
敬竭愛日之誠百爾執事聞詔戒具質之聖典
協於師虞僉謂德盛則言固難名詞簡則美難
述數惟我 皇太后母臨赤縣質本天成可謂
聖矣子育蒼生德惟坤厚可謂慈矣言不與政
動必循理仁也靜重有恒貞吉無疆壽也宜上
尊號曰 聖慈仁壽於是 聖心忻然協於羣

議爰命太史涓吉舉事先期類圓禋方饗左祠
右祝以孝告神神其格思 天子乃以丙午之
旦舉玉趾而徐行虛金根而弗御虎賁前趨鵷
侶景從步自法宮至于長樂福綸鞠展之重厭
安翠輦之車爛其在望照耀星日 上乃寅奉
寶冊躋躋踰踰踰爲壽洩洩融融天人和同
上下交慶抗音嵩呼者響振乎鐃鼓頓足獸舞
者影拂乎羽旄戊申 上乃被袞冕御明堂翔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六

雞樹竿隊鳳宜制溥大德擴洪恩包海宇於度
內運天下於掌上敘叙公族而饑寒者卹其私
婚姻者助其費存問高年而有德者榮其身單
丁者復其家體羣吏則貶爵以優其親矜舊臣
則賜級以優其老開省視之期本人情也守節
孝之制勵風俗也吏士民兵節之而不盡其力
鰥寡緇黃處之而各全其生所謂親以及親樂
不獨樂幽室盡曉枯條徧春行者塗歌坐者室

慶九族以叙而願祝諸藩以職而來賀茲禮也
其千載之曠儀而臣工之催覲者歟臣聞孝
者萬善之本故尊親則祿位名壽之必得立愛
則家邦四海之畢孚以今觀之豈虛乎哉昔東
京元初間和熹劉太后頗隆德政劉毅上書安
帝欲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勸
勲金石崇烝烝之孝况今茲之事萬萬於昔而
臣官忝太史敢惜辭費使思齊下武之雅擅美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七

于前乎頌曰 於惟 聖母天厚厥賦德窈窕
兮王假有家貞淑不瑕理陰道兮篤生聖躬時
來六龍重離照兮天錫之祚多歷年所享壽考
兮啓迪至治于今二紀德丕冒兮耀啓前星萬
國以貞承宗廟今天子曰嘻惟予之施民胥效
兮 聖母之德昊天罔極嗟未報兮咨爾縉紳
舊典是循定尊號兮必合於經必稱於情崇大
孝兮聖躬戾止勞心曲體上冊寶兮爰溥皇恩

被及斯民渙溫詔兮行葦之詩燕縞之衣及人
之老兮不嚴而肅不戒而服從厥好兮仁孝之
心調舞之音格穹昊兮如日之昇如月之恒願
天保兮

詞類

偶閱東坡墨刻有菩薩蠻一詞用韻戲作
誰道歸來門堪羅雀不似麟閣魏徵古人曾說
安樂值錢多况是天恩浩蕩無拘束任汝狂歌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八

荆溪上園亭買就種橘學東坡湖光千頃似平
鋪素練乳鵝魚梭堪着我扁舟穩泛鷗波却憶
從前富貴真箇是一枕南柯功名夢如今懶做
夜覆喜漁簑

水龍吟壽岳母士齋漢老夫人

舊傳謝女能文阿婆又是天孫手何須乞巧等
閑拈筆篇篇錦綉霜後松姿雪中萱草聲華似
舊笄女流幹局才名可比奇男子真稀有莫歎

老天難必待以定孫枝再茂善門餘慶書香種
子堪娛白首喜此重來甥孫繞膝稱觴爲壽願
年強健常如今日滿斟春酒

代郡僚作賀太守朱亨之考滿綵帳文兩

子正月作

神明太守是天上福星人間慈母山岳威稜冰
霜節操不愧乘駟衣繡闔郡同聲贊頌使者交
章馳奏盡說道以漢庭循吏如今稀有非久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九

恩詔下選補公卿章佩黃金紐台斗聲華鼎爨
勲業看取蜚英騰茂僚友惟知慕蘭父老猶思
借寇邇今日持一杯春酒與公爲壽

歌類

題淵明歸去圖

潯陽江頭泊歸航松菊未老田園荒躬畊猶足
辦酒漿公田有秫儘可秧斗米折腰亦何妨建
康銅駝荆棘傍天門折翼不復翔股肱苗裔非

尋常晚節恐負秋花香肯將僞命污冠裳葛巾
一幅聊徜徉生愁醒眼多感傷醉卧且納薰風
涼牖鄉樂境同義皇作詩冲淡味更長荆軻入
詠乃激昂胸中七首藏雄鋒知心千載有紫陽
汗青老筆生幽光詩名康樂與頡頏追念祖德
能掄揚竭來有意思張良胡爲復綰太守章竟
使首領埋炎方乃知自立須堅剛見幾而作易
所臧披圖嘆息聊題將仰止廬阜摩青蒼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十

送顧少叅與成之浙江

顧君清澈如秋潭庭珠巖電光相涵金緋一旦
換袍帶雄藩謀議初陪叅追思釋褐幾寒暑英
妙今纔三十三浙中山水甲天下清波倒浸皆
晴嵐蘇堤最近可時眺禹穴稍遠還窮探人生
富貴在行樂俗尚頽靡多沉醉君心獨異予所
畏每憂世事真如快臨分相就索我贈我無以
贈空懷慚傷哉民力久已竭君今正復官東南

隣封盜警况未息境內亦復騰戎驟豈惟閭左
苦征戍只恐豪右猶難堪牧民如馬在去害務
獎廉靖驅貪婪若教郡縣總循吏田里自合安
農蠶耳棠何故有遺愛輜車所到仁恩覃高都
厚享君所有願立功勲爲美談

題蜀江圖

樊君示我蜀川圖萬里江山纔一握紙尾親題
出魏公云是潼川李生作岷山隱隱挿雲端山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士

下寒江經禹鑿神施鬼設露端倪陰合陽開分
脉絡差戔雪嶺隔蓬婆嫋娜繩橋橫滴博溪流
芳膩花曾浣江色澄鮮錦初濯娥眉淡掃月輪
高灩潏孤撐秋水落白盔赤甲形模異龍舂虎
鬚聲勢惡影疑百越看山鷓鴣愛九臯間聚鶴
羣仙藏集自逍遙神女夢思猶綽約登龍飛鳳
入青霄白馬黃牛出卅壑瞿唐峽口東奔湍脚
底雷霆常噴薄青螺忽湧白銀盤湖裏君山誰

剗削披圖不覺塵眸豁奇徑可疑還可愕如朝
帝闕擁圭璋如赴戎行攢劍槩又如鍾磬在高
懸如設丹梯登峻閣九屏疊秀卽匡廬二室窮
深更崑洛就中地勝每因人終古流芳真犖犖
杜從夔府稱詩聖程向涪中傳易學獨醒亭畔
誦騷辭八陣磧邊懷將略圖窮尚有岳陽樓志
士登臨非取樂我嘗有意賦遠遊苦被浮名自
纏縛因圖寓目亦欣然更寫此詩存大略重來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士

借我細臨橫畫史何人解盤礴

蘭當門

蘭當門行者視汝爲深究只嫌在眼妨疾走豈
復有意憐芳根呼鋤鋤去意甚快朝驟夕馳無
所礙曾不念拔茅連茹以其彙易在扶陽乃爲
泰嗟蘭之生祇合在空谷蘊蓄馨香閤光彩却
有幽人爲汝憐欲加採掇充囊佩當門在谷惟
所遭吁嗟乎汝蘭慎勿隨時變化而爲茅終

賀民悅姪領鄉薦

聖朝取士以四仲而開科我祖詒謀用一經
而啓後父子孫傳衣於三世酉卯午領薦者九
人獨子年未有科名在今日又添盛事惟我民
悅春元賢姪天資穎異學力精專雪案螢窓每
潛心於經籍詞源筆陣久馳譽於文場士類讓
其先登父兄倚爲後繼屈稱屢負素志乃酬萍
野鹿鳴樂嘉賓之在宴梧岡鳳起慶吉士之登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一

十四

庸振起家聲延綿世澤老椿叢桂擬竇氏之流
芳玉樹芝蘭並謝堦之挺秀山川增重間里生
輝二阮同遊更補丑科之捷雙親未老卽看封
誥之頒綴緝詞腔發舒佳氣 幾度槐黃大
家準擬虎榜題名喜一枝丹桂先期入夢燕山
老樹復吐秋英竹所儲祥蘭暗茁秀奕世雲梯
接踵升從前數子午卯酉科第相承十年窓下
書聲每夜對黼黻二尺檠嘆楚璞難埋昔曾三

獻有人識玉價重連城鵬鳥搏風蛟龍得雨此
是青霄第一程更明春看花得意平步登瀛
右訓沁園春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二

詩類

五言古體

擬

憲宗皇帝輓歌辭二十韻

勲德超三五哀思倍萬千龍飛欣覩聖鳳紀屢
昔年澤厚漸寰宇功高格上玄崇儒親視學尊
本首耕田左祖時嚴事南郊歲致虔求才頻御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一

聖聽講輒開筵相識精咨訪言官曲保全身綠
憂早側賦爲恤貪蠲疑罪蒙三宥微勞荷九遷
餘恩完喘煥先政軫顛連樂悔曾推轂防微重
守邊諸夷嗟喙矣四海樂熙然氣運雖逢泰勤
勞尚法乾貽謀新製訓資治績成編慈極承歡
篤儲闈沐愛專王猷看允塞帝祚奠繇延忽訝
臨朝宴俄聞遺詔宣天方愁杞國日竟墜虞淵
易月哀將脫因山紉欲牽小臣專頌述深愧筆

如椽

送蘇伯誠提學江西

鑄人如鑄金大治宜兼收兼收入模範始足應
所求以爲象物鼎神姦望而愁以爲作羹鉉調
和適剛柔以爲照膽鏡賢否焉能度以爲耒與
鑄農人飽以謳以爲及與鋤談笑誅胡酋江西
一都會統十有三州匡廬冠羣峯彭蠡滙衆流
往者三品貢價匪他方倖邇來似減耗不能究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二

其由先生方臨廬頑鑛試一搜豈無錚錚者可
以追前修

文儒宋最盛發跡由南州仰惟無極翁結屋濂
溪頭當其官南安二程實從遊紫陽最晚出尋
源渠共流南康假守日鹿洞乃重修飛輦乞經
籍立訓規朋儔庶幾媚學子彷彿程與周先生
畜道德久抱斯文憂行行到廬阜撫景應淹留
爲陳古學與一警末俗偷教人兼體用長善則

剛柔既令賢者衆亦使惡者瘳貢之天王庭以
應緩急求桶榱苟不廢梁棟知先收

送徐舜和使高麗十六韻

聖澤霑殊域賢勞屬近臣卷書辭翠幄持節出
卅宸恩餞來浮蟻宮袍賜瑞麟赤心知報國素
志不謀身四牡遵塗急三韓引領類華夷元共
主符命此更新驛路千山曉王正萬里春驚橋
成幻語鴨綠是通津舉國郊迎日諸曹館伴辰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三

龍鬚專宴席鵲舞樂嘉賓賦手看前輩詞鋒聳
遠人端卿名久著原父博無倫首夏應旋旆同
官每望塵神功煩紀錄帝學待敷陳筆許昌黎
直儒推祖禹醇依依離合地執袂更緣循

七言古體

送克溫吳先生歸宜興

儲皇英姿美如玉碧鏤宮中方進讀宮僚番直
有常期翹首以陽思獻曝日承令旨賜龍茶潤

燥搜枯香馥馥鸞輿近復幸春坊肥瘠珍醪分
內局吳君何爲獨南征馬蹊金琦車炙轍黃扉
大老得請歸於春爲甥吏爲屬吾君尚爾念
股肱自出可能忘骨肉渭陽情厚古今同萬里
固宜輕水陸意將仁孝翊元良咸頰區區徒冊
牘陽羨溪頭景如畫畫裏耽耽千柱屋笑迎門
者翁攜孫白髮蒼頭膺百福斑斕舞罷朋來簪
喜氣回春黍生谷錦衣共美畫行榮禁鼓不驚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四

朝睡熟暫離塵土到溪山未信軟紅勝淨綠况
君久已憶尊鱸便可憐然居水竹柰何鳴鳳在
梧岡瑞物豈容棲灌木以師勲業著三朝也自
校書升國軸初階豈是偶然同似舅才華良已
酷君欲乘時報主恩去莫淹留來願速蘼葭茂
愧倚瓊枝東軒時寓停雲目

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年二十九人會于
城東黃都尉宅分韻賦詩得無字

高堂燕席喧笙等金珂塞路騰驂駒賓來不速
主誰是年家意氣原相孚蕭樓彷彿鄭莊驛春
風拂拂吹行厨歌喉宛轉本燕趙舞袖獨速來
巴渝墻根已報餅屢卧推泥忽送湘南壺兄酬
弟酢爵無算已擠醕酊須人扶憶昔同遊杏園
裏我初結髮猶無鬚流光冉冉今七閏日斜會
見搔霜顙坐中耆艾昔強壯意外感慨殊榮枯
幾人歟歷尚臺省大半出牧居江湖晨星在眼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五

已可數勝日此會安能無何時輻輳又簪盞少
尹行且歸番都臨溪太守亦北去典學使者還
東趨信知俯仰是陳迹暫取笑語真良圖豈能
飲食事酣宴正欲道誼評精能寒儒圖報從釋
褐况此袍帶多金朱離離諦聽岡上鳳泛泛肯
欽波間鳬彙征共賀拔茅茹終譽各擬收桑榆
何妨比美稱稷契相與輔世躋唐虞

壽李西涯先生次邃菴韻

文星徹夜映台纏海屋籌多更紀年 聖主虛
懷諮壽俊後生翹首仰英賢周情孔思才難及
杜斷房謀史必傳名世真應符運祚降神誰識
自山川霜松耐晚姿偏茂楚橘宜南性不遷德
業三朝推炳亮邦基萬載卜綿延從龍屢與時
乘會錫馬頰蒙晝接專早用作霖無赤地功看
鍊石補青天狂瀾不聽中流倒烈火終教美璞
全鼎味調和金餽鉉心源澄澈玉爲淵炬蓮曾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六

照恩恩外班筭高依黼座前一寸丹心常捧日
數莖華髮未盈顙筆端力可千鈞幹門左弧當
六合懸展慶欲携蘇子杖留賓初秩武公筵攜
謙愈覺尊光甚善謔微開笑輟然似臥人皆爭
快覩如泥民久荷陶甄虞廷喜起方圖治漢瑟
更張適解絃蟻泛醉容傾舊醞鶴飛歌許和新
篇相如莫問形容異李泌休論骨法堅從此蓬
萊幾清淺登瀛原是老儒仙

送閣老熊峯石公祭告泰山闕里

一函香帛出彤墀東祀親煩閣老賞七十二君
封禪地百千萬世帝王師新朝望秩遵虞典故
國牲牢憶漢祠祝冊御名旁日署華原使傳看
先馳頌聲遠播懷柔後道光昭感格時登覽
杜陵遊甚壯低回遺史去前廷秦碑細剔莓苔
字周檜徐攀雨露枝秘跡未緣窺玉牒遺音如
或聽金絲長途記述詩偏富盛禮遭逢興亦奇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七

青簡裁成須大手鑿坡翹首數歸期

五言絕句

題吳匏菴東庄諸景

東城

好景隱城東宛然村落中春風到常早花木易
成叢

竹田

種竹損腴田愛渠清類我春來飯不充燒笋亦

云可

北港

齒昔照溪紅幽香可意濃移床溪北去爲欲超
南風

鶴洞

仙洞纔容鶴雲門夜自封曉來階下舞苔徑有
行蹤

七言絕句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八

九月二十一日

文華殿暖閣講罷有旨與賞賜內侍舉

三藥自殿西進至上前置紗帽衣褲其

■少師臣劉健少傅臣李東陽謝遷率日

講官禮部左侍郎臣王華右侍郎臣王機

少詹事兼學士臣楊廷和學士臣白鉞臣

劉忠太常少卿兼侍讀臣費宏列班跪謝

臣健致詞云臣等職分當然欽蒙賞賜無

所補報不勝感激 上復云先生每辛苦

臣等以爲得 上一言勝如千金之賜也

因以一絕紀之

衣冠三等列長筵講罷承恩暖閣前耳畔忽聞
天語重小臣辛苦分當然

聯起

習閒成懶百無功塵事難侵世界空睡起呼童

向籬落菊花枝上捉青蟲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九

五言律

暮春卽事

小艇看山罷歸來日已昏機春起晚急漁火集

灘喧聽樹知秋意觀星認帝垣綠江諳小徑步

屨到柴門

雨霽

雨霽晴方穩携床出翠微倦行時小憇幽討欲
忘歸傍柳驚移樹穿花蝶在衣長歌林谷震喜

意合天機

看雨

春深纔得雨晏坐忽寃憂紅見官花潤意知
麥抽涸轍呼枯鮒晴喚屢占鳩欲動清霄雨簷
聲恐遂收

卽事

扶棟初成屋爲園旋築牆看山嫌樹密傍砌愛

花香蝶翅明如畫鶯聲巧似簧春光不相負何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

必滯他鄉

二十一日經新冢口

水淺舟行緩春深日正長暖風喧鳥雀平野散

牛羊鄉國頗延頸農家欲種秧歸田無別夢念

念在耕桑

雨霽

雨霽郊原潤春深景物妍暖雲低覆樹流水漫
成川徑草碧如剪檻花紅欲燃呼童理耕稼生

計在農田

七言律

及第紀恩

鵷班濟濟聽臚傳驚喜龍頭蜀少年明主拔才
真十五寒儒對策愧三千百官拜舞天心悅六
宇親題御墨鮮觀榜共隨仙樂出文星燦爛曉
雲邊

有詔南宮宴茂材主筵仍遣上公來需雲散彩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一

浮瑤席湛露分香溢玉杯天近帝居春似海樂
兼胡部鼓如雷宮花斜壓誇冠重知是瓊林醉
後回

千秋節

文華殿侍班丁未七月三日

紫禁清秋氣鬱葱百官朝罷赴青宮春留鶴輦
仁風播天近龍樓聖眷隆一德重輝星拱北兩
明繼照日生東侍臣鵠立依香案擬在蓬萊絕

島中

弘治改元用鏡川學士韻

旂常婀娜閃金屏舜殿初雷五彩衣潛邸久疑
龍或躍高岡載詠鳳于飛天將解雨蘇窮困人
仰離明照隱微山野癯儒憂治切幸逢新政喜
將肥

題周公瑞畫

溪流漲綠山攢青紅入桃杏尤分明眼中何處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二

無顏色春風點綴真多情山人樓居敞窓戶隨
意收春歸肺腑携琴載酒是何人笑指門前落
花路

聞 皇子生志喜

前星隱隱麗層霄萬里祥光接治朝一索占應
歸主器九重歡擬獻新譔百男復有幸嗣摯三
祝還期舜協堯不向周南嘆留滯鸞書到處聖
恩饒

寄汪會元用之

文名籍甚滿乾坤更覺吾鄉勝事繁兩姓通家
才半舍七年相繼備三元風慚後輩絃歌盛譽
重前修德業存獨怪神交先入夢何時對榻與
君論辛亥九月謁金相隴宿山莊夢用之乃尊
太守公着進士巾袍繫銀革帶相訪其時
已知爲春
榜佳兆矣

送劉衡仲之潯縣

衡仲與乃兄俱四川
解元乃翁嘗知涪姚

筮仕今茲亦大名天顏咫尺是郊坰屏間御筆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二

從君試花外瑤琴洗耳聽政在舜江應有譚魁
傳已蜀素通經極知列宿垂光處無限疲民待
福星

賀贊善楊知休母夫人李氏八十少保司
徒莊敏

配公

春風送喜入華筵百福誰如阿母全軒金三魚
驚疊寵雛將羣鳳愛孤鶩蟠桃初見開花日僊
李仍逢指樹年高會不妨鮮屢擊朝官留得賜

時錢

經筵遇雨衣盡濕時方大雩喜而有作

二十
二日

講殿今年此日開小閣宜喚衆官來

上朝退御
振與至文

至百步兩小閣始開門傳官人每進來春衣

甘雨何須惜早隴祈天正可哀雲護綵屏龍蛇

蟠風縈香鼎鶴氅毳

講殿中設範金二銅雀于
左右鶴頂各掛香二炬

微臣一字曾無補也向宮筵醉飽回

是日劉侍
講講四書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四

張中允講書經羅吳二太
史展書子分班侍立而已

和內閣賞芍藥

好花開向禁城陰咫尺天高雨露深羣馬幾經

元老筆栽培要識化工心名從小謝詩中著品

入維揚譜內尋得奉宸遊許同賞徘徊韻險不

辭吟

蒲團詩次吳匏翁先生原韻呈斐職方

纖就青蒲露未乾坐來清潤透泥丸雙趺待此

堪終日一榻怡然不愛官韓子湯歌斬簞好申
公莫羨漢輪安興來聊爲茶煙起似有餘光映
月團

三車轉水未曾乾坐閱蟾烏跳兩丸戀席已慚
希聖哲無邇坐勝作儒官坐腰欲守平時軟容
膝方知到處安多病閉門常籍此磨驢踪跡只
團團

送張天益同考順天試事畢還太平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五

囊書秋晚出都城詔許儒林給驛行得士終輸
京府盛持衡應賴主司明四方韓孟難相逐百
世朱陳太有情草草離樽對江天極目鴈
南征

又用韻寄奉伯父大人

拂衣還入海鷗羣野趣傍人未許分霜後疎籬
開晚菊雨餘深洞駐閒雲新篳白酒時時醉別
院清香細細焚老眼天留青慘事芝蘭庭下藹

奇芬

過釣臺

漢燼難噓鼎已移此堂終古水之湄病癡誰復
非侯霸立懦真堪繼伯夷翠壁孤高還獨聳滄
江百折必東馳一竿不爲浮沉計始信先生善
釣奇

題明山草亭送戶部侍郎王公民望致仕

歸華容和守溪韻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六

城南歸路路平蕪望入明山興不孤籬菊開遲
應待主沙鷗膳穩亦忘吾風流可續睢陽會煙
景誰爭賀鑑湖聖主恩深廊廟遠先憂一念未
應無

送門生常文載出宰昌邑

宴席聞歌鹿食苓登庸能慰薦賢心雷封小屈
才初試海國循行澤自深風外雙鳬添別恨雲
邊一鶚聽佳音極知雅抱非王宰報我應無暮

夜金

擬 御製戒諭親王詩 共二首附五言絕句二首

居藩勝似爲君樂祖訓分明不汝欺
祗恐宴安偏易溺可言惡懼未嘗知
初筵醴酒休忘設暇日遺篇得縱披
天下一家今鼎盛相期無負太平時

從來宗子重維城勉奉親王輔大明
穆葛綿綿還自庇庭花鞞鞞固多情
榮知爲善方欄此道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七

在持謙每忌盈歷代諸王誰可法
至今惟數漢東平

善積能延慶愆微亦致殃一篇昭鑒錄
斯夕是羹牆

派本銀潢共名看王版聯宗盟宜固守
國祚永流傳

喜宋弟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
登瀛妙選重當時贏得人呼是白眉
天上白連

鴻鴈影池頭又借鳳凰枝詞林進學心
方壯秘閣論文出每逢聖主儲材有深
意制題九欲謹帖嬉

侍經筵有述 士申歲九月二日

講殿陰森黼座高朝回母乃聖躬勞
儒家論治先堯舜帝代陳謨重禹臯
是日講論語舜有五人及臯陶謨天聰
明二啓沃心存還白愧游歌地切幸親
遭裁詩章記取深秋景黃菊當培映赭袍
文華殿門外盆菊有脾繫其枝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十八

題白黃西施

樹色花香鳥聲鶯舞四首奉西涯翁初韻
指點春光轉夕暉望中全覺舊林非
陰陰茂苑聞黃鳥歷歷晴川合翠微
坐愛煙絲侵竹几行看露葉拂荷衣
風零刺有游歌地幾度停車晚始歸

冉冉輕枝細細風小園芳意每從東
坐來不用爐熏換賞處難教酒琰空
別塢春光藏未密仙

家鼻觀覺常通何須採摘簪蓬髮合在先生杖
緩中

抱書九藥揔堪憐詩景分明在眼前學語嬌兒

音乍轉弄簫纖手曲初傳多情欲滌紅塵耳無

夢從驚白晝眠未必林間岑寂甚春聲殊覺勝

賜絃

仙客相隨是勝流琴心疊後趣偏幽夢回蕙帳

應無怨譜按霓裳莫浪求雪影毵毵輕拂座露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九

聲寥亮早知秋風前試詠參軍賦趙女已童合

自休

八月初三日午後楊弋陽報前月二十六

日逆藩已獲置之清軍察院且知中丞王

公已差人止閩浙兵矣喜次前韻以役楊

君

中丞有力正乾坤四海方知一統尊已痛湖波

成赤水久疑日食似黃昏

甲戌八月辛卯朔日食盡晦鷄鷺皆歸其

占為諸侯謀王其國不昌終受其殃諸君幸免長從戎百郡仍看
早啓門更祝天王憂社稷莫教愁亂向兒孫

又

折屐呼聲不自由馬軍持捷過滄洲稱兵誰敢
侵天闕拜表還應賀王旒天上飛龍須有象牢
中饑處定含羞也緣孝廟栽培久報稱今多

第一流

用由字韻哭中丞孫公德成

費文憲公末集

卷之二

二十

為臣但識義當由誰問朝王忽起洲省城之西有洲名朝

王延忽湧起奸賊逆謀蓋甚無識者或附之以為異徵一死已堪扶社稷

狄忠自合動宸旒奸雄既敗應追憶懦豎雖存

不掩羞髮髯英姿猶在日西風老淚幾行流

用坤字韻哭憲副許公

龍戰疑陽血染坤忠臣事主有常尊吾能罵

賊生難屈公而罵賊此死髮欲衝冠死未昏印

擬旌賢崇廟祀向聞憂亂憶衡門去冬唐侍御臣過南昌公

極言地方必亂慨然有過去之志
妙年英譽傳千古公是睢陽
幾世孫今年僅三十有七

寄進士民受姪用舊韻

紫陌遊鞭已出羣彤庭試席幾時分鄉山屢茁
三華草太史還書五色雲別句鑒與難久駐御
爐香篆侍親焚賢科必得真才重莫讓前修擅
異芬

間中和見素舊寄韻

賈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安坂真應可當車不妨蹤跡混耕漁風前細撚
花枝喚霜後閒將柿葉書陶叟白蓮難入社杜
陵赤甲可遷居欲消長日惟詩酒飲興吟情頗
有餘

湖翁來往信扁舟湖上柴扉敞碧流天設苔磯
堪坐釣鳥眠沙浦亦淹留治生不用陶朱特扣
角誰歌寧戚牛祗有讀書心尚壯行吟坐諷未
能休

赴召登舟謝諸公勸駕

一卧滄江久掩扉又移塵脚下漁磯賜環恩
重真難避勸駕情深詎忍遠再出已拚聞鶴怨
九重何幸見龍飛微臣只愧迂疎甚豈有絲綸
補衮衣

吾見素入朝

端笏雅容造治朝出塵仙骨自飄飄名高涑水
難居洛憤切昌黎昔貶潮龍卧九淵應念歲臥

賈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二

翔千仞待儀韶清宵莫作雲庄夢士望從前極
斗杓

賀毛礪菴六十

王立清班未老身遶山相對鬱嶙峋八荒仁壽
同躋日千載明良際會辰誓竭赤心長捧日坐
看滄海幾揚塵同官更托同年契欲擬松高頌
甫申

壽涯翁繼母麻太夫人九十

先朝相業頌涯翁慈訓相成與有功一品鸞封
曾再賜九旬鶴筭更誰同稱觴半是蘇門客勤
績猶存歎母風况見蘭孫仍鳳沼老懷歡適壽
何窮

寄汪石潭

漫倚騷壇賦稊秋一番涼雨送扁舟始終不變
師丹議進退常懷范老憂憂裡尊鱸耽味美吟
邊花鳥與心謀有時還爲蒼生出暫向溪亭玩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二

二五

白鷗

得贊善弟子和書

手足情多晚更親每從憂患見天真夜床風雨
傷心切春草池塘入夢頻鴈足隨雲傳一札鵲
聲喧樹 雙顰玉堂天上回瞻處喜有衣冠在
後塵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二終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三

策類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對

制策一道

制曰自昔帝王創造丕圖必有貽弊以爲長治
久安之計。夏商周之蹟見於經。漢唐宋之事
具于史。朕欲聞其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
迨其嗣世之君。欲保盈成以躋至治。一惟冀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典是遵是用其或久也不能無偏而不舉之
處則亦興其滯補其弊期使斯民得被先王
之澤如夏啓而高宗宣王是已而漢唐宋之
君亦有能庶幾者乎朕欲究其奮勵有爲功
業可稱之實夫事不稽古固無以證今然徒
泛論古之人而不求今時之急務亦非納言
之善也昔朕

太祖高皇帝卷一一寰宇建制垂憲萬世攸崇

太宗文皇帝定鼎兩京洪謨遠略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斯民樂育於熙皞之治已

百二十年矣然治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良法美意豈能悉祇承而無弊乎肆朕慙

倦以法

祖爲念欲俾內外百司羣工庶職咸思奮庸熙

載恪守

典訓而慎行之毋滋偏失不舉名存實喪之議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用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中國尊而四夷服

風雨時而嘉祥至諒必有道矣爾諸生皆學

古通經有志於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毋有

所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道有

保治之道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

勤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非勤無以守天下

一法故創造丕圖者必立法以貽孫謀嗣守

鴻圖者必憂勤以繩祖武曰紀綱曰統體曰

制度皆法之具也而興滯補弊則勤之實耳

創之者以法則國勢尊嚴而有成長治之

業守之者以勤則法度修舉而有以躋至治

之休帝王御天下之道夫豈有外於此乎夏

商周之治所以卓冠千古以其創之者其法

善而守之者其志勤也漢唐宋之治不古若

庸非創之者其法有未善守之者其勤有未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至歟恭惟

皇上陛下年當鼎盛運撫盈成昧爽臨朝惟

祖宗之法是遵甲夜視事惟

祖宗之法是監臨御以來于茲二紀賢才皆已

舉用四海皆已無虞保治之道蓋已默得於

聖心之妙矣尤不自足乃以萬幾之暇延集多

士諮諏治道首舉三代漢唐宋之創業者而

欲聞其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中舉三代

漢唐宋之守成者而欲究夫奮勵有爲功業可稱之實末復以

祖宗列聖之所以創守爲言而慮夫成法之弊且惓惓以法祖爲念期於吏稱民安中國尊而四夷服風雨時而嘉祥至臣伏而讀之有以見

陛下知創業之惟艱念守成之不易而欲保熙皞之治於無窮也臣請稽之經訂之史按之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四

當今之務爲

陛下陳之

陛下幸垂聽焉臣聞天下重器也創之至艱守之至艱創之而不知所以創之道則無以垂治於百王守之而不知所以守之道則無以保治於萬世創之之道無他焉臣前所謂勤是謂法是已守之道無他焉臣前所謂勤是已蓋法者維持天下之具故帝王創業必建

立紀綱經畫統體條陳制度以盡天下之法以貽子孫之謀以爲長治久安之計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紀綱之謂也或尚寬大或尚嚴明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者統體之謂也治教禮樂田賦兵刑之類所以經緯天地黼黻民物者制度之謂也然先王之法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五

有貽而不行守成者欲保盈成以躋至治又必勤勵不息與其滯以補其弊然後天下之法可以施諸罔極先王之澤可以被及斯民而世爲有道之國矣臣請以創之之法言之禹之造夏有典則以貽子孫觀其文命四敷聲教四訖則有以立乎紀綱政尚忠朴治先勤儉則有以定乎統體至於建官二百肉辟三千設六師以討罪僻三壤以成賦天秩有

禮大夏有樂教民以序正朔以寅其制度又無不備禹之立法貽謀其善如此夏之治安於此乎致矣湯之造商昭大德以裕後昆觀其肇脩人紀而九有有截則紀綱以立代虐以寬而兆民允懷則統體以定至於建二相以總百官制官刑以儆有位公田籍而不稅大輅質而得中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其制度亦無不備湯之立法貽謀其善如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六

此商之治安於此乎致矣若夫周之文武啓佑後人咸正罔缺風化基於關雎內庭屬於冢宰樞機周密有以爲四方之綱明德而不敢忽愼罰而不敢濫仁愛忠厚有以爲一代之體其建官也六卿分職其制刑也三典詰姦田賦有鄉遂都鄙之殊軍賦有鄉遂丘甸之異語禮樂則五禮以節民性六樂以和民聲語教化則三物以興賢能四術以造俊秀

制度之備又何如也周之治安何莫而不本於立法貽謀之善乎下逮漢唐宋創業之君非不欲致治如三代也但其法有未善耳漢之高帝大封同姓委任大臣以規模爲紀綱約法順民掃除煩苛以寬仁爲統體命蕭何次律令命叔孫通制禮儀章程定於張蒼軍法申於韓信所以貽謀者又有制度矣然大綱雖正而終不能無雜伯之非大體雖寬而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七

率不能除參夷之令庶事草創而井田不復學校不興禮文多闕而正朔不改官名不定則其法不能以皆善也唐之太宗除亂致治四夷賓服庶乎知立國之紀綱屈已從諫仁心愛人庶乎知爲政之統體以職事任官以尊本任衆以祖庸任民以府衛任兵禮制於房玄齡樂作於祖孝孫六學有領五刑有覆所以貽謀者又一制度矣然內多慚德有

戎狄之風漸不克終來譚臣之疏法度之行
禮樂之具擬之先王未備田疇之制庠序之
教擬之先王未詳則其法不能以皆善也至
若宋之太祖以忠孝廉耻爲紀綱而五事之
美千古所無以偃兵息民爲統體而五季之
弊一朝頓解兩府臺諫官之總察有方三衙
四廂兵之簡閱有道幸學有訓均田有令而
教養之法可觀溫叟制禮和峴制樂而禮樂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八

之文可取又有制度以貽謀矣然宗室則無
選舉教訓之實宿衛則聚萃伍無賴之人官
司之課試不嚴學校之作成無要兵士每難
於疲老農民常苦於征繹其法又豈能盡善
哉由是觀之則聖策所謂紀綱統體制度得
失之詳可得而知矣臣請以守之之勤言之
夏常有鳧違命之時三正怠棄五行威侮禹
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也啓則敬承繼

禹之道而奮勵有爲興滯補弊召六卿以行
天討申賞罰以肅人心卒使民被先王之澤
而謳謠有歸有夏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商
自盤庚旣沒之後賞刑僭濫荆楚叛背湯之
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也高宗則監於先
王成憲而奮勵有爲興滯補弊求良弼以代
王言哀荊旅以昭殷武卒使民被先王之澤
而小大無怨有商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至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九

若周自厲王之烈小雅盡廢而四夷交侵上
帝板蕩而下民率瘁文武之法不能無偏而
不起之處矣宣王由是奮勵有爲興衰撥亂
車攻復古明文武之功業六月出師復文武
之境土卒使王化大行流離還定周之盈成
何莫而不保於興滯補弊之勤乎下逮漢唐
宋守成之君非不欲保治如三代也但其勤
有未至耳漢之宣帝光武庶幾法祖之君也

或承武昭虛耗之弊而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伸威北狄功光祖宗或鑒西京不兢之禍而
明慎政體總攬權綱身致太平恢復前烈其
典滯補弊之功業有可稱者惜夫神爵之後
頗尚荒唐建武之中竟行封禪則其勤有未
至焉唐之玄宗憲宗庶幾法祖之君也或華
前朝權威之弊而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
太平或懲德宗姑息之禍而紀律必張元和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

之初威令復振其典滯補弊之功業有可稱
者惜夫天寶之末嗜慾滋生平蔡之後侈心
遽動則其勤有未至焉至若宋仁宗承宮闈
專政之後裁抑僥倖銳意太平神宗當累朝
委靡之餘勤儉有爲勵精求治亦可謂善法
祀宗而典滯補弊之功業有足稱者惜夫一
則仁柔有餘而剛斷不足一則聽言太廣而
進人太銳其勤又豈能至哉由是觀之則聖

策所謂奮勵有爲功業可稱之實可得而知
矣大抵三代之法盡善盡美故其子孫有所
據依而爲治也易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
而其大體卒不可易漢唐宋之法不過因陋
就簡以苟一時之近功其善者常寡而不善
者常多其善者常小而不善者常大立之未
幾而弊已隨之後世之君區區修補百孔千
瘡隨亂隨失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洪惟我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建制垂憲而法之貽於
後者至精至備

太宗文皇帝定鼎兩京訐謨定命而法之光於
前者愈盛而愈彰請舉其大者言之宮闈雍
肅而無出閫之言左右忠勤而謹戴盆之戒
任府部爲股肱而事權不紊倚臺諫爲耳目
而國論有歸 宗子分封以廣維城之助三
司金置以革藩鎮之專申明典常而有以正

天下之大誼誅逐胡虜而有以嚴天下之大防則紀綱之善無異乎三代矣治本人情而廣孝悌之化仁同一視而無南北之殊施猛政以濟寬用重典以平亂惠鮮鰥寡貪墨之加害者必懲懷保小民豪強之凌暴者不貸則統體之善無異乎三代矣至若審官立銓選考課之方育才設學校科目之典財以足國而賦稅漕運有其經兵以衛民而番上分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二

屯有其備禮儀有式宴享有章而和敬之風以著令教於先律齊於後而欽恤之意攸存則制度之善又無異乎三代矣

祖宗之所以創業者其法既善自是而後若

仁宗昭皇帝之勵志圖治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之愷武修文五倫攸叙

英宗睿皇帝之乾剛獨斷允復舊物莫不以勅

而繼守之傳至

陛下又能紹 列聖之憂勤守

祖宗之成法斯民樂育於熙皞之治者蓋已有

二十年雖三代治安之長久不是過矣

聖策乃謂治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之良法美意豈能悉祗承而無弊臣知此

固

聖人憂勤不已之心臣敢不俯陳狂直以副

聖心之萬一乎臣惟法之立也本無不宜法之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三

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則有乎其人

古人有言曰救弊者莫如脩德又曰救弊者

莫如責實臣愚竊謂今日救時之急務亦惟

脩德責實益致其勤而已蓋德者法之本也

德之脩萬一有不慎則其流之弊必至於縱

欲以敗度譬之人傷其氣而寒暑易侵木傷

其根而風雨易折法雖具也亦徒法而已矣

實者名之主也實之責萬一有不覈則其流

之弊必至於欺謾以成風譬之搏土爲舟不足以利涉畫地爲餅不足以充饑名雖美也亦虛名而已矣故以舜之重華協帝而伯益猶以罔失法度爲言以舜之庶績成熙而皋陶猶以夔省乃成爲戒正以無虞之世其修德責實之功不可少忘耳今

陛下防非窒欲恪守舊章任賢使能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德而責其實者固不可以有加矣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四

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無已而望

陛下此臣所以拳拳以勤爲獻也況我

祖宗之法莫不以勤而創之臣嘗觀

祖宗之諭近臣有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

食夜不安枕又曰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

則庶務壅滯其患不可勝言又曰天下之大

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

矣凡此皆勤之準的也

陛下旣知惓惓以法 祖爲念又可不法

祖宗之勤乎臣請以勤之說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夫君者天也天惟聰明剛健動而不息是以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而萬物之宰於動者各得其職天之行也一息有不繼則運動無常而不能以宰萬物矣人君之御天下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而惓惓焉勤勵不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五

息也一或怠焉則德有不脩實有不責先王之法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又安能保天下之治哉臣願

陛下所其無逸罔或不勤憲大之聰明以爲聰明體天之剛健以爲剛健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曰此於吾法得無有所害乎一令之出必反而思之曰此於吾法得無有所紊乎無所害也無所紊也然後從之不然不敢從也

如是則人欲淨盡天理昭融 聖德益脩而所以救弊者有其本矣由是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表天下之人其可用者有幾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事果濟也人果才也然後已之不然不但已也如是則爲之而成革之而服名實相湏而所以救弊者有其要矣

寶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六

陛下於是二者果能惓惓焉不違於心則勤之實以盡內外百司羣工庶職孰敢不仰體

陛下法

祖之心奮庸熙載恪守典訓而慎行之乎以是守

祖宗之綱紀必能開衆正之門杜羣枉之路威福得以專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以是守

祖宗之統體必能存仁厚之風行寬大之政垂旒旒纓而黜其聰察藏疾納汙而務於包涵以是守

祖宗之制度必能惜名器公用舍以精吏治必能重師儒慎科貢以正士風理財也必能罷無名之征停不急之務理兵也必能稽私役之牽懲賄求之將禮樂則必能革奢僭之習放淫哇之聲刑政則必能除慘刻之科重威

寶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七

福之罰將見滯無不興弊無不補今日之惡務無不治良法美意可以祇承而無偏失不舉名存實爽之議由是而吏穢其職由是而民安其業由是中國尊而四夷服由是風雨時而嘉祥至凡

陛下所期無不如志可以保盈成於萬世之久可以躋至治於三代之上矣區區漢唐宋之功業烏足言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終復策之曰諸生學古通經有志於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無有所隱且寵之以朕將親覽之一言臣荷

陛下生成之德沐

陛下教養之恩學雖不足以通經而志於用世也又矣今幸一登文石之陛陟赤墀之塗承問而對臣之職也直言無隱臣之忠也况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八

陛下導臣而使之言哉臣復有一言以爲

陛下獻者惟欲

陛下終始此勤而已昔周公之於成王有無逸之戒宋璟之於玄宗亦有無逸之圖二臣之言初非有異二君之治乃有不同蓋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至是驚之休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終故卒成天寶之禍是則人君之治莫不興於勤而廢於逸人君之勤鮮

克善其始而慎其終此前代彰灼著明之效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伏願

陛下以成王爲法以玄宗爲戒以臣之言爲不欺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

祖宗之法有不難守天下之治有不難保矣惟

陛下留神省覽果如

聖諭則臣之幸也宗社之福也天下萬世無疆之休也臣干冒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十九

天威不勝戰懼之至臣謹對

冊表類

冊文類

聖母章

皇太后冊文

嘉靖三年四月十六日

伏以立愛始於家邦所以修生人之紀事親極其

尊養所以用孝子之情惟

太宗之繼在正統固欲致隆然一體而分於至

情亦宜兼盡據儒先之緒論酬罔極之洪恩
特議徽稱似非過舉恭惟 本生聖母與國
太后陛下淵穆溫恭聰明淑哲言動式遵夫
國史汝趨必應乎珩璜上灑

先君備闢雕窈窕之懿內勤國政有鷄鳴儆戒
之風誕育耿躬早荷慈蔭遂仰膺夫曆數以
入奉乎宗祧王迹肇基爰及遠從於水滸徽
音克嗣篤生允自於維莘肆當嗣極之初聿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

舉尊親之典恩深九地猶未極其推崇美並
二南尚少存於摛挹每念

昊天德曷勝愛日之誠若非飾盛禮以加稱
何以立表儀而成教寧爲親而過於厚忍泥
古而薄於親率額羣心參稽故實惟坤元至
大道有協於含章而胎教不凡德實符於明
聖謹率文武羣臣恭奉金冊金寶更上尊號

曰

章聖皇太后仰祈尊鑒俯慰愚衷眉壽無疆永
享璇宮之樂德音不已式增瑤牒之輝

表類

恭遇尊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號禮成羣臣賀表

某官某等茲遇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誕膺 尊號大禮

告成謹上表稱賀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一

首上言伏以文母思齊有聖人而爲之子重

華至孝以天下而顯其親盡本生難已之情

舉曠古未行之典三靈協祐萬國交懽恭惟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幽閒貞靜光大含

弘鍾靈應懷月之祥蘊美具倪天之質懿行

克配於

獻帝賢聲獨冠於親藩電統虹流誕育神明之

肖龍飛虎變茂膺曆數之歸深恩莫報夫劬

勞聖意欲隆夫尊養傳諮廷議再上徽稱寶

冊勤崇聳四海九州之瞻仰

宸闈展慶備五車六服之儀文惟徽音遠嗣乎

后妃故盛祚充起乎今古臣等幸聯鴻序與

被鴻休朱芾斯皇願益衍震男之慶黃裳元

吉惟永符坤母之占臣等無任慶幸踴躍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三終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四

奏疏類

脩實德以謹天戒疏

司禮監太監高永傳奉

聖旨京師地震朕心驚惕爾文武百官同加修

省致齋三日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禮部知道臣等伏讀明詔仰見

陛下畏天省己不敢寧居是即帝舜洛水儆予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一

周宣遇災而懼之意也然必常有警惕之心

充盡修省之實而後可以感動天地轉災

為祥若行於上者不過辦香束帛以隆祭告

之虛文行於下者不過黑帶布袍以應因循

之故事三日之後一祭之餘君臣上下弛然

自肆如是而欲求消復之効臣等知其必不

能也夫同加修省臣下誠當戰兢惕勵以仰

體

陛下之心而修省之本則又在於陛下蓋

陛下爲

天之子爲天下民物之主天地之位萬物之育
皆繫於陛下之一心心有敬肆而安危治
亂恒必由之天心之仁愛

陛下蓋欲其長治久安而恐其至於危亂也故
變異之來實所以警告陛下若有不能忘
者今茲地震之變其占陰盛陽微兵亂不息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

而又發於

宸極所臨之地

陛下可不增脩實德以仰體上天警告之心乎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言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
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爲人君者蓋不
待變異失常然後知警而至於變異之作則

又深自戒懼不敢戲豫而馳驅此古之帝王
所以克謹天戒而欲保治安於長久也臣等
仰窺聖心之警惕固知所以敬天矣伏願

陛下持守此心始終不怠以盡敬之之實昧爽
臨朝修舉聖政必欲體天行之健者此敬也
數御經筵緝熙聖學必欲同天德之純者此
敬也安居法宮願養聖體必欲祈天命之永
者此敬也持衡之勢此重彼輕戲豫馳驅自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

不暇及由是陽德日亨而羣陰消鑠兵亂漸
息而治安可圖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
臣等不勝忠愛願望之至

乞禁約狼兵私妝俘獲人口時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

臣原籍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近年饒州姚
源撫州東鄉等處盜賊竊發其地皆與臣本
府相隣臣聞各賊流劫鄉村尤惡大姓寡母

發婦多受姦汗驕子愛女多被擄掠怒髮爲之衝冠悲感至於流涕今年四月來又聞調到狼兵將帶所掠子女載至南京貿易貨物臣痛念鄉邦重罹荼毒恨處之未能盡法而師律益以不臧至今地方未得安靖自愧非才誤蒙簡擢經武遇亂與聞政機蓋四郊多壘之辱固有不遑啓處者况同室纓冠之救又忍不以爲意耶近有同縣人來臣詢問鄉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四

里消息及用兵進止其人說稱廣西副總兵張勇曾差頭目以童男童女各二人送至臣家但臣弟完寄有家書不曾開寫以理度之臣弟亦知非義決不肯留弟恐勇方領兵征剿隣境流賊望其驅逐鄉間賴其保障窮鄉寒士利害在前一時思慮未周亦或隱忍客受臣自得此信寢食不寧竊惟軍中所得刳小男女係俘獲賊屬法當收養聽取若是破

一良家法當招認給領豈可以之充人事而私交也哉臣料勇雖武臣亦知事體決不爲此以陷罪愆或是調來狼兵掠賣既多恐其不便却乃假勇名目送至臣家一則欲臣感其私惠而默不復言一則幸臣中其陰計而噤不敢言顧臣受國厚恩方圖報稱尅已自勵日乾夕惕若因响沫之小利而誤軍戎之大計避矯激之小嫌而昧取與之大義則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五

其貪冒之行無異於狼兵而殘忍之心有同於流賊

陛下亦將焉用之哉臣已一面寄書與臣弟完若前項人口未受則已萬一誤受速送至本縣差人轉解總制都御史陳金處以憑依法行遣臣又慮狼兵尚在南昌華林等處攻剿山寨猶未回還或仍前虜掠販賣爲害未已則軍法不肅盜賊難平一方之民何時可安

九重之憂何時可釋伏乞

聖明特勅兵部將臣此奏轉行江西鎮巡及紀功科道官嚴加禁約痛革前弊庶幾師律嚴明人心警畏羣盜可以早滅民生可以早安
辭免陞職奏

准吏部咨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該本部欽奉

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費宏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六

加少保着照舊與楊廷和辦事如勅奉行欽此移咨到臣欽遵施行臣奉命自天措窮無地切念臣之才識實爲駑鈍臣之學術實爲迂疎粵在先朝待罪館閣雖職專勸講而愧未能奏啓沃之功雖志在匡時而恨未能彌權奸之變奉身以退乃分之宜恭遇

聖明復蒙召用延數月而未至稽遲之罪已不可言歷再使以傳宣眷念之恩愈加崇重况

控辭未奉於 俞旨而慰諭屢見於溫綸一則曰輔佐

先帝屢效忠謀二則曰日侍講讀備著忠勤一則曰尋以直道見忤權奸二則曰遭讒去官輿論稱重蓋雖一字之褒榮逾華袞重以十行之詔炳若日星不圖擯棄之餘有此殊常之寵懷感甚切報稱爲難夫犬馬微賤猶有啣結之誠風雲感會孰無攀附之願况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七

陛下之中興真所謂千年一聖而孤臣之再入亦可謂千載一時時不易逢聖皆快覩備股肱於聖代論襍線固都無一縷之長幸遭遇於清時在鉛刀亦思效一割之用茲蒙委任仍與事樞豈敢涉僞而屢辭但合竭誠以圖報惟忠惟直自誓不移蓋

陛下之用臣以此而臣之事陛下又安忍背恩而自棄耶第新進官階臣雖輒受誠以官

譬之進必有所爲或以年勞既久例合叙遷或以績用有成禮宜超擢一階半級激勵所關資淺才微豈應輒得仰惟綱極之始詔告萬方無功而陞職者不得苟容冒名而冗食者悉在查革正欲節財用以蘇四海慎爵賞以勵庶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所貴守之不易行之不疑令焉必從言焉必踐然後綱紀大定治安可圖如臣者起自山林始還位者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八

於新政未有涓塵之助於當官未效絲粟之勞而乃誤寵薦頒崇階遽進心實自慙人其謂何爰敢披瀝衷懇仰干 皇慈伏望俯聽臣言收回恩命容臣以舊官在閣辦事庶幾不逾涯分可免譏評卽同不次之遷尤戴曲成之賜

辭脞奏 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

伏蒙

陛下念定策迎立之功有推恩延賞之典而臨及於臣脞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臣聞命慚悚罔知攸措切惟賞以酬功必有功而後賞若功無可錄而賞亦濫加則 朝廷之賜予不足以爲勸而臣子之冒適足以取譏仰惟

陛下以天縱非常之聖承天序當嗣之統當時內閣輔臣如楊 蔣 毛 定大策於事變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九

危疑之際安社稷於茲臣跋扈之秋 陛下念其功勞厚其爵賞可也顧臣時方謝事政不與謀初無翊運之功敢叨延世之賞况臣自廢處田里值逆濠陰蓄異圖內倚權姦肆行毒虐臣恐禍亂之及朝夕自危而世道更新

聖明御極龍飛虎變坤轉乾旋始無性命之憂得見太平之盛而乃首蒙召用再立清朝風

雲之會方自慶於遭逢天地之恩實難圖於
報稱每虞疎曠之譴豈意誤寵之加心甚不
安義當辭避伏望

聖慈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庶慶賞之典不至於
濫及而愚臣之分亦得以苟安

賜綵幣玉帶謝

恩奏

今日早伏蒙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

皇上遣司禮官頒賜臣綵裝大紅蟒龍紵絲紬
羅白玉束帶伏念臣退處山林召還禁闕甫
經旬日未效涓埃乃蒙眷遇之隆遽有便蕃
之賜衣頒玄黼與獸錦以爭鮮帶琢琳琅覺
虹光之上達臣省躬弗稱揣分奚堪服以拜
恩幸子衣之安吉勉焉圖報庶袞職之少裨

乞休第二疏

臣自揣衰病不職昨者具奏乞休欽奉

聖旨卿內閣元臣忠誠端亮朕所倚託至重豈
因泛言欲乞休致可卽出安心供職勿負朕
意吏部知道伏念臣材質騫下學識疎庸遭
際

聖君特蒙召用與參機政誤受簡知事有所疑
則手降綸音而欲訂其可否勞無足取乃面
承天語而輒獎其忠勤茲者復荷華褒勉留
供職豈忍固爲辭避上負聖心但臣羸本極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一

孟而所受已踰於沼沚用宜榱桷而其材豈
中夫棟梁畏盈滿之難居念止足之當戒此
臣自揣分量而不可不去者一也况地居禁
近位躡豪英過被寵榮如女入宮而難免於
媚嫉久妨賢路如蘭當戶而必見於鋤芟若
力爲爭勝之謀豈得爲盛德之事此臣審察
事機而不可不去者二也且衆口難調人言
可恤挾私讐者旣含毒而巧於射影持公議

者亦聞風而涉於同聲則是由臣貪戀以致
煩言其於俗化所累不小此臣顧惜國體而
不可不夫者三也臣用是再瀝愚衷仰祈天
鑒伏乞特賜俞旨容臣早歸臣得優游林泉
吟弄風月辟張良之殺假仙術以引年齡賈
疏傳之金侈

上恩而光族里則臣之榮幸多矣

辭免加俸陞級奏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一

該吏部節該欽奉 手勅內開

恭穆獻皇帝實錄纂修已完朕念他每勤勞總
裁官費宏着支正一品俸改兼華蓋殿大學
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仍舊欽此欽遵
黃費捧到臣仰承恩命感懼交并錫予過優
實難負荷敢瀝誠懇上竇天聰蓋百官之祿
莫厚於正一而惟功之懋者所宜饗殿學之
銜莫榮於華蓋而惟學之優者所可兼顧臣

伴食官司功無可錄濫竽史職學不足稱厚
祿榮銜豈宜輒受受之則於心有愧辭之則
於分爲宜昨者伏聞 聖諭以爲實錄加恩
累朝故事豈可因

皇考已之是蓋推尊親之孝廣逮下之仁故雖
一髮之勞亦軫九重之念臣自揣見聞孤陋
無由備悉夫丕顯之謨才識疎庸未能發揚
夫至純之德方虞罪譴深自憂惶况左言右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二

動多得諸藩邸之舊人而方矩圓規上賴於
聖心之裁定反復循省臣有何勞若徒冒寵
而貪榮是爲薄功而厚饗况臣曩從擯斥自
分沉淪遭際

聖明首蒙召用孤卿秘殿再進華階玉帶蟒衣
三叨渥賜至於讒言交毀又特荷於保全罪
戾最多每曲蒙於涵貸恩同父母德並乾坤
蓋雖捐軀畢命未足以稱塞平至仁即使因

事効勞亦安敢輒希夫厚報此臣所以懇辭
恩命而不敢輕受之愚誠也伏望 特賜諭音
敕回新命容臣以舊俸舊銜供職庶 朝廷
之恩典不爲濫予而臣愚之心迹可以少安
乞休奏

臣自正德甲戌廢棄家居辛巳之夏恭遇
皇上龍飛首蒙召用勉供厥職者五年於茲矣
大禮既成信史旣纂 廟制旣定 皇上尊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四

親之孝至備至隆臣周旋其間與觀盛典無
所贊助深愧上孤眷注之恩乃荷大度優容
不加譴責今年三月以來屢出宸章付臣編
集文華聽講之餘旣受渥賜平臺召見之日
復荷褒嘉蓋右文之主近代所無而遭際之
奇實出於望外也然臣之私心則恐吟咏頻
數聖慮過勞每托故本官轉告司禮監官欲
爲上達天聰保愛聖體以錫福於天下延休

於萬世豈敢徼一時之寵而爲一身勢利之
計耶今忌臣者乃以此爲臣之罪欲加陷害
從而媒孽其短仰恃

聖明必能洞察臣豈敢深辯以上煩 聖聽但
物忌太盈分當知足臣荷寵過厚盛滿難居
惟宜決於末去庶可免於罪矣况臣賦質素
弱百病交侵近日贈膈痞滿飲食減少精神
疲困心志灰頽當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五

皇上勵精圖治之時臣衰羸若此豈能仰贊廟
謨裨益政化若不早去爲罪愈重伏乞

皇上憐臣之力實不能强察臣之心非敢負恩
容臣致事退處田野得遂閒適調理殘軀則
自今以至未死之年皆

皇上之所賜也

因災自劾奏

近該禮部題稱四方災異非常入妖物有

自古所未見者聖心惕然諭令百官同加修省是卽古

帝王克謹天戒側身修行之心也臣自召用以來六年於茲仰惟

皇上以聰明天縱之資而又加以遜敏日新之學一政一令必參稽其可否一言一動必求合乎準繩郊禋薦享齋祓一心對越神明周旋中禮可謂極其敬矣上法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六

祖訓慎守舊章崇奉 兩宮動求意愜可謂極其孝矣軫念窮民屢加賑貸矜恤刑獄不忍輕殺一人可謂極其仁矣早朝宴罷躬親庶政萬幾之暇又輒留意詞翰未嘗厭倦可謂極其勤矣用舍予奪斷自宸衷人之情僞莫能逃於洞察可謂極其剛且明矣凡盛德至善自古人君不能具有者

皇上皆兼而有之是宜和氣充周休徵畢應立

致太平之盛而猶有人妖物孽如四方之所奏聞者果何故耶實以臣等大小臣工未能仰體 聖心勉修職業上之德意或壅遏而不能下流下之民情或蔽抑而無由上達是以愁怨之氣上干天和災變之來致煩聖聽皇上顧乃過爲謙抑引咎自歸臣等之心豈能自安而其罪固不可逃矣如臣又以非才誤蒙寵任叨居百僚之首踴躍賢豪之上望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七

不足以服衆道不足以匡時

皇上之於論學甚專也而臣無沃心訓志之益皇上之於圖治甚銳也而臣無興滯補弊之能雖意在調和庶幾濟事而人將責備難免議評每負愧而懷憂恐妨賢而病國蓋羣臣之中惟臣官最尊不職此甚而致災之罪臣尤不得而辭也伏望

皇上寬臣誅譴容臣罷歸別任老成付以政柄

則轉移之間大有效用自能消彌災變和同
天人上以慰 皇上之心下可答天下之望

又自劾奏

臣揣分量材處非其據兼以素多疾病志倦
力疲蓋懷欲去之心久矣近嘗因災自劾乃
荷溫旨慰留高厚之恩感深刻骨卽隕首捐
軀無以爲報此臣所以輒復覲顏就列而未
敢汲汲以去爲請也茲者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八

皇上渙發德音諭令百官同加修省而又自謂
心有未純德有未一上無以格於高穹下無
以寧夫兆庶惕然儆畏引咎自歸臣仰見
皇上體道謙冲克謹天戒卽禹湯罪已之意然
而

皇上敬天勤民勵精圖治一心既正宜諸福之
畢集五事旣修宜休徵之協應乃今災變稠
疊實由臣下不職有以致之而臣官階最高

責任最重致災之罪尤不可逭蓋古者三公

論道以燮理陰陽三孤弘化以寅亮天地若
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不能以無責臣所居
則三孤之官也所修則寅亮之職也觀四方
之所奏報非天反時而爲變則地反物而爲
妖是臣於寅亮之職不修孤卿之官有愧循
名責實安可復居是位以上負倚畀之至意
哉惟 聖慈隱惻許臣自新然如臣之不職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十九

無補政化若又苟貪祿位久在班行恐民怨
日以益深而天災遽難消復何以副

皇上求治之誠何以荅蒼生願治之望伏乞矜
臣之愚不加誅譴早賜諭旨容臣罷歸別任
忠賢責以輔導則必能盡弼亮之忠而無依
違之罪由是災異頃消禎祥日至臣退居田
野躬課農桑霑雨暘時若之休沐乾坤覆育
之澤庶幾和康衢之謠而幸見堯仁之遠被

猶能效華封之祝而仰祈壽於無疆也

乞恩奏 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臣昨具疏乞休欽蒙准臣致仕馳驛還鄉臣仰荷厚恩曷勝感幸顧猶有私情不容已者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蓋臣男費懋賢荷蒙作養由嘉靖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館讀書臣亦欲其成材上報國恩但賦質虛弱素多疾病今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

見臣休致行常遠離父子之間不免感傷前疾愈加增進慮恐臣既去之後臣男形影單隻憂病相仍學問無成虛糜廩祿伏望 聖慈矜憫容其伴臣南歸就醫調治痊可之日即當前來效用以圖報補臣無任懇悃之至 奉

聖旨費懋賢准隨卿回還養病病痊之日前來照舊作養聽用吏部知道

講學疏

竊惟人君之治天下其所當務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講學二者之中講學尤爲急務蓋人君之政實由一心而推心苟不正則發於政事必有不當於理者况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人君居崇高富貴之位深宮獨處之時所以娛耳目惑心志者雜陳於前皆足以爲政事之害一有所好而不知察則始焉雖勤終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必流於荒怠而不能以自致惟勤於務學日以聖賢義理涵養本原不使之昏昧放逸而又究觀古昔治亂興亡之故隨事省察惕然驚懼然後心無不正政無不善而天下可保其常治也仰惟

陛下卽位之初頻御經筵講明聖學天下臣民得於聞見者莫不私相慶幸以爲堯舜復生欣欣有太平之望蓋以爲

陛下心存務學則必能明義理屏嗜慾以端爲政之本清出治之源何患於政事之不修明治道之不隆盛哉然去秋罷講太早今春出講太遲人心未能無始勤終怠之惑臣等叨旨禁近職在輔導自侍朝數刻之外不得瞻奉天顏無由以效忠悃亦甚愧焉伏願自今以後時御便殿容臣等率領講官日執經史敷陳治道以仰裨聖性之聰明至於官中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

無事復取既講之書反復玩味期於貫通浹洽不徒以空言視之將見講誦之樂自足以遏怠荒之念所以延

宗社無疆之慶所以荅臣民望治之心實在於此

兩淮水災乞賑濟疏

竊見今年以來四方無不告災而淮揚廬鳳等府滁徐和等州其災尤甚臣等詢訪南來

官吏備說前項地方自六月至於八月數十日之間漸雨連綿河流泛漲自揚州北至沙河數十里之地無處非水茫如湖海沿河居民悉皆淹沒房屋椽柱漂流滿河丁壯者攀附樹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不及大半溺死卽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地悉在水中二麥無從布種或賣鬻兒女易米數斗偷活一時或拋棄家鄉就食四境終爲餓殍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流離困苦之狀所不忍聞臣等竊惟各府州處南北之衝爲要害之地

聖祖之創造帝業實以此爲根本江南之輸運錢糧實以此爲喉襟况自古奸雄啓釁召亂多從此地若不急議賑恤深恐冬盡春初米價愈貴民食愈難地方之變殊不可測蓋小民迫於饑寒豈肯甘就死地其勢必至棄糧鋤而操挺刃賣牛犢而買刀劍攘奪殺粟流

奴鄉村雖冒刑憲有所不恤嘯聚既多遂爲大盜攻剽不已且有逆謀於是欲招之則法廢而人玩或未必從欲勦之則兵連而禍結或未必勝貽害不小善後實難孰若思患而預防乃可漸消而默解臣等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四

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此蓋我

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項重地有此災傷

陛下尤當仰遵

祖訓深加憂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勅戶部會集廷臣講求賑救之方各衙門一應歲辦額辦錢糧在此地方者俱宜暫從蠲免庶幾德

澤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殘喘未萌之變可保其或無矣

止差官織造疏

近該司禮監官連日宣示

聖意催進差官織造勅書臣等非敢抗違觸忤自取譴責但以

陛下奉天明命爲民父母其道在於節用省費以寬恤民力布德施惠以固結民心然後萬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五

姓悅服乃能保天位於無窮一切舉動傷民之力而拂民之心者皆不宜輕舉而妄動也今四方災異頻仍而淮揚廬鳳蘇浙等處百穀不熟饑荒尤甚父子相食僵死滿途仰荷聖心惻念遣官賑濟詔旨一出聞者無不感戴聖恩稱頌聖德然饑餓之人甚多銀米之發有限賑濟之惠猶恐未能徧及地方之變將來大有可憂臣等備員輔導日夜警惕休戚相

關豈忍坐視若織造差官不暫停免則科派供應必爲一方之擾而愁怨叛亂難免意外之虞此臣等所以展轉顧慮寧逆陛下之意而不敢輕易撰勅以誤國家之事也臣等願望陛下俯察愚衷特降明旨織造官暫且停差待秋成之日再議料至彼時民食已足地方已安凡百事務易於辦集不過遲緩半年供用亦未久缺如此則陛下恤災愛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六

民克已從諫之德可比隆於堯舜而傳播於萬世矣

請徙慶族人疏

今日蒙發下刑部等衙門會官議處慶族人台法事情

皇上親御宸翰以其事勘問既明已發落處置不必又議遷徙欲臣等再稟古來仰窺聖明篤念親親惟恐被人妄意擾害卽古帝堯

親睦九族之意竊謂親親固爲治所先而地方關係重大倘有他變事干

宗社尤不可不慮所以累朝列聖於各宗藩過之小者薄示懲戒過之大者未嘗輕處割恩正法皆非得已查得先差內外勘官所奏台法罪犯不爲不重且稱其遠在邊隅習成稔惡武夫悍卒易於招呼若從輕典恐異日厲階蔓延有安化之變節該多官議請遵照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七

孝宗皇帝處置代王聰沐事例遷徙陝西省城居住以消其釁奉旨降作庶人着在本府居住又歲給膳養米三百石恩已過厚台法不知改過自新却又私交匪人輕戕人命怙終干紀縱跡詭秘誠不可測寧妥鎮巡官員以地方事重利害切身不得不言刑部等衙門多官查照先今論奏揆之事體稽諸國法所引代王聰沐事例最爲親切台法所犯比

之膠沐殆有甚焉而大同之遷山西與寧夏
之遷陝西亦正相合况台宏雖稱革爵其內
外各衙門所管人役不下數千官府深密鎮
鎮巡難以關防出入又難禁絕又聞有土達
二百餘人先年不知何故聽其役使今罪狀
已露弊端已開若使元惡不離本土羣下素
憚其兇虐孰敢不聽驅遣而極邊之地密邇
賊巢人心易於搖動姦覓易於召集將來變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八

生不測誰任其咎伏望 皇上再加審處合
無仍照臣等昨所稟擬發出施行倘或 聖
心未協乞照今擬稟令各官再行會議停當
奏請定奪庶 後艱不致重貽地方患害臣
等所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處

進覽潤色

御製詩題本

伏蒙

皇上以臣等調和詩句面賜慰勞加以濃賞且
諭令宜益用心 職臣等仰荷天地之恩至
高至厚其將何以爲報哉是日午後又蒙遣
司禮監官宣示

御製四景詩十二律欲臣重加潤色臣仰歎聖
學之勤聖德之謙皆有不可及者謹已更定
數語錄上 陳御覽臣竊窺聖製每及於農
事之艱苦 可見近日所註無逸蓋深知小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十九

民之依在於稼穡而一語一言憂念不置故
於吟詠之間往往見之由此一念擴充必能
崇儉 節浮費薄賦歛省征徭仁政之及於
天下者多矣商之三宗周之文王又豈多讓
耶臣不自揣輒敢依韻恭和而諷勸之意亦
寓乎其中伏惟

聖明留意

又

臣待罪家居今日午後內閣典籍 吳忍

御製詩草一摺一 是司禮監官在左順門發出

令伊送至臣家欲臣潤色臣謹遵

聖意更定數字謹錄進呈并原草封上伏俟

聖裁臣不勝恐懼之至

應

制撰進祈雪告文

臣欽蒙聖恩給假在家調理閏十二月初七

賈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十

日早該 內閣制勅房辦事官捧到

御筆旨意以一冬無雪欲於初十日 拜祈於

上天令臣撰告文一通臣稽首頓首拜受伏

讀仰惟

皇上敬畏上天遇災而懼卽帝舜以洪水儆予

成湯憂旱以六事自責之心也顧臣何人卧

病家居乃蒙溫旨咨訪且諭令體朕是心撰

擬告文臣感激厚恩難捐軀頌首無以爲報

臣身雖未甚健卽當出供臣職所有告文謹
以撰訖封進

奉

命看詳

御製疏

昨者伏蒙

皇上以所制敬一箴齊暇治志二篇遣司禮監

官垂示臣等拜稽伏讀仰見 皇上潛心聖

賈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學念念不忘知君位之當慎也則篤於持敬

而欲造乎純一之德知祀事之當嚴也則志

在圖治而欲忍乎

祖考之靈且正心誠意莫先於慎獨敬天勤民

莫急於用賢而聖作皆歸重於此此乃堯舜

禹湯文武傳授之心法唐虞夏商周致治之

本源自漢唐以下之君鮮有知者而 皇上

獨見之真論之 所謂有天德可語王道者

矣由此進而不已二帝三王豈得專美於前
古耶臣等相與歎服且自慶得遭 聖明之
君而與聞精密之論真千載一時之快事也
二篇之文見理分明用意深遠非臣等所能
企及其中間有簡古與妙讀之未易領會者
則臣等略加補綴謹錄呈上伏候
聖裁臣千冒 尊嚴不勝恐懼之至
應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

制撰次尚書三篇註解疏

該司禮監官送下

御筆旨意一道欲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註洪範與近日 御註無逸分爲三冊

共成一書臣等仰惟

陛下緝熙聖學稽古右文究心二帝三皇之道

玩味伊尹周公之訓拳拳如此真近世人君

所不能及而可以同等於 聖祖矣竊惟三

篇之序則當以

御制洪範居首次伊訓又次無逸蓋洪範九疇
雖演於箕子而其源則出於夏禹實在商書
之先又其註出於 聖祖故其序之先後宜
然也除伊訓註容臣等仰體 聖意以次撰
擬進呈今將裝演次第謹具題知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四終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四

三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五

致語類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漢祠太乙上元紀令節之名周宴鎬京
小雅詠那居之樂賴一人之有慶幸四海之
無虞與物皆春受天之祐恭惟

皇帝陛下光膺寶曆嗣守鴻圖堯德巍巍全備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乃聖神文武文心翼翼無滯于觀逸遊田布
聲教於萬方混率夷於一統履茲獻歲載舉
褻章植壁南郊已慶成於大祀奉觴東內市
致孝於慈闈爰肆綺筵薄將火戲珠星壁月
輝煌不夜之城蜃海蒸山幻化無邊之境備
既醉太平之福樂來遊堂第之慈雲上天需
玉食享大庖之獻雷出地豫金絲喧法部之
音人心盡仰夫九重天意求親夫一德三綱

萬歲延聞靈嶽之呼一刻千金以盡清霄之
樂臣等欣逢盛事叨備從伶冀悅威嚴敬陳
口號

春宵如晝月初圓內殿張燈簇綺筵熬極遠
連滄海上虹橋高映綵雲邊霏烟霧香浮
鼎隱隱雷霆樂在縣

聖主憂勞方此宴山呼處處祝堯年

章聖皇太后聖旦恭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天開壽域老人增寶婺之輝春滿慈闈
仙母陳瑤池之宴臣民共仰遐邇均歡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挺德業日新聖政乂而萬國
咸寧呈極建而九疇攸叙文王有母思齊歌
大雅之詩虞舜尊親至養遂聖人之願懸帨
值長生之節欄觴致介壽之誠惟愛敬之交
通宜獻酬之備舉蟠桃會裏送駝峯麟脯之

珍韶樂聲中見獸舞鳳儀之瑞信矣母慈而
子孝昭然地察而天明臣等叨與從伶幸逢
盛世仰九重之春色欲助宸歡撰四韻之俚
言敢塵聰聽 春晝深宮設綺筵仰承慈闈
樂無邊花飄異馥薰簾幙鳥弄歌聲雜管絃
至孝每隆天下養遐齡欲並洞中仙今朝再
獻南山曲戲綵應過萬萬年

中秋節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三

皇上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宇澄鮮萬里仰中秋之月慈顏悅豫
一人舉上壽之儀美景難逢歌聲初沸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齊莊中正勤儉慈仁懿質倪
天嗣徽音於姪姒柔儀法地並迓駕於塗城
德儷先皇慶鍾聖子千秋萬歲方坐閤乎太
平四海九州宜永安乎至養當此月華之盛

滿乃維秋氣之平分桂魄圓圓轉玉盤於銀
漢椒塗嚴邃陳綺席於瑤池九奏春容八珍
聯絡鏗金戛玉恍聞綵女之霓裳鳳烹龍
羹甚僊家之麟脯恰又是佳兒佳婦誕節相
筵正相宜此日此時稱觴爲樂蹁躑綵袖周
旋黼座之傍漱灑金波滿注瓊卮之內想處
處謳歌稱至孝願年年歡賞似今宵臣等拱
奉絜罔奔趨楓陛清輝照夜每叨被乎餘光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四

慈壽齊天欲永綏乎福履敬陳俚句仰助宸
歡 冰輪初出五雲邊良夜璇宮設綺筵至
孝欲崇天下養慈親元是女中仙十分瑞彩
當樓閣萬國歡聲沸管絃但願年年當此夕
聖心常樂月常圓

重陽節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高氣爽逢九日之良辰物阜民安值

三登之樂歲盡南面奉親之孝獻東朝為

之觴喜溢宮闈歡騰都邑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殿下天資窈窕坤道含弘德
協二南允矣女中賢聖身膺百福宛如天上
神仙誕育明君丕承大統竭一心之敬愛報
九我之劬勞節屆重陽時維秋季授衣納稼
方歌大有之年泛菊囊萸載講登高之禮回
陽春於麗館駐美景於瑤池魚鳳烹龍備九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五

鼎入珍之耳旨鏗金戛玉極五音六律之諧
和祝明年強健勝似今年願一世太平延千
萬世臣等執伶官之末技綴殿陛之清班輒
獻俚言仰塵聰聽 登高故事說重陽聖主
承顏舉壽觴插鬢幾枝萸實紫當階萬朶菊
花黃笙簧迭奏歌聲綴珠翠續紛舞袖長子
孝母慈真樂事華夷處處頌吾皇

冬至節宴

昭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律應黃鍾四海慶綏長之節祥開紫極
一人致獻壽之誠美化風行歡聲雷動恭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懿淑侃天安貞應
地恭勤儉約正六寢之儀刑福壽康寧閱三
朝之熙皞挈神罷歸於真主措海宇安若泰
山當此一陽來復之朝正值萬邦無虞之際
鴻鈞氣轉吹葭動六管之灰化國日長刺綉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六

添五紋之線獻襪永綏平福履稱觴用悅乎
慈顏魚鳳烹龍陳天厨之珍味乘鸞駕鶴集
蓬島之真仙盍輦序行絃歌迭奏臣等叨備
從伶之末曷勝祝聖之情仰助宸歡敢陳俚
句 腰律初回又一陽九重

天子慶 慈皇瑤臺共仰祥雲兄官線方隨化
日長蓬閣景中開綺席笙歌聲裏獻霞觴吾
君仁孝通天地壽域弘開通八荒

中秋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九十日秋光將半美景難逢三五夜月
色初圓今宵尤勝仰奉宸歡俯同民樂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之命如月之恒有三皇五帝之
經綸嗣一祖七宗之膺服驗雨暘之休咎恒
省夫歲月日時知稼穡之艱難罔濫于遊畋
觀逸乃若四海無虞之際萬幾有暇之餘坐
對永輪仰瞻銀漢雉翬初開寶鑑乍依於寶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七

座鶴觴載舉金波滿注於金壺管絃駕玉笛
之聲千羽效霓裳之舞瞻人河而不沒堯搞
藥以長生處處被皇風何止方千里者九人
人祝聖壽嘗聞呼萬歲者三臣等身處掖庭
職叨樂部無以奉吾君樂將如此良夜何敬
獻工歌仰壑天聽 玉宇瓊樓灝氣清御筵
歌管送金觥月當今夜十分肅節到中秋萬
寶成桂殿仰看紫霓影掛闕遙瞻鳳鳴天
心眷佑天顏喜環海人人賀太平

記類

補菴記

京口費先生官大學九年于茲矣其始至也覽
堂之後西北隅有隙地可菴焉於是斥而營之
垣而固之斗室有墻可琴可書落成之日先生
以補名其菴模範之隙退食之時經於斯史於
斯出入於斯客有過先生者拜而請其義曰自
古在昔所以名菴者多矣若胡忠簡公之以澹
賀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八

朱文公之以晦其義槩可知已先生之菴以補
名補云補云何取於補也先生應之曰菴必有
名所以自況也所以自遠也所以自期待也予
朝夕優游不願乎外自念夫有生於天地之間
農者耕焉吾得而食之桑者織焉吾得而衣之
工者斲焉吾得而用之賈者通焉吾得而資之
惟碩叢今古日盤桓於是菴之中暇則綢繆其
戶牖補茸其罅漏自適者如是是之取爾客復

進曰先生自道也先生之補殆不止是也然則先生之所補將曷補耶予知有補於義理者焉有補於士類者焉有補於天下者焉蓋先生以名世之才爲任重之器其始官翰林也載筆玉堂以文字爲職業綴緝聖人之遺書而補其闕略如東廣微之擬華泰白樂天之續湯征則有補於義理也迨今官太學也雍容瑩水宗主教化刮磨洗濯天下士而補其不足如陽城之以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九

忠孝勉諸生胡安定之以體用植人材則有補於士類也至其位槐庭而調梅鼎可旦夕冀耳則又將謀王斷國納誨論思上有益於吾君下有益於吾民如仲山甫之補衮沒長孺之補過程御史之補闕則有補於天下也義理微矣而先生補之士類多矣而先生補之天下大矣而先生補之然則先生之所補豈曰小補之哉補菴之各先生豈徒然哉先生向以語於予者豈

但若彼而已哉先生笑而領之若有契於其心者須臾客去宏因退而記其語

琴鶴遺音記

乙丑夏六月

寶應朱君升之以地官主事自南京來奏其三載之績謂予辱有斯文一日之知也手一卷曰琴鶴遺音而屬爲之記予曰聲音之微妙至矣其入乎耳感乎心有不可以口述而言傳者譬之於風與影繫之而不能留也捕之而不能執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

也吾子於二者之音欲從而記之可乎而况所謂遺音者一嘆之餘寂無留響欲從而追記之可乎然而吾子必有得於斯也請試以意言之而予以意聽之可也於是升之作而對曰此先大父警欬之餘家君傳之肅乎常若有聞而予小子惴惴焉懼其久而不傳者也蓋先大父諱璵字楚琦天資邁爽標格峻整紛華盛麗不能入乎其中惟是二物者偶與心會因取其材之

中於譜而相之合於經者蓄而玩之窮經觀史之暇輒據槁梧埋朱絲一再搏拊於以禁止邪心而涵養正性發舒志意而詠歌太平愔愔乎采蘭之幽也雍雍乎薰風之暢也既而新聲間作清徽中奏則胎僊有憾而來集矣延頸舒翼且鳴且舞應節赴會若解宮商或秋高露下夜漏將半戛然有警聲徹寥廓不覺披襟起坐呼燭柑絃或攬或譯以爲其嘹亮飄揚之韻於是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樂之終身不慕進取遂以琴鶴道人稱之其高尚廉退之節擬諸古昔庶幾戴安道張天驥之儔匹也及先大父謝世家君某甫勉承往訓以應有司之求乃領薦書歷壯縣在鄴在長陽在江陵清慎一節囊無長物則又仰法乎趙清獻簡易之規而於先大父所未及試者將以推行而克廣之不敢忽且忘焉雖然世更則澤熄歲遠則念核微先生之言何以昭德音於不忘永

孝思於無已予小子亦奚所據依而自警耶予見升之篤學嗜古其文詞已駿駁乎作者之列以爲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孰知爲之先者其賢固已然乎夫道人之於琴鶴所謂寓意於物者也洗箏篴之耳而遠慕乎澹泊純古之風息鷄鶩之爭而獨適乎清遠閒放之趣使其列於位著見於猷爲將民愜是解而聲聞於天豈肯營營齷齪苟利其身謀而已乎若江陵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二

其亦善繼人之志者矣而蜚英騰茂大振於時則升之之責也吾聞琴之古者其聲益和可以升奏於廟堂之上而老鶴胎化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甸以數論之其在升之無疑矣尚勗之哉

節義堂記

楊爲古水著姓其先有諱用能者今希賢甫之五世祖也起家蒙古學正勝國運終起義兵保

鄉里沒于兵鄉人至今德之故其後世世以讀書執禮爲事而有節義之風焉希賢之曾伯祖諱鼎原鼎原早世其配李年二十有一其孤子恭甫三歲李孀居撫子恭卒克有成洪武中昭旌其門而希賢之父諱弘淵弘淵卒時其配邊之年如李而希賢之年如子恭邊嚙指誓不忝其家世卒如其言至希賢子恕復早喪子婦李氏年二十餘抱孤女孀居者亦且十年于此矣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三

蓋楊之婦以節著者三人焉希賢之叔祖諱濟之尚義輕利歲戊子嘗出粟累百助有司賑饑恩授之品官乙巳丙午歲邑復大侵有司下勸分之令時間右爭匿財而希賢復毅然應之意欲辭品官而請追旌外邊之節以例不可乃止蓋楊之以義稱者二人焉嗚呼何楊氏之德其盛如此也節義人之大聞也然昏於利欲者多矣富如文君耳受當爐之耻文如蔡琰不免胡

騎之辱至若積而不散則朱公子以殺其弟石季倫以殞其身而不卹視楊氏之事不亦可嘉矣哉東漢二百年烈女見於傳者十有七人其以節著者僅足以視楊氏之數而孝武之世獨卜氏欲父子死邊輸財縣官後雖尊顯之以風百姓卒無應者而楊氏先後以義稱者又或過之然則楊氏之德不亦重可嘉矣哉矧三節皆女婦二義皆齊民也世之自幸爲男子者死生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四

之際顧忸怩倪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自分爲王公大夫者於取與之際乃能熙熙攘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焉是又楊氏之罪人也夫節義之事昭乎與日月爭光巍乎與泰華爭高凜乎與秋霜爭嚴固無庸於言也而節義之堂則楊之子孫歌於斯哭於斯不可以無言故邑大夫龍居時敷請予爲楊氏記之予不讓

崇正書院記

辰州府崇正書院既成太守婺源戴侯敏白于
巡撫都憲安城劉公文煥使來請記而自以書
語故口辰與沅陵之學地皆陞隘諸生肄業者
無所容茲惟敏責方亟而得濬祠一所
因念吾儒之教謂必絕神姦而人始知爲善也
乃毀而鬻之取其直以成是院有文會之堂有
寶經之閣有郡賢之祠擇士之秀者羣居而講
習焉此崇正所由名也又曰祠九十有六楹其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五

所祀首濬溪蓋楚產也明道伊川晦菴門以具
或生於黃陂或遊于湖湘楚得從而附焉橫渠
則以其與四先生並稱理難獨廢南軒則以其
嘗學于潭湖湘之遊實因之大都敬學者觀感
倣慕而正道由之以興起也於平世之爲有司
者惟催科聽斷是急而戴侯獨急於風教又特
揭崇正之名以昭示衆目端其嚮往豈不賢遠
於人哉蓋古人之論學必歸於正其體則所謂

正心以修身也其用則所謂正人之不正也雖
其規模節目非一言可得而盡要之在循理遏
欲以公滅私而復乎吾性之善人知之則隨其
所處而必有益於時此蓋伊尹之志也人不知
則樂之終身而不至失其所守此蓋顏子之學
也自孟軻氏既沒惟濬溪以是上接洙泗之統
而後諸子繼之其在當時既往往作新學校以
成就人材而又著書立言傳之後學欲此道相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六

承而不絕其用心亦勤矣顧世之學者迷溺乎
記誦文詞科名功利之習而正路之榛蕪日甚
學於是者可不體侯之心而各自致其力乎今
濬洛闢閩之緒論具在誠能探討服行反觀內
省由濬溪之說而知事天事親之爲一致由晦
菴之說而知尊德性道問學之不可偏由南軒
之說而知爲己者在無所爲而爲平居必以正
人自期待自樹立脩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

莫不一出於正等而上之將爲大人焉正已而物自正斯於侯崇正之心爲無負矣宏自愧謏陋無能爲役然都憲公與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也姑誦所聞以役使學者皆知所勵而且以自勵焉

重建九峯書院記

武夷二山之內故有堂曰詠歸回挹王女大王鐵板獅子諸巖岫之勝蓋九峰蔡先生之子參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七

知政事文肅公因祖父藏脩之舊堂而構焉者也自宋迄今三百有餘年遺趾僅存鞠爲茂草先生之十世孫司訓珙嘗慨然有志興復顧其力弗逮也正德癸酉之冬寓書京師以其事懇適臺察張君廷賓出按入閩宏以珙意謀之張君曰此崇儒急務也吾其敢辭至則歸建寧道分守少參彭君師舜分巡僉憲胡君文振蔡君成之相與商之經始于乙亥季冬會巡按胡君

士寧繼至謀諸提學副憲姚君英之又助以貲緩若干越明年丙子八月功乃告訖其中爲堂三間以奉安先生之像傍爲廡各數楹左以延戾止之客而右以處先生子孫之居守者焉其前爲門門之楣額曰九峰書院詠歸之故於是乎鼎新矣嗣是以巡按至者若周君文儀則給官田若干畝以佐歲時祭祀之需若沈君文燦則給其門者一人以供朝夕掃除之役時以參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八

魏君某僉憲蕭君必克及同府姜君復賓皆協心贊決移縣遵行期于久而弗替而珙又慮文不足徵無以彰諸君之美見興復之難而示其子孫以保終之訓也乃復卽宏而告焉宏竊嘗聞之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托而後傳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載諸虞夏商周之書渾渾焉顙顙焉噩噩焉蓋尤明著而詳脩也慨自夫子沒而微言絕斯道晦

倘遂失其傳我文公朱子訓傳諸經以遠紹羣
聖人之統獨書傳晚未及成環眠門人求可付
者乃以屬之先生先生親承師指攷序文之誤
訂諸家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爲治之心洪範
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前人所未及者則其羽
翼斯道之功顧不偉歟今經筵之勸講科舉之
取士於書皆主茲傳而廟廷之從祀爵邑之追
封亦可謂隆且重矣顧講學藏修之地■蕪未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十九

剪蘋藻未紫墨池筆塚埋沒於荒煙白露之中
宜珙之所爲動喟而不能已也然非諸君子有
崇儒重道之誠殆將以彌文末務視之珙雖字
號焉而莫之恤欲復前規於久湮之後豈不誠
難乎哉大都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有觸其端未
有不油然而興起者今遺跡既著過者必式焉
輪奐之加美俎豆之加崇又安知其不有異于
今日也爲先生之子孫者其尚來游來歌讀先

生之遺書進德修業勉勉不怠以延世澤以爲
儒族之光斯不負諸君子崇重之意其亦珙之
志也

進士題名記

上紀元嘉靖之二年爲歲癸未例當開進士之
科禮部如制羣天下所貢士試之得其文之中
式者李舜臣等四百人三月之望 上臨軒策
以治道蓋先是所舉有以故而未奉大對者十
費文憲公文 卷之五 二十

人亦與焉越二日 上親定甲乙賜姚涑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其餘諸恩賚皆舉行如制故
事必立石題名國學二部以請詔臣宏爲之記
臣惟人君圖治莫大於求賢天佑人君莫大乎
以賢遺之故在昔高宗恭默思道則夢帝賚之
良弼而傳說出焉霖雨之喻股肱之喻高宗之
望于說者甚勤說於高宗之命祗若嚮揚亦惟
恐未能仰副旁求之意君臣上下感孚固結而

李以復殷道之隆成中興之治豈偶然哉惟我
聖天子應運而起俾迹商宗宵旰勵精修政務
學益欲遠追嘉靖之治惟茲求賢之科循用故
典罔有弗饒仰窺淵衷寤寐豪俊豈不庶幾有
如說者出乎其間以爲中興之良弼耶諸士子
當聖作物覩之期乘千載一時之盛舒英奮翹
顯然而出以應側席之求亦豈無以古之名臣
自期待而不欲其專美於前者耶夫士之進也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二

莫重乎其始故朝廷於士之始進也亦必重乎
其名揚于廷則有鴻臚之傳唱揭諸門則有黃
榜之懸布頒之天下則有登科錄之梓行而又
勒諸琬琰樹之賢闕所以尚其不朽者其勤如
是果何爲而然哉蓋欲與是選者顧其名而思
所以自重各求無負於吾君無負於所學由是
砥礪奮發卓然樹立以爲一代之名臣而有聞
於數千百載之後焉耳自國初至於今茲科凡

幾開石凡幾立名凡幾題其卓然有立而磊落
軒天地者誰與其泯然無聞而與草木俱腐者
誰與其爲奸爲佞耳以小人自處者又誰與諸
士子指其名論其世好惡之公益昭昭乎其不
能掩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有美焉有刺焉
有勸焉有懲焉然則可不慎於自重以副國家
重士之典以慰中興聖主求賢首治之心乎臣
謹記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三

城關里記

新築關里城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爲國家盛事
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歸宏爲記關里與
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關里尤爲孤曠守
望無所恃焉正德辛未盜入兗以二月二十七
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酷所及不崇朝
縣治爲墟是夕移營犯關里秣馬于庭汗書于
池雖廟宇林墓幸而不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

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
衆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
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
相以守盍卽廟爲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
于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爲請下之司徒
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置之下之撫按撫
按合藩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其何
可緩群議既協詔從 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三

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
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爲
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
募高貲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
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則高墉深溝
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廻視其內則廟貌公府
侃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
巷郵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

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
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
爲咎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渠有不容已焉
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急皆譏蓋
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
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
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故虎牢之城以夷夏
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闕宮之復泮宮之修以
宗廟學校爲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
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也萬世而下三綱叙正
而諸夏又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
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
警而慎未然之防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
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
天子之詔所以無怙於聖人之誦而遂成千百

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無能爲役幸執事從史氏後於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文司空則李君錢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爲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叅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叅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童知同知李錢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五

三五

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得書者也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五終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六

序類

雙節詩後序

信之境山奇而峻水清而駛而人之生其間也亦或肖之顧不能摧戢蘊藉以就夫渾厚和平之氣耳亦宜有以使之也然其矜嚴剋勵以志節相高鄉有其俗而人安其習則又有足多者矣葛源在郡治西北數十里其山水清奇尤爲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一

予所賞愛予雖未卽其地跋而望之意必有高潔不凡之士鍾其靈秀而出於其間以顯名於當世既而得今夏官主事鄭君毅見其篤志好脩卓卓朋儕中固已心異之然憂患相仍不見君者又矣頃至南都君持其所集雙節詩見示予讀之知君之賢蓋有所本而葛源之靈秀不獨士君子鍾之雖婦人女子亦無愧於覽結之名勝也雙節者祝爲姑歸孔賈甫年僅二十有

六而發孤一曰麒麟於時經六歲則爲婦歸麒麟年三十有二而發孤一曰潤於時經十歲鄭氏一脉之微至麒麟與潤岌岌乎殆甚矣賴二母辛勤鞠養幾絕而續潤今且六十以毅封貴而毅之才猷德穉可以遠到無疑二母之有功於鄭氏何其大哉夫抗志抱節在士君子猶以爲難故當流離顛沛之秋徃徃喪心失守蒙詬而貽笑況於无弄闕觀無境外之志者乃能卓然有立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

嶠然不緇與峻嶺清流爭高聞潔於覆載之間蓋甚難矣而况姑始之婦終之挺乎貞松勁栢之並聳炯乎堅冰美玉之交輝求之叔季頽靡之餘尤不易得也是不足以見鄉邦習俗之美耶昔游女有難犯之貞共姜守靡他之誓皆見於國風蓋人倫之大王化之端有不可泯焉者然則諸公之作萃於茲集固秉彝好德不容已之良心而共其有關於世教也大矣予况鄉郡於

是可無言乎因書以爲雙節詩後序

送湖州府推官俞君顯之序

永豐俞君顯之與予生同郡舉于鄉同年情好甚篤也累上春官不利今茲始授湖州府推官以行予賀君大郡得良有司君遜謝曰某凡品也佐茲大郡不敢不勉焉以求無負於明天子賢公卿擇人任事之意雖然竊有憾焉今之用人也甚拘崇庫顯晦率循其始進之資某既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三

擯於賢科其塗甚隘雖心之克盡亦豈能凌厲霄漢而副其初志也耶予因謂之曰君之族在國初有爲都御史而受知於高皇帝者矣其人實起草萊園非由科目出也特以其操履之正材器之優遂陟顯融樹功業載之簡冊播之鄉邦至于今不衰君可盡於常調而懷苟且之乎矧今上明習政體總攬權綱方留神於羣吏之治而冢宰馬公又能因時用法以望權實

目下位而超遷者往往有之蓋以振士氣而作人心運治機而弘化理其道固宜爾也君茲行惟其盡而怠焉弗盡其心則已矣苟能不盡而怠吾見其進未可量也君之職主於聽獄獄始於有所爭爭始於有所欲也有所欲者其是非曲直不能自辯故求明決者而聽之而聽之者非一無所欲其明與決必有時而不能任欲任之稱亦難矣而潮實大郡物豐民阜趨欲而羣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四

爭者視他或相倍蓰君之心尤不可以不盡也盡其心能舉其職斯可以獲乎上而治乎民歌譽之著聞官資之崇顯莫不自我致之所謂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非欺我也若其心既盡其職既舉而人不我知宜歌而謗興宜譽而毀至此其責蓋有所在吾可以無與焉亦何憾哉昔程淳公之爲令也以視民如傷四字揭諸座隅范文正公之爲司理參軍也日抱其獄與守爭

是非未嘗少撓持二公之心雖天下之刑可理也而施之州縣之間亦無毫髮之不盡君於是乎可以得師矣矧出遭盛時吏課明而贛路廣君行矣惟心之不盡職之不舉焉是懼又何憾步君矍然起謝曰非年家契分之厚不如是之拳拳也其願勉之予遂次第其語以爲君贈

送太守張君濟民之潮州府序

今天下爲郡百五十其守必進士起家鮮或由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五

他塗以進者卽有之不能十一也士登甲科以來必駁歷中外久之以才贖著聞而後乃與茲擢故或由諫垣或由臺察或由六曹卽署之長計其資序多至二十餘年鮮或以資淺而超遷者卽有之不能十一也蓋以守之事任爲甚重而其選用不容以不重耳夫今之爲君牧民者由守而上有監司焉由守而下有縣令焉縣令雖有欲爲之志然其所處者卑而無遂事之權

事之可與否係乎其上之人有制焉者莫得而專也監司雖有可爲之權然其所統者廣而非親民之職令之行與否係乎其下之人有欺焉者莫得而知也惟守處其中澤可以究乎下情可以通乎上上不能制而下不能欺者漢宣帝所謂平政理訟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獨良二千石能之信哉斯言可謂深知其重者矣然則今之選用何可以非其人而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六

輕畀之哉潮爲廣左雄郡頃缺守吏部請以姚江張君濟民補之濟民丁未進士也初爲儀制主事尋改駕部再陞至郎中在曹檣已二十年而其望與資稱故得與古靈之稿談者知濟民茲往可以副重任而無愧矣而吾儕同年於濟民猶不能忘言者則以仁者之贈在泚愛且不靳焉矧有弟兄手足之情者耶始予讀漢書循吏傳見其所載者僅六人蜀則文翁膠東則王

成穎川則黃霸渤海則龔遂北海則朱邑南陽則召信臣皆郡守也蓋不能無疑焉豈吏必守郡而後可以循名乎旣而漸諳時務得其故如前所云乃知孟堅所錄深有感於宣帝之言而欲天下民生之各安其業非守得其人信不易致也其後忝在史氏每幸百五十郡之守有治行卓卓如六人者當特筆大書以增汗簡之重而其人顧不可多得焉則又竊疑上之人所以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七

綜核而勉勵之者或未盡如宣帝之時也惟今上臨御旣久勵精政事二三大臣又能仰體聖意選用賢良以爲天下生靈計轉移感動之間將必有翹然而起以躡古人之芳躅者矣嗟乎百五十郡之民予固願其舉安而百五十郡之守予固願其皆循吏也然使有如六人者果出於予之同年則又區區之私願焉濟民其懋之哉

送伯父兵部副郎君歸覲序

聖天子在位二紀孝德益隆不替乃者念

聖母皇太后之號弗稱厥功詔有司飭具議上

徽號曰聖慈仁孝以四月十有九日率羣臣奏

冊寶獻諸東內羣臣竊相慶謂虞舜文王之盛

美復見於今日矣旣而翔鷄樹竿墜鳳宣詔則

錫類之恩被及海內凡近臣有父若母未及馳

封之期者皆特給誥勅逮其父若母六年欲歸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八

省者聽嗚呼仁哉時伯父自主事擢副郎者始

半載祖母太安人周遂加封爲大宜人錫誥及

先祖樂菴公亦進贈如伯父今官家君五峰家

母余又以宏貴推封修撰安人咸謂吾門被寵

尤盛然太宜人年益高副郎君自拜官迺今違

慈侍者實六易寒燠拜嘉之餘瞻雲益切於是

遂援例以請得請喜甚治裝將歸

龍馭上賓弔弓未暇因滯於行久之會

嗣天子祝朝始獲陞躋就道蓋十月旣望矣惟

時草木節解清風戒寒驪駒在門餞者畢至酒

三行客有稔交者起而賀曰樂矣哉君之歸也

而孝道備焉蓋孝子佩印于洛陽相如結駟於

成都榮矣而孝以悅其親者未聞老萊戲舞乎

玃爛潘岳駢羅平綵竹孝矣而榮以顯其親者

未遂非至樂也古人勿論惟溫詔之頒進封者

有矣或限於年不得一光乎桑梓歸覲者有矣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九

或仍其爵不得再慶於椿萱非至樂也今兼而

有之惟君太夫人童顏鶴髮恩典加隆而君褒

衣危冠拜慶堂下二美備矣况隸萼在庭友于

之情怡怡蘭玉在階秀發之聲赫赫茲樂也其

可旣乎雖然古人論悅親者歸于獲上而治民

論顯親者歸於立身而行道求忠於孝朝廷之

典也移孝爲忠臣子之職也君之歸而復來其

接漸乎若流連某丘某水之間漁樵之與侶鷗

鷺之與親遂以溫清之奉滫瀡之供爲孝之大
是豈前日

聖天子覃恩之意哉君不其然副郎君曰是吾
心也從子宏遂請書其言納之裝以爲送行序
送浙江按察司副使劉君元克序

皇帝臨御之五年天誘聖衷權奸伏法於是
綱維振肅而治化更新中外臣僚黜陟進退一
付之廷議無所倚大臣司用人之柄者衡持鑑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

拂式克欽承一惟才且賢者是崇是獎無所私
蓋前此地限朋分之黨掃除漸盡而僻遠孤立
清修自守之士徃徃見用於時而得行其志矣
元克出吾江右其身若不勝衣其言若不能出
諸其口所守叙在西南萬里外五六年來無音
問與知舊通中朝權貴人無有識元克面目者
以故事例之守之遷必滿三考吾意元克在叙
亦必九年而後遷也頃銓曹剡薦方岳而元克

乃在薦中詔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職專巡海忽
元克自叙奏課來京師吾又意元克之來亦豈
謂遂有此擢哉夫以元克之孤立自守宜無知
而薦之者矣然古人謂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
元克始主南京屯田事能除倉庾出納之蠹均
竹木抽分之利則都憲華亭張公知之遷比部
在營繕虞衡督修神木廠能取中官所受緡錢
以給公用蒞事廩甲廠能節其餼廩不糜費於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一

私役之匠則尚書淳安徐公知之爲都水巡沛
南河道能根究脩隄之費以安重湖區畫椿草
不使積於無用則督漕安成張公知之而况守
於民近宜民之吏民必譽而歌之譽而歌之者
衆久則洋洋乎於用人者之耳然則元克之
受知而膺薦奚足異耶大抵濟天下之事患於
無才有才矣患無誠以將之吾元克之才猶可
企及獨其一念之誠有過人者故雖不務爲赫

赫之名然所在利興害寢誠立而名自隨之非倖致也元克向爲郎署爲郡守即有所行猶或置於其長而不得盡展其才今奉璽書而往蒞一方有遂事之權利害行罷惟其宜而無所顧則其績効將日益以著而人之知之將日益以衆

上之用之將日益以大矣予元元之同年進士也於其行誼不可以無贈於是予書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三

送府丞呂公丕文之應天序

新昌呂公丕文以成化甲辰進士上第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右歷左遂陞禮科都給事中出入禁闥者十餘年矣累上封事言朝政闕失軍民利病然務存大體不事矯矯時論賢之頃應天府丞缺吏部推公及戶部都給事中祝君質夫可任有詔用公談者竊謂今上綜核名實顯漢宣帝宣帝嘗察諫大夫蕭望之明經持重論

議有餘欲詳試其政事故旣出爲平原守以其在郡日淺復出爲左馮翊茲呂公自都諫往丞應天亦何異於望之之試三輔耶三輔蓋漢初都長安所置秩皆中二千石及光武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三輔乃陵廟所在仍其號而減其秩我

朝之順天卽東都之三輔也其首京西承大化亦相類然應天實國家根本之地視西都之三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三

輔尤重焉蓋我

太祖高皇帝當羣雄鼎沸之秋率衆渡江卽居建業屯兵於此者十有八年凡城池之築鑿蕩粟之供億甲伏之營辦其民効力率先他郡觀當時復租之優詔懇切諄至謂子孫百世不忘江左之民則聖祖在天之靈未嘗不以建業爲沛鄉而高祖之衣冠

孝陵之松栢固在也今京府之秩南北一體九卿之外此實要津尊雖方岳不得而並立今尹丞之補必擇才而賢者任之豈非以其地之重歟公在諫職最久侍

上訖近畿邑之鄉老里正每朔望來集闕下

上必詔順天府尹若丞諭以樂生興事奉法違罪之指公所熟聞而飭見也由是推之則

聖祖所拳拳優卹之民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四

上心肯忌之哉顧地里遼絕尹若丞又不可時奉朝請以口宣詔旨則惟擇其才且賢者往敬用治而已矣擇丞而得公固所謂才且賢者廣上德意懷遠爲近使畿民阜成根本深固此固公之所以報

上而亦吾黨之願也公同寅若葉君廷繹屈君引之以公欲南請宏貴贈言宏敢以是告公而賀畿民之遭

送歐陽汝玉之南海縣序

爲縣令難也爲劇縣令又難也爲劇縣令於藩臬之下則又難矣臨乎其上前者非一人公移私召日紛委乎其前方甲之趨而乙命奄至雖心知逢乙之怒而勢不能以兩全也於此弗慎焉則必以爲簡縣有事無小無大不可不裁於上雖於法得以自決而勢不敢以不請也於此勿慎焉則必以爲專有簡與專之名則大將來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五

其罪小將撓其權權之撓則雖有志於廉公者且將變其守有事於仁惠者且將倦其施矣况至於罪之求乎故令嘗戴星出入晝則卑卑焉伺諸使之門夜乃呼吏張燈坐於庭而治其職非精悍足以任僕僕之勞警敏足以應瑣瑣之務而又謙下謹飭有能而不矜鮮有能濟者也南海附廣東藩臬之下而吾友歐陽君汝玉今爲之令君爲人持重固非矜其能者顧嘆其精

悍警敏或在人後豈是邑之果難而君不容以
不慮耶將君實優爲之而慮之過耶夫誦詩可
以授政斷獄可以引經仕之與學其理同特其
事異耳君早失怙恃家中微同胞無強幹可倚
者能下幃發憤肆力經史舉進士可謂精悍也
已舉業之外旁貫離騷詩賦累數千萬言書之
難讀者一再閱輒能了其倫類可謂警敏也已
推之於政亦不外是而顧憂其難非過慮也歟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六

夫精悍警敏固理劇者所不可無然非謙下謹
飭亦不能濟蓋人之屈於下位者每有不屑爲
之心其屑爲之者果廉公而仁惠焉又未必俛
首於趨承之分蓋將有以僕僕爲足羞以瑣瑣
爲可厭者矣故雖精悍警敏百倍於人而必取
夫簡與專之罪惟謙下謹飭者安其官而樂於
從事則至誠所感上之人且將略其跡而亮其
心焉即使力有所不給而迹疑於簡彼將曰是

其心非欲爲簡也識有所不逮而迹疑於專彼
將曰是其心非欲爲專也由是無洗垢滌敝之
虞無簿書掣肘之患吾之廉公由此可以盡於
已吾之仁惠由此可以及於民如是而有弗能
濟者乎若君過慮固謙下謹飭之一端也則其
他又何足慮哉舊令蔣君誠之於予爲同年其
資稟才志實與君類南海之治行上下交口譽
之繼之以君固邑人之幸亦前政之休也予不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七

難君之爲令而難君之別於是乎書以贈之

贈南京刑部郎中白君輔之序

予每讀諸史見古人父子同傳或云子某自有
傳者未嘗不反覆披玩喜談而樂道之其尤盛
者在漢則有若韋賢與其子玄成楊震與其子
秉在唐則有若李吉甫與其子德裕在宋則有
若王范兩文正與其子懿敏忠宣之數氏者其
功名富貴赫然著於當時昭於後世可望而不

可及豈天固私厚其人也抑亦自致之而天無
與其間耶意者天人之際相爲流通德之所在
福必隨之天之佑乎人者非私厚而人之得乎
天者非倖致歟夫芾氏之經術楊氏之清白李
氏之材略王氏之忠信仁厚范氏之先憂後樂
計其父子之間私相傳付以爲家法如田廬珍
玩不忍失墜則其獲厚於天繼世顯赫豈不宜
哉今大司寇毘陵白公自諫垣擢京兆更踐臺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八

省進列官保從容晚節享有諸福可謂顯矣而
其仲子輔之及季表之又皆起家文儒充承公
志輔之以甲辰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茲已累
遷爲刑部郎中然則白氏之盛方之古人亦無
以甚異也蓋公素著才望累建大功而又謙謹
自持深厚不伐卽易所謂君子勞而謙者有子
如輔之賢而且貴獨非盛德之報歟輔之年甚
姒志甚壯譬之冀野名駒可以遠到而况公實

導之於先乎南山美材 名位事功固當如

公今日之顯而常揚諸君子誠不得專美於前
矣茲輔之來賀三始亦以寧公公屬吏張君某
輩敦兩京僚友之誼圖欲有以爲輔之贈也乃
僑朱君汝永周君公儀來責予言夫古之人予
尚喜談而樂道之况今目擊公父子之盛又可
以辭讓爲事乎遂爲之書

贈高生仲儀序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十九

高生仲儀吾郡故都憲五宜先生之仲子也其
年甚少其質甚敏而其志甚壯所進未可量予
甚愛之昔臧伯諫矢魚之失君子知其有後於
魯管子辭一卿之禮君子宜其世祀於齊蓋古
之名公魁士爲已之心常緩而爲世之心常急
功名之念常重而富貴之念常輕故卽其功業
所施論之必且受不貲之報而况其爵祿榮名
食之固有未盡者耶惟我五宜先生以名進士

爲才御史歷二棘寺總憲梟臺累以危言奇策
上禪廟廊及其念切親闕遂請終養起平閩寇
行且復用矣竟以功歸他人其老林下是固與
臧伯之忠管子之讓無以甚異而今及見仲儀
之質敏志壯可世其家於是益信天之報善爲
不爽而嘆古之君子爲知言也故事文臣惟三
品以上始得蔭子猶必歷三載乃敢以請所以
示恩遇之不濫也先生官未及三品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

天子憫其舊勞特許仲儀入太學勉圖後効恩
亦至矣而仲儀處之無赧然士大夫聞之無異
議者得非先生之功與德孚於人人而仲儀又
足爲之子耶雖然爲世家之子弟者甚易焉而
亦甚難焉聞其先之遺風可以興起庶其先之
遺休可以進取此所謂甚易者也然一言一動
不與其先類白屋之士得從其後侮之是不亦
甚難矣乎若仲儀者吾信其有易而無難矣其

歸也復拳拳乞予言以爲贈噫子將何以爲仲
儀贈哉惟忠惟孝先生之所以遺仲儀者至矣
仲儀務學以承之予庶幾得竊附於齊魯之君
子云

送廣東按察司僉事徐君朝文序

昔齊魯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謂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劌曰忠之屬
也可以一戰於是一戰而勝夫戰之勝敗決於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三

斷獄之間劌近於迂矣然而卒以勝者何耶豈
上之人愛民於閒暇而重其生則下之人報主
於傾危而致其死理有固然者哉由是觀之刑
之所繫也大矣理刑者非得忠信明決之人而
用之則於獄豈能無冤而於國豈能有益乎夫
惟明決而後能察惟忠信而後能以情斷之今
之制內有刑部以統理天下之刑外有按察司
以專理一方之刑選用之際務用得人而凡補

按察者又常取諸刑部之郎署以其擅奉使之權爲郡縣之表制一方之民命必練習焉者而後稱也徐君朝文以庚戌進士爲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轉山東司署員外郎貫穿法律敏於聽斷然不爲法家之深刻自大司寇而下至於僚友莫不賢之嘗奉命鞠刑淮南北郡縣隸於巡撫憲臣者以百數而綱運吏士又十餘萬苟有所犯叔考逮訊咸屬之君君隨事覆案必附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三

於法如是者三年人無冤聲豈非忠信而明決者耶頃者吏部請擢君往僉廣東按察司事知者爲監司得人喜嗟乎今四方縣郡之獄得其情者或寡夫吏怵於威誘於貨輒以已意操縱之雖拂民心干天和有所不恤爲監司者其何可以不慎况廣東去京師特遠連山鉅海之間蠻夷錯居易怨以叛一有意外之憂調發供億必及於民則閒暇之時所以哀矜庶獄重其命

而結其心者又烏可後哉若君者吾意其可以辨此而無難矣君將行其同官君 有以贈之郎中王君天賜實來徵予言予與君有場屋一日之雅故以是告之君果有取於予言雖進而理天下之刑可也

送嚴州府推官夏君汝梅序

夏君汝梅自登進士第後人卽以臺諫擬之其儀觀偉然則臺諫也材器充然則臺諫也議論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三

賈賈然則臺諫也不唯大夫士云然雖常人俗子以儀觀爲易易者亦曰夏君固臺諫特未真耳耳今者君出補嚴州府推官向之云然者既失所望往往咎用人者違君之才而疑君未能置輕重旁逸之嫌也予獨知君之見不類於是蓋予嘗以爲人才之用於世猶藥物之用於醫也藥之品有上焉有中焉有下焉而醫用之有君焉臣焉使焉其上者豈必爲君而下者豈必

爲使哉亦惟其時而已時之所值雖上焉者不免從佐使之例而實非醫有意於其間也然而藥之爲物亦期於補氣豐血決滯宣和有益於生人而止耳其品之高下不自知也用之貴賤不自決也况所用應時而變又安知宜君宜臣宜使焉者不各反其初耶唯其材質之腐敗氣味之薄惡用之無益於人者已矣使果材良質堅氣完而味正醫之用之雖有先後之殊而其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五

成功一也如君者非藥之材良質堅氣完而味正者歟宜臺諫而外補焉非以上品而後佐使之例者歟若補氣豐血期益於生人而無所擇則固君之心也俟時致用而品之上者終反其初則固予之望也然則又何咎夫用人者違君之才而疑君有輕重勞逸之嫌耶君與予交素莫逆及聞是大喜曰子之見固不與庸人俗子類矣其以是贈吾行可乎會同郡大夫士亦將

有以贈君遂強予書以爲序

慶少傅兼太子太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敬所將公壽詩序

二月十有二日爲少傅兼太子太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敬所將公初度之辰而公之年于是六十矣少師石齋楊公少保礪菴毛公倡詩以爲公壽館閣諸君從而和者凡若干人而劄宏爲序宏嘗讀詩至南山有臺見其所以祝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五

頌乎君子者一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二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一則曰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二則曰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何其詞意之諄復而綢繆如此耶蓋所謂君子者其一心之正大持已之端嚴節操之堅貞謀慮之深遠必有以遠過于流俗而裨益于當時時論之所推尊人心之所屬望稱頌祝願自有不容已者而國家之輕重天下之安危實于是乎繫焉故周

之盛時以無忘壽考爲要務及其衰也則有罔
或者壽俊在厥服之嘆由是觀之詩人之於君
子從而祝之豈徒然哉少傳公童年發解于鄉
已衰然爲舉首及游大學屢魁季試名隱然動
四方既登甲科入翰林涵養造就純厚淵博史
局之編纂經筵之啓沃春宮之輔導茂脩職業
譽望藹蔚人固以公輔期之出佐天曹銓綜甄
別一付之公議而不以已意與焉入掌帝制尋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六

執事樞代言輔德夙夜匪懈嘗扈從 武宗巡
狩而南也孤立于權倖朋比之間潛消默奪多
所旋幹其大者如諫沮留都郊祀之舉援據典
禮詞嚴義正尤人所難及者至于號弓之日國
統岌岌未有所屬公與石齋公礪菴公協議定
策翊戴天子入正太位釐革宿弊剪除奸兇進
用忠良宣布德澤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樹勲業
于一時垂聲光于百代亦何愧于詩之所謂君

子耶惟天純佑命我國家保乂之功固有賴于
平格之壽矧 聖明建極方歛福以敷錫于民
股肱心膂之地所宜首被焉者公之德足以荷
天休稱上意所謂眉壽所謂黃耆蓋有無煩于
祝願者矣然吾儕于公有同道相益同心共濟
之義其在今日則泰之彙征復之朋來欣幸喜
賀烏能已于言乎此二公與諸君倡和以爲公
壽之意也宏輒僭書以爲羣玉之弁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七

士齋詩集後序

士齋姓鄒氏爲贈翰林編修國子丞末軒濮公
之配以其子編修和仲貴爲人少聰慧其父贈
御史郡博益齋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速解冥
契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詠隨
事摹寫和平莊重見者無不奇之以爲是無愧
于能言之士矣因以士齋稱之然孺人雅自愛
重未嘗苟作惟末軒公及和仲之嘗所往來厚

善有托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稿亦多棄

不錄宏其子壻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焉間以爲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是特纂組之彌文烹烹之余味耳何足以傳諸人人耶比者太平守傅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齊以東山愛日十題懇孺人賦之侯以爲能寫其純孝之誠作而嘆曰郡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從其諸孫太學生訓得稿閱之爲綉諸梓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八

而以序屬宏嘗評孺人之作文綵綯爛若機錦之初剪意味雋永若鼎和之既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雜佩之交振蓋舉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牋綵翰之間使其服章縫厠縉紳固足以掉鞅文苑爲天下奇男子也而乃深處中閨美不外見其胸臆之奇蓋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爲女子莫能章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雖然

韞石之玉其氣爲虹埋嶽之劍其光射斗物之

奇者亦豈能闕口匠之今茲集得傳後而不終於泯沒不可不謂之幸焉耳矣孺人椅未軒公育材校藝各擢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勵和仲以學始於髫髻遂以魁多士蜚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禦則誠女之有士行者士齋之稱又不但其詩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宏於茲集亦云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九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六終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七

祭文類

祭叔父雪峯先生文

某年月日姪宏謹南向稽顙臧辭寓歸昭告于故叔父雪峯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宏侍叔父也久而叔父有功於宏也。大宏之報叔父也未盡而有負於叔父也。實多宏童年侍教左右朝夕無間癸卯之秋叔父鄉試得雋而宏亦追逐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七 一

後塵其冬北上春試宏從行明年入太學宏從居未嘗一日離也其後叔父循例歸省止宏游補菴公之門不見久者惟是時爲然既二年叔父自南來宏郊迎十里喜見眉面於是復合矣明年丁未宏賴教益忝登進士第而叔父乃見枉有司復留國學宏念再進必遂所圖則骨肉之間當久相與處嗚呼孰謂叔父以疾而歸竟離我而寢乎念祖宗積德百年而始發且叔父

盛德初無所負必食報于天享有諸福至於疾之既感也猶恃此而無恐嗚呼孰謂叔父之年僅止於此乎祖宗之澤或蒙之而或否乎盛德如叔父者乃弗克食其報乎豈所謂天者茫茫而不可必所謂數者斷斷而不可移乎抑吾家邇來慶吉旣多而慶吊相仍理有固然者乎叔父之疾每上念老母下念孤兒恨不得乘風而歸初秋稍平其念愈甚決意南往宏止之不可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七 二

心旌搖搖則亦恃先世之德澤冀天道之福善庶幾歸路之無虞也秀夫之來乃得吾父舟中之報嗚呼何人生之不幸一至於此乎雖然垂絕之際吾父適至執手永訣魂有所依此猶幸也老母雖感傷致疾相繼卽世然高朗令終且遠不相聞亦未爲不幸也至於恩昌二子幸皆岐嶷可教且有諸父撫之天道久而後定自當獲報必無足慮然則叔父之目可以瞑於地下

矣嗚呼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果能達生知命而自慰否乎宏性本頑愎幼不更事負叔父多矣叔父下第之後鬱鬱無聊宏不能開陳譬解其失一也卧病之時適塵事碌碌不能擇醫慎藥其失二也病久思歸不能反覆勸止卒使客死於途凡附于身者未能無悔其失三也死踰月而訃始聞弗能憑棺而哭踊葬弗能臨虞弗能奠其失四也此心何時而安此恨何時而釋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七

三

乎聞數歲當請告歸省遂拜展墳墓教訓遺孤必使二子各守一經以償叔父之志則宏之恨庶可釋其萬一若夫既往之悔則已無及矣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保相澄江尹公文

癸丑年作

嗚呼維我嘗翁一代英豪偉乎其魁聳壑昂霄蔚乎其文起鳳騰蛟蚤擢儒林之秀遂振詞苑之鐔執經螭禁載筆螭坳冀有裨於啓沃庶不

謬於貶褒及秉掄材之鑒累敗多士之髦施於有政歷佐諸曹寧昂昂而驥展耻泛泛之鳬漂練達世務雅志本朝晚承簡命乃冠百僚宣皇仁而澤霈春雨斷國論而辯湧秋潮逮事孝廟以舜紹堯波險之舟方期于共濟和羹之鼎每苦其難調忽謝簪組往卽林臯時事或遺幸歐公之有錄古方多效勞陸相之親抄身與名而俱泰德並年以彌高宜益深於壽域胡遽解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七

四

乎天歲某之始進實荷甄陶追憶明訓維之長號恨百身之莫贖徒六合之旁招遙望几筵寓奠桂椒翁其不吐靈爽於招嗚呼哀哉尚饗

過呂梁祭告伯考復菴公文

嗚呼昔我伯考於此分司宏以羈州囊書相瞻督我勤學戒我遊嬉國監之入公夢甚奇已而忝竊果如所期素荷鍾愛喜溢雙眉鄉有宵人為宗室妃華而不實結士女輒欲招宏飲酒

聯詩公輒呵止曰此禍機謹當豫避宏不敢違
惟孝惟忠公實啓之公歿一紀宏忝黃扉逆藩
蓄異果有私斬宏憶公教惟義是思護衛之沮
君弗忍欺雖遭讒害幸脫危疑嗟公先見尤如
著龜逆藩既敗公論謬推

聖主嗣極任舊不遺敕使遠召乘傳北馳非公
啓佑曷克臻茲公之積慶鍾於孫枝頃復及第
集於鳳池公在九原能不解頤恨公不見我心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七

五

傷悲道出祠下俯伏陳詞我牖我相尚有遠祈
公靈不昧來鑒一卮尚饗

祭吳寧菴文

嗚呼天之生才夫豈無意胡用之也難而奪之
也易惟公之才識英明足以仰贊廟謨文章炳
蔚足以入掌帝制方未用也皆惜公見用之遲
及其既用也又何爲溘然而逝耶然而以正學
自侍經筵以直筆與修國史碑版照映乎四方

藻鑒甄收乎多士出佐春官薦掌邦禮與執政
樞屢陪廷議亦以展其才而漸行其志矣况正
言高論曾見忤於權奸靜處徐行常樂居於散
地歐公集思穎之詩杜老悲拂衣之未志恒慕
乎古人行不同於汙世固非若旅進旅退而虛
生虛死者也第善類之消長實世道之攸繫忽
正人之云亡宜斯文之動喟宏以與公同登甲
第公不鄙外遂爲姻契雖離合之靡常蓋相親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七

六

之罔替歲在甲戌宏歸故里親交懼譏莫不引
避公獨勸我爲避暑之行假我以予莊之第傷
叔季之澆漓感薄雲之高誼明年冬仲公奉使
旨道出吾廬於焉留憩約扁舟以往來共優優
於晚歲辱契分之素深諒斯言之非戲送公東
歸未忍解袂握手叙別王溪之俟追憶歲月追
今五稷書問勤渠不知幾紙竊憶數年之後公
果得詰當訪公於荆溪之上以卒酬乎夙願而

頃忘乎俗累也詎知凶問之遽傳而良會之難
繼欲往哭而未能徒歎歎而反袂辦香之奠哀
悰莫既嗚呼哀哉尚饗

祭見素林公文

嗚呼世之無祿失我素翁典型日遠吾將誰從
擬翁於山乃岱乃嵩擬翁於木乃栢乃松爲國
元氣卓哉孤忠肅立懦伯夷淵龍今 上中
興翁慶遭逢幡然赴召期志之同每有大議耻

費文憲公文集 卷之七

七

徇以通知彼堅金百練弗鎔如彼江河萬折必
東一偶不合復爲冥鴻才不盡用聲垂無窮宏
受翁知誼篤初終明珠拱壁輒有詩筒去歲之
春得請明農意翁猶健疾躡高蹤武夷煙艇徧
歷羣峰幽討忽聞舊約成空思翁不見有淚霑
胸炙鷄絮酒莫奠新封緘辭千里以叙哀悰翁
靈赫如或鑒愚衷嗚呼哀哉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七終

費文憲集選要七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費宏撰宏字子充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第一
官至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謚文憲事迹具明
史本傳所著鵝湖摘稿本二十卷此本乃徐階劉
同升所選錄非全帙也